#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 經部第一七冊目次


毛詩指說一卷 （唐）成伯瑜撰 清冠山堂鈔本 〇〇一
詩說三卷 （清）惠周惕撰 清鈔本 〇一一
儀禮逸經一卷傳一卷 （元）吳澄撰 明弘治十年程敏政刻本 〇三一
禮記集說大全三十卷 （明）胡廣等輯 明永樂十三年内府刻本 〇五五

# 毛詩指說一卷

（唐）成伯瑜撰

清冠山堂鈔本

毛詩指說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唐成伯璵撰。伯璵爵里無考。書凡四篇。一曰興述、明先王陳詩觀風之旨、孔子刪詩正雅之由。二曰解說、先釋詩義、而風雅頌次之、周南又次之、詁傳序又次之、篇章又次之、后妃又次之、終以鵲巢騶虞、大略即舉周南一篇、槩括論列、引申以及其餘。三曰傳受、備詳齊魯毛韓四家授受世次、及後儒訓釋源流。四曰文體、凡三百篇中句法之長短、篇章之多寡、措辭之異同、用字之體例、皆臚舉而詳之、頗似劉氏文心雕龍之體。蓋說經之餘論也。然定詩序首句為子夏所傳、其下為毛萇所續、實伯璵此書發其端、則決別疑似、於說詩亦深有功矣。伯璵尚有毛詩斷章二卷、見崇文總目、稱其取春秋斷章之義、鈔取詩語、彙而出之。蓋即李石詩如例之類。宋熊克嘗與昆陵沈必豫欲合二書刻之、而斷章一書、竟求之不獲、乃先刻指說、此本末有克跋、蓋即從宋本傳刻也。克嘗著中興小歷、別見史部編年類中。其刻此書時、方分教於京口、故跋稱刻之泮林云。

役於樓中風雪彌一月矣蒼山西伊偕過請之于其
山樓出示新安宋書好漢鑒堂書數不石顧見之又有
宋建熊寶存此一冊審見其子對得自嚴州秀石之清
初書新安書新本宋本斯其安清新安本山四目
謂殘以及十至考本義安殘卅津宋可分撒數同時
當官沼閣得其蔡寶元陳麻河科本脈新元生行其殘
本十一書又亡往到根據中其書極精本此於考前別樣此
上饒宋會到又之是為舊其之本也前會之沙家可會氏
以朴仄補訪西舊正精絕耶工不得之矣并識於此
丁酉臘月廿六日晨窗記 董康

# 毛詩指說

唐成伯璵有毛詩指說一卷斷章二卷載于本志
崇文總目謂指說略叙作詩大旨及師承次第斷
章大抵取春秋賦詩斷章之義撷詩語彙而出之
克先世藏書偶存指說會分教京口一日同官毗
陵沈必豫子順見之欲更訪斷章合為一帙蓋久
而未獲乃先刊指說于泮林庶與四方好古之士
共焉乾道壬辰三月十九日建安熊克記

篭山堂

# 毛詩指說

唐 成伯瑜 述

興述
解說
傳受
文體

## 興述第一

王澤竭而詩不作者謂幽厲之後周室大壞不能賞善罰惡諷刺無益故也詩樂相通可以觀政矣古之王者發言舉事左右書之猶慮臣有曲從史無直筆於是省方巡狩大明黜陟諸侯之國各史陳詩以觀風又置采詩之官而主納之申命瞽史習其箴誦開敎諫之義也人心之哀樂王政之得失備於此矣然詩者樂章也不起鴻荒之代始自女媧笙簧神農造瑟未即音曲著于文詞然嬰兒有善則鳳自舞其來尚矣夫人樂於天地同和後代聖人從而明之耳上黃道質人無所雖形謳歌未寄文字俗薄政煩歌謳理切六代之樂同功異用前者超忽莫得而傳虞舜



之書始陳詩詠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其文詳也自殷周洎于魯僖六詩該備而運鐘治亂時有夷險感物而動人之常情升平則聞雅頌之音喪亂唯陳怨刺之作故何休云男女怨恨相從而相歌之饑者飽其食勞者歌其事是也使老而無子者求詩於巷黨之間閭之於鄉鄉傳於邑邑達於國國升於王王不下堂而知率土之勞逸矣初周公制禮以著樂章雅頌之音播於管絃薦於郊廟而太師主職及天厭周德禮壞樂崩春秋之際舊章泯絕司馬遷曰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繁重可通於義者采而錄之遠自稷契之功次取殷周之盛次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故用關雎爲首奄有邦家而妝妝焉之類凡所刪定三百一十有一篇合於宮商書之玉版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范甯曰仲尼因魯史而修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其言近之矣夫四國所陳臣下所獻出自百家辭生鄙俚豈能盡善若不刊正無裨國風又遭暴秦並爲煨燼而詩同樂章布於人口三百之外唯亡六篇比諸典籍未爲殘滅詩者溫柔敦厚之教曰思無邪

若不繼跡王業何得謂之為雅三代之封建九大星
分六服諸侯唯存十五國而已荊徐吳越僭竊名位
杞莒邾滕襍用夷禮江黃道柏隔於楚服不與諸夏
同風蓋亦沒而不恥也德薄淺而自恥削滅者夫滇
奚言焉

## 辭說第二

詩含神霧曰詩者持也在於敦厚之教自持其心諷
刺之道可以扶持邦家者也鄭玄云詩者承也政善
則下民承而讃詠之政惡則諷刺之梁簡文云詩者

冠山堂

思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辭為
詩在樂為歌其本一也故云作此好歌歌以訊之是
也詩人先繫其辭然後播之樂曲大康之亂五子之
歌文近于詩載於夏典殷湯之盛而有頌聲文武克
成王業周公能致太平四始六義煥然昭著幽厲板
蕩是為變雅自茲以往美刺相襍矣

諸侯之詩謂之國風校其優劣以為次序周召二南
之風聖人之詩以為正經故冠衆國之首邶鄘衛居
殷之舊地畿內方千里北諸侯為大故次二南黍離

謂王風歎宗周之傾覆下洛之地不過六百既狹於
衛用以次之平王東遷晉鄭是依鄭武公有功於王
室故次王風齊封營丘初有百里周公斥大九州之
地加太公之後地居五百小於王國亦次鄭魏國為
晉獻公所滅周姓見貶故升魏於晉之上晉唐
叔受桐葉之封地有四百既小於齊又居魏後秦雖
處西戎能救周室平王東遷之後以豐鎬之地賜之
周畿之內地方八百比晉則為次之陳本侯爵雖三
恪之客至於哀公荒淫不恤民事故劣於秦是用次

冠山堂

之檜子爵昭公奢侈好任小人土地侵削故居檜後
豳詩是周公遭流言之作且以救亂別維公劉故處
國風之後列在小雅之前也

王者之詩謂之雅王政之事大小不同歌小事用小
雅歌大事用大雅大雅所陳文王之詩受命作周代
殷繼伐保先王之福祿崇嚴祀之廣孝辭酒飽德能
官用事澤及四海仁及草木皆天子之政也小雅周
公成王之詩享食賓客勞來群臣燕賜以懷諸侯征
代以衛中國天子之小事也國風是諸侯之事不得

分為大小頌是成功之美其事本無大小規正風正
雅頌之詩為變風雅既有正自關雎至騶虞二十五
篇為正風直其德而無美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為正
小雅文王受命至卷阿為正大雅清廟至般為正頌
也然頌聲從風雅而來故二南之風為正繼變風之
作齊衛為始齊哀公當懿王之時衛頃公即夷王之
代有正即有變風雅既有變頌亦有變自王衛至幽
詩為變風自六月之詩至何草不黃為变小雅自民
勞至召旻為变大雅風雅之變自幽厲尤甚桑般為



頌多陳變亂之辭也
聖人不合稱變為惑於流言避居東都用陳先公之
化感悟成王然後迎周公以致太平故同於變風猶
不得為變雅也頌者本為太平盛德之事如天地之
無不覆載和樂興而頌聲作矣在天子之德諸侯所
致魯以周公故用四代禮樂同於天子亦得郊天僖
公又能修伯禽之法復周公之土宇故錄其詩之頌
繼周王之末
詩者有四始始者正詩也謂之正始周召二南國風
之正始鹿鳴菁菁者莪為小雅之正始文王受命至
卷阿為大雅之正始清廟至般為頌之正始此詩陳
聖人之德為功用之極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正由此
始也
風賦比興雅頌謂之六義賦比興是詩人制作之情
風雅頌是詩人所歌之用諸侯稟王政風化一國謂
之為風王者制法於天下謂之為雅雅者容也賦者
敷也指事而陳布之也然物類相從善惡殊態以惡
類惡名之為比據有淡比方是予者也以美謂之為



為興嘆詠盡韻善之深也聽關雎聲和知后妃能諧
和衆妾在河洲之闊遠喻閨閫之幽深鶯鷟于飛陳
萬化得所此之類也
周者地名周之先本自后稷始播穀堯封之邰世傳
其稷官至曾孫公劉當夏之衰世乃失其職居豳豳
即邠也在戎狄之間能修后稷之業至殺為戎狄所
廹扶老攜幼而從於周周即岐山之南人皆歸之卒
成王業太王之子季歷殷王帝乙之時受命於雍周
東西之北而文王由江南汝漢之諸侯梁雍荊徐揚

叅六州巳被文王之化天下三分有其二矣而猶服
事於殷文王述職行至於豐受赤雀銜書之端兼決
虞芮之訟以此為受命之年築室於豐將岐周故地
賜周公召公為食采邑使施先君之教其詩繫之周
召二公行教自岐而南六州之民其性不等得聖人
之化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謂之召南大王王季庫
於仁賢文王在諸侯之中而行王化顧云道隔東鄰
三方自絕於日月當此之時西有昆夷蒐戎之患北
有獫狁匈奴之難東阻獨夫之紂其化始自岐周漸

冠山堂

於江漢時屬閑右扶風美陽縣大王避狄而居之也
詁者古者謂古人之言與今有異古謂之㢓今謂之
其古謂之權輿今謂之始是也訓者謂別有意義與
爾雅一篇略同肅肅敬也雝雝和也戚施面柔也遂
篨口柔也無念之子是子也此謂之訓也傳者注之
別名也傳承詩說謂之為傳出自己意即為注趙孔
安國注尚書稱之為傳但非經之旨書亦謂之傳況
蒙乎何晏杜元凱名為集解叅邕注月令謂之章句
范寗注穀梁謂之解何休注公羊為學鄭玄謂之箋

亦無義例述作之體不欲相因耳
序者緒也如繭絲之有緒申其述作之意也亦與義
同今學者以為大序皆是子夏所作未能無惑如關
雎之序首尾相結冠束二南故昭明太子亦云大序
是子夏全制編入文什其餘衆篇之小序子夏唯裁
初句耳至也乎而止葛覃后妃之本也鴻鴈美宣王
也如此之類是也其下皆是大毛自以詩中之意而
繫其辭也詩人見序下有注又云東海衛宏所作事
雖兩存未為允當當是鄭之於毛公傳下即得稱箋

冠山堂

於毛公序末略而為注耳毛公作傳之日漢興已無
其六篇但據亡篇之小序惟有一句毛既不見詩体
無由得措其辭也文高子是戰國時人在子夏之後
當子夏之世叅皆有尸靈星之尸子夏無為取引一
句之下多是毛公所作知非子夏明矣箋者表也毛
公之傳有所滯隱及不曲盡蒙顏重表明之或云毛
曾為北海太守玄即北海高密人也以爵里之禮致
有隔謙文儒之道其不然乎
篇章之名久矣篇言編也古者無紙籍書於簡亦謂

編之簡策重則太分之雅章頌數亦謂之什大畧蓋以十章為一別耳詩是歌辭皆有曲音故章字音不加十亦是其義軍法十人為什因言成句亦謂之言思無邪三字之句故謂一言以救之續有後語以繼之如途巷之有委曲乃謂之句故學記云離經絕句是也頌中無十篇亦謂之什者後人因加之

以關雎為目者引群連類也關雎二名王雎亦鶚類也江東謂之鶚幽燕謂之鷲好在水渚汀洲食魚此鳥雄雌之情至甚厚矣然不雙飛並偶不於前退在

冠山堂

河渚之間亦常獨處以喻后妃性行貞專居幽慎獨深悅君子不以容也相愛退處閨閫以禮自持而無妬忌諧和衆妾后妃必能如此可以風化天下之人也使夫婦有禮則至性純和生子必孝孝則父子自相親愛事君必忠忠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禮天下此是因后妃之本成王化之端也

后妃者王者夫人之號后者君也尊親也又后者後也六宮皆居　天子路寢之後則百斯男繼後詞也顓頊之時未聞后妃之號帝嚳始序星辰象天官后妃有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即后也余三者以為妃即三夫人也舜不立正妃唯置三夫人也後世就一人上加其二為三夏后氏因三夫人置九嬪掌婦人之法度殷人於九嬪之上又加其三二十七世婦度其子孫繼世不絕之名周又因世婦加置八十一御妻為百二十人次序而進侍王之燕息后即古之正妃不在數中其內職皆擬外官三夫人比三公九嬪比九卿二十七世婦比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御妻比八十一元士此周公之制王治外政后修內職

冠山堂

龍麟鳳龜白虎為正五靈之長乃聖王之嘉瑞昇平之世王者有德應期而至若后妃行關雎之化天下信厚守禮至衰微之世猶如龍麟至之時關雎之德能感麟者也趾者足也皆有足而能至也以五行言之禮屬南方火信屬中央土火則生乎土循其母則感其子而應至麟者屬信而應禮也其形似麏麏即大獐也牛一角角頭有肉示有武而不用也黄色圓蹄音中黄鍾行中規矩不折生草不害生蟲不群居不侶行如君子之不黨也不入穽陷如聖人有周身之

防也周室信厚仁及草木故之所應也
騶巢感騶虞叢獸也白虎黑文義屬西方金毛虫之長亦不害生物應至信之德亦是去生金也天子蒐田以時雖馳至弛一發而止不忍殺傷思欲騶虞也
關雎所感即后妃之化行也鵲巢所感亦夫人之化行也不云夫人者亦從畧也天子發射不止於五喻取賢多也

傳受第三

傳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故春秋



分為五詩分為四古之學口相師受或文字假借言音有殊各自專門是生同異而秦季焚書之後故名有魯詩韓詩毛詩齊詩四家之說始皇三十四年焚書三十五年坑儒天下莫有秘藏詩書者漢文始除挾書之令又河間獻王多得古書獻之景武世之方獻儒術典籍亦多或蔵之於屋壁或浮之於岩穴自此而興焉魯人培音浮公初與楚元王劉交俱受詩於浮丘伯丘伯齊人秦時諸生本荀卿門人呂太后召人南宮時又建太子郢與申公俱詣長安終其業及郢為楚王及使申公傅太子戊申公為詩作詁訓而無其傳傳即蒙注也申公詁訓不能解詩之意號曰魯詩教於鄉里弟子為大官博士者十有餘人王藏官至郎中令趙綰御史大夫孔國國臨淮太守周霸膠西內史魯賜太子皆弟子也

武帝以安車蒲輪徵申公拜太中大夫時年八十餘矣秦始傳士官猶有三千人如今太學生皆得遜唯首皆年老居家恐不能至以蒲裹車輪而徵之安車小車皆坐乘駟馬之車則立乘古之老臣來聘致仕者遂四方乘安車
中公受江公瑕丘人江公授韋賢賢授子玄成並為丞相扶陽侯賢人傳兄子賞賞以詩授昭帝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江公人傳至王式式為昌邑王師式傳楚少孫及薛廣德廣德為御史大夫少孫沛人為博士又續司馬遷史記稱先生廣德授龔谷谷楚人為太山太守齊人轅固生漢景帝博士後為清河太守為詩作傳號曰齊詩授夏侯始昌昌為昌邑王太守始昌授后蒼東海剡人世為太傅蒼授翼奉下邳人為諫議大夫



又授蕭望之又授匡衡子成又能明詩衡授師丹琅琊人為大司空後漢陳元方亦學齊詩燕人韓嬰漢文帝時為博士為常山王太傅贊推詩意作內外傳數萬言號曰韓詩其孫商亦以詩為博士淮南賁生初授之好韓詩燕趙之間賁生傳河內趙生趙生傳蔡誼誼亦為丞相以詩授昭帝及王吉瑯琊人邑中尉益州刺史亦受齊詩魯人毛公於其家作詩詁訓故曰毛詩解詁訓又注詩家總名之為詁訓傳一云河間人也河間獻王見而深好之獻王名德景帝之子趙人毛萇傳其業號小毛公為獻王博士在漢朝故毛詩不列於國庠唯齊魯韓三家得立

學官(大學諸生隨其所習)小毛公傳同郡貫長卿長卿傳齊人解延年(延年為河武令)延年授徐敖(敖為風亦學於江公以請別傳王式)敖授陳俠(九江人王莽時講學大夫)始自仲尼刪詩以授子夏作關雎大序及諸篇小序歷四傳至大毛公(一云子夏授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曹人孔仲子仲子即子思之弟也孔仲子二傳至趙人荀卿卿六傳大毛公未知孰是)漢平帝時毛詩始立興於齊梁迄于皇唐齊詩人無魯詩沒而　晉不播江左韓詩雖存無傳習之者(後漢鄭眾賈逵馬融皆作詩傳鄭眾河南人官至大司農父興中大夫注周禮逵字景伯為侍中父徽字元伯隸陰人作左氏條例)自鄭玄作箋而三家之傳廢矣魏太常王

冠山堂

肅又述毛公義而駁鄭氏之非晉孫毓為詩評十卷鄭王三家異同(毓北海人為長沙太守)　宋徵士周續之又雷次宗並作詩序義(續之鴈門人也與次宗俱是廬山慧遠次宗於雞籠山授南齊太祖)江熙謝沈各注二十卷(沈會稽人東晉時為著作郎)　晉陸機作草踈二卷亦論蟲魚鳥獸然土物所生耳目不及相承謬誤明體乘殊十得六七而已(機字元恪吳郡人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崔靈恩撰諸家集二十四卷(靈恩滐桂州刺史)沈重及徐爰作音(重吳興人爰至大中大夫)梁武帝作詩大義四十卷鄭玄又述詩意兼國風土帝氏族作詩譜一卷近代集諸

家所興理致淺薄者恐非警策之要不復遍舉也又有解題一卷

文體第四

虞書曰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此君臣戒歌詩之漸也詩發於言言繁乎辭裁成曲度謂之文章引而伸之以成歌詠歌有折中音有清濁音律相諧即樂之用也發一字未足舒懷至於二音殆成句矣頌中有肇禋二字是也夜未央綏萬邦思無邪振振鷺終篇是也四言成句其類滋多五言成句者誰謂雀無角是

冠山堂

也六言成句者昔者先王受命有如召公之臣七言成句如彼築室于道謀不敢劾我友自逸我生之初尚無造是也八言成句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是也不至九字十言者聲長氣緩難合雅章文篇之大小句章之多少或一章為五篇烈祖玄鳥是也一章為一篇騶虞渭陽是也多不過正月之詩又桑柔十六章是也句之內少者芣苡則二句耳多者載芟之詩三十一句閟宮三十八句不過於是也或重章共述一事采蘋是也或一章而有數事甘棠之詩是也又首

章同而末異者東山之詩是也首章異而末同者漢廣之詩是也及乎辭餘助者詩書同有之已焉哉謂之何哉是也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加乎而二字爲助者悔悔涕也其樂只且毋之深也毋也天只不諒人只俳聊且遠條且與只皆助語也用語字爲助也出自口矣顏之厚矣用之字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是也用也字者何其處也必有以也允矣君子展也大成用其字者夜如何其亦助語也以止字者征夫勞止女心傷止用者字者有翻者騅有芄者

冠山堂

狐又曰知我者謂我心憂是也又以語助連正韻者其虛其邪既亟只且又曰是信是圖豈其然乎遂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神之格思不可度思思而皆助語也周兮字者多處一句之下少處一句之中美目盼兮儀既成兮又曰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爲兮是也日居月諸亦助語也詩韻與者采聽音同於遠響不甚切也詩人之才有短長言之直者取辭達而已矣事之長者歌之難盡不思章句之繁此皆詩之体泊乎六國喪亂私多哀傷之深寄於騷文怨刺不

關於上國前代尚質辭豔意極乎衷言皆抱朴後來英彥各擅文章致遠直尚於輕浮鉤深曲歸於美麗蓋余勇可賈逐氣難收分鑣猶昧於漢初襍体叢揮於魏始於是有辭有詠爲引爲行悲憤則謠吟効古寓言感興即事陳情今古不同未知其極斯則變中之變也雖無美剌之目並屬詩家之流故備論之耳

冠山堂

# 詩說三卷

（清）惠周惕撰

清鈔本

詩說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惠周惕撰周惕字元龍長洲人康熙辛未進士由庶吉士改密雲縣知縣惠氏三世以經學著周惕其刱始者也是書於毛傳鄭箋朱傳無所專主多自以己意考證其大旨謂大小雅以音別不以政別謂正雅變雅美刺錯陳不必分六月以上爲正六月以下爲變文王以下爲正民勞以下爲變謂二南二十六篇皆疑爲房中之樂不必泥其所指何人謂周召之分鄭箋誤以爲文王謂天子諸侯均得有頌魯頌非僭其言皆有依據至謂頌兼美刺義通於誦則其說未安考鄭康成注儀禮正歌備何曰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爲一備核以經文無歌後更誦及一歌一誦之節其周禮瞽矇職曰諷誦詩鄭注謂闇讀之不依永也則歌誦是兩事知頌誦亦爲兩事周惕合之非矣又謂證以國策禮無歸寧之文訓歸寧父母爲無父母遺罹之義考歸寧文見左傳於禮經必有所承何休注公羊傳稱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士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寧此文當必有所受曲禮曰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其文承上許嫁而言則已嫁而反是卽歸寧之明證不得曰禮無文矣然其餘類皆引據確實樹義深切與枵腹說經徒以臆見決是非者固有殊焉

漢興距孔子既遠世之言經者恒各守其師說異同離合紛若聚訟而莫能衷于一蓋無甚于詩與春秋顧春秋主事凡事之是非曲直瞭然于簡策之間則三傳之得失猶易辨也詩獨主志所為主文譎諫與言之無罪聞之足戒若其詞則隱其旨則微或美或刺或似美矣而實刺往往從百世之下涵泳紬繹踰數十過而未悉其所以然即如一關雎也魯詩主謂刺康后之晏起而作 一黍離也齊詩主謂衛公子壽閔其兄伋而作 一芣苢也韓詩謂婦人傷夫有惡疾而作 一商頌也又謂正考父美宋襄公而作 意義乖反視春秋則尤甚焉然而儒林存之不廢者欲以廣學者之見聞俾不致爲曲見之囿也自唐世盛行毛鄭而齊魯韓三家遂亡明世盛行朱注而毛鄭又雖存亦亡今令甲所示學宮所頒者朱氏一家止耳原其初非不合于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指然而學者專奉循以保殘守陋必自此始此詩教之所由壞也

吾門惠子元龍好爲淹博之學其于諸經也潛思遠引左右采獲久之而恍若有悟間出己意爲之疏通證明無不悉有依據非如專門之家守其師說而不變者也其所著詩說先成多所發明雖未知于孔子删詩之意果合與否然博而不鑿質而不俚善辯而不詭于正亦可謂毛鄭之功臣矣深冀揚之諸子矣余固晚而有志經學顧年及昏耄聞見遺忘輒撫卷嘆息以爲當讓斯人出一頭地也故樂得而序之丘

南老鈍汪琬序

甚矣說詩之難也自孔子删定六經教授弟子于詩則屢言之而門弟子中如子貢子夏者一語會心則又稱與言以爲可與言詩外此無聞焉其後子夏得孔子之傳者爲小序略言作詩之旨而未有論說漢儒始句解而毛釋之毛公最晚出而傳于今蓋其授受有自也至唐韓昌黎始疑詩序非子夏作而歐陽子因之作本義蘇欒城因之著詩傳其說與漢儒異矣然猶不廢小序也至宋末紫陽删去小序另爲一編又與歐蘇異矣然猶不廢注疏也同時鄭夾漈王雪山各自立說并傳注去之比朱子則加甚矣然猶闕有去取也自是以後學者廢古學喜新學去一切訓詁而鑿空臆造雜揉于經畔于道亦頗也嗚呼詩學之廢久矣惠子元龍嘗讀詩而病之因著詩說三卷其旨本于小序其論采于六經旁搜博取疏通證據雖一字一句必求所自而攷其義類斷其是非蓋有漢儒之博而非附會有宋儒之醇而非膠執庶幾得詩人之意而爲孔子所深許者與惠子通經績學以詩古文鳴于時嘗以其先閣徵君公卑以文章不赴人或爲之惋惜太息焉然

今天子崇尚經術登進方聞如漢石渠天祿故事相與揚扢古今黼黻盛美作爲詩詩以繼雅頌之後非惠子其誰屬哉此亦詩學廢而復興之一會也余愛其書爲録一通序而藏之以識焉癸亥秋七月濟南德水田雯書

風雅頌以音別也雅有小大義不存乎小大也自序之言曰雅者王政所由廢興政有大小故詩有小雅有大雅小大政之名立而辨難之端起矣難之者曰常武六月同一征伐也卷阿鹿鳴同一燕饗也大小何以分即解之者曰常武王自親征六月不過命將遣帥不同故也卷阿為成王鹿鳴為文王天子諸侯尊卑有等故也難之者曰然則江漢宜在小雅成宣宜在大雅今何以或反之或錯陳之也其後朱晦翁則謂小雅燕饗之樂大雅朝會之樂受釐陳戒之辭嚴華谷則謂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章俊卿則謂風體語皆重複淺近婦人女子能道之雅則士君子為之也小雅非複風之體然亦間有重複未至渾厚大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三家之說朱氏于理為長然猶未離乎序之所謂政也序既以政為言則大小必有所指此辨難之所以紛紛也按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季札觀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據此則大小二雅當以音樂別之不以政之大小論也如律有大小呂詩有大小明矣不存乎小大也

公羊傳曰什一而稅頌聲作序曰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然雅詩家父作頌以究王訩左傳聽輿人之頌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則亦可言頌矣國語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誦亦可言頌矣按禮學樂誦詩舞勺文王世子春誦夏弦孟子誦其詩讀其書左傳使太師歌巧言之卒章太師辭師曹請為之遂誦之孝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師古注曰夜誦者其言或秘不可宣露以是觀之比音曰歌釋其詞曰頌也蓋宗廟之詩既歌之而復誦之故抑歌者工而誦者又有工歌既比其音復誦其詞俾在位者皆知其義所以彰先王之盛德故曰頌孟子所刺所諫欲聞其人之耳故亦曰頌也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又曰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蓋兩頌之義也歟

鄭氏頌譜頌訓為容此漢詩說也漢書儒林傳徐生善為頌師古注頌讀與容同是也孔氏正義頌之言容誦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是誦即頌也

正變之說出于大序而文中子取以說豳風其後諸儒皆從之鄭漁仲始倡風雅無正變之論而呂氏朱氏程氏章氏因之二者反覆莫能相一以余觀之正變猶美刺也詩有美不能無刺故有正不能無變以其言言之如美衛武美鄭武美周公美宣王刺衛宣刺鄭莊刺時刺亂刺宣王刺幽厲此顯言美刺者也如燕姜傷己閔無臣思周道大夫閔時衛女思歸思君子南征複古此隱言美刺者也美者可以為勸刺者可以為懲故正變俱錄之編詩先後因乎時代故正變錯陳之若謂詩無正變則作詩無美刺之分亦不可也謂周召為正十三國風為變鹿鳴以下為正六月以下為變文王以下為正民勞以下為變則序所謂美與刺者俱無以處之亦不可也

胡氏春秋集傳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孟子目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于隱公適當雅亡之後謂詩亡者雅詩亡也夫詩必雅而後為詩則周之十三國風不得謂之詩歟雅有美刺而風亦有美刺雅有諷諭而風亦有諷諭安在風不如雅無與乎詩亡之數也即曰十三國風朝會燕享不歌其詩而二南則鄉飲用之鄉射用之房中用之安在風不如雅無與乎

詩亡之數也蓋風與雅同謂之詩則風詩中多春秋時事而孟子謂之詩亡然後春秋作其合雅與風言之無疑矣按小雅六月序曰小雅盡廢則中國微則雅亡于幽厲矣列國之詩終于株林澤陂則風亡于陳靈矣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于檜之卒章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于曹之卒章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霸也合而觀之雅之亡亡于無王風之亡亡于無霸雅亡而風存人猶知是非美刺也迨風雅俱亡而詩遂掃地盡矣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孟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蓋晉者春秋之始終也宣公十一年冬楚子入陳明年六月遂有邲之戰是時楚莊始霸而晉始衰未及十年成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又及楚盟天下政枋自此盡失不可復挽故風所以終陳靈而詩之所以亡孟子固微言之人特習而不察耳

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大序引以為說蓋風雅頌者詩之名也興比賦者詩之體也名不可亂故雅頌各有其所體不可偏舉故興比賦合而後成詩自三百篇以至漢唐其體猶是也毛公傳詩獨言興不言比賦以興兼比賦也人之心思必觸于物而後興即所興以為比而賦之故言興而比賦在其中毛氏之意未始不然也然三百篇惟殺章褰裳株林清廟之類直指其事不假比興其餘篇篇有之傳獨于詩之山川草木鳥獸起句者始謂之興則拘于偏矣詩或先興而後賦或先賦而後興如南首章卒章始言山條隆有梅之類是也見其篇法錯綜變化之妙毛氏獨以首章發端者為興則又拘于法矣文公傳詩又以興比賦分而為三無乃失之愈遠乎文心雕龍曰毛公述傳獨標興體以比顯而興隱鶴林吳氏曰賦直而興微比顯而興隱故毛公不稱比賦朱氏又于其閒增補十九篇而摘其不合于興者四十八條且曰關雎興詩也而兼于比綠衣一詩比也而兼于興頍弁一詩興比賦兼之則析義愈精恐未然也

二南二十二篇皆述太姒之事然一太姒也何以為后妃何以為夫人一文王也何以為王者何以為諸侯或曰文王于商為諸侯及受命追王則為王者太姒亦然時有先後故也然追王後于諸侯則周南宜後于召南矣有是理乎昔者歐陽公嘗疑之而不得其辭因取鄭詩箋周之說以為近之而朱子謂子孫與成揚其先祖之美于理未安然于后妃夫人終仍舊說而未有所發明也按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云云未嘗指言后妃夫人為何如人後之訓詁家推述其旨始以為太姒耳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燕禮亦歌周南召南之詩則周公作儀禮時已有周南召南豈公作之而被之管弦歟抑公采之而付之大師歟既謂房中之樂則必歌之宴寢之間鄭氏所謂后夫人所諷誦以事其君子者也今觀其詞有勸勉箴誡諷諭之意蓋欲為后妃夫人者如詩言云爾不必言后妃夫人何人也小雅鹿鳴燕群臣四牡勞使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朋友何嘗謂女何群臣如何兄弟使臣朋友耶古之燕享皆有樂、必有詩歌詩必類二雅如此若極多何風獨不然也難者曰然則周南召南與文王太姒無與耶曰不然也詩之作意實本于文王太姒而周公錄之為房中樂則又以是告後之為后妃夫人者美周自姜嫄兆祥至太王有姜女王季有太任文王有太姒累世婦德至太姒而始大而文王又有刑于寡妻之詩故說者據是為文王耳其實不可致矣若就是求之則歐陽所謂鄭譜之說左右皆不能合者也

或問曰鄭譜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周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邑是為周南

召南其義然歟曰非也二公之封在武王克殷之後樂記所謂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也史記燕世家載封國始末不言文王惟江漢四章首寫王受命召公維翰之語鄭氏據是以爲文王然以召南言之曰棠三章三詠召伯當是時文王已爲西伯矣而復命召虎之一國而二伯也且吾不知命之者爲商紂耶爲文王耶於此二者俱未安焉是以知鄭說之非也然則二南何以言文王曰此追詠其事而歸功焉蓋取當者國人之所作而錄之所謂書則歸君臣子之義也且豳雅二南而已然七月八章首謂詠后稷先公豈嘗以是爲后稷先公之詩而二南猶謂之文王何也

國之爲風也蓋自周尊而故巡狩述職不限其詩焉知然者即此屬以爲王者不巡狩久矣十三國風雖采而錄之邪吾嘗謂其詩之真經而子聖何妨采其詩之東者召亦異於孔子迺得其識而擯蔽之安在其隨國雜糅天子不采國史京當首廢何季札觀樂遍及諸國而國乃宋無詩並又何邪國之有頌也顯自孔子錄之周乃王者之後蓋尊之也朱子曰著之于篇所以見其僭是則非也是皆非風爲諸侯之詩魯頌爲孔子之詩故類錄之始二也余嘗之辨曰魯頌頌當說同十五國之中有二南是天子之詩也魯頌之中小雅有雅之初逼大雅有鄭頌有國是皆諸侯之詩也不得以風詩專屬之諸侯雅頌專屬之天子也足以破從說之紛紛矣

詩說中卷·歸寧

研點：惠周惕

其序詩於風之義也風自父出家人關雎之義也觀風之所始君子知及物之理焉非風之所自君子修及身之學焉

歸寧之詩曰害澣害否歸寧父母言女子出適人有省父母之禮也泉水蝃蝀竹竿之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言女子出適人者不得復省其父母兄弟也兩者然則孰是而春秋左氏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歸曰諸侯之女既嫁父母存則歸寧不然則否而穀梁何休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又各自爲說如此而毛氏傳詩於泉水以爲后妃之父母在故得歸寧衛女之父母不在故不得歸其在與不在無論歸寧不得其詩止言遠兄弟何也何以并及父母而一再言之不已也

且吾經傳所言歸寧者一條若夫儀禮亦何如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之類不厭詳乃未嘗一言及於歸寧之禮於既昏之後知此其疏脫也思當求之孔子之意而加歸寧之說非也於何知之于春秋知之莊公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氏曰歸寧也杜氏曰莊公女也莊公在而伯姬來則曰歸寧之禮合而春秋何以書而譏之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不然則豈春秋稱王書曹伯來者亦於莊二十七年公會杞伯姬於洮非禮也公傳子姜於齊莊公伯姬父子也父之於子猶不可況爲會焉況女之來歸於父母乎以此知歸寧之說非也然則后妃何非禮乎曰此之傳之謬非詩之意也序曰著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志在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以其爲女知其能爲婦所謂無父母詒罹者也公羊傳曰婦人謂嫁曰歸是也序說自是而毛傳因左氏誤爲非詩之意然也諸家之論

惟穀梁氏為知礼也夫

趙匡曰讖無父母而來也蓋謂伯姬媵公女也杜氏先于趙必有所据矣注氏曰伯姬幷姪娣若皆媵公女則伯姬三十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伯姬以僖三十一年來歸則年踰七十而猶畜未可必其為媵公女也

又戰國時左師觸龍曰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返六國時且然　况文武之世乎

桃之花從于梅而詩以比男女之及時梅之花先于桃而詩以賦昏姻之後時何也夫婦之道在生育猶草木之美在果實也桃後梅而花反先梅而實故曰有蕡其實言桃有實則成樹猶夫婦有子則成家也若傾筐墜之則返時而美者其實不堪矣易曰枯楊生花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人臣之于公也勞則于私也逸蓋心思智力盡之乎君而家無事焉故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言無私營無私交也不然張湯之造請諸公無間寒暑者有終日矻矻而不暇者矣何委蛇之有

士昏礼主人爵弁纁裳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昏義婿親迎之後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周故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言得如是之女歸于我則我將親迎而自御之愛之深不覺詞之昵也不言御車而言秣馬欲速其行且徹其詞也又左傳有返馬之文鄭詩有同車之語故漢廣以秣馬秣駒為言若蕢言礼饌則納徵無用馬者詩人言此亦贅矣

詩疑問曰儀礼鄉飲酒射燕礼皆合樂二南六詩召南曰鵲巢采蘩采蘋不及艸蟲何歟朱氏推其端而未有歸特得而聽對之鵲巢言夫人有均一之德佐君以造邦也采蘩言夫人奉祭祀不失職也采蘋言循法度以承先供祭也婚德之大莫大于事宗廟循法度佐君子故婉順脩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鄉射燕飲取三詩歌之宜也若草蟲則言始見君子之礼昏礼所謂主人揖婦以入御衽席于奧之時也始曰我心降再曰我心說又曰我心夷其言近于褻矣淋弟之言不踰閾况可歌之君臣賓客之前乎坊記曰子云礼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享廢夫人之礼詩之不歌草蟲蓋坊民之微旨也問者曰然則召南有淫詩歟曰不然序言能以礼自防則樂而不淫者也

於詩草蟲在采蘋後此從以篇什先後言且未可考也

野有死麕序謂惡無礼也傳曰凶荒則殺礼猶有以將之野有死麕羣田之獲而分其肉疏曰礼雖殺須有物以將之故欲得用麕肉也如此則詩人所言甚為有礼而序何言惡無礼乎且吾未聞昏礼之用麕肉也按史記有司言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遂方用幣皮實不若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繢為皮幣直四十萬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則古之行礼有幣必有皮也故士昏礼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礼注謂執束帛以致命而皮為庭實皮鹿皮則納吉納徵皆有皮幣皮以鹿皮也又昏礼摯不用死鳥必可割今曰死麕則不中礼之皮矣曰白茅包之則不中礼之皮而又為簡將之矣非礼而求昏有誘之道焉故曰吉士誘之也林有樸樕野有死鹿言死麕之不成皮猶樸樕之不成林也女惡之而不從故曰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言未若不可辭白者不可玷也

劉昫唐書志曰平王東遷諸侯侮法男女失冠昏之節野麕之刺興焉　因下何彼穠矣之詩亦疑此詩為東遷時作耶

何彼穠矣明言平王而舊說以為武王女成劉氏引棫樸之辟王文王有聲之烝王
后江漢之極文人以證之意昔人誤認二南為文王時詩故曲說以牽合先後次序若
此不知二南之詩非一時所作有自其前而追詠之者有從其後而附益之者如甘
棠行露為思慕召伯則非作于召伯在位之日矣何彼穠矣安知非編詩者錄入耶
周室既微而王姬下嫁尚循婦道則關雎鵲巢之化及于後者遠而被于人者深矣于是
美而附之召南所以教天下之婦道也春秋書王姬歸諸侯一在莊元年為齊襄公
一在十一年為齊桓公二者未知孰是竊以肅雝之義求之疑是歸桓公者春秋莊
十一年書王姬歸于齊傳曰齊侯來逆共姬共固美謚又與肅雝之意合也
儀禮賈疏引鄭箴膏肓云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未知何据恐
是參用齊魯韓三家說也

騶虞公曰騶虞之族猗嗟哉君子得以易樂于林禽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
澤肆既君子將憂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傳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
故彼茁者葭美王道之成也何草不黃知周室之衰也一興二南之終一興小雅之
末其旨微矣
邶鄘先衛魏先唐或曰不與衛晉之滅國也然邶滅于鄭何以不先于鄭且晉之滅
魏左氏傳有之衛之滅邶鄘吾不知其何所据也今讀其詩皆衛國之事而山川土
風亦無不同邶詩曰亦流于淇鄘曰送我淇上衛亦曰瞻彼淇澳在彼淇梁鄘詩曰
在彼中河邶曰河水瀰瀰衛亦曰河水洋洋誰謂河廣俱非隣封异域也季札觀樂
歌邶鄘衛曰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不更言邶鄘何如也又鄘詩所謂沬鄉即
酒誥所謂沬邦沬正康叔始封之地而詩言云然則邶鄘故商之諸侯武王滅之以

封康叔者也邶鄘既滅衛之名邑尚仍其舊故所以作詩歌之夫子亦仍其舊而不
改也漢書地理志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
叔尹之謂之三監故五開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此又謂周公滅邶
鄘蓋据書傳以成王封康叔故也然書傳之說蔡氏于康誥辨之詳已
張氏曰邶鄘衛其音類也故季札觀樂歌邶鄘衛則合之歌魏歌唐則列之歌鄭
歌檜則逐之別之可也逐之義則聚矣
燕生子則春來為戴嬀比也燕燕鳩如雨則送婦為棄婦錄也鳩聞音則鳴味為
朋友言也鵲性善飛行風而逆擊賢者之見幾決也雉性專一擇木而巢教使
臣之行止齊也鳩無依天之曇言亂政之治難期也準無一定之接言讒言
之亡無時也

風作而雨隨之夫婦之象也風生而雨益之朋友之義也然風甚者雨止雨甚者風
息故夫婦有相弃棄其和也朋友不能終通其節也此風雅所以皆取興于谷風也
邶風誰謂荼苦大雅堇荼如飴一謂之苦一謂之甘物性不定何以相异如是按堇
有二種爾雅曰齧苦堇注謂堇葵即內則堇荁枌榆之堇曰芨注謂烏頭即晉語驪姬寘
鴆于酒寘堇于肉之堇荼有三種一苦菜一茅秀有女如荼茅秀也一陸草以薅荼蓼陸草也茅秀陸
草不可食風雅所謂堇荼明非烏頭茅秀陸草而皆可食矣士虞禮夏用葵冬用荁
注堇類也作庭荼苦采注引詩誰謂荼苦本草荼一名選一名游冬易緯通卦驗元
圖云苦菜生于寒秋則知荼與堇同時而生同時而食故詩人以二物並舉也然爾
疋于堇荼俱言苦而本草獨言堇味甘邢昺爾疋疏則謂古人語倒堇之言苦猶甘
草謂之大苦則堇之味甘可知堇荼同類不應堇甘而荼獨苦也竊謂深求此風詩

人之意豈本不善而謂之善猶已本不惡而謂之惡愛憎之情無美惡之形變也昔
人誤解谷風鄭瑗自谷風誤注亦足以證雅詩所言乃是擬䦨之詞亦可一唉矣孔
疏謂周原土地之美物之苦者亦甘遂以烏頭釋堇但如孔疏猶使鳩生子周亦不
殺人者即苦堇之草亦足分別言之亦不容混也

陸璣詩疏荼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亦一證

蝃蝀在東陰方之氣交於陽為女惑男而從朝隮于西陽方之氣交於陰為男先女
而感故得雨則虹藏陰陽和也先女則不淫男女正也序曰止奔此之謂也

詩美王姬則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美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美韓侯則曰
汾王之甥蹶父之子於宋陳氏曰君子善善之意不惟及其身而又及其親也序謂
詩人之意不止此蓋有重婚姻别姓氏之義焉周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后衛宣公為
子娶于齊而自為則昏姻亂矣晦林娶于鄭晉獻娶于賈魯昭娶于吳則姓氏不辨
姜惟為明著其所自來曰此某氏之男某氏之女則顯然有男不得配尊賤不得配
貴同姓不得通昏姻之義此詩人之微旨春秋之書法也故太史公作外戚傳惟嘗
太后曰良家子餘則曰生織曰故倡曰母賤見其亦詩人之意也夫

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序亦謂
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則碩人之詩所以閔無子而受
制嬖妾非徒詠其美而賢也其三章曰碩人敖敖說于農郊所以閔無子也月令仲
春祠高禖集為謂高禖祠在南郊仲春往祠值農事之興故曰農郊也孔子之生尚
禱尼山則諸侯之祠高禖礼未必禁也既祠而歸諸大夫皆望莊姜之君子故曰大
夫夙退無使君勞也如是而無子則嬖妾之寵固州吁之禍成矣其四章曰河水洋
洋北流活活猶白華之刺幽后而言滮池北流也曰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
言葭菼揭則鱣鮪依有罛無所施猶莊公嬖則賤妾張而法不能制也程子曰活活
激流見葭菼象多見濊濊不順見施罛不安強大之勢不能制也善得詩人之微旨
矣

左傳衛宣公烝于夷姜生急子注謂宣公庶母也先是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矣又娶
于陳曰厲媯戴媯矣未不知夷姜為莊姜之娣即御必娶于齊者即傳何以不詳也
又曰為急子娶于齊而美公取之是為宣姜今新臺之詩是也生壽及朔夷姜縊宣
姜與公子朔構急子而使盜殺之壽竊急子之旌以先亦見殺今二子乘舟之詩
是也衛莊之沒不見春秋而州吁之亂宣公尚在邢也州吁殺而宣公立在魯隱公
四年其沒也在桓公十二年則宣公在位纔十九年耳即位而烝夷姜必踰年而後
生子及子之可娶也計已十五六年矣宣姜之生壽及朔又必更歷二三年至宣公
之卒朔猶在襁褓而能與其母構急子耶壽長于朔僅一二年而能竊其旌以越竟
耶計急子之死當在公子朔即位之後不然急子之嫡宣無為之而惠公不知也
魯史記事或得于赴告或得于傳聞隱公初年未與衛親記事容有不核者未可知
也

左傳惠公之即位也少杜言年十五六蓋未詳攷也

次王于衛傷周也衛懿公滅于狄而東遷甚于周之似衛也
然衛有文公之賢而國家再造周自此不復振為重傷乎王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初以離離者為黍矣而不知實稷也憂思之深黍稷不能辨也
穗穗者穗匪穗伊苗初以穗穗者為穗矣而不知實苗也哀痛之至穗苗有時瞎也

平王東遷申侯逆之也何言乎申侯申侯構西戎以入周諸侯不與也諸侯不與則
申危故遣王迹申以自固也何以知諸侯之不與也楊之水曰彼其之子不與我戍
申是也晉文之將叛郁陽也逐帝于長安曾孫之將篡漢室也遷帝于許下申侯之
意其曹瞞之智也歟

周之東遷君臣衛勝撓永之日也乃有執簧執翿以為樂者何哉呼曰君子蕃其位
以貴之也曰陽陽本其心以刺之也樂是者必及之禍雖所以該作也

蕭並而昏縱也未蜀諸言之中今著數之雅兒者僅然安有而易入也耒蓍諸言之鏡人
君子之不知者鮮矣故貌昏亂而又不能保其身焉詩語易則昔者有時失其咏焉

彼留子嗟傳謂留大夫氏按說文留从卯戶開為卯卯為春門戶閉為酉酉為秋門
則留自从卯卯為酉之省文董逌据此謂留不从卯凡人言卯金刀之類書之附會
也許氏以劉為鎦其轉為劉以田易刀也董氏又謂漢姓自當為鎦或為留蓋古文
从省留與劉通用即殺世留異又謂系出留侯何耶左傳士會歸晉其處者為劉氏
然周大夫有食采于劉者豈又其別系即周故有劉氏而詩言留子則許氏董氏之
說未為無据也傳謂子嗟留子字子國留子父其事則近于鑿嗟者語助國者食邑
也留任于周故有采地也

小星詩維參與昴傳曰昴留也陸氏音義昴一名留蓋古讀昴為留故爾允等韵
通用也

朱子釋詩据夫潑之說凡于鄭風小序刺時刺忽閔亂之作力詆其謬改為淫奔之
詩其言亦辨而正然不知鄭国之亂在君臣風俗之淫猶其小若也三十年中公子
五爭弑奪數見既立昭公又立厲公已而厲公見逐昭公入即弑昭公而立子亹子
亹殺于齊而又立儀立子儀立十四年又弑之而納厲公易君亂國至于兒戲君臣之
變未有甚于鄭者豈區區淫亂之罪足以蔽其辜哉朱子欲絕鄭而轉貰其大惡亦
弗思矣

衛俗之淫也鄭声之淫也今以事跡之衛宣之惡亘古未有鄭則無是也自朱子指
斥鄭詩其惡踰浮于衛同已輕重失倫矣至金華黃溍則又取衛黜鄭削去鄭詩
十一首尤近于偏矣彼見雄雉引于論語淇澳引于大學而鄭獨不然是以取此黜
彼因彼爲愛之為辭也

敝笱什篇悉以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朱子改桓為莊謬也夫之能禁其妻不猶愈于
子之能禁其母乎春秋桓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則姜氏之
淫亂桓公肯導之故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隱然桓公亦在從之之內矣且南山刺
齊襄猶嗟刺魯莊而桓公反無一詞及焉豈理也哉

猗嗟之疑魯莊也先鋪其長短次審其眉目終稱其技藝弓矢之狀非親
見而遙觀之不能詳悉如是魯莊適齊時作可知也按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
于既是時桓公尚未立也十三年春與齊侯會于北杏冬又盟于柯十五年又會于
鄄皆未至齊也二十一年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始如齊納幣二十三年如齊觀社
莊公如齊惟此以求亦之當在納幣之年蓋文姜薨之明年也公以嘉禮往齊國人
聚觀因其便情而又親見文姜昔年淫亂疑其類于襄公于是注目諦觀知其非是
而非既然曰展我甥兮則人言藉藉從此衰止其詩之有關于魯莊者大矣

儉非惡德而魏以之亡国何哉蓋儉之極者必貪彼褊狹所以作也国小民貧
措克不已安得不亡

晉言唐從乎封地也左傳子產曰當武王邑姜方娠太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號太叔為唐叔而命以唐誥也國語叔向曰昔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以封于晉則晉之名晉自唐叔時已然矣史記晉世家以子燮因晉水改唐為晉蓋史遷時左傳未行故亦不見外傳空其言焉而後人至今仍之何也詩總聞曰子燮改唐號晉非晉號也自唐叔至靖侯五世史不載年數不知何時為晉當是以燮諡為號晉美名也唐侯諡晉衛侯名晉則晉者其稷列起之名王質說詩皆燮類如此尤不足據也

蟋蟀威儀所以昭其文也弗曳弗婁則不下民易之矣修爾戎兵所以詰其武也車馳弗驅則以勝伍之若夙興夜寐灑掃庭內所以無廢事也而弗灑弗埽則門內無營省矣琴瑟酒食擊鼓所以無遺暇也而弗飲弗鼓則在位皆解體矣惟當者處及

靈提好侯者不事邊幅至乎死生安危爭然不救曰鑽燧乘郎曰生殖以是無知死生其後而謂身後保吾爲他人地耶

揚之水序謂刺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歟時世亦論明之八

執一言以論之

陽詩本義亦云揚之水其力弱以比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于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于水中其民樂而從之余獨以為不然其詩雖刺昭公實刺桓叔也桓叔之傾晉惟潘父樂為之實從之國人弟子也其謀已泄微聞于晉晉之臣如師服者已知晉之不能久特昭公不知耳故其時深識遠慮之人如師服者作此詩以微桓叔蓋亦無謂秦無人意也其曰揚之水白石鑿鑿言見之審也水之淺者能鑿揚激揚之水似無所見然水中之石鑿鑿然不能掩也桓叔之謀其可掩乎哉故終之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則直指而明言之矣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云何其憂不直言樂而言何不樂不直言憂而言何其憂皆抑揚其辭以見意也人有異志必止既常見者必疑而疑之而彼又忌人之疑之也故泄其謀者必不見則假爲言樂于桓叔之前詩人之所以先晚也然其情迫而其詞危矣昭公卒不悟所以見殺也若云民樂而從則將爲詩之不暇而敢曰我聞有命乎曲沃自晉三人始終不于及武公殺晉侯緡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王始命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晉人始不得已而從之故揚之水椒聊無衣皆刺詩而序謂國人叛而歸沃君子見沃能修其政皆謂國人欲從桓叔歐陽謂其民樂而從之恐皆未有據也

風之言王者王衛之詩曰王事敦我又曰爲王前驅晉之詩曰王事靡盬秦之詩曰王于興師而終以曹之詩曰四國有王此編詩之微旨也然以事求之衛伯兮當言從王伐鄭於郊之北門則未有說然伯兮有言無何曰刺宣公至新臺亦曰刺宣公則自執有言無以至新臺皆宣公時也伐鄭之役此人或與焉則北門與伯兮同是一時之詩以其地異而分載之也晉之輯明在春秋前其事無所考然周桓公謂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則文侯以後孝侯以前或亦有事于王室也秦無衣序不言秦何君而嚴謂此當康公詩鄭氏見前晨風詩爲刺康公故亦以此爲康公也然攷康公之即位與晉戰者二與楚滅庸者一未嘗有事于王而詩曰王于興師曰與子偕行則當有其事矣按傳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使簡師父告于晉左鄢父告于秦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二十七年又與晉侯及諸侯會于溫天王因是狩于河陽此皆穆公時事疑此是穆公詩而不在黃鳥前或是編次之誤未可知也至下泉序謂共公共公于魯僖九年即位是時齊桓始霸挾天子以令諸侯凡齊桓會盟共公皆與不往自晉文入會之後終共公世不與會盟而曹遂自此

大房用以字
禰所以彩之
月芷出之

不振宋其思王其邵伯也

夏屋渠渠傳文詩注但云夏大也箋曰屋具也言君始于我屋設禮食大具以食我也王肅謂屋則立于先君食則受于今君朱子集傳顧用王說然以上下文理求之王說終未安也逆齋補傳謂左氏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昔人尚以山川比飲食則況以夏屋未為過甚言似是矣明鄭彥然來有證也按魯頌籩豆大房傳曰大房半體之俎也箋曰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橫下有柎似乎堂後有房然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注引頌詩謂半解其體升之于房則夏之所謂夏屋即頌之所謂大房也以形似而比之房即可以形似而比之屋也蓋大房則宗廟之祭房烝則天子燕諸侯之禮非所以食大夫者也秦國僻遠僭用是禮以享大夫設立飫之禮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非飫也即折可共飲食若其人始見之時特設是禮以優异之常食則否故下章曰每食四簋每食者常食也儀禮公食大夫設六簋被言食于公此言食于家也

東門之楊序謂婚姻失時女不從男也易大過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二五皆陽以楊象之則楊所以比男也春氣之動楊最先發所以比男先于女也然楊易生亦易老始而牂牂既而肺肺終則至于枯落故曰後時也

衛懿公之滅也王室不能救而齊救之禮樂征伐自此不在天子故衛風以亦終（亦係即籍王系齣此世道升降之會）陳靈公之弑也中國不能討而楚討之禮樂征伐自此不在中國故風詩以澤陂終（此等引伸係因君初謂之主說者官）

詩始周召見造周者二公也風終周公雅終召公見二公不作周不可為也春秋之能為周召者其惟孔子乎

同我婦子勤稼穡也蠶亦齊桑修女紅也女心傷悲重昏姻也載纘武功教戰事也寒向墐戶居之安也采荼薪樗食之節也嗟我婦子幼有所長矣為此春酒老有所養矣入執公功使民以時矣築場納稼萬物皆成矣獻羔祭韭祭禮不隊孝享舉鄉飲而已遍在入學校而濟濟能彬彬乎王道之成矣

硏谿 惠周惕

比常棣于兄弟一本之義無偏善也與伐木于友朋衆力之聚無廢功也故安樂而
棄兄弟是自傷其本矣富貴而弃友朋是自戕其助矣

文王之于昆夷也始命南仲伐之既城朔方衛之又遣戍役以守衛之觀采薇出車
杕杜二章經營之次第防御之精密尚可想而知也自是以後一墜于穆王再墜于
宣王穆王之北伐也遂次于太原則朔方之險吾與彼共之而防御不之作矣宣
王之北伐也僅至太原不修城壘不設戍兵其計固已疎矣而又東征西討以自挫
其威于千畝則戎尼有不從其隙而動其心者乎幽王之戮吾固于宣王時卜之矣

敖在鄭州滎澤縣西十五里左傳所謂設七覆于敖前是也又左傳晉師在敖鄗之
閒郡縣志敖鄗二山名通鑑地理通釋引詩爲証而外傳又有杜伯射王于鄗之文
周春秋亦言宣王會諸侯田于圃杜伯從道左射王豈圃即圃田鄗即敖鄗之鄗耶
鄭箋甫草即圃田 若周春秋又云射王中心折脊而死攷之詩詞與此不類以意度之杜伯
若公子彭生之類也襄公見彭生未嘗死杜伯射王當亦未必死也且外傳第言射
王不言王死豈周春秋附會以言死歟韋昭注鄗三京不知何據姑存此以俟博雅
者論定焉

鴻雁之子于征傳云侯伯卿士也詩本義云使臣也朱子集傳云流民自相謂也按
周禮地官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旅師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
無征役廩人掌九穀以治年之凶荒令邦移民就穀旅師遂人皆士廩人有下大夫
二人則賑貸存恤之事必有大夫士以主之即詩所謂之子者也劬勞于野書之子
矜循流民自親勞勤之事所以美之也若流民相謂豈特劬勞而已耶

維熊維羆兆幽王之禍維虺維蛇兆褒姒之亂安在其爲祥哉此是宣王末年好言符
瑞大人所以有是占歟此端一開無羊遂有牧人之夢正月亦有故老之占訊ゝ籍
ゝ相率而爲訛言矣

周室之亡訛言亡之也民言無嘉訛言起于下矣具曰予聖訛言煽于上矣婦有長
舌訛言及婦人矣蓋訛言興則是非淆是非淆則邪正淆邪正淆則讒諂行讒諂行
則禍亂及必至之勢也齊之稷下漢之月旦晉之清談南北之詩妖皆訛言類也五
行志曰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怨謗之氣發于歌謠是也

節南山正月雨無正小旻俱謂刺幽王鄭謂十月之交以下當刺厲王孔氏又謂雨無
正斷四國從之云諸侯交相侵伐指厲王時沔水箋云諸侯交相侵伐指宣王時而論
語注以爲平王東遷諸侯始相侵伐幽厲雖無道尚能治諸侯故論語注征伐自諸
侯出於平王爲始三家之說已並刺不相合矣而詩書亦有可疑者四焉厲幽之將
亡也召公知之芮良夫知之伯陽父知之然猶曰其與幾何曰周宜將亡皆懼而諫
其將然之辭今曰國既卒斬曰宗周既滅直是已然之事矣若未斬未滅而以斬滅
期之不幾病風喪心作詛天子乎里巷小民爲此言者猶將隱其姓氏以免禍不應
直言家父作頌也其可疑一也厭孫箕服之謠雖聞于諸侯然及褒姒之存王室大
夫亦何敢言今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其可疑二也春秋桓八年天王使家父來聘
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是家父歷幽平桓三王不應若是之壽其可疑三也詩謂遷
于王都蓋以王都爲樂刺群臣之不從王者厲王之流彘也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
圍之召公以其子代宣王乃得脫厲王之流宣王尚不能從而謂群臣能從之乎且彘不

閒有犲之名其可疑四也今按節南山爲家父刺尹氏而春秋隱三年書尹氏卒是年即書尹氏卒則詩之尹氏即春秋之尹氏其爲平王時無疑矣公羊于尹氏卒爲譏世卿其說與家父之詩合家父之求車也在十年之後其作詩也在十年之前亦爲不甚懸隔矣驪山之禍振古未有作詩示誡臣道明言曰既斬曰威之亦殷鑒不遠之意也且褒姒于平王為仇雠陳其惡而歸罪焉亦平王意中之事無庸其直而惟罪也雨無正卒章明刺群臣之不從遷者左傳服氏曰昔平王東遷晉七姓從王從王而止七姓則不從者亦多何必紛紛曲爲之辭也劉公瑾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東周之變雅其後雅亡于上而國風作于下于是春秋託始于隱公之元年實爲平王之四十九年其言近得因廣其意而詳辨之鄭氏謂十月之交是夏八月蘇子由謂陽月是夏十月孔氏及孫莘老是鄭說朱文公及嚴華谷是蘇說若則以左傳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又漢麻無幽王六月朔日食之事惟唐麻有之出于後人附會是鄭說者則以春秋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其年八月衛侯惡卒十一月季孫宿卒以此知雖在分至亦有災又漢麻古麻有差古麻無推日食者王基獨言周無六月辛卯交會之事不足信以此而說非指又有從而爲之辭若王伯厚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麻皆無推日食法通鑑皇極經世秦始皇八年歲在壬戌呂氏春秋云維秦八年歲在涒灘中麻有二年之差後之言麻者于夏之辰弗集于房周之十月之交皆欲以術推之亦已疎矣余謂詩志歲時皆是夏正此無候進引即視下爆爆震電之句已知鄭說之誤豈有八月震電而詩人詫爲災異者哉

月令仲秋雖有雷始收聲之句然歷攷春秋及漢紀并未有書秋月雷電者知此時雷電不足爲災異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孔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按春秋隱二年莒人入向杜預注向小国譙国龍亢縣東南有向城晉書地理志魏氏分沛立譙郡統縣七譙城父酇山桑龍亢蘄銍是在晉豫州之域也又十一年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杜注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晉書地理志河內郡漢置統縣九野王州懷平皐河陽沁水軹山陽溫軹小注故周原邑是在晉司州之域河內之地也今據注義及諸說則皇父之都是河內之向非龍亢之向矣河內于東都則近于西周則遠皇父者爲幽王卿士何爲食采遠地其爲平王時無疑或曰周封卿士必得並以近地予之如山甫在樊蘇公在溫非皆河內之地乎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書曰司寇蘇公以長我王国皆言諸侯也諸侯之国遠近惟命非若卿士采邑必近王室也且都之與国固有閒矣曰樊曰蘇皆国名未聞河內有向国也若前所謂龍亢之向又不在河內矣

書傳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国毛傳仲山甫樊侯

十月之交刺皇父也皇父世爲卿士又握兵柄曾與司徒豔妻之黨慫亂幽王以致亡国及至平王尤驕恣不臣天子不敢問下民不敢言詩人特歷數其罪而切責之豔妻以上數其前日之惡也抑此以下數其今日之罪也胡憯莫懲所謂天變不足畏也不即我謀所謂人言不足卹也曰作言始自皇父也曰擇非命于天子也不遺一老有強切諸臣之勢焉以居徂向有不奉朝請之心焉平王兼亂東遷依人立国所以容此跋扈之臣若幽厲雖衰威令尚行未必如此不振也

棠父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此卿士或其子孫疏曰或皇氏父字傳世稱

之未可知也或皇父是一人国危主弱老将驕恣亦自古有之也
外傳史伯號石父讒諂巧佞之人立以為卿士史蘇亦謂褒姒與虢石父比而逐
太子宜咎則幽王卿士乃虢石父非皇父也
或曰子謂節南山以下俱是平王時詩其下小宛小弁一刺宣王一刺幽王安有平
王之詩而在宣幽之前耶曰詩猷本是歌誦口相傳授遭秦滅學其倫次有多失
鄭氏大小雅譜固云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諸詩漢初師移其第十月篇亦云
則簡帙錯亂非本來之舊明矣節南山一篇安知不在移之之中耶
或曰節南山舊謂終南山終南似宜在岐周地不應在東都也曰詩言南山屢矣五
在雅二在風者周南召南風是也以南山為終南則齊風亦言終南耶且秦風終
南何有則終南自有名稱何不直指而改言南山也又詩曰我徂東山曰陟彼北山
曰北山有楊何以不言東山北山為何名也竟詩言南山猶門言東門国言南国之
類凡在南者皆可曰南山也何必指為終南乎
君子屢盟諸侯盟之漸也出此三物大夫盟之始也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
不及三王盟詛與而政教號令始不行于天下故詩以是刺春秋亦以是貶也
外傳成王盟諸侯于岐陽是猶何附會之語左傳成有岐陽之蒐是也
沔水詩曰吾友敬矣讒言其興而無正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小宛曰各敬爾儀天
命不又小弁曰維桑与梓必恭敬止巷伯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小雅言敬惟此五
篇所以示人處亂彌縫之道可謂簡而盡矣
小東大東言東国之遠近也魯頌遂荒大東或云極東也周礼大司徒以土圭之法
測土深正日景日東則景夕多風注謂大東近日也曾氏云鄭意以日出東方而西
流故言東最為近日以極東為大東正与魯頌之詞合矣遠言大則近言小又可知
矣譜在濟南平陵縣譚是東国因其国而及其隣封故言小東大東也
舟人之子傳曰舟楫之人鄭曰舟當作周朱子集傳用之說按集古錄庚父敦銘有
伯庶父作王姑舟尊敦或謂舟為丹又以為并董廣川以為朱黯集字舟為古文周
字顔野王釋亦引詩為證又史伯碩父鼎銘亦有王舟舟母四十二字則舟即為周
舟人之子即上文西人之子也又按外傳先姓舟人則周敵之事皆注舟人国名釋
詩外傳文王娶太公于舟人舟人見經傳者惟此姑存以備参攷
鞙鞙是佩璲承上繫繫衣服似不必以衆為赤也
大東五六七章刺當時君以后妃也刺向曰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則星辰無虛名者
此詩人不敢直指而托之星象也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識臣失其度而君不明也
尔雅天漢析木之津天文志天漢起東方經尾箕間分南北二道石氏曰天漢天一
所生所以為東南西北之限其行其合其起其止皆有常度猶人臣之有常職越度
曠職則人君為屋位猶天漢之徒明矣織女刺後宫也天文志織女三星在河北天
紀東端天女也晉書注皇后未崩之前三星女子相与磨白花傳言天公織女死為
之者服至星后崩故知織女為後宫也此章前後詩俱刺幽王大東所謂織女星即
黜妻之類耶不成報章所謂婦無公事休其蠶織也牽牛刺將帥也注牽牛即河鼓
天文志一曰三武天子之三將軍晉志升平三年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牽牛天
將也犯中央大星大將死故知牽牛為將師也不服箱言其驕悍不可制也啟明謂
大臣其號曰太上所謂出早為月食晩為天妖東西俱不可也畢八星主邊兵其次
星曰天高一曰邊將晉穆帝永和七年太白入畢口升平三年月犯畢占為邊兵為

下犯上餘亦同君臣無紀將帥失律遷兵必興驪山之戲詩人其先知之矣維南有箕維北有斗刺后与王也重言之刺之深也天文志箕十一度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北斗七星魁四星為璇璣杓三星為玉衡又為帝居天文志曰斗為人君號令之主石氏曰第一曰正星主陽天子之象故知詩言其斗為后与王也詩曰哆兮侈兮成是南箕疏云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天文志箕主口舌故曰載翕其舌猶言頰有長舌也西柄之揭猶言側持大阿授人以柄也蓋此詩与十月四章相似但彼則明刺此則微言耳歐陽公謂維天有漢以下仰訴于天之詞朱子仍用其說果如歐言則三垣列宿皆可控告何獨及是乎要言衆官廢職應幾得之惜未詳言也杵二星在箕南糠一星在其前故以簸揚言外廚三星在紫微宮西南角天廚六星在東北又軒轅右角南三星曰酒官之旗主宴饗故以酒漿言詩人不輕下一字如此

為賓為客賓自君命者也客自外至者也詩我有嘉賓外傳叔王命以為過賓易利用賓于王賓之義也詩我客戾止左傳先代之後于周為客易有不速之客ミ之義也祭祀之賓舉自宗人儀礼所謂遵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枇是也燕享之賓擇于大夫儀礼所謂命某為賓是也入則降而揖出則奏陔而送賓礼訖然後与客宴儀礼所謂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与寡君須臾焉是也賓之与客礼固分言之先賓而後客詩与礼皆然蓋周之礼也尚書虞賓在位周礼八議之賓左傳外傳或言賓或言客蓋偏舉与對舉之異文也

畀我尸賓何謂尸賓也尸者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立尸而事之則意主于尸猶主于親也尸必筮于廟求神意之所屬也既筮宿尸以亟辭致承祖考之意以綏之也尸必以昭穆孫可為王父尸子不可為父尸也既葬而虞男則男尸女則女尸儀礼所謂女必使異姓不使賤者也其合祭則男女共一尸儀礼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為歲事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為尸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則尸一人也其一人何也則嫌也何嫌乎尓礼器周旅酬六尸ミ有酬礼也男女相酬非之宜則非雅之名則似也礼君卷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踐必易爵夫婦且然何有于尸也然則虞祭不嫌乎天子之葬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葬而後虞則虞之祭為男即男尸為女即女尸何嫌乎二尸也有尸矣何為乎復有賓孝子以人道事神也人之飲非主不行非賓不歡故祝以導尸侑以貳尸賓以酬尸而尸安也則賓為尸立也賓為尸立則賓尊矣故尸入宿賓宗人擯詔之主人拜之為尸也尊尸也尊賓則尊尸之所尊故賓從主人位于門外主人酳尸主婦洗爵獻尸已而後賓獻不敢以賓自居所以尊尸也其尊尸何也賓為尸立也

東南其畝南者從東者横也而從而横而井成一從一横而畝分也南其畝者溝洫北也東其畝者溝澮西也從必注于横ミ必通于從東西之畔即洫南北之畔即澮也夠迂曲折可以通車徒亦可以限戎馬故曰井田之中有兵法焉

朱子答呂子約曰阡之為言千也陌之為言百也遂人徑是百畝之界涂是百夫之界而二者皆從即所謂南北之陌畛是千畝之界道是千夫之界而二者皆横所謂東西之阡

賓饗以節也而礼詳載之飲食細故也而詩屢言之何也先王所以通上下之情而教天下尊賢親ミ之意也鹿鳴燕群臣常棣燕兄弟伐木燕友朋群臣兄弟友朋得

其所而天下治矣于是為之賓主以盡其情為之揖讓百拜以習其礼為之琴瑟鐘鼓以和其心為之酒監酒史以防其失為之司射誘射以分别其賢不肖蓋明示以懽欣交愉之情而隱折其驕悍不馴之氣使之反情和志怡然自化而不知此聖人治天下之微權也自宴享之礼廢而上下之情不通賓之初筵作于是天子無嘉賓頍弁之詩作于是天子無兄弟婚㜊之詩作于是天子無友朋怨疑抱隙相怨一方而天下遂自此多故矣雅頌廢衰乃細故哉

司徒司空天子諸侯皆有之左氏傳曰晋以信使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是也又澤門之皙古本澤門作皋門門則澤役所有皋門也

鳶能飛而上戾于天風氣之其也魚能躍而下躍于淵水充其氣也故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生民之詠姜嫄猶關雎之詠后妃也后妃之化遠被南国則文王所以齊家者至矣姜嫄之德下逮夫武則帝嚳所以始基者厚矣故傳于履帝武敏曰釋為姜嫄從高辛帝見于天將事齊敬言姜嫄之齊敬則帝嚳之敬德之可知此詩人善于立言毛公之善于逆志也鄭氏則不然以為祀郊禖之時有大神之跡姜嫄履之如有人道感已此乃上帝之氣也張融從而附會之孔氏從而釋詁之張融之言曰配合生子人道之常詩但歎其母不美其父明知姜嫄感上帝之氣而生稷也孔氏之言曰人不當共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子雖生猶其心不寧故曰上帝不寧也其言纖褻不經不必言即如其說稷非帝嚳之生則直祀姜嫄祀上帝足矣乃更禘嚳而以祖配不亦多事乎推其說弊必至楊墨之無父無君祿山之先母後父而後已豈不悖于理而背于教哉鄭氏之意不過輕是以文其感而生說耳乃附會紛紛轉展加甚僻

姜嫄于房后比上帝于丹朱伍聖哲天縱拔世而感生帝之說至宋不改當時人臣無敢傾言其非至若亦可慨也夫

鄭玄之說本于史遷遷亦附會漢高五帝之意特未有感生帝之說耳老泉帝嚳妃一論極正大子由觀老泉子乃背父而從鄭張子朱子宋代大儒亦左袒康成邪說之惑人險者亦不免也

太王之遷岐也先營宗廟宗廟立則思安其居者有所憑所謂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也公劉之遷豳也先相民居民居定則懷妻子者有所歸所謂輯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也蓋太王因避狄之來公劉勤安土之民勢有難易故事有先後也

天保之言祭也曰吉蠲為饎是用孝享六月之言宴也曰飲御諸友炰鱉膾鯉楚茨之獻皇祖也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瓠葉之燕君子也曰有兔斯首炮之燔之至于風之采蘩采蘋雅之行葦泂酌何其徐而易行欲先王之意非不知備物之為貴多品之為誠而如是止者以為儀將不可繼也儀不可繼天下必有自此而廢礼者則何如徐而屢行之為愈也先王于一歲中祀天二迎氣五祭地二宗廟四群祀寡事無莫冥間隆殺不同殺者大約如詩所謂故屢行而不病其不足也後世寡事已廢獨有郊廟之礼遲至三年一行或議罷北郊或議望祀苑中或議遣官攝事豈不以費而害礼哉惜乎元祐諸臣紛紛于分祭合祭之是非而未有議及此者也

出話不然則邇言是聽矣邇言者謟諛之階也為猶不遠則細娛是娛矣細娛者禍亂之伏也何曾侍武帝宴退而告其子曰国家應天受命創業垂統未聞經国遠圖惟說平生常事殆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

抑之四章曰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豈稱在河朔密近北狄故舉

以自儆歟抑厲王之世武備不修將有窺伺闖入之患歟內修德則蠻夷之亂不作外
修武則戎之變不萌此所謂遠猶辰告莫大乎此而奈何聽之藐藐也
宣繼厲王之亂欲立威以服衆故討獫狁則有六月之詩征荊蠻則有采芑之詩平
淮夷則有江漢之詩伐徐方則有常武之詩豈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者耶幽王狃
于先世之威以為天下不足復慮專事荒淫遂以亡國實宣王之好戰啟之故王子
晉曰昔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也
鎬京之有戎猶東都之有荊也宣王封韓侯于方城欲以制北狄封申伯于南陽欲
以制荊蠻其詩曰於邑於謝南國是式曰其追其貊奄受北國豈可見矣然其最失
策者莫如封申之役蓋南陽者東都之咽喉天下之形勝四面以制諸侯者也圖田
之將其地猶在天子畿內及申侯封而宛之東南淯陽之東北俱非周有東都之險
失鎬京之形勝矣畎戎入周東南諸侯無一人來救者以申侯據形勝而塞其路也
畎戎不得申侯之援則不敢深入申侯不塞南陽之路則不得合戎犄角之形成幽
王之亡必矣韓侯雖強豈能踰一二千里以相援哉其後鎬滅于戎申滅于荊韓滅
于晉而東周遂不能國則崧高韓奕二詩乃周室興亡之所係也故呂東萊章曰昔
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詩人立言之旨夫子終雅之意
深矣哉
春秋外傳宣王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竹書宣七年錫申伯命
四十一年王師敗于申按富辰曰齊許申呂由大姜王子晉曰胙四岳國命為侯伯
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固姜姓也左傳謂戎諸戎是四
岳之裔胄外傳南有荊蠻申呂又曰姜嬴荊芈實與諸姬代相干則申固諸戎也竹

書所謂敗于申豈即外傳所謂敗于姜氏之戎耶第年歲不同千畝又在河西未必
越國犯闕要亦申侯同姓之戎戎敗王而申侯繼之也即此亦可見申國之強而宣
王封之為失策矣
范宣子曰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是東遷以後之姜戎非宣王時
之姜戎也
禘祀之說先儒紛紛未有定論以禘祫為一祖宗並陳昭穆皆列者王肅之說也以
后稷配嚳不兼群廟之主者趙匡之說也朱文公楊信齋皆是趙說而非王說然細
求之二者皆不能無疑王謂合群廟之主則嚳必居東向之尊稷退于孫之位將以
稷為穆耶為昭耶抑此昭穆之位而不居耶吾不得而知也趙謂后稷配嚳則雖為禘
祭嚳亦必主王而不敢后稷不配歆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歆也朱子不得其說于是
以序為誤改為武王祭文王之詩然則禘祀大典周人竟無一詩及之耶按祭法周
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此不易之大典也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
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禮經之明文也合而觀之可以得禘之說矣曰祖文王則
文王即所謂其祖也曰禘嚳即禘文王所自出之祖也推文世系上溯帝嚳始為受
命稷神之祖而初生民時惟姜嫄詩人已明言之矣趙氏改大傳其祖為始祖故致
詩禮互相矛刺若直以文王為祖而配帝嚳所自出之祖則詩詞禮文彼此發明而
昭穆之位亦不必疑其難處矣禘嚳則姜嫄合食文王太姒配食故曰既右烈考亦
右文母也或曰雖既禘何以不詠嚳而詠文王曰此作詩者之旨也成皆王顯陳先
世之功亦艱難之不可忘也述祖德則道子孫之賢頌貽謀之所及遠也且據之人
情安有美其子孫而祖宗不欣悅者乎是詩不及帝嚳所以頌帝嚳者至矣

特以祖配不及武王皇考烈考俱謂文王而傳猜烈考為武王誤矣武在昭位不
宜居右且無文母反在武王之右之理雖爾詩疑問又據三礼辨以集注為非是
疑之誤者也
我將維天其右之既右享之雖既右烈考亦右文母鄭俱釋右為助惟朱子集傳于
我將維天右句謂神坐東向在饌之右而雝詩則仍如鄭說今按我將祀文王于明
堂〻〻之祭南向則西右上帝東者文王也神道尚右所以向明見尊事祖所以從
生氣故曰右文位上帝之右也雖祀帝嘗于宗廟〻〻之祭東向東者嘗北者文王
也穆本向北文世次在穆配祖宗則不敢越其序故亦曰右文位帝嚳之右也
文位右太姒從文之位而居右陰陽之義也通典注夫人之主處右賈瑣祭儀亦
云夫人版皆設于府君之右是也雝既以祭者以祧位居考之東故朱子疑有誤
字也
振〻鷺〻于飛附書志謂古之君子思周道之衰頌音之息飾鼓以鷺存其風流蓋
因漢鼓吹未鷺曲而附會之也周礼一变而致羽物至樂音和則鷺之飛止適其常
猶君音淳則臣之寬從盡其歡也記曰鼓無當于五音〻〻弗得弗和鼓音和則樂
之和可知非專言鼓也
泮水采芹采藻采茆陸佃謂茆取有味士之于學擇其芳臭則采芹之類也學文則
采藻之類也知道之味者而學焉則采茆之類也其言近乎鑿矣此詩始終言魯侯
在泮事是克淮夷之後釋菜而復廣也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釋奠釋菜不舞詩言
不及樂故知為釋菜也礼釋菜退償于東序一獻無介語詩言永錫難老其和為償
賓也芹藻之類釋菜之用也祭先聖先師貴誠不貴物故曰礼之寡也三者于水泥
而不淨取潔已以進聽先圣先師之教也故士服有藻風詩有芹藻皆潔之義也
周頌之文簡魯頌之文繁周頌之文質魯頌之文奢周頌多述祖宗之德魯頌則稱
子孫之功周頌田烈考而及文母魯頌則後姜嫄而先今妻周頌于武王之克殷僅
一二言魯頌于僖公之克淮夷則反覆道之此世道之升降亦詩辭之升降也
記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〻祀周公以天子之礼樂祀帝于郊配
以后稷又曰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廟牲用白牡朱子謂魯之禘祭以文王為所出之
祖而周公配之是也今按之詩詞直曰姜嫄曰后帝曰后稷后帝者嚳也此禘之祭
也皇祖者稷也此郊之祭也魯之禘郊與周無異而謂禘文王而周公配可乎且禘
郊一也郊既祀稷而禘則不祀嚳此又何礼乎若嘗果用郊禘自當祀稷以配天祀
文以配嚳如趙匡云云次非郊用周礼而禘用常礼也惟是郊禘而祭不及周公則
周公更自有廟而祭之儀文一如禘礼故曰以禘礼祀周公于大廟也通故謂明堂
位首言命魯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樂又云季夏六月以禘礼祀周公于太廟牲用
白牡犧象云云即此二言觀之可見當時止許其用郊禘之礼樂未嘗許其遍行郊
禘之祀後乃至于禘嚳郊稷祀天配祖一一僭用天子之制斯言得之矣

# 儀禮逸經一卷傳一卷

（元）吴澄撰

明弘治十年程敏政刻本

儀禮逸經傳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吳澄撰。澄有易纂言、已著錄。是編掇拾逸經、以補儀禮之遺。凡經八篇。曰投壺禮、曰奔喪禮、取之禮記。曰公冠禮、曰諸侯遷廟禮、曰諸侯釁廟禮、取之大戴禮記。而以小戴禮記相參定。曰中霤禮、曰禘於太廟禮、曰王居明堂禮、取之鄭康成三禮注所引逸文。其編次先後、皆依行禮之節次、不盡從其原文。蓋倣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之例。其引二戴記、著所出。鄭注不著所出。則與王應麟鄭氏易同。由古人著書不及後來體例之密、不足異也。其傳十篇、則皆取之二戴記。曰冠儀、曰昏儀、曰士相見儀、曰鄉飲酒儀、曰鄉射儀、曰燕儀、曰大射儀、曰聘儀、曰公食大夫儀、曰朝事儀。其鄉射儀、大射儀取禮記射義篇所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釐之為二。其士相見公食大夫二儀、則取宋劉敞之所補。敞擬記而作者、尚有投壺儀一篇、亦見公是集中、澄偶遺之。明何喬新嘗取以次朝事儀後、并為之跋。通志堂刻九經解、復佚其文。蓋所據乃未補之舊本、非喬新本也。又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第二十一篇曰、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孔壁出多三十九篇、謂之逸禮。平帝時、王莽立之。旋廢、猶相傳至東漢、鄭康成注三禮、皆引之。天子巡狩禮云、制幣丈八尺、純四䄠。中霤禮云、以功布為道布、屬於几。烝嘗禮云、射豕者。軍禮云、無干車、無自後射。朝貢禮云、純四䄠、制丈八尺。禘於太廟禮云、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無則苟有亥焉可也。又中霤禮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為俎、奠於主北。又設盛於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王居明堂禮云、出十五里迎歲。又云、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又云、季春出疫於郊、以攘春氣。又中霤禮云、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於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又設盛於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於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毋宿於國。又中霤禮云、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又云、祀門之禮、北面設主

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
於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又王居明堂禮云。仲
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又云仲秋農隙。民
畢入於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又云季秋除道
致梁。以利農也。又中霤禮云。祀行之禮。北面設主
於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於主南。又設盛於俎
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又王居明
堂禮云。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牧牛馬。又云季
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又云仲秋
乃命國醵。逸奔喪禮云。不及殯日。於又哭猶括髮
卽位。不袒告事畢者五哭而不復哭也。又云哭父
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
而已。不踊。又云凡拜吉喪皆尚左手。又云無服袒
免爲位者唯嫂與叔。凡爲其男子服其婦人降而無
服者麻。凡二十五條。爲篇名者八。吳草廬逸經八
篇。僅及其三云云。則亦不免有所疏漏。然較之汪
克寬齊則條理精密多矣。明一統志。沅州劉有年
洪武中爲監察御史。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
篇。楊愼求之內閣。不見其書。朱彝尊經義考謂有
年所進卽澄此本。逸經八篇。傳十篇。適符其數。其

說似乎有據。今世傳內閣書目。惟載澄書。不著有
年姓名。蓋當時亦知出於澄矣。

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草廬吳先生之所纂次也先生
春秋小戴記纂言大戴記訂正經文并行於世獨此十有八
篇學者未之見也先生之孫今禮部郎中當伯尚高第弟子
兵部員外郎危素太朴鄉與俊民同官學省乃請而得之繕
寫甚謹校讎甚精於是一時儕友謂宜刊布以淑來學遂命
工繡梓既畢前大司成王公致道以集賢待講學士復兼祭
酒見而嘉歎俾序其端俊民忝定初嘗拜先生於翰苑先生
之學雖不敢妄議姑即禮經而論之粲然既煥掇拾遺餘兼
收並蓄得傳於後漢儒之力也依倣論著以行其禮甚賢之
學也會通經傳洞啓門庭以祛千載之惑朱子之特見也若
夫造詣室奧疏剔戶牖各有歸趣則至先生始無遺憾焉世
有好禮之士先觀註疏舊本次考朱子通解然後取先生所
次所釋而深研之廼知俊民之言為不妄也集賢公以為然
遂書其端云至正十四年歲次甲午七月既望奉直大夫
國子司業李俊民謹序



# 儀禮逸經

吳澄學

投壺禮第一

奔喪禮第二

公冠禮第三

諸侯遷廟禮第四

諸侯釁廟禮第五

中霤禮第六

禘于大廟禮第七

王居明堂禮第八



右儀禮逸經八篇澄所纂次漢興高堂生得儀禮十七篇後魯共
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亦
得而上之其十七篇與儀禮正同餘三十九篇藏在秘府謂之逸
禮哀帝初劉歆欲以列之學官而諸博士不肯置對竟不得立孔
鄭所引逸中霤禘于大廟禮王居明堂禮皆其篇也唐初猶存
諸儒曾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今所纂八篇其二取之小戴記
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氏註奔喪也中霤也禘于大廟也
王居明堂也固得逸禮三十九篇之四而投壺之類未有考焉疑
古禮逸者甚多不止於三十九也投壺奔喪篇首與儀禮諸篇之
體如一公冠等三篇雖已不存此例蓋作記者删取其要以入記

非復正經全篇矣投壺奔喪小戴大戴不同而與逸禮亦異則知此兩篇亦經刊削但未如公冠諸篇之甚耳五篇之經文殆皆不完然實爲禮經之正篇則不可以其不完而擯之於記故特纂爲逸經以繼十七篇之末至若中霤以下三篇其經亡矣而篇題僅僅見於註家片言隻字之未泯者猶必收拾而不敢遺亦我愛其禮之意也



儀禮逸經　　　　　吳澄纂

投壺禮第一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右請賓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再拜送賓般還曰辟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右受矢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

右度壺設中

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投壺之禮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右請賓主人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右命工奏樂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右拾投釋筭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右卒投數筭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

右罰爵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

右立馬

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

右慶爵

正爵既行請徹馬

右徹馬



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柘若棘毋去其皮筭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尺有二寸筭多少視其坐

右記壺矢筭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右記賓主黨

魯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幠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

右記令辭

鼓○□○○□□○○○○□半○□○○○□□○○○魯鼓○□○

○○□□○□○○□□○□○○□□○半○□○○○□□○薛鼓

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

魯鼓○□○○□□○○半○□○□○○○○□○□○薛鼓○□○

○○○□○□○□○○○□○□○○□○半○□○□○○○○□○

右記鼓節○大戴記投壺篇云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以請賓曰某賜旨酒嘉肴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避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避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筭興請賓曰順投爲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三馬既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大師曰諾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



一筭曰有實於右主黨於左卒投司射執餘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筭爲純一純以取一筭爲奇有勝則司射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若干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命酌曰請勝者之弟子爲不勝者酌酌者曰諾以酌皆請奉觴當飲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曰敬養司正曰正爵既行請爲勝者立馬各直其筭上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八分大七分以柘若棘無去其皮堂上七扶室中五扶庭下九扶筭長尺二寸筭多少視其坐既筭周則復始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童子使者皆屬主黨降揖其阼階及樂事皆與射同黨者命弟子辭曰無荒無敖無偝立無踰言若是者有常爵

曾孫侯氏今日泰射干一張侯參之曰今日泰射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干侯既亢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拾有常既順乃讓乃[illegible]

嘉其嘗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旌既獲卒莫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史辟史義史見史童史謗史賓拾聲叡挾

右記樂章○此篇取之小戴記大戴亦有此篇其文大同小異不可備載今既小書附註篇末矣此章小戴所無雖多缺誤然存之可備參考故大書之以補前後之記



## 奔喪禮第二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

右聞父母喪

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哭辟市朝望其國竟哭

右奔父母喪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

右奔父喪至家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右奔母喪至家

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右奔齊衰以下喪至家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即位與主人拾踊

右婦人奔喪至家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右奔喪拜大夫士來弔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右葬後奔父喪

為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

右葬後奔母喪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有賓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右葬後奔齊衰以下喪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右葬後弔所識喪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為位括髮袒成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右聞父母喪不得奔

凡為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絰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為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右聞齊衰以下喪不得奔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絰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右除喪後奔父母喪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右除喪後奔齊衰以下喪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右除喪後聞小功以下喪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凡為位不奠○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右記哭

成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右記喪主



公冠禮第三

公冠○自為主迎賓揖升自阼立于席北其[illegible]自阼其餘自為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其餘皆公同也○公[illegible]冠四加玄冕○饗之以三獻之禮無介無樂[illegible]其酬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

右公冠

天子儗焉

右天子冠

太子與庶子其冠皆自為主其禮與士同其饗賓也皆同

右太子庶子冠

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遵並大道邠或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孝昭冠辭

右記冠辭

皇天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庶物群生各得其所靡今靡古維予一人某敬拜皇天之祐薦享之士承天之神興甘風雨庶卉百穀莫不茂者既安且寧維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迎日于東郊

右附記祭天祭地祭日祝辭附

諸侯遷廟禮第四

成廟將遷之新廟君前徙三日齊祝宗人及從者皆齊

右將遷

徙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從至于廟群臣如朝位君入立於阼階下西向有司如朝位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其請升君升祝奉幣從在左北面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于皇考某侯成廟將徙敢告君及祝再拜興

右告遷

祝曰請導君降立于阼階下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奉衣服者降堂君及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至碑君從有司皆以次從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乃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祝下撎

右奉遷

至于新廟筵于戶牖間樹於西序下脯醢陳于房中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有司皆先入如朝位祝導奉衣服者乃入君從奉衣服者入門左在位者皆辟也奉衣服者升堂皆反位君從升奠衣服于席上祝奠幣于几東君北向祝在左贊者盥升適房薦脯醢君盥酌奠于薦西反位君及祝再拜興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月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再拜

右已遷而告

君就東廂西面祝就西廂東面在位者皆反走辟如食間擯者舉手曰請

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卿大夫及衆有司諸在位者皆反位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潔爲而明薦之享君及祝再拜君反位祝撤反位

右已告而享

擯者曰還廟事畢請就燕君出廟門卿大夫有司執事者皆出廟門告事畢乃曰擇日而祭焉

右還畢

諸侯釁廟禮第五

成廟釁之以羊君玄服立于寢門內南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宗人曰請令以釁某廟君曰諾遂入雍人拭羊乃行入廟門碑南北面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

右釁廟

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

右釁門

郟室割雞於室中有司亦北面也

右釁郟室

既事宗人告事畢皆退反命于君君寢門中南向宗人曰釁某廟事畢君曰諾宗人請就燕君揖之乃退

右釁畢 ○小戴記雜記篇云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鄉于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

右記考寢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

右記釁器 ○此篇取之大戴記小戴亦載此篇於雜記篇中其文大同小異今小書附註篇末記兩節大戴所無故大書之以補正篇之文

中霤禮第六

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制心及肺肝爲俎祭肉心肺肝各一○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先設席於奧

右中霤

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戶內之西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中霤之禮

右戶

祀竈之禮○席於門之奧東面設主于竈陘制肺及心肝爲俎奠于主西設盛于俎南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既祭徹之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戶之禮

右竈

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制肝及肺心爲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

右門

祀行之禮○爲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軷上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

右行



禘于大廟禮第七

禘于大廟之禮○日用丁亥

右諏日

王居明堂禮第九

王居明堂之禮○孟春出十五里迎歲

右孟春

仲春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

右仲春

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

右季春

孟夏毋宿于國

右孟夏

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命庶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乃命國醵

右仲秋

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右季秋

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繼收牛馬

右孟冬

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右季冬



儀禮傳 吳澄學

冠義第一

昏義第二

士相見義第三

鄉飲酒義第四

鄉射義第五

燕義第六

大射義第七

聘義第八

公食大夫義第九

朝事義第十

右儀禮傳十篇澄所纂次按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儀禮有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禮戴記則有鄉飲酒義射義以至燕聘皆然蓋周末漢初之人作以釋儀禮而戴氏抄以入記者也今以此諸篇正為儀禮之傳故不以入記依儀禮篇次粹為一編文有不次者頗為更定射義一篇迭陳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射雜然無倫釐之為鄉射義大射義二篇士相見義公食大夫義則用清江劉氏原父所補並因朱子而加考詳焉於是儀禮之經自一至九經各有其傳矣唯覲義闕然大戴朝事一篇實釋諸

侯朝覲天子及行朝之禮故以備覲禮之義而其為傳十篇云

儀禮傳　　　　吳澄學

冠義第一

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后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右傳釋士冠禮

昏義第二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
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
故夫死不嫁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
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
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illegible]壻親御授綏親之
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
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
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
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
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
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
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昏禮者將合二姓之
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illegible]納吉
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
慎重正昏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
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
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
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
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

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夙興
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
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
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成婦禮明婦
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后
當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
和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
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
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
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
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
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
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
謂盛德是故男教不修陽事不得適見於天日為之食婦順不修陰事不
得適見於天月為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職蕩天下之
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修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
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順母道
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
服資衰服母之義也

右傳釋士昏禮

士相見義第三

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以言其不苟合也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而合唯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踈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納辭主人三辭摯者以致其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尚然而爭奪興於末者未之有也人苟爲悅而相親者未必爭苟爲嚴而相親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邇於辱也所以使人愼其交而毋邇於禍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唯仕於君者名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贄辭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乎乘之富主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掛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羣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死節爲志明乎其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致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惟[illegible]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右傳釋士相見禮



鄉飲酒義第四

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之也洗當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祭薦祭酒敬禮也嚌肺嘗禮也啐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正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鄉飲酒之禮六十者

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産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



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産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産萬物者也賓主象天地也介僎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四面之坐象四時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右傳釋鄉飲酒禮

## 鄉射義第五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右傳釋鄉射禮



## 燕義第六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為賓而以大夫為賓為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右傳釋燕禮

## 大射義第七

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為諸侯也射中則得為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為諸侯○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為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右儀禮大射禮

聘義第四十八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



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右傳釋聘禮

公食大夫義第九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豢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勞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爵恭也已戒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交故迎賓于大門內所以順其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晃其辭謙其誠也於廟用祭饗誠之盡也君子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綦養



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寧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鉶㮊簋言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粱宰夫設稻士膳庶羞爲慇勤也賓三飯飯粱以湆醬此君之所已也賓必親徹以報之道也庭實乘皮偶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見德殺也○君子之言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尚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尚而能長有國家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飴之

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飧主人辭曰不足飧也孔子退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雖親也將親之會禮何以哉

右傳釋公食大夫禮

## 朝事義第十

古者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天子之所以撫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令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天子巡狩殷國是故諸侯上不敢侵陵下不敢暴小民然後諸侯之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槁禬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勃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天子以周知天下之政是故諸侯附於德服於義則天下太平古者天子為諸侯不行禮義不脩法度不附於德不服於義故使射人以射禮選其德行職方氏大行人以其治國選其能功諸侯之得失治亂定然後明九命之賞以勸之明九伐之法以震威之尚猶有不附於德不服於義者則使掌交說之故諸侯莫不附於德服於義者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政之術也古者聖王明義以別貴賤以序尊卑以體上下然後民知尊君敬上而忠順之行備矣是故古者天子之官有典命官大行人掌諸侯之儀以等其爵故貴

賤有別尊卑有序上下有差也典命以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定其爵命上公九命為伯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諸侯諸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五為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封也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凡諸侯之適子省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省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視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如其命之數禮大行人以九儀別諸侯之命等諸侯之爵以同域國之禮而待其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九十步饗禮九獻食禮九舉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饗禮七獻食禮七舉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其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饗禮五獻食禮五舉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諸侯之卿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大夫士皆如之天子之所以明章著此義者以朝聘之禮也是故千里之內歲一見千里之外千五百里之內二歲一見千五百里之外二千里之內三歲一見二千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四歲一見二千五百里

之外三千里之內五歲一見三千里之外三千五百里之內六歲一見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旗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年禮之數所以明別義也然後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輅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乘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所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於上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率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內相入門而右

以聽事也明臣禮臣職民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於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享祀於大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考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順而禮之三饗三食三宴以與之習禮樂因是故一朝而近者三年遠者六年有德焉禮樂爲之益習德行爲之益修天子之命爲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朝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故曰朝聘之禮者所以正君臣之義也

○諸侯相朝之禮各執其圭瑞服其服乘其輅建其旗旂施其樊纓從其貳車委積之以其年禮之數所以別義也介紹而相見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君使大夫迎于境卿勞于近郊君親郊勞致館致飧拜迎於大門外而廟受北面拜貺所以致敬也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也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君親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所以相與習禮樂也諸侯相與習禮樂則德行脩而不流也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右傳[illegible]

右元吳文正公儀禮逸經一帙當時刻于國子監崇文閣　國朝宣德初尚存見楊文貞公圖籍志館閣書目亦有之天順初予讀中秘書已亡其本而國監板亡久矣大司寇何公廷秀亦渴見此書與予約互訪必得為期餘二十年竟無所聞也成化甲辰春過吳門知楊儀曹君謙喜蓄書訊之云家有藏本猝尋不獲艤舟候數日得之亟以書報何公何公復書曰斯禮之不墜天也然欲謀重刻以得未有應者弘治丁巳冬予服闋將入京而縣學官作明倫堂師生奉金帛以記請辭弗獲則念學校禮之所從出也受之以舉斯役且記是書得之之難及予之癖而凡繫禮之大者有文正公本序及李莊靜先生之引不容復贅云是歲冬十有二月六日新安後學程　敏政　謹識

# 禮記集說大全三十卷

（明）胡廣等輯

明永樂十三年內府刻本

禮記大全三十卷、少詹事陸費墀家藏本、

明胡廣等奉敕撰。以陳澔集說為宗。所採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朱彝尊經義考引陸元輔之言、謂當日諸經大全皆攘竊成書、以罔其上。此亦必元人之成書、非諸臣所排纂云云。雖頗涉鄰人竊鈇之疑。然空穴來風、桐乳來巢、以他經之蹈襲例之、或亦未必無因歟。諸經之作、皆以明理、非虛懸而無薄。故易之理麗於象數、書之理麗於政事、詩之理麗於美刺、春秋之理麗於褒貶、禮之理麗於節文。皆不可以空言說、而禮為尤甚。陳澔集說、略度數而推義理、疏於考證、舛誤相仍。納喇性德至專作一書以攻之。凡所駁詰、多中其失。廣等乃據以為主、根柢先失。其所援引、亦不過箋釋文句、與澔說相發明。顧炎武日知錄曰、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誠深見其陋也。特欲全錄明代五經、以見一朝之制度、姑並存之云爾。

# 禮記集說大全凡例

一。今編以陳氏集說爲宗諸家之說有互相發明及足其未備者分註于下。不合者不取

一。陳氏集說舊例

校讎經文

蜀大字本　宋舊監本

興國于氏本　盱郡重刊廖氏本

建本註疏　南康經傳通解

援引書籍

漢鄭氏註　唐孔氏疏

儀禮古註疏　儀禮經傳通解

楊氏祭禮通解　陸氏經典釋文

九經註疏　許氏說文

杜氏通典　鄭氏通志略

程氏遺書　程子粹言

張子語錄　朱子四書

朱子小學書　朱子大全集

朱子語類　春秋纂例

三山陳氏禮書　潛室陳氏木鍾集

孫氏示兒編　方氏集解

應氏集解　積皇浩齋集解

蔡氏書傳　呂氏詩記

嚴氏詩緝　周官制度

括蒼項氏禮說　龍泉葉氏記言

朱周翰節解　源流至論

馬氏禮解　雙峯饒氏說

盱江李氏說　石梁王氏批

藍田呂氏說　亮軒馮氏說

恒軒劉氏說

註說去取

凡名物度數據古註正義。道學正論宗程子朱子。精義詳盡則泛取諸家。發明未備則足以己意

音文反切

義同古註則依陸氏釋文。發明新義則各據諸家

章句分段

俗本古註章斷皆圈。今依註疏及蜀本廖本古註皆不圈

一。今所取諸儒姓氏。除舊引書籍已見外。餘開于左

周子惇頤茂叔
涑水司馬氏光君實
永嘉周氏行己恭叔
慶源輔氏廣漢卿
華陽范氏祖禹淳甫
山陰陸氏佃農師
廬陵胡氏銓邦衡
吳郡范氏成大至能
延平周氏諝希聖
吳興沈氏清臣正卿
慈湖楊氏簡敬仲
錢塘于氏有成君錫
廣安游氏桂元發
江陵項氏安世平甫
北溪陳氏淳安卿
石林葉氏夢得少蘊
長樂劉氏彝執中
永嘉徐氏約明淵甫
延平黃氏裳冕仲
長樂黃氏榦直卿



王氏子墨
何氏平叔
西山眞氏德秀景元
金華郡氏淵萬宗
永嘉戴氏溪少望
新定顧氏元常
番陽洪氏邁景盧
清江劉氏敞原父
莊氏夏
虞氏
新安王氏
蔣氏君實
眉山孫氏松
盧氏
許氏
王氏蘋
晏氏光
李氏
毘陵慕容氏彥逢叔遇
劉氏孟治

金華范氏鎮仲和
臨川吳氏澄幼清

一令奉

敕纂修

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 臣胡廣
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 臣楊榮
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 臣金幼孜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 臣蕭時中
翰林院脩撰承務郎 臣陳循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臣周述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臣陳全



翰林院編脩文林郎 臣林誌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 臣李貞
翰林院編脩承事郎 臣陳景著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臣余學夔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臣劉永清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臣黃壽生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臣陳用
翰林院檢討從仕郎 臣陳璲
翰林院五經博士廸功郎 臣王進
翰林院典籍脩職佐郎 臣黃約仲

翰林院庶吉士臣涂順

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臣王翔

奉議大夫兵部郎中臣童璞

奉訓大夫禮部員外郎臣吳福

奉直大夫北京行部員外郎臣吳嘉靜

承直郎禮部主事臣黃棠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段民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洪順

承直郎刑部主事臣洗昇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章敞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楊勉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周忱

承德郎刑部主事臣吾紳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臣陳道潛

承事郎大理寺評事臣王選

文林郎太常寺博士臣黃福

脩職郎太醫院御醫臣趙友同

迪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臣王復原

泉州府儒學教授臣曾振

常州府儒學教授臣廖思敬

蘄州儒學學正臣傅舟

濟陽縣儒學教諭臣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臣顏聲

常州府儒學訓導臣彭子斐

鎮江府儒學訓導臣留季安

# 禮記集說大全總論

程子曰禮記雜出於漢儒然其間傳聖門緒餘及格言甚多。如禮記學記之類無可議者檀弓表記坊記之類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擇之。如王制禮運禮器其書亦多傳古意若閒居燕居三無五起之說文字可疑。又曰禮記除中庸大學唯樂記爲最近道學者深思自得之禮記之表記其亦近道矣乎。其言正

永嘉周氏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皆出於性非僞貌飾情也。天尊地卑禮固立矣類聚群分禮固行矣人者位乎天地之間立乎萬物之上尊卑分類不設而彰聖人循



此制爲冠昏喪祭朝聘鄕射之禮以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義其形而下者見於飲食器服之用其形而上者極於無聲無臭之微衆人勉之賢人行之聖人由之故所以行其身與其家與其國與其天下者禮治則治禮亂則亂禮存則存禮亡則亡。上自古始下逮五季質文不同罔不由是然而世有損益惟周爲備夫子嘗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逮其弊也忠信之薄而情文之繁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欲從先進蓋所以矯正反弊也。然豈禮之過哉爲禮者之過也秦氏焚滅典籍三代禮文大壞漢興購書禮記四十九篇雜出諸儒傳記不能悉得聖人之旨考其文義時有牴牾然而其文繁其義博學者博而約之亦可弗畔蓋其說也粗在應對進退之間而精在道德性命之要始於童幼之習而卒於聖人之歸惟達古道者然後能知其言能知其言然後能得於禮然則禮之所以爲禮其則不遠矣

延平周氏曰夫禮者性命之成體者也蓋道德仁義同出於性命而所謂禮者又出乎道德仁義而爲之節文者也方其出於道德仁義則道德仁義者禮之本也故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方其爲之節文則道德仁義又有資



於禮也故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嗚呼此禮之所以爲禮者也若夫吉凶之殊軍賓之別其言不盡於意其意必寓於象故一服飾一器械有以存於度數之間者象也象則文也及推而上之有以見於度數之表者意也。意則情也所謂意者歸於性命而已矣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其以故滅命以人廢天者聖人不爲惟其天秩之所有是乃聖人之所庸者也然聖人所以庸之者豈特使天下後世知有尊卑之分而苟自異於禽獸耳蓋又將爲入道之資也聖人旣沒禮經之殘闕久矣世之所傳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其間獨周禮

為太平之成法儀禮者又次之禮記者雜記先王之法言而尚多漢儒附會之疵此學者所宜精擇

朱子曰或謂禮記是漢儒說恐不然漢儒最純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純者莫如三策何嘗有禮記中說話來如樂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仲舒如何說到這裏想必是古來流傳得此簡文字如此

應氏曰禮記乃儀禮之傳儀禮有冠禮禮記則有冠義以釋之儀禮有昏禮禮記則有昏義以釋之儀禮有鄉飲酒禮禮記則有鄉飲酒義以釋之儀禮有燕禮禮記則有燕義以釋之儀禮有聘禮禮記則有聘義以釋之其他篇中雖或雜引四代之制而其言多與儀禮相為表裏但周禮儀禮皆周公所作而禮記則漢儒所錄雖曰漢儒所錄然亦儀禮之流也何以言之周禮雖得之於河間獻王時無有傳之者武帝以為末世瀆亂之書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至于漢末乃行於世惟儀禮之書漢初已行故高堂生傳之蕭奮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后蒼后蒼傳之戴德戴聖二戴因習儀禮而錄禮記故知禮記儀禮之流也

## 禮記集說序

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庸學遂為千萬世道學之淵源其四十七篇之文雖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讖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為可恨然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關於人倫世道非細故而可略哉先君子師事雙峯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為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句通則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為議論而卑視訓故之辭也書成甚欲就正于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遊歷良艱姑藏巾笥以俟來哲治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千慮之一爾後學東匯澤陳澔序

#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一

## 曲禮上第一

經曰曲禮三千言節目之委曲其多如是也此即古禮經之篇名後人以編簡多故分爲上下○張子曰物我兩盡自曲禮入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

毋禁止辭○朱子曰。首章言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乃禮之本故以冠篇○范氏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程子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不定者其辭輕以疾○劉氏曰。篇首



三句。如曾子所謂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而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之意。蓋先立乎其大者也。毋不敬。則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儼若思則正顏色斯近信矣。安定辭則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三者修身之要。爲政之本。此君子修己以敬。而其效至於安人安百姓也。西山眞氏曰。曲禮一篇爲禮記之首。而毋不敬一言爲曲禮之首。蓋敬者禮之綱領也。曰毋不敬者謂身心內外。不可使有一毫之不敬也。其容貌必端嚴而若思。其言辭必安定而不遽。以此臨民。民有不安者乎。此章凡四言。而修身治國之道略備。其必聖賢之遺言歟

敖去聲不可長。貞兩反欲不可從。縱志不可滿。樂洛不可極

朱子曰。此篇雜取諸書精要之語集以成篇雖大意相似而文不連屬。如首章四句乃曲禮古經之言。敖不可長以下四句。不知何書語。又自爲一節。皆禁戒之辭○應氏曰。敬之反爲敖。情之動爲欲。志滿則溢。樂極則反馬氏曰。敖不可長者。欲消而絕之也。欲不可從者。欲克而止之也。志不可滿者。欲損而抑之也。樂不可極者。欲約而歸於禮也。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則驕敖之害德也甚矣。此所以不可長也。孟子曰。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蓋欲者出於人。苟遂之而不克以義則無所不至矣。此所以不可從也。夫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謙。有高世之行以過人之功。而修然有自大之心。則失其所以爲善。此所以不可滿也。樂者人情之所不免也。苟而無節則悖天理而窮人欲矣。聖人知其不可絕也。故立中禮以防之。蓋酒者所以合歡也。使之賓主百拜而不敢醉。樂者所以導和。必使之正以雅。止以敬而不敢流荒。人情之所樂者。皆有禮以制之。而不得放焉。此所以不可極也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

朱子曰。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安而能徙義。可以爲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同○應氏曰。安安者隨所安而安也。安者仁之順。遷者義之決

臨財毋苟得。臨難去聲毋苟免。很胡懇反毋求勝。分去聲毋求多

毋苟得見利思義也。毋苟免守死善道也。很毋求勝忿思難也。分毋求多。不患寡而患不均也。況求勝者未必

能勝求多者。未必能多。徒爲失己也。永嘉周氏曰。累於物者。則臨難必求苟得。累於身者。則臨難必求苟免。惟君子忘物所以立我。故不累於物。忘我所以立道。故不累乎身。內外無累。故可以得而得。無心於得。非所謂苟得也。可以免而免。無心於免。非所謂苟免也。君子之所以自立有如此者。今天下之所以好勝者。爲其不能忘我也。天下之所以多得者。爲其不能遺物也。苟能忘我而常處其弱。則入之恨者不求勝而天下莫能勝矣。苟能遺物而常處其不足。則人之分者不求多而天下莫能損矣。苟持是於其天下。雖之蠻貊而必行。入蠻貊而不亂矣。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

朱子曰。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即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强辨。不然則是以身質言語矣。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齋

疏曰。尸居神位。坐必矜莊。坐法必當如尸之坐。人之倚立多慢不恭。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朱子曰。劉原父云。此乃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訊不言。言必齊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爲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爲丈夫之事。誤矣。永嘉周氏曰。君子之所以必莊必敬者。非以飾外貌。所以養中也。蓋其心肅若其貌必莊。其意誠者其體必敬。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尸。故君子之坐如之。必莊必敬然後可以爲齊。故君子之立如之。當是時也。其心寂然而無一物有乎顧若而無他慮。是心也。聖人之心也。顏子三月不違仁。不違此心也。其餘日月至焉。至此心也。聖人從心所欲不踰矩。不踰此心也。聖人常。顏子久。其餘暫。百姓日用而不知也。古之人何倘坐立然後如此。無須臾之離。終日之違。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此學者入德之要。不可不思也。

禮從宜。使[illegible]從俗。

鄭氏曰。事不可常也。○呂氏曰。敬者禮之常。禮時爲大。時者禮之變。體常盡變。則達之天下。周旋無窮。○應氏曰。大而百王百世。質文損益之時。小而一事一物。泛應酬酢之節。又曰。五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風。所以入國而必問俗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疏曰。五服之內。大功以上服麤者爲親。小功以下服精者爲疏。若妾爲女君期。女君爲妾若服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爲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也。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請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得禮爲是。失禮爲非。若主人未小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藍田呂氏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絶於地。爲祖父母齊衰期。爲曾祖父母齊衰三月。此所以定親疏也。嫂叔不通問。嫂叔無服。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燕不以公辯爲賓。以大夫爲賓。此所以決嫌疑也。己之子與兄弟之子異。參引而進之。同服齊衰期。天子至於庶人。其貴賤異矣。而父母之喪。齊衰之服。饘粥之食。無貴賤一也。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衆子昆弟昆

弟之子降服大功。尊同則不降。此所以別同異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是也。其義非也。君子不行也。其義是也。其文非也。君子行也。故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男女不授受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此所以明是非也

禮不妄說(悅)人。不辭費

求以悅人。已失處心之正。況妄乎。不妄悅人則知禮矣。躁人之辭多。君子之辭達意則止。言者煩聽者必厭

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去聲)狎

踰節則招辱。侵侮則忘讓。好狎則忘敬。三者皆叛禮之事。不如是則有以持其莊敬純實之誠。而遠於耻辱矣

朱子曰。禮有常度。不爲佞媚以求悅於人也。不辭費辭達則止。不貴於多。不好狎謂親褻○金華應氏曰。不妄悅人。不辭費。所以養其正直誠易之心也。不踰節所以致其審詳密察之功也。不侵侮不好狎所以持其莊敬純實之誠也



脩身踐言。謂之善行。(去聲)行脩言道。禮之質也

人之所以爲人。言行而已。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故曰禮之質也○鄭氏曰。言道言合於道也 嚴陵方氏曰。禮之文則見乎事。禮之質則存乎人。言行存乎人者也。故曰禮之質也。樂記又以中正無邪爲禮之質者。蓋惟行脩言道乃能中正無邪。曲禮言其始。樂記言其終。所以爲質則一也

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禮聞來學。不聞往教

朱子曰。此與孟子治人治於人食人食於人語意相類。取於人者爲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來而我引取之也。來學往教。卽其事也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道猶路也。事物當然之理。人所共由。故謂之道。行道而有得於身。故謂之德。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四者皆由禮而入。以禮而成。蓋禮以敬爲本。敬者德之聚也

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立敎於上。示訓於下。皆所以正民俗。然非齊之以禮。則或有敎訓所不及者。故非禮不備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朱氏曰。爭見於事而有曲直。分爭則曲直不相交。訟形



於言而有是非。辨訟則是非不相敵。禮所以正曲直明是非。故此二者非禮則不能決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

一主於義。一主於恩。恩義非禮則不能定 藍田呂氏曰。道德仁義。所以成己也。教訓正俗。所以成人也。分爭辨訟。所以決疑事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所以正大倫也。皆有待於禮者也。兼天下而體之之謂仁。理之所當然之謂義。由仁義而之焉之謂道。有仁義於己之謂德。節文乎仁義之謂禮。仁義道德。皆其性之所固有。本於是而行之。雖不中不遠矣。然無節無文。則過不及害之。以至于道之不明且不行。此所以非禮不成也。先王制禮。敎民之中而已。敎不本於禮。則設之不當。設之不當。則所以敎者不備矣。敎訓正俗。其義皆敎也。立敎之謂敎。訓說理義之謂訓。皆所以正俗之不正。故曰非禮不備也。理有可否則爭。情有曲直則訟。惟禮爲能決之。蓋分爭者合於禮則可。不合於禮則不可。辨訟者有禮則直。無禮則不直。故

曰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人之大倫由禮而後定也。故冠昏喪祭射鄉朝聘所以明者人倫而已。故曰非禮不定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

宦仕也。仕與學皆有師。事師所以明道也。而非禮則不相親愛

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班朝廷上下之位治軍旅左右之局分職以涖官謹守以行法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四者非禮則威嚴不行

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



禱以求爲意祠以文爲主祭以養爲事祀以安爲道。四者皆以供給鬼神。誠出於心莊形於貌。四者非禮則不誠不莊○今按供給者謂奉薦牲幣器皿之類也藍田呂氏曰。宦學事師學者之事也。班朝治軍涖官行法仕者之事也。禱祠祭祀供給鬼神交神明之事也。皆有待於禮者也。宦家臣也。雜記云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蓋仕爲家臣而未升諸公蓋亦學爲仕者也。故宦者學爲仕之稱也。學者學道藝者也。二者之學皆有師。師弟子之分不正則學之意不誠。學之意不誠則師弟子之情不親而教不行。故曰非禮不親。班朝者正朝位也。治軍者齊軍政也。涖官行法者臨官府以行法令也。三者皆仕者所以治衆也。禮明乎尊卑上下之别則分無不守命無不從。民所以非禮威嚴不行也。禱祠祭祀則郊社宗廟之常祀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所以供給鬼神。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禮者敬而已。無敬則不誠。故曰非禮不誠不莊

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是以承上文而言。撙裁抑也。禮主其減藍田呂氏曰禮者敬而已矣。君子恭敬所以明禮之實也。禮節文乎仁義者也。君子撙節所以明禮之文也。辭遜之心禮之端也。君子退遜所以明禮之用也

鸚鵡能言不離去聲飛鳥猩生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鸚鵡鳥之慧者隴蜀嶺南皆有之。猩猩人面豕身出交趾封谿等處。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則通曰禽也。聚猶共也。獸之牝者曰麀



是故聖人作。爲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别於禽獸

朱子曰聖人作絕句藍田呂氏曰。人之血氣嗜欲視聽食息與禽獸異者幾希。特禽獸之言與人異爾。然猩猩鸚鵡亦或能之。是則所以貴於萬物者蓋有理義存焉。聖人因理義之同然而制爲之禮。然後父子有親君臣有義男女有别人道所以立而與天地參也。縱恣怠敖滅天理而窮人欲將與馬牛犬彘之無辨。是果於自棄而不欲齒於人類者乎

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

太上帝皇之世。但貴其德足以及人。不責其報。其次三王之世。禮至三王而備。故以施報爲尚。馬氏曰禮之設所以緣人情也。故曰報者天下之利也。又曰禮得其報則樂。聖人因人情之所樂制爲往來之禮所以使天下之人亹亹而不

倦也。夫飲而必有酬，酬而必有酢，此往來之禮見於燕飲也。主人出迎則客固辭，客就東階則主人固辭，此往來之禮見於際接也。服之三年者其報必期，服之期者報亦如之。此往來之禮見於喪紀也。其往而不來，來而不往，則禮失其報，而爲禮者有時而急矣。

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

禮者安危之所係，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無禮而安者也。

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方萬反）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貴乎。

負者事於力，販者事於利，雖卑賤不可以無禮也。

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之涉反）

馬氏曰：富貴之所以驕淫，貧賤之所以懾怯，以內無素定之分，而與物爲輕重也。好禮則有得於內，而在外者莫能奪矣。

永嘉戴氏曰：安危之幾，生死之本也。有禮則安，安則生矣；無禮則危，危不足言也，死將至矣。聖人制禮之意，所以生斯人也。一日抑禮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禮以卑爲主，以恭爲本，有自是之心者不可以語禮；有自大之心者，不能以行禮。故禮者所以柔伏其勝大之意，而習爲退遜謙下之道，故有禮之人其容貌然以正，其氣粹然以和，望其顏色而知其人之可親也。其容狠，其氣暴戾，其顏色而生慢易之心者，必其無禮之人也。富貴之失禮以驕，貧賤之失禮以諂。驕者失於亢，諂者失於卑，其爲失禮一也。

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去聲）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百年曰期頤。

朱子曰：十年曰幼爲句絕，學字自爲一句，下至百年曰期皆然。○呂氏曰：五十曰艾，髮之蒼白者如艾之色也。古者四十始命之仕，五十始命之服官政。仕者爲士，以事人，治官府之小事也。服官政者爲大夫，以長人，與聞邦國之大事者也。才可用則使仕，德成乃命爲大夫也。耆者稽久之稱，不自用力，惟以指意使令人，故曰指使。傳謂傳家事於子也。耄，惛忘也。悼，憐愛也。耄者老而知已衰，悼者幼而知未及，雖或有罪，情不出於故，故不加刑。人壽以百年爲期，故曰期。飲食居處動作，無不待於養，故曰頤。

永嘉戴氏曰：聖人制禮以律天下，以節人心，使人血氣充實，志意堅強。壯者服其勞，老者安其逸，未用者無躁進之心，當退者無不知足之成。每十年爲一節，而人心有定向矣。二十血氣猶未定，然趨向善惡判於此矣，故責以成人之禮焉。三十有室，不至於過而失節，亦不至於曠而失時，此古人所以筋力之盛壽命之長也。四十志氣堅定，強立不反，不奪於利害，不怵於禍福，可以出仕矣。自此以往，三十年宣勞於國，非若後世強者有時不用，步與老者並用，至於急惰廢弛而莫之振也。人至於五十，更歷世變，諳知人情，亦既熟矣。若此而服官政，則明習故事，詳審知幾，不至於慢民生事矣。年至於六十，幾於老矣，于斯時也，有指盡之勞，無奔走服役之事。七十謂之老，而猶與事接，是不知止也。然人方其血氣之盛，猶有所棄也，及其既衰，則頹戀不忍去，雖家事亦然，而況於國事乎？此聖人所以戒之在得也。耄與悼者雖或有罪，非其故也。禮經養老之禮，鄉飲酒之義，至九十而止，獨曲禮曰百年曰期頤。壽至百年，此亦絕無而僅有也，自養之外無他望長。

三代之老上而天子諸侯養之下而其家能養之孝弟之風安得不形於天下。此天下所以易治也。○嚴陵方氏曰。數起於一止於十。天地奇偶之數。陰陽生成之理數至於是則必更焉。人者受天地之形。孕陰陽之氣者也。孰能進其數而通其理哉。故其生每於十年則必異其名。至其時則必異其事也。○馬氏曰。自幼弱壯强至于父者。言血氣智慮之變也。自耆老至于耄期者。言適之適父也。自學至于傳者。言其事也。蓋入血氣智慮事十年而加紀。血氣智慮既加益矣。則所學者宜愈深。所仕者宜愈大矣。

大夫七十而致事

致還其職事於君也

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

不得謝。謂君不許其致事也。如辭謝代謝。亦皆卻而退

夫之義。几所以馮。杖所以倚。賜之使自安適也



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

疏曰。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古者四馬之車立乘。安車

者一馬小車坐乘也。嚴陵方氏曰。几則馮之以安其體。杖則待之以助其力也。行役外事也。而以婦人爲欲其雖在外而猶在內也。適四方勞事也。而乘安車焉。欲其雖服勞而不失其逸也。言行役則主在公言之耳。言適四方則主在遠言之耳。在公猶得以婦人。況在私之事乎。在遠猶得乘安車。況在國之時乎。是皆待之以非常之禮故也。

自稱曰老夫。於其國則稱名

呂氏曰。老夫長老者之稱。己國稱名者。父母之邦。不敢

以尊者自居也

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

應氏曰。一國有賢衆國所仰。故越國而來問。文獻不足

則言禮無證。故必告之以其制。言舉國之故事以答之

也。馬氏曰。七十而致事。順天理也。位至大夫。君之所賢也。天下之達尊三。大夫兼而有之者也。爲君者得不致其愛敬老於其致事而去。必有以勞之。於其留而自猶必有以養之。几杖婦人安車者。所以養安其氣體。不敢勞以事也。所以見尚齒貴爵尊德之義。不嫌其爲倨也。然於其國猶曰自名者。所以尊君也。夫天子猶守先見百年者。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古之人各於元老如此。其敬以其賢而多問也。則宜有越國而問之矣。必告之以其制者。蓋制出於先王。而非先王者無法。故告之以其制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謀於長者。謂往就長者而謀議所爲也。長者之前當執

謙遜。不辭讓。非事長之禮。○應氏曰。操几杖以從。非謂



長者所無也。執弟子之役。其禮然耳。藍田呂氏曰。二者皆敬長之義也。坐

有几所以憑之也。行有杖所以策之也。皆優老之具也。操几杖以從之。敬之至也。長者問不辭讓而對。則敬不足也。孔子問曾子。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公西赤曰。非曰能之。願學焉。皆是辭讓之言。

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七性反)。昏定而晨省。在醜夷不

爭

溫以禦其寒。凊以致其涼。定其衽席。省其安否。醜同類

也。夷平等也。一朝之忿忘其身。則害及其親。故在羣衆

儕輩之中。壹於遜讓。藍田呂氏曰。溫凊定省。所以養體也。醜夷不爭。所以養志也。一歲則

有冬夏寒暑之適。一日則有晨昏興寢之適。人子不可不知也。內則。父母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

坐。昏定之事也。子事父母。雞鳴適父母之所。下氣怡聲[illegible]衣枕簟。男女未冠笄。及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昧爽

而朝。父王之爲世子。鷄初鳴。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安否何如。此晨省之事也。醜夷。同等之稱也。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孝經引三者。此獨云在醜夷不爭者。上下驕亂之禍爲少。而醜夷之爭多也。孝子一出言擧足。不敢忘父母。苟好勇鬪狠。以危父母。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則所以養親者。果安在哉。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鄕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言爲人子。謂父在時也。古之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有車馬則尊貴之體貌備矣。今但受三賜之命。而不與車馬同受。故言不及車馬也。君



之有賜。所以禮其臣。子之不受。不敢並於親也。二十五家爲閭。四閭爲族。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一萬二千五百家爲鄕。孝之所該者大。故其稱最廣。曰慈曰弟。曰仁曰信。皆孝之事也。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同師之友。其執志同。故曰執友。交遊則泛言遠近之往來者。

藍田呂氏曰。五者之稱不同。各以其所見言之也。州閭鄕黨。觀其行者也。見其所以敬親。故稱其孝。兄弟親戚。責其恩者也。順於父母者。親親之愛必睦。故稱其慈。僚友。見其有所讓者也。有孫弟之心。故稱其弟。執友者。友其德。德莫盛於孝。孝者。仁之本。故稱其仁。交遊主於信。知其誠心於孝也。故稱其信。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去聲也。

父之執。父同志之友也。謂之。命之也。敬之同於父。嚴陵方氏曰。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見父之執。於進退之節。有所不敢。則一擧足不敢忘親。可知於對問之節。有所不敢。則一出言不敢忘親。可知孝子之行。就過乎是。

夫爲人子者。出必告梏。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

出則告違。反則告歸。又以自外來。欲省顏色。故言面。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他用也。

恒言不稱老。

恒言。平常言語之間也。自以老稱。則尊同於父母。而父母爲過於老矣。古人所以斑衣娛戲者。欲安父母之心也。藍田呂氏曰。出必告。反必面。受命於親而不敢專也。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親之愛而不敢貽其憂。



也。恒言不稱老。孝子之心。而不忍忘親。父母在而不敢有其身。如之何闕斯行諸。出入而無所受命。是遺親也。親之愛子至矣。所遊必欲其安。所習必欲其正。苟輕身而不自愛。則非所以養其志也。君子之事親。親雖老而不失乎孺子慕者。愛親之至也。孟子曰。五十而慕。吾於大舜見之矣。故覺彼而號爲孺子之飾。親見然後說之。苟常言而稱老。則忘親而非孝也。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

肩隨。並行而差退也。此泛言長少之序。非謂親者。

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

古者地敷橫席而容四人。長者居席端。若五人會。則長者一人異席也。馬氏曰。徐行後長。謂之弟。疾行先長。謂之不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孝弟

於步趨疾徐之間而聖人之道乃始於此若蓋違事長之禮無所往而不爲順也推其齒而以父兄事之孝謂其愈長而愈加敬也長之五年則肩隨者不敢與先生並行也其出也不敢與之並行則其居也可以同席並蓋五人之羣當有所長推其長者必異席以敬之古人敬長如此則民之犯上而踰禮者宜鮮矣○金華邵氏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知愛敬其親而於人者加忽焉則愛敬之道將衰凡年倍於我事以父禮長我十年事以兄禮長我五年肩隨之至於羣居五人則又異長者之席其於人也席後乎以此事親愛敬之道盡矣

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

室西南隅爲奧主奧中席皆尊者之道也行道則或左或右立門則避棖闑之中皆不敢迹尊者之所行也古者男女異路路各有中門中央有闑闑之兩旁有棖也



食(嗣)饗不爲槩

食饗如奉親延客及祭祀之類皆是不爲槩量順親之心而不敢自爲限節也

祭祀不爲尸

呂氏曰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使父北面而事之人子所不安故不爲也

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先意承志也○疏曰雖聽而不聞父母之聲雖視而不見父母之形然常於心想像似見形聞聲謂父母將有教使己然

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紫)不苟笑孝子不服闇(暗)不登危懼辱親也

疏曰不服闇者不行事於暗中一則爲卒有非常二則生物嫌故孝子戒之○呂氏曰苟訾近於讒苟笑近於諂服闇者欺人所不見登危者行險以徼幸是忘親也非特忘之不令之名且將加之皆辱道也金華邵氏曰事親之道當自卑以尊其親尤當自重以愛其身主奧中席皆尊者所居中道中門皆尊者所由爲槩爲尸皆尊者之事人子皆不敢當既不嫌於逼其親矣雖於無聲常若親有命視於無形常若親在前又不至於違其親其尊之者爲如何不登高而下皆愛其身也○長樂陳氏曰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服闇也道而不徑舟而不遊不登危也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則不苟訾不苟笑不服闇所以全其行不登高不臨深不登危所以全其體



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

不許友以死謂不爲其友報仇也親在而以身許人是有忘親之心親在而以財專己是有離親之志永嘉戴氏曰髮膚以上皆親之體豈敢許友以死粒粟縷絲以上皆親之物豈敢私有其財尊者輕死卑者重財皆非孝也

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準)素

疏曰冠純冠飾也衣純深衣領緣也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

呂氏曰當室謂爲父後者問喪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亦指爲父後者所謂不純采者雖除喪猶純素也惟當

室者行之非當室者不然也馬氏曰。孟子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樂於中者丈必稱於外。冠衣不純素所以文之也。孤子當室者謂嫡室也。冠衣不純采若與於諸子也。蓋父之於長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服之三年以稱情也。則嫡之於父貞可以不加隆乎

幼子常視毋誑狂又舉況

視與示同。常示之以不可欺誑正所以習其誠。長樂劉氏曰。幼子之性純明自天。未有外物生其好惡者。無所學而不可成也。如金之在鎔。惟人所範。如泥之在鈞。惟人所挾。故視之以誠信。則誠信篤於其心矣。視之以詐偽。則詐偽篤於其志矣。接荒之初。貴得其正。則五事之閑。非不出於誠而適於道也。故曰。幼子常視毋誑

童子不衣去聲裘裳。立必正方。不傾聽。

呂氏曰。裘之溫。非童子所宜。裳之飾。非童子所便。立必正所向之方。或東或西。或南或北。不偏有所向。士相見禮云。凡燕見於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疑謂邪向之也。永嘉戴氏曰。常視毋誑所以養其心也。不衣裘裳所以養其體也。蓋不開其情偽之端。以育其正性。不傷其陰陽之和。以長其壽命。此古之成人所以多有德也。夫內外交相養也。防其外。所以養其中也。立必正方不傾聽。則敬以直內。無傾邪之患矣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上聲長者之手。負劍辟音僻咡二詔之。則掩口而對。

劉氏曰。長者或從童子背後而俯首與之語。則童子如負長者然。長者以手挾童子於脅下。則如帶劍然。蓋長者俯與童子語。有負劍之狀。非真負劍也。辟。偏也。咡。口旁。詔告語也。掩口而對。謂童子當以手障口氣而應對不敢使氣觸長者也。馬氏曰。扶而攜之。則捧其手。近而詔之。則掩口而對。者皆事長之禮也。古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豈一朝一夕之習哉。蓋自幼稚而已知禮讓矣。少而習之。壯而行之。老而安之。古人年彌高而德彌劭者。蓋出於此也

從去聲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

呂氏曰。先生者。父兄之稱。有德齒可爲人師者。猶父兄也。故亦稱先生。以師爲父兄。則學者自比於子弟。故稱弟子。永嘉戴氏曰。禮無二敬。從先生而越路與人言。則敬有所分矣。趨進者。懼先生之有教令也。趨退者不敢與先生並行也。道遇長者而引避。不躐足以致敬者非所以承命也。長者不與之言而隨行。不還亦非所謂承意也。進退之際。其難如此。可不謹哉

從去聲長者而上上聲丘陵。則必鄉去聲長者所視。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去聲。

高而有向背者爲丘。平而人可陵者爲陵。鄉長者所視恐有問則即所見以對也。城人所恃以爲安固者。有所指則惑見者。有所呼則駭聞者。○石梁王氏曰。先生并德俱高。又能教道人者。長者則直以年爲稱也。永嘉戴氏曰。從長者升高。非以遠覽也。所以承教也。從長者所視則志在覽物。敬長之意失矣。況長者欲有所問乎。登高而望遠則衆所駭觀。自上而闞下則人所疑。居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地。而指畫疾呼。其不驚人而惑衆者幾希。此固君子之所戒也。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在車上猶不可。況於登城乎

將適舍求毋固

戴氏曰。就館者。誠不能無求於主人。然執平日之所欲而必求於人。則非爲客之義

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 聞去聲

上堂升主人之堂也。揚其聲者使內人知之也。古人脫屨在戶外。客雖衆脫屨於戶內者惟長者一人。言有二屨則幷戶內一屨爲三人矣。三人而所言不聞於外。必是密謀故不入也

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 扃上聲



入戶入主人之戶也。視下不擧目也。扃。門關木也。入戶之時。兩手當心如奉扃然。雖視瞻而不爲迴轉。嫌於干人之私也。開闔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也。遂。闔之盡也。嫌於拒從來者故勿遂

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愼唯諾 踖迹 摳苦侯反 唯上聲

複下曰舃。單下曰屨。毋踐屨。謂後來者不可躡先入者所脫之屨也。踖。猶躐也。玉藻曰。登席不由前爲躐席。是登席當由前也。摳。提也。摳衣與論語攝齊同。欲使於坐故摳之。趨隅。由席角而升坐也。唯諾。皆應辭。旣坐定。又當謹於應對也 吳郡范氏曰。將上堂。則揚吾聲欬之。戶外有二屨則聲聞於外而後敢入。入謹。

戶則不擧目以遠視。拱手當心以向戶扃。不回環而四顧。皆是不欲非人之私。其事雖小。最曲禮之要。推而廣之有正心誠意之道焉。使心術不正者。窺之必將督聲以升堂直前而入戶。遠嗜四顧。爲睢盱覘間之態。賊其人之薄德可知矣。大抵禮以制形。形爲用而以制心爲本。一念不正。發於方寸者甚微。而形於擧措者顯。可檢流於放辟邪侈而不自知。故升堂入戶曰用之常。而君子致嚴如此。以心術之邪正繫焉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不踐閾 闑魚列反

閾。門限也。當門之中。闑東爲右。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大夫士由右者。以臣從君。不敢以賓敵主也 永嘉戴氏曰。君門雖達有君在焉。臣子焉得而不敬。出入君門如見其君。然躬屛息。不敢中立。不敢履閾。所以習其恭敬卑下之意也。推此意也。其敢宣譁於殿陛之間乎。君之乘式君之路馬。猶不敢慢也。況入君門者乎。比敎天下朝廷之儀。猶有不可者。況於君門之來。雖然此大夫士之于其君之禮也。若適他國爲聘享之禮則不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 然。少儀曰。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

讓於客。欲客先入也。爲猶布也。○疏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呂氏曰。肅客者俯手以揖之。所謂肅拜也 永嘉戴氏曰。盛哉先王之禮也。洋洋乎宰御萬物。從使羣動。其端則起於辭遜之心而已。雖大賓大客之禮。周旋揖遜於其間。使之起敬起恭。何其盛哉。送迎之際。登降之節。二先一後。一左一右。爲主人者。極其恭敬。不敢慢之心。爲客者不勝其倦縮。不然當之意。交相讓遜退辭不皇。於此乎可以觀禮矣

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

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

入右所以趨東階。入左所以趨西階。降等者其等列卑於主人也。主人固辭者不敢當客之尊己也

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涉)級聚足連步以上。(上聲)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讓登欲客先升也。客不敢當故主人先而客繼之。拾級涉階之級也。聚足後足與前足相合也。連步步相繼也。先右先左各順入門之左右也(張子曰。拾級聚足。此等但執禮自至如此。非着心安排而到)

帷薄之外不趨。堂上不趨。執玉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



室中不翔

疏曰。帷幔也。薄簾也。接武足迹相接也○陳氏曰。文者上之道武者下之道故足在體之下曰武卷在冠之下亦曰武。執玉不趨不敢趨也。室中不翔不可翔也。行而張拱曰翔○朱氏曰。帷薄之外無人不必趨以示敬。堂上地迫室中地尤迫故不趨不翔也(藍田呂氏曰。凡見尊者以疾行爲敬。然有不必趨者。帷薄之外。非尊者所見。可以紓其敬也。有不可趨者。堂上地迫。不足以容步。執玉之重。或虞於失墜也)

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

橫肱則妨並坐者。不跪不立皆謂不便於受者(嚴陵方氏曰。授立不跪者。爲傾尊者之俯也。授坐不立者。爲傾尊者之仰也。少儀言受立授立不坐。則不特授尊者而然。雖受卑者亦然矣)

凡爲(去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之手反)於箕上。以袂拘(溝又如字)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去聲)而扱(吸)之

糞除穢也。少儀云。埽席前曰拚。義與糞同。呂氏讀扱爲插音。然凡氣之出入。噓則散。吸則聚。今以收斂爲義。則吸音爲是○疏曰。初持箕往時。帚置箕上。兩手舉箕。當埽時。一手捉帚。舉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且埽且遷故云拘而退。扱斂取也。以箕自向斂取糞穢。不以箕向尊者(王氏蘋曰。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灑掃應對。即是道特性命之理。此章所言糞之理。試究此時此心如何。其理微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學者只是說過。誠以此言踐履之。體究之。久知上達之理矣。聖人之道。無本末。無精粗。徹上徹下。即是一理)

奉(上聲)席如橋(如字)衡

如橋之高。如衡之平。乃奉席之儀也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

設坐席則問面向何方。設臥席則問足向何方○疏曰。坐爲陽。面亦陽也。臥爲陰。足亦陰也。故所請不同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朱子曰。東向南向之席。皆尚右。西向北向之席。皆尚左也(金華邵氏曰。自此至足毋蹶。大率有四。始奉席。次請席。三布席。四就席。奉席則欲順席之理。次請席問其

欲坐臥之地必布席則平常之席講問之席各有其儀至就席又有就席之儀賓主之間安得不敬乎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

非飲食之客則是講說之客也○疏曰。古者飲食燕享則賓位在室外牖前列席南向不相對。相對者惟講說之客。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兩席并中間空地共一丈也（金華應氏曰席間函丈其地寬則足以揖遜回旋而不至於迫其分嚴則足以致敬盡禮而不至於褻非若飲食之客徒飲便於飽飫以爲歡也）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平聲）席主人固辭（[illegible]）客踐席乃坐

跪而正席敬客也。撫以手按止之也。客不敢居重席故欲徹之。主人固辭則止。客踐席將坐主人乃坐也（藍田呂氏曰主人敬客故跪正席客敬主人則徹重席主敬客則客辭客敬主則主辭賓主之禮所以答也一辭而許曰禮辭禮云賓信辭許是也再辭曰固辭此賓主辭讓之節也）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席坐既定主人以客自外至當先有所問客乃答之客不當先舉言也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咨）尺衣毋撥（半末反）足毋蹶

劉氏曰。將就席須詳緩而謹容儀毋使有失而可愧怍也。仍以兩手摳揭衣之兩旁使下齊離地一尺而坐以便起居免有躡躓失容也。坐後更須整疊前面衣衽。毋使撥開。又古人以膝坐久則膝不安而易以蹶動。坐而足動亦爲失容。故戒以毋動也。管寧坐席歲久惟兩膝著處穿是足不動故然耳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疏曰。坐亦跪也。弟子將行若遇師諸物或當己前則跪而遷移之戒慎不得踰越

虛坐盡（子忍反）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仕咸反）言

古者席地而俎豆在其前盡後謙也盡前恐汙席也儳暫也亦參錯不齊之貌長者言事未竟未及其他少者不可舉他事爲言暫然錯雜長者之說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初交反）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

上言執爾顏謂顏色無或變異此言正爾容則正其一身之容貌也。聽必恭亦謂聽長者之言也。勦取他人之說以爲己說謂之勦說聞人之言而附和之謂之雷同如雷之發聲而物同應之也。惟法則古昔稱述先王乃爲善耳（藍田呂氏曰書策琴瑟之爲物先生之所常御也物猶加敬人可知也虛坐盡前則若欲食然故盡後以示之坐必安執爾顏侍食於先生不敢解也儳言者乘人之所未及而言之也事長者必思所以下之乘其不及而不儳言是欲勝故不爲也正爾容聽必恭敬長者之教而不敢慢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勦取他人之說以爲己有私也不以心之然不然志在隨人而雷同之亦私也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弗信弗信民弗）

從。必則古昔稱先王。則求其有徵而使民信也。民未信也。吾雖自信。亦不可行也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雜亂尊者之言也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請業者。求當習之事。請益者。再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也。藍田呂氏曰。問未終而對。不敬其所問也。業謂所學於先生者。如詩書禮樂之類是也。益謂所問未明氏欲幸學者欲少進也。有所請必起。若業也敬業所以敬師。嚴師所以敬道也。故請業請益皆不可不起也。○嚴陵方氏曰。有所請必起者。所以東道也。孔子與曾參言。復坐吾語女。則曾子之於先生有所請必起可知矣

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

父以恩。師以道。故所敬同（　）呂氏曰。諾者。許而未行也。長樂陳氏曰。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以道則唯諾無以殊。以禮則緩速有所辨。故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蓋子之於父。弟子之於師。其敬畏之篤。常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於其所未召也。常若有所召。則於其召也。敢諾而不唯乎。內則唯敬對。事父之禮也。論語曾子曰唯。事師之禮也。禮人臣者君命召。在內不俟屨。在外不俟車。亦唯而起之意也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

所尊敬。謂先生長者及有德有位之人也。無餘席。謂己之席與尊者之席相近。則坐於其端。不使有空餘處。近則應對審也。同等之人與己無尊卑。故不爲之起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

燭至而起。以時之變也。食至而起。以禮之行也。上客至而起。以其非同等也

燭不見（現）跋

跋本也。古者未有蠟燭。以火炬照夜。將盡則藏其所餘之殘本。恐客見之以夜久欲辭退也

尊客之前不叱狗

方氏曰。不以至賤駭尊者之聽

讓食不唾（吐臥反）

嫌於似鄙惡主人之饌也。藍田呂氏曰。所尊敬。謂天下達尊有爵有德有齒者也。侍



坐無餘席。欲近尊者以聽也。燭者童子之所執。燭盡則更之。不以所殘之本以示人。使客不敢安也。約於尊客之前不敢叱者。嫌驚客也。二者皆弟子之職。故於侍坐者及之。讓食之際不敢唾者。嫌若厭主人食。亦不敢也。○嚴陵方氏曰。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欲其近而應對之。害也。尊者之坐宜不得近以致對之害。雖於所尊亦不嫌近。乃所以敬也。同等不起。與無上下之間故也。燭至起以來卜夜故也。食至起爲盛饌變故也。經有曰。先生侍所尊。侍君子。侍長者何也。曰先生以教摳之也。曰所尊以道揖之也。曰君子以侍稱之也。曰長者以年稱之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須兗反）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

氣乏則欠。體疲則伸。撰猶持也。此四者皆厭倦之容。恐妨君子就安。故請退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呂氏曰。問更端則起而對者，因事有所變而起敬也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閒(閑)，願有復也。則左右屛(丙)而待

居左則屛於左，居右則屛於右。○鄭氏曰。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白也。屛猶退也。○呂氏曰。屛而待，不敢干其私也。嚴陵方氏曰。少閒願有復，則機事之欲密者也。故左右屛而待。屛者，退而自隱之謂。既屛而又待者，且防君子之有所召故也

毋側聽，毋噭(叫)應，毋淫視，毋怠荒

上言聽必恭，側耳以聽，非恭也。應答之聲宜和平，高急者，悖戾之所發也。淫視，流動邪眄也。怠荒，謂容止縱慢

遊毋倨(據)，立毋跛(彼義反)，坐毋箕，寢毋伏

遊，行也。倨，傲慢也。立當兩足整齊，不可偏任一足。箕，謂兩展其足，狀如箕舌也。伏，覆也

斂髮毋髢(替)

疏曰。髢，髲也。垂如髲也。古人重髮，以纚韜之，不使垂

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喪有喪冠，吉有吉冠，非當免之時不可免。有袒而露其裼衣者，有袒而割牲者，因勞事而袒，則爲褻。褰，揭也。涉淺而揭則可。暑而揭其裳，亦爲褻。藍田呂氏曰。侍於君子，言動視聽無所不



在於敬。頭容欲直，故毋側聽。聲容欲靜，故毋噭應。目容欲端，故毋淫視。氣容欲肅，故毋怠荒。足容欲重，故毋遊毋倨。立如齊，故毋跛。坐如尸，故毋箕。正其衣冠，故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廣安游氏曰。大率人之所患，在乎徇其意之所安而不由於禮。人之所安，其病有五。曰傾邪，曰放縱，曰惰偷，曰惰慢輕易。此五者之常患也。曰側聽，曰淫視，此傾邪者也。曰怠荒，曰立而跛，曰冠而免，曰勞而袒，曰暑而褰裳，且偷者也。曰噭而應，曰斂髮而髢，此輕易者也。曰遊而倨，曰坐而箕，曰寢而伏，此放縱倨傲者也。此五者，心之所禁也。君子持身，未論其他，獨於此數者而自克焉，斯過半矣。世之妄者，其言則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善惟道之知，其他皆未節也。不知此乃古昔聖人之所甚憂。視聽行坐立臥起衣冠之際，有不爲焉，而五者之病兼之。故夫禮者，所以正人之心，而外以正其辭行視聽坐立臥起衣冠之際，此所以止邪於未形，而求以弭亂之道也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

侍長者之坐於堂，故不敢以屨升。若長者在室，則屨得上堂而不得入室。戶外有二屨是也。解，脫也。屨有綦繫，解而脫之，不敢當階，爲妨後升者



就屨，跪而舉之，屛(丙)於側

疏曰。此侍者或獨暫退時取屨法也。就，猶著也。初升時解置階側。今下著之，先往階側跪舉取之，故云就屨跪而舉之也。屛於側者，屛退不當階也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疏曰。此明少者禮畢退去，爲長者所送，則於階側跪取屨，稍移之，面向長者而著之。遷，徙也。就階側跪取，稍移近前也。俯而納者，既取，因俯身向長者而納足著之。不

跪者跪則足向後不便故俯也。雖不並跪亦坐左納右

坐右納左 嚴陵方氏曰。出而就履。跪於側。則又不特不當階而已。若長者送出。則跪而遷履。不特跪之於側而已。納之時又俯焉

離(平聲)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

方氏曰。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應氏曰。出其中間。則立者必散而不成列矣。故君子謹之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移)枷(架)。不同巾櫛(節)。不親授

內則註云。椸者曰揮。橫者曰椸。枷與架同。置衣服之具也。巾以浣潔。櫛以理髮。此四者皆所以遠私褻之嫌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平聲)裳

不通問。無問遺之往來也。諸母。父妾之有子者。漱。浣也。裳賤服。不使漱裳。亦敬父之道也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

梱。門限也。內外有限。故男不言內。女不言外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許嫁則繫以纓。示有所繫屬也。此與幼所佩香纓不同。大故。大事也。長樂劉氏曰。家人內政不嚴。以防之於細微之初。不剛以正之於未然之始。則其悔吝不可追矣。易曰。閑有家。志未變也。男女之志所爲情邪之所閑。禁雖嚴。求其無咎。而咎可無哉。故夫婦未七十。雖同處未有可嫌也。聖人制禮必爾者。以無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難足憑情之易也。而況於男女未有室家哉。女子許嫁纓。所以繫屬其心。以著誠於夫氏。起其孝義也。既許嫁則有姆教之處于閨內之別室。男子非有疾憂之故。不入其門也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女子子。重言子者。別於男子也。專言兄弟者。遠同等之嫌

父子不同席

尊卑之等異也。臨川吳氏曰。古者一席坐四人。言父子偶共一處而坐。雖止一人。必各坐一席。蓋以父昭子穆。父穆子昭。尊卑不同故也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行媒謂媒氏之往來也。名謂男女之名也。受幣然後親交之禮分定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彼列反)也

日月。娶婦之期也。媒氏書之以告于君。厚其別者。重愼男女之倫也。馬氏曰。坐則異席。居不同宮者。著父子之位也。禮者以爲民坊也。非行媒不相知名。所以遠嫌也。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致敬也。遠嫌致敬。則安有桑中之奔。溱洧之亂矣。明而尊者莫如君。書日月以詔之。幽而嚴者莫如鬼神。致齊戒以告之。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爲飲食以命之。所以備禮而厚其別也

取(去聲)妻不取同姓

鄭氏曰。爲其近禽獸

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卜其吉凶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　見現

有見才能卓異也。若非有好德之實，則難以避好色之嫌，故取友者謹之。藍田呂氏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別也。有別者，先於男女，天地之義，人倫之始。內則男禮始於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婦人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所以別於居處者至矣。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不雜坐，不通乞假，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別於往來者至矣。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御婦人則進左手，所以別於出入者至矣。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衣裳，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所以別於服御器用者至矣。姊妹女子子，天焉也，許嫁則非大故不入其門，已嫁而反，則不與同席而坐，不同器而食。嫂與諸母同宮之親也，嫂叔則不通問，諸母則不漱裳。妻之父母，婚姻之主一也，婿記主辨閽非交子奠內，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婿答，主婦又拜，婿答，以別於宗族婚姻……矣。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與為友，所以厚別於交際者至矣。男女不雜坐，雖無事然使祭之禮男女之位異矣。男子在堂則女子在房，男子在堂下則女子在堂上，男子在東方則女子在西方，坐亦當然。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呂氏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著代以為先祖後，人子之所不得已，故不用樂，且不賀也。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遺問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而已，非賀也。作記者因俗之名稱賀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應氏曰。無財不可以為悅，而財非貧者之所能辦；非強有力者不足以行禮，而強有力非老者之所能勉。藍田呂氏曰。君子之於禮，不責人之所不能備，貧者不以貨財為禮是也；不責人之所不能行，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是也。禮者敬而已矣，苟在敬，財力不足，非禮之訾也。以潢汙行潦可薦於鬼神，蘋蘩之菜不以微薄……不以……貧財者也。五十杖於家，至一坐再至，此不以筋力者也。又有法之所不得為者，有疾而不能行者，雖難而不得。已者上地之所不有者，君了亦不貞也，毛手為其母請。親月之喪，加一日，無事已也，事子餘子皆以幣交他。曰孟子見季子而不見王子，君子以事子不得之卿，諸子得之。乎陸故也，如季子王子君注之所不得為者也。喪禮老者不墜，喪者不祖，敬者不踊，此有疾而不能行者也。男女不授受，嫂溺則援之以手，君子正其衣冠，同室有鬪，則被髮纓冠而救之，此雖難而不得已也。居山者不以……為禮，居川者不以黿豕為禮，此土地之所不有也。凡此皆禮之宜也。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常語易及，則避諱為難，故名子者不之用。王氏子墨曰。名子，父之責也。命之名，所以示之教也；以國，非所以教儀也；以日月，非所以發徵也；以隱疾，非所以教之進乎德也；以山川，非所以教之求諸己也。命名而必示之教，申禱所謂以德命為義者也。雖占人之名其子，或有所因，不盡若是，而曲禮之意，蓋主乎以德命也。又況以諱事神，周道也，名終而將諱之，得不擇夫可諱者以名之？事子生三月而父名之，既有以教其終身，而又慮其子若孫之難避也，不亦太早計乎？非早計也，君子之所以示其子孫，無非為其遠之慮也。於名而慮其遠如是，則將無所不遠乎遠也。以為鬼神而諱之，多且吉年少，亦數十萬之後。

矣而其諱之難易基於一日命名之初是以君子之於子孫無非於其始而謹之也於名而謹其始如是則特無所不謹其始也是曲禮之意也

男女異長

各爲伯仲示不相干雜之義也

男子二十冠而字

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呂氏曰事父者家無二尊雖母不敢以抗之故無長幼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也事君者國無二尊雖父不可以抗之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所尊



貴也春秋鄢陵之戰欒書欲載晉侯其子鍼曰書退此

君前臣名雖父亦不敢抗也長樂陳氏曰家無二長故父前無伯仲之稱國無二上故君前無爵位之稱

女子許嫁笄而字

許嫁則十五而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亦成人之道也

故字之王氏子墨曰長者伯仲叔季之序也男子伯仲叔季之序達於四方女子之長少則不出閨閫而已其各爲長宜也冠成人之服也自成童至於成人矣其可不敬其名乎於是從而字之亦宜也夫成人則入以字稱我矣則人之名非我所當名也又況有長幼之序貴賤之別其可名之哉而有時乎名之者君父之前尊有所伸則私有所屈也一家之尊無有加於父尊父之前無長幼皆名之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也天下之尊無以加於君也君之前無貴賤皆名之不敢致私敬於其所貴也女子之笄猶男子之冠閫門之內亦當敬

其名不言許嫁之年不可以預定也聖人之制禮未嘗不諱其微也男女之別居有堂室之分義有椸枷之異所以爲內外之辨亦至矣而必異其長以明其無所不當別異也聖人之慮蓋微也冠禮初醮而三加猶懼其幼志之未冠名字之間若未容遽示以所敬也而必敬其名者以爲少長之禮於是乎分也字之以別少長重人之慮蓋微也長者之禮行於家朝覲之禮行於國堂降拜俯趨退應對之節哉乎其嚴矣父子家庭之言君臣燕閒之際或不名其兄弟同列之名若未嘗也而聖人之意以爲君父之前而不名其兄弟同列則於臣子之敬有所未足也聖人之慮蓋微也男女雖異而伯仲之序可以同者必吾同氣之兄弟也以吾同氣之兄弟兄猶不與之同其長則男女之別可不致其嚴哉冠而而字所以責成人之禮備也夫人且將敬我矣我可不所以自致敬乎人乎可不借不足以得人之敬乎侍父侍君見之所及乎他人者猶必謹而名之而異乎語之誤也則敬慢褻瀆之念豈容不加乎起敬起孝之誠豈容不不少然則心人之譏其戒所以愛天下後世者深矣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側吏反食嗣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



膾炙柘處外。醯醬處內。蔥渫齊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劬右末

肉帶骨曰殽。純肉切曰胾。骨剛故左。肉柔故右。飯左羹右。分燥濕也。膾炙異饌。故在殽胾之外。醯醬食之主。故在殽胾之內。蔥渫蒸蔥。亦菹類。加豆也。故處末。酒漿或酒或漿也。處羹之右。若兼設則左酒右漿。○疏曰。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亦脯。脩訓治。治之乃成。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腶脩。朐謂中屈也。左朐。朐置左也。脯脩處酒左。以燥爲陽也。○呂氏曰。其末在右。便於食也。食脯脩者先末嚴陵方氏曰食以六穀爲主穀地產也所以作陽德故居左羹以六牲爲主牲天產也所

以作陰德。故居右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降等謂爵齒卑於主人也。不敢當主賓之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致辭於主人。主人見客起辭故亦起而致辭於客客乃復就其坐也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

古人不忘本每食必每品出少許置於豆間之地以報先代始爲飲食之人謂之祭。延導之也。祭食之禮主人所先進者則先祭之後進者後祭各以殽之次序而祭之徧也○朱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板盛之。卒食徹去

長樂陳氏曰。古者於馬則祭先牧於宗則祭宗祖於射則祭侯用火則祭司爟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馬祖馬社於田則祭先嗇司嗇於學則祭先聖先師凡此不忘本也。又況飲食之間哉



三飯(反上聲)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徧)殽

疏曰。三飯謂三食也。禮食三飧而告飽須勸乃更食三飯竟而主人乃導客食胾也。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湇醬。鄭云每飯歠湇以殽擩醬食正饌也。所以至三飯後乃食胾者以胾爲加。故三飧前未食。食胾之後乃可徧食殽也

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疏曰。虛口。謂食竟而飲酒蕩口使清潔及安食也。用漿曰漱以潔清爲義。用酒曰酳。酳訓演演養其氣也。王氏子墨曰。殽之序徧祭之則自殽之外蓋有不祭者如魚腊醬湇非食之盛所以無祭也。此據卑客故一聽命於主人。食至則必興辭以祭則不敢先舉以胾則不敢先嘗殽之徧不敢先飽若敵客則不然矣讓然禮無惡乎過舉。賓主既設其饌必有所先以敵者而施是禮焉其雖曰不可而況賓主燕食之間恩意相接客之際惟恐先乎主人而主人之學於客惟恐有所不足也雖家括邀覺徹有餘殽之人公食大夫之禮尊卑不至哉然盡得禮之中者也。況得而少之哉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

饋進饌也○方氏曰。凡以稱禮之施而已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

呂氏曰。共食者所食非一品。共飯者止飯而已。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不澤手者古之飯者以手與人共飯摩手而有汗澤人將惡之而難言

毋摶(徒丸反)飯(上聲)毋放飯(上聲)毋流歠

毋摶者。疏云若取飯作摶則易得多是欲爭飽也○朱氏曰。放謂食之放肆而無所節也。流謂歠之流行而不知止也

毋咤(陟嫁反)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

咤食謂當食而叱咤。疏謂以舌口中作聲。毋咤恐似於

氣之怒也。毋嚃嫌其聲之聞也。毋反魚肉，不以所餘反於器。鄭云謂已歷口，人所穢也。毋投與狗骨，不敢賤主人之物也。求之堅曰固，得之難曰獲。固獲謂必欲取之也

毋揚飯去聲飯上聲黍毋以箸筯

揚謂以手散其熱氣，嫌於欲食之急也。毋以箸，貴其匕之便也

毋嚃塔羹毋絮勑據反羹毋刺七迹反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亨烹客歠醢主人辭以窶其羽反

羹之有菜宜用挾，不宜以口嚃取食之也。絮，就器中調和也。口容止，不宜以物刺於齒也。醢宜醎，歠之以其味淡也。客或有絮羹者，則主人以不能烹飪爲辭。客或有歠醢者，則主人以貧窶乏味爲辭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楚怪反炙柘

濡肉，殽胾之類。乾肉，脯脩之類。決，斷也。不齒決，則當治之以手也。○疏曰：火灼曰炙。若食炙，不一舉而併食，併食之曰嘬，是貪食也。廣安游氏曰：聖人知夫人之大欲存夫飲食也，而致詳於飲食之際。終食之間，而人之賢不肖可得而知也。貪也，犯人之所嚃也，薄主人之飲食也，聲容之不斂也，所謂小人之情狀畢見於此矣。聖人之教，不待其已顯於大惡而後正之也。待其大惡而正之，則無及矣。故大起居飲食之間，而爲之禮焉，聖人之用意微矣。○馬氏曰：君子於觴酒豆肉之間，未嘗不致謹，而養成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上聲齊才細反以授相去聲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

自，從也。齊，醬屬也。飯齊皆主人所親設，故客欲親徹。此亦謂降等之客耳，敵者不親徹也。藍田呂氏曰：凡此容止之節文，若繁縟而難行，然大人成德，動容周旋中禮，則於斯也不待學而自中。若大學者將學於此，亦先從事於節文之間，安矣足而不倦，則其德可成，此父蘇禮文之所以不可簡也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子妙反少者不敢飲

尊所，置尊之所也。飲盡爵曰釂。○呂氏曰：古之飲酒，貴賤長幼無不及。鄉飲之禮，堂下之賓、樂工及笙，無不與獻。特牲饋食禮，賓兄弟、弟子、公有司、私臣，無不與獻，其獻也皆主人親酌授之。此侍飲者，亦長者親酌授之，所以有拜受于尊所之節也。惟燕禮以宰夫爲獻主，故君不親酌。鄉飲射、饋食禮皆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燕禮、大射皆尊于兩楹之西，尊面向君，君專之也。燕禮、鄉飲禮皆不云拜受於尊所，以禮與侍飲異也。王氏曰：禮莫嚴於少長之分，至於飲食之際，尤人情之所易忽，故記禮者必致其委曲焉。於飲之際，少之所以事長者如此其至，凡所以習人敬順之心，於平居無事之時，後其漬尊化分之念，何自而有哉？經曰：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之謂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辭而後受賓主平交之禮非少賤事尊貴之道長樂陳氏曰上之賜也以恩下之受也以義義之所可雖長者之賜不敢辭義之所不可雖君之賜有所不受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

敬君賜故不敢弃核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

御食於君者君食而臣爲之勸侑也君以食之餘者賜之君陶器或木器可以洗滌者則即食之或其器是萑竹所織不可洗滌者則傳寫於他器而食之不欲口澤之漬也永嘉戴氏曰果核餘物也不敢棄君之餘器用微物也不敢同君之器所以謹臣子恭敬之心於人情慢易之際也



餕俊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

尸餕鬼神之餘臣餕君之餘賤餕貴之餘下餕上之餘皆餕也此謂助祭執事或爲尸而所得餕之餘肉以歸則不可以之祭其先雖父之尊亦不以祭其子夫之尊亦不以祭其妻以食餘之物褻也一說此祭是每食必祭之祭食人之餘及子進饌於父妻進饌於夫皆不祭而食蓋敬主人之饌故祭而後食食人之餘而祭則褻施於卑者則非尊者之道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御侍也貳益物也侍食者雖獲殽饌之重而不辭其多者以此饌本爲長者設耳偶者配偶之義因其有賓而己亦偶配於坐亦以此席不專爲己設故不辭也馬氏曰禮者施報而已主人之禮在我也不辭之非禮也主人之禮不在我也辭之亦非禮也子貢主伯高之喪孔子語之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弗拜也與此同義○藍田呂氏曰御同於長者侍於長者也偶坐者因彼有賓也辭避行之於長者也辭其所當辭然後成其美也如不有其義不當其辭則其美者適所以爲病歟

羹之有菜者用梜頰其無菜者不用梜

梜箸也無菜者汁而已直歠之可也藍田呂氏曰事之細者猶各求其所宜則先王之謹於微猶可知矣○山陰陸氏曰敎之如此可謂至矣

爲于僞反天子削瓜者副之普逼反巾以絺摛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隙爲大夫累力果反之士疐帝之庶人齕恨沒反之



疏曰削刊也副析也絺細葛也刊其皮而析爲四解又橫解而以細葛巾覆之而進也華半破也綌麤葛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亦橫斷之用麤葛巾覆之而進也爾雅瓜曰華之郭璞云食啖治擇之名累倮也不巾覆也疐謂脫花處疐之者去疐而已齕齧也齕之不橫斷也此等級不同非謂平常之日當是公庭禮會之時○劉氏曰大夫以上皆曰爲者有司爲之也士庶人不曰爲者自爲之也○方氏曰巾以絺綌者當暑以涼爲貴也李氏曰先王制禮本乎人情之所欲者養之無不備故昏姻皆有官於人情之所不能免者治之無不盡故削瓜猶有制然後使後世無以加也○永嘉戴氏曰一瓜之微橫斷中裂何與於尊卑而聖人猶拳拳若

此爲天下之事微之不敢慰者所以爲大之必謹也削瓜若其藏若此由是而推之庶人其有食侯食者乎庶人不敢食侯食臣下其有作福威而玉食者乎此聖人制禮之微意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徒禾反）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力智反）疾止復故

此言養父母疾之禮。不櫛不爲飾也。不翔不爲容也。不惰不及他事也。疏謂惰訛不正之言。琴瑟不御以無樂意也。猶可食肉但不至厭飫而口味變耳。猶可飲酒但不至醺酣而顔色變耳。齒本曰矧。笑而見矧是大笑也。怒罵曰詈。怒而至詈是甚怒也。此皆爲憂故戒之。復故



復常也（長樂陳氏曰儀禮曰疾者齊養者皆齊則自行不翔以至怒不至詈皆齊之事也然此亦中人之制孝子疏節也文王行不能正履不特不翔而已色憂子特言不惰笑不至矧而已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不特食肉飲酒不變味變貌也○王氏曰父母有疾而致其憂此子職所當然也聖人猶必爲之妻由以制禮書董以人情有過有不及焉紂之以禮爲手辭之于中也○羅陵方氏曰言冠者矧於畫手冠則有時而不櫛可也童子則無冠矣無時而不櫛焉此所以上言冠者不櫛也以憂親之疾而忘其身之飾故也言不櫛則以憂勤而不敢惰也琴瑟不御者不以所樂而忘所憂也樂必以琴瑟爲言者蓋常御之樂士無故則不去故也物有常味也食肉多品則爲變味人有常貌也飲酒過量或至變貌）

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

有憂謂親疾或他禍患。側猶獨也。獨坐一席未設待賓之席爲有憂也。一說側席謂偏設之變於正席也。亦通。專單也。貴賤之席各有重數。居喪則否○呂氏曰。專席不與人共坐也（張子曰有憂者心未安故側席喪已然者坐無容故專席○毛氏曰側席與儀禮所謂側殺側受醴之側同專席與郊特牲所謂專席而酢之專同）

水潦降不獻魚鼈

水涸魚鼈易得不足貴故不獻

獻鳥者佛（符勿反）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

佛謂捩轉其首恐其喙之害人也。畜者不然。順其性也

獻車馬者執策綏

疏曰。策是馬杖。綏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但執策綏呈之則知有車馬



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

疏曰。甲鎧也。冑兜鍪也。鎧大兜鍪小。小者易舉執以呈之耳。杖末拄地不淨故執以自向

獻民虜者操右袂

民虜征伐所俘獲之人口也。持其右袖所以防異心

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

疏曰。契者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右者先書爲尊。鼓量器名也。米云量則粟亦量。粟云契則米亦書。但米可即食爲急故言量。粟可久儲爲緩故云書。書比量爲緩也

獻孰食者操醬齊（牋西反）

疏曰。膳飲爲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如見芥醬必知獻魚膾之類

獻田宅者操書致

書致。謂詳書其多寡之數而致之於人也○呂氏曰。古者田宅皆屬於公非民所得而有。而此云獻者。或上所賜予可爲己有者。如采地之屬故可獻歟(長樂陳氏曰水潦降不獻魚鼈則獻魚鼈必視其時也。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則獻鳥必視其性也。獻車馬以至於田宅皆有所執。則舉其要也)

凡遺(去聲)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右手執簫。左手承弣(無)尊卑垂帨(稅)。若主人拜。則客還(旋)辟(闢)辟(避)拜



弓之體角內而筋外。尚使之在上也。皆取其勢之順也。簫稍末也。疏云。剡之差斜似簫。故名。弣中央把處也。帨佩巾也。客主尊卑相等。則授受之際。皆稍磬折而見其帨之垂也。此時弓尚在客手。故不容答主人之拜而少逡巡逡延以避之。辟猶開也。謂離其所立之處○呂氏曰。下於上曰獻。上於下曰賜。敵者曰遺

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鄉(去聲)與客並。然後受

自受者。以敵客不當使人受也。由從也。從客左邊而受則客在右矣。於是主人卻左手以接客之下而承其弣又覆右手以捉弓之下頭而受之。此時則主客並立而俱向南也○方氏曰。賓主異等則授受異向。此賓主敵故鄉與客並也(金華邵氏曰。獻車馬獻甲胄獻民虜粟米孰食田宅其事若重於弓矣然執者皆不著其儀。獨於一弓之授受必詳焉者。蓋古者射以觀德。而弓者觀德之具也。於授受而不詳。則異時執弓挾矢支左屈右。必有失其儀者。此聖人所以慮也○馬氏曰。禮曰。主佩垂則臣佩委。明尊卑俯仰之異也。言尊卑垂帨而俯上下之異者。蓋賓主授受之禮。非臣主之際也。帨之有帨者。所以自清潔也。詩曰。無感我帨兮。非使之汚其清潔也)

進劍者左首

疏曰。進亦道也。首劍拊環也。客在右主人在左。劍首爲尊。以尊處與主人也。假令對授。則亦左首。首尊。左亦尊爲宜也



進戈者前其鐏(在困反)後其刃

疏曰。戈鉤孑戟也。刃當頭而利。鐏在尾而鈍。不以刃授敬也

進矛戟者前其鐓(隊)

疏曰。矛如鋋而三廉。戟今之戟也。鐓爲矛戟柄尾平底以平向人。敬也。亦應並授。不云左右而云前後者。互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左右也

進几杖者拂之

拭去塵也

效馬效羊者右牽之

效陳獻也以右手牽之爲便

效犬者左牽之

以右手防其齧噬

執禽者左首

禽鳥也首尊主人在左故橫捧而以首授主人

飾羔鴈者以繢會

飾覆之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與鴈爲相見之贄也

受珠玉者以掬

謂以兩手共承之也

受弓劒者以袂



謂以衣袂承捧之不露手也

飲玉爵者弗揮

謂不可振去餘瀝恐失墜

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去聲之容

苞者苞裹魚肉之屬苴者以草藉器而貯物也簞圓笥方皆竹器問遺之也使者受命之時操持諸物即習其威儀進退如至彼國之儀容也金華應氏曰自獻無遺至於效犬執禽皆細別其獻物之宜而一物必有一儀也自飾羔鴈至於飲玉爵文畢乎其飾物之文而重其物必盡其禮也終則總之曰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舉其凡以該上文所列之目也蓋曰獻曰遺曰進曰致雖不同而皆所以爲問也當其受命主人之時物雖未至於所遺之家而其操執有儀已若與之相爲揖遜周旋而無愧乎使者之容矣○藍田呂氏曰進者以物供尊者之用非獻也效者致之尊者之前使之見非進也餉也戈也矛執也三者皆兵也進兵者後其刃敬也少儀曰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避刃是也拂之者去塵以進之敬也少牢饋食主人左手縮之以右袂進拂几三右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此進几之儀羊馬豢畜之獸馴而易制故右牽之便也少儀牛則執紖馬則執靮皆右之犬雖豢畜然吠非其主或有齧人之患故左牽以右手制之如臣虜之比也少儀云犬則執緤執禽者左手請執也禽摯者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是也士相見禮云摯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飾羔鴈以繢者以繢飾其布也弓劒藉之以袂文也弓劒以於珠玉不畫其失墜故行盡其文也玉器宜謹故弗揮聘禮曰小聘問問者亦不相見使人問安否以講好也義如諸侯之用聘禮則授之也詩云之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如弓劒苞苴簞笥皆可以問人者也弓劒玩好也苞苴魚肉之實也書曰厥包橘柚易曰包有魚詩曰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是也簞論語一簞食是也笥以盛衣裳書云惟衣裳在笥是也



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

受命即行

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

至則拜命歸則拜送皆敬君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呂氏曰使人於君所不下堂友則下堂受命者始以己命往終以君命歸故使者反而後致其敬往則否也長樂陳氏曰爲人臣者無以有己故將軍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而鼓則忘其身然則爲君使者豈異是哉此聘禮所以言釋幣遂行此所以言不宿於家也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況君言至乎孔

子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況使人於君所乎言朝服而命之則知拜辱拜送亦朝服也言拜辱拜送則知朝服而命之亦拜之也拜送於門外則拜辱亦門外也○吳郡范氏曰人君所以爲國者待其命令足以鼓舞羣下而已命令重則其政舉命令輕則其事隳人臣敬君之命如雷霆之不敢悔益以吾君之所以爲國者在焉故由禮序尊敬君命之深爲尤謹朝受君言夕舍於郊非必使事如此其急也不敢慢君之命也使者以君言至出而拜迎出而拜送非拜使者也拜君之命也使人請命於君其往則辭服而違之其反則下堂而受之非嚴使者也嚴君之令也人君居九重之中而動化萬世之外命令所至奔走承其衆動如此是以事王就競業業不我忽於出令善之而勿輕發守之而勿輕變使天下彼激而取則難不成而後治功可成也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去聲而不怠，謂之君子。

博聞強識而讓，所謂有若無，實若虛者。敦善行而不怠，所謂孳孳爲善者。皆君子之道也。○陳氏曰：聞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自外入者易實，故濟之以虛。由中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勤。



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呂氏曰：盡人之歡，竭人之忠，皆責人厚者也。責人厚而莫之應，此交所以難全也。歡謂好於我也，忠謂盡心於我也。好於我者望之不深，盡心於我者不要其必致，則不至於難繼也。廣安游氏曰多能者常失於傲而自與爲善者常失於尚有得焉而止今也博聞強識而居之以讓敦善行而加之以不怠謂之君子宜矣盡歡竭忠注疏說亦通古之制禮者於求服飲食辭讓之際周有取於此然不止於此也其人於己所求歡以承命則其求宜有所止求而不止則歡有時而窮故其人之歡不可求之以盡也其人於己所望盡忠竭誠然所望當有所止苟望之而不止則忠有時而竭故其

人之忠不可使至於竭也盡人之歡如虞公求玉於虞叔虞叔既獻之而又求其寶無厭故虞叔遂伐虞公此盡人之歡也楚共王歸知罃而問何以報我知罃不懟而楚子責以必報不穀是竭人之忠也如古注之說則不盡人之歡若管敬仲之飲而不繼以燭是矣不竭人之忠若孔子出行不假雨具於子夏是矣君子之與人求所以責人責人有節責不迫於人不干掩人之私杜所以不盡歡不竭忠之道也詩曰求無日於民孔書言求於民者當有所止而不可盡求而無已記曰不大望於民傳曰舜不窮其民言其望於民者可小而不可大望彼有餘而不可使至於窮古人之道大抵如此不獨於禮爲然也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尸必式，乘必以几。

疏曰：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



外神不問同姓異姓，但卜之吉則可爲尸。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爲尸。惟祭殤無尸。○呂氏曰：抱孫不抱子，古禮經語也。曾子問曰：孫幼則使人抱之。抱孫之爲言，主於孫幼，且明尸必以孫，以昭穆之同也。古之祭祀必有尸。尸，神象也。主人之事尸，以子事父也。尸必筮求諸神而不敢專也。在散齋之日，或道遇之，故有爲尸下之禮。大夫士言見君，言知者，蓋君或不能盡識，有以告則下之，致其敬也。尸不下君而式之者，廟門之外，尸尊未全，不敢亢禮而答之，故式之而已。亢禮而答，則下之矣。如在廟中，主人拜無不答也。古者車中以式爲敬，式車前

橫木也。馮之以禮人首必小俛以是爲敬。式視馬尾俯首之節也。凡尊者所馮以養安也。故尸之乘車用之

齊(側皆反)者不樂不弔

呂氏曰。古之有敬事者必齊。齊者致精明之德也。樂則散。哀則動。皆有害於齊也。不樂不弔者。全其齊之志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則指所祭之主也凡爲尸者不必皆知必曰抱以見禮之所在不以切而受也且尸於所祭之主同爲孫行然於主祭之人則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又所以明子事父之道爲祭錢言見父子之倫者意在乎此下謂在車則下之也必曰爲君尸者則知非爲君尸者有所不下之矣君知所以爲尸者則自下之者學記所謂當其爲尸則弗臣是也馮式謂之式猶敬扶謂之於也載齊將以致祭也殺不以食饗式其心至於祭則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何也齊之所謂哀樂者以防外物爲乎祭之所謂哀樂者以盡內志爲主惟能防外物之樂故能盡內志而樂神之來惟能防外物之哀故能盡內志而哀神之往齊之不哀不樂乃所以致祭之哀樂而已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

門隧。門之中道也○疏曰。居喪許羸瘦不許骨露見。骨爲形之主。故謂骨爲形○呂氏曰。先王制禮。毀不滅性。毀瘠形。視聽衰。幾於滅性。送死之大事且將廢而莫之行。則罪莫大焉。不由阼階。不當門隧。執人子之禮而未忍廢也

居喪之禮。頭有創(平聲)則沐。身有瘍(羊)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升)喪。乃比於不慈不孝

沐浴與飲酒食肉。以權制者也。故疾止則復初○朱子曰。下不足以傳後。故比於不慈。上不足以奉先。故比於不孝

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催)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

五十始衰。故不極毀。六十則又衰矣。故不可毀。七十之年去死不遠。略其居喪之禮者。所以全其易盡之期也

嚴陵方氏曰毀瘠不形恐至於滅性故也居喪之禮擗哭泣無時然不可以過哀而喪其明爲難聞樂不樂然不可以過哀而損其聰爲視聽衰則不足以當大事也雜記言視不明聽不聰君子病之者以此前言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行不中道及其居喪則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者事死如事生也七十則東序之外與平居無以異飲酒食肉則不必有疾處於內則不必居門外之倚廬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

與猶數也。成服杖。生者之事也。數死之明日爲三日。斂殯。死者之事也。從死日數之爲三日。是三日成服者。乃死之第四日也

永嘉戴氏曰死者日遠生者日忘聖人念之故三日而殯死者事也以往日數三日而食生者事也以來日數其情哀矣聖人察於人情之故而致意於一日二日之間以比數民而猶有朝祥暮歌者悲夫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方氏曰。不知生而弔之。則其弔也近於諂。不知死而傷之。則其傷也近於僞○應氏曰。弔者禮之恤乎外。傷者情之痛於中。

弔喪弗能賻〔附〕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去〕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

以貨財助喪事曰賻。此三事不能。則皆不問者。以徒問爲可愧也。臨川王氏曰。不問其所費。不問其所欲。不問其所舍。皆恐而實不至○嚴陵方氏曰。表記言有客不能館。不問其所舍。則知人謂行人矣。儒行言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者。以此

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

賜者君子。與者小人○朱氏曰。君子有守。必將之以禮。故不曰來取。小人無厭。必節之以禮。故不問其所欲



適墓不登壟。助葬必執紼

壟墳堆也。登之爲不敬。紼引棺索。執之致力也

臨喪不笑

以哀爲主

揖人必違其位

出位而揖。禮以變爲敬也

望柩不歌。入臨不翔。當食不歎

不歌與不笑義同。臨哭也。不翔不爲容也。唯食忘憂。非歎所也

鄰有喪。舂不相〔去聲〕

五家爲鄰。相者以音聲相勸。相蓋舂人歌以助舂也

里有殯。不巷歌。適墓不歌。哭日不歌

二十五家爲里。巷歌歌於巷也

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避〕塗潦。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

不由徑。不苟取其速也。不避泥潦。嫌於憚勞也

臨樂不歎

亦爲非歎所也

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愼。不失色於人



此章自揖人必違其位。當食不歎。臨樂不歎。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四句之外。皆是喪事之禮節。記者詳之如此。每事戒愼。則無失禮之愧。不但不可失介胄之色而已

藍田呂氏曰。壟非所登也。助葬執紼。紼必有事也。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諸侯之禮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紼。則助葬者雖諸侯亦執紼也。臨喪非笑所也。望柩不歌。如臨喪不笑也。無服之喪。至誠惻怛。當與天下同之。況鄰里乎。相者舂人歌以助舂也。適墓不歌。如望柩不歌也。送喪不由徑。不欲速也。不避塗潦。不擇地也。哀在乎此。則忘乎彼也。執紼不笑。猶臨喪不笑也。當食不歎。猶臨樂不歎也。臨喪則必有哀色。介胄則有不可犯之色。色必稱其服。情必稱其色。內外相稱。所謂不失色於人也○馬氏曰。喪以執事爲禮。故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傳曰。所樂而憂。猶有憂而樂。君子之樂憂各有所當。故臨樂不歎。兵車者以戚克愛也。以戚克愛。則服必稱情。容必稱服。故戎容暨暨。介胄有不可犯之色。著以此也。禮曰。服其服則

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德稱容稱服則民望其容而觀其顏色而恥善德貌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

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禮不下庶人

君與大夫或同途而出君過宗廟而式則大夫下車士於大夫猶大夫於君也庶人卑賤且貧富不同故經不言庶人之禮古之制禮者皆自士而始也先儒云其有事則假士禮而行之一說此爲相遇於途君撫式以禮大夫則大夫下車大夫撫式以禮士則士下車庶人則否故云禮不下庶人也

廣安游氏曰庶人不廟祭則宗廟之禮所不及也庶人徒行則車乘之禮所不及也庶人無贄禮則朝聘之禮所不及也庶人見君子不爲容進退趨走則朝廷之禮所不及

也不下者謂其不下及也

刑不上大夫

大夫或有罪以八議定之議所不赦則受刑周官掌囚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而此云不上大夫者言不制大夫之刑猶不制庶人之禮也

嚴陵方氏曰周官司寇有議貴之辟宗伯不以象示民亦此意也然周官以禮俗馭其民則禮非不下庶人也貴之以合貴者爲主有甸師氏則刑非不上大夫也要之以治賤者爲之主在大夫之下庶人之上者則士而已王制言禮樂造士則禮及乎士矣舜典言扑作教刑則刑加乎士矣

刑人不在君側

人君當近有德者又以慮其怨恨而爲變也閽弑餘祭

刑人在側之禍也

藍田呂氏曰庶人愚且賤者也不可以待君子之事貴之大夫爵且貴者也不可以待小人之法辱之故古之制禮皆自士始人則畧而已大夫有罪非不刑也八議所不赦則刑隱者周官掌囚所謂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是也古者刑人皆遠之墨者使守門者使守圍髡者使守積人而在君側非保身之道也

兵車不式武車綏而追反旌德車結旌

疏曰兵車革路也尚武猛無推讓故不式武車亦革路也取其建戈刃即云兵車取其威猛即云武車也旌車上旌旛也尚威武故舒散若垂緌然王金象木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故纏結其旌於竿也

長樂陳氏曰武欲有以斷仁故綏旌德欲無以蓋用於結旌考之於車攻曰悠悠旆旌出車曰旟旐斯胡不旆旆六月曰白旆央央長發曰武王載旆凡此言兵車之所建故皆曰旆以其綏旌故也庭燎曰言觀其旂采菽曰其旂淠淠泮水曰其旂茷茷載見曰龍旂陽陽閟宮曰龍旂承祀凡此言德車之所建故不曰旆以其結旌故也春秋傳曰車未治兵建而不旆申旆之是武車之旌以讀爲主也周官王乘以朝謂之道車而比謂之德車是朝祀賓封之車以德爲主故也

○廣安游氏曰古之制禮者有居仲之義當其仲也於人無所屈當其屈也於已有所不伸夫有美而見之泰也隱之嫌也乘車而不式泰也式敬也君子於已德之美常隱常嫌而於人也無往而不敬爲今夫德車結旌所以爲嫌也盛服而囏所以爲嗛也君子之道有所自足於內則無待乎外汲汲以求見乎其外故其教人也常躬常斂常斂常進有若無實若虛此禮樂之至文所從而生也比由於所當屈而以屈爲禮焉若夫用兵樂僕之事揖異於此兵車皆式衡不以式兵車結其旌其車揖乘綏其旌服他服則皆有溫然之容而介胄揖有不可把之色常人以拜爲敬獨介胄以不拜爲敬此由於所當伸而以伸爲禮也

史載筆士載言

䟽曰不言簡牘而曰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言謂盟會之辭舊事也○方氏曰史國史也載筆將以書未然之事載言欲以閱已然之事

前有水則載青旌

䟽曰王行宜警備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青旌者青雀也是水鳥

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鳶鴟也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

前有車騎則載飛鴻



鴻鴈也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

虎威猛亦士師之象士師非所當警備者而亦舉類以示衆或者禁止暴橫之意歟

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摯獸虎狼之屬貔貅亦有威猛舉此使衆知爲備但不知爲載其皮爲畫其形耳藍田呂氏曰史國史掌爲辭命者也士史之有司也國史撰述故載筆以書其辭命也有司藏書故載言以備其討論也二者皆以職從君者也師行號令非可以言傳也使衆易聞者莫如金鼓使衆易見者莫如旗物師行之前必遠爲斥堠以備不虞故爲物色旌旗之上舉而示衆使爲之戒自青旌而下皆以物色之類表其事也

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如字其怒

行軍旅之出也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以爲旗章其旒數皆放之龍旗則九旒雀則七旒虎則六旒龜蛇則四旒也招搖北斗七星也居四方宿之中軍行法之作此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戎陣整肅也舊讀繕爲勁今從呂氏說讀如字其怒士卒之怒也○呂氏曰急迫之也繕言作而致其怒先儒以繕爲勁不必改也

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䟽曰進退有度者牧誓云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一擊一刺爲一伐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而齊正行列也左右有局者局部分也軍之左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馬氏曰軍之耳目在旗鼓故以朱玄青白以別其方色所以用衆也先王之征伐非私怒也致天討而已故繪四方之星所以見奉天罰之義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不反兵謂常以殺之之兵器自隨也○呂氏曰殺人者死古今之達刑也殺之而義則無罪故令勿讎調人之職是也殺而不義則殺者當死宜告于有司而殺之士

師之職是也。二者皆無事乎復讎也。然復讎之文雜見于經傳。考其所以必其人勢盛緩則不能執故遇則殺之。不暇告有司也。父者子之天。不能復父讎。仰無以視乎皇天矣。報之之意。誓不與讎俱生。此所以弗共戴天也。馬氏曰。先王以恩論情以合義。其恩大者其情重。其情尊者其義隆。是故父也。兄弟也。交遊也。其為讎則一。而所以報之者不同。或弗共戴天。將死之而已。與之俱生也。或不反兵。將執殺之而為之讎也。或不同國。將遠之而忍其比也。焉于是人不能使世之無讎。亦不能從之擇僻而不報。惟斟其情義而已矣。若夫公羊論九世之讎。則禮失於太過。而所報非所殺矣。質之時。孝子見讎而不敢復。則法失於太嚴。不孝之情無所伸矣。非曲禮之道也。○新定顧氏曰。二禮戒復讎事。向頗說之。治中盛世。并并有綱紀。交有私相讎讎之事。然天下事亦不可知。內海至廣。事變萬端。當有以一律論成。同所以存亦寡亦是淵人之情。如父母出於通忽被



強為劫盜殺害其子。豈容但已。在旁必力鬥與之俱死。不在旁必事探殺之而後已。此乃人子之至痛迫思冤。不欲生與讎。彼在窮荒絕域。亦必欲尋殺之以雪父母之冤。後不與共戴天也。不共戴天者。不使之偷生俾與我共戴天也。然又看輕重如何。讎亦非一端。如父母因事被人誣陷。為人子者亦當平心自反。不可事以報復為心。或被人被王命以矯殺。人子之至情。然城狐社鼠。不可動。輒又當為之報。根而不容以必報為心也。凡此之類。皆宜隨事斟酌。償不至審之曲直。勢之可否。各挾復讎之義以相讎害。則是刑殘之民。大亂之道也。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

四郊者。王城之外。四面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侯國亦各有四郊。里數則各隨其地之廣狹而為遠近也。壘者。軍之壁。卿大夫不能謀國。數見侵伐。故多壘。土廣人稀荒穢不理。此二者固皆卿大夫之責。士卑不與謀國。而田里之事則其職也。故言亦士之辱。藍田呂氏曰。立乎人之本朝者。卿大夫也。大夫則謀人之國矣。有常職以食於上者。士也。士則任人之事矣。謀人之國。國危則任其責。任人之事。事不治則任其責。

臨祭不惰。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

呂氏曰。人所用則焚之。焚之陽也。鬼神所用則埋之。埋之陰也。長樂劉氏曰。四物皆用之以交於神明者也。不焚不埋。則投於他用。無已瀆於神明哉。

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

疏曰。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其俎。



若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呂氏曰。執臣子之敬。毋敢視賓客。故自徹其俎以出也。

卒哭乃諱。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

葬而虞。虞而卒哭。凡卒哭之前。猶用事生之禮。故卒哭乃諱其名。嫌名。音同者。不偏諱。謂可單言。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逮及也。庶人父母早死。不聞父之諱其祖。故亦不諱其祖。有廟以事祖者則不然也。馬氏曰。始死而諱。是知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卒哭而諱。是知死而致生之。不知也。聖人知其然哉。將葬則有賜諡易名之禮。卒哭則有舍舊諱新之令。以明生事於此畢。鬼事於此始也。○長樂陳氏曰。死而不諱則安忍而忘親。二名而均諱。則易犯而難辟。聖人知其然。為

之諱名之禮使之辛哭而諱所以盡愛
敬之心二名不偏諱所以適言語之便

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

私諱不避於公朝大夫則諱其先君也

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不因避諱而易詩書之文改行事之語蓋恐有惑於學
者有誤於承用也

廟中不諱

廟中之諱以卑避尊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
也



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
不諱

質猶對也夫人之諱與婦之諱皆謂其家先世門者其
所居之宮門也大功以下恩輕服殺故亦不諱

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

馬氏曰問禁慮得罪於君也問俗慮得罪於衆也問諱
慮得罪於主人也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

甲丙戊庚壬爲剛乙丁己辛癸爲柔先儒以外事爲治
兵然巡狩朝聘盟會之類皆外事也內事如宗廟之祭
冠昏之禮皆是廣安游氏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此謂其陰陽也聖人之治天下本之
以自然行之以至順如此而已三才之道在天爲陰陽
在地爲柔剛在人爲仁義仁者陽與剛之屬也義者陰
與柔之屬也古人以是二端盡三才之理然是二者不
可以交相雜也柔者從陰剛者從陽外者從剛內者從
柔此謂自然
而至順者也

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
日吉事先近日

疏曰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告筮
者云欲用遠某日此大夫禮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
祭則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主人告筮者云用近某日
天子諸侯有雜祭或用旬內或用旬外其辭皆與此同
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非孝子所欲但不獲已



故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宜急微伸孝心也吉事謂祭祀
冠昏之屬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是先近日也

曰爲（去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illegible]泰[illegible]筮有常卜筮不過三卜
筮不相襲

曰命辭也爲字去聲讀爲卜吉日故曰爲日卜則命龜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筮則命蓍曰爲日假爾泰筮有
常假因也託也泰者尊上之辭有常言其吉凶常可憑
信也此命蓍龜之辭不過三者一不吉至再至三終不
吉則止而不行襲因也卜不吉則止不可因而更筮筮
不吉則止不可因而更卜也

龜爲卜筴爲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音豫)也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如字)之

筴蓍也舊說讀踐爲善文義甚迂疏引王氏說踐履也必履而行之當讀如字○疏曰說文猶獸名與亦獸名二物皆進退多疑人之多疑惑者似之故謂之猶與○呂氏曰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獻公卜納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此相襲也若大事則先筮而後卜洪範有龜從筮從或龜從筮逆龜筮並用也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阪泉之兆又筮之遇大有之睽亦龜筮



並用也故知不相襲者非大事也信時日者卜筮而用之不敢改也敬鬼神者人謀非不足而猶求於鬼神知有所尊而不敢必也畏法令者人君法令有疑者決之卜筮則君且不敢專况下民乎嫌疑者物有二而相似也猶與者事有二而不決也如建都邑某地可都某地亦可都此嫌疑也如戰或曰可戰或曰不可戰此猶與也卜筮以決之定之此先聖王以神道設教也有疑而筮既筮而不信諏日而卜既卜而弗踐是爲不誠不誠之人不能得之於人况可得於鬼神乎 金華邵氏曰卜筮之事忽之者則以爲不足信泥之者則以爲不可不信說禮者慮夫人泥之也則曰不過三不相襲又慮夫人忽之也則曰

信時日敬鬼神畏法令是又戒其忽也然則君子之於卜筮將如之何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以其爲無則在所當敬以其爲有則在所當遠惟處之於若有若無之間君子之於卜筮當如是而已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

此下言乘車之禮策馬杖也僕者執之立於馬前所以防奔逸也

已駕僕展軨(音令)效駕

已駕駕馬畢也軨車之轄頭車行由轄僕者展視軨轄即入而效白於君言車駕竟

奮衣由右上(上聲)取貳綏跪乘

疏曰僕先出就車於車後自振其衣以去塵從右邊升



上必從右者君位在左避君空位也貳副也綏登車索也正綏擬君之升副綏擬僕右之升僕先試車時君猶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所以跪而乘之以爲敬

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

疏曰轡馭馬索也車一轅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轅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詩云兩服上襄兩驂鴈行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也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以驂馬內轡繫於軾前其驂馬外轡并兩服馬各二轡六轡在手右手執杖以三轡置空手中以三轡置杖手中故云執策分轡也驅之者試驅行之也五步而

立者。跪而驅馬以行五步即止。而倚立以待君出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左右攘辟(避)
疏曰。君出就車則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以一手取正綏授於君令登車於是左右侍駕陪位諸臣見車欲進行皆遷卻以避車使不妨車之行也
車驅而騶(鄒)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
疏曰。車上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既至大門恐有非常故回命車右上車。至門閭溝渠而必下車者。一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險阻恐有傾覆亦須下扶持之也。僕不下者車行由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不下也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僕御君車之法也。僕御君車其節有五。將駕執策立於馬前一也。已駕展軨效駕二也。先上車執策分轡驅之五步三也。君出就車并轡授綏四也。車至大門君撫僕之手顧命車右就車五也。策者所以驅馬僕之所從事也。君車將駕僕執策立於馬前防而視之。則駕者無敢不謹也。轅車之所賴以行也。既展軨乃敢白君故曰效駕。僕在右君位在左扣由右使也。門閭溝渠必步。防有竊發之變傾覆之虞也
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
凡爲車之僕者必以正綏授人。不但臣於君爲然也。若僕之等級卑下。如士於大夫之類則授綏之時直受之而已。無辭讓也。非降等者則不受
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溝)之
降等者雖當受其綏。然猶撫止其手。如不欲其親授然然後受之亦謙讓之道也。不降等者。已雖不欲受而彼必授則卻手從僕之手下而自拘取之也
客車不入大門。婦人不立乘。犬馬不上於堂
馬氏曰。客車不入大門。所以敬主。主人出大門迎之。所以敬客。故覲禮偏駕不入王門。公食大夫禮賓乘車在大門外西方。若諸侯不以客禮見王。則墨車龍旂可以入大門。故覲禮墨車龍旂以朝。婦人乘安車故不立乘。犬馬充庭實故不上堂。以犬馬獻人。則執緤靮而已。以



馬合幣則達主而已。奉馬而覲則授人而已。皆不上堂之謂也
藍田呂氏曰。客車不入大門敬主人也。婦人不立乘從安也。犬馬不上於堂遠畜也。三者或敬或安或有所遠各從其宜也
故君子式黃髮。下卿位。入國不馳。入里必式
式黃髮敬老也。下卿位敬大臣也。禮君出則過卿位而登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入國不馳恐車馬躪轢人也。十室猶有忠信。二十五家之中豈無可敬之人。故入里門必式。所謂不誣十室也。○鄭氏曰。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
嚴陵方氏曰。黃髮則老之尤者。詩所謂黃髮兒齒是矣。黃土色也。形生於土而反於土。髮至於黃則形將反本故也。○李氏曰。國君而下卿位。不已過乎。曰。君子之所以待天下之賢臣。其禮有隆

而無殺者焉至誠而已矣

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迓之

御讀爲迓。迓迎也。自迎之。所以敬君命

介者不拜。爲去聲其拜而蓌子臥反拜

介甲也○朱子曰。蓌猶言有所枝拄。不利屈伸也長樂陳氏曰。古者介胄有不可犯之色。介者不拜。蓋介者所以服人。服人者無所服於人。故不拜也

祥車曠左。乘君之乘去聲車。不敢曠左。左必式

疏曰。祥猶吉也。吉車謂生時所乘。葬時用爲魂車。車上貴左。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王者五路。玉金象木革。王自乘一。餘四從行。臣乘此車。不敢空左。空左則似祥車凶也。左必式者。不敢自安。故恒憑式。乘車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

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

疏曰。僕在中。婦人在左。進左手持轡。使身微相背。遠嫌也

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

疏曰。御君者。禮以相向爲敬。故進右手。旣御。不得常式。故但俯俛而爲敬

國君不乘奇居宜反車。車上不廣欬開代反。不妄指

奇車。奇邪不正之車也○方氏曰。不廣欬者。慮聲容之駭人聽。不妄指者。慮手容之駭人視也

立視五巂規。式視馬尾。顧不過轂

立。謂立於車上也○疏曰。巂規也。車輪一周爲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得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也。馬引車。其尾近車闌。車上憑式下頭時。不得遠矚。但瞻視馬尾。轂。車轂也。若轉頭不得過轂。論語云車中不內顧是也。馬氏曰。先王之時。作奇技奇器以疑衆者有刑。作淫巧以蕩上心者有禁。車不中度。不鬻於市。用器不中度。不鬻於市。則爲國君者。其可以乘奇車哉。蓋造車之法。軫方以象地。蓋圓以象天。輪輻以象日月。蓋弓以象星。圓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懸。衡者中水。玉路以象德之美。金路以象義之知。象路以象義之辨。革路以象義之制。木路以象仁之質。欲人君俯仰而觀之。則思合天地之德。周旋而視之。則思合日月星辰之明。出入不踰於規矩。揖俯言動不離於道德仁義。然後奇邪之志不萌於心。而中王之行可律乎下。此所謂器以藏禮。禮以出信者也。然則非禮之奇車。其可乘哉。周官道右詔王之車儀。則不廣欬。口之儀也。不妄指。手之儀也。立視五巂。式視馬尾。目之儀也。顧不過轂。首之儀也。立欲平。故視五巂。式欲俯。故視馬尾

國中以策彗遂卹蘇沒反勿沒。驅塵不出軌

疏曰。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帶葉者爲杖。形如埽帚。故云策彗。微近馬體搔摩之。卹勿。搔摩也。軌。車轍也。行緩。故塵埃不飛揚出軌外也○朱子曰。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鞭末韋帶耳

國君下齊（側階）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

下謂下車也。疏引熊氏說，此文誤，當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嚴陵方氏曰：齊牛，祭牲也。歲時必齊戒以朝之，故謂之齊牛。國君式齊牛，下宗廟，則所以奉神者不敢不敬故也）

乘路馬，必朝服，載鞭（便）策，不敢授綏，左必式

此言人臣習儀之節。路馬，君所駕路車之馬也。既衣朝服，又鞭策則但載之而不用，皆敬也。君升車則僕者授綏，今臣以習儀而居左，則自馭以行，不敢使車右以綏授己也。左必式者，既在尊位，當式以示敬

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蹴）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



步謂行步而調習之也。必當路之中者，以邊側卑褻不敬，或傾跌也。蹙與蹴同。芻，草也。齒，評量年數也。誅，罰也。○馬氏曰：察馬之力必以年，數馬之年必以齒。凡此戒其慢君物也。先王制禮，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凡以止邪於未形而已耳（清江劉氏曰：禁過於微，則人樂遷善；防患於小，則患遠矣。齒路馬、蹴路馬芻皆有誅，是所以遠其防者也。路馬者，君之路馬也。路馬之可敬，況其君乎。是以國家之敗，常必自其小者始焉。民無嚴君之心，則無爲貴禮矣）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一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

曲禮下第二

凡奉（上聲）者當心，提者當帶

疏曰：物有宜奉持者，有宜提挈者。奉者仰手當心，提者屈臂當帶。深衣之帶也。古人常服深衣

執天子之器則上（上聲）衡，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讀曰妥）之，士則提之

疏曰：上，高也。衡，平也。平正當心。天子器不宜下，故臣爲擧奉皆高於心。諸侯降於天子，故臣爲奉持器與心平。大夫降於諸侯，故其臣奉器下於心。綏，下也。士提之，則又在綏下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執主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擧足，車輪曳踵

大夫稱主，此則通上下貴賤言之。如不克，似不能勝也。聘禮曰：上介執玉如重，尚左手，謂左手在上。左陽，尊也。踵，脚後也。執器而行，但起其前，而曳引其踵，如車輪之運於地，故曰車輪曳踵。○方氏曰：左手不如右強，尚左手所以爲容，下右手所以致力（馬氏曰：容止不有禮，則不可觀；進退不有禮，則不可度。古人以一威儀之間爲利害之所召。一執玉之俯仰，爲禍福之所係。則凡見於奉持操執、行立屈伸之末者，其可忽哉）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

僂折如磬之背而玉佩從兩邊懸垂此立容之常。然臣之於君尊卑殊等則當視其高下之節而倍致其恭敬之容可也。微俛則倚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皆於佩見其節馬氏曰玉藻曰足容重手容恭立容德又曰立容辨卑毋諂曲禮曰立如齊則容自卑容當心以主尚左手者手容恭也行不舉足齊如流踐者足容重也磬折垂佩者立容德而辟卑如齊也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裼無藉者則襲

古人之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或裘或葛其上皆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服及深衣之屬是也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而見出其裼衣則謂之裼也○又聘禮註云曲禮云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所謂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當執圭璋之時其人則襲也有藉者謂璧琮加於束帛之上當執璧琮時其人則裼也曲禮所云專主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一條言之先儒乃以執圭而垂繅為有藉執圭而屈繅為無藉此則不然竊詳經文裼襲是一事垂繅屈繅又別是一事不容混合為一說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迭娣。士不名家相長妾

不名不以名呼之也○疏曰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兩媵也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也世臣父在時老臣也姪是妻之兄女娣是妻之妹從妻來為妾也大夫不世爵此有世臣者子賢襲父爵也家相助知家事者長妾妾之有子者金華應氏曰所謂故國者非謂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古者立國必有世家大族以培護其本根凡有世臣大老以任周其棟幹人君常寵異而尊禮之所以存忠事養恭敬也氣脈不墜今先世典刑可傷乎僕來國之卿老家之世臣士之家相尊卑不同而帖贊則一敗之而不名所以示天外之有所統也若夫內助之贊而議者如世婦姪娣如長妾雖其分不敵於女君其貴貴陰於諸卿敬之而不名所以示夫內之有所統也內外皆有所執而不名則交其所敬者莫不其定而盡心敬其可敬者其不知所畏而凜令然後國家政事有所統一而綫忠有所涉藉而何重矣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列國之君與天子之大夫其子皆不敢自稱余小子避嗣天子之稱也。列國之大夫與士之子不敢自稱嗣子某避嗣諸侯之稱也○呂氏曰。世子君之適子也。諸臣之子不敢與之同名。亦避君也。若名之在世子之前則世子為君亦不避。穀梁傳曰衛齊惡衛侯惡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呂氏曰。射者男子之所有事。不能可以疾辭不可以不

能辭也。負薪賤役士之所親事者，疾則不能矣，故曰負薪之憂也吳郡范氏曰。射者男子之事，一藝而七式之道備焉。其為法也，內志欲正，外體欲直，容止欲比於禮，御度欲比於樂，有揖讓之儀，有反求諸已之道。古人進德修業，射蓋其一端也。是以人人能之，而不能者以為恥。故君使之射而偶未習焉，則不可以不能對，而以疾辭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

呂氏曰。顧望而後對者，不敢先他人而言也○應氏曰。有察言觀色之意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

言卿大夫士有從居他國者，行禮之事不可變其故國之俗，皆當謹修其典法而審慎以行之藍田呂氏曰。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古之君子重去父母之國如此，則其去也豈得已哉。道合則從，不可則去，君臣之義也。故以道去其君者，君所以待之者三有禮焉，故生為舊君反服，而君未之絕也。榮祿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吾於父母之國，夫豈不懷也。況以道去君，君待之有禮，則舍故從新，仁人君子有所不忍。此行禮所以不求變俗也。俗者，吾父母之國俗也。雖去而之他國，至於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舊，謹脩審行而不變故者，不忍忘吾父母之國也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

去本國雖已三世，而舊君猶仕其族人於朝，以承祖祀。此人往來出入他國，仍詔告於本國之君。其宗族兄弟猶存，則必有宗子。凡冠娶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若去國三世，朝無仕宦之列，出入與舊君不相聞，其時已久，其義已絕，可以改其國之故矣。然猶必待興起而為卿大夫，乃從新國之法，厚之至也馬氏曰。人臣有舊君之服，不過齊衰三月而已。去國三世，出入猶詔於國，吉凶猶告於宗後，何也。舊國者，人之所不能忘。宗族者，人之所不可絕。今夫為戚之過故鄉，爵同爵踐踐，而後大夫之所死，狐正丘首。而後竟況於入其故，太公封於齊，世葬於周，君子以為不忘其本。則夫同二世，仕恩義不崇，理同然也。蓋爵祿有列於朝，則是不棄其後也。亦入有詔於國，則是不絕其好也。如此，則吾之所以反告者，其可已乎。夫爵祿有列於朝，則有宗後，以合其族。爵祿無列於朝，則無宗後，之法無宗後，則不明不反告而已。故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蓋方其未仕也，雖可背國之法可也。及興而仕人，則有所歸矣，其可復為未仕之所為乎

君子已孤不更平名

名者，始生三月之時，父所命也。父沒而改之，孝子所不忍也

已孤暴貴，不為去父作謚

文王雖為西伯，不為古公、公季作謚。周公成文武之德，亦不敢加大王、王季以謚也○呂氏曰。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是可以已之祿養其親，不敢以已之爵加其親也。父之爵卑，不當謚，而以已爵當謚而作之，是以已爵加其父，欲尊而反卑

之非所以敬其親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

復常除服之後也樂章弦歌之詩也○呂氏曰讀是書非肆業也當是時不知是事不以禮事其親者也吉凶之事不相干哀樂之情不可以貳故喪凶事也不言樂祭吉事也不言凶公私之事不可相干私事不可言於公庭故公庭不言婦女長樂陳氏曰非喪而讀喪禮則非人子之情居喪而不讀喪禮則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未葬而讀祭禮則非孝子之情既葬而不讀祭禮不失之忽則失之怠未除而讀樂章則哀不足既復常而不讀樂章則樂必廢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

人臣以職分內事事君每事當謹之於素文書簿領已至君前乃始振拂其塵埃而端整之卜筮之官龜筴其所奉以周旋者於君前而有顛倒反側之狀此皆不敬其職業而慢上者故皆有罰嚴陵方氏曰筴有本末故曰倒龜有背腹故曰側筴側龜與振書其過非大然皆有誅疑若已甚蓋以臣之衆而奉一人之尊不可不謹也抑所以防其漸歟

龜筴几杖席蓋重平聲素袗軫絺綌不入公門

龜筴所以問吉凶嫌豫謀也几杖所以優高年嫌自尊也席所以坐臥蓋所以蔽日與雨絺綌所以涼體袗單也單則見體而褻此三者宴安之具也重素衣裳皆素也以非吉服故亦不可以入公門

苞白表反屨扱揷衽厭於涉反冠不入公門

苞讀爲藨以藨蒯之草爲齊衰喪屨也扱衽以深衣前衽扱之於帶也蓋親初死時孝子以號踊履踐爲妨故扱之也厭冠喪冠也吉冠有纚有梁喪冠無之故厭帖然也此皆凶服故不可以入公門

書方衰催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

方板也書方者條錄送死物件於方板之上也衰五服之衰也凶器若棺椁牆翣明器之屬不以告不入公門謂告則可入若蓋臣妾有死於宮中者君亦許其殯而成喪然必先告乃得將入也



公事不私議

馬氏曰季孫使冉有訪田賦於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倚也季氏用田賦非孔子所能止其私於冉有豈得已哉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

君子有位者也宗廟所以奉先故先營之廐以養馬庫以藏物欲其不乏用也故次之居室則安身而已故又次之

凡家造祭器爲先犧賦爲次養去聲器爲後

犧賦亦以造言者如周官牛人供牛牲之互與盆簝之
類鄭註互若今屠家懸肉格盆以盛血簝受肉籠也○
疏曰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
牛也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邑民供出牲牢故曰犧賦
藍田呂氏曰宗廟祭器事吾先也燕車被服待吾身也居家養器養吾私也此先後之序也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爲祭服君子雖貧不粥
育祭器雖寒不衣去聲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
呂氏曰祭器可假服不可假也丘木所以庇宅兆爲宮
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吾私也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境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



器於士
呂氏曰臣之所以有宗廟祭器以事其先者君之祿也
今去位矣乃挈器以行是竊君之祿以辱其先此祭器
所以不踰竟也寓寄於爵等之同者使之可用也○馬
氏曰微子抱祭器而之周何也君子爲己不重爲人不
輕抱君之祭器可也抱己之祭器不可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音善位鄉許亮反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
徹緣鞮丁兮屨紙素簚莫歷反乘髦馬不蚤爪鬋剪不祭食不
說如字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
壇位除地而爲位也鄉國向其本國也徹緣去中衣之

采緣而純素也鞮屨革屨也周禮註云四夷舞者所屝
素簚素白狗皮也簚車覆闌也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
白狗幦是也髦馬不翦剔馬之髦鬣以爲飾也蚤治手
足爪也鬋剔治鬚髮也祭食食盛饌則祭先代爲食之
人也不說人以無罪者己雖遭放逐而出不自以無罪
解說於人過則稱己也御侍御寢宿也凡此皆爲去父
母之邦捐親戚去墳墓失祿位亦一家之變故也故以
凶喪之禮自處三月爲一時天氣小變故必待三月而
後復其吉服也藍田呂氏曰大夫士去國喪其位也大夫士喪位猶諸侯之失國家去其地奉掃其宗廟無祿以祭故必以喪禮處之爲壇而哭衣冠裳以素衣服不飾食不祭內不御心喪之禮也禮庶民



爲國君齊衰三月寄公爲所寓士仕焉而已者大夫以道去而猶未絶者皆服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今去其
君絶非喪也然主絶君臣之義故以心喪自處而衰以三月故曰三月而復服也鞮屨革屨也周官鞮屨氏蓋
與夷之服也革去毛而未爲韋非吉屨也孔子去魯以微罪行樂毅云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以已無罪而說於
人則君有罪矣君子不忍爲者學之至也○廣安游氏曰古之以凶禮自處者三而喪事不與焉戰勝以喪禮
處之去國以喪禮處之凶災以喪禮處之戰勝以喪禮處之重用兵也凶災以喪禮處之重天災也去國以喪
禮處之重去本也且非特以喪禮自處也人將以喪禮弔之焉去國則弔之凶災則弔之故夫去國古人之所
大患也棄其君棄其位棄其宗廟棄其父母之邦此其去國之可悲也明矣
大夫士見現於國君君若勞去聲之則還旋辟闢再拜稽首
此言大夫士出聘他國見於主君君若問勞其道路之
勤苦則旋轉退避乃再拜稽首也

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賓則退卻不敢答拜而抗賓主之禮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敬而先拜。謂大夫士聘於他國而見其卿大夫士也。同國則否馬氏曰。相見貴於相下。相下貴於相先。士相見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先見之。然則拜之禮蓋亦若此。故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也。燕禮賓升自西階。主人先拜至。聘禮賓入大門。主君先拜迎。則先拜之賓不特大夫士則已。記之所言亦一端也

凡非弔喪非見現國君無不答拜者

弔喪而不答主人之拜者。以為助執喪事之。凡役而來非行賓主之禮也。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士見本國之君。尊卑遼絶。故君不答拜。此二者之外。無不答拜也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

君拜大夫之辱。大夫拜士之辱。皆謂初為大夫。初為士而來見也。此後朝見則有常禮矣。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答拜者。亦以其初為士而敬之也。主人拜辱。拜其先施也。此謂尊卑相等者。言同國則異國亦當然矣

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

君於士雖不答拜。然不以施之他國之士者。以其非己之臣也。大夫答賤臣之拜。避國君之體也

男女相答拜也

男女嫌疑之遠。亦多端矣。然拜而相答。所以為禮。豈以行禮為嫌哉。故記者明言之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迷卵

春田蒐獵也。澤廣故曰圍。群聚故曰掩。麛麑子。凡獸子亦通名之麛。卵微故曰取。君大夫士位有等降。故所取各有限制。此與王制文異〇方氏曰。用大者取愈廣。位卑者禁愈嚴

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玄。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膳者美食之名。肺為氣主。周人所重。故食必先祭肺。言不祭肺。示不殺牲為盛饌也。馳道。人君驅馳車馬之路。不除不埽除也。祭必有鐘磬之懸。今不懸。言不作樂也。大夫食黍稷。以粱為加。公食大夫禮。設正饌之後。乃設稻粱。所謂加也。自君至士各舉一事。尊者舉其大者。卑者舉其小者。其實互相通耳藍田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為一身者也。疾痛苛癢。所

以天下為一身者。一民一物莫非吾體。故舉天下所以同其憂。以處吾惜以伏揚之心。非有私力與手其間也。也。故歲凶年穀不登。民有饑色。國君大夫士均與其憂。君非不能玉食。大夫士非無田祿。仁人之心與民同之。[illegible]食不能飽也。馬不食穀則芻秣而已。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率人食而食馬與壯。仁人所不為也。凡此皆與民同憂。[illegible]然之道也。及身有九年之蓄。雖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則與之同其憂者。無不同其樂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玄 士無故不徹琴瑟

故謂災變喪疾之類。藍田呂氏曰。君子致莅以治躬致樂以治心。養其血氣志慮。無所不在於和。使放心邪氣不得接焉。此樂所以無故而不得舍也。災患喪疾。方在所憂。故不可以樂。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故不去身。非特為飾。亦有玉聲鏘鳴。中於五音。近於樂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

安取彼猶言何所得彼物也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

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

大夫士以私事出疆。皆請於君。其反也。大夫有獻而士不獻。不以卑者之物。瀆尊上也。故但告還而已。勞之者。慰勞其道路之勞苦。問其行者。詢其游歷之所至也。先拜後答。急謝見問之寵也。長樂陳氏曰。士之為臣也無私行出疆之請。告於君而後可也。臣之於君。子之於親。一也。子於親。出必告。反必面。或有賜焉。必獻以示不敢有己而無私蓄也。臣於君亦然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柰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柰何去宗廟也。士曰。柰何去墳墓也。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

死社稷謂國亡與其亡也。死衆謂討罪禦敵敗則死之也。死制受命於君難毋苟免也○方氏曰。國君曰死社稷。而大夫士不曰死宗廟墳墓何也。蓋止其去者存乎私情。死其事者止乎公義也○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也。周禮大司徒設社稷之壝。壝者累土以為高也。不屋而壇。社壇在東。稷壇在西。藍田呂氏曰。臣民各止其君。使勿去。忠孝之至也。以社稷宗廟墳墓為言者。以其所本也。先王之建國。必為之置社稷。伐其君者之由土地人民之主也。有國者所以以社稷為言也。大夫之有宗廟。士之保其丘墓。義亦猶是。大夫士則有以道去其君。諸侯有國受之於天子。有死而無去也。然此去者。國滅君死。正也。苟社稷無隕。先君有後。則雖有不安其國。致仕而去。特一身去就而已。是亦有可去之義。禮所以有為公也。人臣受命于君。有死無二而已。君之有社稷。受命於天子者也。大夫之衆。士之制。受命于其君者也。故人臣敬君。其先於敬命。棄命不死。不敬莫大焉。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

天子者君臨天下之總稱。臣民通得稱之。予一人則所自稱也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踐履也。阼主階也。履主階而行事故曰踐阼也。宗廟之事為內。郊社之事為外。祝辭稱孝王某者事親之辭。嗣

王某者事神之辭也
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天子巡狩而至諸侯之國必使祝史致鬼神當祭者之祭以不親往故祝辭稱字曰某甫甫者丈夫之美稱也○呂氏曰畛猶畦畛之相接然與交際之際同義○方氏曰望秩之禮必於野外故以畛言之畛者閒道也祭於畛而謂之畛猶祭於郊而謂之郊也天子適諸侯非其常蓋有時矣故於是特言有焉
崩曰天王崩復曰天子復矣告喪曰天王登假措之廟立之主曰帝
自上墜下曰崩亦壞敗之稱王者卒則史書於策曰天王崩復者人死則形神離古人持死者之衣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體如其再生也故謂之復天子復者升屋招呼之辭臣子不可名君故呼曰天子復也疏云以例言之則王后死亦呼王后復也告喪赴告侯國也呂氏讀假爲格音引王假有廟與來假來享言其精神升至于天愚謂遐乃遠邈之義登遐言其所升高遠猶漢書稱大行行乃循行之行去聲以其往而不反故曰大行也措置也立之主者始死則鑿木爲重以依神既虞而埋之乃作主以依神也○呂氏曰考之禮經未有以帝名者史記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祔廟稱帝遂據世本當有所考至周有謚始不名帝歟



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鄭氏曰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僭號也○呂氏曰春秋書王子猛卒不言小子者臣下之稱與史策之辭異也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自后而下皆三因而增其數妾之數未聞馬氏曰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此[illegible]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蓋亦從後言後宮之治故兼天子后言之爲備六宮之數而妾不與焉曲禮言後宮之任故止言天子而備六宮之名則雖后之事亦曰有后而妾之職亦與焉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此亦大者天官之屬也以其所掌重於他職故曰先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
此五官與天官列而爲六五衆者五官屬吏之群衆也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府者藏物之所此府主藏六物之稅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

此六材者夫工之所用也故不曰典司而曰典制已上
四條舊說皆爲殺制其實無所考證皆臆說耳

五官致貢曰享

呂氏曰歲終則司徒以下五官各致其功獻于王故謂
之享貢功也享獻也石林葉氏曰自夫人以下至朝王其分列之先後與名號之異同亂於周官之序宜康成以爲殷制也蓋治天下必自內始夫人嬪妾雖不有所司而不言司者以其主於內而已內治則家道正可以推而及國大宰主者所輔以治國也故建官特見之其屬則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皆有老致言六典六典所以奉天道也天道主之以天官而地遠不可以無職故次之以司徒司徒所奉者地道所事者邦教也有教不可以無政故次之以司馬司馬所事者邦政有政不可以無事故次之以司空有政事則則用見人揆於從善而耻於紀法也故次之以司土正聽位之服以訟鞠祿終之以司寇誥邦國之禁以刑暴亂五官各率其屬而治故言五衆所以奉地道也天官先大事以奉天道地官先司徒以奉地通人君故是可以輔相裁成之時也然而萬物生於天長於地人所賴以相養不可不急於先務故六府典司六職六工典制六材亦先王之智急於成物以養天下也是以土也木也水也草也器也貨也衆之於人則曰六府分之於所治則曰六職金也土也石也木也獸也革也造之於人則曰六工見之於用則曰六材府以衆其物而從命官以分治故授言六職材必待人而有成非人則不能成其材故先言六工治天下至於萬物各得其成材此先王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追也雖然功罪不進於上則下之情不通然傍不行於下則上之措不立故五官各致其責以通於王也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天子
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
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

司徒以下五官之長者天子之三公也伯者長大之名
三公無異職卽六卿中三人兼之任左右之職謂之相
九命而作伯則分主畿外諸侯如公羊云自陝而東者
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是也是職方者言二
伯於是職主其所治之方也天子之吏擯者之辭也此
伯若是天子同姓則天子稱之爲伯父若異姓則稱爲
伯舅皆親之之辭也此伯皆有采地在天子畿內自稱
於私土采地之外則曰公自稱於采地之內則曰君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
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

天下九州天子於每州之中擇諸侯之賢者一人加之
一命使主一州內之列國取牧養下民之義故曰牧叔
父叔舅降於伯父伯舅也自稱於所封國之外則曰侯
若與國內臣民言則自稱曰君也長樂劉氏曰昔三代聖人行己之法必稱于古首出庶物而不敢自尊也德取二義而不敢自大也其尊爭父而謂同姓三公爲伯父其親尊而不謂異姓三公爲伯舅非徒自示寡昧界已以尊賢也蓋以德兆之命爵修繫于一人致教之源治亂根于一德非坐已以下賢宗道以率衆未易化也是以於九州之伯同姓者謂之叔父異姓者謂之叔舅爲州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於內自稱曰不穀於
外自稱曰王老
九州之外不過子男之國天子亦選賢以爲牧但以畢

且遠故不以牧稱亦不稱父舅朝見之時擯辭惟曰子。雖或有功益地至侯伯之數其爵亦不過子故云雖大曰子也。如楚在春秋雖大國而其爵則稱子也。穀善也。於內與其臣民言也。外謂夷狄之境也。自稱王老言天子之老臣也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

四夷之君其來荒遠故以庶方名之。庶衆也。某人若牟人介人之類○疏曰。於外曰子者此君在其本國外四夷之中自稱依其本爵若男亦稱男也。若自與臣民言則稱孤孤者特立無德之稱也



天子當依上而立諸侯北面而見現天子曰覲。天子當宁珍呂反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鄭氏曰。春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覲一受之於廟。朝者位於內廟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疏曰。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亦曰斧依。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人君視朝所宁立處蓋竚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諸侯春見曰朝秋見曰覲。又曰凡天子三朝。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掌之。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其三是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諸侯亦有此三朝 庶安游氏曰夫禮不可一端盡也不有君臣相臨之位則無以見大君之尊不有賓主相與之禮則無以見同姓異姓親親之恩夫諸侯之中有伯父焉有叔父焉有伯舅焉有叔舅焉有兄弟焉有婚姻焉三王家天下所待以為天下者不獨待其利勢也天子以親親之恩而臨諸侯諸侯亦以親親之恩而報天子上下相睦同異一姓所以數百年長久安寧而無患由此之故且尊卑之分不統於一聖人國以為不可天子之尊諸侯之卑其自然之分固也然諸父兄弟舅甥會朝相去之遠而久不相見於其來朝忘親覲之恩尊以分隆之隆人之心無乃有所不安於此凡親親之恩賓主之禮所以行於春朝而異於覲禮之受於廟而臣待北面也此三代之至文聖人待諸侯之禮備矣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隙地曰會

未及期在期日之前也。郤地閑隙之地也。下言相見及期日也。遇有遇禮。會有會禮

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

比年小聘三年大聘。小聘大夫往。大聘則卿往

約信曰誓涖牲曰盟

約信者以言語相要約為信也。用誓禮。涖臨也。春秋所書遇會盟聘皆有之惟無誓耳。疏云盟之為法先鑿地為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盤。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為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置牲坎中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也 長樂陳氏曰見會或衆遇不必衆。春秋公及宋公遇于清宋公衛侯遇于垂是遇不誠於衆也周禮有盟邦國有盟萬民春秋有諸侯會有大夫會有兵車會是盟會有小大

而該於衆也。先王之時，結民以忠信誠慤之心，雖邦國以比小事大之禮，然而會遇要誓之禮，未嘗施於天下。將使夫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天下為一家，而無異俗，中國為一人，而無殊心，則會遇盟誓之轍於數也。豈不誣哉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適丁歷反

臣某侯某，如云臣齊侯小白、臣晉侯重耳之類。擯者告天子之辭也。凡自稱皆曰寡人。不獨與民言也。此略言之耳。適子孫亦擯者告賓之辭也

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死曰薨。復曰某甫復矣。



內外事見前章。曾孫，猶晉平公禱河而稱曾臣彪之類。天子德厚流光，故外事稱嗣王某。諸侯不敢言繼嗣，推始封之君而祖之，故稱曾孫也。薨之為言書也。幽晦之義。本國史書之辭。復稱字，臣不名君也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謚曰類。

呂氏曰：繼先君之德，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謀先君之善而請謚於天子，故亦曰類。何氏曰：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

諸侯使人使去聲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

寡君之老，惟上大夫可稱。見玉藻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上聲士蹌蹌，七羊反庶人僬僬。子妙反

呂氏曰：穆穆，幽深和敬之貌。皇皇，莊盛顯明之貌。濟濟，修飾齊一之貌。蹌蹌，翔舉舒揚之貌。庶人見乎君，不為容，進退趨走，僬僬，雖無所考，大抵趨走促數，不為容之貌也

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

鄭氏曰：妃，配也。后之言後也。夫之言扶。孺之言屬。婦之言服。妻之言齊



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

畿內諸侯之妻，因助祭於王后，或因獻繭之屬，故得以見天子。○陳氏曰：不以老稱，不足以任其事；不以婦稱，非所以能事人，故稱老婦。○應氏曰：年高者固可稱老婦，其始嫁者宜如何稱，則亦曰婦，而配之以卑小之名耳

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

疏曰：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坊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亦從君為謙也

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小童未成人之稱婢之言卑也
子於父母則自名也
自稱其名藍田呂氏曰子之名父母所命故親之命不敢有他稱也
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自稱曰陪臣某於外曰
子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
某士擯者稱其人曰某國之士也晉韓起聘于周擯者曰晉士起陪列國卿大夫其命數與天子之士等也陪重也諸侯為天子之臣己又為諸侯之臣也於外曰子者亦擯者辭在他國則擯者稱其姓而曰子春秋閔二年齊高子來盟高傒是也於其國曰寡君之老謂在己國與人語則以此自稱也使者自稱曰某某名也若為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
䟽曰君子不親惡者謂孔子書經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君子不親此惡故書出名以絕之也○呂氏曰賢者貴者皆謂之君子天子無外安得而言出然而言出者德不足以君天下而位號存焉耳諸侯不生名惟死而告終然後名之然有生名者德不足以名君子而位號存焉耳故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皆謂君子不親惡故也○陳氏曰言出所以外之生名所以賤之春秋書天王出居于鄭譏之也書以蔡侯獻舞歸以其失地也書衛侯燬滅邢以其滅同姓也夫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在所棄焉君子所以不親也然春秋書天王居於某地者二而不言出諸侯失地而奔者十五滅同姓者三而有不生名者莫非出居而事有異同莫非失地滅同姓而罪有輕重故也蓋諸侯義莫大於保國仁莫大於親親不能保國而至於失地不能親親而至於滅同姓其名之也宜矣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而不聽則逃之
陳氏曰孔子之於魯百里奚之於秦未嘗諫而去龍逢之於夏比干之於殷則死於諫而不去何也蓋事有輕重勢有可否君子以禮為守以義為行迹雖不同其趨一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呂氏曰君臣義合也父子天合也君臣其合也與父子同其不合也去之與父子異也嚴陵方氏曰犯而無隱者臣之義也諫而不顯者臣之私也此主於人臣之禮故曰不顯諫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義有所不為仁有所不忍臣之於君三諫不聽尚復留焉則圖位矣圖位者義所不為則逃之子之於親三諫不聽而遂絕之則傷恩矣傷恩者仁所不

恐。故隨之。逃之全其身而去。義之盡也。適之猶以感其心。而逃去人。則仁之至也。臣子之道備矣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呂氏曰。醫三世。治人多用物熟矣。功已試而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嚴陵方氏曰。若於平居無事之時。其醫也。臨夫品嘗之。夫子親視之。亦以致其謹而已。則於有疾之時。尤所不可忽也。醫之爲術。苟非父祖子孫傳業。則術無自而精。術之不精。其可服其藥乎。周官司徒以世事教能者。良以此也。雖然。經之所言。亦道其常而已。若夫非傳業而或自得於心者。未必三世。固在所取也

儗人必於其倫

疏曰。不得以貴比賤爲不敬也○方氏曰。禹稷顏回。時不同矣。孔子俱以爲賢。儗之以道也。夷惠伊尹。迹不同矣。孟子俱以爲聖。儗之以心也。子夏以有若似孔子。徒儗之以貌而已。不知聖賢之德不倫也。公孫丑以管仲比孟子。徒儗之以位而已。不知王霸之道不倫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

若。如也。未定之辭。數始於一而成於十。千字從一從十。故言若干。謂或如一。或如十。凡數之未定者。皆可言。顏註食貨志云。干。箇也。謂當如此箇數。意亦近之

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

爲國以禮。而禮莫重於祭。宗廟社稷事無有先於此者。能則知其長。未能則知其幼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

古者五十命爲大夫。故不問其年。而問其子之長幼。御。謂御車也。御者六藝之一。幼則未能○疏曰。御謂主事也。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有御事之因

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

謁。請也。典謁者。主賓客告請之事。士賤無臣。下自典告也

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

負薪者。庶人力役之事。長則能嚴陵方氏曰。貴賤雖各不同。莫不有爲以思事。故於問國君之年。則以從宗廟社稷之事爲對。爲宗廟社稷。蓋事神之事也。御則於事有所制。御。蓋治人之事也。典謁則典主請謁。蓋事人之事也。負薪則力役之事而已。事神者重於治人。治人者尊於事人。事人者逸於力役。此重輕尊卑逸勞之別也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

數地。舉其土地之廣狹。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各言之也。山澤所出。如魚鹽蜃蛤金玉錫石之類也

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

宰。邑宰也。有宰則有采地矣。食力。謂食下民賦稅之力。衣服。祭服也

問士之富。以車數對

上士三命得賜車馬。故問士富則以車數對也

問庶人之富數(上聲)畜(許又反)以對

庶人受田有定制。惟畜牧之多寡在乎人。故數畜以對也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

呂氏曰。此章泛論祭祀之法。冬日至祭天。夏日至祭地。四時各祭其方以迎氣。又各望祭其方之山川。五祀則春祭戶。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此所謂歲徧。諸侯有國。國必有方。祭其所居之方而已。非所居之方及山川不在境內者。皆不得祭。故曰方祀。祭法天子立七祀。加以司命泰厲。諸侯五祀。有司命公厲而無戶竈。大夫三祀。有族厲而無中霤戶竈。士二祀。則門行而已。是法考於經。皆不合。曾子問天子未殯。五祀之祭不行。士喪禮禱于五祀。則自天子至士皆祭五祀。祭法言涉怪妄不經。至于所稱廟制。亦不與諸經合(嚴陵方氏曰。德有隆殺。故所祭之神有大小。業有廣狹。故所祭之神有遠近也)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

呂氏曰。廢之莫敢舉。如已毀之宗廟。變置之社稷。不可復祀也。舉之莫敢廢。如已修之壇墠。而輒毀。已正之昭穆。而輒變也。非所祭而祭之。如法不得祭。與不當祭而祭之者也。魯立武宮。立煬宮。舉其廢也。躋僖公。廢其舉也。魯之郊禘。與祀文王。祀爰居。祭所不當祭也。淫過也。以過事神。神弗享也。故無福○方氏曰。可廢而廢。可舉而舉者。存乎義。因所廢而莫敢舉。因所舉而莫敢廢者。存乎禮。蓋禮有經。義有權也(北溪陳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古人祀典品節一定。不容紊亂。在諸侯不敢僭天子而祭天地。在大夫亦不敢僭諸侯而祭山川。如季氏旅泰山。便不是禮。故曰非當祭而祭之者。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淫祀不必皆是不正之鬼。假如正當正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便是淫祀)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

毛色純而不雜曰犧。養於滌者曰肥。求得而用之曰索。○疏曰。此謂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則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是也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

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賤。不敢輒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必告于

宗子然後祭○呂氏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百世不遷者大宗也。繼禰繼祖繼曾祖繼高祖五世則遷者小宗也宗子上繼祖禰族人兄弟皆宗之冠娶妻必告死必赴況於祭乎。所宗乎宗子者皆支子也。支子不敢祭也。如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尊者之祭非卑者所敢尸也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則支子雖貴可以用其祿而不敢專其事也宗子去在他國則支子攝主以祭其禮有殺 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當從此義。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志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

此以下凡二十一物。元頭也。武足迹也。牛肥則迹大

豕曰剛鬣

豕肥則鬣剛

豚曰腯 突 肥

腯者充滿之貌

羊曰柔毛

羊肥則毛細而柔弱

雞曰翰音

翰長也。雞肥則鳴聲長

犬曰羹獻

犬肥則可爲羹以獻。凡煮肉皆謂之羹。特牲禮云羹飪。顏考叔曰未嘗君之羹是也

雉曰疏 疏 趾

雉肥則兩足開張。故曰疏趾

兔曰明視

兔肥則目開而視明。故曰明視

脯曰尹祭

尹正也。脯欲其割方正



槀 考 魚曰商祭

槀乾也。商度也。商度其燥濕之宜

鮮 仙 魚曰脡 挺 祭

脡直也。魚之鮮者不餒敗。則挺然而直

水曰清滌

水玄酒也。水可溉濯。故曰清滌

酒曰清酌

古之酒醴皆有清有糟未泲者爲糟既泲者爲清也

黍曰薌 香 合

黍熟則黏聚不散其氣又香。故曰薌合

粱曰薌萁 其
粱穀之強者。其莖葉亦香故曰薌萁
稷曰明粢 咨
稷粟也。明則足以交神。祭祀之飯。謂之粢盛
稻曰嘉蔬
蔬與疏同。互齒疏則茂盛嘉美也
韭曰豐本
其根本豐盛也
鹽曰鹹鹾 才何反
鹹鹾鹽味之厚也

玉曰嘉玉
無瑕之玉也
幣曰量幣
中廣狹長短之度也○疏曰。此等諸號若一祭並有則
舉其大者。或惟有犬雞惟有魚兔則各舉其號故經備
載其名 藍田呂氏曰。祭宗廟之禮。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所謂盡物者。盡其物之至美以薦之。然後可以求惟於心。鬼神其求事也。祝祝辭皆舉其美而言。言於物不敢不盡也。舍其獸之獻以肥腯爲美。魚腊鮮槀以得宜爲美。求與酒以潔清爲美。黍稷稻粱以馨香明潔爲美。非以爲之盛爲美。鹽以味之事爲美。玉以不瑕爲美。幣以可制爲美。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在

牀曰尸。在棺曰柩。羽鳥曰降。如字 四足曰漬。自 死寇曰兵
疏曰。卒終竟也。士祿以代耕。不祿不終其祿也。死者澌
也。消盡無餘之謂尸陳也。古人病困氣未絕之時。下置
在地。氣絕之後更還床上。所以如此者。凡人初生在地。
病將死。故下復其初生。冀得脫死重生也。若其不生復
反本床。既未殯斂陳列在床。故曰尸也○呂氏曰。柩久
也。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故在棺欲其久也。羽鳥飛翔之
物。降而下則死矣。獸能動之物。腐敗則死矣。漬謂其體
腐敗漸漬也。兵者死於寇難之稱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

曰皇辟 壁
曰皇曰王。皆以君之稱尊之也。考成。妣媲。辟法也。妻所
法式也。爲之宗廟以鬼享之。不得不異其稱謂也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壽考曰卒。短折 之設
曰不祿
嬪者。婦人之美稱。嬪猶賓也。夫所賓敬也。短折夭橫而
死也。此言卒與不祿。與上文大夫士之稱同者。彼以位
之尊卑言。此以數之脩短言也。又按呂氏說死寇曰兵
之下當以此二句承之。蓋錯簡也○謝氏曰。易曰有子
考無咎。又曰。意承考也。又書言事厥考厥長之類。皆非

死而後稱。蓋古者通稱。後世乃異之耳

天子視不上於袷。劫 不下於帶。國君綏。妥 視。大夫衡視。士視五步

天子視。謂視天子也。袷。朝服祭服之曲領也。妥。頽下之貌。視國君者。目不得平看於面。當視其面之下。袷之上也。衡。平也。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其面也。士視五步者。士之屬吏視士。亦不得高面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之間也

凡視上於面則敖。傲 下於帶則憂。傾則姦

呂氏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以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視流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胷中矣。此君子之所以慎也。良樂劉氏曰。臣之事君。敬盡於心。則五事同有非正。然於視聽爲無等。降在拉爲慾矣。故視於天子諸侯大夫士各不同焉

君命。大夫與士肄。異 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

人君有命令。則大夫士相與肄習之。其事或在官。或在府。或在庫。或在朝。隨其所在而謀議之。官者。職守司存之總名。府庫者。貨器藏財之異號。朝。則君臣會見之公庭也。藍田呂氏曰。先時撥慮。慮不出其位。皆所以交君命也。居是位也。不敢以侵他事。治是事也。不敢以有他慮。此所以志無所分。政無不舉也

朝言不及犬馬

犬馬微賤。不當言之於朝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

朝儀當肅。不宜爲左右之顧。異。猶他也。敬心不存。則形諸外。此所以知其有他事他慮也。固。謂鄙野不達於禮也。藍田呂氏曰。在朝而言犬馬。慢也。敬不在君也。輟朝而他顧。亦敬不在君也。有異心有爲。非所治者皆異事也。非所謀者皆異慮也。故君子謂之固。固。野陋也。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朝廷之上。凡所當言者。皆禮也。一問一對。必稽於禮。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蓋此道也

大享不問卜。不饒富

呂氏曰。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至敬不壇。掃地而祭。牲用犢。酌用陶匏。席用藁秸。視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以少爲貴焉。故不饒富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木 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摯與贄同。執物以爲相見之禮也。鬯。釀秬黍爲酒。曰秬鬯。和以鬱金之草。則曰鬱鬯。不以鬱和。則直謂之鬯。言其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天子無客禮。而言摯者。用以禮見於神而已。圭。命圭也。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

男蒲璧。此不言璧，畧也。羔取其羣而不失類，且潔素也。鴈取其知時，且飛有行列也。雉取其性之耿介，且文飾也。匹讀爲鶩。鶩，野鴨，曰鳧；家鴨，曰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之終守耕稼也。童子不敢與成人爲禮，或見師友而執贄，則奠委于地而自退避之也。纓，馬之繁纓，即馬鞅也。拾，射韝也。矢，箭也。或野外或軍中，隨所有用之也

婦人之摯，椇、音矩 榛、脯、脩、棗、栗

椇形似珊瑚，味甜美，一名石李。榛似栗而小。脯即今之脯也。脩用肉鍛治，加薑桂乾之。脯形方正，脩形稍長。并棗栗六物。婦初見舅姑，以此爲執摯也。左傳女摯不過榛

栗棗脩，以告虔也。長樂陳氏曰：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贄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摯，不足以爲禮；摯而不稱，不足以爲義。此玉帛禽鳥榛栗棗脩之用，所以不一也。

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去聲灑所買反

呂氏曰：不敢以伉儷自期，願備妾媵之數而已，皆自卑之辭也。嚴陵方氏曰：酒漿者，奉祭祀之物。不知是不足以配國君，故曰備酒漿。埽灑者，有家之事。不知是不足以配大夫，故曰備埽灑。凡此皆主人之謙辭爾。故每言備焉。備者，所以備其乏也。



#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三

## 檀弓上第三

劉氏曰：檀弓篇首言子游，及篇內多言之，疑是其門人所記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音問 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檀弓曰：何居？音姬 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

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檀弓，魯人之知禮者。袒免本五世之服，而朋友之死於他邦而無主者，亦爲之免。其制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又卻向後而繞於髻也。適子死，立適孫爲後，禮也。弓以仲子舍孫而立庶子，故爲過禮之免以弔而譏之。何居，怪之之辭，猶言何故也。此時未小斂，主人未居阼階下，猶在西階下受其弔，故弓弔畢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而問之也。嚴陵方氏曰：免之爲服，特施於五世之親爾。而朋友死於他邦者亦服之。仲子之於檀弓，非五世之親，而其喪又非死於他邦者，檀弓之免，蓋非所服而服之也。服非所服之服，所以譏立非所立之意爾。

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徒本反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因弓之問也。猶，尚也。亦猶，擬議未定之辭。伯邑考，文王

長子。微子舍孫立衍。或是殷禮。文王之立武王。先儒以爲權。或亦以爲遵殷制。皆未可知。否則以德不以長。亦如大王傳位季歷之意歟。○應氏曰。檀弓默而不復言。子游疑而復求正。非夫子明辨以示之。孰知舍孫立子之爲非乎長樂陳氏曰木之正出爲本旁出爲枝子之正出爲嫡旁出爲庶故枝不可以傷本庶其本則末弊矣廢庶不足以傳宗廢其嫡則其宗絕矣本固而枝必茂嫡正而庶必寧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先王知其然於是貴嫡而賤庶使名分正而不亂爭奪息而不爭故世子生冢子接以大牢庶子少牢冢子未食而見庶子已食而見冠則嫡子於阼庶子於房外死則嫡子斬庶子期其禮之重輕隆殺如此豈有他哉以其傳重與不傳重故也禮曰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又曰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史曰父不祭於支庶之宅此嫡庶之分不可不辨也昔公儀仲子舍孫立子而檀弓免以兄可冠忍子舍嫡立庶而子游譏以庶冕了昏重其服以哉之欲其辨嫡庶之分而已春秋之時宋宣公舍子與夷立弟穆公又舍子馮立與夷而與夷卒見殺莒紀公生太子僕愛季佗而卒於召禍晉獻公殺世子申生立奚齊而卒至於亂齊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而卒以亂齊蓋嫡一而已立之足以專正統而一人之情庶則衆矣立之則亂正統而啓覬覦之心宋莒晉齊之君不察乎此每毀禮制良可悼也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去聲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饒氏曰。左右音佐佑非也。左右即是方。養不止飲食之養。言或左或右無一定之方。子之於親。不分職守。事事皆當理會。無可推托。事師如事父。故皆無方。有方言左不得越右。右不得越左。有一定之方。臣之事君。當各盡職守。故曰有方。○朱氏曰。親者仁之所在。故有隱而無犯。君者義之所在。故有犯而無隱。師者道之所在。故無犯無隱也。○劉氏曰。隱皆以諫言。父子主恩。犯則爲責善而傷恩。故幾諫而不可犯顏。君臣主義。隱則是畏威阿容而害義。故匡救其惡。勿欺也而犯之。師生處恩義之間。而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必隱也。隱非掩惡之謂。若掩惡而不可揚於人。則三者皆當然也。惟秉史筆者不在此限。就養近就而奉養之也。致喪極其哀毁之節也。方喪比方於親喪而以義並恩也。心喪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所謂若喪父而無服也。長樂陳氏曰親者我報之以仁有隱至致喪皆仁也君者我報之以義有犯至方喪皆義也師之成我同乎仁而不全乎仁同乎義而不全乎義故無犯與親同無隱則與親異無隱與君同無犯則與君異喪三年與君親同無服則與君親異○張子曰古不制師服師服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發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槩服之哉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門人一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槩以傳道久近而各盡其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年而後歸

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才浪反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姬命之哭

劉氏曰成寢而夷人之墓不仁也不改葬而又請合焉亦非孝也許其合而又命之哭焉矯僞以文過也且寢者所以安其家乃處其家於人之家上於汝安乎墓者所以安其先乃處其先於人之階下其能安乎皆不近人情非禮明矣 嚴陵方氏曰周官墓大夫之職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當是時立有夷人之墓以成寢者或而季子乃有是事若由周官之法壞故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禮爲出母齊衰杖期而爲父後者無服心喪而已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者而伯魚乃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甚而後除之此賢者過之之事也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而門人以先君子之事爲問則子思難乎言伯魚之過禮也故以聖人無所失道爲對謂聖人之聽伯魚喪出母者以道揆禮而爲之隆殺也惟聖人能於道之所當加隆者則從而隆之於道之所當降殺者則從而殺之汙猶殺也是於先王之禮有所斟酌而隨時隆殺以從於中道也



我則安能如是哉但爲我妻則白當爲母服今既不爲我妻則白爲父後而不當服矣子思是欲守常禮而不欲使如伯魚之加隆也 張子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亦就其出母以定汙隆 聖人則爱情子思則守禮出妻不當使子喪之禮也子於母則不可忘若父不使之喪子固不可違父當然持心喪亦禮也若父使之喪而喪之亦違也子思以爲我不至於聖人不敢不循理而孔子使喪出母乃聖人安權子思自以爲不敢爽權惟循理而已不敢學孔子也故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

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頎（懇）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

此言喪拜之次序也拜拜賓也稽顙者以頭觸地哀痛之至也拜以禮賓稽顙以自致謂之順者以其先加敬於人而后盡哀於己爲得其序也頎者惻隱之發也謂之至者以其哀常在於親而敬暫施於人爲極自盡之道也夫子從其至者亦與其易也寧戚之意○朱子曰拜而后稽顙先以兩手伏地如常然後引首向前扣地稽顙而后拜者開兩手而先以首扣地却交手如常也 長樂陳氏曰拜而后稽顙先致敬也稽顙而后拜先致哀也禮廢過久天下不知先稽顙之爲重而或以拜爲重是猶不知拜下之爲禮拜上之爲泰故孔子救拜之弊則曰吾從其至救泰之弊則曰吾從下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志）也於是封之崇四尺

孔子父墓在防故奉母喪以合葬墓塋域也封土爲壟

曰墳。東西南北之人。言其宦遊無定居也。識。記也。爲壟所以爲記識。一則恐人不知而誤犯。一則恐己或忘而難尋。故封之高四尺也

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句 至。句 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去聲 孔子泫 胡犬反 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

雨甚而墓崩。門人脩築而後反。孔子流涕者。自傷其不能謹之於封築之時。以致崩圮。且言古人所以不脩墓者。敬謹之至。無事於脩也。嚴陵方氏曰。作墓時當爲堅久之計。不可令滲壞而加治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 芳服反 醢

子路死於孔悝之難。遂爲衛人所醢。孔子哭之中庭。師友之禮也。聞使者之言而覆棄家醢。蓋痛子路之禍而不忍食其似也。○朱子曰。子路仕衛之失。前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爲也。山陰陸氏曰。哭以師友之間進之也。○臨川吳氏曰。哭師於寢。哭朋友於寢門外。中庭在寢之外。寢門外之內。故陸氏謂之師友之間。○長樂陳氏曰。遂命覆醢者。非特不忍食之。又不忍見之也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草根陳宿。是期年之外。可無哭矣。嚴陵方氏曰。師猶父。朋友相視猶兄弟。既以喪父之義處喪師。則以喪兄弟之義處喪朋友。不亦可乎。墓有宿草則期年矣。是以兄弟之義喪之也。然必以墓草爲節者。盖生物既變。而慕心可已故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附於身者。襲斂衣衾之具。附於棺者。明器用器之屬也。○方氏曰。必誠。謂於死者無所欺。必信。謂於生者無所疑。金華應氏曰。附於棺者。若卜其宅兆立封樹之事。不獨明器之屬也

喪三年以爲極。句 亡則弗之忘矣。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故忌日不樂

喪莫重於三年。既葬曰亡。中庸曰。事亡如事存。雖已葬而不忘其親。所以爲終身之憂。而忌日不樂也。祭義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冢宅崩毀。出於不意。所謂一朝之患。惟其必誠必信。故無一朝之患也。或曰。殯葬皆一時事。於此一時而不謹。則有悔。惟其誠信。故無此一時不謹之患。馬氏曰。君子之事親。無所不用誠信。而至於明器則備物而不可用者。亦可以爲誠信乎。蓋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明器之用。仁知之道。誠信之至者也。知此則可以無悔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有終制之喪。有終身之喪。終制之喪。三年是也。終身之喪。忌日是也。文王之於親。忌日必哀而不樂。豈非能全終身之憂乎。有終身之憂。仁也。無一朝之患。義也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 上聲 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 讀爲引 去聲 也。蓋殯也。問於郰 鄒 曼 萬 父 甫 之母

然後得合葬於防

不知其墓者不知父墓所在也殯於五父之衢者殯母喪也禮無殯於外者今乃在衢先儒謂欲致人疑問或有知者告之也人見柩行於路皆以爲葬然以引觀之殯引飾棺以輤葬引飾棺以柳翣此則殯引耳按家語孔子生三歲而叔梁紇死是少孤也然顏氏之死夫子成立久矣聖人人倫之至豈有終母之世不尋求父葬之地至母殯而猶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殯於衢路必無室廬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爲耳聖人禮法之宗主而忍爲之乎馬遷爲野合之誣謂顏氏諱而不告鄭註因之以滋後世之惑且如堯舜瞽瞍之事世俗不勝異論非孟子辯而闢之後世謂何此經雜出諸子所記其間不可據以爲實者多矣孟子曰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爲孔子愚亦謂終身不知父墓何以爲孔子乎其不然審矣此非細故不得不辨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

說見曲禮

喪冠不緌

冠必有笄以貫之以紘繫笄順頤而下結之曰纓垂其餘於前者謂之緌喪冠不緌蓋去飾也

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殺）周殷人棺槨周人牆置翣

瓦棺始不衣薪也堲周或謂之土周堲者火之餘燼蓋治土爲甎而四周於棺之坎也殷世始爲棺槨周人又爲飾棺之具蓋彌文矣牆柳衣也柳者聚也諸飾之所聚也以此障柩猶垣牆之障家故謂之牆翣如扇之狀有畫爲黼者有畫爲黻者有畫雲氣者多寡之數隨貴賤之等（馬氏曰自虞氏瓦棺而至夏后氏堲周周之有椁之象商人以瓦棺堲周皆陶冶之器而陶冶亦於土反其久也必復於土不能無使土侵膚是以木易之本是以勝土而仁人孝子所以深慮長恐者未有易此聖人之法相待而後備故周人因緣商人之棺椁飾之以牆置翣棺椁以比化治瓦翣以爲觀美皆所以盡孝子之心無使之慼於死而已）

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

十六至十九爲長殤十二至十五爲中殤八歲至十一爲下殤七歲以下爲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爲殤（嚴陵方氏曰牆之於棺如城之有郭也猶以帷荒而周圍如牆翣以飾棺而翣蔽如翣蓋世愈久而禮愈備故也長殤而下殤者愈少則禮愈殺也）

夏后氏尚黑大事斂用昏戎事乘驪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斂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

禹以治水之功得天下故尚水之色湯以征伐得天下

故尚金之色。周之尚赤，取火之勝金也。大事，喪事也。驪，黑色。翰，白色。易曰白馬翰如。騵，赤馬而黑鬣尾也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咨)斬之情，饘(旃)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綃)幕，魯也

穆公，魯君。申，參之子也。厚曰饘，稀曰粥。幕所以覆於殯棺之上。衛以布為幕，諸侯之禮也。魯以綃為幕，蓋僭天子之禮矣。疏安祥氏曰：父母之喪，貴賤不殊，此所以自天子達也。若幕則天子以綃，諸侯以布，穆公苟欲行禮，所謂貴賤一者同當一也，所謂天子諸侯異者同當異也。此二言喪禮盡矣。且禮文之制，曾申獨舉幕而不舉其他，則其他推是而可知矣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平)耳謂之曰：子蓋(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

此事詳見左傳。重耳，申生異母弟，即文公也。蓋，何不也。明其讒則姬必誅，是使君失所安而傷其心也

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弒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重耳又勸其奔他國，而申生不從也。何行如之，言行將何往也

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去)，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再拜稽首，乃卒。是以為恭世子也

狐突，申生之傅。辭猶將去而告違，蓋與之永訣也。申生自經而死，陷父於不義，不得為孝，但得謚恭而已。○疏曰：註云伯氏，狐突。別氏者，狐是總氏，伯仲是兄弟之字。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謂之仲氏，故傳云叔氏其忘諸乎。又此下文云叔氏專以禮許人，是一人之身，字則別為氏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有言以明己，有諫以明事。諫則以幾為順，以親為勤，幾而不入，則至於孰諫而不入，則至於號泣而將至於見殺，則亦有義以進之道，雖於親有所不從，而於義無所不順，於親究不我受，而於州閭無所得罪，此古之所謂孝子也。彼不善事親者，以小愛戕見賊怨賊從於己，可以言而不言，於事可以諫而不諫，依違隱忌，惟意是從，以至殞身於其親之令，而陷親於不義之名，是特以安親而反老之，將以說而反奪之，此君子之所不取也。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申生於親可言而不言，而且僭傷公之心，於義可遽而不遽，而且諸天下豈有無父之國，以至忘其弟之不問，而且卿國家之多難不顧，死生之大節，而且禮，再拜之末儀，是恭而已，非孝也。春秋書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甚書晉侯以明晉侯之罪，道書申生以明申生之罪也。雖然，春秋之時，臣弒其君，子殺其父，如衛輒拒父而爭國，是商臣殺君而甚依，則申生之行蓋可哀而恕之也。孔子曰：苟志於仁，無惡也。故禮不以申生為不孝，而以之為恭，猶詩不以仁假奇為不孝而以之為不取也。然以春秋禮義之法絕之，則申生不足以為孝矣



魯人有朝祥而莫(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朝祥旦行祥祭之禮也朝祥莫歌固爲非禮特以禮教
衰廢之時而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故夫子抑子路之
笑然終非正禮恐學者致疑故俟子路出乃正言之其
意若曰名爲三年之喪實則二十五月今已至二十四
月矣此去可歌之日又豈多有日月乎哉但更踰月而
歌則爲善矣蓋聖人於此雖不責之以備禮亦未嘗許
之以變禮也（長樂陳氏曰衰凶服也祭吉禮也祥凶禮之喪禮爲吉祭之凶禮未全乎吉也吉事兆見於此矣得不謂之祥乎祥歌同日失之太速子路笑之失之太蹙此孔子所以恕魯人而抑子路之責人無已也竟曰祥之日鼓素琴不爲非而歌則爲未善者樂自外作歌由中出故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乘去聲）縣（玄）賁（奔）父御卜國爲右馬
驚敗績公隊（墜）佐車授綏公曰末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
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
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乘丘魯地戰在莊公十年縣卜皆氏也凡車右以勇力
者爲之大崩曰敗績公墜車而佐車授之綏以登是登
佐車也佐車副車也綏挽以升車之索也末之卜者言
卜國微末無勇也二人遂赴鬬而死圉人掌馬者及浴
馬方見流矢中馬股間之肉則知非二子之罪矣生無
爵則死無謚殺大夫以上爲爵士雖周爵卑不應謚莊
公以義起遂誄其赴敵之功以爲謚焉○方氏曰誄之

爲義述善之實而不欲飾者也謚則因誄之言而別之
有誄則有謚矣（長樂陳氏曰春秋無義戰則莊公乘丘之戰非義也流矢中馬而敗績非御與佐之罪而罪之非智也以成德之誄而加之未成德之士使與士喪同非禮也非義非智則貽害於一時非禮則亂法於萬世貽害於一時其罪小亂法於萬世其罪大記人御其罪大者記之故曰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
隅坐而執燭
病者疾之甚也子春曾子弟子元與申曾子子也
童子曰華而睆（呼板反）大夫之簀與（責）子春曰止曾子聞之
瞿（俱）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
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亟）
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
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
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華畫飾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簀簟也止使童子
勿言也瞿然如有所驚也呼者嘆而噓氣之聲曰童子
再言也革急也變動也彼謂童子也童子知禮以爲曾
子未嘗爲大夫豈可臥大夫之簀曾子識其意故然之
且言此魯大夫季孫之賜耳於是必欲易之易之而沒
可謂斃於正矣○朱子曰易簀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
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使使人

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又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間程子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龍泉葉氏曰。曾子之學堅定明篤。雖仲己赫形而不變。異死生若一致然。凡攻過其身以正為終。是後學宗照李疑處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俱)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既曰。事盡理屈為窮。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皇皇。猶栖栖也。親歸草土。孝子心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來而彼不至也。至小祥。但慨歎日月若馳之速也。至大祥。則情意寥廓不樂而已。○方氏曰。下篇述顏丁之居喪。則言皇皇於始死。言慨焉於既葬。問喪則言皇皇於反哭。所言不同者。蓋君子有終身之喪。思親之心。豈有隆殺哉。先王制禮略為之節而已。故其所言不必同

邾婁(閭)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刑)始也

魯僖公二十一年。與邾人戰于升陘。魯地也。邾師雖勝而死傷者多。軍中無衣。復者用矢。釋云。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夫以盡愛之道。禱祠之心。孝子不能自已。冀其復生也。疾而死。行之可也。兵刃之下。肝腦塗地。豈有再生之理。復之用矢。不亦誣乎

魯婦人之髽(莊華)而弔也。自敗於臺(狐)鮐(台)始也

吉時以纚韜髮。凶則去纚而露其髻。故謂之髽。狐鮐之戰。在魯襄公四年。蓋為邾人所敗也。髽不以弔。時家家有喪。故髽而相弔也。○方氏曰。矢所以施於射。非所以施於復。髽所以施於喪。非所以施於弔。因之而弗改。則非矣廣安游氏曰。先王之世。雖用兵臨軍之際。未有不用禮者也。且禮者。行乎其所可行者也。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此古道也。惟其以禮和與。則兩軍交戰。人要有所止。未有若後世極兵力所至於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後已者也。故古者雖身膏草野之人。與夫死者之家。所謂喪弔之禮。猶得行乎其間。升陘以前。未嘗惟戰死者得復以衣而不復以矢至然以前未嘗振戰死而相弔者得弔以哀而不髽。則是殺人之甚必自升陘臺始。二者始自是而遂以為常。則再夫之矣焉時自先王之禮廢。而兵禍之烈至於六國秦漢之際。殺人至以數十萬計。天下塗炭。肝腦塗地。失禮之禍至於如此。是可嘆也。大率先王之世。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乎天下。凡所謂禮者。行之廟堂。至乎州巷。達乎蒐狩。用乎軍旅。造次顛沛。無非禮者。生乎由是。死乎由是。上下小大。相與習乎此而安乎此。於兩軍之戰而殺有所止違皆然也。後世不然。其從容無事之時。固已廢禮。任其智力。又於軍旅死生之際。為可以自利而害人者。豈復恤哉。故古人殺有所止。與後世異。盡禮之存亡故也。於復以矢乎。以髽則知兵禍之甚烈。記禮者記其失禮之甚也

南宮縚(叨)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總)爾。
爾毋扈扈(戶)爾。蓋榛以爲笄長(仗)尺而總八寸
縚妻夫子兄女也。姑死夫子教之爲髽。從從高也。扈扈
廣也。言爾髽不可太高不可太廣。又教以笄總之法。笄
即簪也。吉笄尺二寸。喪笄一尺。斬衰之笄用箭竹。竹之
小者也。婦爲舅姑皆齊衰不杖期。當用榛木爲笄也。束
髮謂之總。以布爲之。既束其本末而總之。餘者垂於髻
後。其長八寸也
孟獻子禫(大感)縣(玄)而不樂。比(畀)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
加於人一等矣



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禫祭名。禫者澹澹然平安之
意。大祥後間一月而禫。故云中月而禫。或云祥月之中
者非。小記云中一以上而祔。亦謂間一世也。禮大夫判
縣。縣而不樂者。但縣之而不作也。比御而不入者。雖比
次婦人之當御者。而猶不復寢也。一說比。及也。親喪外
除。故夫子美之。長樂陳氏曰。蓋三年之喪則久矣。故祥月而禫者。以義斷恩也。期之喪則近矣。
故間月而禫者。以恩伸義也。記曰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又曰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由此觀之。孟獻子禫縣
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則過乎此矣。故孔子譏之。今夫先王制禮。以中爲界。子夏子張援琴於除喪之際。孔子皆
以爲君子。伯魚子路過哀於母姊之喪。孔子皆非之。然則孟獻子過於禮。孔子反稱之者。非以爲得禮也。特拥
其加諸人一等而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有子蓋既
祥而絲屨組纓
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組
之文五采。今方祥即以絲爲屨之飾。以組爲冠之纓。服
之吉者也。此二者皆譏其變吉之速。然蓋者疑辭。恐記
者亦是得於傳聞。故疑其辭也。引孔子之事者。以見餘
哀未忘也。李氏曰。設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加于人者也。絲屨組纓。不及于人者也。同于人可也。加于
人則非中道矣。及人可也。不及人非禮矣。孔子篤于仁。充之以禮。五日彈琴而不成聲。仁也。十日而成笙歌。禮
也。有過不及。然後知其中。故言孟獻子有若而言孔子于其中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壓)溺



方氏曰。戰陳無勇非孝也。其有畏而死者乎。君子不立
巖牆之下。其有厭而死者乎。孝子舟而不游。其有溺而
死者乎。三者皆非正命。故先王制禮在所不弔。○應氏
曰。情之厚者豈容不弔。但其辭未易致耳。若爲國而死
於兵。亦無不弔之理。若齊莊公於杞梁之妻未嘗不弔
也。○愚聞先儒言明理可以治懼。見理不明者畏懼而
不知所出。多自經於溝瀆。此真爲死於畏矣。似難專指
戰陳無勇也。或謂鬪狠亡命曰畏。賁安游氏曰。古之君子欲正人之過失。不
專恃乎刑罰而已。使生者有所懼。死者有所譏。皆所以誅罰之也。生有所懼。若異其衣冠之類。死有所譏。若死而不弔
之類是也。蓋禮樂行於天下。使人有所勸勉懼恥。而不陷於過惡也。此其爲適等而不迫。亦後世所不能及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行道之人皆有不忍於親之心然而遂除之者以先王之制不敢違也吳氏華曰聖人以中道抑人之情非惡其過厚惟其不可繼而已○臨川吳氏曰行道謂行知率性之道而行之者其情必過厚故以禮制其情則皆有所不忍也伯魚於出母之喪期後當不哭矣而猶哭子路於姊之喪大功服滿當除矣而猶不除皆情之過厚而於禮不可故夫子皆抑其過伯魚遂除之除其哭也子路遂除之除其服也

太公封於營丘比畀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岳樂洛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去聲仁也

太公雖封於齊而留周爲太師故死而遂葬於周子孫不敢忘其本故亦自齊而反葬於周以從先人之兆五世親盡而後止也樂生而敦本禮樂之道也生而樂於此豈可死而倍於此哉狐雖微獸丘其所窟藏之地是亦生而樂於此矣故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忘其本也倍本忘初非仁者之用心故以仁目之○疏曰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春秋周公是也長樂陳氏曰禮樂同出於人心而仁者人也亦出於人心而已故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則禮樂之道亦不過乎德報情而反始也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豈偏爲之哉行吾仁以全禮樂之道而已狐死猶正丘首況仁人孝子乎

伯魚之母死期基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平聲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希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爲母期而有禫出母則無禫伯魚乃夫子爲後之子則於禮無服期可無哭矣猶哭夫子所以歎其甚廣安游氏曰天下之禮苟循其情而爲禮則子路伯魚不知其所終約其不及之情而爲禮則聚喪宰予不可以爲創故禮者通乎賢不肖而爲之不可以過不可以不及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季武子曰周公蓋祔

天子以四海爲家南巡而崩故遂葬蒼梧之野疏云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三妃後皆不從舜之葬此記者言合葬之事古人未有因引季武子之言謂自周公以來始祔葬也書陟方乃死蔡氏曰史記舜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卒於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嶷有舜冢云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士喪禮浴於適室無浴爨室之文舊説曾子以曾元辭易簀矯之以謙儉然反席未安而沒未必有言及此使果曾子之命爲人子者亦豈忍從非禮而賤其親乎此難以臆説斷之當闕之以俟知者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

業者身所習。如學舞學射學琴瑟之類。廢之者恐其忘哀也。誦者口所習。稍暫爲之亦可。然稱或曰亦未定之辭也。長樂陳氏曰。業者。弦歌羽籥之事。誦者。詩書禮樂之文。大功廢業而誦可。則大功而上。不特廢業而誦亦不可。大功而下。不特誦可而業亦不廢也。康誥於父子則不戒之以弟不念天顯。於弟則戒之以其天性之學。若無事於戒矣。性之將身若不可以不成也。不以喪期廢業。而曰大功廢業。其忘如此而已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去聲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申祥子張子也。終者對始而言。死則澌盡無餘之謂也。君子行成德立。有始有卒。故曰終。小人與群物同朽腐。故曰死。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也。子張至此亦自信其近於君子也。長樂黃氏曰。君子小人曰終曰死之別。盡言人生斯世。當盡人道。君子之人。人道既實。則其死也。爲能盡其事。故以終稱之。若小人則無可盡之道。只是形氣消盡。故稱之曰死。終以道言。死以形言。子張言庶幾者。蓋以生平持身謹恐有不盡之道。今至將沒。身其得以盡道而終。故以爲言。亦猶曾子知免之意。觀其將死善卒之言。足以見其平生思懼之意。正學者所當用力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平聲。

始死以脯醢醴酒就尸牀而奠于尸東。當死者之肩。使神有所依也。閣所以度置飲食。蓋以生時度閣上所餘脯醢爲奠也。嚴陵方氏曰。人之始死。以禮則未暇從其新。以情則未忍易其舊。故以閣上所餘脯醢以爲奠也。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婦人倡踊。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

委曲也。曲巷猶言陋巷。細民居於陋巷。未見禮儀而鄙朴無節文。故譏小功不爲位。是曲巷中之禮也。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也。○馬氏曰。凡哭必爲位者。所以叙親疎恩紀之差。嫂叔疑於無服而不爲位。故曰無服而爲位者。惟嫂叔。蓋無服者所以遠男女近似之嫌。而爲位者所以篤兄弟內喪之親。子思哭嫂爲位。婦人倡踊。以婦人有相爲娣姒之義。而不敢以己之無服先之也。至於申祥之哭言思。亦如子思。蓋非禮矣。妻之昆弟外喪也。而既無服。則不得爲哭位之主矣。記曰。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哭踊。夫入門右。由是言之。哭妻之昆弟。以子爲主。異於嫂叔之喪也。以子爲主。則婦人不當倡踊矣。嚴陵方氏曰。位者。哭泣之位也。親有遠近。服有輕重。不可以無辨。故哭泣之際。各爲之位焉。於周室之衰。典禮多失。而一時之積弊。有小功不爲位者。此曾子所以譏之。子思之哭嫂也爲位。以言無服之喪猶且爲位。則知小功不爲位。尤爲非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橫縫。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

疏曰。縮。直也。殷尚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襵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衡。橫也。周尚文。冠多辟積。不一一直縫。但多作襵而并橫縫之。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與吉冠相反。時人因言古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

之云非古也。止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同亘纚也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弃)
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
而后能起
三日中制也。七日則幾於滅性矣。有扶而起者。有杖而
起者。有面垢而已者 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爲喪親之禮。其服衰止於三年。其哭泣止於三月。其水漿不入於口止於三日。蓋三日可以急而食。三月可以解而沐。三年可以祥而除。使過者俯而就之。不至者跂而及之也。若夫以親之思爲罔極。吾之情爲無窮。約其無窮之情而不節之以禮。則在己者不可得在。人者不可繼。是戕天下之人而禍於孝也。此曾子所以不爲子思取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粥而悔之。況七日乎

曾子曰。小功不稅(他外反)。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
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爲之服也。大功以上則
然。小功輕。故不稅。曾子據禮而言。謂若是小功之服不
稅。則再從兄弟之死在遠地者。聞之恒後時。則終無服。
奚其可乎○疏曰。此據正服小功也。小記曰。降而在緦
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 馬氏曰。曾子於喪有過乎哀。是以疑於此。然小功之服雖不必稅。而稅之者。蓋亦禮之所不禁也。昔齊王子請欲爲其母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推此則不稅而欲稅之者。固可矣
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去)馬而將之



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攝貸也。十箇爲束。每束五兩。蓋以四十尺帛從兩頭各
卷至中。則每卷二丈爲一箇。束帛是十箇二丈。今之五
匹也。乘馬四馬也。徒空也。伯高不知何人。意必與孔子
厚者。冉子知以財而行禮。不知聖人之心。則于其誠不
于其物也。疏若自責之言。而實則深責冉子矣 長樂陳氏曰。禮以誠爲本。誠以禮爲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冉求足於藝而不足於禮。足於藝則知文。不足於禮則不知本者。所以攝束帛乘馬而攝行之也。觀其蓋子華之粟釜鍾。使之從則其所攝行者足特從[illegible]。是皆不足於禮之過也。孔子曰。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則可以爲成人矣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孔子曰。吾惡(烏)乎哭諸。兄弟吾哭
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
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夫由
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曰爲(去聲)爾哭也
來者(句)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告兄曰赴。與訃同。已太也○馬氏曰。兄弟出於祖而內
所親者。故哭之廟。父友聯於父而外所親者。故哭之廟
門外。師以成己之德。而其親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己
之仁。而其親視兄弟。故哭諸寢門之外。至於所知。又非
朋友之比。有相趨者。有相揖者。有相問者。有相見者。皆
泛交之者也。孔子哭伯高。以野爲太疏。而以子貢爲主。

君子行禮其審詳於哭泣之位如此者是其所以表微者歟。○方氏曰。伯高之於孔子非特所知而已。由子貢而見。故哭於子貢之家。且使之爲主。以明恩之有所由也。爲子貢而來則弔生之禮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禮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耳。故夫子誨之如此。○石梁王氏曰。爲爾哭也來者一句。長樂陳氏曰禮生於人情之所安義起於人情所未有君子制義以稱情隆禮以稱義則先王之禮所未有者皆可逝於人情而則之也伯高之死孔子疑其所哭故謂兄弟者父祖之遺體則哭於廟父之同志則於廟門之外師成我者也故於寢朋友情我者也故於寢門之外所知知我者也故於野伯高之於我以情則非所知以分則非師友其見我也由賜而已故哭諸賜氏盖爲子貢而來知生者也爲伯高而來知死者也知生者弔而不傷則來若禮也



故拜之知死者傷而不弔則來者非禮也故弗拜之哭於賜氏義也然子貢之拜不拜禮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

喪有疾。居喪而遇疾也。以其不嗜。故加草木之味。以爲薑桂之謂一句。乃記者釋草木之滋。亦或曾子稱禮書之言而自釋之歟。嚴陵方氏曰薑者草之滋桂者木之滋酒肉之外又有草木之滋者亦慈其不勝喪而已

子夏喪(平聲)其子而喪(去聲)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汝)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平聲)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平聲)。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蘇各反)居。亦已久矣

以哭其故喪明也。洙泗(音四)二水名。西河子夏所居。索散也。久不親友故有罪而不自知。○張子曰。子夏喪明必是親喪之時尚強壯。其子之喪氣漸衰。故喪明。然而曾子之責。安得辭也。疑女於夫子者。子夏不推尊夫子。使人疑夫子無以異於子夏。非如曾子推尊夫子。使人知尊聖人也。○方氏曰。子夏不尊於師而尊於己。不隆於



親而隆於子。猶以爲無罪。此曾子所以怒之也。然君子以友輔仁。子夏之至於三罪者。亦由離朋友之群而散居之久耳。以離群故散居也。廣安游氏曰古之人所以多君子者以教法之備而內外交修之也其居室則父兄教之其居學則師教之而平居則朋友教之惟其教之備也故其寡過而傳易以故曾子之責子夏稱其名女其人若父師焉曾子不以爲嫌子夏安受其責蓋曾子正己以付人受人以德而不以姑息君子之道固如此也後世寬父兄師長之位已不能救其子弟朋友之間相設以色辭相安以姑息亦復古人之道矣

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齋)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

內者正寢之中。外謂中門外也。晝而居內。似有疾。夜而

居外似有喪○應氏曰致齊居內非在房闥之中蓋亦端居深處於宊奥之內耳黄安成氏曰古之君子未有不從事乎其常者也卑服有常數作止有常度出處有常所苟變乎其常則必有故不外則不安乎流俗而爲異者也故古之人見其服飾而衰少可知見其步武而身卑可知察其入之居則人之得失可知齊由乎常而觀之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現齒君子以爲難

子皐名柴孔子弟子○疏曰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血出則不由聲也子皐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嚴陵方氏曰君子於此固不以爲是然亦不可以爲非特以爲難而已然於喪有曰哭有曰號有曰爲何也蓋以身言之則曰居以禮言之則曰執以事言之則曰爲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衰與其不當去聲物也寧無衰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

疏曰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邊坐偏倚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旣不倚斬重不言可知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而爲勤勞之事也○馬氏曰衰不當物則亂先王之制而後世疑其傳無衰則禮雖不行而其制度定于一猶可以識之故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山陰陸氏曰物若周書所謂稍服八十物七十物是已嫌此布之精粗非獨升數不同縷數亦不同矣尊者服精卑者服粗故曰與其不當物寧無衰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脫驂參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去聲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舊館人舊時舍館之主人也駕車者中兩馬爲服馬兩旁各一馬爲驂馬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情厚者禮不可薄故解脫驂馬以爲之賻凡以稱情而已客行無他財貨故也惡夫涕之無從者從自也今若不賻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爲無自而出矣惡其如此所以必當行賻禮也舊說孔子遇主人一哀而出涕謂主人見孔子來而哀甚是以厚恩待孔子故孔子爲之賻然上文旣曰入而哭之哀則又何必迂其說而以爲遇主人之哀乎嚴陵方氏曰車馬曰賵貨財曰賻此以馬而曰賻者以馬代貨故也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志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

往如慕反如疑此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也子貢以爲如疑則反遲不若速反而行虞祭之禮是知其禮之常而不察其情之至矣夫子申言小子識之且曰我未之

能行。則此豈易言哉（廬陵胡氏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書其哀慕之深。祭雖遲不害）

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

彈琴而後食者。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也（嚴陵方氏曰。吉之先見者謂之祥。祥必有祭。祭必有肉。饋祥肉則所以致其吉也。受之以彈琴。則所以散其哀也。○長樂陳氏曰。祥祭而饋肉。凶事畢而吉事始矣。顏淵之喪饋祥肉。孔子出受之。仁也。必彈琴而后食之。義也。禮之道無他。節文仁義而已矣）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

吉事尚左。陽也。凶事尚右。陰也。此蓋拱立而右手在上也（梁子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是又手以右手在上也。以其姊之喪。必如此者。見微頃不忘也。以是知聖人之能敬。二三子學之者。蓋此禮非三代所有。蓋孔子自爲之耳。如喪出母。亦夫子自制。○山陰陸氏曰。二三子識悉務學聖人如此。蓋有不應學而學之者。未有應學而不學者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上聲）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

作。起也。負手曳杖。反手卻後以曳其杖也。消搖。寬縱自適之貌。泰山為衆山所仰。梁木亦衆木所仰而放者。猶哲人為衆人所仰望而放效也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猶在阼。猶賓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殯之於此。示猶在阼階以為主。猶在西階以為賓客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賓夾之。故言與而不言猶也。孔子其先宋人。成湯之後。故自謂殷人。疇。發語之辭。昔之夜。猶言昨夜也。夢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饋奠之事。知是凶徵者。以殷禮殯在兩楹間。孔子以殷人而享殷禮。故知將死也。又自解夢奠之占云。今日明王不作。天下誰能尊己而使南面坐于尊位乎。此必殯之兆也。自今觀之。萬世王祀。亦其應矣（長樂陳氏曰。聖人知夫身者天地之委形。生者天地之委和。性命者天地之委順。故視肝膽爲楚越。以死生爲晝夜。安其適來之時。處其適去之順。將迎無所形於外。哀樂不能間於內。又孰以幻滅爲累哉。此所以悟形發將死之夢。至於負手之忘形。曳杖之忘物。道遣於自得之揚。以興天爲徒也。然安得想然忘物。而吉凶不與之問乎。此所以有泰山梁木哲人之嗟歎。○嚴陵方氏曰。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者。示不忍賓之爾。故曰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若將賓之矣。故曰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者。則若賓之矣。故曰則猶賓之也。凡此皆以其世漸文。而殯死之所愈遠而已。然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乃知其將死者。以殷人則宜享殷禮故也）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

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以後章二三子絰而出言之此所謂無服蓋謂弔服加麻也。疏云士弔服疑衰麻謂環絰也。五服絰皆兩股惟環絰一股。後章從母之夫疏云凡弔服不得稱服○方氏曰若喪父而無服所謂心喪也嚴陵方氏曰方孔子之生也以子之喪處門人及其沒也門人以父之喪處孔子此報施之道也學記曰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則師之於人道小補載故子貢於三年之外又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以恩尤所重故也噫世衰道微禮殺不明乎天下其執親之喪不能三年者蓋有之矣而況於師乎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彼義反周也設崇殷也綢叨練設旐直小反夏也

公西氏赤名。字子華。孔子弟子也○疏曰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制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制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制又綢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詩虞業維樅疏云懸鐘磬之處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練素錦也繒布廣終幅長八尺旐之制也長樂陳氏曰顏淵之死門人欲厚葬之孔子以為不可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之葬孔子則飾牆置翣以至周披人以孔子有所不可及之道故報之以人所不可行之殷崇夏旐而三代之禮莫不兼用豈孔子之心乎蓋門禮是雖禮不於三代蓋亦循情以為文而已故子貢六年於其墓孟子不以為非門人三代之學葬君子不以為過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于四隅殷士也

疏曰。褚者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公明儀尊其師故特為褚不得為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而為之也。又於褚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于四隅此殷禮士葬飾也長樂陳氏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不褚不翣而褚以帷而葬之以殷士之禮何也殷禮質周禮文質則野文則薄子張之時濟其文矣故門人從質以救其弊此易小過用過乎儉孔子欲從先進之意也記曰禮中盈而涂損寵以經足及葬從宗瀕行殺道也學者行之所貴禮從殺孔門之所尚也公以羊之衰孔子則與於此者蓋尊孔子所以學遊於子張所以趣時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詩占反枕去聲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

不反兵者不反而求兵言恒以兵器自隨

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去聲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去聲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疏曰。朝在公門之內閽人掌中門之禁兵器但不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皐門之內則得入也。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亦

謂佩刀以上。不必要是矛戟也○方氏曰市朝猶不反兵則無所往而不執兵矣。曲禮云。兄弟之讎不反兵。此言遇之不鬪者。彼據不仕者言之耳嚴陵方氏曰寢苫則常以喪禮自處。枕干則常以戈事自防。不仕則不暇事人而事事也。弗與共天下。則與不共戴天同義。市朝非戰鬪之處。遇諸市朝猶不反兵。則無所往而不執兵矣。而其恩之至重故其報之如此。仕弗與共國。則辭事人而事事。亦匪與之相遇也。銜君命而使遇之。不鬪則不敢以私讎妨公事由其恩。報於父母。曲禮言交游之讎。而不及從父昆弟。此言從父昆弟之讎。而不及從父者。蓋交遊之讎。猶不同國。則從父昆弟可知矣。於從父昆弟且不爲魁。則交游不爲魁可知矣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群居則絰。出則否

弔服加麻者。出則變之。今也外而不免絰。所以隆師也。

群者。諸弟子相爲朋友之服也。儀禮註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絰帶。亦弔服也。故出則免之山陰陸氏曰。二三子蓋謂七十子知師之深者也。

易異墓。非古也

疏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古者殺以前墓而不墳不易治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有其禮而無其財。則禮或有所不足。哀敬則可自盡也

此夫子反本之論。亦寧儉寧戚之意臨川吳氏曰哀敬言其心禮之本也。禮言其物禮之文也。禮有本有文。本固爲重。然謂之與其謂之不若。此矯世救弊之辭爾。蓋本與文兩相須者爲盡善也

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塡奠池徹。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才用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

劉氏曰。負夏衛地也。葬之前一日。曾子往弔。時主人已祖奠而婦人降在兩階之間矣。曾子至。主人榮之。遂徹奠推柩而反向內。以受弔。示死者將出行。遇賓至而爲之暫反也。亦事死如事生之意。然非禮矣。柩既反。則婦人復升堂以避柩。至明日乃復還柩向外。降婦人於階間而後行遣奠之禮。故從者見柩初已遷而復推反之。婦人已降而又升堂。皆非禮。故問之。而曾子荅之云。祖者且也。是且遷柩爲將行之始。未是實行。又何爲不可復反。越宿至明日乃還柩。遣奠而遂行乎。疏謂其見主人榮已。不欲指其錯失而給說荅從者。此以衆人之心窺大賢也。事之有無不可知。其義亦難强解。或記者有遺誤也。所以徹奠者。奠在柩西。欲推柩反之。故必先徹而後可旋轉也。婦人降階間。亦以奠在車西。故立車後。今柩反。故亦升避也

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從者疑曾子之言故又請問於子游也飯於牖下者尸沐浴之後以米及貝實尸之口中也時尸在西室牖下南首也士喪禮小斂衣十九稱大斂三十稱斂者包裹斂藏之也小斂在戶之內大斂出在東階未忍離其爲主之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在西階矣掘肂於西階之上肂陳也謂陳尸於坎也置棺于肂中而塗之謂之殯及啓而將葬則設祖奠於祖廟之中庭而後行自牖



下而戶內而阼而客位而庭而墓皆一節遠於一節此謂有進而往無退而還也豈可推柩而反之乎多矣乎予出祖者多猶勝也曾子聞之方悟己說之非乃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之所說出祖也嚴陵方氏曰飯即含也以用米故謂之飯含亦兼用珠玉而此不言者止據士禮也斂以收斂其尸爲義其禮見喪大記以衣衾之數有多少故有小大之名也殯以擯於外祖以祭於行葬以藏於野自飯至葬其所愈遠以慕彌思故有進而無退然負夏之喪既祖而填池矣以曾子之弔遂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此從者所以疑其非禮也夫祖因有且意以祭於行始方來有轉收關而曾子遂以爲可以反宿則非也所婦人而後行遣奠之禮問禮之常以其反柩而後降故爲非自飯於牖下至葬於墓與坊記所言皆同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扶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疏曰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服之前弔者吉服吉服者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服之後弔者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武吉冠之卷也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方氏曰曾子徒知喪事爲凶而不知始死之時尚從吉此所以始非子游而終善之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現予上之琴和並去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均爲除喪而琴有和不和之異者蓋子夏是過之者俯而就之出於勉強故餘哀未忘而不能成聲子張是不至者跂而及之故哀已盡而能成聲也李氏曰先王制禮正之以中節使有餘者不敢盡不及者不敢不勉要之不出乎聖人之大間而已子夏過者也不敢不約之以禮故曰不敢過也子張不及者也不敢不引而至於禮故曰不敢不至焉○嚴陵方氏曰四制曰祥之日鼓素琴示民有終也蓋先王之制禮如此故二子之除喪而見所以孔子各予之琴也○山陰陸氏曰師也過商也不及今其除喪如此蓋學之之力也

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爲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

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特爲非禮之服以譏之亦檀弓免公儀仲子之意也麻衰以吉服之布爲衰也牡麻絰以雄麻爲絰也麻衰乃吉服十五升之布輕於弔服弔服之絰一股而環之今用牡麻絞絰與齊衰絰同矣鄭註云重服指絰而言也文子初言辱爲之服敢辭者辭其服也

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的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次言敢辭者辭其立於臣位也此時尚未喻子游之意及子游言固以請則文子覺其譏矣於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焉而子游之志達矣趨就客位禮之正也○疏曰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向長樂陳氏曰司寇惠子之喪其廢嫡也無異公儀仲子之立庶子游之於司寇惠子相友也繼與檀弓之於公儀仲子檀弓之譏仲子服免而已趨而就門右而已子游之譏惠子服不以免而麻衰牡麻絰趨不就門而就諸臣之位又檀弓之譏則見於言子游之譏至於無言者蓋檀弓以仲子無賢兄弟非可追而正之故服止於免譏止於禁伯而不之以言姑以正法而已子游以惠子之兄弟有文子者可以追言而正之故爲之服亦爲之趨示之以微言使之自訟而改過既而文子果扶適子南面而立豈非事與則禮與哉然子游之知禮未必不始於檀弓故仲子之事子游識而檀弓行之此檀弓所以爲賢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去聲

將軍文子即彌牟也主人文子之子也禮無弔人於除喪之後者亦無除喪後受人之弔者深衣吉凶可以通用小祥練服之冠不純吉亦不純凶廟者神主之所在待而不迎受弔之禮也不哭而垂涕哭之時已過而哀之情未忘也庶幾近也子游善其處禮之變故曰文氏之子其近於禮乎雖無此禮而爲之禮其舉動皆中節矣○疏曰深衣即閒傳所言麻衣也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之以素曰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者祭前之冠若祥祭則縞冠也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動擧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長樂陳氏曰喪已除而弔始至非喪非無喪之時也深衣練冠非凶非吉凶之服也待于廟非受弔非不受弔之所也文子於其非喪非無喪之時能處之以非喪非無喪之禮故子游曰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者猶射之有中也中乎有於禮者之禮未足以爲達中乎亡於禮者之禮則達矣

幼名冠去聲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

疏曰。凡此之事皆周道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爲死後之稱。更無別諡。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諡
○朱子曰。儀禮賈公彥疏云少時便稱伯某甫。至五十乃去某甫而專稱伯仲。此說爲是。如今人於尊者不敢字之而曰幾丈之類石林葉氏曰子生三月而父名之非特父名之人亦名之也至冠則成人矣非特人不得名父亦不名焉故加之字而不名所以尊名也五十爲大夫則益尊矣有號於廟非特人不字父與君亦不字焉故但曰伯仲而不字所以尊字也禮周自有次第咸言上[illegible]冠而字曰伯某甫仲叔季不惟其所宜則固已稱伯仲何待於五十疑檀弓之説此不然如是而字者伯仲皆在上且但以其序次之所以爲字者在下某甫也如伯某仲某叔肸季友之類是已至於五十爲大夫字其爲某甫者則去之故但言伯仲而冠之以氏伯仲皆在下如名伯南仲榮叔南季之叔是也檀弓言伯仲者非加之伯仲也去其爲某甫者而言伯仲爾

經也者實也

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經要曰帶。經之言實。明孝子有忠實之心也。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要絰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朱子曰。首絰大一搤。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要絰較小。絞帶又小於要絰。要絰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彄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

疏曰。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也。死人冷強。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

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學者行之

疏曰。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而出于大門。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生時出行則爲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向毀宗處出。仍得躐行此壇。如生時之出也。學於孔子者行之。效殷禮也嚴陵方氏曰。絰之所用男子重首婦人重腰皆用其所重非徒爲虛名而已古者復穴而恐開其上以取明而雨溜焉故後世因以名其室。竈取其以熱於足而欲尸之溫也夫中霤則生時於之以居[illegible]浴掘中霤以示不復居處於此故也竈則生時於之以享飪殁及必毀竈以示不復享飪於此故也宗則生時於之以祭享既行必毀宗以示不復祭享於此故也凡此皆殷所常行殷尚質故也之所由本周尚文故禮之所由備生以文爲尚故毀宗之制學禮者行乎周道焉死以質爲尚故喪葬之制學禮者行乎周道焉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育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之兄也。具謂喪事合用之器物也。何以哉言何以爲用乎。謂無其財也。鄭云。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布。錢也。不家於喪。惡因死者而爲

利也。班猶分也。不粥庶弟之母者義也。班兄弟之貧者仁也。夫以粥庶母以治葬，則乏於財可知矣，而不家於喪之言確然不易。古人之安貧守禮蓋如此。嚴陵方氏曰。無財不可以爲悅。豈宜粥人之母以葬其親乎。無田祿者不設祭器。豈宜以賻布之餘具之乎。此子柳所以不從子碩之請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應氏曰。衆死而義不忍獨生，焉得而不死。國危而身不可獨存，焉得而不亡。長樂陳氏曰。主危臣勞，主辱臣死。故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社稷存則與存，社稷亡則與亡。故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思其敗之死則無愧於師，思其危之亡則無愧邦邑。先王禮夫爲人臣者不知出此，故禮以戒之。凡使引思效往竭忠致命而已。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去聲 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于願反請前。

二子皆衛大夫。文子名拔，伯玉名瑗。○劉氏曰。伯玉之請前，蓋始從行於文子之後，及聞文子之言而惡其將欲奪人之地自爲身後計，遂譏之曰吾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示不欲與聞其事也。可謂長於風喻者矣。嚴陵方氏曰。葬之爲禮，蓋生者之所送於非死者之所豫擇。擇之且不可文，况伺己之樂而忘人之害矣。苟惟樂己害人之事可爲，則夫人而爲之矣。此公叔文子樂瑕丘之葬，故蘧伯玉有請前之譏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

弁地名。孺子泣者，其聲若孺子，無長短高下之節也。聖人制禮，期於使人可傳可繼，故哭踊皆有其節。若無節則不可傳而繼矣。嚴陵方氏曰。傳言由己以傳於後，繼言使人有繼於前。孔子曰。辟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又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此傳稱之辨微。夫弁人之喪母泣若孺子，雖爲盡哀，然失哭踊之節，而難爲繼矣。此孔子以是言之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句 尸出戶，句 袒，句 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

禮，始死，將斬衰者笄纚，將齊衰者素冠。小斂畢而徹帷。主人括髮袒于房，婦人髽于室。舉者出，舉尸以出也。括髮當在小斂之後，尸出堂之前。主人爲將奉尸，故袒而



括髮耳。今武叔待尸出戶然後袒而去冠括髮，失禮節矣。故註以子游知禮之言爲嗤之也。○馮氏曰。經文作戶出戶。上戶字乃尸字之訛也。鄭註云尸出戶乃變服義甚明。然註文尸亦訛爲戶，遂解不通。嚴陵方氏曰。主小斂而後袒括髮，則傳其弁矣。出戶而後袒括髮，則非其所也。子游曰知禮，所以甚言其不知禮也。

扶君，卜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

君疾時，僕人之長扶其右，射人之長扶其左。體此二人皆平日贊正服位之人，故君既薨遷尸則仍用此人也。方氏釋師爲衆，應氏以卜人爲卜筮之人。廣安游氏曰。傳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昏然害人，若不養於路寢，則爲死不以道。故君之疾也以在寢在朝之正服位而能

君者扶持之喪則外廷之人共治其喪疾則外廷之人止知其疾所以防微杜漸致謹於疾病之際以正其死道也然此亦一日之故蓋古者之制婦寺于內而人君哀悰之事持其節僕人射人掌之職於外而人君起居之節得其宜故九嬪世婦之屬掌以時御敘于王所宮中之治總以大宰承以六卿人君出入起居事從事於存敬疾病死喪內之人不得與焉此林氏先王積習而崇精禮教之陰有不能然者

從(去聲)母之夫舅之妻二夫(扶)人相為(去聲)服君子未之言也。

或曰同爨緦

從母，母之姊妹。舅，母之兄弟。從母夫於舅妻無服，所以禮經不載。故曰君子未之言。時偶有甥至外家，見此二人相依同居者，有喪而無文可據，於是或人為同爨緦之說以處之。此亦原其情之不可已，而極禮之變焉耳。

○或問：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朱子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為族曾祖父緦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為服，推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似乎雜亂，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

喪事欲其縱縱(總)爾，吉事欲其折折(提)爾。故喪事雖遽(其據反)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猶猶爾。

縱縱，給於趨事之貌。折折，從容中禮之貌。喪事雖急遽而不可陵躐其節次。吉事雖有立而待事之時，而不可失於怠惰。若騷騷而太疾則鄙野矣；鼎鼎而太舒則小人之為矣。猶猶而得緩急之中，君子行禮之道也。廣安游氏曰：君子處吉凶之際以失禮為懼，故疾徐之際常得其中。○臨川吳氏曰：喪事欲疾，吉事欲舒。疾者雖當健捷，然亦不可太急而陵越節次。行者雖有止息，然亦不可太緩而怠惰。貴然故踐驟而急疾不節，則若田野之人；鼎鼎而舒緩怠惰，則若不修整之小人。惟君子得疾徐之中，則於喪事不至太疾，吉事不至太舒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喪具，棺衣之屬。君子恥於早為之而畢具者，嫌不以久生期其親也。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蓋慮夫倉卒之變也。一日二日可辦之物，則君子不豫為之。所謂絞紟衾冒，死而后制者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去聲)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

方氏曰：兄弟之子雖異出也，然在恩為可親，故引而進之與子同服。嫂叔之分雖同居也，然在義為可嫌，故推而遠之，不相為服。姑姊妹在室與兄弟姪皆不杖期，出適則皆降服大功。而從輕者，蓋有受我者服為之重故也。言其夫受之而服為之杖期以厚之，故於本宗相為皆降一等也。○河南程氏曰：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其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尊卑不異，恐有混淆之嫌，故推使無服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嚴陵方氏曰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慮其至於廢事故雖喪者之側必食又慮其忘哀故未嘗飽焉是禮也雖聖人之行不過如此而已）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

其徒門弟子也次其人所寓之館舍也士喪禮主人西面賓在門東北面此曾子所以北面而弔之也（臨川吳氏曰吾父死者於門側之客曰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去聲）而不可爲也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沬）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筍）虡（巨）其曰明器神明之也

劉氏曰之往也之死謂以禮往送於死者也往於死者而極以死者之禮待之是無愛親之心爲不仁故不可行也往於死者而極以生者之禮待之是無燭理之明爲不知故亦不可行也此所以先王爲明器以送死者竹器則無縢緣而不成其用瓦器則麤質而不成其黑光之沬木器則樸而不成其雕斲之文琴瑟則雖張絃而不平不可彈也竽笙雖備具而不和不可吹也雖有鐘磬而無懸挂之簨虡不可擊也凡此皆不致死亦不致生而以有知無知之間待死者故備物而不可用也

備物則不致死不可用則亦不致生其謂之明器者蓋以神明之道待之也（長樂陳氏曰不曰神明之器特曰明器者以神之幽不可不明故也）（周官凡施於神者皆曰明故水曰明水火曰明火以至明齍明燭明竁者皆神明之也蓋其有竹瓦木之所用琴瑟竽笙鐘磬之所樂有所明之所用非所用所樂非所樂神之也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蓋知此義）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聞）喪（去聲）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去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去聲）桓司馬言之也

仕而失位曰喪桓司馬即桓魋靡侈也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

敬叔魯大夫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嘗失位去魯後得反載寶而朝欲行賂以求復位也

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

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定公九年孔子爲中都宰制棺槨之法制也四寸五寸厚薄之度將適楚而先使二子繼往者蓋欲觀楚之可仕與否而謀其可處之位歟嚴陵方氏曰雖其後心而至於傷則曾不若速朽之爲愈也律其利心而至於富貴曾不若速貧之爲愈也孔子之言將爲二子而發爾有子乃能以中都與之荊之事驗之可謂知言者矣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穆公召縣玄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

大夫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莊子稱大夫名伯齊強魯弱不容略其赴縣子名知禮故召問之脩脯也十脡爲束問遺也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故雖束脩微禮亦不以出竟

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交政於中國言當時君弱臣強大夫專盟會之事以與國君相交接也此變禮之由也愛之哭出於不能已畏之哭出於不得已哭伯高於賜氏義之所在也哭莊子於縣氏勢之所迫也嚴陵方氏曰君弱臣強有至交政於中國豈特束脩之問而已生既畏之而不敢不與之交則死亦畏之而不敢不爲之哭矣若魯人之哭陳莊子所謂畏而哭之者也然縣子謂哭諸異姓之廟者以哭其非所當哭之人故哭於非所當哭之廟也異姓之廟必哭諸縣氏以其禮之所由起故爾則與哭伯高於賜氏同義也○臨川吳氏曰愛而哭之謂哀死而哭哭其所當哭也畏而哭之則哭死而非其情哭所不當哭者也此哀世之弊古豈有是哉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

仲憲孔子弟子原憲也示民無知者使民知死者之無知也爲其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爲其有知故以祭器之可用者送之疑者不以爲有知亦不以爲無知也然周禮惟大夫以上得兼用二器士惟用鬼器也曾子以其言非乃曰其不然乎再言之者甚不然之也蓋明器祭器固是人鬼之不同夏殷所用不同者各是時王之制文質之變耳非謂有知無知也若如憲言則夏后氏何爲而忍以無知待其親乎○石梁王氏曰三代送葬之具質文相異故所用不同其意不在於無知有知及示民疑也仲憲之言皆非曾子非之未獨識其說夏后明器蓋舉其失之甚者也嚴陵方氏曰明器祭器三代之所兼用蓋處之以死生之間而已豈特周而然哉而原憲必以夏用鬼器殷用人器則是夏有致死之不仁殷有致生之不知

矣。宜乎曾子不然其說也。然曾子之言，止及於夏，而不及於殺者，以死其親，尤君子之所不忍故也。

公叔木（式樹反）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

公叔木，衛公叔文子之子。同父母之兄弟期，則此同母而異父者，當降而爲大功也。禮經無文，故子游以疑辭荅之。魯人齊衰三月之服行之久矣，故子夏舉以荅狄儀，而記者亦因狄儀此問而今皆行之也。此記二子言禮之不同。○鄭氏曰：大功是。（袁子曰：同母異父之昆弟，狄儀服之齊衰，是與親兄弟之服同，如此則無分別。○嚴陵方氏曰：禮異父亦謂之繼父。繼父同居則服期焉。服其父以期，則其子相爲服以大功，乃其稱也。而子夏不遂以魯人之事告狄儀，使之行齊衰，不亦甚乎。）

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柳若，衛人。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有其禮，謂禮所得爲者。然無財則不可爲。禮時爲大，有禮有財而時不可爲，則亦不得爲之也。（嚴陵方氏曰：無其財則物不足以行禮，無其時則勢不可以行禮。禮有常，時有變，財有限。三者不備，君子所不行也。孟子所言不得不可以爲悅者，時與禮也；無財不可以爲悅者，即此所謂財也。○廣安游氏曰：爲嫁母服，非後世之禮，非先王之正也。子思之意，以爲難有齊衰其之禮，然財不足以備禮則行之必有所不備。若有其禮有其財可以行矣，而非道隆之時，亦弗可以備行也。以此觀之，子思於嫁母之服，蓋有行之而不備者矣。古之君子嚴於父母男女之別，以爲食稍懷母不懷父者，君子惡之，故父在爲母期，以厭降於父母。出嫁而其禮之行有所不備，以爲母絕於父，其尊統於父，所以致謹於父之親也。若學於嫁母而於父不親，此爲猶之遵謹於禮者之所畏也。然後世君子行不如子思，道又不如子思，未必能親其父而先厚其母，此又君子所難言也。故曰：與其過乎厚，寧過乎薄。去古既遠，行禮者當以是爲心。）

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去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

縣子名瑣。○疏曰：古者殷時也。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惟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己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滕國之伯名文，爲孟虎著齊衰之服者，虎是文之叔父也。又爲孟皮著齊衰之服者，文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爲叔父，下爲兄弟之子，皆著齊衰也。（朱子曰：夏殷而上，大槩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

內易。巽我死則亦然

右木會孝公子惠伯鞏之後○馮氏曰。此條重在不可不深長思一句。買棺之時外內皆要精好。此是孝子當爲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而曰我死則亦然。記禮者譏失言也。嚴陵方氏曰。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此喪所以不可不深長思也。買棺外內易。亦其一端耳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始死。去死衣。用斂衾覆之。以俟浴。既復之後。楔齒綴足畢。具脯醢之奠。事雖小定。然尸猶未襲斂也。故曰未設飾。於是設帷於堂者。未欲人褻之也。故小斂畢乃徹帷。仲梁子謂夫婦方亂者。以哭位未定也。二子各言禮意。鄭云。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嚴陵方氏曰。人死斯惡之矣。以未設飾。故帷堂。蓋以防人之所惡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帷焉。是則帷堂之禮。爲死者關。豈爲生者設哉。而仲梁子以謂夫婦方亂。故帷堂。則失禮之意遠矣



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疏曰。儀禮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魯之衰末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此。將以爲禮。故云小斂於西方。斯此也。其斂之時於此席上而設奠矣。故記者正之云。小斂之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義也○今按儀禮布席于戶內。註云有司布斂席也。在小斂之前。及陳大斂衣奠。則云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註云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也。據此則小斂奠無席。嚴陵方氏曰。萬物生於東而死於西。小斂之奠於東方。則孝子未忍死其親之意也

縣子曰。綌去逆反衰繐歲裳。非古也

方氏曰。葛之麤而郤者謂之綌。布之細而踈者謂之繐。五服一以麻。各有升數。若以綌爲衰。以繐爲裳。則取其輕涼而已。非古制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皋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



滅子蒲之名也。復則呼名。哭豈可呼名也。野哉。言其鄙野而不達於禮也。子皋孔子弟子高柴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去。以爲沽古也

疏曰。沽麤略也。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導。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爲麤略也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疏曰。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卽朝服也。始死則去朝服著深衣。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者因引

孔子行禮之事言之馬氏曰弔者在小斂之前猶當服羔裘玄冠以主人未成服弔者麻
絰不敢先也故子游裼裘而弔既小斂乃襲裘帶絰而入若夫子羔裘玄冠不以弔者是言小斂之後而已矣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去聲家之有亡如字子游曰有無惡烏
乎齊去聲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旋葬縣玄
棺而封窆人豈有非之者哉

喪具送終之儀物也惡乎齊言何以為厚薄之劑量也
毋過禮不可以富而踰禮厚葬也還葬謂斂畢即葬不
殯而待月日之期也縣棺而封謂以手縣繩而下之不
設碑繂也人不非之者以無財則不可備禮也馬氏曰孟子曰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古之人所以得用其禮者為其有財故也苟無其財則斂首足形還葬雖
不足為孝子之悅然以其所以葬而葬亦豈有非之者哉

司士賁奔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
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賁司士之名也禮始死廢牀而置尸於地及復而不生
則尸復登牀襲者斂之以衣也沐浴之後商祝襲祭服
褖衣蓋布於牀上也飯含之後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襲
於牀者禮也後世禮失而襲於地則褻矣司士知禮而
請於子游子游不稱禮而荅之以諾所以起縣子之譏
也汰矜大也言凡有諸問禮事者當據禮荅之子游專
輒許諾則如禮自己出矣是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字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
之

夏禮專用明器而實其半虛其半殷人全用祭器亦實
其半周人兼用二器則實人器而虛鬼器馬氏曰既夕禮言陳明器
亦有黍稷醯醢酒醴以實之宋襄公之葬夫人醯醢百甕蓋譏其多於禮可也以為明器而不當實之則非矣
由是觀之立曾子言殷人之禮有祭器而不必實明器也歟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疏曰送終既畢賻布有餘其家臣司徒承主人之意使
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衆布時人皆貪而獻子家
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左傳叔孫氏之司
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長樂陳氏曰知死者賵知生者賻賵賻之
餘君子不可利於己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己則君天下家視之心歸於人則絕天下怫喪之禮廢其利於己宰
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兄弟之貧者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廣賢乎利於己者而已不
若班諸貧者為盡善也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車馬曰賵賵所以助主人之送葬也既受則書其人名
與其物於方版葬時柩將行主人之史請讀此方版所
書之賵蓋於柩東當前束西面而讀之古者奠之而不
讀周則既奠而又讀焉故曾子以為再告也臨川吳氏曰按士喪
禮下篇祖奠畢公賵賓賵其時賵者已致命於柩凡所賵之物書之於方及次日遣奠畢苞牲行器之後主人

之史讀賵若欲神一一知之前既致命今又讀之是再告于神也蓋古者但有賵時致命之禮無後來再讀之禮故曾子以爲非古

成子高寢疾慶遺去聲入請曰子之病革亟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

成子高齊大夫國伯高父謚成也遺慶封之族革與亟同急也大病死也諱之之辭

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不食之地謂不耕墾之土嚴陵方氏曰子高之愛人可知矣故公叔文子樂瑕丘而欲葬則子高之所得不亦多乎○臨川吳氏曰入請入卧內而請問其遺命也大病謂死不食之地謂地不可以種五穀以供民食者子高自謂生而不能利澤於人是以無益於人也若死而葬人所耕墾之地以妨五穀是有害於人矣故欲擇不可墾耕之地而葬焉其惡惻然不自足其言依於謙儉蓋亦可謂賢已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苦旦反爾

君母君妻雖皆小君皆服齊衰不杖期然恩義則淺矣故居其喪則自處如此衎爾和適之貌此章以文勢推之喪下當有如之何夫子曰字舊說謂記者之略亦或闕文歟又否則問當作聞

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生既館之死則當殯○應氏曰朋友以義合謂之賓客者以其自遠方而來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反壤樹之哉

國子高即成子高也○疏曰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飾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壤爲墳而種樹以標之哉國子意在於儉非周禮之馬氏曰古人尤略於死者衣之以薪葬諸中野而後世聖人特嚴慎終之禮故見於衾周爲不足易之以棺椁椁爲不足飾之以柳翣易之以棺椁者云飾被土設有被之以柳翣者言無使人惡於死凡此皆藏之非待見者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與其樹數故觀其封則知位秩之南下藏其用則知命數之多寡所以遺後世子孫之識非以爲觀美也封之崇四尺孔子之所不廢而國子高者之言亦異於禮矣

孔子之喪有自燕平聲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平聲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

延陵季子之葬其子夫子尚往觀之今孔子之葬燕人來觀亦其宜也然子夏之意以爲聖人葬人則事皆合禮人之葬聖人則未必皆合於禮也故語之曰子以爲聖人之葬人乎乃人之葬聖人也又何觀焉蓋謙辭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長禮見衆人之所欲觀者也故子思之喪周滕世子之葬定公四方猶且觀之況聖人之門人葬聖人乎此燕人所以來觀之

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防者矣見

若覆（方救反）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此言封土有此四者之形封築土為墳也若堂者如堂之基四方而高也坊堤也若坊者上平旁殺而南北長也若覆夏屋者旁廣而卑也若斧者上狹如刃斧之上三者皆用功力多而難成此則儉而易就故俗謂之馬鬣封馬鬣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也今一日者謂今封築孔子之墳不假多時一日之間三次斬板即封畢而已止矣其法側板於坎之兩旁而用繩以約板乃內土於內而築之土與板平則斷斷約板之繩而升此板



於所築土之上又實土於其中而築之如此者三而墳成矣故云三斬板而已封也尚庶幾也乎哉疑辭亦謙不敢質言也長樂陳氏曰孔子以時人之封過泰也故欲從其殺者而已門人以夫子之志於儉也故一日三斬板以行夫子之志而已門人於封則儉於拔崇一緣旅則不儉者儉則行夫子之志不儉則行門人之志行夫子之志所以教時行門人之志所以尊師也

婦人不葛帶

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卒哭丈夫去麻帶服葛帶而首經不變婦人以葛為首經以易去首之麻經而麻帶不變所謂不葛帶也既練則男子除經婦人除帶婦人輕首重要故也然此謂婦人居齊斬之服者如此若大功以下輕者至卒哭則並變為葛與男子同

有薦新如朔奠

朔奠者月朔之奠也未葬之時大夫以上朔望皆有奠士則朔而已如得時新之味或五穀新熟而薦之則其禮亦如朔奠之儀也金華應氏曰薦新逮時物也薦新於廟兗者已逮則感傷或淡薦廟於殯其廟尚新則感傷必重朔奠謂之大奠其禮視大歛故為新亦如之謂男女各即位內外各從事而奠哭之儀也如

既葬各以其服除

三月而葬葬而虞虞而卒哭視重而當變麻衰者變之其當除者即自除之不俟主人卒哭之變也



池視重霤

疏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之承霤也以木為之承於屋簷水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云重霤也天子之屋四注四面皆有重霤諸侯四注而重霤去後大夫惟前後二士惟一在前生時屋有重霤故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設池於車覆鼈甲之下檣帷之上蓋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曰池以象重霤也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藏焉

疏曰君諸侯也人君無論少長體尊物備即位即造為

親尸之棺盖柂棺也。漆之堅強甓甓然故名椑。每年一
漆示如未成也。藏焉者其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故藏
物於中。一說不欲令人見故藏之嚴陵方氏曰椑卽所謂櫬也君尊雖亦物亦備豫焉

復楔屑齒綴拙足飯上聲設飾帷堂並作

始死招魂之後用角柶拄尸之齒令開得飯含時不閉
又用燕几拘綴尸之兩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飯
者實米與貝于尸口中也設飾尸襲斂也帷堂堂上設
帷也。作起爲也。復至帷堂六事一時並起故云並作也
儀禮亦總見一圖山陰陸氏曰言復楔齒綴足飯設飾此五事並作於帷堂之時

父兄命赴者

疏曰。生時與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
赴告士喪禮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
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天子之郭門曰皐門明堂位言魯之庫門卽天子皐門。
是庫門者郭門也○疏曰。君王侯也。前曰廟後曰寢室
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小寢者高祖以下
寢也。王侯同大寢。天子始祖之寢諸侯太祖之寢也小
祖者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太祖者天子始祖之廟諸
侯太祖之廟也○馬氏曰。寢所居處之地。祖有所事之
地門所出入之地。郊所嘗至之地。君復必於此者蓋魂
氣之往亦未離生時熟習之地也。觀此則死生之說可
知矣○今按馬氏以小寢大寢爲燕寢正寢與舊說異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

剝者不巾覆也。脯醢之奠不惡塵埃故可無巾覆。凡覆
之者必其有祭肉者也廬陵胡氏曰牲肉不巾則塵埃汚之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材爲椁之木也。布者分列而暴乾之也。殯後旬日卽治
此事。禮獻材于殯門外註云明器之材。此云材與明器
者蓋二者之材皆乾之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逮日及日之未落也○方氏曰。朝奠以象朝時之食夕
奠以象夕時之食孝子事死如事生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未殯哭不絕聲。殯後雖有朝夕哭之時。然廬中思憶則
哭。小祥後哀至則哭。此皆哭無時也。使者受君之任使
也。小祥之後君有事使之不得不行然反必祭告偁親
之神靈知其已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

練練衣黃裏縓七絹反緣去聲

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以練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縓淺絳色。緣謂中衣領及褎之緣也

葛要(平聲)絰繩屨無絇

小祥男子去首之麻絰。惟餘要葛也。故曰葛要絰。繩屨者。父母初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絇。謂無屨頭飾也○朱子曰。菅屨疏屨今不可考。今略以輕重推之。斬衰用今草鞋。齊衰用麻鞋可也。麻鞋今卒伍所著者

角瑱(吐殿反)

瑱充耳也。吉時君大夫士皆有之。所以掩於耳。君用玉爲之。初喪去飾。故無瑱。小祥後微飾。故用角爲之也。馬氏曰。哀痛至甚。則耳無聞。目無見也。而衣服則飾有闕矣。故又爲角瑱以充之

麛裘衡(音橫)長袪。袪裼之可也

疏曰。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則貴賤有異。喪則同用麛皮爲之。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橫廣大者。又長之。又設其袪也。裼者。裘上之衣。吉時皆有。喪後凶質。未有裼衣。小祥後漸向吉。故加裼可也。按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麛裘。麛裘內自有常著襦衣○今按袪者。袖口也。此所謂袪。則是以他物爲袖口之緣。既袪以爲飾。故裼之可也。嚴陵方氏曰。麛裘以白麛之皮爲裘也。凡此。所以爲易除之漸而已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三年之喪在殯。不得出弔。然於兄弟則恩義存焉。故雖緦服兄弟之異居而遠者。亦當往哭其喪。若非兄弟則雖近不往。嚴陵方氏曰。緦最服之輕者。服之輕猶必往。况其重者乎。蓋同姓之恩。不得不爲之隆故也。鄰最居之近者。居之近猶不往。况其遠者乎。蓋異姓之恩。未得不爲之殺故也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馮氏曰。上二句既主生者出弔往哭爲義。則下一句文意當同。所識當爲句。若所知之謂也。死者既吾之所知識。則其兄弟雖與死者不同居。我皆當弔之。所以成往來之情義也

天子之棺四重(平聲)。水兕(似)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杝(移)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水牛兕牛之革耐濕。故以爲親身之棺。二革合被爲一重。杝木亦耐濕。故次於革。卽前章所謂椑也。梓木棺二。一爲屬。一爲大棺。杝棺之外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大棺。四者皆周。言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帀也。惟椁不

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

椁束縮二衡(橫)三衽每束一

古者棺不用釘惟以皮條直束之二道橫束之三道衽形如今之銀則子兩端大而中小漢時呼爲小要不言何物爲之其亦木乎衣之縫合處曰衽以小要連合棺與蓋之際故亦名衽先鑿木置衽然後束以皮每束處必用一衽故云衽每束一也

柏椁以端長(竝去聲)六尺

天子以柏木爲椁端猶頭也用柏木之頭爲之其長六尺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絰紂(緇)衣

諸侯薨而赴於天子天子哭之爵弁紂衣本士之祭服爵弁弁之色如爵也紂衣緇衣也○鄭氏曰絰衍字也周禮王弔諸侯弁絰緦衰○疏曰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此遙哭之故不服緦衰而服爵弁紂衣也

或曰使有司哭之

鄭氏曰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廬陵胡氏曰諸侯薨在國天子遙哭之不親見尸柩故不服緦衰弔服而服士之祭服有司哭之非也惡夫誣之甚矣況使人乎)

爲(去聲)之不以樂食

疏曰此是記者之言非或人之說也

天子之殯也菆(才官反)塗龍輴(音春)以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疏曰菆叢也菆塗謂用木叢棺而四面塗之也龍輴殯時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爲龍也以椁者此叢木象椁之形也繡覆棺之衣爲斧文先菆四面爲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以此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也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爲屋以覆於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今按菆塗龍輴是輴車亦在殯中非贈夫輴車而殯棺也

唯天子之喪有別(彼列反)姓而哭

諸侯朝覲天子爵同則其位同今喪禮則分別同姓異姓庶姓使各相從而爲位以哭也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去聲)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作謚者先列其生之實行謂之誄大聖之行豈容盡列但言天不留此老成而無有佐我之位者以寓其傷悼之意而已耳稱孔丘者君臣之辭此與左傳之言不同○鄭氏曰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也(山陰陸氏曰據此左傳所錄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屛余一人以在傳不備春秋之辭也今記備之如此)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于葉反)冠哭於大(泰)廟三日

句

君不舉。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

厭冠喪冠也。說見曲禮。盛饌而以樂侑食曰舉。后土社也○應氏曰。哭於大廟者傷祖宗基業之虧損。哭於后土者傷土地封疆之䟦削也。不舉自貶損也。曰君舉者非也

孔子惡野哭者

所知吾哭諸野。夫子嘗言之矣。蓋哭其所知。必設位而帷之以成禮。此所惡者。或郊野之際。道路之間。哭非其地。又且倉卒行之。使人疑駭。故惡之也。方氏說哭者呼滅乎曰。野哉孔子惡者以此。恐未然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

稅人。以物遺人也。未仕者身未尊顯。故內則不可專家財。外則不可私恩惠也。或有情義之所不得已而當遺者。則稱尊者之命而行之嚴陵方氏曰。未仕者則無祿。故不敢稅人。其或禮有所不可廢。義有所不可免。則以父兄之命而已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

國君之喪。諸臣有朝夕哭踊之禮。哭雖依次居位。踊必相視為節。不容有先後也。士卑。其入恒後。士皆入。則無不在者矣。故舉士入為畢而後踊焉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疏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馬氏曰。祥禫之制。施於三年之喪。則其月同。施於期之喪。則其月異。雜記曰。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此期之喪也。父在為母有所屈。三年所以為極。而至於二十五月者。其禮不可過以三年之愛。而斷於期者。其情猶可伸。在禫月而樂者。聽於人也。在徙月而樂者。作於己也嚴陵方氏曰。祥而縞。即玉藻所謂縞冠素紕。既祥之冠是也。是月禫。徙月樂者。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謂踰月則其善者以此

君於士有賜帟帟

帟幕之小者。置之殯上。以承塵也。大夫以上。則有司供之。士卑。又不得自為。故君於士之殯。以帟賜之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三

檀弓下第四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

此言送殤遣車之禮。君謂國君。亦或有地大夫通得稱君也。公專言五等諸侯也。十六至十九爲長殤。葬此殤時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以奠之牲體分折包裹用此車載之以遣送死者故名遣車。車制甚小。以置之椁內四隅不容大爲之也。禮中殤從上。君適長三乘則中亦三乘。下則一乘也。公庶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則無也



大夫適長一乘則中亦一乘。下殤及庶殤並無也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方氏曰。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官。若府史而下皆長官自辟除則不可謂之達矣。受命於君者其恩厚故公之喪惟達官之長杖○今按凡官皆有長貳此以長言則不及貳也。朱子曰。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與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得自通章奏於君者。凡此皆杖。次則不杖也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三。君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弔於宮於其殯宮也。出。柩已行也。孝子攀號不忍君命引之奪其情也。引者三步即止。君又命引之。如是者三。柩車遂行君即退去。君來時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柩朝廟之時亦如之。或已出大門至平日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而暫停柩車則亦如之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始衰之年不可以筋力爲禮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脫)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蟜固人姓名。點字晳曾子父



也。武子寢疾之時。蟜固適有齊衰之服。遂衣凶服而問疾且曰大夫之門不當釋凶服。惟君門乃說耳。此禮將亡。我之凶服以來。欲以救此將亡之禮也。武子善之言失禮之顯著者人皆可知。若失禮之微細者惟君子乃能表明之也。武子執政人所尊畏固之爲此欲以易時人之觀聽據禮而行。武子雖憾不得而罪之也。若倚門而歌則非禮矣。其亦狂之一端歟。記者蓋善蟜固之存禮譏曾點之廢禮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弔於人。是日不樂。婦人不越疆而弔人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大夫弔弔於士也。大夫雖尊，然當主人有小斂大斂或殯之事而至，則殯者以其事告之。辭猶告也。若非當事之時，則孝子下堂迎之。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是日不樂不飲酒食肉，皆爲餘哀未忘也。長樂陳氏曰：婦人見兄弟可以及閾而不可以踰閾，送迎可以及門而不可以出門，弔人可以出門而不可以越疆。許穆夫人歸唁於衛而不可。何則？越疆而弔，人如之何而可。

弔於葬者必執引去聲，若從柩及壙上聲，皆執紼

引，引柩車之索也。紼，引棺索也。○鄭氏曰：示助之以力。○疏曰：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數足則餘人皆散行從柩，至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也。引者長遠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棺惟撥舉，不長遠也。嚴陵方氏曰：引在前屬之於車，以道柩也；紼在旁屬之於棺，以弼柩也。道柩者惟在路用之而已，弼柩者至下棺亦用焉，故雖不執引而或從柩及壙，亦皆執紼也。曲禮曰助葬必執紼，蓋謂是矣。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如字

此謂國君弔其諸臣之喪。弔後，主人當親往拜謝喪家。若無主後，必使以次疏親往拜。若又無疏親，則死者之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與舍之人往拜亦可也。寡君承事者，來承助喪事。此君語擯者傳命以入之辭。主人曰臨者，謝辱臨之重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蕢尚畫宮受弔，不如杞梁之妻知禮。而此言弔於路何也？蓋有爵者之喪，當以禮弔。此謂臣民之微賤者耳。禮不下庶人也。言必使人弔者，是況言衆人之喪也。廬陵胡氏曰：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若齊侯哭敝無存之類。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大夫之喪，適子爲主，拜賓，或以他故不在，則庶子不敢受弔，不敢以卑賤爲有爵者之喪主也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爲主，袒免問，哭踊，夫入門右，使人立於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

此謂妻兄弟之喪而未往弔時禮也。父在，己之父也。爲父後，妻之父也。門外之人，以來弔者告，若是交游習狎之人，則徑入哭之，情義然也。○疏曰：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以其主故也。故姊妹之夫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庭，子爲主者，恐服舅緦，故命己子爲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之上，必先去冠而加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謂此子之父，即哭妻兄弟者。嚴陵方氏

曰哭諸異室者
以其別於遠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内之右同國則往哭之

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門内大門之内也上篇言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其亦謂同國歟○方氏曰哭于側室欲其遠殯宮也于門内之右者不居主位示爲之變也同國則往者以其不遠也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

以喪母之服而哭朋友之喪踰禮已甚故或人止之而曾子之意則曰我於子張之死豈常禮之弔而已哉今詳此意但以友義隆厚不容不往哭之又不可釋服而往但往哭而不行弔禮耳故曰我弔也與哉○劉氏曰曾子嘗問三年之喪弔乎夫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既聞此參而又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凡經中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盡信此亦可見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悼公魯君哀公之子擯贊相禮事也立者尊右子游由公之左則公在右爲尊矣少儀云詔辭自右者謂傳君之詔命則詔命爲尊故傳者居右時相喪禮者亦多由右故子游正之也

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

穀讀爲告齊襄公夫人王姬卒在魯莊之二年赴告於魯其初由魯而嫁故魯君爲之服出嫁姊妹大功之服禮也或人既不知此王姬乃莊公舅之妻而以爲外祖母又不知外祖母服小功而以大功爲外祖母之服其亦妄矣○鄭氏曰春秋周女由魯嫁卒則服之如内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

獻公薨時重耳避難在狄故穆公使人往弔之弔爲正禮故以且曰起下辭寡人聞之者此使者傳穆公之言也恒於斯言常在此死生交代之際也儼然端靜持守之貌喪失位也喪不可久時不可失者勉其奔喪反國以謀襲位故言孺子其圖之也此時秦已有納之之志矣

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

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如字)之。孺子其辭焉。

舅犯。重耳舅狐偃字子犯也。公子旣聞使者之言。入以告之子犯。犯言當辭而不受可也。失位去國之人。無以爲寶。惟仁愛思親。乃其寶也。父死謂是何事。言是凶禍大事。豈可又因此凶禍以爲反國之利。而天下之人孰能解說我爲無罪乎。此所以不當受其相勉反國之命也。

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去聲)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公子旣聞子犯之言。乃出而答客。惠弔亡臣重耳。謝其來弔也。不得與哭泣之哀。言出亡在外。不得居喪次也。以爲君憂者。致君憂慮我也。他志謂求位之志。辱君義者。辱君惠弔之義也。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也。

子顯(去聲)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去聲)利也。

鄭註用國語。知使者爲公子縶。字子顯。故讀顯爲縶也。喪禮先稽顙後拜。謂之成拜。爲後者成拜。所以謝弔禮之重。今公子以未爲後。故不成拜也。愛父。猶言哀痛其父也。不私與使者言。是無反國之意。是遠利也。愛父遠利。皆仁者之事。故稱之曰仁夫公子重耳。(嚴陵方氏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夫不仁猶或有得國者。而況於仁乎。觀重耳拒秦穆公之言。則其仁可知矣。故終能霸有全晉。然重耳之所爲特交之於舅犯而已。何使自得於天[illegible]。非由於人。賤推是以爲問則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無非仁也。又安得孔子有辭而不正之識哉。)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禮。朝夕哭殯之時。必褰開其帷。敬姜哭其夫穆伯之殯。乃以避嫌而不復褰帷。自此以後。人皆倣之。故記者云非古也。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張子曰。敬姜早寡。豈哭以避嫌。帷殯或亦避嫌。義夫之遠色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孝子之哀。發於天性之極。至豈可止。遏聖人制禮以節其哀。蓋順以變之也。言順孝子之哀情。以漸變而輕減也。始猶生也。生我者父母也。毁而滅性。是不念生我者矣。(嚴陵方氏曰。始而生之者。親也。終而成之者。子也。苟過於哀而不知變。則或以死傷生矣。故節哀順變者。以君子念始之者也。○臨川吳氏曰。順變二字。釋節哀之義。蓋謂順孝子哀心。不遽止之。然爲之節。使之雖哀而有變。則其哀不至過甚傷生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行禱五祀而不能回其生。又爲之復。是盡其愛親之道。而禱祠之心猶未忘於復之時也。望反諸幽。望其自幽而反也。鬼神處幽暗。北乃幽陰之方。故求諸鬼神之幽者必向北也。嚴陵方氏曰孝子之事親有愛之道及其死也猶復以冀其復生所以愛之道於是爲盡故曰盡愛之道也冀其復生固所以有禱祠之禮也特有是心耳故曰有禱祠之心往予曰鬼神守其幽則幽若鬼神之道也復之時望其魂氣自幽而反故曰望反諸幽而爲陽有明之義北爲陰有幽之義故曰北而求諸幽也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隱。痛也。稽顙者以頭觸地。無復禮容。就拜與稽顙言之。皆爲至痛。而稽顙則尤其痛之甚者也。嚴陵方氏曰孝子哀瘠之容有若手之辟足之踊口之哭目之泣辨之淺固非一類特不若稽顙之爲甚爾



飯上聲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

實米與貝于死者口中。不忍其口之虛也。此不是用飲食之道。但用此美潔之物以實之焉爾。嚴陵方氏曰弗忍虛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知

銘。明旌也。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式志反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

士喪禮。銘曰某氏某之柩。祝置于簷下西階上。及爲重畢。則置於重。殯而卒塗。始樹於肂坎之東。疏云。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則以緇長半幅。䞓末長終幅。廣三寸。半幅一尺也。終幅二尺也。是總長三尺。夫愛之而錄其名。敬之而盡其道。曰愛曰敬。非虛文也。嚴陵方氏曰凡銘皆所以爲名明旌謂之銘故男子書名爲夫愛之則不忍亡故爲旌以錄死者之名敬之則不敢遺送死之道所以爲盡也○李氏曰葬之埋藏其形也祭祀事其神也銘誄繫世謚以傳其名也以傳其名故曰之淨死而全於傳其名故曰盡其道焉

重平聲主道也。殷主綴拙重焉。周主重徹焉。

禮註云。士重木長三尺。始死作重以依神。雖非主而有主之道。故曰主道也。殷禮始殯時置重于殯廟之庭。竪成虞主則綴此重而懸於新死者所殯之廟。周人虞而作主則徹重而埋之也。嚴陵方氏曰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有主之道爾殷雖作主矣猶懸重於廟不忍棄之也周既作主矣重遂徹而埋於土不以褻瀆之也亦不忍褻之之著所以致其愛而質敬殷人行之不敢瀆之者所以致其敬而文敬周人行之夫重與主皆所以依神而已或曰主或曰主何也始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爲重也既有殯有窆而必立主是爲主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音享。亦以主人有齊齋敬之心也。

鄭氏曰。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方氏曰。士喪禮有素俎。士虞禮有素几。皆其哀而不文故也。喪葬凶禮故若是。至於祭祀之吉禮。則必自盡以致其文焉。故曰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然主人之自盡。亦豈知神之所享。必

在於此乎。且以表其心而已耳。臨川吳氏曰。虞以前親喪未久。奠而不謂之祭。其奠也。非不敬其親也。哀心特甚。措尚質朴。無心於飾。故用素器。蓋以儀親。喪漸久。卒祔練祥禫。漸在喪制之中。然已是祭祀之禮。其祭祀也。非不哀其親也。設心加隆。非如初喪之素器也。然其蓋陰而漸文。豈是窮死者奠猶來耳。而然亦自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爾。大喪主於哀。祭主於敬。故喪奠以素器之質而見其哀。祭祀則盡禮之文以備其敬。

辟（婢亦反）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

疏曰。撫心為辟。跳躍為踊。是哀痛之至極。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有筭以為之準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為一節。士三日有三次踊。大夫四日五踊。諸侯六日七踊。天子八日九踊。故云為之節文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疏曰。袒衣括髮。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恚。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之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多端。惟袒而括髮。又去飾之中最甚者也。理應常袒。何以有袒時有襲時。蓋哀甚則袒。哀輕則襲。哀之限節也。嚴陵方氏曰。有節則文。無節則質。故謂之節文。袒則去其飾。括髮則投其冠。衣冠者人之常服而已。故曰袒括髮變也。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而生於陰者。此哀之常也。及有感而慍。以至於辟踊者。陽作之也。此其變焉。故曰慍哀之變也。經曰。慍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斯踊矣。蓋謂是矣。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冔（火羽反）而葬。

居喪時冠服皆純凶。至葬而吾親託體地中。則當以禮敬之心接於山川之神也。於是以緇素為弁。如爵弁之制。以葛為環絰在首。以送葬。不敢以純凶之服交神者。示敬也。故曰有敬心焉。嚴陵方氏曰。與神交之道則心主於敬。[illegible]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弁易冠。以葛易麻者。示敬故也。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此至於葬。則即遠之至矣。故以神道交之。

歠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嗣）之也。

疏曰。親喪歠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無則主人之妻也。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為其歠粥病困之。故君必命之食疏飯也。若士喪。君不命也。喪大記言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婦歠者。謂未殯前。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羊上）也。

此堂與室皆謂廟中也。卒窆而歸。乃反哭於祖廟。其二廟者。則先祖後禰。所作者。平生祭祀冠昏所行禮之處也。所養者。所饋食供養之處也。朱子曰。須知得此意思。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箇追遠之事。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

賓之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當此之時。

亡矣失矣。不可復見吾親矣。哀痛於是爲甚也。賓弔畢而出。主人送于門外。遂適殯宮。即先時所殯正寢之堂也

殷既封(窆)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慤)。吾從周

殷之禮窆畢。賓就墓所弔主人。周禮則俟主人反哭而後弔。孔子謂殷禮太質慤者。蓋親之在土。固爲可哀。不若求親於平生居止之所而不得。其哀爲尤甚也。故弔於墓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爲兼盡。故欲從周也。嚴陵方氏曰。人之始死也。則哀其死。既葬也。則哀其亡。亡則哀爲甚矣。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問喪曰。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大宗伯以喪禮哀死亡。蓋死亡之別如此。既封而弔者。受弔於殯也。反哭而弔者。受弔於家也。夫弔也者。所以弔其哀而已。葬雖爲哀。然不若反哭之哀爲甚。此孔子所以謂殷爲已慤。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倍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其言蓋本諸此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北方國之北也。殯猶南首者。未忍以鬼神待其親也。葬則終死事矣。故葬而北首。三代通用此禮也。南方昭明。北方幽暗。之幽釋所以北首之義。嚴陵方氏曰。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則自幽而出乎明。故生者南鄉。及其死也。則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三代之禮。雖有文質之變。至於葬之北方北首。則通而行之者。皆所以順死者之反乎幽故也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

柩行至城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既窆則用此玄纁贈死者於墓之野。此時祝先歸而肅虞祭之尸矣。宿讀爲肅。進也。虞猶安也。葬畢迎精而反。日中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也。男則男子爲尸。女則女子爲尸。尸之爲言主也。不見親之形容。心無所係。故立尸而使之著死者之服。所以使孝子之心主於此也。禫祭以前男女異尸異几。祭於廟則無女尸而几亦同矣。少牢禮云其妃配。是男女共尸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釋)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



士之禮虞牲特豕。几所以依神。筵坐神之席也。席敷陳曰筵。孝子先反而視牲。別令有司釋奠以禮地神。爲親之託體於此也。舍讀爲釋。奠者置也。釋置此祭饌也。墓道向南。以東爲左。待此有司之反。即於日中時虞祭也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去聲)也

鄭氏曰。弗忍其無所歸

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

始死小斂大斂朝夕朔月朝祖賵遣之類。皆喪奠也。此日以虞祭代去喪奠。故曰以虞易奠也。卒哭曰成事者。蓋祝辭曰哀薦成事也。祭以吉爲成。卒哭之祭乃吉祭

故也。嚴陵方氏曰。既封而時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虞尸焉。主人不親舍奠而使有司代之者。欲速反而脩虞事故也。必待有司反而後虞。祭者葬禮畢然後敢成葬反之禮也。故弗忍一日離其親。故不特明日而後虞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者。以虞之禮漸吉故也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

吉祭。卒哭之祭也。喪祭。虞祭也。卒哭在虞之後。故云以吉祭易喪祭也。祔之爲言附也。祔祭者。告其祖父以當遷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也。禮云。明日以其班祔。明日者。卒哭之次日也。卒哭時告于新主曰。哀子某來日躋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及時則奉新主入祖之廟而幷告之曰。適爾皇祖某甫。以躋祔爾孫某甫。孫必祔祖者。昭穆之位同。所謂以其班也。畢事。虞主復于寢。三年喪畢。遇四時之吉祭。而後奉新主入廟也。虞祭間一日。而卒哭與祔則不間日

其變而之吉祭也。比畀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

上文所言。皆據正禮。此言變者。以其變易常禮也。所以有變者。以有他故。未及葬期而即葬也。據士禮。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之往也。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曰。虞後比至於祔。遇剛日而連接其祭。若丁日葬。則己日再虞。後虞改用剛日。則庚日三虞也。此後遇剛日則祭。至祔而後止。此孝子不忍使其親一日無所依歸也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

孝經曰。爲之宗廟。以鬼享之。孔子善殷之祔者。以不急於鬼其親也。藍田呂氏曰。禮之祔祭。各以昭穆之班祔于其祖。主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故以其主附于祖廟。有祭即而祭之。既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故謂之祔。左氏傳云。君薨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周人未葬奠于殯。虞則立尸有几筵。卒哭而祔。祔始作主。既祔之祭。有練有祥有禫。皆特祀其主於祔。之廟至除喪。然後主遷新廟。以時而烝嘗禘焉。不立主者。其祔亦然。士虞禮及雜記所載祔祭。皆是殷人練而祔。則未練以前猶祭于寢。有未忍遽改之心。此孔子所以善殷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去言也

桃性辟惡。鬼神畏之。王莽惡高廟神靈。以桃湯灑其壁。茢苕帚也。所以除穢。巫執桃。祝執茢。小臣執戈。蓋爲其有凶邪之氣可惡。故以此三物辟祓之也。臨生者則惟執戈而已。今加以桃茢。故曰異於生也。君使臣以禮。死而惡之。豈禮也哉。然人死斯惡之矣。故喪禮實有惡死之道焉。先王之所不忍言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去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子之事親。出必告。反必面。今將葬而奉柩以朝祖面爲

順死者之孝心。然求之死者之心。亦必自哀其違離寢處之居而永棄泉壤之下。亦欲至祖考之廟而訣別也。殷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故大斂之後。即奉柩朝祖而遂殯於廟。周人則殯於寢。及葬則朝廟也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

此孔子善夏之用明器從葬

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

此孔子非殷人用祭器從葬。以人從死曰殉。殆幾也。用其器則近於用人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謂之明器者。是以神明之道待之也。塗車。以泥爲車也。束草爲人形。以爲死者之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亦明器之類也。中古爲木偶人。謂之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知末流必有以人殉葬者○趙氏曰。以木人送葬。設機而能踊跳。故名之曰俑 嚴陵方氏曰。喪之爲道所以致之於死生之間。明器者若前所謂竹不成用瓦不成味之類是矣。孟子引孔子之言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其言蓋本於此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去聲舊君反服古與平聲。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墜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穆公魯君。哀公之曾孫。爲舊君服。見儀禮齊衰章。孟子言三有禮則爲之服。寇讎何服之有。與此章意似。隊諸淵言置之死地也。戎首爲寇亂之首也 長樂陳氏曰義起於情之所及而不起於情之所不及禮生於義之所加而不生於義之所不加故因情以爲義而義所以行情因義以爲禮而禮所以行義人臣之去國有爲焉君之服者有不爲其君之服者凡視情與義如何耳古者進人以禮進之以哉之所衆與也退人以禮退之以勢之所不得已也令也引之中恐其不高則若加諸勝將之惟恐其不諱則若隊諸謂服與不服所以與也穆公爲令之世反古之道而微貴今之臣行古之禮不亦謂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

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強。敬子武伯之子。名捷

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三臣。仲孫叔孫季孫之三家也。敬子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而以臣禮事君者。四方皆知之矣。勉強食粥而爲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以哀戚之眞情而處此瘠乎。不若違禮而食食也○應氏曰。季子之

閒有君子補過之心。而孟氏之對。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廬陵胡氏曰。食食不食粥。非也。禮。小祥則飯素食)

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平聲)。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司徒。以官為氏也。主人未小斂則未改服。故弔者不絰。子夏絰而往弔。非也。其時子游亦弔。俟其小斂後改服乃出而加絰反哭之。則中於禮矣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去聲)車一乘。及墓而反



晏子。齊大夫。曾子稱其知禮。謂禮以恭敬為本也。有若之言則曰。狐裘貴在輕新。乃三十年而不易。是儉於己也。遣車一乘。儉其親也。禮。窆後有拜賓送賓等禮。晏子窆訖即還。儉於賓也。此三者皆以其儉而失禮者也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

遣車之數。天子九乘。諸侯七乘。大夫五乘。天子之士三乘。諸侯之士。無遣車也。大夫以上皆太牢。士少牢。个。包也。凡包牲皆取下體。每一牲取三體。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少牢二牲則六體。分為三个。太牢三牲則九體。大夫九體分為十五段。三段為一包。凡五包。諸侯分為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為二十七段。凡九包。每遣車一乘則載一包也

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曾子主權。有子主經。是以二端之論不合(廬陵方氏曰。以齊國之無道。以盈為恥。以齊國之奢而欲示之儉。則儉於其身。庶幾其可也。儉於其親。不亦甚乎。昔管仲有反坫塞門。孔子亦以為不知禮。則二子所為雖不同。其為不知禮一也。然以禮與其奢也寧儉言之。則晏子之失猶為愈矣)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去聲)。婦人東鄉

國昭子。齊大夫。葬其母。以子張相禮。故問之。夫子。孔子



也。主人家男子皆西向。婦人皆東向。而男賓在衆主人之南。女賓在衆婦之南。禮也

曰。噫。毋(無)曰我喪也斯(去聲)沾(覘)。爾專之。賓為賓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

昭子聞子張之言。歎息而止之。言我為大夫。齊之顯家。今行喪禮。人必盡來覘視。當有所更改以示人。豈宜一循舊禮。爾當專主其事。使賓自為賓。主自為主可也。於是昭子家婦人既與男子同居主位而西鄉。而女賓亦與男賓同居賓位而東鄉矣。斯盡也。沾讀為覘。此記禮之變(嚴陵方氏曰。禮之辨異。尤重於男女之際。雖在喪紀憂遽之中。亦莫不各正其位焉。故自始死以至

於葬。男子則西鄉而位乎東，婦人則東鄉而位乎西。凡以辨陰陽之義而已。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爲相，固嘗行之矣，而國昭子徒爲賓主之辨，嘗無男女之別，則其失禮也，不亦甚乎。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

哭夫以禮，哭子以情，中節矣。故孔子美之。嚴陵方氏曰：經曰寡婦不夜哭，蓋其遠嫌之道不得不然爾。穆伯之於敬姜，夫也，故居其喪止於晝哭而不嫌於內。文伯之於敬姜，子也，故居其喪晝夜哭而不嫌於晝。此孔子所以謂之知禮也。

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吾未嘗以就公室。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

以爲賢人必知禮矣。故凡我平日出入公室，未嘗與俱而覩其所行，蓋信其賢而知禮也。至死而覺其曠禮，故歎恨之。○鄭氏曰：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嚴陵方氏曰：曠與無曠庶官之曠同，言虛其道而不行。行哭者，行哭泣之禮也。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

敬姜，康子之從祖母也。○應氏曰：敬姜森然法度之語。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有子言喪禮之有踊，我常不知其何爲而然。壹者，專一之義，猶常也。我久欲除去之矣。今見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之在於此，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夫。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

子游言先王制禮，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慮賢者之過於情也，故立爲哭踊之節，所以殺其情，故曰禮有微情者。微猶殺也。慮不肖者之不及情也，故爲之興起衰絰之物，使之睹服思哀，故曰有以故興物者。此二者皆制禮者酌人情而爲之也。若直肆己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漫無制節，則是戎狄之道矣。中國禮義之道則不如是也。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搖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婢亦反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此言樂極生哀之情。但舞斯慍一句終是可疑。今且據疏。劉氏欲於猶斯舞之下增一矣字，而刪舞斯慍三字，今亦未敢從。○疏曰：喜者，外境會心之謂。斯，語助也。陶，謂鬱陶，心初悅而未暢之意。鬱陶之情暢，則口歌咏之也。咏歌不足，漸至動搖身體，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外境違心之謂慍。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若舞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慍怒之生由於舞極，故曲禮云：樂不可極也。此凡九句，首末各四句是哀樂

相對中間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慍斯戚者怨來觸
心憤恚之餘轉爲憂戚憂戚轉深因發歎息歎恨不泄
遂至撫心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故夷
狄無禮朝殯夕歌童兒任情倏啼歘笑今若品節此二
塗使踊舞有數則能久長故云斯之謂禮品階格也節
制斷也○孫氏曰當作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
斯舞舞斯踊矣人悲則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
斯踊矣蓋自喜至踊凡六變自悲至踊亦六變此所謂
孺子慕者之直情也舞踊辟踊皆本此情聖人於是爲
之節（李氏曰禮者節文之也自舞故有微情者有文故有興物者直情則無節徑行則無文故曰戎狄之道也唯有節故陶不至于咏咏不至于舞舞不至于慍慍不至于踊此所以檢情唯有文故制絞衾設蔞翣以使弗惡腐臨之氣遣而行之葬而從之使人弗倍此所以興物也○嚴陵方氏曰陰陽之理哀樂之情固常如此則禮雖經而爲三百曲而爲三千不過品於斯節於斯而已品於斯故所施之上下有常節於斯故所施之多少無失故曰品節斯斯之謂禮）

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交）衾設蔞（柳）
翣爲（去聲）使人勿惡也
　以其死而惡之以其無能而倍之恐太古無禮之時人
多如此於是推原聖人所以制禮之初意止爲使人勿
惡勿倍而已絞衾以飾其體蔞翣以飾其棺則不見死
者之可惡矣（廬陵胡氏曰倍與背同古字多假借）



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去聲）而行之既葬而食（嗣）之未有見
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上聲）也爲使人勿倍也
故子之所刺（次）於禮者亦非禮之訾（與此）也
　始死即爲脯醢之奠將葬則有包裹牲體之遣既葬則
有虞祭之食何嘗見死者享之乎然自上世制禮以來
未聞有舍而不爲者爲此則報本反始之恩自不能已
矣豈復有倍之之意乎先王制禮其深意蓋如此今子
刺我之踊而欲去之者亦不足以爲禮之疵病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師還（旋）出竟（境）陳大（泰）宰嚭（普鄙切）使（去聲）
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
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
　魯哀公元年吳師侵陳斬祀伐祠祀之木也殺厲殺疫
病之人也大宰行人皆官名夫差吳子名是夫猶言此
人指嚭也多言猶能言也盍何不也嘗試也師必有名
者言出師伐人必得彼國之罪以顯我出師之名也今
衆人稱我此師謂之何名乎
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今斯師
也殺厲與（平聲）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曰反爾地歸爾子則
謂之何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平聲）有無名
乎

二毛斑白之人也。子謂所獲臣民也。還其侵畧之地。縱其俘獲之民。是矜而赦之矣。豈可又以無名之師議之乎。此言語善於辭令故能救敗亡之禍○石梁王氏曰。是時吳亦有大宰嚭。如何鄱陽洪氏曰。按江乃吳夫差之宰。陳逆使老江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冊差互故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大宰嚭問之乃嚭述宣公作春秋詩引斯事亦習辭王云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

顏丁魯人。皇皇猶栖栖也。望望往而不顧之貌。慨感悵之意。始死形可見也。既殯柩可見也。葬則無所見矣。如



有從而弗及。似有可及之處也。葬後則不復如有所從矣。故但言如不及其反。又云而息者。息猶待也。不忍決忘其親。猶且行且止以待其親之反也。蓋葬者往而不反。然孝子於迎精而反之時。猶如有所疑也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言乃讙者。命令所布。人心喜悅也。嚴陵方氏曰。天子之適子曰大子。諸侯之適子曰世子。得世國故也。於天子亦稱世子者。則以世天下言之爾故稱王以別之。亦猶王制於諸侯亦稱大世子必稱辟后以別之也

知(去聲)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快)自外來聞鍾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去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知悼子晉大夫名罃。平公晉侯彪也。凡三酌者。既罰二子又自罰也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言爾之初入。我意爾必有所諫教開發於我。我是以不先與爾言。乃三酌之後。竟不言而出。爾之飲曠何說也。蕢言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死。謂之疾日。故君不



舉樂。在堂。在殯也。況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悼子在殯而可作樂燕飲乎。桀紂異代之君。悼子同體之臣。故以爲大於子卯也。詔告也。罰其不告之罪也

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言調爲近習之臣。貪於一飲一食而忘君違禮之疾。故罰之也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供)。又敢與(去聲)知防。是以飲之也

非猶不也。宰夫職在刀匕，今乃不專供刀匕之職，而敢與知諫爭防閑之事，是侵官矣，故自罰也。

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揚觶，舉觶也。盥洗而後舉，致潔敬也。平公自知其過，既命蕢以酌，又欲以此爵爲後世戒，故記者云：至今晉國行燕禮之終，必舉此觶，謂之杜舉。杜舉者，言此觶乃昔者杜蕢所舉也。春秋傳作屠蒯，文亦不同。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爲喪臣之禮，於服則衰絰，於膳則不舉，於樂則弛縣，以至其斂往弔，莫不必甚足以抑之，卒衍獻，公不許祭服，而杜蕢收弓之卒，隱公不與斂；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君子非之。然則悼子之未非平公所宜，至於鍾其可乎？此杜蕢所以升酌而譏之也。非杜蕢不能改平公之過於群臣，不官之際，非平公不能彰杜蕢之善於後世矣。蓋杜蕢之所存者忠也，所敢爲者勇也，平公之知悔者智也。不掩人者義也，皆禮之所與也。然平公賢孟子而然於不可見。等亥唐而終於不共治，則所謂智而且羨者，蓋亦勉強之而已。左傳謂屠蕢責樂工以不聰，責嬖叔以不明，責己以不善味，其言雖不同，其實一也。蓋三代之季，賢者陸沉多矣，及不得已，然後出而見於世，故讓爵之見於屠羊，非書見於鄉輪扁，官見於虞人，商歟見於飯牛，則書諱見於宰夫，不爲過矣。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庶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文子，衛大夫，名拔。君，靈公也。大夫士三月而葬，有時猶言有數也。死則諱其名，故爲之謚，所以代其名也。



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此衛國之難也。班者，尊卑之次；制者，多寡之節。因請興而衛舉之也。據先後則惠在前，論小大則貞爲重，故不曰惠貞而曰貞惠也。此三字爲謚，而惟稱文子者，鄭云：文足以兼之。

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

駘仲，衛大夫。曰沐浴佩玉則兆，卜人之言也。○方氏曰：兆亦有凶，卜者以求吉爲主，故經以兆言吉也。長樂陳氏曰：五人者有意於得而不兆，祁子無意於得而兆，故衛人以龜爲有知。蓋溺於利而忘義者，於情而忘禮者，人謀之所不與，而鬼謀之所遺焉；於義而不謀利，尊於禮而不徇情者，人謀之所與，而鬼謀之所從，豈非所謂天地自然之道，人事以然之理哉。○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非有創瘍，固不可以沐浴矣。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非去喪固不可以佩玉矣。况親之喪而沐浴佩玉，是忘孝忘禮也。唯石祁子不爲之，龜之得兆於祁子，其有知也哉。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剛)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去聲)於下。請以殉葬。

子車齊大夫。子亢其兄弟。即孔子弟子子禽也。疾時不在家。家人不得以致其養。故云莫養於下也。於是欲殺人以殉葬。定謂已議定所殺之人也

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宰即家大夫也。二子謂妻與宰也。子亢若但言非禮。未必能止之。今以當養者爲當殉。則不期其止而自止矣

嚴陵方氏曰。以生者而從之於死。則傷乎不仁。於死者而養之以生。則傷乎不知。非君子之所當爲也。子亢以義拒之。不亦宜乎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去聲)。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旋)葬而無椁。稱(去聲)其財。斯之謂禮

世固有三牲之養而不能歡者。亦有厚葬以爲觀美而不知陷於僭禮之罪者。知此則孝與禮可得而盡矣。又何必傷其貧乎。還葬說見上篇。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以其所以養則養在志不在體。以其所以葬則葬在誠不在物。苟養在體不在志。則雖三牲不足以爲孝。葬在物不在誠。則雖疏糲百實不足以爲禮。若然。則富者不足矜。貧者不足傷。要在自盡而已。○嚴陵方氏曰。子路於生曰養。於死曰禮。



則知所謂禮者喪葬之際言。喪葬則如所謂養者亦無非禮矣。語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矣。孔子又變養言孝者。主盡其歡言之也。蓋其歡者存乎情。故以孝言。稱其財者存乎物。故以禮言。啜斂止以菽水言之者。菽不若稻粱之甘。水不若酒醴之美。則以見盡其歡者在乎養志。不在養口體而已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去聲)者而后入。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的)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弗果班

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奔齊。二十六年歸衛。羈所以絡馬。靮所以鞚馬。莊之意謂居者行者均之爲國。不當獨賞從者以示私恩。長樂陳氏曰。楚昭王之賞從亡而及於屠羊說。晉文公之賞從亡而辭見守藏者。衛獻公之尋從亡而及郊將班邑。是皆狥於私而不知公。議於邇而不知遠也。蓋居者守君之社稷。行者執君之羈靮。其勞逸雖殊。而功之所施則一。其可專此而薄彼哉。此柳莊所以諫獻公也。臧武仲曰。衛公之奔。有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挾其內。或營其外。其無歸乎。是內外之功一也。○嚴陵方氏曰。獻公之及國。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則是私於從己之昵。而忘保國之大矣。豈所以合天下之公義哉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亟)。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與之邑裘氏與縣(玄)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

以衣服贈死者曰襚。裘縣潘二邑名。萬子孫猶言莊之後世也。莊之疾。公嘗命其家若當疾亟之時。我雖在祭事。亦必入告。及其死也。衆當公行事之際。遂不釋祭服而

往因釋以襚之又賜之二邑此雖見國君尊賢之意然褻祭事而不終以諸侯之命服而襚大夫書封邑之旅而納諸棺皆非禮矣

陳乾干昔寢疾屬燭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

屬如周禮屬民讀法之屬猶合也殺也記者善尊己守正而不從其父之亂命長樂陳氏曰君子將死不忘乎利人小人將死不忘乎利己故成子高之寢疾則擇不食之地以自葬孟僖子之將死則明仲尼之道以教子曾子之將死則稱君子之道以教人此不忘乎利人者也魏犨之病欲以妾爲殉陳乾昔之病欲以婢夾己此不忘乎利己者也乾昔之子終不從其亂命其過秦康公遠矣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上聲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仲遂魯莊公子東門襄仲也爲魯卿垂齊地名祭宗廟之明日又設祭禮以尋繹昨日之祭謂之繹殷謂之肜言壬午則正祭辛巳日也萬舞執干以舞也籥舞吹籥以舞也萬入去籥者言此繹祭時以仲遂之卒但用無聲之干舞以入去有聲之籥舞而不用也○陳氏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不用樂明日則不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爲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籥聖人以爲非禮○詩記曰萬舞二舞之總名也干舞者武舞之別名籥舞者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鄭氏據公羊以萬舞爲干舞誤也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文武二舞皆入去其有聲者故去籥焉公羊乃以萬舞爲武舞與籥舞對言之失經意矣若萬舞止爲武舞則此詩何爲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亦不應獨用武舞也然則萬舞爲二舞之總名明矣出詩經簡兮註○愚按左傳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據此則萬舞信爲武舞矣呂氏豈偶忘之耶嚴陵方氏曰正祭之明日又祭謂之繹繹者如繹絲然以其續之而不絕故也祭禮爲吉卿卒爲凶然正祭不可廢也故卿卒不繹而已猶者可以已之節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班請以機封窆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

公輸氏若名爲匠師方小年尚幼也斂下棺於椁也般若之族素多技巧見若掌斂事而年幼欲代之而試用其巧技也機窆謂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不用碑與繂也魯有初言魯國自有故事也

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

豐碑。天子之制。桓楹。諸侯之制○疏曰。凡言視者比擬之辭。豐。大也。謂用大木爲碑。穿鑿去碑中之木。使之空。於空間著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以紼之一頭係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旣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却行而下之也。桓楹。不似碑。形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曰碑。說文桓。郵亭表也。如今之橋旁表柱也。諸侯二碑。兩柱爲一碑而施鹿盧。故鄭云四植也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疏曰。嘗試也。言爾欲以人母嘗試己之巧事。誰有强逼於爾而爲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己巧。則於爾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爾有所病。假言畢乃更噫而傷嘆。於是衆人遂止○一說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作一句。言爾以他人母試巧而廢其當用之禮。則亦豈不得自以己母試巧而不用禮乎。則於爾心亦有所病而不安乎。盖使之反求諸心。以己度人而知其不可也○應氏曰。周衰禮廢而諸侯僭天子。故公室之窆。棺視豐碑。大夫僭諸侯。故三家之窆。棺視桓楹。其陵替承襲之漸有自來矣

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旣言矣。與其隣重汪踦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重汪踦。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戰于郎。魯哀公十一年齊伐魯也。禺人。昭公子公爲也。遇魯人之避齊師而入保城邑者疲倦之餘負其杖而息于塗。禺人乃歎之曰。徭役之煩雖不能堪也。稅斂之數雖過於厚也。若上之人協心以禦寇難猶可塞責也。今卿大夫不能盡謀。策士不能捐身以死難。豈人臣事君之道哉。甚不可也。我旣出此言矣。可不思踐吾言乎。於是與其隣之童子汪踦者皆往鬭而死於敵。魯人以踦有成人之行。欲以成人之喪禮葬之。而孔子善其權禮之當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人。視其行不視其年。年雖壯而無成德之以童可也。鄭忽之狡童。昭公之童心。是也。年雖穉而有成德之以成人可也。汪踦之勿殤。是也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哭墓。哀墓之無主也。不忍丘壟之無主。則必有返國之期。故爲行者言之。墓與祀。人所易忽也。而能加之敬。則無往而不用吾敬矣。敬則無適而不安。故爲居者言之。

也。○方氏曰。凡物展之則可省而視。故省謂之展。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句 手弓。句 子射諸。句 射之斃一人。韔(暢)弓。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去聲)。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

工尹。楚官名。追吳師。事在魯昭公十二年。子手弓而可爲句。使之執弓也。手弓。商陽之弓在手也。韔。弓衣也。謂之。再告之也。揜目。而不忍視。止御。而不忍驅。有惻隱之心焉。商陽自言位卑。禮薄。如此。亦可以稱塞矣。孔子謂其有禮。以敗北之師。本易窮。而商陽乃能節制其縱殺之心。是仁意與禮節並行。非事君之禮止於是也。特取其善於追敗者。亦非謂臨敵未決而不忍殺人也。○疏曰。朝與燕。皆在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燕朝在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升堂則坐矣。燕亦在寢。燕禮獻卿大夫之後。西階上獻士。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也。鄭註。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謂兵車參乘之法。此謂凡常戰士。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若天子諸侯親將。亦居鼓下。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若非兵車則尊者在左。長樂陳氏曰。致君之大義而忘己之不忍爲子之所不爲行己之不忍而慶君之命君子之所不以楚工尹商陽追吳師而射之每斃一人則揜其目其所不忍仁也不廢君之命殺也禮者仁義而已此孔子所以許之有禮也大夫於朝則坐於燕則與故其責重士於朝則立於燕則不與故其責輕商陽所殺止於三者始以成禮而已然則朝坐燕與爲商陽者如之何曰彼必陳棄以削邪引君以當道有所不戰戰之所以止戰有所不殺殺之所以止殺有有不義之畢哉商陽以楚爲不義而不去何也君子去處有道廢興有命天下皆齊也陳文子去齊孔子不以爲仁天下皆魯也抑天下惡不去魯孟子不以爲非聖然則天下皆楚也商陽不去楚君子豈以爲非禮哉

諸侯伐秦。曹桓(宣)公卒于會。諸侯請含(去聲)使之襲。

曹伯之卒。於成公十三年也。襲。賤者之事。諸侯從之示知禮也

襄公朝于荊。康王卒。荊人曰。必請襲。魯人曰。非禮也。荊人彊之。巫先拂柩。荊人悔之

荊。禹貢州名。楚立國之本號。魯僖公元年始稱楚。魯襄公以二十八年朝楚。適遭楚子昭之喪。魯人知襲之非禮而不能違。於是以君臨臣喪之禮先之。及其覺之而悔已無及矣。此其適權變之宜。足以雪耻。長樂陳氏曰荊人以人臣之事待襄公襄公則以人臣之事臨荊人豈非自尊而卑人者人必卑之有貴而賤人者人必賤之昔秦王屈趙王以往而有澠池之辱夫差屈句踐於會稽而有姑蘇之恥亦其類也

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去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

事遂入
滕成公之喪在魯昭公之三年。敬叔魯桓公七世孫。惠
伯則桓公六世孫也。於世次敬叔稱惠伯爲叔父。懿伯
則惠伯之叔父而敬叔之五從祖。進書奉進魯君之弔
書也。介副也○劉氏曰。左傳註云忌怨也。敬叔先有怨
於懿伯故不欲入滕以惠伯之言而入。傳言叔弓之有
禮也。此疏云敬叔嘗殺懿伯爲其家所怨恐惠伯殺己。
故不敢先入。惠伯知其意而開釋之。記惠伯之知禮也。
二說不同。而皆可疑。如彼註言禮椒爲之避仇怨則當
自受命之日辭行以禮之未嘗及郊而後辭入也。如此
疏言恐惠伯殺己而難之則魯之遣使而使其仇爲之
副不恤其相仇以辱命害事亦非善處也。且叔弓爲正
使得仇怨爲介而不請易之非計之得也。又同使共事
而常以仇敵備之。而往反於魯滕之路亦難言也。使椒
果欲報仇則其言雖善安知非誘我耶而遂入。又非通
論也。按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此作爲二字雖異而
皆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及郊方遇忌也。或者忌
字只是忌日。懿伯是敬叔從祖。適及滕郊而遇此日。故
欲緩至次日乃入。故惠伯以禮曉之曰。公事有公利無
私忌乃先入。而叔弓亦遂入焉。此說固可通然亦未知

然否。闕之可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闢)於路畫(獲)宮而受弔焉
哀公魯君。辟於路辟讀爲闢。謂除闢道路以畫宮室之
位而受弔也
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兌)
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
魯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襲者以輕兵掩其不備而
攻之也。左傳言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且于莒
邑名。隧狹路也。鄭云或爲兌故讀奪爲兌。梁即殖。以戰
死故妻迎其柩
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
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肆陳尸也。妻妾執拘執其妻妾也。左傳言齊侯弔諸其
室。嚴陵方氏曰與人交於喪尤欲其至若夫弔人於道路之間者禮苟從簡尚苟從便而已。豈所以用其至
哉。蓋非禮之禮君子固不以加於人。然亦未嘗受之於人焉此曾子所以言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孺子𩷕(他昆反)之喪哀公欲設撥(半末反)問於有若有若曰其
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顏柳曰天子龍輴(春)而椁幬(道)諸
侯輴而設幬(導)爲榆(去)沈故設撥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
禮之不中(去)者也而君何學(如字)焉
𩷕哀公之少子。舊說以撥爲紼未知是否。三臣魯之三

家也顏抑言天子之殯用輴車載柩而畫轅為龍梓幬者叢木為椁形而覆幬其上前言加斧于椁上是也諸侯輴而設幬則有輴而無龍有幬而無椁也揄沈以水浸揄白皮之汁以播地取其引車不澁滯也今三家廢輴不用而猶設撥是徒有竊禮之罪而非有中用之實者也○方氏曰為輴之重也故為揄沈以滑之欲揄沈之散也故設撥以發之無輴則無所用沈無所用沈則無所用撥三臣既知輴之可廢而不知撥之不必設是竊禮之不中者也撥雖無所經見然以文考之為揄沈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揄沈而濟於道也先儒以為紼失之矣○今按方說如此亦未知其是否闕之可也

悼公之母死哀公為(去)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平)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

以妻我以為我妻也此哀公溺情之舉文過之辭○疏曰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惟大夫為貴妾緦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庚之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

劉氏曰季子皐孔子弟子高柴也夫子嘗曰柴也愚觀家語所稱及此經所記泣血三年及成人為衰之事觀之賢可知矣此葬妻犯禾亦為成宰時事有無固不可知然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者以犯禾之失小而買道之害大也何也以我為邑宰尙買道而葬則後必為例而難乎為繼者矣此亦愚而過慮之一端然出於誠心非文飾之辭也鄭註謂其恃寵虐民而方氏又加以不仁不恕之說則甚矣豈有賢如子皐而有是哉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去)焉曰寡君違而君薨弗為服也

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此蓋初試為士未賦廩祿者有饋於君則稱獻出使他國則稱寡君此二事皆與群臣同獨違離之後而君薨則不為舊君服此則與群臣異所以然者以其未嘗食君之祿也○方氏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方其學也賓之而弗臣此所謂仕而未有祿者若孟子之在齊是也惟其賓之而弗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將命之使不曰君而曰寡君蓋獻為貢上之辭而寡則自謙之辭故也以其有賓主之道而無君臣之禮故違而君薨弗為服也其曰違則居其國之時固服之矣

虞而立尸有几筵

未葬之前事以生者之禮。葬則親形已藏故虞祭則立
尸以象神也。筵席也。大斂之奠雖有席而無几。此時則
設几與筵相配也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
卒哭而諱其名蓋事生之禮已畢。事鬼之事始矣。已語
辭
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
于庫門
周禮大喪小喪宰夫掌其戒令故卒哭後使宰夫執金
口木舌之鐸振之以命令于宮也。其令之之辭曰舍故

禮記大全卷四 四二

而諱新。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諱多則難避故使之舍
舊諱而諱新死者之名也。以其親盡故可不諱。庫門自
外入之第一門亦曰皐門 嚴陵方氏曰。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者。上言生則知鬼之爲死。下言鬼則知生之爲人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二名二字爲名也。此記避諱之禮 嚴陵方氏曰。夫子曰。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若此則言在不稱徵也。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若此則言徵不稱在也
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赴車不載櫜韔
櫜甲衣。韔弓衣。甲不入櫜。弓不入韔。示再用也○方氏
曰。戰勝而還謂之愷。則敗謂之憂宜矣。素服哭以喪禮
處之也。必於庫門之外者。以近廟也。師出受命于祖。無
功則於祖命辱矣。赴車告赴於國之車。凡告喪曰赴。車
以告敗爲名與素服同義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先人之室宗廟也。魯成公三年焚宣公之廟。神主初入。
故曰新宮。春秋書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註云書其
得禮。此言故曰者謂春秋文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
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
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

禮記大全卷四 四三

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聞其哭式而聽之。與見齊衰者雖狎必變之意同。聖人
敬心之所發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壹似重有憂者言甚
似重疊有憂苦者也。而曰乃曰也。虎之殺人。出於倉卒
之不免。苛政之害雖未至死。而朝夕有愁思之苦。不如
速死之爲愈。此所以猛於虎也。爲人上者可不知此哉
嚴陵方氏曰。虎之害人也。機罟擭穽所能制之。政之害人也。無可制之械焉。虎之害人也。深宮固門所能避之。政之害人也。無可逃之地焉。此泰山婦人所以寧遭虎之累。傷而不忍舍其政之無苛也。揚雄之論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冠者也。與此同意
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至請見之。而曰不可。公曰我

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解佳買反）

周豐必賢而隱者故哀公屈己見之乃曰不可者蓋古者不爲臣不見故不敢當君之臨見也我其已夫已止也不强其所不願也有心之固結不若無心之感孚其言甚正但大禹征苗已嘗誓師誓非始於殷也禹會諸侯於塗山會亦不始於周也此言誓之而畔會之而疑則始於殷周耳

長樂陳氏曰黄帝之於廣成湯之於伊尹請必下風聘必三聘豈以一辭而止哉此其樂善不倦者也若哀公之於周豐執摯請見一辭之以不可則止焉使人問之而已其視樂善不倦者則有間矣墟墓之間社稷宗廟之中無情於哀民而民哀敬殷人作誓周人作會有心於制民而民畔疑也蓋誓生於不信會生於不敬不信而誓之使信則民始畔不敬而會之使敬則民始疑周豐之言凡欲哀公俯敬信以感民而已論語孔子對哀公以孝慈則忠臨之以莊則敬與此同義○嚴陵方氏曰夫虞夏之得天下也以揖周之得天下也以爭揖則出於自然故信未施而民信之且無異夫墟墓之間民之自哀也敬未施而民敬之且無異乎社稷宗廟之中民之自敬也爭則出乎不得已故誓雖作而反以起民之畔會雖作而反以致民之疑而已且畔固甚於疑也畔其言未足爲甚疑者衆於是爲甚焉禮義忠信誠慤之心則敬之道所自出也固結之則以誓會而已苟無是心以涖之則結之者雖固民亦解而散矣凡物結之則聚解之則散惟其結之而聚故可解之而散若夫有以涖之則無所結也亦不可解矣



喪不慮居毁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毁不危身爲無後也

劉氏曰喪禮稱家之有無不可勉爲厚葬而致有敗家之慮家廢則宗廟不能以獨存矣毁不滅性不可過爲哀毁而致有亡身之危以死傷生則君子謂之無子矣此二者皆所以防賢者之過禮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

吳公子札讓國而居延陵故曰延陵季子嬴博齊二邑名



其坎深（並去）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既葬而封（如字）廣（並去）輪揜坎其高可隱（於刃反）也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

不至於泉謂得淺深之宜也時服隨死時之寒暑所衣也封築土爲壙也橫曰廣直曰輪下則僅足以揜坎上則纔至於可隱皆儉制也左袒以示陽之變右還以示陰之歸骨肉之歸土陰之降也魂氣之無不之陽之升也陰陽氣也命者氣之所鍾也季子以骨肉歸復于土爲命者此精氣爲物之有盡謂魂氣則無不之者此遊

魂爲變之無方也。壽夭得於有生之初可以言命。魂氣
散於旣死之後不可以言命也。毋言無不之也者悲傷
離訣之至情而冀其魂之隨已以歸也。不惟適旅葬之
節而又且通幽明之故宜夫子之善之也。然爲疑辭而
不爲決辭者蓋季子乃隨時處中之道稱其有無而不
盡拘乎禮者也。故夫子不直曰季子之於禮也合參而
必加其乎二字使人由辭以得意也。讀者詳之○石梁
王氏曰還與環同
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曰寡君使容居坐
含進侯玉其使容居以含



考公之喪徐國君使其臣容居者來弔且致珠玉之含
言寡君使我親坐而行含以進侯玉於邾君。侯玉者徐
自擬天子。以邾君爲已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也。其使
容居以含者容居求卽行含禮也○疏曰。凡行含禮表
斂之前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卽使人含。若斂後至
殯葬有來含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
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石梁王
氏曰坐當訓跪
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異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
未之有也

邾之有司拒之言諸侯之辱來邾國者人臣來而其事
簡易。則行人臣簡易之禮。人君來而其事廣大。則行人
君廣大之禮。于猶迂也。有廣遠之意。今人臣來而欲行
人君之禮是易于相雜矣。我國未有此也
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
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
不敢忘其祖
容居又答言事君者不敢忘其君。我奉命如此今不能
行是忘吾君也。爲人子孫當守先世之訓故亦不敢遺
吾祖也。居蓋徐之公族耳。且言昔者我之先君駒王濟



河而西討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自言其疆土廣大。今
久已行王者之禮也。又自言我非譎詐者乃魯鈍之人
是以不敢忘吾祖欲邾人之信其言也此著徐國君臣
之僭且明邾有司不能終正當時之僭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
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
哭於他室
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絶族故不得哭
之於廟嚴陵方氏曰他室異室也以有別於正故謂之他以義起之而已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

天下服

疏曰。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爲服。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故子亦三日而杖。官長大夫士也。病在祝後故五日。國中男女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齊衰三月而除。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總衰既葬而除。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爲言耳。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按喪大記及喪服四制云云。然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言邑宰之士也。嚴陵方氏曰喪人之冠帶衰杖屨通謂之服此所謂服特指杖喪杖所以扶病也祝先服者力勞而先病故也言祝先服則子可知矣官長以對祝言之則力有勞逸以對子言之則恩有重輕故五日而后服杖也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言各服其所服之服非謂杖矣蓋不待以恩有重輕故服有先後亦以地有遠近而聞訃有早晚故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刎(武粉反)其人

虞人掌山澤之官也。天子之棺四重而椁周焉亦奚以多木爲哉。畿內百縣之祀其木可用者悉斬而致之無乃太多乎。畿內之美材固不乏矣。奚獨於祠祀斬之乎。廢其祀刎其人。又何法之峻乎。禮制若此。未詳其說。一云必命虞人致木。不用命者然後國有常刑。虞人非一。未必盡命之也

齊大饑黔敖爲食(如字)於路。以待餓者而食(嗣)之。有餓者蒙袂輯(集)屨貿貿(莫豆反)然來。黔敖左奉(上聲)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平聲)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蒙袂以袂蒙面也。輯屨斂其足言困憊而行蹇也。貿貿垂頭喪氣之貌。嗟來食猶閔之而使來食也。從就也。微猶言細故末節。謂嗟來之言雖不敬然亦非大過。故其嗟雖可去而謝焉則可食矣。廬陵胡氏曰今之君子之患於祿食也嗟而不知。不謝而食者多矣。視餓者有愧也。○臨川吳氏曰。曾子之言。君子之中。餓者之擇。賢者之過也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有司以告。公瞿(俱)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曰。寡人嘗學斷(丁亂反)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怪)其室洿(烏)其宮而豬焉。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瞿然驚怪之貌。在官者諸臣也。在宮者家人也。天下之惡無大於此者。是以人皆得以誅之無赦之之理。惟父有此罪則子不可討之也。君不舉爵以人倫大變亦教化不明所致故傷悼而自貶耳○疏曰。豬是水聚之名○石梁王氏曰。註疏本作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爲

是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平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原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晉獻舊說謂晉君獻之謂賀也然君有賜於臣豈得言獻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謚如貞惠文子之類諸大夫發禮往賀記者因述張老之言輪輪囷高大也奐奐爛衆多也歌祭祀作樂也哭死喪哭泣也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頌者美其事而祝其福禱者祈以免禍也



張老之言善於頌武子所荅善於禱也○鄭氏曰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疏曰領頸也古者罪重腰斬罪輕頸刑先大夫文子父祖也○石梁王氏曰歌於斯謂祭祀歌樂也大夫祭無樂春秋時或有之

仲尼之畜許六反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為去埋馬也敝蓋不弃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窆也亦予上聲之席毋使其首陷焉

狗馬皆有力於人故特示恩也

路馬死埋之以帷

謂君之乘馬死則特以帷埋之不用敝帷也○方氏曰魯昭公乘馬塹而死以帷裹之石林葉氏曰帷蓋之近於身以為障蔽者也犬馬之盡於家以為代禦者也障蔽者敝所不敢棄而代禦者死用以埋之所謂仁之至義之盡也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去君在弗內納也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去者已告矣曾子後入閽人辟避之

鄉者已告言先已告於主人矣

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內霤門屋後簷也行者遠猶言感動之大也○劉氏曰此章可疑二子弔卿母之喪必自盡禮以造門不當待閽者拒而後脩容盡飾也且既至而閽人辭或當再請於閽若終不得通退可也何必以威儀悚動之以求入耶其入而君卿大夫敬之者以平日知其賢也非素不相知創見其容飾之美而加敬也而君子乃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則是二子之德行不足以行遠惟區區之外飾乃足以行遠耶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悅殆不可伐也

陽門宋之國門名介夫甲士之守衛者宋武公諱司空

改其官名爲司城。子罕樂喜也。戴公之後。覘闚視也。
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匍）服（匐）救之
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孔子善之以其識治體也。詩邶風谷風之篇。扶服致力
之義。微無也。夫子引詩而言宋國雖以子罕得人心。苟
無晉憂而已。然天下亦孰能當之。甚言人心之足恃也。
一說微弱也。雖但弱晉之強。使不敢伐而已。然推此意
則民既悅服。必能親其上。死其長。而舉天下莫能當之
矣。前說爲是。長樂陳氏曰。吳起吮一人之抗而附敵莫抗。段類衰一人之庶而兩人莞頭乎。然則同
城子罕哭介夫而民說。其可何陳抵哉而伐之哉。覘者所以知微也。兵法曰。用間有五。是謂神紀。又曰。知彼
知己百戰不殆。古人之於兵。未嘗不用間。其知微如晉之覘者。蓋亦鮮矣。孔子所以善之也。所謂雖微晉而已
天下其孰能當之。仁不可爲衆故也。昔仲尼在衛。趙鞅折謀。干木寓魏。秦之人罷兵。謝安在晉。王猛知其不可伐
季梁在隋。楚子之兵不敢加。則子罕在宋。而天下不能當著信矣。○石林葉氏曰。介夫至於子罕。一哭之哀。而
晉國覘之不敢伐。聖知孔子以爲天下其能當之。故曰。治國不敢侮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莊公爲子般所弒。而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經葛經
也。諸侯弁經葛而葬。葬畢閔公即除凶服於庫門之外
而以吉服嗣位。故云經不入庫門也。士大夫則仍麻經。
直俟卒哭乃不以麻經入庫門。蓋閔公既吉服不與虞
與卒哭之祭。故羣臣至卒哭而除。記禍亂怨逆禮所由



廢。嚴陵方氏曰。君以葬爲節。臣以卒哭爲節者。君先除而後臣敢除故也。然此皆不能三年。則失禮之甚矣。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
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拳）
然。夫子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從（去聲）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
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也。故者毋失其爲故也
或問朱子原壤登木而歌。夫子爲弗聞而過之。待之自
好。及其夷俟。則以杖叩脛。莫太過否。曰。這說却差。如壤
之歌乃是大惡。若要理會（去聲）不可但已。只得且休。至其夷
俟之時。不可不教誨。故直責之。復叩其脛。自當如此。若
如今說。則是不要管他。却非朋友之道矣。○胡氏曰。數
其母死而歌。歌則壤當絶。叩其夷踞之脛。則壤猶故人耳。
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馮氏曰。母死而歌。惡
有大於此者乎。宜絶而不絶。蓋以平生之素而事有出
於一時之不意者如此。善乎朱子之言曰。若要理會不
可但已。只得且休。其有以深得聖人之處其所難處者
矣。○劉氏曰。原壤母死。夫子助之治椁。壤登已治之椁
木而言。久矣我之不託興於詠歌之音也。如貍首之斑
言木文之華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沐椁之滑
膩也。壤之廢敗禮法甚矣。夫子佯爲不聞而過去以避
之。從者見其無禮。疑夫子必當已絶其交。故問曰。子未

當已絕之乎。夫子言為親戚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親戚之情也。為故舊者雖有非禮未可遽失其故舊之好也。此聖人隱惡全交之意石林葉氏曰孔子責原壤重於夷俟而畧於喪歌者夷俟禮之蹝也人道不可以不責是以雖痛絕之不為過親喪而歌豈止違禮而已哉孔子聞而不問見不可以教問之則人道絕矣故過之若不聞者乃所以全故舊之恩亦夫子之道忠恕者也方周之末世有妻死鼓盆而歌自以為達如莊周者友死臨尸而歌自以為禮如子桑琴張者蓋將以矯世未必出其誠心然不可施之於孔子之門此夫子所以有時而抑揚與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文子晉大夫名武。叔譽叔向也。言卿大夫之死而葬於此者多矣。假令可以再生而起，吾於衆大夫誰從乎。文子蓋設此說欲與叔向共論前人賢否也

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行并植直吏反於晉國，不沒其身，其知去不足稱也

處父晉襄公之傅。并者兼衆事於己，是專權也。植者剛強自立之意。所行如此，故為狐射姑所殺，不得善終其身，是不智也

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叔譽又稱子犯可歸。文子言子犯從文公十九年于外，及反國危疑之時，當輔之入以定其事，乃及河而授璧以辭，此蓋為他日高爵重祿之計，故以此言要君求利也。豈顧其君之安危哉。是不仁也

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晉人謂文子知人

文子自言我所願歸者惟隨武子乎。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左傳言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蓋不忘其身而謀之知也。利其君不遺其友皆仁也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升衣，其言吶吶如劣反然如不出諸其口

中身也。退然謙卑怯弱之貌。吶吶聲低而語緩也。如不出諸其口，似不能言者

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燭其子焉

管鍵也，即今之鎖。庫之藏物以管為開閉之限。管庫之士賤職也。知其賢而舉之，即不遺友之實。雖有舉用之恩於其人，而生則不與之交利，將死亦不以其子屬託之，廉潔之至長樂陳氏曰君子之尚友以一鄉為未足則友於一國以一國為未足則友之天下以天下為未足則尚論古之人此文子叔譽所以論死者之可作也叔譽以陽處父與舅犯為可與歸文子則謂處父不足於智舅犯不足於仁不若隨武子之全蓋大剛則易屈太直則易折植者剛直而自立者也處父并為之其智不足稱矣懷利者有己懷仁者有君舅犯見利而不顧君其仁不足稱矣隨武子則利其君仁也

不忘其身謀諸其身智也不遺其友義也二人於仁知為不足式子於仁智義則教而有之其身退然如不勝衣而其所為足以勝大事其言吶吶如不出諸口而其所舉足以舉賢蓋管庫之士晚而難知七十有餘家衆而難辨文子之所舉雖賤不遺雖衆不擇非長於知人哉然則文子成室不免張老之所戒與其要自文子於其身備如此而謂生不交利所也蓋其會備在己焉利於人

叔仲皮學（教）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去聲）衰而繆（摎）經。叔仲衍以告。請繐（歲）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經

繆絞也。謂兩股相交。五服之經。皆然。惟弔服之環經一股。○疏曰。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而子柳猶不知禮。叔仲皮死。子柳妻雖是魯鈍婦人。猶知為舅著齊衰而首服繆經。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告子柳云。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如此。亦以為然。乃請於衍。令其妻身著繐衰首服環經。衍又答云。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此繐衰環經。無人相禁止也。子柳得衍此言。退使其妻著繐衰而環經。嚴陵方氏曰。子柳雖受教於父。不若愚婦人之所為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

成。魯邑名。匡。背殼似匡也。范。蜂也。○朱氏曰。蠶之績者必由乎匡之所盛。然蟹之有匡。非為蠶之績也。為背而已。首之冠者。必資乎緌之所飾。然蟬之有緌。非為范之冠也。為喙而已。兄死者必為之服衰。然成人之服衰。非為兄之死也。為子皐而已。蓋以上二句喻下句也。金華應氏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聞下惠之風者薄夫敦。乎之風者懦夫誅故兄之死有昔不為衰者而今為之衰也一已之宰如此而有國有天下者之所任皆得其人如何哉是以仲尼相而飲羊不敢詐而有宜誠猶戲也衆之被風化者機係於人焉耳蓋以范冠之卯以成民之為服者未必出於誠心實以喜子皐之譏苟行不足以感不友不悌以之俗故周公之告康叔不以之大不克恭者為怨而以克敬兆者為急分匹東鄭之弟貞孝以孝友之君陳以忱之其機同不在多也以成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烏）乎用其情

子春。曾子弟子。矯為過制之禮。而不用其實情於母。則他無所用其實情矣。此所以悔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去聲）。吾欲暴（蒲卜反）尫（汪）而奚若

左傳註云。尫者。瘠病之人。其面上向。暴之者。冀天哀之而雨也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句）虐。（句）毋乃不可與（平聲）

此言酷虐之事。非所以感天

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

巫能接神。其神閔之而雨

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句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

於以求之猶言於此求之也。已疏言甚迂闊也

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去之徙市不亦可乎

徙移也。言徙市又言巷市者謂徙交易之物於巷也。此庶人為國之大喪憂戚罷市而日用所須又不可缺故徙市於巷也。今旱而欲徙市者行喪君之禮以自責也。縣子以其求之已而不求諸人。故可其說。然豈不聞僖公以大旱欲焚巫尫臧文仲之言而止。縣子不能舉其說以對穆公而謂徙市為可則亦已疏矣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旱也內則責諸己外則求諸神責諸己則有成湯之事宣王之行求諸神則巫以女巫舞以皇舞祭以雩禮以牲璧責諸己者本也求諸神則以為文而已穆公不能責諸己又不知求諸神而欲暴尫與巫豈不惑哉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

生既同室死當同穴。故善魯。○疏曰。祔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槨中也。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槨中無別物隔之。○朱子曰。古者槨合衆材為之。故大小隨人所為。今用全木則無許大木可以為槨。故合葬者只同穴而各用槨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四

#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五

## 王制第五

疏曰。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盧植云。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永嘉徐氏曰王制一書敘三王四代之制度蓋聖王所以經綸天地之大經而為萬世法程者也其書推明班爵制祿之法祭祀養老之義其立國之紀綱制度講若盡一而不相踰越三代所以享國長久雖有陵王而維持者不亂蓋得其道矣周家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諸侯壞亂法紀以蕩先王之制多矣暴君汚吏慢其經界而井田之制孟子僅聞其略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典籍而班爵祿之制孟子不聞其詳凡先王之舊典禮經僅有存者自秦變井地為阡陌壞封建為邦懸[illegible]制祿之法一切掃地此[illegible]思[illegible]而王制所為作也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孟子言天子[illegible]男同一位

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孟子言君一位凡六等○疏曰。五等虞夏周同。殷三等。公侯伯也長樂劉氏曰王制者言為天下之王作民父母者當立法度節制財用以安天下之民使不陷於凍餒故曰王制也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言王有親比萬民之道者必先建萬國親諸侯使之各養其民而教之禮義也是以此經以建侯崇德為首設官分職為大首所以皇建其有極也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者所以差其德而尊崇之子萬民之上俾之行道以為其國表則也又設上大夫卿凡五等以佐佑其君之德奉天子之禮用其中於民者也○長樂陳氏曰公侯伯子男至中士下士爵也天子之田至君十卿祿祿也爵以貴之非王爵之則無貴祿以富之非王祿之則無富故周官太宰內史司士之於爵祿皆詔王而已此所以言王者之制祿爵也制爵以德制祿以功德有厚薄故爵有崇卑功有多寡故祿有豐殺周

官凡言爵祿皆先爵而後祿記亦曰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此先祿而後爵者蓋田不分不可以制祿祿不制不可以定爵先王量財以制用視祿以制爵然後無有餘不足之患矣然則爵祿者班爵祿之序也祿爵者制爵祿也序也由公至男凡五等皆君也由諸侯之上大夫卿至下士凡五等皆臣也君之德純故公侯伯子男無上中下之所臣之德不必純故大夫士有上中下之差然皆止五等者五者天地之中數先王制法莫不本之故五與五禮五服五刑皆謂之天則制爵之等亦本其自然而已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與此不同者此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之出於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之首於天子與君故兼天子與君言之也制爵祿止於諸侯與其臣而不及王朝之臣者蓋制諸侯與其臣之祿則以農田為差制王朝公卿大夫之祿則以諸侯為視[illegible]爵之法亦若是而已此所以不言之也有爵者必有祿有[illegible]者不必有爵庶人在官非有爵也而其祿有異則祿之所施非特有爵者而已故於其所制者不先以爵而先以祿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此言天子諸侯田里之廣狹。不能猶不足也。不合於天子者。不與王朝之聚會也。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天子以下皆言田而不言地者。以地有山林川澤原隰險夷之不同。若限以地里而不計田里。則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矣。里數有二。分田之里以方計。如方里而井是也。分賦之里以家計。如二十五家為里是也。後章言方千里者。為田九萬畝。此以方計者也。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此以家計者也。分賦則計道里遠近。以為朝貢之節。分田則計田畝多寡以為賦祿之制。此所以為均平也。



馬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天子則兼有之故天子之田方千里所以祿畿內之臣也千里若以開方之法計之蓋萬里也夫天子之田必以千里者所以示其本大而末小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也蓋不千里不足以服諸侯也降於天子則公侯而已故公侯田方百里以開方之法計之蓋千里也不千里則朝聘會遇之煩有所不給也至於伯則又有殺焉蓋伯則其國小其爵卑而子男亦如之故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七十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七七四十九蓋四百九十里也五十里者以開方之法計之五五二十五蓋二百五十里也○五峯胡氏曰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為於是有君朝卿大聘大夫小聘王巡狩述職之禮樂法度為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九之一之高城深池為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為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乘賦為於是有伍兩卒旅師甲之制為於是有鄉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為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世襲之制亡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述職之禮廢上下之情不通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則兵車不可出而軍所不隱於農矣軍師不隱於農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又曰制井田所以制侯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定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狼猾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三王為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

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此言王朝有位者之田亦與孟子不同。○方氏曰。三公而下食采邑於畿內。祿之多少以外諸侯為差。元士。上士也。與元子元侯稱元同。不言中士下士。則視附庸惟

上士也永嘉徐氏曰。先王設官制祿。家外諸侯自公侯至於附庸。王朝之臣自三公至於元士。受田相視。視內外爲一。所以制天下偏重之患。而使遠近若一也。夫分田之法。所以內必視夫外者。蓋先王之制。出爲列國之君。則入爲王朝之卿。所以一內外也。內爲三公稱公。外而諸侯亦稱公。故畀公爲休璽東土。衛侯以列國入相于周。周公居東。復相成王。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或以三公居外。復入爲內諸侯。所以出入均勞。而內外之經重不分也。春秋以來。鄭武公入爲周司徒。鄭莊公爲平王卿士。而滕侯亦曰我周之卜正。蓋欲外諸侯入備王官。先王所以一內外。此所以內諸侯之祿視外諸侯而爲之制也。是故三公則受百里之地。六卿則受七十里之地。二十七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而元士三等亦視附庸而受田。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去聲上農夫食音嗣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此言庶人之田。井田之制。一夫百畝。肥饒者爲上農。墝瘠者爲下農。故所養有多寡也。府史胥徒之屬。皆庶人之在官者。其祿以農之上下爲差。多者不得過食九人之祿。寡者不得下食五人之祿。隨其高下爲五等之多寡也。李氏曰。孟子曰。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又曰。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蓋以農夫而制祿。則治於人者必思所以養之。食於人者必思所以治之。具亦其不能交相無也。庶人之在官者。其家亦授之田。周官之所謂官田也。祿足以代耕。而又授之田。所以貴其廉。兼廉善也。○嚴陵方氏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故農田之制。以百畝爲之率。蓋雖均受百畝之分。然地有肥磽之異。計其一歲食人之數。或多或寡。此農夫所以有上下之別也。以食九人者爲上。食五人者爲下。則食七人至於食六人者。爲中農夫可知。其詳雖有五等之別。其大畧不過三等而已。府史胥徒之類。具田則載師所謂官田是也。而又有工商賈。有奄有爵位之高下。不



可得而詳。故祿之多寡不可得而定。此言其祿以農爲差。則多者不得過食九人之祿。寡者不得下食五人之祿。可知此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者。蓋分以均之。而存乎法。糞以治之。而存乎力。法出乎上。力出乎下。其言亦互相備也。

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

此言大國也。視上農夫者。得食九人之祿也

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

程子曰。孟子之時。去先王未遠。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傅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一追復矣○朱子曰。孟子此章之說。與周禮王制不同。蓋不可考。闕之可也○方氏曰。次國小國不言大夫士者。多寡同於大國可知。由卿而上。三等之國所異。由大夫而下。三等之國所同者。蓋卿而上。其祿浸厚。苟不爲之殺。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大夫而下。其祿浸薄。苟亦爲之殺。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此所以多寡或同或異也永嘉徐氏曰。先王量祿以分用。視口以計食。其品節差等。上爲不至於過制。下爲不至於不足。諸侯下士享百畝之利。苟足以代耕免勞若而已。雖不能有餘。而亦不至於不足。其餘自卿以下。其祿各殺以一。則無多邑踰制之失。諸侯分田祿多入自有定數。亦無尾大不掉之

惠。此先王制祿之美意也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此言三等之國其卿大夫頫聘並會之時尊卑之序如此。鄭云爵位同則小國在下。謂二人同是卿。則小國卿在大國卿之下。爵異固在上者謂若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位於大國大夫之上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鄭氏曰。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



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疏曰。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爲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各當其大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爲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 永嘉徐氏曰。先王分土惟有三。有大國小國次國之異。自三卿至於二十七士。其在國之祿則倍差之不同。其出國之聘則班列之有等。先王豈苟爲異哉。蓋使之安分而無覬覦。正名而不至於亂本。其辨上下定民志者固如此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九州。并王畿而言。此但言就一州所可容者如此。凡八州餘以例推。皆言畿外之制。下文始言天子畿內之制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

鄭注畿內九大國者。三爲三公之田。又三爲三公致仕



者之田。餘三待封王之子弟也。次國二十一者。六爲六卿之田。又六爲六卿致仕者之田。又三爲三孤之田。餘六亦待封王子弟也。小國六十三者。二十七大夫之田并大夫致仕之田共五十四。餘九亦待封王子弟也。三孤無職雖致仕猶可即而謀故不副。愚意此無明證。皆鄭氏臆說。況周制六卿兼公孤。則所餘之田尚多。然如周召之支子在周者皆世爵祿。則累朝之王子弟未必能盡有所封也○疏曰。畿外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不世位有朌賜之義故云不以朌○朱子曰。恐只是諸儒做箇如此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

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又曰。非惟施之當今有不
可行。求之昔時。亦有難曉○石梁王氏曰。天子縣內以
封者或三分之一。或半之。又除山川城郭塗巷溝渠則
奉上者幾何嚴陵方氏曰。名山若魯之泰山晉之梁山之類。大澤若豫之孟豬楚之雲夢之類。山
澤之大者則必有其名焉。於山曰名。於澤曰大。蓋互言之爾。名山大澤神物之所藏。寶貨之所出。非水內諸侯
所得專而有之。故於外則不以封。於內則不以盼爲外。則度土而封之使擇嗣也。故曰封內則分邑以盼之使
食祿而已。故曰盼。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去聲
九州而千七百七十三國者內一州爲王所容九十三
國外八州容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畿內爲千七百七十
三國也。元士附庸不與者。以上文所筭止五十里。而元
士附庸皆不能五十里故不與也○石梁王氏曰。註引
千八百國之說謂夏制要服內七千里與五服五千之
言不合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恭官。千里之內以爲御
共官謂供給王朝百官府文書之具泛用之需。御謂凡
天子之服用。蓋皆取之租稅也○方氏曰。以百里所出
之少。資百官之所共。疑若不足。然卑者所稱。不爲不足
以千里所出之多爲一人之御。疑若有餘。然尊者所稱
不爲有餘。且以其近者與人則欲其易給而無勞。以其
遠者奉己則欲其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內非不以爲御
也。要之以共官爲主耳。千里之內非不共官也。要之以
爲御爲主耳馬氏曰。官者官府之所用而其用輕。故取百里以近地之所出者給之。御者。天子之
所用而其用重。故取千里以遠地之所出者給之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
帥。三十國以爲卒。卒子忽反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
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
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
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此
即天子之上公分主天下之侯國也。八伯爲八州之伯。
二伯則天下之伯也嚴陵方氏曰。方伯即州伯也。王畿居中。八州居外。各設一方伯焉。長
言其足以長人也。所謂比長之長亦若是爾。帥。言所帥者衆。非特長之而已。所謂師帥之帥亦若是爾。正。言正
於一而上。非特帥之而已。所謂黨正之正亦若是爾。伯亦長也。必爾之伯則以成德稱之。以其爲一州之長。非
成德不足以當之故也。所謂宗伯之伯亦若是爾。夫能長人然後能帥衆。能帥衆然後能正於一。正於一然後
其德成焉。故其序如此。正也。師也。長也。蓋八伯之屬也。八伯又二伯之屬也。故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
老二人。然二伯又謂之老者。以其居人臣之極位。不特貴乎有其德。又貴乎有其年故也。國有國老。猶有鄉老
皆以是而已○永嘉徐氏曰。先王衆建諸侯而設方伯連帥之職。或以子男附庸之屬不能專達於天子。故貢
賦朝聘之數悉使之聽命於牧伯。此特其一節耳。夫先王舉天下以封建諸侯。而缺然無所紀綱於其間。則强
弱有以相吞。而大小無以相維。甚非經久長治之策也。蓋方伯連帥之設。所謂裒表功德。闡諸滅衰。深根固本

爲不可拔者也。其所係大矣哉。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方氏曰。甸服四面五百里。則爲方千里矣。王畿千里之外莫近於侯服。而采又侯服之最近者。莫遠於荒服。而流又荒服之最遠者。舉其最遠最近。則綏要之服在其中矣。李氏曰。采於侯服爲尤近。流於荒服爲極遠。九州之內以見外。四海之外以包內。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石梁王氏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註獨引明堂位。謂夏官百非也。嚴陵方氏曰。三公之數則取陽數而成也。九卿則倍公而三之也。二十七大夫則又倍卿而三之也。八十一元士則又倍大夫而三之也。天子理陽道於外。官之數並乎於陽。爲后治陰德。亦以是爲數者。特從夫而已。夫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其事詳而分。故官之法位愈卑而數愈倍。以周官言之。大宰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下士旅三十有二人。則中下之士互相倍可知。而此不言者。以陽數窮於九。九九故止八十一元士。終焉若黃鍾之律終於八十一數。○劉氏五治曰。職之達者。事益簡。職之卑者。事益衆。故三公所以論道經邦。佐天子理萬機。調爲化。國有大事。而有大興作大利害。則有卿爲等而下之。或與禮樂政任傳書。此九卿則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大夫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馬氏曰。天子六卿。而二卿一公。故有三公。而六卿之中又有三孤焉。天子六卿而大國三卿。乃其統之屬也。至於大夫士則又三卿之屬焉。下大夫五人。二卿之下下大夫各二人。一卿之下下大夫一人。周官所謂設其參即三卿也。傅其伍即下大夫五人也。陳其殷即上士二十七人也。有上中下之大夫而獨言下大夫者。對卿而言也。其實大夫有上中下之辨。士亦有上中下。而獨言上士者。對府史而言也。其實士又有上中下之異永嘉徐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聖人觀地上有水之象。爲之非其不得已也。中畿千里。環列五服。遷賢徙德。與共之理。非莫雖之有決其御之有道。聖人所以與天下爲功而非私其力以爲己也。氏觀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內外非有權重而又更出遣入爲之者。使不得以久其權也。刑國之卿命于天子。王臣布在諸侯之國。而諸侯無歲貢士實在王朝。諸侯又不得私其人也。聖人封建之大權其內外相維可見於此矣。且大國三卿命於天子。則觀廷所自命者也。小國二卿命於其君。則君命之者也。夫國之大者宜專其命。國之小者宜自上出也。令其大不命其小。聖人控制大邦侵假小國之意深矣。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去聲監平聲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監者監臨而督察之也。自王朝出。權亦尊矣。一州三人則二十四人也。此大夫之在朝。必無職守者。使有常職豈可遣乎。不然則特命也。嚴陵方氏曰。方伯專征於一方。其權實重。爲天子不可不天爲之防。每國三人。故謂之三監。必以三人爲率者。則與三公同義。不使卿爲之。止使大夫爲之。以見天子之命使其大夫。固足制於方伯故也。若書所謂三監。名尊辟同。而人則異焉。○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大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畿內之地王朝百官食祿之邑在焉畿外乃以封建使其子孫嗣守。然內亦謂之諸侯者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也嚴陵方氏曰內諸侯則公卿大夫士是也外諸侯則公侯伯子男是也夫祿所以養其人嗣所以傳其國內諸侯臣道也止養其人而已外諸侯君道也故傳其國爲證亦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蓋謂是矣○石林葉氏曰內之公卿大夫其受田視公侯伯子男固亦通稱爲諸侯也內以世祿爲主而有賢者亦得世爵外以世爵爲主而不賢亦止於世祿然則諸侯之子自非大惡猶得與位而公卿大夫之子必賢而後爵豈輕內而重外乎蓋古者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爲諸侯是在外之世爵者乃內之世祿臣也至諸侯有功德亦必入而爲公卿是在內之世祿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內外更易而輕重所以均者此先王之仁政也

制三公一命卷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制者言三公命服之制也命數止於九天子之三公八命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與王者之後同而著衮冕故云一命衮若爲三公而有加衮者是出於特恩之賜非例當然故云若有加則賜也人臣無過九命者大宗伯再命受服與此不同○馬氏曰三公衮服有降龍無升龍

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方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之卿再命一命也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則知三等之國其大夫皆一命而已大[illegible]對下卿言卿指上中可知小國特言卿則兼三等之卿可知言下大夫而不及上中者蓋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故也前言上中下之所當與此不同者位雖視其命不能無詳略之異也永嘉徐氏曰古者設官之制其爵以五其命以九自上公九命至於子男五命品級異等而不可亂自上公衮冕侯伯鷩冕至於子男毳冕其章與數而不可越周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五等之命司服自公之服至子男之服所衣之服必從其命其命不差則其服不僭先王所以正名分而章服采也故嘗論衣服之制自黃帝堯舜取諸乾坤以爲衣裳蓋法天地以制爲上下之服非私自制立之也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以下十有二章蓋會天地萬物於一身以照臨百官文采物色無一不備而皋陶謨所謂五服五章以命有德謂之天命自天子十二章至卿大夫之三章其別爲五如天造地設不可紊也公之衮冕其章數同於王而其殺數則異故上公之衮無升龍而故則以九同自有等殺也豈曰公之服與王同而得純用之無所等論於其間哉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論謂考詳其行藝之詳也論辨則材之優劣審矣任事則能勝其任矣於是爵之以一命之位而養之以祿焉○疏曰爵人於朝殷法也周則天子假祖廟而拜授之刑人於市亦殷法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于甸師氏也馬氏曰凡民之材有大小之不同其德則有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則有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則有禮樂射御書數凡官民之材必先論之論之者論其德行道藝之實而視其材之所有也論之已辨然後

使之任其事也才足以充公卿之任則使之爲公卿才足以充大夫士之任則使之爲大夫士故任之事然後爵之爵有高下則祿有厚薄位者視其爵祿之高下而祿者稱其爵之等差也故曰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凡此皆以官民之材也下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任位定然後祿之亦與此同意也周官曰以德詔爵以能詔事所謂德者即賢之謂以能詔事者乃任事者也蓋司馬辨論官材論國中之士也凡官民材者兼萬民而言之也養國中之士與養萬民之士蓋有以異也論國中之士其法則殺辯故考校於中年論萬民之士其法則殺等故三年然後論之辨其考校之法有異而其論辨之意則同也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屛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

公家不畜刑人舊說以爲商制以周官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囿髡者守積也唯其所之者豈



其罪之所當往適之地而居之如虞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不及以政賦役不與也亦弗故生不授之田

不與其事亦不故欲其生也嚴陵方氏曰爵所以及有德陽之事也朝在南則陽之所也刑所以加有罪陰之事也市在北則陰之所也朝者士之所立故言與士共之市者衆之所會故言與衆棄之蓋有德者人之所共予有罪者人之所共棄上言共下言棄互相備也凡此以見人君之所好惡非出於一人之私情爾畜亦養也謂之畜則所養者衆矣於公家言畜於大夫言養大小之別也至於士則又不嫌於不能養特遇之塗弗與之言而已○馬氏曰爵者天之所以命有德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人心從則天意亦從故聖人之制爵刑不拂百姓以從己之欲而與衆共之也此與孟子所謂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同意公家勢足以畜之大夫勢足以養之士者其勢不足以畜不足以養故弗與言也夫自棄者先王亦從而棄之故屛之四方亦弗致也自暴者先王亦從而暴之故不及以政亦弗生也然則好生者聖人之大德而自棄自暴者不足與有爲也不足與有言也○劉氏孟治曰君天也君之喜怒賞罰天之雨露雷霆也福善禍淫天之賞罰也舉善去凶人君之賞罰也天豈能日求天下之善惡者罪福之人君亦豈能一一賞罰天下之善惡哉亦取其尤以示於報而已爵人於朝所以勑君子士之所共樂也刑人於市所以懲小人衆之所共惡也君子取於朝故爵人於朝衆人會於市故刑人於市以此見人君之喜怒非一人之私焉刑人者人君所以懲惡衆人所棄故公家及大夫士皆遠之推其所之言流放竄逐任其所往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親行

天子五年一巡守

舜典曰五載一巡守周官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孟子曰巡守者巡所守也長樂陳氏曰朝覲宗遇會同之禮也存頫省聘問位之禮也諸侯之於天子聘所以通好朝所以述職通好不欲疏故比年一小聘述職不欲數故五年一朝○嚴陵方氏曰朝必以五年爲節五爲天地相合之數君臣之際有天地之義焉故其朝聘巡守皆取數以五爲節焉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問百年者就見之

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泰山也宗尊也東方之山莫高於此故祀以爲東岳而稱岱宗也柴本作祡今通用燔燎以祭天而告至也東方山川之當祭者皆於此望而祀之遂接見東方之諸侯問有百歲之人則即其家而見之以其年高故不召見也

命大[泰]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嫁]以觀民之所好[去聲]惡[去聲]志淫好辟[僻]

大師樂官之長。詩以言志采録而觀覽之則風俗之美惡可見政令之得失可知矣物之供用者皆出於市而價之貴賤則係於人之好惡好貴則用物貴好奢則侈物貴志流於奢淫則所好皆邪僻矣

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

典禮掌禮之官也。考時月定日即舜典所云協時月正日也。考校四時及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晩月有弦望晦朔日有甲乙先後考之使各當其節法律禮樂制度衣服皆王者所定天下一君不容有異異則非正矣故因廵守所至而正其不同者使皆同也嚴陵方氏曰天子分土建國命諸侯以守之未必人人稱職也故五年一廵而省之廵守者廵所守而已蓋諸侯非徒守天子之土亦所以守天子之法天子廵之狩以稽其法而已天子之法至周詳矣方虞夏之際其為法尚未能詳故其稽之宜數也春王東方而東廵守所以順天時也行必以仲月者以見廵守之禮無適而不用中焉五月八月十有一月廵守其義亦若是而已岱宗者蓋岱泰山也宗者尊也以其為五岳之長故祀之為東岳而稱其名為岱宗也於東言岱則知南之為衡西之為華北之為恒矣廵守必居方岳之下者係名山而居使諸侯知所總故也柴而望祀山川即秩時遵言廵守告祭柴望是也以天之高故燔柴以上達以山川之遠故望而祀之皆所以告至而已問百年者就見之所以乞先者之言也詩所以言志風所以從上詩言之哀樂足以見民風之厚薄民風之厚薄是以知上政之得失故命大師陳詩獨志淫所志之淫好辟言所好之辟民之所志所好不必皆淫



辟然止以是為事者蓋觀之所以防其淫辟故也貴即價也王者必班曆以一天下之正朔故廵守則考時月焉作曆者不能無贏縮及其久也日不能無差故廵守則必定日焉蓋考之應其不一定之欲其無差律有陰陽禮有隆殺樂有清濁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文質未嘗同也此所謂同欲其同出於天子而已同出於天子則正於一故終言正之同則所以正之故也○延平周氏曰告至然後覲諸侯神人之序也覲諸侯然後就見百年之有道者貴賤之序也就見百年者所以訪時政之得失既訪時政矣然後觀民風故命陳詩既觀民風矣然後觀民情故命市納賈以觀其美惡好非其所好惡非其所惡則志淫好辟可知矣而復言之者示其凡在所致詳也命典禮以考正之者乃其所終始者也定於考為詳正於定為略

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

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故不舉者為不敬山川地之望也故削地焉

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孝不孝者君絀[黜]以爵

宗廟不順如秦[illegible]移之次失祭祀之時皆不孝也。爵者祖宗所傳故絀爵焉

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

不從違戾也流者竄之遠方。討者聲罪致戮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此章四君字皆謂國君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

應氏曰律者爵命之等。加地而進之所以示勸也嚴陵方氏曰不舉其祭祀之禮者為不敬不順其昭穆之序者為不孝削地所以貶其國絀爵所以貶其身神祇衆矣止

以山川爲言者蓋諸侯之所守以山川爲大故也天曰神地曰祇此以山川爲神祇者自其無所處言之譬可謂之神自其有所別言之皆可謂之祇也禮外也故可變樂內也特可易而已此淺深之別從則隨而有所順畔則敬而有所逆言不從則未至於畔也特爲不從而已所以爲經重之別也淺則放之唯其所之討則以法而致其誅焉夫巡守者所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也則其變禮易樂革制度衣服者必議討其君宜爲過哉○長樂陳氏曰不敬則無禮矣不孝則不仁矣不從與時則不道矣無禮未至於不仁不孝未至於不道此所以削地而後絀爵絀爵而後流討也削絀流討而繼之以加地進律者退不肖而後可以進賢故也易大有遏惡而後揚善夫巧言先如然而後如社皆僅意也○長樂劉氏曰況見百年之老則民不敢從於其親來察萬民之詩則因不敢瀆於其化敵其百物之價則民不敢淫於所好考其正朔之協則小不敢違於其時同其律變之程則民不敢經於其信用其宗廟之祀則下不敢怠於其牲議其禮宗之行則民不敢悖於其中執其刑度之常則臣不敢肆於其體發其功德之懋明下不敢息於其將凡是十者邦之大典也先王所以仁民之



綱而御諸侯之大柄也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格于祖禰，用特。

假，至也。歸至京師，即以特牛告至于祖禰之廟。嚴陵方氏曰：天子之出必造乎禰及其歸也必假于祖禰出而造之所以象生時之必告也歸而假之所以象生時之必面也特一牛也用特以見約焉先王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所不敢約也然其約如此則巡守之不爲煩費可知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

類、宜、造，皆祭名。後章言天子將出征，則此出爲巡守也。

諸侯則朝覲會同之出歟。石林葉氏曰天子君也君則天道故類乎上帝諸侯臣也臣則地道故宜乎社○李氏曰禰其體有類于正祭也宜其義有擇于事也造造而告之也天神遠人而尊故言禮以致其敬地祇近人而親故言義以致其意于祖禰則以生道事之而已故告以道其事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尊卑之序也泰誓曰受命于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告之先後之序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

無事，無死喪寇戎之事也。考禮者，稽考而是正之，使無違僭也。正刑者，行以公平，使無偏枉也。一德，無貳心也。

三者皆尊天子之事

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昌六切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



柷形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所以合樂之始。鼗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所以節樂之終。將之，謂使者執此以將命也。○疏曰：柷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

圭瓚、璋瓚，皆酌鬯酒之爵，以大圭爲瓚之柄者曰圭瓚。釀秬鬯爲酒，芬香條鬯於上下，故曰鬯。祭酒灌地降神

必用鬯。故未賜圭瓚，則求鬯於天子。賜圭瓚然後得自爲也。馬氏曰春朝夏宗秋覲冬遇皆所以爲朝也禮與刑天子之所出而諸侯則謹其法而已所謂一德者使之同謀協慮而不敢有二心也凡此皆所以尊于天子征與殺先王所以致天討弓矢鈇鉞皆先王之所以致天討之器諸侯必俟天子之賜然後得以征伐者蓋臣無有作威而所用則惟君之所賜而已以征對殺則殺爲重以弓矢對鈇鉞則鈇鉞爲重諸侯之出討有罪未賜鈇鉞而有所不敢殺則亦征之而已說曰祭莫重於裸則足鬯爲禮之至也孔子曰鬯者祭之至也以鬯爲敬之至則天子未賜圭瓚諸侯有所不敢也雖然宗廟之禮不可發未賜圭瓚則薦鬯於天子而所用者璋瓚而已○嚴陵方氏曰考禮者考天子之禮而行之也正刑者正入子之刑而用之也行天子之禮則禮樂自天子出矣用天子之刑則征伐自天子出矣禮樂征伐皆出自天子則諸侯豈有異心若哉故能一德以得于天子也弓矢利以用於遠賊鈇鉞以用於近征者以行於遠爲主故賜弓矢然後得專征殺者以制於近爲主故賜鈇鉞然後得專殺也鄭[illegible]也秬黍一稃二米和氣所生以爲酒曰鬯以其至和之氣鬯爲故也

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

疏曰。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是殷制。若周制，則畿內千里，百里爲郊，諸侯之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天子諸侯皆近郊半遠郊。此小學大學，殷制。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

辟，明也。雍，和也。君則尊明雍和，於此學中習道藝，使天下之人皆明達諧和也。頖之言班，所以班政教也。○張子曰。辟雍古無此名，蓋始於周。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說文云。頖宮，諸侯鄉射之宮也。○舊說辟雍水環如璧，泮宮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臨川王氏曰天下不可一日無教學不可一日發於天下王制所謂命之教然後爲學者何也曰學固不可一日無於天下然其教不可不資之天子資之天子道德所以一也命之教然後爲學禮乎曰立諸侯矣未有不命之教而不得主學也蓋古之立國也必資禮於天子所謂命之教矣○嚴陵方氏曰命之教然後爲學所以一道德也言小學在左則以見大學之在右言大學在郊則以見小學之在國小學所以處學之小者大學所以處學之大者若灑掃應對之類則小學之道也若致知格物之類則大學之道也小學之道方生而進大學之道已成而定者宜養之於內已成而定者可達之於外故或在國或在郊者以此爲制也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馬伯反於所征之地。受命於祖，受成於學。

禡，行師之祭也。受命於祖，卜於廟也。受成於學，決其謀也。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獲罪人而歸則釋奠于先聖先師，而告訊馘焉。訊謂其魁首當訊問者。馘，所截彼人之左耳。告者，告其多寡之數也。長樂陳氏曰造乎禰則造于祖可知受命于祖則用命于社可知受命于學則謀始於朝可知類宜禡先後之次受命受成尊卑之次訊者問其貴馘者截其耳釋奠于學而告之者以學者文德之地征者成

武之事。於其文德之地告以成武之功。以明用武以文任威以德而已。此情公所以在預獻馘。而國人所以頌其文武也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干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

無事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也。歲三田者謂每歲田獵皆是爲此三者之用也。乾豆臘之以爲祭祀之豆實也

○疏曰。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義長樂陳氏曰。蒐苗獮狩必法於田。故皆謂之田。田有三禮。故謂之三田。則蜡祭八神。謂之八蜡也。田必於無事之時。則異夫好田獵畢弋不脩民事與夫蒐者也。乾豆所以祭祀。祭祀而後賓客賓客而後充庖。此頤卦也。先所養而後所自養之意也。祭祀賓客以上殺。次殺充庖。以下殺。厚所養而薄所自養也。周官太宰之九式。先祭祀賓客之式。而後羞服內饔先祭祀燕飲之割亨而後羞膳。籩人醢人先祭祀賓客之薦羞而後內羞。鹽人先祭祀賓客之鹽而後王之飴鹽。是亦先所養而後自養之意也。○嚴陵方氏曰。事謂喪荒之類。天子諸侯於無事之歲。然後田。則其田也可謂有節矣。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則田所行之時也。乾豆賓客充君之庖。則田所爲之事也。所行之時有四。所爲之事有三。故曰歲三田也。與易言田獲三品同義。所謂三田如是而已。公羊氏以夏不田誤矣。夫乾豆所以奉祀。賓客所以奉人。充庖所以奉己。先神而後人。先人而後己。故其序如此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

書曰暴殄天物。合圍四面圍之也。掩羣者掩襲而舉羣取之也。馬氏曰。謂祭無益。故無事而不田曰不敬。謂暴無傷畝田。不以禮曰暴天物。無事而田非以從獸無厭。蓋田者所以供祖廟。可田而不田。則是謂祭無益也。故曰不敬。田雖以殺爲上。而殺之中又有禮焉。故曰不以禮。範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君子不取也

天子殺則下大綏綏諸侯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殺獲也。獲所驅之禽獸也。綏旌旗之屬也。下偃仆之也。佐車即周禮驅逆之車。驅者逐獸使趨於田之地。逆者要逆其走而不使之散亡也。此言田獵之禮尊卑貴賤之次序馬氏曰。自天子不合圍至百姓田獵。此田以禮之事也。天子勢足以合圍。故曰不合圍。諸侯勢足以掩羣。故曰不掩羣。此非狩田之以禮。又亦其有愛物之仁也

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尉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迷不卵。不殺胎。不殀於表反夭烏老反不覆芳六反巢

梁絶水取魚者。周禮註云水堰也。堰水爲關空。以笱承其空。月令仲春鷹化爲鳩。此言鳩化爲鷹。必仲秋也。罻羅皆捕鳥之網。麛獸子之通稱。殀斷殺之也。夭禽獸之稚者。此十者皆田之禮順時序廣仁意也長樂劉氏曰。天生萬物以時。聖人贊之以德。地生萬物以氣。聖人贊之以禮。德正於內。則人時罔不和。禮正於外。則氣罔不順。和順鍾於萬物。則生成不失其宜。和順洽於人心。則動罔不違於法。此聖王所以盡人之性於上。而盡萬物之性於天下也。堯舜禹湯文武之爲通貫不以是先爲乃能嗣天以仁而使萬物各正其性命也。故取之各有其時。則物得以曲遂其生而材無不成矣。用之各有其制。則民得以禮節其欲而德罔不竭矣。○嚴陵方氏曰。獺祭魚蓋孟春之月也。豺祭獸蓋季秋之月也。魚陰物也。其性就陽而上。春爲陽中。魚於是時則易取焉。故獺祭魚而入澤梁

者。因以爲取魚之候也。獺陽物也。其質乘陰而成。秋爲陰中。獺於是時則可取焉。故豺祭獸而田獵者因以爲取獸之候也。虞澤虞也。周官有山虞有澤虞。月令於季秋之月言草木黃落蟄蟲咸俯。則凡此所言皆主季秋可知。然者之周官則有不合。特殷之制與爾雅卵已見曲禮。士不取麛卵。解然經言秋宜指麛。又言卵以卵非不取也。亦禁之使有節而已。不覆巢者。不特惡傷其孕乳而又惡其盡物之刹焉。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弥小反 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

以三十年之通者。通計三十年所入之數使有十年之餘也。蓋每歲所入均析爲四而用其三。每年餘一。則三年而餘三。又足一歲之用矣。此所以三十年而有十年之餘也。鄭註以九年言之。蓋積三十年內閏月當一歲也。一說二十七年則有九年之餘。言三十者舉成數耳

祭用數之仂勒

鄭註以仂爲十一。疏以爲分散之名。大槩是總計一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分之一以行常祭之禮也

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喪用三年之仂

喪凶事。祭吉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者不敢以卑廢尊也。未葬以前常屬紼於輴車以備火災。喪在內而行祭於外。是踰越喪紼而往也。喪三年而除。中間禮事繁難。故總計三歲經用之數而用其十之一也 金華邵氏曰。先王之制國用不爲定法。非若後世之拘於繁文守常而不知變者。故爲法也必於歲之杪。則五穀皆入。可以視其所入而爲所出也。又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之蓄。然後計見在之數以爲用度之法。豐不使之有餘。耗不使之不足。是爲常有定法哉。如此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窮。而凶荒水旱其民不至於流離饑餓者此也。祭用經用之什一者。不敢畧於神也。喪用三年之仂。抑亦送死之禮无所不當畧乎

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暴者殘敗之義。言不齊整也。浩者汎濫之義。所謂以美沒禮也。惟其制用有一定之則。是以歲有豐凶而禮無奢儉。此記者之言。雜記云凶年祀以下牲。孔子之言也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飢而食菜則色病。故云菜色。殺牲盛饌曰舉。周禮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又云大荒則不舉者。蓋偶值凶年雖有備亦當貶損耳 馬氏曰。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豐年則用豐年之仂。凶年則用凶年之仂。豐年而加於仂之外則謂之奢。凶年而畧於仂之內則謂之儉。乃所以與年之上下也。預備不虞者古之善政也。急者迫而不饑也。無九年六年之蓄。雖非完國猶足以爲國也。至於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蓋國之所以爲國者以其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財也。苟無其財則民散而之四方矣。故曰無三年之蓄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推而至於二十七年耕必有九年之食。以三十年言之

者舉歲數也說者以爲三十年爲一世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此人力也雖有凶旱水溢此天變也人力備則可以應天變蓋王者與民同患故雖有凶旱水溢而民無菜色於下然後天子食日舉庶羞備禮而以樂侑之也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諸侯降於天子而五月大夫降於諸侯而三月士庶人又降於大夫故踰月也今總云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此因所同然皆三月而葬則非也其以上文降殺俱兩月在下可知故略言之歟孔子引左傳大夫三月士踰月者謂大夫除死月爲三月士數死月爲三月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誠如此則是大夫四月士三月謂大夫踰越一月猶可豈得謂士踰越一月乎此不可通當從左氏說爲正長樂劉氏曰殯與葬生者送死之事也天子功德施於四海諸侯功德洽於一國大夫士恩德孚於一家庶人恩德著於其族國有大小之差矣及其終也臣子之心未忍死之猶冀其復生也故其殯也不得已而殯之是以有七日五日之差雖庶人之殯猶俟三日是豈得已哉若夫葬者當其朝歲諸侯雖在六服內有弗至或奔喪也或會葬也或會於餘得也亦如四時之朝焉其不當朝歲之諸侯則爲位聚於其國而遠鄉以會葬同軌之內畢至者謂此也七月而葬所以極四海之來誠也諸侯之葬必五月者相爲賓也同盟之諸侯也雖非同盟而爲其舅甥姑姊妹之邦也大夫士庶人三月而葬其事具其誠盡矣

庶人縣玄封窆葬不爲去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

此言庶人之禮庶人無碑綍縣繩下棺故云縣窆也不封不爲丘壟也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庶人則終喪無二事也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

中庸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與此意同

支子不祭

說見曲禮長樂陳氏曰縣棺而下之封土而瘞之不爲雨止以其有進無退也喪不二事以其不可貳視也魯葬定公與敬嬴以雨不克葬而春秋譏之則不爲雨止者不特庶人而已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則喪不貳事亦不特庶人而已必以庶人爲言以其葬具之不備易以雨止財用之不足易以事奪故也祭從生者而有所謂從死者故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其尸服則以士服支子孫不祭而有所謂祭故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諸侯太祖始封之君也大夫太祖始爵者也士一廟侯國中下士也上士二廟天子諸侯正寢謂之路寢卿大夫士曰適室亦謂之適寢庶人無廟故祭先於寢也朱子曰昭之爲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曰其爲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號也今且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宮大祖在北二昭二穆

以次而南，長也。蓋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大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于北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大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大廟之室中，則惟大祖東向自如，而爲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蓋群廟之列，則左爲昭而右爲穆；祫祭之位，則北爲昭而南爲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爲昭而四世爲穆，五世爲昭而六世爲穆乎？曰：不然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邘、晉、應、韓

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而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而左反爲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則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惟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未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嚮，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當之東也與？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示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殷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則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



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大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殷，即增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然則大夫士之制奈何？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大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適士二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一；官師一廟，則視大夫而殺其二，然其門堂室寢之備猶大夫也。蓋廟之爲數，降殺以兩，而其制不降，何也？曰：降也。天子之山節藻梲、復廟重檐，諸侯固有所不得爲者矣；諸侯之黝堊斲礱，大夫有不得爲矣；大夫之倉楹斲桷，士又不得爲矣。曷爲而不降哉？獨門堂室寢之合，然後可名於宮，則其制有不得而殺耳。蓋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生也異宮，而死不得異廟，則有不得盡其事生事存之心者，是以不得而降也。○長樂陳氏曰：禮厚者其澤廣，禮薄者其澤狹，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廟而祭之，仁之至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一，義之盡也。舜之時，禋于六宗，與藝祖而七；商書亦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七廟之制，其來尚矣。先王之於死者，當待之以生，由士而上，生而異宮，死則爲之立廟；庶人則生非異宮，死則祭於寢而已。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 藥 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

鄭氏曰：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疏曰：礿，薄也。春物未成，祭品鮮薄也。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嘗者，新穀熟而

嘗也。烝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也。鄭疑爲夏殷祭名者
以其與周不同。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

視三公。視諸侯。謂視其犧牲牢禮之多寡以爲牲器之數也。因國。謂所建國之地因先代所都之故墟也。今無主祭之子孫。則在王畿者天子祭之。在侯邦者諸侯祭之。以其昔常有功德於民。不宜絶其祀也○周官制度云。五祀見於周禮禮記儀禮。雜出於史傳多矣。獨祭法加爲七。左傳家語以爲重該脩熙句龍之五官。月令以爲門行戶竈中霤。然則所謂五祀者名雖同而祭各有所主也。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大宗伯亦云祭社稷五祀。儀禮士疾病禱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辨矣。愚意鄭氏已是臆說。祭法之言亦未可深信

馬氏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所以報本反始。抑以防僭亂之情也。蓋天地者有域之最大者也。而天子者域中之所尊也。故祭天地。社稷者土穀之神也。而諸侯者爲天子守土也。故祭社稷。大夫則有家。故祭五祀。蓋在上者可以兼下。故天子祭天地社稷五祀。在下者不可以兼上。故諸侯祭社稷而不得祭天地。大夫祭五祀而不得祭社稷。荀子曰。郊止乎天子。社止乎諸侯。道及乎大夫。是也。古之爲祀典。有功於民則祀之。而名山大川者有功於民而民之取材用也。蓋天子君天下。而其所報者衆。故祭天下之名山大川。諸侯君一國。而所報者寡。故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朱子曰。一家之主則一家鬼神屬焉。諸侯守一國則一國鬼神屬焉。天子有天下則天下鬼神屬焉。看來爲天下者道一箇神明是甚麼大。如何有些子差忒得。若縱欲無度。天上許多星辰。地下許多山川。如何不變怪

天子犆 特 礿祫禘祫嘗祫烝

祫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毁廟之主不與。三年大祫則毁廟之主亦與焉。天子之禮春礿則特祭者各於其廟也。禘嘗烝皆合食○石梁王氏曰。特礿者春物全未成。止一時祭而已。於此時不祫也。夏物稍成。可於此時而祫。秋物亦成。冬物畢成。皆可祫。故曰祫禘祫嘗祫烝。而礿則特也。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

南方諸侯春祭畢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畢而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石梁王氏曰。諸侯歲朝爲廢一時之祭。主事重也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犆礿礿犆非有異也。變文而已。祫嘗祫烝與嘗祫烝祫亦然。諸侯所以降於天子者。禘一犆一祫而已。言夏祭之禘。今歲犆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犆。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祫也○石梁王氏曰。物稍成。未若大成。其成亦未可必。故夏禘之時可祫可犆。不可嘗也。秋冬物成可

必。故此二時必可祫。故不云禘而云嘗祫烝祫。此一節
專爲祫祭發也○愚按此章先儒以爲夏殷之制。然禘
王者之大祭也。今以爲四時常祭之名何歟。豈周更時
祭之名而後禘專爲大祭歟。又周官制度云先王制禮
必象天道。故月祭象月。時享象時。三年之祫五年之禘
象閏。又云王制之言祫非三年之制也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
田則祭。無田則薦。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
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

祭有常禮有常時。薦非正祭但遇時物即薦。然亦不過



四時各一舉而已。註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首時者四
時之孟月也。嚴陵方氏曰。牢者圈也。以能有所畜故所畜之牲皆曰牢也。大牢具牛羊豕焉。以其大故曰太。少牢則羊豕而已。以其小故曰少。天子之社稷主天下之土穀。故用太牢以祭之。諸侯之社稷主一國之土穀。故用少牢以祭之。此薦祭之別也。薦以時物而已。祭則備庶物。爲備庶物則其費爲盛。非有田者不足以共之也。大夫士而有無田者。謂諸侯之大夫士而已。大夫無田且不祭。而庶人得祭於寢者。祭於寢其禮略而易備故也。且通而言之。薦之於神亦可謂之祭也。韭之性溫則陽類也。故以配卵。卵陰物故也。麥與黍皆南方之穀。亦陽類也。故配以魚與豚。魚與豚皆陰物也。稻爲西方之穀則陰類也。故配以雁。雁陽物故也。植物之陽者配以動物之陰。植物之陰者配以動物之陽。亦使陽不勝陰。陰不勝陽而已。

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如繭如栗犢也。握謂長不出膚。側手爲膚四指也。賓客
之用則取其肥大而已。長樂陳氏曰。大禮必簡。則小禮必繁。簡則內心而貴誠敬。天地之牛角繭栗。繁則外心而貴味。故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角繭栗非必繭栗也。以其過於繭栗則非禮。角握非必握也。以其過於握則非禮。至於角尺亦若是而已。

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
人無故不食珍

羞牛羊豕必爲鼎實。鼎非常用之器。有禮事則設。所以
無故不殺也。珍之名物見內則。庶人無故。亦以非冠昏
之禮歟

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

羞不踰牲者。如牲是羊則不以牛肉爲庶羞也。此三者。



皆言薄於奉己。厚於事神也。石林葉氏曰。庶羞常薦而踰牲。嫌於備物。燕衣常用而踰祭服。嫌於事神。寢所常安而踰廟。嫌於享親。故禮皆不與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

此一節舊在庶人耆羞不徒食之後。今考其序當移在
此。大夫有田祿則不假借祭器於人。無田祿者不設祭
器則假之可也。凡家造祭器爲先。養器爲後

古者公田藉藉子夜反而不稅

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助者藉也。但借民力以助耕公
田。而不取其私田之稅

市廛而不稅

廛市宅也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也

關譏而不征

關之設征主於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其往來貨物之稅也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

山澤采取之物其入也雖有時然與民共其利即孟子所謂澤梁無禁也長樂陳氏曰公田藉而不稅所以寬農市廛而不稅所以寬商關譏而不征所以寬旅山澤以時入而不禁所以寬萬民

夫圭田無征

夫扶

圭田者祿外之田所以供祭祀不稅所以厚賢也曰圭者潔白之義也周官制度云圭田自卿至士皆五十畝此專主祭祀故無征然王制言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孟子亦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既云皆有田何故又云無田則薦以此知賜圭田亦似有功德則賜圭瓚耳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用民力如治城郭塗巷溝渠宮廟之類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若師旅之事則不拘此制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

粥音育

田里公家所授不可得而粥墓地有族葬之序人不得



而請求己亦不得以擅與故爭墓地者墓大夫聽其訟焉長樂陳氏曰一人之訟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訟則千畝不聚先王知其如此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所以寬之也周官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則歲不過三日云者非周制也○田里制墓官之所頒則不可鬻以墓地大夫之所[illegible]不可以請田里不粥則生者無相兼并而民無[illegible]於養生墓地不請則死者有所葬[illegible]而民無處於是乎用民之力義也不過三日仁也須之田里墓地仁也禁之以不粥不請義也事在於義而輔之以仁事在於仁則變之以義此所以為良法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

度待洛反 沮將慮反

書曰司空掌邦土執度度地定地遠近蓋定邑井城郭廬舍之區域也山川沮澤有燥濕寒暖之不同以時候其四時知其氣候早晚使居者不失寒暖之宜也興事任力亦謂公家力役之征也○方氏曰小而水所止曰沮大而水所鍾曰澤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食音嗣

老者食少而功亦少壯者功多而食亦多今之使民雖少壯但責以老者之功程雖老者亦食以少者之飲食寬厚之至也長樂陳氏曰居民山川沮澤所以辨地宜時四時所以候天氣量地遠近與事任力所以均人力書曰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如此而已司空事官也而度地居民者蓋四民各以其職分地而[illegible]然後趨事則居民者正事之始也夫力出於下食出於上以下益上則不足以上益下則有餘故壯者任以老者之事所以寬其力此所謂事興其中也老者食以壯者之[illegible]所以豐其食此所謂地從其學也周官之

法。上地之入可食九人。而其家準以七人。與食壯者之食同意。家雖七入。而以三人為可任。與任老者之事同意。嚴陵方氏曰。山川阻障之異處。則四時所至之氣不能無舛。故必假天時以與地之利焉。時則假其時之謂量地遠近。將以制邑故也。制邑則必興役事。興役事則必任民力。故纔言興事任力焉。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去聲)。五味異和(去聲)。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

居謂儲積以備用。如懋遷有無化居之居。材者。夫人日用所須之物。如天生五材之材。天地之氣。東南多煖。西北多寒。地勢高者必燥。卑者必溼。因其地之所宜而為之備。如氊裘可以備寒。絺綌可以備暑。車以行陸。舟以行水。此皆因天地所宜也。廣谷大川。自天地初分其形制已不同矣。民生異俗。理有固然。其情性之緩急。亦氣之所稟殊也。飲食器械衣服之有異。聖王亦豈必強之使同哉。惟脩其三綱五典之教。齊其禮樂刑政之用而已。所謂財成輔相以左右民也。馬氏曰。剛柔輕重遲速異齊。雖出於天。抑亦地氣之使然也。夫居則有寒煖燥溼之殊。俗則有廣谷大川之異。材則有剛柔遲速之不一。至於口之於味。器之於用。體之於安。亦不可得而一。五味者。春宜酸。夏宜苦。秋宜辛。冬宜鹹。而調之以滑甘。此五味之常也。其曰異和者。言其變也。同器械。先王之所務。而異物則有所禁。其曰異制者。因其性有剛柔輕重而制之也。同衣服。先王之所務。而異服則有所禁。其曰異宜者。因天地有寒燠燥溼而制之也。教所以導民俗。則因民之所欲也。故脩其教不易其俗。不易其俗者。不常其所欲也。政所以正民。而宜者事得其義之謂也。故齊其政不易其宜。夫作脩其教不易其俗。故先王有以治方觀民設教。夫性齊其政不易其宜。故周官司徒有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早物。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也。○石林葉氏曰。寒煖燥溼。天地之氣。廣谷大川。天地之形。有氣與形。則生有豐殺長短好惡習尚之異。此所以脩其教不易其俗也。剛柔輕重遲速者。民之性。食味器械者。民之用。器用之使於俗。亦不必同。此所以齊其政不易其宜也。所謂教者。其爲有七。其於天而自然者也。父子有親。兄弟有愛。夫婦有別。君臣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賓客有禮。其教成於人而使然也。天降自然五成乎人者。亦必使然。故曰脩其教。所謂政者。其爲有入。所用以相養者也。衣服有常。飲食有節。事為有度。異別有法度。量有權。數制有等。上所用以防淫者也。物之相養。雖不可齊。淫侈亦不可無禁。故曰齊其政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馮氏曰。五方之民。以氣稟之不齊。兼習俗之異尚。是以其性各隨氣稟之昏明。習俗之薄厚。而不可推移焉。若論其本然之性。則一而已矣。鄭氏亦曰。地氣使之然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髮衣(去聲)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去聲)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雕刻也。題額也。刻其額以丹青涅之。交趾足拇指相向也。東南地氣煖。故有不火食者。西北地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

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俗雖不同。亦皆隨地以資其生。無不足也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

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低 北方曰譯

方氏曰。以言語之不通也。則必達其志。以嗜欲之不同也。則必通其欲。必欲達其志通其欲。非寄象鞮譯則不可。故先王設官以掌之。寄言能寓風俗之異於此。象言能倣象風俗之異於彼。鞮則欲别其服飾之異。譯則欲辨其言語之異。周官通謂之象胥。而世俗則通謂之譯也。○劉氏曰。此四者皆主通達人言語之官。寄者寓也。以其言之難通。如寄託其意於事物而後能通之。象。像也。如以意倣像其形似而通之。周官象胥是也。狄。猶逖也。鞮戎狄屨名。猶履也。遠履其事而知其言意之所在而通之。周官鞮鞻氏亦以通其聲歌而以舞者所屨爲名。譯。釋也。猶言謄也。謂以彼此言語相謄釋而通之也。越裳氏重九譯而朝是也。嚴陵方氏曰夷以其易而無文蠻以其小而有蠻戎以其剛狄以其見於題曰雕於身曰文互言之矣安居若所居異俗是矣和味若五味異和是矣宜服若衣服異宜是矣權器若器械異制是矣利用言所利之用謂居山不以魚鼈爲禮居澤不以鹿豕爲禮是矣○馬氏曰性受於天則同而中國戎夷有若天地之降者抑亦地氣之使然也東者陽氣之發而南者陽氣之所積蓋陽之氣熱有可不火食者矣西者陰氣之發而北者陰氣之所積蓋陰主乎殺而五穀不生有可不粒食者矣志與欲言語之蘊言語者志欲之寓達其志通其欲必在於言語之際故古者有達言語之官謂之寄象鞮譯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待洛反 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

九夫爲井。四井爲邑。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則無偏而不舉之弊。地也。邑也。居也。三者既相得。則由小以推之大。而達天下。皆相得矣。此所謂井田之良法也

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洛 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劉氏曰。富而後教。理勢當然。若救死恐不贍。則必疾視其上而欲與偕亡矣。雖欲興學。其可得乎。此篇自分田制祿命官。論材。朝聘。巡守。行賞罰。設國學。爲田漁。制國用。廣儲蓄。脩葬祭。定賦役。安通人。來遠人。使中國五方各得其所。而養生喪死無憾。是王道之始也。至此則君道既得而民德當新。然後立鄉學以教民。而興其賢能。下文司徒脩六禮以下。至庶人耆老不徒食。皆化民成俗之事。是王道之成也。後段自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以下至篇終。是王制傳文。長樂陳氏曰先王之於民居之然後養之養之然後教之量地制邑以至必參相[illegible]者居之也無曠土以至尊君親上養之也然後興學教之也蓋人之生莫不有親親長長之良心養其良心而不陷溺之則由其親親以至於親上由其長長而至於尊君則親君親上天地之道也然後興學裁成天地之道也○嚴陵方氏曰量猶龠合升斗斛五量之所量以通其多少度猶分寸尺丈引五度之所度以度其長短故多少足以知其所至故於制邑之地曰量於居民之地曰度然邑制之所容莫非民民居之所至莫非邑則邑可言度居亦可言量矣兩之爲並三之爲參地也民也邑也長短多少不可相失也無曠土則地無遺利無游民則人無遺力曠言虛而無墾闢之功游言徹而無興作之業也

食節則無不足之患事時則無不及之務居民之遠亦期其如此而已故效至於民咸安其居也樂事則不至於勞苦勸功則不由於勉强尊君則為民者有違志親上則在下者無離心上則不止於君凡在上者皆是也敎不可一日廢必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者則以至此然後敎學之道可致其詳故也且禮樂之敎豈一日之所可無哉然制作必在於治定功成之後者亦此之意也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敎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此鄉學敎民取士之法。而大司徒則總其政令者也。六禮七敎八政見篇末。皆道德之用也。道德則其體也。體既一。則俗無不同矣廬陵方氏曰禮惡乎據則六禮其可以不脩敎惡乎隱則七敎其可以不明性非禮以節之則易以流故脩六禮以節民性德非敎以興之則易以衰故明七敎以興民德政以正之其可以差忒乎則八政在乎齊矣道者人所共由德者人所同得其可以二乎則道德在乎一矣齊八政所以使之無過行故曰防淫一道德所以使之無異習故曰同俗養耆老則推愛親之心於是為至恤孤獨則推有餘之心無所不及曰六十曰耆七十曰老耆老在所養則耆之期固可知矣無父曰孤無子曰獨孤獨在所恤則鰥寡固可知矣賢者難於進故上之不肖者惡其難故簡之

命鄉簡不帥敎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去聲)執事焉

此下言簡不肖以絀惡之事。鄉謂內六鄉也。在遠郊之內。每鄉萬二千五百家。庠則鄉之學也。耆老鄉中致仕之鄉大夫也。元日所擇之善日也。期日定則耆老皆來會衆於是行射禮與鄉飲酒之禮。射以中為上。故曰上功。鄉飲則序年之高下。故曰上齒。大司徒敎官之長也。率其俊秀者與執禮事。蓋欲使不帥敎之人。得於觀感而改過以從善也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敎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敎者移之右。如初禮

左右對移以易其藏脩游息之所。新其師友講切之方庶幾其變也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屛(丙)之遠方。終身不齒

四郊去國百里在鄉界之外。遂又在遠郊之外。盡示之以漸遠之意也。四次示之以禮敎而猶不悛焉。則其人終不可與入德矣。於是乃屛棄之石林葉氏曰古者輕進人以善重絕人以惡一鄉以為不隨敎則無往而不為惡也然而耆老朝于庠習鄉射以敎之欲其改悔以從善猶不知悔而後移之左右移之郊遂然至於不帥敎則屛之遠方所以重徙其為惡也雖然射以觀德不曰德而曰功鄉飲酒以行禮不曰禮而曰齒何也蓋中多者以為勝以勝不勝則是有功者為上飲酒以正齒位長者坐而幼者立以聽役則是有齒者為上上其有功則人知心乎體正之為德上其有齒則人知長幼尊卑之為禮此賢者所以勸於為善而不肖懲於為惡

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去聲)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

此言上賢崇德之事。○劉氏曰：論者述其德藝而保舉之也。苗之穎出曰秀。大司徒命鄉大夫論述鄉學之士，才德穎出於同輩者，而禮賓之，升其人於司徒。司徒考試之，量才而用之，爲鄉遂之吏，曰選士。選者擇而用之也。其有才德又穎出於選士，不安於小成而願升國學者，司徒論述其美而舉升之於國學，曰俊士。俊者才過千人之名也。

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

既升於司徒，則免鄉之繇役，而猶給繇役於司徒也。及升國學，則并免司徒之役矣。造者成也，言成就其才德也。嚴陵方氏曰：秀言秀而有所出，造言造而有所成，選言美而可擇，俊言俊而可用。升之司徒曰選士，以其論在所擇故也。升之學者曰俊士，以其皆在所用故也。秀而爲選士，則出於一鄉之士；秀而爲俊士，則所出於六鄉之士。有選士之造者，有俊士之造者。選士之造不征於鄉，俊士之造不征於司徒，此其別也。不征者，所以優賢者也。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此以下言國學教國子民俊及取賢才之法。樂正掌其教，司馬則掌選法也。術者道路之名。言詩書禮樂四者之教，乃入德之路，故言術也。文王世子言春誦夏絃與此不同者，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必截然并彼而習此，恐亦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詩書，冬夏不可教禮樂也。舊註陰陽之說，似爲拘泥。

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

皆造者，皆來受教于樂正也。惟次長幼之序，未分貴賤之等。嚴陵方氏曰：禮者體也，故於秋教之，蓋秋主揫斂，所以成體故也。樂者樂也，故於春教之，蓋春主發散，所以爲樂故也。詩者言也，故於夏教之，蓋言爲事之文，夏與物交而成文故也。書者事也，故於冬教之，蓋事爲言之實，冬與物辨而成實故也。則繼之之道，又有見於此。凡言春秋以以春爲前者，先後之序也。然誦亦詩也，弦亦樂也，而文王世子乃言春誦夏弦，又何也？蓋弦誦者詩樂之用，於樂者弦誦之禮，方言其體，故以樂爲先；方言其用，故以誦爲先。其實四者以其陽類，故教之詔之付於春夏而已。春之教樂，未始無詩，要之以樂爲主爾。夏之教詩，非無樂也，夏之弦以詩爲主爾。弦之與誦，其義亦猶是也。故文王世子弦誦則一詔之以大師，書禮則或詔之以典書者，或詔之以執禮者也。於春夏通而教之，秋冬別而教之者，順陽交陰辨之義故也。此則一教之以樂正者，以夏殷之制畧，未若周之制詳故也。大子適子也。大則以大言之也，適子大而庶子小，故謂之大子。諸侯有君適，故謂之后。然非一人也，故以羣加之。天子之子亦謂之大子，則以特大於天下之子。諸侯之世子亦謂之大子，則以待大於一國之子而已。名之以大雖同，所以名之以大則異也。至於卿大夫之與元士，則全乎臣矣，其子不足以大言之，故曰適子而已。自王大子以至於國之俊選皆造焉者，皆從其詩書禮樂之教故也。天子之子則適庶皆與；諸侯而下則庶子不與者，隆殺之別也。選士方升於司徒，亦得與在學之敎者殺無內外之別故也。則與師之而執事，以敎羣衆之時異矣。故彼者曰俊士而已。學所以明人倫，人倫之大莫先子孝弟，故入學者必以齒。曰凡，則舉貴賤皆以齒矣。然以大子而與俊選相爲齒，所謂行一物而三善皆得是也。

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

古之教者九年而大成。出學九年之期也。小胥大胥皆樂官之屬。鄭注以棘為僰。又以僰訓偪。僰本西戎地名。愚謂不若讀如本字急也。欲其遷善之速也。寄者寓也。暫寓而終歸之意。蓋雖屏之終身不齒。然猶為此名以示不忍終棄之意。蓋國子皆世族之親。與庶人殊。賤者異故親親而有望焉。○方氏曰。賤者至於四不變然後屏之。貴者止於二不變遂屏之者。陳氏謂先王以眾庶之家為易治。世祿之家為難化。以其易治也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也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以三年之近而考焉故必四不變而後屏之。以九年之遠而俟焉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

○疏曰。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以有虞氏之庠為鄉學

長樂陳氏曰。聖人之有天下也。以學教為朝廷之大政。使樂正屬其性情。必限先王詩書禮樂以性其情。然後已也。不變者九年。則雖王子亦屏遠方。其公於敎化而不私其子。則凡在學者孰敢不性其情以趨於中和之域哉。此三代之王所以後世無及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

疏曰。司馬掌爵祿。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

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劉氏曰。古者鄉學教庶人。國學教國子及庶人之俊。而其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者不過用為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也。其進士則必命為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定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為世家編戶之別。然庶人仕進亦是二道。其為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弟同矣此其二也。嚴陵方氏曰。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而升之學。所以屬于大樂正也。故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則以將使之蒞政。故祿於政官之長也。以其成材將使之蒞政。則可以進於王所。故以進士名之。司馬辨論官材者。將使之臨政。則必隨其大小而官之。故曰官材。定其論。則賢否之理各止於一矣。前曰造士之秀。後曰進士之賢。何也。秀特有才之稱。賢則有德之稱。此輕重之別。若司徒司馬之頒。所謂官。若公卿大夫。所謂爵。若或食九人或食八人。所謂祿。官所以居之。爵所以貴之。祿所以富之也。官非賢者之可居。故既官之。必爵之。爵之矣。宜有以長其才。故既爵之。必祿之。其序如此。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

廢其事如戰陳無勇而敗國殄民。或荒淫失行而悖常亂俗。生則擯棄。死則貶降。嚴陵方氏曰。廢其事謂居大夫之位而不能與大夫之事也。終身不仕。則不特貶之於其始。而又貶之於其終也。死以士禮葬之。則不特貶之於其生。而又貶之於其死也。

也。夫終身不仕，則與民同耳。猶以士禮葬之者，以其曾居大夫之位故也。然是法也，上不及於公卿，下不及於士。舉中以該之也

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

發師旅之役也○方氏曰。先王設官，未嘗不辨，亦未嘗不通。司徒掌教，司馬掌政，是分職而辨之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車甲，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是聯事而通之也

延平周氏曰。辨論官材責之司馬，教習車甲責之司徒，何也。先王之用人，非有成材不取。惟其有成材，則責之以事而無不能也。又況司馬掌政與，則其所辨論官材者，豈特文而已。司馬掌教與，則其所教習者，豈特武而已。此文武所以混爲一途也○李氏曰。司徒教士，則使司馬論其材，故出任之役，比長、鄉大夫任長、軍將，其材無不宜。司馬治軍，則使司徒教其事，出入以之爲比閭族黨州鄉、伍兩卒旅師軍，其事無不治。先王之取人治民，未嘗不知此

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臝力果反股肱決射御

射御之技，四方惟所之。然但論力之優劣而已。所以振衣而出其股肱者，欲以決勝負而示武勇也

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出鄉不與士齒。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

不貳事，則所業彌至於精。不移官，恐他職非其所長。以技名者賤，爲大夫之臣亦賤，故不得與爲士者齒列。然必出鄉乃不齒者，於其本鄉有族人親戚之爲士者，或不忍畢之故也

嚴陵方氏曰。莊子曰，能有所藝謂之技。則凡執技者，未足以德論之也，特論其力而已。適四方，贏有故而之外也。贏股肱，則所以宣手足之力也。決射御，則決勝負於射御也。此其所以爲力歟。技不止於射御，而此止以是爲言者，以二技尤論其力故也。祝若周官大祝之類，史若周官大史之類。祝史皆事神之官，以其作辭以事神，故曰祝。以其執書以事神，故曰史。射則周官之五射，若曰白矢、參連之類。御則周官之五馭，若鳴和鸞、逐禽左之類。醫則醫師之類。卜則卜師之類。百工則土工、木工、金工、石工之類。以其類之非一，故以百言之。以其足以興事，故謂之工焉。凡此者，蓋執技之名也。不貳事，則欲其經異習。不移官，則欲其有常守。出鄉不與士齒者，以執技之賤，不得與執德者序長幼也。然必出鄉而後不與之齒者，以鄉黨尚齒故也○延平周氏曰。先王不貴備於人，苟有一藝，皆得與於有司而食於上。然古之學者以禮樂爲始終，而未嘗不從事於射御。雖孔子亦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此則以射御爲執技之賤者，蓋古人之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可也。果道不能志之，德不能據之，於仁又不能依之，而止游於藝者，此上之人所以賤之也。不貳事、移官，非執技之所能也。執技爲百工，仕於卿大夫爲家臣，不與士齒，所以賤其爲士也。古之爲士，其責於鄉如此，此人人所以遠私而有常心也

司寇正刑明辟婢亦反以聽獄訟。必三刺次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刺，殺也。有罪當殺者，先問之羣臣，次問之羣吏，又問之庶民，然後決其輕重也。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迹，則難於聽斷矣。於是有附有赦焉。附而入之，則施刑從輕。赦而出之，則宥罪從重。所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

石林葉氏曰。司寇所掌者刑禁，而以治寇爲主。刑有與而或失

其乎則言正罪有辟而或失其情則言明訟不決係於囹圄則為獄以曲直言於公則為訟訊其可殺可刑則為刺一訊羣臣欲其左右可也再訊羣吏欲其大夫可也三訊萬民欲其國人可也至其罪有可疑則附而從輕所以誘其為善情有可恕則赦而從重所以勸其改過而已矣

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倫郵罰麗於事

制斷也。天倫天理也。天之理至公而無私斷獄者體而用之亦至公而無私。郵與尤同責也。凡有罪責而當誅罰者必使罰與事相附麗則至公無私而刑當其罪矣

辰陵方氏曰五刑不簡然後正于五罰五罰不服然後正于五過則罰輕於刑而過又輕於罰矣此止以郵罰為言者輕且如此其重可知矣其言以郵罰為本者亦先輕以明之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附以成之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而直在其中者以其有父子之親也。刑亂國用重典以其無君臣之義也推類可以通其餘顧所以權之何如耳父子君臣人倫之重者故特舉以言之亦承上文天倫之意所犯雖同而有輕重淺深之殊者不可槩議也故別之所謂權也明視聰聽而察之於詞色之閒忠愛惻怛而體之於言意之表庶可以盡得其情也。氾猶廣也。其或在所可疑則泛然而廣詢之衆見為衆人共謂可疑則宥之矣比猶例也小者有小罪之比大者有大罪之比察而成之無往非公也

嚴陵方氏曰父子之親本乎情故曰原君臣之義錯諸事故曰立親主於愛而已一於愛則刑有所不忍加義主於嚴而已一於嚴則刑有所不敢及一皆如是豈足以為法之知其一或於親有所原於義有所立者特從法之權而已故以權之也事之輕重各有之序也而不可隱行其事以其可以無倫之方在乎論之而已情之淺厚者有□也而不可過為原其情若其可無測乎亦在乎則之而已事非有或無所用論故曰意論以意生乎有威故也情非用誠不可以測故曰慎測以慎由乎用識故也若是則輕重淺深各得其辨矣故曰以別之也悉其聰則所聽者無遺矣悉其明則所見者無遺矣致其忠則不欺之至矣致其愛則不忍之至矣若是則有不盡於刑之道乎故曰以盡之也汎與從衆之汎同可信則斷之以己可疑則汎之於衆也衆疑赦之者文不以備要而有所擇必察其不之倫大罪則比於大罪以成其獄察其罪之在小罪則比於小罪以成其獄比之為附也呂刑所謂上下比罪是矣其序則言之言以見先王之用刑非以為常也然事情不可以不備故繼言以別之別之則理無遺矣故繼言以盡之盡之則獄可以決矣故言以成之終焉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

成獄詞者謂治獄者責取犯者之言辭已成定也。史掌文書者。正士師之屬。聽察也。棘木外朝之卿位也。又當作宥。周禮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謂行刑之時天子猶欲以此三者免其罪也。自下而上咸無異說而天子猶必三宥而後有司行刑者在君為愛下

之仁在臣有守法之義也嚴陵方氏曰。成獄辭謂訊獄之辭已成而不可變也。則非謂無簡矣。故史得以獄成告於正也。與辭始於史者以學官書故也。正之聽也將於獄而已。至於大司寇之聽也。則又於朝焉聽之於朝而獄之斷又成矣。故可以告之於王。然而獄正特刑官之屬而已。大司寇特刑官之長而已。集以一官之聽獄慮不能無私焉。故王又命三公參聽之以合乎公議也。三公參聽之而獄之辭又成矣。於是又告於王。若是則以五刑治之固可矣。然以三又之法原之成在所赦焉。故三又然後制刑也。君子之盡心尤見於此

凡作刑罰輕無赦

馮氏曰。此言立法制刑之意。雖輕無赦。所以使人難犯也。惟其當刑必刑。輕且不赦。而況於重者乎。故君子不容不盡心焉

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疏曰。侀是形體。○馬氏曰。刑之所以爲刑者。猶人之有侀也。一辭不具。不足以爲刑。一體不備。不足以爲成人。辭之所成。則刑有所加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君子無所不盡其心。至於用刑則尤慎焉者也。長樂陳氏曰。蓋無赦。則民不至於犯罪。盡心。則吏不至於濫刑。有無赦之法以禁於未然之前。有盡心之吏以懲於已然之後。此民所以畏法而觀上也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

剖析言辭。破壞法律。所謂舞文弄法者也。變亂名物。更改制度。或挾異端邪道以罔惑于人。皆足以亂政。故在所當殺

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行辟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此四誅者不以聽

淫聲非先王之樂也。異服非先王之服也。奇技奇器。如偃師舞木之類。書云。紂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所行雖僞而堅不可攻。所言雖僞而辨不可屈。如白馬非馬之類。所學雖非正道而涉獵甚廣。則亦難於窮詰。順非文過也。所行雖非而善於文飾。其言滑澤無滯。衆皆疑其爲是也。至於假託鬼神之禍福。時日之吉凶。卜筮之休咎。皆足以使人惑於見聞而違悖禮法。故亂政者一。疑衆者三。皆決然殺之。不復審聽。亦爲其害大而辭不可明也。延平周氏曰。此四誅者不以聽。以其非過而其情不待於聽也。○金華邵氏曰。論其罪雖未至於可殺。究其實則盡民心甚矣。故不赦而殺之。聖人防微之意也

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立法有典。司刑有官。雖過失不赦。所以齊衆人之不齊也。若先示之以赦過之令。則人將輕於犯禁矣。豈能齊之乎

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

方氏曰。此所以禁民之不敬。金璋以金飾之。考工記大璋中璋黃金勺青金外者是矣

用器不中（去聲）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此所以禁民之不法。用器人生日用之器也。數升縷多寡之數也。布幅廣二尺二寸。帛廣二尺四寸

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

此所以禁民之不儉

五穀不時果實未熟不粥於市。木不中伐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

此所以禁民之不仁。凡十有四事皆所以齊其衆而使風俗之同也

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

劉氏曰。凡上文所當禁戒之事雖有司刑司市之屬以治之然不有以譏察之則犯者衆而獲者寡矣。故令司關者執禁戒之令以譏察之。見異服則禁之。聞異言則識之。衣服易見故直曰禁。言語難知故必曰識。關境上門舉關則郊門城門亦在其中矣。司徒之屬有司門司關者皆其職之大略也（石林葉氏曰。以令行於衆而使之趨者禁也。一弛其禁而皷之則犯者必多。故不教也。自圭璧金璋至於禽獸魚鼈皆設禁於市者也。至於關者人所適以出入。而其所禁尤嚴於市。故衣服度而民德不歸於一。則禁異服識諭異而道德不合於一則識異言。異服見於用則易知。故曰禁。異言必辨而後審之。故曰識。先王一道德以同俗。明刑以折言異服者殺。所以誅其已然。正法而異言異服若譏所以禁其未然。凡此皆治民之具。諱惡者亦入請所不免故。下太史執簡以記其言。動奉諱惡以示禁者所以治天下之俗也）

大史與禮執簡記奉諱惡（去聲）天子齋戒受諫

周官大史與歷代禮儀之籍。國有禮事則豫執簡策記載所當行之禮儀及所當知之諱惡如廟諱忌日之類。奉而進之天子。天子重其事故齋戒以受其所教詔諫猶教詔也。不言大宗伯者。雖職尊惟詔相大禮於臨時耳（嚴陵方氏曰。執簡記即周官太史所謂執書抱法是也。奉諱惡小史所謂詔王之忌諱是也。此一言之於太史者。以小史為太史之佐。故得以兼之。簡記謂摘摘所記之言也。執言執之於此。奉言奉之於上。凡此特用之於行禮之時。故以與禮言之）

司會（古外反）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齋戒受質

司會冢宰之屬。掌治法之財用會計及王與冢宰廢置等事。故歲之將終也。質乎其一歲之計要於天子而先之冢宰。冢宰重其事而齋戒以受其質。質者質於上而考正其當否也

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齋戒受質

市司市也周官司市下大夫二人司會所質冢宰既受之矣此三官各以其計要之成從司會而質於天子則司徒司馬司空亦齋戒而受之

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百官齋戒受質然後休老勞農成歲事

## 制國用

百官位卑不敢專達故但質於三官三官達於司徒司馬司空而為之質於天子天子與六卿受而平斷畢則還報其平於下故百官齋戒以受上之平報焉君臣上下莫不齋戒以致其敬者以天功天職不敢忽也六官獨不言大宗伯者宗伯禮樂事行則天子六卿皆在焉可歲會者惟大樂正教國子及一歲禮樂之費用當質正之尒然雖不言宗伯而先言大史典禮於前則其尊重禮樂之意可見矣已上並劉氏說○石梁王氏曰大史典禮以下至制國用此一節與周制異與夏殷無考

嚴陵方氏曰齋以齋其內志之動戒以防其外物之侵古之人將有思也將有為也未嘗不齋戒者凡以致其謹而已故君之齋戒所以謹其所受之課於下也臣之齋戒所以謹其所受之質於上也然而一歲之內所課所質多矣必於歲之終乃齋戒受之何哉蓋今歲於是乎歲終來歲於是乎更始則易之事將有所平在始和之政將有所布宣既驗著可因為之監乎然者可象為之務君臣上下其可以不慎乎則得戒以受之不為過矣成即周官司會之職以歲會考歲成者是矣謂之成以其計要所成之績故也計要正司會之所掌故其質於天子將先於眾貴冢宰齋戒受質者蓋天子以司會之成降於冢宰必降於冢宰者以冢宰為天官之長司會則天官之屬故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雖非冢宰之屬然以計要正司馬之所掌故以其成質於天子特從司會而已大司徒大司馬大司寇齋戒受質者是蓋各以其類受之也大司徒掌邦教數五典者也而樂正則宗四術之四教為故樂正之質則司徒受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者也而司寇則詰姦慝刑暴亂焉故司寇之質則司馬受之司空掌邦事居四民者也而司市則掌傅師之禁在民在商在賈在工者各十有二焉故司市之質則司空受之此非各以其類乎百官蓋三官之屬以其職卑而不敢專達故必質於三官然後其成得達於天子也然後休老勞農蓋物作於春長於夏斂於秋藏於冬則一歲之終國可休之時也帝出乎震見乎離說乎兌勞乎坎則一歲之終可勞之時也老者血氣既衰是為可休之人農之勞亦已勤矣是為可勞之人於可休之時而休其可休之人於可勞之時而勞其可勞之人蓋先王所以奉天時而為政者如是而已成歲事則所以計今歲之所入制國用則所以待來歲之所出也凡經言量入以為出故成歲事然後可以制國用焉且歲事舉乎天則成其終者存乎人國用出乎下則制其始者本乎上故於歲事曰成於國用曰制也

## 凡養老

養老之禮其目有四養三老五更一也子孫死於國事則養其父祖二也養致仕之老三也養庶人之老四也一歲之間凡七行之飲養陽氣則用春夏食養陰氣則用秋冬四時各一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則通前為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凡七也

## 有虞氏以燕禮

燕禮者一獻之禮既畢皆坐而飲酒以至於醉其牲用

狥。其禮亦有二。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也

夏后氏以饗禮

饗禮者。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立而不坐。依尊卑爲獻數畢而止。然亦有四焉。諸侯來朝。一也。王親戚及諸侯之臣來聘。二也。戎狄之君使來。三也。享宿衛及耆老孤子。四也。惟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酒醉爲度。酒正云

殷人以食嗣禮

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也。然亦有二焉。大行人云食禮九舉。及公食大夫之類。謂之禮食。其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則謂之燕食也。饗食禮之正故行之於廟。燕以示慈惠故行之於寢也

周人脩而兼用之

春夏則用虞之燕夏之饗。秋冬則用殷之食。周尚文故兼用三代之禮也長樂陳氏曰。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享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周官外饔言享耆老。此周人以享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禮之以祈黃耇。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義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延平周氏曰。以燕享對食。則燕享以酒爲主。食以食爲主。以燕對享。則燕以恩爲主。享以禮爲主。虞氏以燕。則其恩已致詳矣。故夏后氏易以享。享則其禮已致隆矣。然燕與享不過養陽而已。故殷人易以食。食所以養陰也。周則文極。故兼用之。亦各趨時而已矣。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鄉。鄉學也。國。國中小學也。學。大學也。達於諸侯者。天子養老之禮諸侯通得行之。無降殺也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

人君有命。人臣拜受。禮也。惟八十之老與無目之人爲難備禮。故其拜也。足一跪而首再至地。以備再拜之數。九十則又不必親拜。特使人代受。此言君致享食之禮於其家而受之之禮如此。然他命則亦必然矣。長樂陳氏曰。年彌高者養彌厚。養彌厚者禮彌殺。故五十養於鄉。而不從力政。六十養於國。而不與服戎。七十養於學。則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此禮之所以彌衆也。周之養老。遺人掌委積。外饔掌割亨。以至羅氏共羽物。酒正共酒。槁人共食。其禮之備具如此。又視學以事之。豈非仁之至義之盡哉。孔子於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相之則每事必告。其致恭敬如此。則先王待之之禮均於老者。不爲過矣。

五十異粻張。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

粻。糧也。異者。精粗與少者殊也。宿肉。謂恒隔日備之。不使求而不得也。膳。食之善者。每有副貳。不使闕乏也。常珍。常食皆珍味也。不離寢。言寢處之所恒有庋閣之飲食也。美善之膳。水漿之飲。隨其常遊之處而爲之備具可也。嚴陵方氏曰。粻則地產以養其陰。肉則天產以養其陽。膳用六牲以爲膳而已。珍用八物則爲貴。有膳則肉可知。有肉則粻可知。異者不必宿。宿者不必貳。貳者不必常。言之輕重。其禮之隆殺也。由八十而下。飲

食或度於閤而已於寢則亦離焉膳飲止於所居而已於遊園不從焉故必九十然後飲食不離寢飲食從於遊也

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交紟其鴆反衾冒死而后制

此言漸老則漸近死期。當豫為送終之備也。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衣物之難得者須三月可辦。故云時制。衣物之易得者則一月可就。故云月制。至九十則棺衣皆具。無事於制作。但每日脩理之。恐或有不完整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為堅急者也。紟。單被也。絞與紟皆用十五升布為之。凡衾皆五幅。士小斂緇衾赬裏。大斂



則二衾。冒所以韜尸。制如直囊。上曰質。下曰殺。其用之先以殺韜足而上。次以質韜首而下。齊手。士緇冒赬殺。象生時玄衣纁裳也。此四物須死乃制。以其易成故也。馬氏曰。自五十異粻而下。此養生之禮也。自六十歲制而下。此送死之禮也。人之至於五十。其氣始衰。飲食不可以不異。故異粻。自五十而上。事親之日短。人子之於親養之必有加焉。故宿肉至膳飲必從於遊也。有始必有終。有生必有死。此必然之理也。人之至六十以上則送死之禮不可以不具。

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

去聲

杖所以扶衰弱。五十始衰。故杖。未五十者不得執也。巡守而就見百年者。從言衆庶之老也。此就見九十者。專指有爵者也。祭義又言八十君問則就之者。亦異禮也。珍與常珍之珍同。從之以往。致尊養之義也。嚴陵方氏曰。三十曰壯。四十曰強。壯則盛矣。盛之極亦趨於衰而已。故五十為始衰之年。自此以往。宜有以扶其衰。九十雖得人不煖。則以衰之極。養之宜無所不至故也。○馬氏曰。人之大化有四變。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始衰離於少壯之年而入於老耄之時也。先王之時。下無凍餒之民者。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而七十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而六十則可以食肉矣。○延平周氏曰。貴貴老老不可偏廢也。八十與之杖。老老也。而不免於鄉者。貴貴也。九十則天子必就其室而問之者。豈特老老而已。蓋所以尊賢也。尊賢則此猶可也。就其室而問之何歟哉



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

不視朝者。謂朝君之時。入至朝位。君出揖即退。不待朝事畢也。此謂當致仕之年而不得謝者。告猶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也。秩。常也。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延平周氏曰。不俟朝。所以全其筋力也。月告存。所以欲其生也。日有秩。所以厚其養也。先王之於人也。必有養廉之具。然後責之廉。故卿大夫既有田以處子孫。而至於九十。則又日有秩。此仕於朝者。所以無累於其身而有恥於貪汙者也。

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去聲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側皆反喪之事弗及也。

方氏曰。力政。力役之政也。服戎。兵戎之事也。力政事之

常者故五十已不從矣服戎則事之變者必六十然後不與焉從謂行其事也與則與之而已及則旁有所加之謂以其老甚非特不能從與於事而事固不當及於我矣長樂陳氏曰弛而不張文武不爲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晝作而暮息一日之理也三時作而冬息一歲之理也少壯作而老息一世之理也先王知其理如此故爲之禮以息之此理是也

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唯衰惟麻爲喪

五十而爵命爲大夫也不親學以其不能備弟子之禮也致政事以其不能勝職任之勞也或有死喪之事惟備衰麻之服而已其他禮節皆在所不責也嚴陵方氏曰五十曰艾服官政故受爵於朝蓋受爵則服官政故也六十曰耆指使故不親學所以事人非所以使人故也七十曰老而傳故致政蓋外則致其政於君内則傳其事於子孫也惟衰麻爲喪則與曲禮言唯衰麻在身同義然此齊喪之事猶及也所以異於八十者歟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行養老之禮必於學以其爲講明孝弟禮義之所也國老有爵有德之老庶老庶人及死事者之父祖也國老尊故於大學庶老卑故於小學上庠大學在西郊下庠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

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

東序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小學在西郊

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右學大學在西郊左學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

東膠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虞庠小學在西郊嚴陵方氏曰四代之養老必以學何也蓋王者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孝者所以盡子道而父子者人倫之始也學所以明人倫而已於之以養老不亦宜乎皆以也虞曰庠夏曰序殷曰校周曰膠又何也庠者養也養以生物爲事天道也故虞曰庠序者射也射以正己爲事人道也故夏曰序學者覺也覺民者所以反其質故殷曰學膠者飾也飾物者所以致其文也故周曰膠延平周氏曰上庠下庠以尊卑言之也東序西序以方言之也右學左學以位言之也國老庶老惟養之者異也國老必於大學庶老必於小學者義也

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

皇收冔皆冠冕之名然制度詳悉則不可考矣深衣白布衣也

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

燕衣黑衣也夏后氏尚黑君與群臣燕飲之服即諸侯日視朝之服也其冠則玄冠而緇帶素韠白舃也

殷人冔火羽反而祭縞衣而養老

縞生絹亦名素此縞衣則謂白布深衣也

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玄衣亦朝服也緇衣素裳十五升布爲之六入爲玄七入爲緇故緇衣亦名玄衣也又按夏氏尚黑衣裳皆黑殷尚白則衣裳皆白周兼用之故玄衣而素裳凡諸侯

朝服即天子燕服而諸侯之行燕禮亦此服也嚴陵方氏曰祭非無衣也然主冠言之者蓋冠在首有尊尊之義而祭所以推尊尊之義者也養老非無冠也然主衣言者蓋衣在體有親親之仁焉而養老所以明親親之仁故也○馬氏曰先言祭者蓋祭所以追養繼孝而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故以祭為先皇與收冔與冕首所加之冠也深衣燕衣緇衣玄衣身所衣之服也在祭祀則言冠而不言衣若言冠則知其有衣故冕則十有二章周則九章推此則三代可知矣在養老則言衣而不言冠者言衣則知其有冠故毋追夏后氏之道也章甫殷道也委貌周道也推此則有虞氏亦可知矣

凡三王養老皆引年

四海之内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之待國老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戶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

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徙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來徙家期朞不從政

從政謂給公家之力役也○方氏曰將徙欲去者來徙已來者夫人莫衰於老莫苦於疾莫憂於喪莫勞於徙此王政之所宜恤者故皆不使之從政焉○舊說將徙於諸侯者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為民自諸侯來從者謂諸侯之民來從於大夫之邑以其新從當復除諸侯地寬役少故惟三月不從政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慕故期不從政一說謂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未知孰是延平周氏曰一子一人不從政則老者廢疾者有所養喪者不從政則生者得以盡其哀戚將徙者不從政所以寬之也始來者不從政所以安之也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左傳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是無妻者亦可言寡也皆有常餼謂君上養以餼廩有常制也嚴陵方氏曰若此之人雖欲有所赴愬而求適莫之得矣故曰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其以是歟皆有常餼固所宜矣

瘖音陰聾跛彼我反躃壁斷段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嗣之

瘖者不能言聾者不能聽跛者一足廢躃者兩足俱廢斷者支節脫絕侏儒身體短小者也百工衆雜技藝也器猶能也此六類者因其各有技藝之能足以供官之役使故遂因其能而以廩給食養之○疏引國語戚施植鎛等六者爲證嚴陵方氏曰百工則凡執一藝者是也先王之時瘖者以之窮土聾者以之司火刖者以之守閽刖則跛躃斷者之類也侏儒以之扶盧以至陶者之治埴匠者之治木冶氏之攻金玉人之切玉所謂各以其器食之也荀子曰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蓋謂是矣先王之政必如是何也所以使在下者無廢才而人人各得其養在上者無虛用而事事各極其精而已是能也而曰器者以隨其大小長短而用之故謂之器耳孔子所謂使人也器之是矣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凡男子婦人同出一塗者則男子常由婦人之右婦人

常由男子之左爲遠別也。嚴陵方氏曰，道路所以通，方四方，若男子所有事也。女子則深宮固門而已。右有力而左無爲，故其所由如此。道路既曰中，又曰央，何也？蓋央以適當言之耳。或上或下或左或右，皆非適當焉，惟中乃可以言央也。

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

父之齒兄之齒，謂其人年與父等或與兄等也。隨行隨其後也。鴈行並行而稍後也。朋友年相若，則彼此不可相踰越而有先後，言並行而齊也。

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

并，己獨任之也。分，析而二之也。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

方氏曰，徒行謂無乘而行也，徒食謂無羞而食也。○應氏曰，非人皆好德而士不失職，安能使在路無徒行之賢？非人各有養而俗尚孝敬，安能使在家無徒食之老？長樂劉氏曰，帝王之爲治也，不出人倫。天下之人入子五品爾。故其天下外薄四海，行路之民皆服敎化。父之齒隨行，父子之敎著於道路矣。兄之齒鴈行，兄弟之敎著於道路矣。朋友不相踰，禮義之敎著於道路矣。輕任并重任分，任恤之行著於道路矣。斑白不提挈，孝友之行著於道路矣。故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君子小人之爲子弟者，莫不知尊德而養老也。

方一百里者，爲田九百畝

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長闊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則九百畝也。長闊一里。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畝。

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

一箇十里之方，既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乃九百萬畝也。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

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之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之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經文誤也。○應氏曰，自此至篇末，皆覆解篇首及中間井田封建地里之界。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遥。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遥。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

方氏曰，不足謂之近，有餘謂之遥。○應氏曰，此獨言東海者，東海在中國封疆之內，而西南北則夷徼之外也。

南以江與衡山爲限百越未盡開也。河舉東西南北者
河流縈帶周遶雖流沙分際亦與河接也。自秦而上。西
北衰而東南盛。秦而下。東南衰而西北縮。先王盛時。西
方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禹貢東漸西被。
朔南咸暨。指聲教所及。非貢賦所限也

凡四海之內斷短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
億畝。方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
宮室塗巷三分去上聲一。其餘六十億畝

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者。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
千里。三三爲九。爲方千里者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
九箇千里凡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於八十一整
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八十箇
萬億之外更有一萬億。是共爲八十一萬億畝。先儒以
萬億二字爲衍。非也。此並疏義。然愚按方百里爲田九
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承
誤釋之也嚴陵方氏曰。高而銳曰山。大而平曰陵。木所聚曰林。林所附曰麓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
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
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

疏曰。古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
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
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
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十一步有餘。與此百四十
六畝三十步不相應。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
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
十寸。與此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
應。經文錯亂。不可用也○愚按疏義所筭亦誤。當云古
者八寸爲尺。以周尺八尺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
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尺一寸二分。是今
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尺二寸八分。以此計之。則古者
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一寸六分千分
寸之四。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里亦倣此推
之○方氏曰。東田者。卽詩言南東其畝也。言南則以廬
在其北而向南。言東則以廬在其西而向東○嚴氏說
南東其畝。云或南其畝。或東其畝。順地勢及水之所趨
也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

天下九州。王畿居中。外八州。每州各方千里。是一百箇
百里。以開方之法推之。合萬里也

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

公侯皆方百里。封三十箇百里。剩七十箇百里
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
十
伯七十里。封六十箇七十里。是占二十九箇百里。四十
箇十里。於三十箇百里內剩六十箇十里
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
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
除上封二等國。共占六十箇百里。外止剩四十箇百里
及六十箇十里。於此地內封子男五十里之國者百二
十箇。每一百里封四箇。實占三十箇百里。通三等封。止
剩十箇百里。六十箇十里○伯國方七十里。七七四十
九。是四十九箇十里○子男方五十里。五五二十五。是
二十五箇十里
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
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
除名山大澤之外。皆爲附庸之國及閒田 嚴陵方氏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即地守之禮言有功德於民者加地是也。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即地守之禮言不敬者君削以地定也
天子之縣內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
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百
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
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
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
六
此倣上章畿外之法推之。可見畿外封國多而餘地少。
廣封建之制於天下也。畿內封國少而餘地多。備采邑
之分於王朝也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
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
百八十人
此言大國之數
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
次國大夫亦食七十二人。卿三大夫祿。故食二百一十
六人
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
小國大夫亦食七十二人。卿倍大夫祿。故食百四十四
人
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
降於天子所命也 嚴陵方氏曰。凡此皆言制祿多寡之法。篇首所言中士倍下士。至於君十卿祿者是也。此特重釋之爾。金華應氏曰。由下士以至於君。其祿愈厚。則其所食愈衆。豈非以人徒服役鄉

增而漸廣歟由卿而下皆服役事君者也則既各給之田以為祿矣君祿之所入亦盡以食二千八百八十哉以二千八百八十人之食而養一國之君所養極其厚則所食兼於衆也然必析其數以見其所食之多寡欲居人上者知吾之所奉合衆力而共為之則必思其有以撫此且不至壅利以自私而必推己以養人故君所食之人十倍於卿而由士至卿所食者次第加衆皆欲其無觖望之心而助君以養民也

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

祿視諸侯之卿。可食二百八十八人者也

方伯為(去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

謂之湯沐者言入至畿內即暫止頓於此齋絜而往也春秋傳謂之朝宿之邑惟方伯有之其餘否。許慎云周千八百諸侯若皆有之則盡京師地亦不能容長樂陳氏曰湯沐則朝宿之邑也不曰朝宿而曰湯沐者齋戒以見君故也方伯之於天子猶天子之於神祇有市湯沐之邑於泰山之下則方伯為朝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宜矣

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

世子世國畿外之制也。天子大夫不世爵而世祿。先王使人爵人。必取其有德有功者。列國之君薨其子未得爵賜。則其衣服禮數視天子之元士賜爵而後得如先君之舊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而有大功德者亦世之。左傳言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

今所存者士冠士昏士喪特牲少牢饋食鄉飲酒士相見

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為異別度量數制

六禮七教八政。皆司徒所掌。禮節民性。教興民德。脩則不壞。明則不渝。然非齊八政以防淫則亦禮教之害也。事為者百工之技藝有正有邪。異別者五方之械器有同有異。度量則不使有長短小大之殊。數制則不使有多寡廣狹之異。若夫飲食衣服尤民生日用之不可闕者。所以居八政之首。齊之則不使有僭儗詭異之端矣。此篇先儒謂雜舉歷代之典。雖一一分別而不能皆有明證。又且多祖緯書。豈可謂決然無疑哉。朱子有言漢儒說制度有不合者多推從殷禮去此亦疑其無徵矣。然只據大綱而言興學以上脩六禮以下其坦明者亦可為後王之法也嚴陵方氏曰。冠昏嘉禮也。喪凶禮也。祭吉禮也。鄉相見賓禮也。不及軍禮者。六禮司徒脩之以節民性。而有發司徒教士以車甲則軍禮固在其中矣。政在養民。故有以飲食為首。飲養陽而食養陰故先飲而後食有飲食以養之必有衣服以成之故繼之以衣服焉有所服必有所事故繼之以事有所事必有所異故繼之以異別焉有異別矣則必有度以度其所至量以量其所容有度量矣則必有數以計其多少有制以定其等差故繼之以數制焉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五

#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六

## 月令第六

呂不韋集諸儒著十二月紀，名曰呂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言十二月政令所行也。月用夏正，令則雜舉三代及秦事。禮家記事者抄合為此篇。

馬氏曰：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自堯以來未之有改也。舜齊七政，同用五紀，其究一也。蓋日月星辰之性，往來不窮，或離或合，或贏或縮，進退相代，終始相循者，天以是而令萬物，而人承之以為令者，亦因是也。方周之時，以馮相氏會天位，以保章氏辨地域，又以太史正歲年而頒官府都鄙，以序事頒邦國，以告朔其為象去之，則使萬民觀之於正月之吉，又使官帥其屬而觀之於正歲，且決則使徇焉，而夏之政與先時與不及時者，其罪至於殺，蓋致百官萬民從其令而順承之也。月令之為書，亦祖先王之餘，而後儒傳會增益以成之也。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

孟春，夏正建寅之月也。營室在亥，娵訾之次也。昏時參星在南方之中，旦則尾星在南方之中。○疏曰：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曆同，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二十八宿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耳。

嚴陵方氏曰：日在營室者，日月會於營室之辰也。會在營室，以知月之建寅；會本於日，以知月之建卯。故日月所會謂之辰者以此。蓋一歲而十二會焉，日與月會，而此獨稱日者，蓋陽以成歲為事，而陰特從之，故以日為主，與書言出日納日而不及月同意。○二十八宿分布於四方，晝夜運而歲一周焉。季冬之月言星迴于天是也。故每月之內，或見乎昏而中者，或見乎旦而中者。昏參中、旦尾中，則知月之建寅也。推此則餘月亦可知也。中謂中於南方也。先昏而後旦者，順陰陽之義也。書於春言星鳥，夏言星火，秋言星虛，冬言星昴，乃與此不同，何也？蓋書言分至之所中者，此言昏旦之所中者，欲以時為主，此以月為主，故詳略不同，然其見於南方則一也。

其日甲乙。

春於四時屬木，日之所繫，十干循環，獨言甲乙者，木之屬也。四時皆然。

馬氏曰：甲丙戊庚壬，陽也；乙丁己辛癸，陰也。蓋一陰一陽，每相為用者也。十日分體於五行，用事者王，故甲乙用事於春，為木王也；丙丁用事於夏，為火王也；戊己用事於中央，為土王也；庚辛用事於秋，為金王也；壬癸用事於冬，為水王也。此王則彼衰矣，故曰五行之用迭相旺也。

其帝太皞，其神句芒。

太皞，伏羲，木德之君。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木官之臣。聖神繼天立極，生有功德於民，故後王於春祀之。四時之帝與神皆此義。

馬氏曰：太皞以木德王，而句芒者木正重也，故祀以主春。炎帝以火德王，而祝融者火正黎也，故祀以主夏。黃帝以土德王，而后土者土正句龍也，故祀以主中央。少皞以金德王，而蓐收者金正該也，故祀以主秋。高陽以水德王，而玄冥者水正熙也，故祀以主冬。蓋天地以五行成萬物，必有以主之，則生而有功德於民者，沒而祀之以主特事，不亦宜乎。

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太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

其祀戶，祭先脾。

鱗蟲，木之屬。五聲角為木。單出曰聲，雜比曰音。調樂於

春以角為主也。律者候氣之管。以銅為之。或云竹為之。中。猶應也。太蔟寅律。長八寸。陰陽之氣距地面各有淺深。故律之長短如其數。律管入地。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是氣之應也。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其數八。成數也。通於鼻者謂之臭。臭即氣也。在口者謂之味。酸羶皆木之屬。戶者人所出入。司之有神。此神是陽氣在戶之內。春陽氣出。故祀之。祭先脾者。木克土也。

○蔡邕獨斷曰。戶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戶。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

馬氏曰蒼龍木屬也其類為鱗故春則其蟲鱗朱鳥火屬也其類為羽故夏則其蟲羽人土屬也其類為倮故中央則其蟲倮白虎金屬也其類為毛故秋則其蟲毛玄武水屬也其類為介故冬則其蟲介又曰味生於形臭生於氣故形成而後有味氣化而後有臭春以陽中生木木之成形而曲直曲直作酸故其味酸物以木化則其氣為羶故其臭羶秋以陰中生金金之成形而從革從革作辛故其味辛物以金化則其氣為腥故其臭腥夏以陽極生火火之成形而炎上炎上作苦故其味苦物以火化則其氣為焦故其臭焦冬以陰極生水水之成形而潤下潤下作鹹故其味鹹物以水化則其氣為朽故其臭朽中央以陰陽之中氣生土土之成形而可以稼穡稼穡作甘故其味甘物以土化則其氣為香故其臭香土主四時而分王焉故五味也而皆以甘為主五臭也而皆以香為主則中氣之為用如此而已○長樂陳氏曰律起於黃鍾終於中呂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而萬法之原畢會於是幽有以辨天地四時之理深有以通神祇祖考之情施之於教治足以齊風俗而主民信用之於戎伐足以審勝負而詔吉凶則律之為用豈不大哉夫黃鍾者建子之律也黃之為色則陰之盛鍾之為器則陰之聚陰盛而極則陽生之矣陰盛而止則陽散之矣由陰終於衰而陽乃始於子也故曰黃鍾太蔟者建寅之律也入於坎者必出乎震苦於否者必泰乎泰寅之氣方接乎寒泰而奏出滯焉故曰太蔟姑洗者建辰之律也物至辰則潔齊其陳舊也非實體也且然而已故謂之姑洗蕤賓者建午之律也陽至午則向衰也草木蕤矣陰用事而陽為實焉故謂之蕤賓夷則者建申之律也人至申而衰物至申而有成則故謂之夷則無射者建戌之律也陰至戌而盛陽至戌而不厭故謂之無射此陽之律也陽道變以出物故每律異名陰道之體常以效法故止於三鍾三呂而已大呂者建丑之律也是為陰律之皆則陰之所以配陽而行者於是為大故曰大呂夾鍾者建卯之律也陽生於子終於午則卯為陽之中矣以其位於中而止焉故曰夾鍾中呂者建巳之律也四時之序猶伯仲焉春為伯夏為仲方是時夏之氣始行焉故曰中呂林鍾者建未之律也萬物之榮茂上於此參故曰林鍾南呂者建酉之律也酉正西也氣至南而化行於西而成內所以成南而行兩故曰南呂應鍾者建亥之律也始事者陽發法者陰陽始而倡之陰成而應之陰陽之道如是而止矣故曰應鍾周官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始之以黃鍾則順而序之以生之序進之也陰聲始之以大呂則逆而序之以成之序退之也夾鍾亦謂之圜鍾者以春主規言之也林鍾亦謂之函鍾者以坤含洪言之也中呂亦謂之小呂者對大呂為小故也南呂亦謂之南事者以成南為事故也別而言之則律言其用呂言其體故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合而言之皆所以述氣而已故通謂之十二律焉○嚴陵方氏曰戶奇而在內陽自內出之象也春生為陽出之時故其祀戶門耦而在外陰自外入之象也秋收為陰入之時故其祀門竈者物之所以化而夏之時則陽已極而陰於是化也故其祀竈行者人之所以往而冬之時則陽來復而陰於是往也故其祀行中霤蓋中室也以居中而兼四隅故中央則其祀中霤五祀皆有功於人者也故主祀以報之而報之之時又各從其類焉於戶曰祀於脾曰祭何也蓋戶者所祀之神脾者所祭之物脾上藏也五祀之祭必有牲焉特各以其藏為之先脾故每以先言之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上聲冰。獺祭魚。鴻鴈來

此記寅月之候。振。動也。來。自南而北也。嚴陵方氏曰夫凍結於重陰堅

栗之時東風蓋發散之氣也東風既解凍則物之藏於密者咸起而振潛於深者咸躍而上矣故繼之以蟄蟲始振魚上冰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

青陽左个註云太寢東堂北偏也疏云是明堂北偏而云太寢者明堂與太廟太寢制同北偏者近北也四面旁室謂之个○朱子曰論明堂之制者非一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爲青陽太廟東之南爲青陽右个東之北爲青陽左个南之中爲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爲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爲明堂右个西之中爲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爲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爲總章右个北之中爲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爲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爲玄堂左个中爲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右个則青陽左个即玄堂之右个青陽右个即明堂之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也但隨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大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此恐然也

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上聲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鈴也春言鸞則夏秋冬皆鸞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白可知倉與蒼同馬八尺以上爲龍服玉冠冕之飾及佩也麥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當屬金而鄭云屬木兌爲羊當屬金而鄭云火畜皆不可曉疏云鄭本五行傳言之然陰陽多塗未可一定故今於四時所食及嘗麥雛嘗黍之類略之以俟知者疏以達者春物將貫土而出故器之刻鏤者使文理麤疏直而通達也嚴陵方氏曰青陽者少陽之稱也春爲少陽故所居之堂名之然其堂也中有太廟左右个焉其南傍孟月居左季月居右仲月居中各放其類焉謂之太廟則以其大饗於此故也謂之左个則以介於左故也謂之右个則以介於右故也推此則秋與冬夏亦若是而已總章者陰成之稱也赤白爲章者文之成秋成之時其章總矣故所居之堂其名以此明者南之方玄者北之色或言方或言色互相備也春從木色而有青有倉冬從水色而有黑有玄夏從火色而有朱有赤以其色之不一故衣服所用則互相足焉至於西方則純以白中央則純以黃者以其無餘色故也春主發散故其器疏以達蓋疏則通達則發故也夏主長大故其器高以粗蓋高則長粗則大故也秋主刻深故其器廉以深蓋廉則制深則刻故也冬主受藏故其器閎以奄蓋閎則受奄則藏故也中央土其器圜以閎者圜若物由是以周閎若物由是以出入萬物周旋於土者也故中央之器所象如此

是月也以立春先去聲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齋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旋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去聲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去聲

謁告也春爲生天地生育之盛德在於木位也迎春東

郊祭太皥句芒也。後倣此推之○疏曰。節氣有早晚。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嚴陵方氏曰。四立之日則其氣至矣。故天子親帥其臣以迎之於郊。爲所以尊其氣之至也。春主寅卯辰。其位居東。故迎之於東郊。夏主巳午未。其位居南。故迎之於南郊。秋主申酉戌。其位居西。故迎之於西郊。冬主亥子丑。其位居北。故迎之於北郊。五行之氣獨不迎土者。以其居中。非自外至也。卯故其自外至迎之者每於郊。爲以古者於寒曰迎。以客陰故。於暑曰逆。以主陽故也。此則四時皆謂之迎者。蓋別而言之。雖有陰陽客主之辨。合而言之。則氣皆自外至。主之在我而已。故通謂之迎焉。所謂還反何也。還言還之自郊。反言反之於朝之後。言故曰還。主此言。故曰反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此則四時皆賞何也。蓋春夏非不刑也。特順陽義。故以賞爲主爾。秋冬非不賞也。特順陰義。故以刑爲主爾。此則喜其殺之不。故皆行賞以飾其喜焉。又曰。德令慶惠出乎君。然殺亦和行務以下及也。則必有以招之者焉。故特言命和也。德貴乎宜利。故曰布。令賞乎無乖。故曰和。慶則必致用。故曰行。速則必有害



故曰施慶賜者。行慶而賜之也。慶主禮。賜主物。前言行慶則禮而已。此言慶賜。又及於物故也。遂行言行之而無變也。毋有不當。則又恐夫賞與以傷費焉。此與孟夏皆言慶賜遂行。而秋冬則不言者。賜以春夏爲主故也。於春則繼之以毋有不當。於夏則繼之以無不欣說者。蓋慶賜所以飾喜。必能毋有不當。然後人無不欣說焉。亦互相備而已。

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去聲）不忒。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宿猶止也。離猶行也。言占候躔次不可差貸。貸與忒同。

經紀者。天文進退遲速之度數也。初者。曆家推步之舊法。以此爲占候之常也。嚴陵方氏曰。月令天所命也。主者則繼天以行其事而已。故書乃爲君後言乃擇元日。乃脩祭典之類。周官太史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即此所謂守典奉法也。又言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即此所謂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也。在人之六典八法在天之日月星辰莫不有季書。故以是命之於太史焉。大而有常者之謂典。故曰守。詳而有變者之謂法。故曰奉。日月星辰之行。皆體乎天之大數。數之妙理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非聖人不能與於此也。若夫有司之事。特司其來而已。故以司言之。日者循星以進退者也。月者應日以死而生者也。星者日所舍。辰者星所次。以其得陽之精。故謂之星。以其所次有時。故謂之辰也。日月星辰。即堯典所言曆象。洪範所言五紀是矣。宿言宿之於此。離言離之於彼。日月星辰之行。或宿或離。有定數焉。太史司之。不可使貸而已。貸則司天者之過矣。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如字 回）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去聲）



元日。上辛也。郊祭天而配以后稷。爲祈穀也。元辰。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參參乘之人也。保介衣甲也。以勇士爲車右而衣甲。御者。御車之人也。車右及御人。皆是參乘。天子在左。御者居中。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也。置此耕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爲祭祀之粢盛。故曰帝籍。九推之後。庶人終之。反而行燕禮。羣臣皆侍。士賤不與耕。故亦不與勞酒之賜也。嚴陵方氏曰。帝籍。蓋籍田也。以其共上帝之粢盛。故曰帝。以其借民力而終之。故曰籍。夫以千畝之籍。自天子至於諸侯。其耕止於三推五推九推。則其借民力而終之可知。推者執耒而進之也。或以三。或以五。或以九者。以貴賤爲進勞之差等也。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上聲)天地和同。草木萌動。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遂)善相(去聲)丘陵阪(反)險原隰。(習)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田。田畯也。舍。居也。天子命田畯居東郊以督耕者。皆使脩理其封疆。謂井田之限域也。步道曰徑。術與遂同。田之溝洫也。審而端之。使無迂邪。封疆有界限。徑術有濶狹。土地有高下。五穀有宜否。皆須田畯躬親教飭之。以定其準直。則農民無所疑惑也。臨川吳氏曰。天在上而其氣降下。地在下而其氣騰上。是天地之氣兩相和同。交而爲泰。和同謂不乖異也。故草木萌生變動於其時。○嚴陵方氏曰。上言可耕之候。故此命布農事。蓋農事布於春而斂於秋也。命田舍東郊。所以順時氣而居。且飭民以東作故也。度土而積之謂之封。界畫以守之謂之疆。封疆古所有也。特以久則不能無壞爾。故曰脩。每歲孟春必脩封疆。審端徑術者。所以防終歲交爭之患也。人以其高則謂之丘。手而可陵則謂之陵。陵而不平者爲阪。求之所行者爲險。廣而平者爲原。下而濕者爲隰。地有岸谷之變。川流之後。非時而脩之。則不足以盡其利。故丘陵阪險原隰不可以不相之也。周官司空時地利者如是而已。土地所宜者。所宜之物也。若山林之宜皁。川澤之宜膏之類是矣。五穀所殖。若所殖之土也。若黍之利高燥。稷之利下濕之類是矣。既曰土。又曰地者。蓋土則地之體。地則土之名安。周官大司徒言五地。而又言十有二土者。以此。土地之所宜。五穀之所殖。以民之愚闇。不必知之也。則必有以教道之者焉。蓋教之使能其事。道之使達其理。雖有以教道之。然弗躬弗親。則民莫之信矣。故又言必躬親之。田事既飭者。言皆力田而各有脩治也。田事之所以既飭者。良由先定準直。農乃不惑之所致而已。前曰農事。而後曰田事。又何也。蓋農田一也。以人言之曰農。以地言之曰田。人事與於前。然後地事成於後。故先言布農事。後言田事既飭。以其序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教學者以習舞之事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

不欲傷其生育

禁止伐木

以盛德在木也

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烏老)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骼(格)埋胔(漬)

孩蟲蟲之稚者。胎未生者。夭方生者。飛鳥初學飛之鳥。麛。獸子之通稱。骴骨之尚有肉者。嚴陵方氏曰。入學習舞則以時釋菜故也。故仲春言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焉。若仲丁之習樂則以季春將大合樂故也。孟春之習合禮樂則以是月將飲酎用禮樂故也。仲春之脩鞀鞞鼓之類。則以是月將大雩用盛樂故也。季秋之習吹。則以是月將大饗帝故也。季冬之大合吹。則以樂其成於終也。夫舞與吹皆樂也。然舞者樂之容。則貌之類也。故於春之始言舞。蓋本爲貌故也。吹者樂之聲。則言之類也。故至秋而後言吹。蓋全爲聲故也。習舞之時。非不習吹。要之以舞爲主爾。習吹之時。非不習舞。要之以吹爲主爾。以祭法考之。則祭典古之所有也。特因歲之更始。乃脩之而已。祀不止於山林川澤。然止以是爲言者。蓋天地宗廟之祭非春亦未嘗用牝故也。上言祭典而下言命祀者。亦互相備也。禁上伐木。禁以法言。止以事言也。孩蟲言蟲未成如孩者。飛鳥則鳥之習飛者。毋覆巢殺胎夭麛卵。凡此所以遂其生育之性也。○馬氏曰。命祀山林川澤者。物之所自生也。毋聚大衆。毋置城郭。爲其害耕事也。掩骼埋胔。則猶其所愛於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天地大德曰生春者生德之盛時也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禦寇猶可也兵自我起以殺殘之心逆生育之氣是變易天之生道斷絕地之生理而紊亂生人之紀叙矣其殃也宜哉嚴陵方氏曰稱兵舉兵也兵者人之義事春者天之仁氣苟以人之義事而逆天之仁氣與天災適當之矣兵戎之所以不稱而起之者非不起也特不可以從我始而已既曰兵又曰戎者兵以器言戎以事言道有常也故曰毋變理可通也故曰毋絕紀欲定也故曰毋亂○馬氏曰道可由而不可變理可從而不可絕紀可敘而不可亂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

此巳火之氣所泄也言人君於孟春之月而行孟夏之政令則感召咎證如此後皆倣此○疏曰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爲孟仲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乘之

行秋令

謂孟秋之令

則其民大疫猋(標)風暴雨總至藜莠(有)蓬蒿並興

此申金之氣所傷也爾雅扶搖謂之猋風謂風之回轉也藜莠蓬蒿並興者以生氣逆亂故惡物乘之而茂也

行冬令

謂孟冬之令

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至)首種(上聲)不入

此亥水之氣所淫也摯傷折也與摯獸鷙蟲之義同百穀惟稷先種故云首種嚴陵方氏曰夫十有二月之令行乎天地之閒人君奉之以成位乎其中也苟惟當此一月之節而行彼三時之令則三者之災以類應焉是何也氣之所召者然爾雨水蓋仲春之節以陽氣早至故不時雨水不時故草木蚤落國時有恐則由盛陽之氣所迫故也凡此皆巳之氣乘之○山陰陸氏曰草木蚤落以長養之早故彫落之亦早猶至同時也○臨川吳氏曰亥水屬亥氣乘陰故水凍爲敗諸穀稷最先種春寒傷其種故不收成入謂收成而入于倉廩也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

奎宿在戌降婁之次○疏曰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云弧與建星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斗度多星體廣不可的指故舉弧建以定昏旦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

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夾鍾卯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此記卯月之候倉庚鵹黃也鳩布谷也王制言鳩化爲鷹秋時也此言鷹化爲鳩以生育氣盛故鷙鳥感之而變耳孔氏云化者反歸舊形之謂故鷹化爲鳩鳩復化

爲鴽。如田鼠化爲鴽，則鴽又化爲田鼠。若腐草爲螢，雉爲蜃，爵爲蛤，皆不言化，是不再復本形者也。

嚴陵方氏曰：自上而下者皆曰雨，然北風凍之則凝而爲雪，東風解之乃散而爲水。孟春東風既解凍矣，仲春於是始雨水。爲一候，積六候而成月，故一歲則有七十二候；三候爲一氣，積六氣而成時，故一歲則有二十四氣。此之所言者假而已，假非其正也，故或先或後言之。[illegible]之所言者氣也，氣則正矣，故於氣至則言之。鷹好殺而摯以執，鼠好貪而出以存，皆陰類也；鳩鴽皆陽類也。卯辰者陽之中，故仲春則鷹化爲鳩，季春則田鼠化爲鴽，蓋皆爲陽所化，物理如此。爵乳子而集以春，雉求雌而雊以習，皆陽類也；蛤蜃皆陰類也。戊亥者陰之極也，故秋則爵入大水爲蛤，孟冬則雉入大水爲蜃，蓋陽爲陰所化，物理如此。草腐則從之類也，螢則明之類也，季夏則腐草爲螢，蓋離之明極於此故也。是皆化而已，於鷹鼠言化，於腐草爵雉則直言爲，何哉？蓋因形移易以化，鷹之爲鳩，鼠之爲鴽，皆因形移易而已，故言化。腐草則植物也，爵則動物也。鴽雉飛物也，蛤蜃潛物也。植物爲動，飛物爲潛，則不特因形移易矣，而化固不足以言之，故皆直言爲而已。

天子居青陽太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太廟東堂當太室

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生氣之可見者莫先於草木，故首言之。安謂無所摧折之也。存亦安也

擇元日，命民社。

令民祭社也。郊特牲言祭社用甲日，此言擇元日，是又擇甲日之善者歟。召誥社用戊日



命有司省（息井切）囹（零）圄（語），去（上聲）桎梏，毋肆掠（亮），止獄訟。

囹圄牢也。圄止也。疏云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鈞臺。囹圄秦獄名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皆木械。肆陳尸也。掠捶治也。止謂諭使息爭也。

嚴陵方氏曰：諸孤幼而無父者，蓋有亡之道，故曰存也。天之窮民有四，存之止及於孤者，以其爲人後，存之爲助陽，故爲大故也。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矣，然非天子命之無敢專祭焉，故擇元日而命之也。且社主示也，方春土發生之時，擇元日而祭之，亦祈其土之利無不善而已。郊特牲言社日用甲，則此言元日蓋甲日也。社日用甲，則得其善矣，故謂之元日焉。凡祭社而役必從之，此止言命民社者，特舉重以明輕。簡其刑，陳其尸，掠囚訊，以若夫囹圄不可去，故曰省者所以察之也。桎梏可去，故曰去，所以除之也。肆掠之行止手足者耳，故所以禁之也。獄訟之作自乎下，故曰止，所以息之也。凡此皆所以消陰之事而已。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禖（梅）。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巢人堂宇而生乳，故以其至爲祠禖祈嗣之候。高禖先禖之神也。高者尊之之稱。變媒言禖，神之也。古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禋祀上帝，則亦配祭之，故又謂之郊禖。詩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但謂簡狄以玄鳥至之時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若自天而降下耳。鄭註乃有墮卵吞孕之事，與生民詩註所言姜嫄履巨跡而生棄之事，皆恠妄不經，削

之可也。后妃帥九嬪御。者從往而侍奉禮事也。禮天子所御者。祭畢而酌酒以飲其先所御幸而有娠者。顯之以神賜也。韣弓衣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也。故以爲祥。嚴陵方氏曰。九嬪御者。九嬪與九御也。御卽女御八十一人。妾九人。九人則屬一嬪。故謂之九御。言九嬪則包夫人。言九御則包世婦。天子所御。謂御而幸之者。禮謂酌之以酒也。射則者男子之事。弓矢者男子之祥也。男子生而縣弧者以此。韣則弓衣也。帶以弓韣者。示其有能受之資也。故以弓矢者。予之以所求之祥也

是月也。日夜分

晝夜各五十刻。嚴陵方氏曰。日陽也。夜陰也。故陽長而陰消則日長夜短。陰長而陽消則夜長日短。皆非陰陽之中也。夫陽生於子。終於午。至卯而中分。陰生於午。終於子。至酉而中分。故春爲陽中。而仲月之節爲春分。秋爲陰中。而仲月之節爲秋分。春秋之分則陰陽適中。而日夜無短長之異。故於其月每言日夜分也

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

謂始穿其穴而出也

先(去聲)雷三日

以節氣言。在春分前三日

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容止。猶言動靜。不戒容止。謂房室之事。褻瀆天威也。生子不備。謂形躰有損缺。凶災謂父母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丈尺曰度。斗斛曰量。稱上曰衡。百二十斤爲石。甬。斛也。權。稱錘也。概。執以平量器者。同則齊其長短小大之制。鈞則平其輕重之差。角則較其同異。正則矯其欺枉

是月也。耕者少舍(上聲)。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少舍。暫息也。門戶之蔽。以木曰闔。以竹葦曰扇。凡廟前曰廟。後曰寢。寢是衣冠所藏之處。大事。謂軍旅之事。嚴陵方氏曰。農之作也。則出而在田。農之息也。則入而在舍。方春農作之時。而不可久妨也。故以少爲言焉。○臨川吳氏曰。闔扇人所居也。備闔扇而繼之以寢廟畢備。不敢勤於人而慢於神也。畢備者無一不周完之謂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漉亦竭也。三者之禁。皆謂傷生意

天子乃鮮(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古者日在虛則藏冰。至此仲春則獻羔以祭司寒之神而開冰。先薦寢廟者。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長樂陳氏曰。人子之於親。飲食與藥必先嘗而後進。四時新物必先薦而後食。寢廟之薦新。蓋亦推其事先之禮以盡其誠敬而已

上丁

此月上旬之丁日。必用丁者。以先庚三日後甲三日也

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樂正。樂官之長也。習舞釋菜。謂將教習舞者。則先以釋

菜之禮告先師也嚴陵方氏曰。凡言釋奠則有獻焉言釋菜則以芹藻之類而已。學記所謂皮弁祭菜是也。於仲春釋菜則以品物少故也。於始教祭菜則以示敬道故也。以事言則曰釋。以禮言則曰祭其實一也。○馬氏曰。親性視之。何通之存故也。釋菜用丁。爲文明故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平聲皮幣

不用牲謂祈禱小祀耳。如大牢祀高禖。乃大典禮。不在此限。稍重者用圭璧。稍輕者則以皮幣更易之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

酉金之氣所傷也

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亮

子水之氣所沴也



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

午火之氣所泄也。螟食苗心者嚴陵方氏曰。多雨故其國大水也。水之氣爲寒。故寒氣總至。寇戎來征。則金氣而然也。凡此皆酉之氣乘之。麥以秋種。至夏乃熟。仲春則向成矣。冬而陽氣不勝。故麥乃不熟也。民多相掠。則以陽不勝陰故也。凡此皆子之氣乘之。行夏令而陽亢。故大旱。大旱故煖氣早來。蟲螟則煖氣所生也。且螟食苗心。夏以盛德在火。而心屬焉。則其爲害亦以類而已。故孟夏仲冬之行春令言蝗仲夏之行春令言螣。各以類蟲焉。凡此皆午之氣乘之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胃宿在酉。大梁之次也。七星。二十八宿之星宿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

蘇典切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姑洗辰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如。虹工始見現。萍始生

此記辰月之候。鴽。鶉鷂之屬馬氏曰。田鼠化爲鴽。則陰類之隱者。還乎陽。而其性和也。萍始生。則以陰物之浮以承陽者也。○嚴陵方氏曰。如者。天地訌潰之氣也。陰干陽所。乃見而出。故又謂之蝃蝀。陽方得中。則陰莫能干。至於辰則已過中矣。故爲陰所干。而虹見也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鞠衣。衣色如鞠花之黃也。註云。黃桑之服者。色如鞠塵



象桑葉始生之色也。鞠字一音去六反。先帝。先代木德

之君。薦此衣于神坐。以祈蠶事長樂陳氏曰。時耕也。祈祭于上帝。所以祈有秋。時蠶也。薦鞠衣于先帝。所以祈有春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乘

舟。薦鮪偉于寢廟。乃爲去聲麥祈實

舟牧主乘舟之官。五覆五反。所以詳視其罅漏傾側之

處也。因薦鮪并祈麥實嚴陵方氏曰。覆以視表。反以視裏。待至尊所乘。不得不防其傾漏故也。覆反必至于五。則至于五。至于三。而慎之至也。禮有告具告備。曰具則苟具而已。曰備則無所不備焉。告舟備具于天子者。以見精粗無不至也。必乘舟而後薦鮪者。所以示親漁也。蓋先王之饗親牲必親舉殺。必親射。凡以致其敬而已。則乘舟而後薦鮪。豈爲過哉。鮪之品多矣。季春薦必以鮪者。爲其時大。謂之王鮪者以此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

句屈生者。萌直生者。不可以內。言當施散恩惠以順生道之宣泄。不宜吝嗇閉藏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絶。振猶救也。周濟其不足也。在內則命有司奉行。在外則勉諸侯奉行。皆天子之德惠也嚴陵方氏曰。發倉廩所以賜貧窮。振乏絶而已。乏絶未至於貧窮。故於貧窮曰賜之。則所以予之之地。於乏絶曰振之。則賑之而已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上聲騰。循行去聲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司空掌邦土。此皆其職也嚴陵方氏曰。司空掌土之官。凡此所命。皆土之事。故以命焉。時雨。應時之雨也。方春物生。需雨澤之時。故其雨謂之時雨。時雨然或過淫。則趨下之水反上騰而爲災。故命以豫備之術也。循行則行之有序也。周視則視之無遺也。脩利則脩而利之。使無害。道達則道而達之。使無壅。開通則開而通之。使無窮。皆欲其無有障塞而已。障言壅蔽。壅以爲隱。塞言窒。虛而爲實。凡此皆豫備水災之術也

田獵罝嗟罘浮羅網畢翳暗餧偽獸之藥。毋出九門

罝罘皆捕獸之罟。羅網皆捕鳥之罟。小網長柄謂之畢。以其似畢星之形。故名。用以掩兔也。翳射者用以自隱也。餧喂之也。藥毒藥也。七物皆不得施用於外。以其逆生道也。路門。應門。雉門。庫門。皐門。城門。近郊門。遠郊門。關門。凡九門也嚴陵方氏曰。慮其傷孕乳之性。故田獵之具制之使毋用。餧則毒之以食而毒焉。故以藥言之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治籧舉筐

野虞主田及山林之官。拂羽飛而翼拍身也。戴勝織紝之鳥。一名戴鵀。鵀即頭上勝也。此時恒在桑。言降者重之若自天而下也。曲薄也。植槌也。所以架曲與籧筐者。籧圜而筐方

后妃齊戒。親東鄉去聲躬桑。禁婦女毋觀去聲。省婦使。以勸蠶事

東鄉。迎時氣也。躬桑。親自采桑也。禁婦女毋觀者。禁止婦女使不得爲容觀之飾也。省婦使者。減省其箴線縫製之事也。此二者皆爲勸勉之使盡力於蠶事也

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供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登成也。分繭分布於衆婦之繅者。稱絲效功。以多寡爲功之上下嚴陵方氏曰。野虞周官之山虞。以主在野之事。故曰野。齊戒則所以神明其事矣。東鄉則所以迎時氣也。以致曲而織。故曰曲。以取直而立。故曰植。籧則席之祖。筐則筥之方者。凡此皆蠶具。省婦使者。不煩以他役也。凡此欲一意於蠶。以勸其事而已。蠶事既登者。事畢而登。比年之數也。與曲禮年穀不登之

並同義。分繭所以使之繅。稱絲所以效其功之多少。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慢之至也

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

工師。百工之長也。五庫者。金鐵爲一庫。皮革筋爲一庫。角齒爲一庫。羽箭幹爲一庫。脂膠丹漆爲一庫。視諸物之善惡。皆有舊法。謂之量。一說多寡之數也。審而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也。幹者。諸器所用之木材也

百工咸理。監平聲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此時百工皆各理治其造作之事。工師監臨之。每日號令。必以二事爲戒。一是造作器物。不得悖逆時序。如爲弓必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體之類是也。二是不得爲淫過奇巧之器。以搖動君心。使生奢侈也。嚴陵方氏曰。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爲淫矣。以其淫。故足以蕩上心焉。此與孟冬皆言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者。此則因其作而戒之。彼則因其成而又戒之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鄭氏曰。其禮亡。馬氏曰。凡樂。陽聲也。春。陽中也。大合樂必待陽中之末。則中聲之所止也。蓋中聲以降。非和平。君子弗聽也

是月也。乃合累平聲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春陽既盛。物皆產育。故合其累繫之牛騰躍之馬。而遊縱之。使牡者就牝者于芻牧之地。欲其孳生之蕃也。若其中犧牲之用者。及馬之駒。牛之犢。皆書其數者。以備稽校多寡也

命國難。乃多反九門磔。音摘攘。以畢春氣

難之事。在周官則方相氏掌之。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春者。陰氣之終。故磔攘以終畢厲氣也。舊說。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昴中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之而行。此月初日在胃。從胃歷昴。故毆疫之事當於此時行之也。九門。說見上章。嚴陵方氏曰。難所以難陰惡而毆之。周官方相氏帥百隸而時難。以狂夫爲之。則狂疾以陽有餘。唯陽有餘。足以勝陰惡故也。裂牲謂之磔。除禍謂之攘。必於九門。則欲陰惡之出故也。凡此皆處春氣之不得其終也。故曰以畢春氣。此之所難。則難陰惡之作於春者也。仲秋又難。則難陰惡之作於秋者也。季冬又難。則難陰惡之作於冬者也。獨夏不難。則以陽盛之時。陰惡不能作故也。春曰以畢春氣者。言畢其功於前也。故於季月。秋於仲月言達者。言達其道於外也。冬曰以送寒氣者。以一歲之往。故以送言之。亦行之於季月。不曰冬氣而曰寒氣者。以時言曰冬。以氣言曰寒。而寒則積陰之所成也。一歲陰惡之發。未有甚於此時者。故本其積陰之氣而言之。其難特謂之大。蓋所難而毆之者。邪氣也。達之送之者。正氣也。曰畢曰達曰送。言雖不同。皆不過遂其正氣而已。春曰磔攘。冬曰旁磔者。以大難。故旁又磔焉。不特九門故也。秋雖不言。從可知矣。○臨川吳氏曰。難者。聚衆戲劇。以盡其喜樂之氣。使人之和氣充盈。則足以勝天地之乖氣。此亦先王燮理之一事。而微其機。使百姓由之而不知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

丑土之氣所應也肅者枝葉減縮而急栗也大恐訛言相驚動也舊說孟春有恐是火訛以其行夏令也此行冬令當致水訛漢王商嘗止之矣

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

未土之氣所應也

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並起

戊土之氣所應也不收謂無所成遂也嚴陵方氏曰冬之氣為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則寒氣之所襲故也國有大恐則寒氣之所制故也亢陽之氣襲於人故民多疾疫陽亢而為旱故時雨不降山陵之物不收藉言山陵則以高者亢陽故旱故也天多沈陰則感少陰之氣故也陽為陽陰為雨故淫雨早降兵革並起則金氣動故也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

畢宿在申實沈之次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

炎帝大庭氏即神農也赤精之君

其神祝融

顓頊氏之子名黎火官之臣

其蟲羽其音徵止律中中仲呂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羽蟲飛鳥之屬徵音屬火中呂巳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地二生火天七成之七者火之成數也苦焦皆火屬夏祭竈火之養人者也祭先肺火克金也○蔡邕獨斷曰竈夏為太陽其氣長養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于門奧向東設主于竈陘也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此記巳月之候王瓜注云萆挈本草作菝葜音同謂之瓜者以根之似也亦可釀酒○朱氏曰王瓜色赤感火之色而生苦菜味苦感火之味而成馬氏曰螻蟈鳴則陰而伏者乘陽而鳴也蚯蚓出則陰而屈者乘陽而伸也王瓜生則陽物之可以勝陰邪者也故其為色赤苦菜秀則火炎上故其焦味苦

天子居明堂左个

太寢南堂東偏

乘朱路駕赤駵留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駵馬名色淺者赤色深者朱用器高而粗太象物之盛長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齋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悅

立春言諸侯大夫而此不言諸侯者或在或否不可必

同。故略之也。迎夏南郊。祭炎帝祝融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以將飮酎故也

命太尉贊桀俊。遂賢良。擧長大。行爵出祿。必當去聲其位

太尉秦官也。桀俊以才言。贊則引而升之之謂。賢良以德言。遂謂使之得行其志也。長大以力言。王制言執技論力。擧謂選而用之也。當其位者。爵必當有德之俸祿必當有功之位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杯墮。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長者繼之而使益長。高者增之而使益高。壞墮則傷已成之氣。起土功。發大衆。皆妨蠶農之事。故禁止之。伐樹則傷條達之氣。故亦在所禁。一說伐大木。謂營宮室馬氏曰。萬物所以長而高者。陽上達故也。長之者。天地也。所以繼長者。人也。高之者。天地也。所以增高者。人也。故曰人然天地之功者此也。欲其長則勿壞焉。欲其高則勿墮焉可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絺葛布之細者嚴陵方氏曰。絺以涼而可以御暑。裘以溫而可以禦寒。孟夏者暑之始也。故言始絺。孟冬者寒之始也。故言始裘

命野虞出行去聲田原。爲去聲天子勞去聲農勸民。毋或失時

失時謂失農時

命司徒循行去聲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勉其興作於田野之內。禁其休息于都邑之間。皆恐其失農時也嚴陵方氏曰。野虞外官也。故出行田原。司徒內官也。故巡行縣鄙。以在外也。故曰出。以在內也。故曰循而已。農亦民也。然民不止於農。以農營其事之勞故勞之。故民樂其事之樂也。故勸之。皆欲無失其事而已。都者君子之所居。鄙者野人之所居。農以力耕而養人。則野人之事也。禁之使無休于都。則於農不能無所隳矣。故曰勉作也。○臨川吳氏曰。命野虞又命司徒者。由卑而尊也。爲農者皆天子之民。野虞位卑不敢自專其於農也。但爲天子勞之而勸其民爾。掌農者正地官之職。司徒位尊。不敢自曠其於農也。乃自己職命之而勉其作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夏獵曰苗。正爲驅獸之害禾苗者耳。與三時之大獵自不同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登升之於場也

是月也。聚畜百藥。靡草死。麥秋至

聚藥爲供醫事也。靡草。草之枝葉靡細者。陰類。陽盛則死。秋者百穀成熟之期。此於時雖夏。於麥則秋。故云麥秋也嚴陵方氏曰。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則以蓄聚之時所可採者爲多故也。凡物感陽而生者。則彊而立。感陰而生者。則柔而靡。謂之靡草則至陰之所生也。故不勝至陽而死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刑者上之所施。罪者下之所犯。斷者定其輕重而施刑

也。決。如決水之決。謂人以小罪相告者即決遣之不收
繫也。其有輕罪而在繫者則直縱出之也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
給郊廟之服
后妃獻繭。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也。收繭稅者。外命
婦養蠶。亦用國北近郊之公桑。近郊之稅十一。故亦稅
其繭十之一。其餘入己而爲其夫造祭服。一說再命受
服。服者公家所給。故稅其十一者。爲給其夫祭服也。受
桑多則稅繭多。少則稅亦少。皆以桑爲均齊也。貴謂卿
大夫之妻。賤謂士妻。長幼婦之老少也。如一。皆稅十一

也。郊廟之服。天子祭服也
是月也。天子飲酎。直又切 用禮樂
重釀之酒名之曰酎。稠醲之義也。春而造。至此始成。用
禮樂而飲之。蓋盛會也。嚴陵方氏曰。凡燕樂則必用禮樂矣。於此特言之者。以用之於
是爲盛故也。飲酎如此。則飲烝從可知矣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朔 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
申金之氣所泄也
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
亥水之氣所傷也
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寅木之氣所溢也。以孟夏之月而行孟秋孟冬孟春之
令。故感召災異如此。四鄙四面邊鄙之邑也。保與堡同。
小城也。入保。入而依以爲安也。格至也。嚴陵方氏曰。陰氣之所召。故苦雨數來。謂之苦。則以極備而爲人之所苦故也。與詩所謂甘雨異矣。夫雨周足以滋五穀。然至於苦。則適所以傷之。故言五穀不滋也。又曰。螣殺之氣。故草木蚤枯。大水敗城郭。則以冬德之所在故也。蝗之爲蟲。殘物之末。不傷其本。春則木盛之時也。故行春令則蟲之爲災者。特殘其末而已。春於方爲東。東方生風。故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則以盛於末故也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剛 中。旦危中
東井在未。鶉首之次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

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蕤賓午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
小暑至。螳蜋生。鶪古役切 始鳴。反舌無聲
此記午月之候。小暑暑氣未盛也。螳蜋一名蚚父。一名
天馬。言其飛捷如馬也。鶪博勞也。反舌百舌鳥。凡物皆
稟陰陽之氣而成質。其陰類者宜陰時。陽類者宜陽時。
得時則興。背時則廢。疏又以反舌爲蝦蟇。未知是否 嚴陵方氏曰。螳蜋鶪皆陰類也。故或感微陰而生。或感微陰而鳴焉。反舌蓋百舌也。以能反覆其舌而爲百鳥語。故謂之反舌。然其鳴也感陽中而發。故感微陰而無聲焉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

食薮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也

養壯佼

壯謂容躰碩大者。佼謂形容佼好者。擇此類而養之亦順長養之令

是月也命樂師脩鞀(迷)鞞(駢迷切)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池)簧飭鐘磬柷(昌六切)敔(語)

凡十九物皆樂器也。鞀鞞鼓三者皆革音。鞀即鼗也鞞所以裨助鼓節。琴瑟皆絲音。管簫皆竹音。管如篴而小。干戚戈羽皆舞器。干盾。戚斧也。竽笙箎皆竹音。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箎即篪也。長尺四寸。簧笙之舌蓋管中之金薄鍱也。竽笙箎三者皆有簧也。鍾金音。磬石音。柷敔皆木音。柷如漆桶。敔狀如伏虎。柷以合樂之始。敔以節樂之終。脩者理其弊。均者平其聲。執者操持習學。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治之也。以將用盛樂雩祀故謹備之

嚴陵方氏曰。鞀鞞鼓之與鍾磬柷敔其聲質而一故脩餝之而已。琴瑟管簫竽笙箎簧其聲文而雜則必均調之焉。干戚戈羽以無聲特執之待用可也

命有司爲(去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山者水之源。將欲禱雨故先祭其本源。三王祭川先河後海示重本也。雩者吁嗟其聲以求雨之祭。周禮女巫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亦其義也。帝者天之主宰。盛樂即鞀鞞以下十九物並奏之也

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

百縣畿內之邑也。百辟卿士謂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嚴陵方氏曰。此言大雩帝。後又言大饗帝何也。蓋雩所以祈也。饗所以報也。祈必於仲夏者以陰生於午而物成之始也。所以祈物之成而已。報必於季秋者以陽窮於成而歲功之終也。所以報歲之功而已。百辟即諸侯也。卿士即六卿也。百辟卿士生有益於民者死亦有益於民。故命雩祀之以祈穀實也。季春之祈實爲麥而已。至此又祈實則所祈者衆矣。故以穀該之。天子之雩及於上帝。百縣之雩止於百辟卿士。於百辟卿士言祈穀實則雩帝之所祈又可知矣

是月也農乃登黍。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

今用登麥穀例移農乃登黍四字在是月也之下。舊註以內則之雛爲小鳥此雛爲雞未詳孰是。含桃櫻桃也

令民毋艾(刈)藍以染

藍之色青。青者赤之母。刈之亦是傷時氣

毋燒灰

火之滅者爲灰。禁之亦爲傷火氣也

毋暴(步卜切)布

暴氣之於日也。布者陰功所成。不可以小功干盛陽也

門閭毋閉

一則順時氣之宣通。一則使暑氣之宣散

關市毋索

索者搜索商旅匿稅之物。蓋當時氣盛大之際，人君亦當体之而行寬大之政也

挺重囚益其食

挺者拔出之義。重囚禁繫嚴密，故特加寬假。輕囚則不如是。益其食者，加其養也。馬氏曰。毋開利宣也。毋索不特索以窮民隱也。益重囚之食。不以其罪廢不忍人之政也

游牝別彼列切羣，則縶竹立騰駒，班馬政

季春游牝于牧。至此妊孕已遂，故不使同羣，拘縶騰躍之駒者，止其踶齧也。班，布也。馬政，養馬之政令也。周禮圉人圉師所掌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

至，猶極也。夏至日長之極，陽盡午中，而微陰眇重淵矣。此陰陽爭辨之際也。物之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此死生分判之際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市志欲，定心氣

齊戒以定其心，掩斂以防其身。毋或輕躁於舉動，毋或御進於聲色。薄其調和之滋味，節其諸事之愛欲。凡以定心氣而備陰疾也。嚴陵方氏曰。陰陽爭者，以陰方來而與陽始遇，遇故爭也。仲冬亦言之者，以陽方來而與陰遇故也。陽主生，陰主死。微陰既生，則萬物向乎死矣，故死生之理於是分也。君子以陰陽方爭，故宜端誠居內，退聽以待其定也。仲冬言此而不言毋躁者，以暑為躁，寒為靜，故於暑之時特戒之也。止聲色毋或進者，方辨藏之時，慮搖其精也。薄滋味毋致和者，方齊戒之時，苟厚滋味而致和，則或昏憒其志意也

百官靜事無刑，以定晏伊見切陰之所成

刑，陰事也。舉陰事則是助陰抑陽，故百官府刑罰之事皆止靜而不行也。凡天地之氣，順則和，競則逆，故能致災咎。此陰陽相爭之時，故須如此謹備。晏，安也。陰道靜，故云晏陰。及其定而至於成，則循序而往，不為災矣。是以未定之前，諸事皆不可忽也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謹榮

此又言午月之候。解，脫也。嚴陵方氏曰。鹿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生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則陰類也。故冬至感陽生而角解。此所以不同也。半夏生者，蓋居夏之半而生於是時，故因以為名。木堇有別於堇草，故以木言之。以嫌陰而榮，故其華朝榮暮殞。然經或曰秀，或曰華，或曰生，或曰榮，同也。以別於苗則曰秀，以別於實則曰華，以別於死則曰生，以別於枯則曰榮，其言各有所當也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

南方火位。又因其位而盛其用，則為微陰之害，故戒之

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凡此皆順陽明之時。嚴陵方氏曰。夏為火旺之時，南方火旺之方。於旺之時而又用於旺之方，則其氣太盛而害微陰之生，故戒之。居高明，故可以遠眺望。遠眺望，故或升山陵，或處臺榭也。山陵則

自然高明之所也。臺榭則人爲高明之所也。順陽在上。故居處如此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

子水之氣所傷也

行春令。則五穀晚熟。百螣時起。其國乃饑

卯木之氣所淫也

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早成。民殃於疫

酉金之氣所泄也。螣食苗葉之蟲也。百螣者言害稼之蟲非一類。嚴陵方氏曰。夏行冬令。是以陰包陽也。故雹凍傷穀。道路不通。則冬爲閉塞。暴兵來至則陰戚之感也。春主生。夏行春令。則生之日長。生之日長。故熱之時。眠螣食苗葉。春之氣盛於末。故蟲之爲害者特及葉而已。五穀晚熟而又百螣時起。故其國乃饑也。草木零落與果實早成。皆秋之氣假故也。當盛暑之月而感秋氣。則招寇而氣成疾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

柳宿在午。鶉火之次也。火。大火心宿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林鍾未律。長六寸

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此記未月之候。至。極也。蟋蟀生於土中。此時羽翼猶未能遠飛。但居其穴之壁。至七月則能遠飛而在野矣。學習雛學數飛也。腐草得暑濕之氣。故變而爲螢。○朱氏曰。溫風。溫厚之極。涼風。嚴凝之始。腐草爲螢。離明之極。故幽類化爲明類也。金華應氏曰。物得氣之先。殺氣未肅而鷙鳥已習於擊。迎殺氣之微也。涼風未至而鳴陰之物已居乎壁。迎涼氣之微也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蛟言伐。以其暴惡不易攻取也。龜言登。尊異之也。鼉黿言取。易而賤之也

命澤人納材葦

蒲葦之屬生於澤中而可爲用器。故曰材。澤人納之職也。此皆煩細之事。非專一月所爲。故不以是月起之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爲民祈福

四監即周官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也。前言百縣兼內外而言。此百縣鄉遂之地也。秩。常也。斂此芻爲養犧牲之用。各有常數。故云秩芻也。馬氏曰。令民無不咸出其力。則所爲祭祀者非獨私也。謂民力之普存也。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社稷宗廟之靈。以爲民祈福。則爲民。神之主也。故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豈私福哉。凡以爲民也。○嚴陵方氏曰。謂之神。遠而尊之也。謂之靈。近而

親之也。皇天上帝山川四方。外事也。故以神言。宗廟社稷。內事也。故以靈言

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二黑黃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

周禮典婦功典枲染人等。皆婦官。此指染人也。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造必用舊法故事。毋得有參差僭忒。皆欲質正良善也。旗旌旐也。章者畫其象以別名位也。詳見春官司常

○石梁王氏曰。給當為級。嚴陵方氏曰。衣服旌旗有等有給。各隨宜而度之。故言度。若天子龍袞諸侯黼之類。所以別衣服貴賤等給之度也。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之類。所以別旌旗貴賤等給之度也。凡此類文明之時。故染文明之色爾

是月也。樹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去聲木。毋有斬伐

以其方盛故也

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眾。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大事即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眾之事。搖養氣謂動散長養之氣也。發令而待謂未及搖役之期而豫發召役之令。使民廢己事而待上之會期也。神農農之神也。季夏屬中央土。土神得位用事之時。謂之神農者。土神主

成就農事也。東井主水。在未。故未月為水潦盛昌之月。此時神農將主持稼穡之功。舉大事而傷其功。則是干造化施生之道矣。故有天殃也。嚴陵方氏曰。木之生方盛於夏。則衰於秋矣。虞人。蓋山虞也。行則巡之也。毋有斬伐。慮傷方盛之氣也。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眾。皆大事也。故繼言毋舉大事。舉大事則人不安。且搖養氣矣。搖者。振而蕩之之謂。夫萬物作於春而氣主生。長於夏而氣主養。故謂之養氣。夫興農功而用之於明者人也。持農功而主之於幽者神也。水潦盛昌。則百穀被其澤。而向于成矣。故神農將持其功也。苟舉大事以妨之。則是逆神逆天。而天之災適當之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替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直由切。可以美土疆其兩切

溽濕也。土之氣潤。故蒸鬱而為濕暑。大雨亦以之而時行。皆東井之所主也。除草之法。先芟薙之。俟乾則燒之。燒薙者燒所薙之草也。大雨既行於所燒之地。則草不復生矣。故云利以殺草。時暑日烈。其水之熱如湯。草之燒爛者。可以為田疇之糞。可以使土疆之美。凡土之磊磈難耕者謂之疆。臨川吳氏曰。田疇謂熟耕而其田有界域者。土疆謂難耕而其土磽确者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仙落

鮮潔而墮落也

國多風欬苦代切

風欬因風而致欬疾也

民乃遷徙

辰土之氣所應也

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災

妊孕多敗戌土之氣所應也

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丑土之氣所應也嚴陵方氏曰鮮落即莊子所謂草木不待黃而落是也五氣過盛故實有所不勝國多風欬則與孟夏言暴風來格同義以多風挂人肺受寒而欬也民乃遷徙者以春主發散故也自下升上曰遷舍此適彼曰徙丘隰水潦以金生水故也曰丘隰以見高下皆被其害故禾稼不熟也種曰稼斂曰穡以其不熟故上言稼多女災者以純陰之氣盛而反傷之也因風而後寒故曰風寒且異乎隆冬之時熱風而寒熱以當暑而寒故曰不時鷹隼善擊亟待秋焉以感疫癘之氣故發熱於夏也春夏主出秋冬主入故四鄙入保

中央土

土寄旺四時各十八日。共七十二日。除此則木火金水亦各七十二日矣。土於四時無乎不在。故無定位。無專氣。而寄旺於辰戌丑未之末。未月在火金之間。又居一歲之中。故特揭中央土一令於此。以成五行之序焉

其日戊己

戊己。十干之中

其帝黃帝

黃精之君。軒轅氏也

其神后土

土官之臣。顓頊氏之子黎也。句龍初為后土。後祀以為社。后土官闕。黎雖火官。實兼后土也。舊說如此丘氏曰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

其蟲倮力果切

人為倮蟲之長。鄭氏以為虎豹之屬

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

宮音屬土。又為君。故配之中央。黃鍾本十一月律。諸律皆有宮音。而黃鍾之宮乃八十四調之首。其聲最尊而大。餘音皆自此起。如土為木火金水之根本。故以配中央之土。土寄旺於四時。宮音亦寄於十二律。非如十二月以候氣言也

其數五

天五生土。地十成之。四時皆舉成數。此獨舉生數者。四時之物無土不成。而土之成數。又積水一火二木三金四以成十也。四者成。則土無不成矣

其味甘其臭香

甘香皆屬土

其祀中霤祭先心

古者陶復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故雨霤之。後因名室中為中霤。亦土神也。祭先心者。心居中。君之象。又火

生土也。○蔡邕獨斷曰。季夏土氣始盛。其祀中霤。霤神
在室。祀中霤設主于牖下
天子居太廟太室
中央之室也
乘大路。駕黃駵。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
以閎
圜者象土之周匝四時。閎者寬廣之義。象土之容物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
翼宿在巳。鶉尾之次。建星說見仲春
其日庚辛。其帝少皥。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夷則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少皥白精之君。金天氏也。蓐收金官之臣。少皥氏之子
該也。夷則。申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
一。九。金之成數也。辛腥皆屬金。秋陰氣出。故祀門。祭先
肝。金克木也。○蔡邕獨斷曰。門。秋爲少陰。其氣收成。祀
之於門。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此記申月之候。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似人之
食而祭先代爲食之人也。用始行戮。順時令也。馬氏曰。涼風至
則天地之仁氣收矣。白露降則陰氣勝而其候交矣。寒
蟬鳴則物之生者若其聲變矣。鷹乃祭鳥用始行戮。

則時主殺氣而物之司殺者應是而動也。於是乎可
以設尉羅矣。鷹至不仁也。猶禁然後食。而況於人乎
天子居總章左个
太寢西堂南偏
乘戎路
兵車也
駕白駱
白馬黑鬣曰駱
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廉稜角也。亦矩之義。深則收藏之意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
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
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乃
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
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簡練簡擇而練習之也。專任有功謂大將有已試之功。
乃使之專主其事也。詰者問其罪。誅者戮其人。殘下謂
之暴。慢上謂之慢。順服也。好惡明則遠方順服。嚴陵方氏曰。才
足以將物而勝之謂之將。智足以帥人而先之謂之帥。
大言其人。兵言其器。選士則人無不能於事。厲兵則器
無不利於用。桀俊簡之則無所不擇。練之則無所不熟。
既選厲簡練之矣。苟非已試之效。則勝負猶未可知。故
所任必在乎有功之人也。任有功矣。苟冤疑貳於其間
則知者必不盡其謀。能者必不竭其力。故任之又欲其

專也。凡此皆欲以征不義而已。無以覆下之謂暴，不能敎上之謂慢。詰以問其罪，誅以戮其人。所詰誅者暴慢，則好惡公而明矣，故曰以明好惡。好惡得其明，則令天下之所願而無逆矣，故曰以順彼遠方。必曰遠方者，柔遠伐逆之意。係以征不義，又曰詰誅暴慢，以征不義則亦其進，詰誅暴慢則亦其事。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

繕治也。姦在人心，故當有以禁止之。邪見於行，故慎以罰之。務事也。搏捕也。執拘也。

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罪，嚴斷刑。

理治獄之官也。傷者損皮膚，創者損血肉，折者損筋骨

也。嚴者謹重之意，非峻急之謂也。

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朱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贊化者不可使陰氣之贏也。

嚴陵方氏曰：脩則治其壞，繕則善其事，具則完其法制，古所有也，故曰脩。囹圄所以禁人之惡，於此有其事焉，故曰繕。桎梏，禁人之器也，故曰具。姦存乎心，故止之。邪見乎行，故罪之。搏之以獲之，執之以拘之。於仲春則省囹圄，去桎梏；於孟秋則繕囹圄，具桎梏。蓋先王奉時之道，因可見矣。獄官欲得其曲直之理，故謂之理。又謂之士，則欲致其察故也。前言命有司，後言命理者，以脩法制，非理之所事故也。先王之用刑也，既務搏執矣，又命瞻傷察創視折焉，則其用心之仁可知矣。端言無偏頗之異，平言無輕重之差。審斷決獄訟必端平也。有罪然後戮，則不及於無辜。斷刑以嚴，則不敢輕易。上既言慎罪邪，此又言戮有罪；上既言審斷，此又言嚴斷刑者，蓋反覆言之，所以明慎之至而已。秋者陰之始，冬者陰之終，故於孟秋言天地始肅。陽道常饒，則有餘而嚴；陰道常乏之，則不足而縮。孰爲此者？天地也，而君人實輔相焉，故曰天地始肅，不可以贏也。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牆，補城郭。

所以爲水潦之備者，以月建在酉，酉中有畢星，好雨也。

嚴陵方氏曰：穀謂稷也。以稷熟於此，故農乃登焉。然孟夏之麥，仲夏之黍，仲秋之麻，季秋之稻，皆穀也。此以穀言稷者，以爲五穀之長故也。若稷之官謂之后稷，土稷之神謂之社稷者，以是而已。○金華應氏曰：夏氣舒發，則脩利隄防，無有壅塞；秋氣收斂，則全其隄防，謹壅塞。水本天地間氣流通不可壅之物，而其盛衰消長亦因乎時。夏潦不可隄也，故脩利而無壅；秋潦則可隄矣，必塞之。一通一障不同，而其爲民除患則一而已。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

記者但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義，不知古者嘗祭之時則有出田邑之制，故注謂禁封諸侯及割地爲失其義也。

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以其違收斂之令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

此亥水之氣所泄也。

行春令，則其國乃旱，

蟹有食稻者，謂之稻蟹，亦介蟲敗穀之類。寅中箕星好風，能散雲雨，故致旱。

陽氣復還五穀無實

寅木之氣所損也

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巳火之氣所傷也嚴陵方氏曰方一陰之時而行重陰之令故陰氣太勝故兵乃來亦以重陰太勝而生殺故也凡以亥之氣乘之也陽亢而陰莫能干爲旱方陰中之時而行陽中之令則陽亢矣故旱也自夏徂秋則陽往而陰來以其旱故陽氣復還也萬物敷華於陽而成實於陰以陽氣復還故五穀無實火旺於南方故行夏令則國多火災火之氣爲熱水之氣爲寒而此并寒熱不節者蓋熱極生寒陰陽之理然也民多瘧疾則以感寒熱之氣而致瘧故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茲)觿(攜)中

角在辰壽星之次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南呂酉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

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

此記酉月之候盲風疾風也孟春言鴻鴈來自南而來北也此言來自北而來南也仲春言玄鳥至此言歸明春來而秋去也羞者所美之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嚴陵方氏曰盲者閉瞎之稱當建酉閉戶之月故其風謂之盲風又謂之閶闔以此玄鳥歸者至以陽中故歸以陰中也○山陰陸氏曰鴻鴈何不謂之南鄉非其居也

天子居總章太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太廟酉堂當太室也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

月至四陰陰已盛矣時以陽衰陰盛爲秋人以陽衰陰盛爲老養衰老順時令也几杖所以安其身飲食所以養其躰行猶賜也糜即粥也嚴陵方氏曰授則持授之而已行則徧行之也几杖之賜爲重非庶人之老可得故唯於糜粥言行焉几杖以養其躰糜粥以養其氣故特指曰飲養陽氣也食養陰氣也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故此於秋言之然養陽非無食也特以飲爲主爾養陰非無飲也特以食爲主爾故此兼言飲焉

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

司服官名具飭條具而飭正之也上曰衣下曰裳衣繪而裳繡祭服之制也有恒有定制也小大小則玄冕之一章大則衮冕之九章也長短謂衣長而裳短也衣服謂朝服燕服及他服之當爲寒備者也各有劑量必率循故法不得更爲新異也冠與帶亦各有常制因造衣裳作之

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去聲)毋或枉橈(女教切)枉橈不當反受其殃

刑罰之令前月已行此月又申戒之也枉橈皆屈曲之

義謂不中正理而逆法斷之以逆理。故必反受殃禍也

嚴陵方氏曰。孟秋既命嚴斷刑矣。至此又命之。故曰申嚴焉。與堯典言申命同義。且酉爲陰中。物既告成。先王奉天。故其所命止於是月也。刑有五而曰百刑者。據罪言之也。傳曰罪多而刑五。非謂是乎。必曰百。則據成數言之。與下禮百事同義。斬者則必殺。殺者不必斬。斬殺必當其罪及於無辜也。然刑之所加。不止於斬殺。所命止及於此者。以大辟尤人所重故也。枉則在上者不直。撓則在下者不中。使斬殺不當。則以或枉撓故也。先王奉天如此。而有司或枉撓焉。是逆天也。逆天則天殃適當之也。孟子言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同義

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去聲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去聲。上帝其饗

宰主牲者。祝告神者。全謂色不雜。具謂躰無損也。養牛羊曰芻。養犬豕曰豢。得其養則肥。失其養則瘠。物色或騂或黝。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比類者比附陰陽之類而用之也。小大以躰言。長短以角言。皆欲中法度也。所視所案所瞻所察所量。五者悉備而當於事。上帝且歆饗之矣。況羣神乎

嚴陵方氏曰。宰以宰牲爲事者。祝以祝神爲事者。宰牲以祝神也。故循行犧牲。必命是二官焉。夫季夏之養犧牲。蓋授充人而養之也。至此命宰祝特循行之而已。以物至此形成而不變故也。全者純而不雜。具者完而無傷。若外祭毀事用尨。非所謂全也。若鼷鼠食郊牛角。非所謂具也。芻豢所以卑畜其牲。春秋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其可以不視乎。牧人曰。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則物色其可以不察而比類之乎。物色者。毛色之色。比類者。各如其陰陽之類也

天子乃難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

季春命國難以畢春氣。此獨言天子難者。此爲除過時之陽暑。陽者君象。故諸侯以下不得難也。暑氣退則秋之涼氣通達。故云以達秋氣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教。修囷倉

四者皆爲斂藏之備。穿地圓曰竇。方曰窖

乃命有司趣促民收斂。務畜蓄菜。多積恣聚

孟秋已有收斂之命矣。此又趣之。以時不可緩故也。菜所以助穀之不足。故畜之爲備。多積聚者。凡可爲歲備者。無不貯儲也

乃勸種去聲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

麥所以續舊穀之盡而及新穀之登。尤利於民。故特勸種而罰其惰者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

坏益其蟄穴之戶。使通明處稍小。至寒甚乃墐塞之也。

水本氣之所爲。春夏氣至故長。秋冬氣返故涸也

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

此與仲春同。嚴陵方氏曰。鈞蓋三十斤之稱。與仲春所謂鈞者異矣。彼特言輕重之鈞而已。彼以用言。此以躰言故也。石蓋四鈞之稱。以其尤重而内實。故謂之石。權衡皆以致平而已。故曰平。鈞石則歸於正矣。故曰正。然仲春所言不同者。則又各有義焉

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

朱氏曰。關者貨之所入。市者貨之所聚。易謂無重征以致其難也。易關市。所以來商旅。貨謂化之以爲利。賄謂有之以爲利。來商旅。所以納貨賄也。凡此皆以便民用也。四方散而不一。故言來集。遠鄉邈而在外。故言皆至。此言貢賦賤脩也。財所以待用。財不匱則無乏用也。用所以作事無乏用。則事皆遂也。

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

大事如土功徭役。合諸侯舉兵衆之事。皆不可悖陰陽之大數。因。猶依也。如慶賞者乃發生之類。刑罰者乃肅殺之類。必順時令而謹依其類以行之也。

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乃有恐。

卯木之氣所應也。卯中有房心。心爲大火。故不雨且有火訛之驚恐也。

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扶又切

午火之氣所傷也。

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朔 收雷先行。草木蚤死。

子水之氣所泄也。收雷。收聲之雷也。先行。先期而動也。

嚴陵方氏曰。春雨所以生物。秋雨所以成物。曰秋雨不降。則雨非不降也。特所降者非成物之雨爾。以其如此。故草木生榮而不苗死也。國乃有恐。則少陽之所動故也。其國乃旱。則陽亢故也。蟄蟲不藏。則陰欲執之而有所不勝故也。五穀復生。則盛陽作之故也。風災數起。則非以時動故也。雷以陽中發聲。陰中收聲。收雷先行。則窒於陽故也。雷風不節。故草木蚤死。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

房在卯。大火之次也。

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亦

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

無射戌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

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爲蛤。古沓切 鞠有黃華。化 豺乃祭獸戮禽。

此記戌月之候。鴈以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如先登者爲主人。從之以登者爲客也。爵爲蛤。飛物化爲潛物也。鞠色不一。而專言黃者。秋令在金。金自有五色。而黃爲貴。故鞠色以黃爲正也。祭獸者。祭之於天。戮禽者。殺之以食也。禽者。鳥獸之總名。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

嚴陵方氏曰。桃華於仲春。桐華於季春。皆不言有。獨於鞠言之者。以萬物皆華於陽。獨鞠華於陰而已。故特言有。桃華之紅。桐華之白。皆不言其色。獨鞠言其色而曰黃者。以華於陰中。其色正應陰之盛故也。

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總章右个西堂北偏也

是月也申嚴號令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

務內謂專務收斂諸物於內會合也合天地閉藏之令也宣出則悖時令

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祗敬必飭

農事備收百穀皆斂也要者租賦所入之數籍田所收歸之神倉將以供粢盛也祗謂謹其事敬謂一其心飭謂致其力也

嚴陵方氏曰仲秋言趣民收斂蓋猶未備也至此始言備收焉農事備收然後五穀之要可舉也

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總至凝聚而至也

嚴陵方氏曰陽氣散而成暑陰氣聚而成寒總者聚也故曰寒氣總至與仲春所言文雖小異其義一也以寒氣之至則民力或有所不堪勝故命之皆入室以禦之焉詩曰入此室處書言厥民隩謂是矣然寒氣者冬之時入室者冬之事此乃言之於季秋者亦先期而命之爾於夏言處臺榭至此言入室亦順陰陽之理也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去聲

吹主樂聲而言

是月也大饗帝嘗犧牲告備于天子

仲夏大雩祈也此月大饗報也饗嘗皆用犧牲仲秋已視全具至此則告備而後用焉

合諸侯制百縣為去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

石梁王氏曰合諸侯制百縣注云合諸侯制絕句不可從○劉氏曰合諸侯者總命諸侯之國也制猶敕也百縣諸侯所統之縣也天子總命諸侯各敕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稅法貢數各以道路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上之事而不可有私也言郊廟者舉其重也蓋朔日與稅貢等事皆天子總命之諸侯而諸侯頒之百縣使奉行也舊說秦建亥此月為歲終故行此數事者得之或疑是時秦未并天下未有諸侯百縣此仍是古制愚按呂不韋相秦十餘年此時已有必得天下之勢故大集羣儒損益先王之禮而作此書名曰春秋將欲為一代興王之典禮也故其間亦多有未見與禮經合者又按昭襄王之時封魏冉穰侯公子市宛侯悝鄧侯則分封諸侯行王者事久矣不韋作相時已滅東周君六國削甚秦已得天下太半故其立制欲如此也其後徙死

始皇并天下李斯作相盡廢先王之制而呂氏春秋亦無用矣然其書也亦當時儒生學士有志者所爲猶能彷彿古制故記禮者有取焉

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

教於田獵謂因獵而教之以戰陳之事習用弓矢殳矛戈戟之五兵班布乘馬之政令其毛色之同異力之强弱各以類相從也嚴陵方氏曰教於田獵雖言以習五戎與車攻言因田獵而選車徒同意上言教下言習者我教之彼習之也戎器必以五者則以兵法五人爲伍故也田獵所以得利亦所以效死人之所欲莫甚於利所惡莫甚於死以所惡寓所欲而習馬亦先王之深意也大司馬秋獮教治兵其以是歟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旌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司徒搢扑北面誓之

僕戎僕也天子馬有六種各一騶主之并總主六騶者爲七騶也皆以馬駕車又載析羽之旌龜蛇之旐既畢而授車于乘者以尊卑爲等級各使正其行列向背而設于軍門之屏外於是司徒捶扑于帶於陳前北面誓戒之此時六軍皆向南而陳也扑即夏楚二物也周禮戎僕中大夫二人嚴陵方氏曰設扑而搢之以示有事於教無事於刑也誓則欲其不犯命焉必北面則以田主殺陰事故也

天子乃厲飾執弓挾子協切矢以獵命主祠祭禽于四方

天子戎服而嚴厲其威武之飾親用弓矢以殺禽獸蓋奉祭祀之物當親殺也獵竟則命典祀之官取獵地所獲之獸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禽者獸之通名也

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備禦寒也

蟄蟲咸俯在內皆墐覲其戶

俯垂頭也內穴之深處也墐塞也

乃趣促獄刑毋留有罪

刑於罪相得即決之留而不決亦悖時令也嚴陵方氏曰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而已至此又趣獄刑毋留有罪以本人氣之方斂於是爲火之也

收祿秩之不當供去聲養去聲之不宜者

收如漢法收印綬之收謂索之使還各依本等祿秩不當謂不應得而恩命濫賜之者也供養膳服之具也貴賤各有宜用不宜謂侈僭踰制者此亦順秋令之嚴肅也山陰陸氏曰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刑官之事也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率官之事也

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

未中東井主之

冬藏殃敗

窖之藏爲水所侵

民多鼽(求)嚏(帝)
未土之氣所應也鼽者氣窒於鼻嚏者聲發於口皆肺
疾以夏火克金故病此也
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境)不寧土地分裂
丑土之氣所應也裂坼也
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懈)惰師興不居
辰土之氣所應也不居不得止息也嚴陵方氏曰水潰盛昌在於季夏故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大水故冬藏殃敗也金數窮而氣窒則爲欬氣行逆而發於脊則爲疐皆肺疾也肺屬金而金生水爻爲水所勝故民受疾焉取非其有謂之盜遺則謂之賊皆主陰之類也以是國多盜賊故邊竟不寧也土地分裂則爲嚴凝之氣所折故也巽爲風而春之氣爲煖風行春令則煖風來至然孟夏行春令則曰

暴風來格者彼以正陽之月而煖不足以言之故也此言至而彼言格者以其暴烈與物相敵也寢煖則解惰寒則縮栗以煖風來至故民氣解惰也師興不居則以少陽作之而動故也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
尾在寅析木之次也七星見季春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應鍾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顓頊黑精之君玄冥水官之臣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
相代爲水官左傳云脩及熙爲玄冥是也介甲也介蟲
黿爲長水物也羽音屬水應鍾亥律長四寸二十七分
寸之二十水成數六鹹朽皆水屬水受惡穢故有朽腐

之氣也行者道路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祀行也
春夏秋皆祭先所勝冬當先心以中央祭心故但祭所
屬又以冬主靜不尚克制故也○蔡邕獨斷曰行冬爲
太陰盛寒爲水祀之於行在廟門外之西軷壤厚二尺
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於軷上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工)藏不見(現)
此記亥月之候蜃蛟屬此亦飛物化潛物也晉武庫中
忽有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
蛻類書有言雉與蛇交而生子子必爲蜃不皆然也然
則雉之爲蜃理或有之陰陽氣交而爲虹此時陰陽極

乎辨故虹伏虹非有質而曰藏亦言其氣之下伏耳
天子居玄堂左个
北堂之西偏也
乘玄路駕鐵驪
鐵色之馬
載玄旂衣黑衣
黑深而玄淺如朱深而赤淺也
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閎者中寬奄者上窄
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

盛德在水。天子乃齋。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

死事爲國事而死也。孤寡卽死事者之妻子。不言諸侯與夏同

是月也。命太史釁龜筴。句占兆。句審卦吉凶

馮氏曰。釁龜筴者殺牲取血而塗龜與蓍筴也。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攘卻不祥也。占兆者，玩龜書之繇文。審卦者審易書之休咎。皆所以豫明其理而待用也。釁龜而占兆釁筴而審卦吉凶。太史之職也。嚴陵方氏曰。龜以卜而有兆，筴以筮而有卦。兆有象，故言占。卦有數，故言審

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

獄吏治獄。寧無阿私。必是正而省察之。庶幾犯罪者不至掩蔽其曲直也

是月也天子始裘

周禮季秋獻功裘。至此月乃衣之也

命有司曰。天氣上騰上聲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

不交則不通。不通則閉塞。嚴陵方氏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則天地辨而各正其位矣。冬曰上天爲是故也。以各正其位故天地不通。閉若門之閉。塞若完之塞。以其不通故閉塞也。然則時之所以爲冬。孰爲此者。亦天地之氣閉塞以成之耳

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去聲積聚。無有不斂

申嚴仲秋積聚之令

壞城郭。戒門閭。修鍵其展反閉。愼管籥

壞補其缺薄處也。城郭欲其厚實。故言壞。門閭備禦非常。故言戒。鍵鎖須也。閉鎖筒也。管籥鎖匙也。鍵閉或有破壞。故云修。管籥不可妄開。故云愼

固封疆。備邊竟。境完要塞。塞先代反謹關梁。塞徯音奚徑

要塞。邊城要害處也。關。境上門。梁。橋也。徯徑。野獸往來之路也。山陰陸氏曰。壞城郭而門閭不戒。無益也。修鍵閉而管籥不愼。無益也。固封疆而邊竟不備。無益也。完要塞謹關梁而徯徑不塞。無益也

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槨之厚薄。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句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

飭喪紀者。飭正喪事之紀律也。卽辨衣裳以下諸事是已。上衣下裳。以布之精麤爲親疏。故曰辨。亦謂襲斂之衣數多寡也。棺槨厚薄有貴賤之等。塋有大小。丘壟有高卑。皆不可踰越。厚薄之度。主禮而言。貴賤之等級。主人而言。故總曰審〇朱氏曰。喪者人之終。冬者歲之終。故於此時而飭喪紀焉。馬氏曰。夫喪者所自盡而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則衣裳棺槨之葬不求其美以爲觀窮人之哀而葬之節則富者皆於有餘。貧者僅於不足。而特不安其性命之情哉。先王視貴賤之等殺而制爲禮數以節之。使孝子仁人。各隨其分而不敢踰也。然後得盡其心焉

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

上必功致(緻)爲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去聲)必行其罪以窮其情

工師。百工之長。效。呈也。諸器皆成。獨主祭器。祭器尊也。度。法也。程。式也。淫巧指諸器而言。致讀爲緻。謂功力密緻也。一讀如字亦通。勒。刻也。刻名於器。以考工人之誠僞也。行。猶治也。窮其情者。究詰其詐僞之情也

是月也。大飲烝

因烝祭而與群臣大爲燕飲也。舊說烝。升也。此乃黨禮升牲體於俎上。謂之房烝。未知是否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去聲)農以休息之

天宗。日月星辰也。割祠。割牲以祭也。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又祭及門閭之神也。臘之言獵。以田獵所獲之物而祭先祖及五祀之神。故曰臘也。又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然左傳言虞不臘。是周亦名臘也。勞農。卽周禮黨正屬民飮酒之禮也。嚴陵方氏曰。天尊而不親。在致義以求之。故曰祈。公社門閭。親而不尊。在致味以祭之。故曰大割。先祖五祀。衆而不一。在自盡以饗之。故曰臘。蓋以獵得之肉而祭之。然古者以月在丑爲臘。此乃行之建亥之月者。異代之制耳。祈來年則詩所謂以興嗣歲也。此非歲終之時而曰祈來年者。則以陽生於子。得天時之正。故謂建子之月爲來年也。五祀有門。而大割祠又及門閭者。蓋五祀之門。所以大夫士亦得而祭之。則知門閭固有大於此者矣。夫農於三時之勞。亦已勞矣。至此勞之使休息。不亦宜乎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以仲冬大閱也。嚴陵方氏曰。武言其道。故講之使明。射御言其事。故習之使熟。力則相抵而已。故曰角

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爲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

水虞。澤虞也。漁師。漁人也。見周禮。水冬涸。故以冬時收賦

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上聲)泄。民多流亡

寅木之氣所泄也

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

巳火之氣所損也

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

申金之氣所淫也。嚴陵方氏曰。孟春言東風解凍。故此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也。然泄與勝異。以其不密。故漏泄而已。未至於勝也。民多流亡。則以春主發散故也。風周四時之所常有也。而暴則陽之所作焉。故行夏令。則暴風。若孟夏行春令則暴風來格者。彼以行少陽之令。故來格而已。此以行盛陽之令。故又至於多也。以盛陽之所作。故方冬不寒也。孟冬升陰。冬。故言方而已。夫蟲以陰而蟄者也。方冬不寒。故蟄蟲復出。雪霜不時。則寒氣過故也。小兵時起。則金氣勝故也。土地侵削。則發斂之所致故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壁)中。旦軫中

斗在丑。星紀之次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鍾。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黃鍾子律。長九寸。

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

此記子月之候。鶡旦。夜鳴求旦之鳥也。嚴陵方氏曰。前言水始冰。至此又言冰益壯。前言地始凍。至此又言地始坼。凍甚而土相坼也。鶡爲求旦。故謂之鶡旦。夫夜鳴則陰類也。然鳴而求旦。則求陽而已。故感微陽之生而不鳴。則以得所求故也。虎陰物而交。則亦感陽之生故也。

天子居玄堂太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玄堂太廟。北堂當太室也。

飭死事

誓戒六軍之士。以戰陳當厲必死之志也。

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

順閉藏之令。以安伏蟄之性也。固。堅也。而。猶其也。周禮仲冬教大閱。此言毋起大衆。是誠呂氏之書矣。

地氣沮（上聲）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

沮者壞散之義。因破壞而宣泄。故云沮泄也。天地之閉固氣類。猶房室之安藏人也。若發散天地之所藏。則諸蟄皆死。是干犯陰陽之令。疾疫必爲民災。喪禍隨之而見。一說喪讀去聲。謂民因避疾疫而逃亡也。暢月未詳。舊說暢充也。言所以不可發泄者。以此月萬物皆充實於內故也。朱氏謂陽久屈而後伸。故云暢月也。未知孰是。嚴陵方氏曰。發蓋則物不得其藏。發室屋則人不得其處。起大衆則衆不得其靜。凡此皆非冬事之所宜。故亦戒之。所以固而閉也。其害及物。故諸蟄則死。其害及人。故民必疾疫。死喪隨之。

是月也。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

奄尹。羣奄之長也。以其精氣奄閉。故名閹人。宮令。宮中之政令也。重閉。內外皆閉也。減省婦人之事務。順陰靜也。淫。謂女功之過巧者。貴戚。天子之族姻。近習。其嬖幸者。

乃命大酋（字）。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尖）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去聲）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古銜反）之。毋有差貸（二）。

大酋。酒官之長也。秫稻。酒材也。必齊。多寡中度也。必時。制造及時也。湛。漬而滌之也。熾。蒸炊也。必潔。無所汚也。必香。無穢惡之氣也。必良。無罅漏之失也。必得。適生熟之宜也。物。事也。六物。謂必齊以下六事。差貸。不中法式也。馬氏曰。六物。欲其材之美。時之適。工之善也。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

冬令方中水德至盛故爲民祈而祀之也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詰起吉切

取之不詰罪在不收斂也嚴陵方氏曰孟冬既命百官謹蓋藏又命司徒循行積聚矣至於是月農猶有不收藏積聚馬牛畜獸猶有放佚者則是惰游之民而不聽令者也人或取其物而上不爲之詰焉亦宜矣

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

罪之不赦惡其不相共利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短至短之極也陰陽之爭與夏至同諸生者萬物之生機也蕩者動也

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

此皆與夏至同而有謹之至者彼言止聲色而此言去彼言節耆欲而此言禁蓋仲夏之陰猶微而此時之陰猶盛陰微則盛陽未至於甚傷陰盛則微陽當在於善保故也嚴陵方氏曰諸生諸言不一也諸生則萬物之生氣也方冬之時盛德在水而是月建子以陽作之萬物之生氣發發焉故謂之蕩也掩藏其身以奧於內則以齊戒故也身欲寧者所以掩身欲其寧故也去聲色則不特止而已禁耆欲則不特節而已見君子之齊戒有加而無已也外則養其形而無勞內則養其性而無悖欲安形性故事欲靜也凡此以微陽方生陰未退聽陰陽爭而未定故君子齊戒以待之與仲夏所言互相備也

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

此又言子月之候芸與荔挺皆香草結猶屈也解脫也水者天一之陽所生陽生而動故枯涸者漸滋發也十二月惟子午之月皆再記其候者詳於陰陽之萌也嚴陵方氏曰凡物之感陰者瞿感陽者香陽方長矣故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者以感正陽之氣而後出故纖陽雖生而猶結焉結言形之未解也

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

陰盛則材成故伐而取之大曰竹小曰箭

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

官以權宜而設器以權宜而造皆暫焉之事此閉藏休息之時故可罷去

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

火氣乘之應於來年臨川吳氏曰闕謂門之中間空闕處人所由以出入者也廷謂門之內外閒曠之地無室廬處也塗者蓋謂畚土以填補其地之凹陷門謂各家寢廟之門閭謂二十五家巷口之門塗者蓋謂築墻以窒塞其門之隙囹圄四面有垣墻壞者築之此皆閉塞掩藏之事也

氛霧冥冥

亦火氣所蒸

雷乃發聲

陰不能固陽也。午火之氣所克也

行秋令則天時雨去聲汁執。瓜瓠不成

雨雪雜下曰汁

國有大兵

酉金之氣所注也

行春令則蝗蟲爲敗。水泉咸竭

卯中大火之所主也

民多疥癘

卯木之氣所泄也嚴陵方氏曰。雷霆皆旱氣所使。雷乃發聲。盛陽薄之故也。以雪雜水。如物之有汁。故謂之雨汁。以行秋令。嚴殺之氣未固故也。瓜瓠不成。則以柔脆爲金氣所傷故也。謂有大兵。則與小兵時起同義。然氣有淺深。故於孟冬言小。仲冬言大焉。蝗蟲爲敗。與孟夏言蝗蟲爲災同義。災者祥之對。而以氣之北言。敗者成之對。而以事之逆言。夏爲陽。故言其氣。冬爲陰。故言其事。亦令以其類也。水泉咸竭。則以感發散之氣故也。疥癘。則虛陽作之故也。

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

女在子玄枵之次也

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

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

大呂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

鴈北鄉去聲。鵲始巢。雉雊。雞乳去聲

此記丑月之候馬氏曰。鴈北鄉則順陽而復也。雉火畜也。感於陽而後有聲。雞木畜也。感於陽而後有形

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

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

玄堂右个。北堂東偏也

命有司大難那。旁磔責。出土牛。以送寒氣

季春惟國家之難。仲秋惟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又以陰氣極盛。故云大難也。旁磔。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攘除陰氣。不但如季春之九門磔攘而已。舊說此月日經虛危。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此四司者。鬼官之長。又墳四星在危東南。墳墓四司之氣能爲厲鬼。將來或爲災厲。故難磔以攘除之。事或然也。出猶作也。月建丑。丑爲牛。土能制水。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長樂陳氏曰。土勝水。牛善耕。勝水故可以勝寒氣。善耕故可以示農耕之早晚。月令季冬之月。大難旁磔。然後出土牛。則出土牛。畢除之終事也。既乃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耦耕事。則出土牛。又農耕之始事也。

征鳥厲疾

征鳥鷹隼之屬。以其善擊。故曰征鳥。厲疾者。猛厲而迅疾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
帝之大臣謂五帝之佐句芒祝融之屬也孟冬言祈天宗此或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之屬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
獵而親殺爲奉祭也則漁而親往亦爲薦先歟金華應氏曰嘗者試而驗之也將薦於所尊故不敢輕也將必先嘗膳必品嘗此致於君與親也大饗帝則嘗犧牲薦寢廟則嘗魚此後深於天與親也秋祭曰嘗亦謂嘗物已備成嘗而後祭以見其孝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
冰之初凝惟水面而已至此則徹上下皆凝故云腹堅腹猶內也藏冰正在此時故命取冰冰入則陰事之終也嚴陵方氏曰冰方盛則以重陰之氣極於此故也盛極而衰東風將解凍故於此言方盛焉冰以陽而柔以陰凝而堅曰腹堅則其堅達於內矣非特形於水面而已然前言水泉此言水澤者泉乃水之原澤乃水之聚命取冰則七月所謂二之日鑿冰沖沖是也夫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陰盛閉塞而陽無所泄則氣戾不和爲癘陽爲伏陰滯則發冰非特爲備暑亦以達陽氣也

令告民出五種上聲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冰入之後大寒將退令典農之官告民出其所藏五穀之種計度耦耕之事耦謂二人相偶也揉木爲耒斲木爲耜今之耜以鐵爲之田器鎡基之屬凡治田所用者也此皆豫備東作之事陽事之始也嚴陵方氏曰冰之入也爲陰事之終種之出也爲陽事之始以冰入之期而告民出五種則有始也耦耕二人相耦而耕也語言長沮桀溺耦而耕是矣蓋先王所以聯屬其民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救鄉則有比遂則有儕軍則有伍學則有朋耕則有耦亦以是而已曰偕曰暑互相備也

命樂師大合吹去聲而罷
鄭氏曰歲將終與族人大飮作樂於太寢以綴恩也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爲酒以合三族○疏曰此用禮樂於族人是盛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頓停故云罷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供郊廟及百祀之薪燎
四監說見季夏秩常也謂有常數也大而可析者謂之薪小而束者謂之柴薪燎炊爨及夜燎之用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
日窮于次者去年季冬次玄枵至此窮盡還次玄枵也紀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至此窮盡還復會於玄枵也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而早晩不同至此月而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晩相似故云回于天也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不爲正終故云幾於終也歲且更始者所謂終則有始也嚴陵方氏曰夫歲者數之所積而成也數之終乃所以爲歲之始歲之始乃所以爲數之終於數言終於歲言始亦互相備爾○山陰陸氏曰終言幾無

終之詞也始言且無始之詞也

專而農民毋有所使

而汝也在上者當專壹汝農之事毋得徭役使之也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朱氏曰國典有常飭之以應來歲之變時令有序論之以防來歲之差歲既更始故事亦有異宜者

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供皇天上帝社稷之饗

列謂大小之等差也

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

人本乎祖故祖廟之牲使同姓諸侯供之

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

歷者序次其多寡之數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

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也臨川吳氏曰上文言天帝社稷之牲賦之諸侯寢廟之牲賦之同姓之邦山林名川之牲賦之卿大夫至于庶民此言凡在則總上三者而言之蓋諸侯之列同姓之邦及卿大夫等所供亦皆出於民力故言所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者是天下九州之民無不咸獻其力也

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爲妖四鄙入保

畏介蟲爲兵之象也戌土之氣所應

行春令則胎夭多傷

胎未生者夭方生者

國多固疾

固謂久而不差辰土之氣所應

命之曰逆

以歲終而行歲始之令也

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

火乘水之令也未土之氣所應嚴陵方氏曰介蟲之性淵於物以斂藏之氣不厚故反爲妖也四鄙入保蓋畏兵之象以秋爲金故也疾謂之固則其疾久而不瘥故也夫冬者歲之終春者歲之始歲終而行歲始之令故命之曰逆水潦盛昌蓋夏之時然也故行夏令則水潦敗國冬者雪之時故謂之時雪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則盛陽爍之故也○新定顧氏曰月令當取其體天行事之大意先王亦有全日閉關之事謂如一歲之內因天時提撕事務一巡又且過得幾時到那時節又整一巡如春行慶賞刑以秋冬此是因天時整頓一大綱若他時有緊切合即施行者亦豈一一待那時方行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六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七

曾子問第七 金華應氏曰曾子以篤慤醇至之資而爲潛心守約之學其於身也反觀內省而益加以傳習講貫之功其於禮也躬行實踐而又不廢乎旁搜博考之力訂之以耳目之所見聞隱之於心思之所防慮知天下之義理無盡而事物者亦日新而無窮有非大人意料之所可及者其或講明之不素而猝然遇之則其處之未究其精微而應之必無以中其肯綮故歷舉喪祭吉凶雜出不齊之事而問於聖人其變故似異而可駭其節目似同而不必辨其纖悉委折又以細而不足憂夫子隨事討析而決其疑遂使千百載之下遇變事而知其權者亦如處約事而不失其經焉此皆其問答講明之功也其後眞積力久夫子語以一貫遂聲響答客無留難其見益高矣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皮)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無)哭

攝主上卿之代主國事者也裨冕者天子諸侯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服裨衣而著冕故云裨冕也等即階也

祝聲三(去聲)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擧幣

祝爲噫歆之聲者三以警動神聽乃告之也噫是歎恨之聲歆者欲其歆饗之義也某夫人之氏也房中婦人也升擧幣擧而埋之兩階之間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上聲)子以衰(催)祝先子從(去聲)宰宗人從(去聲)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去聲下同)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形甸反)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

如初位者如初告子生之位次也少師主養子之官奉子以衰以衰服承藉而捧之也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子名則大宰所立也告訖捧子之人拜而稽顙且哭凡踊三度爲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堂上人皆從西階降而反東在下者亦皆東面反其朝夕之哭位也踊而襲衰杖成其爲子之禮也奠出朝奠畢而出也 嚴陵方氏曰君薨凶事也凶事人之所哀世子生吉事也吉事人之所樂君子行禮於此可不愼哉是以裨冕吉服也衰杖則凶服也毋哭吉禮也稽顙則凶禮也於是則或裨冕或衰杖或命毋哭或拜稽顙豈非處之以吉凶之間也○山陰陸氏曰如初位則比而可知又言北面著子雖幼莫不臣也少師奉子言師者一日不敢無師傅也不言大師奉子以衰嫌褻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

告于禰告其主也此時神主在殯宮因見禰而立其名

故云乃名于禰也。山陰陸氏曰徧告同盟諸侯。如然者，以言及社稷宗廟山川知之也。上於諸侯非不告也，下於諸侯非不告也。其主言者同盟諸侯爾。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制幣，反亦如之。

告于祖亦告于禰，奠于禰亦奠于祖也。奠者奠幣帛爲禮而告之也。視朝聽事之後，即徧告群祀，戒命五大夫之職事，使無廢弛也。諸侯有三卿五大夫。道而出者，祖祭道神而后出行也。五祀之行神則在宮內，月令冬祀行是也。喪禮毀宗躐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若祭道路之行神，謂之軷，於城外委土爲山之形，伏牲其上，祭告禮畢，乘車轢之而遂行也。其神曰纍，其牲天子犬，諸侯羊，卿大夫酒脯而已。長一丈八尺爲制幣。臨川吳氏曰：反亦如之。謂親告祖禰，又命祝史偏告祧廟而入也。○山陰陸氏曰：祖言告，禰言奠，尊祖而親禰也。

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後聽朝而入。

上章言冕而出視朝，此言朝服而出視朝者，按覲禮侯氏裨冕，今敬君欲豫習其禮，故冕服以視朝。諸侯相朝非君臣也，故但朝服而已。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而



聘禮云諸侯相聘皮弁服，則相朝亦皮弁服矣。天子以皮弁服視朝，故謂之朝服也。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夫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諸侯之出，必告于祖，奠于禰，反亦如之，蓋事死如事生也。而又及于社稷山川者，推事親之道以事神也。然於適天子則其禮詳，與諸侯相見則其禮畧，豈非所見之人有輕重，故其禮不能無隆殺歟。五官即王制下大夫五人是也。五廟即王制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是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曾子問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先後之次如何。孔子言葬則先母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自從也。從啓母殯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前，惟設母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爲父設奠，故云自啓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次者，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客之處，柩至此，則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爲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孝子不得爲母伸哀於所次之處，故柩車不暫停也。及葬母而反，即於父殯設奠，告語於賓以明日啓父殯之期，賓出之後，孝子遂脩營葬父之事也。葬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也。虞祭亦奠之類，故亦先重。張子曰：古者掘壙而葬，既並有喪，則先葬者必不復土，以待後葬者之入，相去日近故也。○馬氏曰：葬者送終之道也，人子之心所弗忍也。君子於其弗忍也，所以先輕而後重。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
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禮不可缺。故雖七
十之年猶必再娶。然此謂大宗之無子或子幼者。若有
子有婦可傳繼者則七十可不娶矣。嚴陵方氏曰。爲庶子之宗者謂之宗子。爲庶婦之主者謂之主婦。宗子承家主祭於外。而主婦則助之於內者也。故宗子雖七十不可以無主婦

曾子問曰。將冠去聲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
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去聲
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

冠者賓與贊禮之人也。此人已及門而與主人揖讓以
入矣。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何以處之。夫子言若是



大門內之喪則廢而不行。以冠禮行之於廟。廟在大門
之內。吉凶不可同處也。若是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可
以加冠。但冠禮三加之後設醴以禮新冠之人。今值凶
事。止三加而止。不醴之也。初欲迎賓之時。醴及饌具皆
陳設。今悉徹去。又埽除冠之舊位。使淨深更新。乃即位
而哭。如賓與贊者未至則廢也。嚴陵方氏曰。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禮所以行義而已。故冠禮內喪則廢以其義有所斷故也。外喪則冠以其義有所伸故也。然而雖冠而不醴。以其變常而爲之殺也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
服而冠。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
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父沒而冠
則已冠埽去聲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形甸反伯父叔父而後
饗冠者

未及期日。在期日之前也。因喪服而冠者。因著喪之成
服而加喪冠也。此是孔子之言。曾子又問他日除喪之
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孔子答云。諸侯及大夫
有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於
大廟中賜冕服弁服。其受賜者榮君之命。歸即設奠告
廟。服所賜之服矣。於此之時。惟有冠之醮。無冠之醴。醮
是以酒爲燕飲。醴則獨禮受服之人也。其禮如此。安得



有除喪改冠之禮乎。父沒而冠。謂除喪之後。以吉禮禮
冠者。蓋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疏曰。吉
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謂之醮者
酌而無酬酢曰醮。醴重而醮輕者。醴是古之酒。故爲重。
醮之所以異於醴者。三加之後總一醴之。醮則每一加
而行一醮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
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
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

曾子問祭而不行旅酬之禮。何祭爲然。孔子言惟小祥

練祭爲然。不旅者不旅酬也。奠酬於賓。奠其酬爵於賓前也。賓弗舉者。賓不舉以旅也。言此祭主人得致爵於賓。賓不可舉此爵而行旅酬。此禮也。大祥則可旅酬矣。孝公。隱公之祖。○朱子曰。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伸其敬也。又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酢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主人自飲者。是導賓使飲也。但賓受之。却不飲。奠於席前。至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嚴陵方氏曰。昭公未可爲而爲之。則於禮爲不及。孝公可以爲而不爲。則於禮爲過。過猶不及。故皆以爲非禮也。然而不及於禮爲近於薄。過於禮爲近於厚。故於昭公則言非禮。於孝公則曰亦而已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去聲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

饋奠。奠於殯也。大夫朔望皆有殷奠。士惟月朔。其禮盛故執事者衆。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可與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將謂曾子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爲大功者饋奠否。故答云豈但大功。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爲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爲者齊衰。皆可與其饋奠。孔子是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悟此旨。將謂言他人。乃曰不太輕己之服而重於相爲乎。孔子乃答云。非此爲他人之謂也。謂於所爲服者也。凡喪奠主人以悲哀不暇執事。故不親奠。天子諸侯之喪。諸臣皆斬衰。故云斬衰者奠。大夫則兄弟之服齊衰者奠。士不以齊衰者奠。避大夫也。故朋友奠。人不充數。則取大功以下。又不足則反取大功以上也。○疏曰。反之者。反取前入執事者充之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



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

大旨與上章同。但此問與於祭。則是虞與卒哭之祭。嚴陵方氏曰。此與祭。蓋喪祭爾。非吉祭也。故自斬衰以下皆與。以服重者與祭。乃所以重其祭也。曾子反以爲輕喪蓋失之矣。○臨川吳氏曰。斬衰之服重於虞卒哭之祭。孔子云斬衰以下皆可與執祭事。故曾子怪問不太輕其服之重者而重其祭之輕者乎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

所知識之人有祭事而已有喪服。可以助爲之執事否。

夫子言已有緦麻之服。服之輕者也。尚不得自祭。已之宗廟何得助他人之祭乎嚴陵方氏曰。此所謂祭蓋吉祭也。故雖緦麻之輕亦不與○張子曰。喪不廢事。則祭雖至重。亦有所不可行。蓋祭而誠至。則哀亡矣。祭而誠不至。不如不祭之爲愈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脫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去聲可也

廢猶除也。饋奠在殯之奠也。不問吉祭而問喪奠。曾子之意謂方除喪服。決不可與吉禮。疑可與饋奠也。夫子言方說衰即與奠。是忘哀太速。故言非禮也。擯相事輕。亦或可耳嚴陵方氏曰。饋奠雖凶事。然非己喪也。故說衰而與奠爲非禮。若夫以擯相。則非所事之主。故於禮或可○臨川吳氏曰。曾子初問自大功之喪始者。蓋以斬衰服未除。不可爲人執事。疑大功之服漸輕。或可與他人饋奠。而孔子答以有服之人。但可爲所爲服者奠。則知不可爲他人矣。曾子乃疑小功之服又輕於大功。或可與他人喪祭。孔子又答以有服之人止可爲所爲服者祭。則知小功亦不可爲他人執事矣。曾子又疑緦服尤輕於小功。或可與所識者之吉祭。而孔子又答以不可。以上曾子三問。於喪服則先大功。次小功。次緦服。由重以漸而輕也。於爲人則先饋奠。次喪祭。次吉祭。由凶以漸而吉也。曾子既知止。遂疑新除喪服之後。或可與人饋奠。孔子亦以爲不可。而但許其可以擯相。可也者。畧許之。而不深許之。則不若并擯相亦不爲之爲得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



壻弗取上聲而后嫁之禮也

有吉日者。期日已定也。彼是父喪。則此稱父之名弔之。彼是母喪。則此稱母之名弔之。父母或在他所。則稱伯父伯母名。如無伯父母。則用叔父母名可知。壻雖已葬其親而喪期尚遠。不欲使彼女失嘉禮之時。故使人致命使之別嫁他人。某之子。此某字是伯父之名。不得嗣爲兄弟者。言繼此不得爲夫婦也。夫婦同等。有兄弟之義。亦親之之辭。不曰夫婦者。未成昏嫌也。使某致命。此某字是使者之名。致。如致仕之致。謂致還其許昏之命也。女氏雖許諾。而不敢以女嫁於他人。禮也。及壻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壻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禮也嚴陵方氏曰。夫唱而婦和。兄先而弟從。則夫婦固有兄弟之義。故此言不得嗣爲兄弟也。詩不云乎宴爾新昏。如兄如弟。以是而已

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女之父母死。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也

曾子問曰。親迎去聲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

嫁服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鞠衣改服更其嫁服也衣與裳相連而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生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布爲深衣縞爲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也故服此以奔舅姑之喪女子在室爲父三年父卒亦爲母三年已嫁則期今既在塗非在室矣則止用奔喪之禮而服期改服亦布深衣縞總也嚴陵方氏曰喪者人之所自盡故不可以婚姻之禮廢山陰陸氏曰女改服布深衣言布不言麻深衣之麄者也

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



此齊衰大功之喪謂壻家也改服改其親迎之服而服深衣於門外之次也女謂婦也入門內之次而以深衣更其嫁服也此特問齊衰大功之喪者以小功及緦輕不廢昏禮禮畢乃哭耳若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女亦不反歸也曾子又問除喪之後豈不復更爲昏禮乎孔子言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豈可復行乎然此亦止謂四時常祭耳禘祫大祭過時猶追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去聲也取去聲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形甸反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思相離則不能寢寐故不滅燭思嗣親則不無感傷故不舉樂此昏禮所以不賀也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姑已歿則成昏三月乃見於廟祝辭告神曰某氏來婦來婦言來爲婦也蓋選擇吉日而行此禮廟見祭禰即是一事非見廟之後更擇日而祭也成婦之義者成盥饋之禮之義也嚴陵方氏曰不息燭則不寢故也不舉樂則不樂故也夜而不寢則相離之思無時而斷日而不樂則嗣親之思無時而殺婦人謂嫁曰歸故於廟見稱來婦士昏禮所謂某氏來婦是矣祭於禰以見婦之義言禰則皇姑從可知〇臨川吳氏曰某以其奄舅姑爲義生既不獲共饋食必見以祭知生之與饋然然後爲婦共養之義完備而無餘欠也故曰成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扶畏反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不遷於祖不遷柩而朝於壻之祖廟也不祔於皇姑以未廟見故主不得祔姑之廟也壻齊衰期但不杖不草屨不別處哀次耳女之父母自降服大功

曾子問曰取去聲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

若夫死女以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也嚴陵方氏曰以其嘗請期故齊衰而弔然未成婦也故既葬而除之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平聲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爲禮也

二孤二主。當時有之。曾子疑其非禮。故問。夫子言天猶不得有二日。土猶不得有二王。嘗禘郊社。祭之重者。各有所尊。不可混幷而祭之。喪可得有二孤。廟可得有二主乎。非禮明矣臨川吳氏曰。上天之照萬物者。惟一日。下土之君萬邦者。惟一王。祫嘗之所尊。惟一太祖。禘祭之所尊。唯一所自出之帝。郊之所尊。唯一上帝。社之所尊。唯一后土。所尊之神。在上。無或有與同者。故曰無二上。若日若王若四祭之上。皆有一而無二。況主喪之孤。依神之主。而可二乎

昔者齊桓公亟去聲擧兵。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

師行而載遷廟之主。于齊車。示有所尊奉也。旣作僞主。又藏於廟。是二失矣

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爲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

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衛君弔而哀公爲主。禮也。禮大夫旣殯而君來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今旣哀公爲主。主則拜賓。康子但當哭踊而已。乃拜而稽顙於位。是二孤矣。當時有司不能論而正之。遂至循襲爲



常。變禮之失。由於康子。上章言自桓公始。此不言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也。靈公先桓子卒。經訛爲靈公。實出公也嚴陵方氏曰。喪有孤。則哀之所主。廟有主。則神之所依。喪有二孤。則莫適爲主。廟有二主。則莫適爲依。是豈禮之意哉。然後世行之者。蓋自桓公始之。季康子之過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上聲以遷廟主行。載于齊側皆反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遷廟主。謂新祧廟之主也。齊車。金路也。又名曰公稱臨川吳氏曰。遷廟主。謂祔禰時所遷昭穆最上之廟一主也。本昭廟穆廟之上最尊嚴親者也。君將出行。則徧告有祊之諸主。又特告此與廟之一主。而載之以行也○嚴陵方氏曰。齊車中。不有齊敬之心焉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吾聞諸老聃他甘反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

崩薨而羣主皆聚祖廟。以喪三年不祭。且象生者爲凶事而聚集也○馮氏曰。鄭注老聃古壽考者之稱。石梁先生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

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去聲禮也

去國而羣廟之主皆行。不敢弃其先祖也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

諸侯五廟。祫祭則迎高曾祖禰入大祖之廟。主出入而

蹕止行人不欲其瀆也嚴陵方氏曰甘誓曰用命賞于祖則以遷廟主行可知矣然必以遷廟之主者以天子之七廟諸侯之五廟無虛主也廟之有主猶國之有王也天子崩諸侯薨或去其國廟爲無主者亦神人休戚之同也祫祭亦爲無主者以合食而示反本也非是四者廟主其虛乎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去聲)奠焉而後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既以幣玉告于祖廟則奉此幣玉猶奉祖宗之命也故曰主命每舍必奠神之也反則設奠以告而埋藏之不敢褻也臨川吳氏曰無遷主謂諸侯受封傳爵未六世者未有當毀之廟則無已遷之主也廟無虛主



有廟者不可以其主行主命謂雖無木主但所受於神之命即是主也貴猶重也貴命謂以神命爲重其重亦如神主也受封之第二世止有太廟則告太廟而以其幣玉行三世則以禰四世則以祖五世則以曾祖六世則以高祖七世則有遷主矣八世以上遷主不止一主而但以高祖之父新遷者行也若天子初王傳纘未及八世稍亦未有當毀之廟而無遷主唯商祖契周祖稷則湯武雖初王而三昭三穆之上有遷主也

子游問曰喪(平聲)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

妾之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然天子諸侯不爲庶母服大夫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爲其母期是與已母同也何服之有謂天子諸侯也故下文舉國君之事證之臨川吳氏曰按禮經傳記所言慈母有二其一大夫士之子有服之慈母者儀禮喪服篇齊衰三年章云慈母如母者是也其一國君子生擇諸母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者是也子游所問蓋指禮經如母之慈母言夫子所答則以內則如傅之慈母言也

昔者魯昭公少(去聲)喪(去聲)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去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去聲)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良善也古者周以前也天子諸侯之庶子爲天子諸侯者爲其母緦春秋有以小君之禮服之者以子貴而伸也然必適小君沒若適小君在則其母厭屈故練冠也



此言練冠以燕居謂庶子之爲王者爲其母耳山陰陸氏曰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古者師弟子無服亦此○臨川吳氏曰爲慈母性行良善不忍忘其撫育之恩遂欲爲之服一非也有司援正禮以諫止之而公援天子練冠之例再非也一弗忍於慈母初死之時而欲喪之再弗忍於有司既諫之後而遂練冠是以小不忍而亂禮也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形甸反)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上聲)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

旅衆也色衣之色也東方諸侯衣青南方諸侯衣赤餘倣此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楯中央鼓日食是

陰侵陽故正五行之方色以厭勝之。救火不關此義也

馬氏曰：大廟者神之位也。神道有不安，人下之道虧矣。古者宗廟火，三日哭，哭以謝其神。諸侯旅見之禮所以廢也。於其廢也，然後帥諸侯以救火。日者陽之位也，陽主於明，君道也。其有不明，則君德虧矣。古者日有食之，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所以助陽。唯其以陽不足，故諸侯之旅見亦可以廢。於其廢也，然後帥諸侯以救日。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

大廟本國之大廟也。夫人小君也。嚴陵方氏曰：旅見蓋君臣之禮，故以事而廢者也。相見蓋家國之禮，故以事而廢者多。凡輕重之別也。○臨川吳氏曰：比之旅見天子多其二。外則天子崩，內則后夫人之喪也。請王當外阻君入門之時而天子王后之喪或至，阻君之夫人喪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

嘗禘，宗廟之祭。郊社，天地之祭。此言五祀，而祭法言七祀，先儒已言祭法不足據矣。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

接，捷也，速疾之義。此言宗廟之祭遇此變異，則減畧節文，務在速畢，無迎尸於奧及迎尸入坐等禮矣。馬氏曰：祭者吉事也。朔者盛禮也。天子廢朝，盍亦廢祭矣。故大廟火則哭之，日食則救之，后之喪則服之，此可以廢祭矣。雨霑則服失容，可以不旅見，而不可以不祭。蓋以祭而救之，旅見則祭重，故旅見可以易日，而祭祀則不可以易日矣。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又酳以刃反，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

天子諸侯之祭禮亡，不可聞其詳矣。先儒以大夫士祭禮推之，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則知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也。五祀外神，不可以己私喪久廢其祭。若當祭之時而天子崩，則止而不行，俟殯訖乃祭，然其禮則殺矣。侑，勸也。尸入，迎尸而入坐也。三飯不侑者，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足當飯之數也。酳，食畢而以酒漱口也。說見曲禮。按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



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今云酳不酢者，無酢主人以下等事也。此是言殯後祭五祀之禮。又言自啓殯往葬及葬畢反哭，其間亦不祭五祀，直待葬後乃祭，其禮又不同。蓋葬後哀稍殺，漸向吉，故祝侑尸食至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而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故云祝畢獻而已。已，止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

比。及也○曾子所問如此。孔子曰廢又言自薨至殯自
啓至反哭皆帥循天子之禮者謂諸侯既殯而祭社稷
或五祀者亦如天子殯後祭五祀之禮也其葬後而祭
社稷五祀者亦如天子葬後祭五祀之禮也山陰陸氏曰天子言
嘗禘郊社五祀諸侯言社稷山川諸侯也大夫蓋畧不擇名祭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
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
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
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
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士之所以異者



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
此言大夫宗廟之祭。外喪在大門之外也。三飯不侑酳
不酢說見上章。大功酢而已者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十
一飯之後主人酌酒酳尸尸酢主人即止也室中之事
者凡尸在室之奧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戶西
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
也。若平常之祭十一飯畢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
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
及佐食畢次賓長獻尸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奠
其爵于薦之左也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以喪服殺

禮故止於賓之獻也士卑於大夫雖緦服亦不祭。所祭
於死者無服謂如妻之父母母之兄弟姊妹已雖有服
而已所祭者與之無服則可祭也○今按致爵之禮賓
獻尸三爵而止。尸止爵之後執事者爲主人設席于戶
內。主婦酌爵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
人卒爵拜主婦答拜受爵以酌而酢執爵拜主人答拜。
主人降洗爵以酌而致于主婦主婦之席在房中南面。
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而更爵自酌以酢。此所謂
致爵也。祭統曰酢必易爵。詳見特牲饋食禮嚴陵方氏曰牲尊則
以小而廢禮者爲少位卑則以小而廢禮者爲多此輕重之別也○山陰陸氏曰大夫言鼎俎籩豆以著陳設雖
備猶殺士不言小功畧士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
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
練小祥也。旅衆也。羣立旅行言及他事則爲忘哀況於
弔乎。先王因人情而制禮隨其哀樂之情皆有以飾之。
苴衰絰杖爲至痛飾也。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忘
吾親哀在親則弔爲矯僞矣非虛而何曾子既聞夫子
此言矣而檀弓篇乃記其以喪母之齊衰而往哭於子
張得非好事者爲之辭歟嚴陵方氏曰羣與衆皆衆也不羣立不旅行則以居喪宜
與人辨故也○臨川吳氏曰羣立同羣而立也旅行與衆而行也重喪雖已替猶且不與人並立並行恐與人

知語而忘己哀親之情又豈可忘己親之哀而哭弔以哀他人之親乎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

君重親輕以義斷恩也。若君服在身忽遭親喪則不敢爲親制服初死尚不得成服終可行除服之禮乎。此所以雖過時而不除也。殷祭盛祭也。若君服除乃得爲親行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以其禮大。故曰殷也。假如此月除君服即次月行小祥之祭又次月行大祥之祭。若親喪小祥後方遭君喪則他時君服除後惟行大祥祭也。然



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他日庶子雖除君服無追祭矣嚴陵方氏曰。有君之喪而不敢私服則以義斷恩故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擧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之意以爲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追祭二祥。庶子仕者雖除君服。不復追祭。是終身不除父母之喪矣可乎。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過時不復追擧禮也今不追除服者不是不能除也。患其踰越聖人之禮制也。且如四時之祭當春祭時或以事故阻廢至夏則惟行夏時之祭不復追補春祭矣。故過時不祭禮之常也惟禘祫大事則不然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

殷盛之事謂朔望及薦新之奠也。君有此事則往適君所朝夕則不往哭

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

啓啓殯也。歸哭哭親喪也。反送君復往送君之葬也。此



二節皆對言君親之喪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父母喪有殷事則來歸家。朝夕亦恒在君所也。若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之葬也。下文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亦與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互推之

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室老家相之長也。室老子孫行事者以大夫士在君所殷事之時或朝夕恒在君所則親喪朝夕之奠有缺然

莫不可廢也大夫尊故使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
攝也內子卿大夫之適妻也爲夫之君如爲舅姑服齊
衰故殷事亦之君所盧氏曰人君五日而殯故可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臨君殯則歸
哭父母而來殯君殯君訖乃歸殯父母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
非禮也
誄之爲言累也累聚其平生實行爲誄而定其諡以稱
之也稱天以誄之者天子之尊無二惟天在其上故假
天以稱之也人君之事多稱天不獨誄也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椑從去聲君薨其入如



之何孔子曰共供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扶畏反杖入自
闕升自西階如小斂則子免問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
君大夫士一節也
曾子問國君以事出疆必爲三年之戒備恐未得即返
也於是以親身之棺隨行慮或死於外也若死於外則
入之禮如何孔子言於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
其國有司供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苴絰散帶
垂也此時主人從柩在路未成服惟著麻弁絰疏衰而
麤屨且杖也麻弁布弁也布弁之上加環絰也柩入之
時毀殯宮門西邊牆而入其處空缺故謂之闕非門闕

之闕也升自西階者以柩從外來有似賓客故就客階
而升也如小斂而歸則子首不麻弁身不疏衰惟首著
免布身著布深衣也入自門升自阼階者以親未在柩
猶以事生之禮事之也凡君與大夫及士之卒於外者
其禮皆一等無異制故云一節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去聲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
既封窆而歸不俟子
遂遂送君柩也既窆而歸下棺即歸也不俟子不待孝
子返而己先返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



既封窆改服而往
遂遂送親柩也既窆之後改服而往者雜記云非從柩
與反哭無免於堩此時孝子首著免乃去免而括髮徒
跣布深衣而往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君也
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
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去聲介子某薦其常
事
士特牲大夫少牢上牲少牢也庶子既爲大夫當用上
牲然必往就宗子家而祭者以廟在宗子家也孝子宗
子也介子庶子也不曰庶而曰介者庶子卑賤之稱介

則副貳之義亦貴貨之道也薦其常事者爲其歲之常事也張子曰宗子爲士立二廟支子爲大夫當立三廟是曾祖之廟爲大夫立不爲宗子立矣然不可二宗別統故其廟亦立於宗子之家所謂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者也祖考皆然故采蘋之序言大夫妻可以承先祖其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非惟爲士直爲庶人亦然

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虛規反祭不配

介子非當主祭者故謂之攝主其禮畧於宗子者有五焉若以祭禮先後之次言之當云不配不綏祭不假不旅不厭祭今倒言之者舊說攝主非正故逆陳以見義



亦或記者之誤與今依次釋之不配者祭禮初行尸未入之時祝告神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如姜氏子氏之類今攝主不敢備禮但言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不言以某妃配也不綏祭者綏字當從周禮作隋隋墮之名也尸與主人俱有隋祭主人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間尸則取菹及黍稷肺而祭於豆間所謂隋祭也今尸自隋祭主人是攝主故不隋祭也不假者假字當作嘏福慶之辭也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酢主人畢命祝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再拜稽首今亦以避正主故不嘏也不旅不旅酬也詳見前章不厭祭者厭是饜飫之義謂神之歆享也厭有陰有陽陰厭者迎尸之前祝酌奠訖爲主人釋辭於神勉其歆享此時在室奧陰靜之處故云陰厭也陽厭者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戶明白之處故曰陽厭制禮之意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皆庶幾其享之而厭飫也此言不厭祭不爲陽厭也以先後之次知之嚴陵方氏曰四時之祭禮之常也故曰常事用介子之牲而祭則言爲介子某薦言爲之於彼以介子攝爲祭主故言使介子某執言執之於此凡祭皆執而爲之言爲言執互相備爾



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俎之北賓坐取此爵而奠於俎之南不舉之以酬兄弟此即不旅之事若宗子主祭則凡助祭之賓各歸之以俎肉今攝主故不歸俎肉於賓也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告賓之辭亦異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故云使某辭宗兄宗弟者於此攝主爲兄或爲弟也若尊卑不等或是祖父之列或是子孫之列則但謂之宗子矣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

宗子無罪而去國。則廟主隨行矣。若有罪去國。廟雖存。庶子卑賤無爵。不得於廟行祭禮。但當祭之時。卽望墓爲壇以祭也。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後祭於其家。亦不敢稱孝子某。但稱子某而已。又非有爵者稱介子某之比也。身沒而已者。庶子身死。其子則庶子之適子。祭禰之時。可稱孝也。子游之門人有庶子祭者。皆用此禮。是順古義也。今世俗庶子之祭者。不能先求古人制禮之義。而率意行之。秖見其誣罔而已。嚴陵方氏曰。庶殺於適。賤殺於貴。禮之常也。庶子無爵。則非適非貴。故雖可以祭。其禮又爲之殺焉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曾子之意。疑立尸而祭。無益死者。故問祭時必合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蓋祭初陰厭。尸猶未入。祭終而陽厭。在尸既起之後。是厭祭無尸也。孔子言成人威儀具備。必有尸以象神之威儀。所以祭成人之喪者必有尸也。尸必以孫。以昭穆之位同也。取於同姓。亦謂孫之等列也。祭殤者不立尸而厭祭。以其年幼少。未能有成人之威儀。不足可象。故不立尸也。若祭成人而無尸。是以殤待之矣

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擧。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

孔子言祭殤之禮。有厭於幽陰者。有厭於陽明者。蓋適殤則陰厭於祭之始。庶殤則陽厭於祭之終。非兼之也





曾子不悟其指。乃問云祭殤之禮畧而不備。何以始末一祭之間有此兩厭也。孔子言雖是宗子。死在殤之年。無爲人父之道。庶子不得代爲之後。其族人中有與之爲兄弟者。代之而主其祭之之禮。其卒哭成事以後爲吉祭。祭殤本用特豚。今亦從成人之禮。用特牲者。以其爲宗子故也。祭有尸。則佐食擧肺脊以授尸。祭而食之。今無尸。故不擧肺脊也。凡尸食之餘。歸之肵俎。肵。敬也。主人敬尸而設此俎。今無肵俎。以無尸故也。玄酒。水也。太古無酒之時。以水行禮。後王祭則設之。重古道也。今祭殤禮畧。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者。利猶養也。謂共養

之禮已成也。常祭主人事尸禮畢出立戶外。則祝東面告利成遂道尸以出。令亦以無尸廢此禮。是謂陰厭云者。以其在祖廟之奧陰暗之處厭之也。臨川吳氏曰。陰者。室之西南隅。謂之奧。奧當牖下。不受牖明。屋之隱奧處也。以其幽暗。故曰陰。陽者。室之西北隅。陽正與牖對。受牖之明。屋之明光處也。又爲室之白。白光明也。以其光明。故曰陽。厭者。但使鬼神食之厭飫而已。無尸以食其祭物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

凡殤非宗子之殤也。無後者。謂庶子之無子孫者也。此二者若是宗子大功內親。則於宗子家祖廟祭之。必當室中西北。陽得戶之明白處。其尊則設于東房。是謂陽厭也。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也。○馬氏曰。厭不成禮之祭也。厭於陰者。宗子之殤而無後者。厭於陽者。凡殤與無後者。其異何也。宗子尊。祭則以特牲。卽於陰者。幽陰之義。反諸幽求神之道也。凡殤卑參。其祭也。則就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則所謂堂享客矣。宗子非不欲尊之也。其所以不得爲成人者。從祖祔祭而已。於宗則明親疎。於廟則明尊卑。惟其所然尊。故雖宗子不得爲成人。○嚴陵方氏曰。陽尊而陰卑。宗子之殤曰陰厭。而凡殤曰陽厭者。鬼神尚幽暗故也。



曾子問曰。葬引(去聲)至于堩(古鄧反)。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旣明反而後行。曰。禮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速)。則豈如行哉。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去聲)奠。大夫使(去聲)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音暮)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尸占反)患。吾聞諸老聃云。

堩。道也。有變。變常禮乎。且不乎。不變常禮乎。柩北向而出。道右。則道之東也。聽變。聽日食之變動也。明反。日光復常也。舍。頓。晩止舍而設奠於行主也。安知其不見星。謂日食旣而星見。則昏暗中恐有姦慝也。痁。病也。不以人之親痁患。謂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張子曰。豫備深思之道也。苟無虞也。蓋幸而免也。不知道當如是。若老子速葬日食而止於堩以過也。然盍行是理。○嚴陵方氏曰。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者。慮暗昧之中而有不測之患故也。苟日食而行。柩豈異夫蚤出暮宿者乎哉。蓋堩行之塗也。言堩行之塗。防愼如此。則非堩之塗可知也。○馬氏曰。老聃以止柩聽變爲愆於行也。仲尼以爲禮何也。夫以人之葬中道而日食。皆在道也。蓋止則安。行則危。其行也非必化患也。以人之情爲缺於疾患也。患出於不測。則其行不若止也。然則其止非必安也。就不得已。則見星而行。豈若止哉。此仲尼所以疑於非禮。而終亦以爲禮也。



曾子問曰。爲(去聲)君使(去聲)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

復死而招魂復魄也公館公家所造之館也與及也公
所爲謂公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但有公命
故謂之公館也一說公所爲謂君所作離宮別館也嚴陵
方氏曰公館之禮宜隆故復 私館之禮宜殺故不復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
遠則其葬也如之何

八歲至十一爲下殤土周聖周也說見檀弓成人則葬
於墓此葬于園圃之中輿猶抗也機者輿尸之具木爲
之狀如牀而無脚以繩橫直維絜之抗舉而往聖周之
所棺斂而葬之塗近故也曾子言今世禮變皆棺斂下
殤於家而葬之於墓則塗遠矣其葬也如之何問既不
用輿機則當用人舉棺以往乎爲當用車載棺而往乎
然此謂大夫之下殤及士庶人之中下殤耳若大夫之
適長殤中殤有遣車者亦不與機而葬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
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去聲下 衣棺同斂於宮中史佚曰吾敢乎
哉召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
棺自史佚始也

史佚周初良史也墓遠不葬於園也言於周公言猶問
也周公曰豈不可者謂何爲不可也召公述周公之言
告佚佚於是用棺衣而棺斂於宮中是此禮之變始於
史佚也舊註以豈爲句若非之臨川吳氏曰周人葬下殤 禮不用棺但以衣斂尸
而置之尸牀不用車載衆手舁之以往曾子問去墓 塗近者可如此若去墓之塗遠則舁尸以往而不用棺
不用車似若不可故問當如之何孔子遂引老聃所言 史佚之事以答蓋史佚嘗葬下殤之子而其墓遠方疑
於舁尸之不可而召公勸以棺斂於宮中周 載以喪車不舁擕也史佚以前未有此禮故
於是召公爲史佚問之周公周公曰豈不可蓋 權而以義起者墓近則舁擕墓遠則棺斂而車
踰前時禮所未有然亦無害於義也史佚依周公所言 行之自是以後葬下殤者若墓遠則用棺衣斂者謂
斂以衣又斂於棺也下殤之用棺衣而棺之者蓋自史 佚始以前此則衣而已不棺之也○山陰陸氏曰下殤
不棺斂於宮中即塗遠而欲拘墓之近 之制是也故召公攜之周公與之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
如之何孔子曰出舍去聲於公館以待事禮也

受宿受君命而宿齊戒也齊衰內喪大門內齊衰服之
喪也待事待祭事畢然後歸哭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尸服死者之上服今爲君尸而弁冕者弁士之爵弁也
以君之先世或有爲大夫士者故尸亦當弁或冕也出
而卿大夫士遇之則下車尸式以答之必有前驅者尸
出則先驅辟開行人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避也者禮與初
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

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

無辟謂君使則行無敢辭辟也此禮當然歟抑當初有司過遣之歟夏之禮親喪既殯即致還其事於君殷禮則葬後乃致其事君子指人君也臣遭父母之喪而君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也雖君有命而不忍違離喪次是不可奪其喪親之孝也嚴陵方氏曰致事與大夫七十而致事之致事以義彼以老而不勝事此以喪而不勝事故皆致之於君也凡事皆辭又況金革之事苟以無辟乎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避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去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

魯公卒哭而從金革之事以徐戎之難東郊不開不得已而征之是有爲爲之也今人居三年之喪而用兵以逐攻取之利者吾不知其爲何禮也蓋甚非之之辭一說利爲例言無故而以三年之喪從伯禽之例以用兵者甚非也

臨川吳氏曰武王崩之年武庚叛周徐戎應之周公東征定殷亂遣伯禽之國鎮遏東方元年征徐戎蓋此特王室危急伯禽雖有私喪不敢辭避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七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八

## 文王世子第八

新安王氏曰此篇首言文王爲世子之事故以武王成王爲世子之事繼之成王幼周公輔導有道故以教世子之法繼之爲世子者當貴親當尊老故以侍宗族養老之事繼之而終以世子之記則言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皆當以爲法也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去聲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樹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暮又至亦如之

內豎內庭之小臣御是直日者世子朝父母惟朝夕二禮今文王日三聖人過人之行也

嚴陵方氏曰內則言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昧爽而朝日入而夕世子之記亦止言朝夕至於大寢門之外而此言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則盥漱之時猶未雞鳴朝之時猶未昧爽矣又有日中之朝此蓋聖人之制



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上聲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

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時也食上進膳於親也在察也食下食畢而徹也問所膳問所食之多寡也末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

長樂劉氏曰文王之於王季夜不遑寐故其旦一雞鳴而衣寢已其內豎曰安文王乃喜以其達旦懷憂則其喜形于色也色憂行不能正履心有所惻則色形其憂急侍其親則履不能正○嚴陵方氏曰文王乃喜則親喜而已亦喜也文王色憂則親憂而已亦憂也復初則親復常故也

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脫冠帶
而養去聲文王一飯上聲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
乃間
不敢有加不可踰越父之所行也○疏曰病重之時病
恒在身無少間空隙病今既損不恒在身其間有空隙
故謂病瘳爲間也長樂陳氏曰聖人之行納親至於日三其有不安節則行不能正履以至於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中人之行勸說止於日二其有不安節則止於不滿容於其容飯善則能飲當飯寡則不能飽而已於文王言色憂行不能正履則武王可知於武王言不說冠帶一飯再飯則文王可知○莊氏曰天下之理非極其至則不可以復加文王之事親豈一毫之不至哉武王而復求加焉則非可得也非可繼也故武王之事文王盡循文王之所以事王季者而行之不敢從加焉茲武王所以爲達孝皆敬文曰子之於親日而三朝自三朝之外冠帶有時而說今爲親疾跬步不離不敢說冠帶以自適人之欲食或疏或數時其飢飽今以親疾志不在於飲食一飯再飯惟親之視不敢知乎時私適其欲

文王謂武王曰女汝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
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
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
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文王疾瘳之後武王乃得安寢故問其何夢武王對云
夢天帝言與我九齡齡字從齒齒之異名也故言年齡
又言年齒其義一也大戴禮云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
齒是人壽之數也然數之脩短禀氣於有生之初文王

雖愛其子豈能減已之年而益之哉好事者爲之辭而
不究其理讀記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嚴陵方氏曰文王之疾間必知武王有夢者以其愛親之心篤而思念之情深故也○長樂劉氏曰聖人生而知之自誠而明者固非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焉是以寤寐所薦與天地合與鬼神契則其脩短浮以自知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去聲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
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
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文王之爲世子也
石梁王氏曰文王之爲世子也一句衍文○劉氏曰成
王幼弱雖已涖阼爲天子而未能行涖阼之事書曰小
子同未在位亦言其雖已在位與未在位同也故周公

以冢宰攝政相助成王踐履其臨阼之事而治天下以
幼年即尊位而不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何以治天下
哉故周公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使日夕
與成王遊處俾其有所視效也其或成王出入起居之
間有愆于禮法者則撻伯禽以責其不能盡事君之道
所以警教成王而示之以爲世子之道也然伯禽所行
即文王所行世子之道文王所行乃諸侯世子之禮故
曰文王之爲世子也言伯禽所行非王世子之禮也嚴陵方氏曰涖阼臨朝也阼者主人所有事之階故適子冠於阼以著代則繼體之臨朝行事謂之涖阼亦宜矣涖言以位臨之踐言以足履之成王主也故於阼曰涖周公相之而已故於阼曰踐此輕重之別也世子於爲則

子也於位則臣也於齒則幼也知爲子然後能爲父知爲臣然後能爲君知爲幼然後能爲長故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然其序則先父子而後君臣者內外之序也先君臣而後長幼者上下之序也於伯禽言法於成王言道者蓋法則下之所守道則上之所揆

凡學四學字皆音斆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學教也士即王制所謂司徒論俊選而升於學之士也必時四時各有所教也干盾也揚兵難之器戈句孑戟也羽翟雉之羽也籥笛之屬也四物皆舞者所執干戈爲武舞故於陽氣發動之時教之示有事也羽籥爲文舞故於陰氣凝寂之時教之示安靜也東序大學也山陰陸氏曰先王之制舞也文以羽籥武以干戚者蓋籥聲也羽容也聲音以紀之文物以昭之者文也故於文舞用之干以扞其內戚以禦其外者武也故於武舞用之



小樂正學學字皆音斆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

四人皆樂官之屬贊相助之也胥即大胥也南南夷之樂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明堂位又云任南蠻之樂也周禮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其音曲故云胥鼓南也先王作樂至矣盛矣而猶以遠方蠻夷之樂教人者所以示與國之無外異類之咸賓奉之宗廟之中侈其盛也獨舉南樂則餘三方皆教習可知長樂劉氏曰周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蓋六代聖王神其德行以成變化以參天地載其也德以感神祇者樂與舞存焉故使國子學之由其舞以志服功而其舞以想服德然後中和生於誠明而志氣遂于聖智矣故孝友形於中而舞蹈應於外此三代遂于五品無所入而弟自得者教國子以樂舞行於人倫也東序大學也是以小樂正教干大胥贊之籥師教戈籥師丞贊之各用其職以時教焉胥鼓南者舞以樂爲節者也樂以舞爲成者也故奏六代之舞則合六代之樂先王用之發中和位天地譯四海來百蠻焉乃用四夷之樂以象德化○長樂陳氏曰書云比爾干稱爾戈干則直兵而其形欲安戈則句兵而其形欲潤皆自衛之兵非代人之器也古之教舞者朱其干玉其戚則尚道不尚事尚德不尚威是以學干在小樂正而以大胥贊之學戈在籥師而以籥師丞贊之干戈之事寓之於樂如此則武不可觀之意觀矣○山陰陸氏曰干戈兩舞也蓋各以其官教之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學字如字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誦口誦歌樂之篇章也弦以琴瑟播被詩章之音節也皆太師詔教之瞽宗殷學名上庠虞學名周有天下兼立虞夏殷周之學也長樂劉氏曰春者陽氣宣出以生萬物也故宜誦以宣其中和之聲蓋夏者陽氣盛大以壯萬物也故宜弦以極其純粹之致焉皆大師之職以教國子者也○嚴陵方氏曰誦者人也弦者絲也人之事始於東絲之音屬於南故誦以春而弦以夏禮者備也書者事也禮之文成於西事之管辨於北故禮以秋而書以冬此又其別也太師則樂工之所師而爲大者也而樂以陽爲主故以之詔弦誦焉執禮者詔禮與書者詔書亦各以其類也於禮言學於書言讀者皆學而讀之○長樂陳氏曰此言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王制言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各有時禮則知誦之爲詩弦之爲樂言弦誦則知禮

之為行。書之為事也。蓋春秋陰陽之中。而禮樂皆欲其中。故以二中之時教之。凡此合而教之也。分而教之則誦詩以春。弦樂以夏。學禮以秋。讀書以冬○馬氏曰。禮由陰作。而秋者為物之所欲而亦陰也。故秋學禮。書以道事。而冬者萬物之所藏。而亦事也。故冬讀書。又曰。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在於大學也。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者。亦在大學也。故教之以詩書禮樂。則未嘗不教之以干戈羽籥也。此所以互見之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

祭是一事。養老乞言是一事。合語是一事。故以凡言之。養老乞言。謂行養老之禮之時。因乞善言之可行者於此老人也。合語。謂祭及養老與鄉射鄉飲大射燕射之禮。至旅酬之時。皆得言說先王之法。合會義理而相告語也。其間各有威儀容節。皆須小樂正詔教之於東序之中。長樂劉氏曰。祭謂祀天神。祭地祇。饗宗廟之禮。凡凡祭自始及終。其儀目出禮意深遠。非學者通而臣子之義致敬以事其君者也。苟不素習祭義而講之義。則與祭執事。進退必多非以致敬也。養老者有國之大教也。王者必慮成其敬。致養于三老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為人子者孝於其父。為人弟者敬於其兄也。既教世子以養老之道。俾知所以尊也。而後教之以乞言之義。謂虛己以納其言也。不能為。又不能納。民不致之矣。合語者。謂鄉飲酒也。鄉射也。大射也。燕射也。祭也。饗也。燕賓也。凡是數禮。下自鄉黨。上至朝廷。莫不行之者。有貴賤之禮。所以明君臣之道也。有尊卑之禮。所以明父子之道也。有長幼之禮。所以明兄弟之道也。有陰陽之禮。所以明夫婦之道也。有賓主之禮。所以明朋友之道也。惟是五者。謂之人倫也。聖人用之以齊一天下之中和。而正是性命。所以育萬物。贊天地。永固命而無窮者矣。不以人倫為本焉。故終日行禮。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乾人飢而不敢食者。以其有合語之禮在其後焉。人倫之道。因此禮而既明。乃於旅酬之時。歡樂之情通而語言之。義合焉。此君臣所以和同。而誠意所以浹洽也○馬氏曰。古者旅酬之際。必合之以語。而道其禮樂之事。以示其和樂而不流。安燕而不亂也。



大樂正學教舞干戚。語說如字。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戚。斧也。大樂正教世子及士以舞干戚之容節。及合語之說與乞言之禮。此三者皆大樂正授之以篇章之數。於是大司成之官於東序而論說此受教者義理之淺深才能之優劣也。石林葉氏曰。三者小樂正詔其威儀。而至於度數則大樂正授干戚之數。則有俯仰。授合語之數則有進退。授乞言之數則有升降。其在東序者。數之始也○新安王氏曰。論說者。即舞干戚語說乞言之數。為講論而詳說之也。上所謂干戈羽籥之舞。弦誦之聲。書禮之文。無一不該。而非教者焉之論說。用皆其事。不明其義。論請其言。不明其指歸。與不學無異。大司成所以在東序為之論說也。大司成即大司樂也。不謂之大司樂而謂之大司成者。以世子及國子之德業。大司樂教之使成也○臨川吳氏曰。既言大樂正授數。而又特言大司成論說。蓋授數猶未離乎業。於論說始可言成也。成猶成於樂之成。謂教之之業。使其德周完全備無虧大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干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

席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所謂函丈也。相對遠近如此。取其便於咨問。問終則卻就後席。背負牆壁而坐。以避後來問事之人。其問事之時。尊者有教而已。猶未達。則必待其言盡。然後更問。若隊列未竟。則不敢先問。以參錯尊者之言也。嚴陵方氏曰。可以問者。以其辭足以相開。又不至於大遠也。曲

禮曰先生問焉終則對亦此之意

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

官掌教詩書禮樂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太師釋奠教干戈則小樂正及樂師釋奠也秋學禮冬讀書則其官亦如之釋奠者但奠置所祭之物而已無尸無食飲酬酢等事所以若此者以其主於行禮非報功也先師謂前代明習此事之師也嚴陵方氏曰釋奠止言三時而不及夏者弦誦一師夏則因春故也○新安王氏曰先師者習樂有樂之先師習禮有禮之先師讀書有書之先師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諸侯初受封天子命之教於是立學所謂始立學也立學事重故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之教常事耳故惟釋奠于先師而不及先聖也行事謂行釋奠之事必以幣必奠幣為禮也始立學而行釋奠之禮則用幣四時常奠不用幣也長樂陳氏曰四時釋奠止於先師始立學釋奠則及于先聖者德之小者瀆而不尊故其祭數德之大者尊而不親故其祭踈○馬氏曰必以幣者有以加其禮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凡行釋奠之禮必有合樂之事若國有凶喪之故則雖釋奠不合樂也常事合樂不行養老之禮惟大合樂之時人君視學必養老也舊說合者謂若本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本國故有先聖先師如魯有孔顏之類則不合祭鄰國之先聖先師也未知是否嚴陵方氏曰師不必聖聖則師可知必始立學者必及于先聖者追其始故也釋奠之有合非大合也大合樂謂天子視學之時也故言必遂養老後言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者以此○石林葉氏曰天子一入學而所教者三釋奠以教其尊道也合樂以教其崇德也養老以教其致孝也三代盛時貴游子弟皆能秉禮出封於外足以禦亂食采於內足以助治此道素行也

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

語于郊者論辨學士才能於郊學之中也有賢德者則錄取之有才能者則收斂之道德為先事功次之言語又次之曲藝一曲之藝小小技能若醫卜之屬誓戒謹也學士中或無德無事無言之可取而有此曲藝之人欲投試考課者皆卻之使退而謹習所能以待後次再語之時乃考評之也三而一有者謂此曲藝之人舉說三事而一事有可善者乃進其等即於其同等之中拔而升進之也然猶必使之於同輩中以所能高下為次序使不混其優劣也如此之人但止目之曰郊人非俊選之比也以非士類故疎遠之成均五帝大學之名天子設四代之學上尊堂上之酒尊也若天子飲酒於成均之學官此郊人雖賤亦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

勸焉所以榮之也人字之字均字皆句絶嚴陵方氏曰必取賢斂才於郊學如此則國學可知矣夫自外入內謂之進自下升上謂之興自隱之顯謂之揚德成而上事成而下故先德而後事事者言之實言者事之文故先事而後言藝謂之曲則以在道之一曲故也謂之郊人以其非有長民之美爲近乎都故也藝成而下非君上之所宜近故曰遠之也○長樂陳氏曰或以德進則不必事也或以事舉則不必言也遜曰德行言語政事德進所謂德行也事舉所謂政事也言揚所謂言語也聖人不求全不貴備意則此同又曰曲藝皆誓者法也三而有一乃進退也謂之鄉人法也於成均以取齊亦思也思與法並行而不偏所以取之而累樂害於賢而用之也○馬氏曰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有以見其立賢無方也曲藝皆有以誓之則又有以見其時人之怨也

始立學者既釁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教世子



立學之初未有禮樂之器及其制作之成塗釁既畢即用幣于先聖先師以告此器之成釁又釋菜以告此器之將用也凡祭祀用樂舞者則授舞者以所執之器如干戈羽籥之類今此釋菜禮輕既不用舞故不授舞器也諸侯有功德者亦得立異代之學東序夏制也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乃退儐于東序者謂釋菜在虞庠之中禮畢乃從虞庠而退儐禮其賓於東序之中其禮既殺惟行一獻無介無語於禮亦可也此以上雖不專是教世子之事然以教世子爲主故以此句揔結上文○石梁王氏曰三字亦衍文長樂陳氏曰家造祭器爲先器

爲後國亦如之諸侯之國命之教而立學者亦必以祭器爲先則興器者造祭器之謂也○嚴陵方氏曰儐謂事畢而以賓禮接賓一獻則無酬酢之頻無介則無傳命之助無語則無合語之禮凡此又以始立學而事未暇備故也然非以之爲常特可一時而已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温文

脩內者消融其邪慝之蘊脩外者陶成其恭肅之儀禮之脩達於中樂之脩達於外所謂交錯於中也有諸中必形諸外故其成也懌此懌字與魯論不亦說乎之說相似既有恭敬之實德又有温潤文雅之氣象禮樂之教大矣嚴陵方氏曰樂由中出故以之脩內禮自外作故以之脩外然禮樂蓋人之所固有也先王之



教人豈能責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脩之俾勿壞而已兩相合謂之交兩相雜謂之錯溫則不暴文則不野○馬氏曰禮樂者所以治其內外之道也治內則莫如樂治外則莫如禮故樂所以脩內禮所以脩外而教之所始也此禮樂之分也禮樂之交錯於中而發形於外則禮不止於脩外樂不止於脩內而教之成也此禮樂之合也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其成也懌有以見其內和也恭敬而溫文有以見其外和也溫者以言其有容也文者以言其有別也○西山真氏曰三王之教世子必以禮樂者禮所以起人之敬心敬心生則慢心室矣樂所以感人之和心和心生則戾心消矣其薰陶德性變化氣質莫妙於此者然樂雖脩內由內以達外禮雖脩外由外以入中二者醲郁涵暢相與無間故其成也但見其悅懌而已恭敬溫文而已恭者敬之發於外者也敬者恭之主於中者也此皆教以禮樂之功也

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去聲而

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養者長而成之之謂審喻詳審言之使通曉也前後以行步言出入以居處言愼其身使之謹守其身也師保疑丞四輔也一說前疑後丞左輔右弼爲四輔四輔與三公不必其全備惟擇其可稱職者惟其人以上皆記文語言也語使能也一句是記者釋之之辭○朱子曰師保疑丞疑字曉不得想止是有疑即問他之意嚴陵方氏曰禮樂者教之之道也苟非教之之人則道不虛行故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之將以成其才故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教養之道欲其知此而已保則親也故入則有保師則正也故出則有師然分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則左右前後出入起居師也傅也保也未嘗不在焉○長樂陳氏曰師則帥以善而使之知保則保其善而使之勿失傅則輔其善而使之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則師保在左右矣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太傅少傅出入皆預矣出入前後莫非正人則目不見淫色耳不聞傲笑居不近濁邪玩不備珍異而所見者正事所聞者正言所行者正道此所以教喻而德成又曰師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師氏教國子以三德三行是也保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保氏養國子以六藝六儀是也虞夏殷周之有師保所謂設三公也有疑丞所謂設四輔也師保謂之三公充其數則有傅疑丞謂之四輔充其數則有輔弼夫能有聖人之能有賢者之能有能者之能也所謂使能者衆聖賢而言之也○西山眞氏曰立太傅少傅以養之養者從容涵迪以養其本然之善使之自然開悟也然其道無他不過君臣父子之大倫而已太傅以審示言謂脩於身以示之也少傅以審喻言謂開說其義以曉之也太傅少傅所以教者跡同然太傅以身教少傅以書教二者蓋互相發也又曰師也者教世子以事而喻諸德謂教之以事親之事則知孝之德教之以事長之事則知弟之德天下無事外之德也保則安謹世子之身輔之翼之使歸諸道耳目口體不以微而動必所謂道天下無身外之道也古者所謂師保其職蓋知此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君子曰德此德是指世子之德世子之德有成則教道尊嚴而無敢慢易者故凡居官守者皆以正自處官正而國治世子爲君之謂也嚴陵方氏曰君子有君國子民之德也蓋教世子必使爲君子故以是言之德成而教尊者爲其能重道故也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學生於此然後能爲君故曰君之謂也○馬氏曰官正以言其近國治以言其遠夫德之所成者衆矣而獨言君者蓋有德而無位則教未必尊官未必正國未必治也有君德而有君位然後可以致此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迂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前言周公相踐阼而治此缺相字而下文又有周公踐阼之言皆記者之失也以世子之法教世子道適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而教成王是迂曲其事也人臣殺身爲國猶尚爲之今周公不過迂曲其身之所行以成君之善宜乎優爲之也○劉氏曰書蔡仲之命曰惟周公

位冢宰正百工此言攝政踐阼而治是以冢宰攝行踐阼之政非謂攝居天子之位也孔子言周公舉世子法於伯禽者非自教其子蓋示法以善成王也吾聞古人言爲人臣者殺身而有益於君猶且爲之況止迂其身以善其君乎此大人正己而物正之事周公大聖人也故優爲之西山眞氏曰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者蓋成王雖幼已爲君矣不可以教世子者教之推以教世子者敎伯禽使成王觀之是乃所以善成王也○長樂陳氏曰迂身非直殺身者也殺身非迂身者也迂身以善其君者易殺身以有益於君者難爲人臣者於其難者猶且爲之況其易者乎此周公所以優爲之也蓋周公以臣而攝君之政以成王以君而學世子之事此爲迂也然不爾不足令成王知君臣長幼之義先儒嘗謂周公之道曲而當者此也



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

武王旣崩則成王無父雖年幼未知君道若以之爲世子則無爲子之處矣故云以爲世子則無爲也君於世子以親言則是父以尊言則是君能盡君父之道以教其子然後可以保有天下之大不然則他日爲子者不克負荷矣可不愼乎嚴陵方氏曰居君父之位操使令之權其可以不知臣子事人之道哉旣居天子矣又不可以世子之法加之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其相觀而善故也此又繼言長幼而上不言者以事人使人兼之故也○臨川吳氏曰凡天下之爲人父者於其子雖有父之親而無君之尊也凡天下之爲人君者於其臣雖有君之尊而無父之親也惟君之於世子其親則父其尊則君旣爲之父又爲之君然後能兼天下尊親二者而有之有之謂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也彼但有父之親而無君之尊者猶不可不知教其子況兼親尊二者而有之者其於教世子而可以不愼乎愼謂盡其心盡其道而不敢忽慢簡略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音效下二學同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一物一事也與國人齒讓之一事也三善謂衆人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君我君臨乎我也世子與同學之人讓齒其不知禮者見之而疑其知禮者從而曉之曰父在之時常執謙卑不敢居人之前其禮當如此也如

此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其三皆此意學之教之也語古語也。樂正主世子詩書之業，父師主於成就其德行。一有書作一人，謂世子也。世子有大善則萬邦皆正矣。長樂陳氏曰經曰雖天子必有尊也以天子尚有所尊而況於民乎故知為父子則孝知為君臣則忠知為長幼則順孝弟忠順立而國治矣○嚴陵方氏曰讓者序齒相讓也父在斯為子君在斯謂之臣或言為或言謂之者惟其以天合故直言為惟其以人合故止言謂之也內則父子外則君臣長幼則內外之所兼有也內外治則國其有不治者乎○臨川吳氏曰得者謂於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無所失也○新安王氏曰樂正司業前章所謂大樂正授數是也父師司成所謂太傅少傅有保有師以成世子之德者也○西林葉氏曰一人元良萬國以貞蓋乾始於元而終於貞世子有君道也體元之長則仁以長人立事之幹則貞以及萬國

周公踐阼

石梁王氏曰。此當為衍文○劉氏曰。此四字說者以下文更端故著此以結上文周公相踐阼之事。然因其缺一相字遂啓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其後馴致新莽居攝篡漢之禍實此語基之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庶子司馬之屬官。正於公族為政於公族也。周禮庶子掌國子之倅。倅副貳也。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子則貳其父者也。長樂陳氏曰言教世子而繼之以庶子正公族行法自貴者始故也教之事上則以孝弟教之交乎旁則以睦友教之恤乎下則以子愛○臨川吳氏曰善事親之孝即父子之義也善事兄之弟即長幼之序也。睦友子愛皆孝弟之推。睦者和於族。友者和於弟。子者慈於子。愛者慈於幼

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內朝路寢之庭也。言公族之人若朝見於公之內朝則立於西方而面向東。尊者在北。以次而南。然既均為同姓之臣則一以昭穆之長幼為序。父兄雖賤必居上。子弟雖貴必處下也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

外朝路寢門外之朝也。若公族朝見於外朝與異姓之臣雜列則以官之高卑為次序不序年齒也。司士亦司馬之屬。主為朝見之位次者馬氏曰內朝以齒則公族有所伸外朝以官則公族有所屈有所伸有所屈皆先本若宗族之道○嚴陵方氏曰北上則所尊在內也臣有貴者以齒則[illegible]如矣自三公而下皆在所司而以士名官者司主於士則朝之所司者悉矣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宗人之官掌禮及宗廟中授百官以職事者。以爵隨其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也。以官隨其官之職掌使各供其事也長樂陳氏曰外朝主嚴宗廟之中亦主嚴故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

登自堂下而升堂上也。餕食尸之餘也。尸出。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而餕也。以特牲禮次序言之。先時祝酌爵奠于鉶南俟主人獻尸兄弟畢長兄弟及

衆賓長為加爵之後宗人使嗣子飲鉶南之奠爵嗣子盥而入拜尸執此奠爵嗣子進受復位而拜尸答拜嗣子飲畢拜尸尸又答拜所謂受爵也嗣子又舉所奠爵洗而酌之以入獻尸尸拜而受嗣子答拜所謂獻也無筭爵之後禮畢尸出乃餕此三事者受爵在先獻次之餕最在後今言餕獻受爵以重在餕故逆言之歟上嗣適子之長者為最上也此謂士禮大夫之嗣無此禮者避君也故少牢禮無嗣子舉奠之文山陰陸氏曰內朝親親外朝貴貴在宗廟之中則二者並隆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貴貴也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親親也以官若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獻之類以爵若迎牲君執引大夫從士執芻之類也獻者謂上嗣亦受爵於尸矣已而復酌獻尸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

庶子治公族朝內朝之禮雖有三命之貴而其位次不敢踰越與爵之父兄而居其上即上章所言臣有貴者以齒也○疏曰若非內朝其餘會聚則一命齒于鄉里謂一命尚卑若與鄉里長宿燕食則猶計年也再命齒于父族謂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唯官高在上但父族為重猶計年為列也三命不齒謂三命大貴則亦不復與父族計年燕會則別席獨坐在賓之東矣山陰陸氏曰司士為之庶子治之者為之以禮治之以義也蓋司士為之以樣恩也故庶子治之以義雖有三命不踰父



兄撥此進齒一等方其以爵以官嫌齒太陵故也先王所以均節仁義使恩德理稱世無得議焉凡以此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此謂君喪而庶子治其禮事大事喪事也臣為君皆斬衰然衰制雖同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親庶子序列位次則辨其本服之精麤使衰麤者在前衰精者在後非但公喪如此公族之內有相為服者亦然蓋亦是庶子序其精麤先後之次也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父兄尊於主人亦必次於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為喪主也嚴陵方氏曰送死足以當大事故謂之大事服輕則於喪若為疏服重則於喪若為親以精麤為序也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

公與族人燕食亦庶子掌其禮族人雖衆其初一人之身也豈可以賓客之道外之故以異姓一人為賓而使膳宰為主與之抗禮酬酢君尊而賓不敢敵也君雖尊而與父兄列位序尊卑之齒者篤親親之道也族食與族人燕食也世降一等謂族人既有親疏則燕食亦隨世降殺也○疏曰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再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嚴陵方氏曰凡燕之禮必立賓以備酬酢之儀若鄉飲酒言立賓以象天

是也。然王人者尊賓。既謂之賓。則尊之而已。非親之也。親莫親於同姓。則凡於同姓。固無賓之之禮也。故燕族之賓。不以同姓而以異姓為之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

禰當讀作祧。○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出行者也。

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衛此齊車之行主也

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上章專言出軍。則此出疆之政。蓋朝覲會同之事也。無事者。謂不從行及無職守之人也。公宮。總言公之宗廟宮室也。正室。公族之為卿大夫士者之適子也。太廟。太



祖之廟也。諸父。公之伯父叔父也。宮以廟言。室以居言。貴宮。尊廟也。貴室。路寢也。下宮下室。則是親廟與燕寢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去聲取去聲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

諸侯五廟。始封之君為太祖。百世不遷。此下親盡則迭遷。此言五廟之孫。是始封之君即五世祖。故云祖廟未毀。未毀。未迭遷也。此孫雖無祿仕。然冠昏必告于君。死必赴。練祥之祭必告者。以其親未盡也。嚴陵方氏曰。親屬未絶。不以貴賤之間而忘吉凶之問也。

族之相為去聲也。宜弔不弔。宜免問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芳鳳反賻附承贈含去聲皆有正焉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親盡袒免而已。袒免說見前篇。六世以往弔而已矣。當弔而不弔。當免而不免。皆為廢禮。故有司者罰之。所以肅禮教也。賵以車馬。賻以貨財。含以珠玉。襚以衣服。四者總謂之贈。隨其親疎各有正禮。

庶子官治之。有司即庶子也。長樂陳氏曰。祖遷於上。宗易於下。雖不為庶人。吉凶不必赴告。義也。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吉凶必赴告。恩也。五世而親盡。故為之免。六世而親竭。故弔之而已。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則緦麻而上宜服不服者可知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其刑罪。則纖息廉反剸之兗反亦告于甸人。公族無宮刑

磬。縣縊殺之也。左傳室如縣磬。皇氏云。如縣樂器之磬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為之隱。故不於市朝。其刑罪之當纖剸。剸割之時。亦鞫讀刑法之書於甸人之官也。漢書每云鞫獄。鞫。盡也。推審罪狀。令無餘蘊。然後讀其所犯罪狀之書而刑之。無宮刑者。不絶其類也。長樂陳氏曰。公之於族。示之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所以教其善。示之以廟朝之禮。所以教其敬。示之以喪服之禮。所以教其哀。示之以燕食之禮。所以教其親。示之以宮室之守。所以教其忠。示之以赴告弔免。所以教其義。侯之已盡而猶犯焉。然後隨之以刑可也。其死罪則磬之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不忍與衆棄之也。不忍與衆棄之而必於甸人。亦以甸人共祭薦之物故也。蓋不以親廢法。不以私滅公。然後宗廟可得而事。然則以親而禮百

姓。乃所以事宗廟也

獄成有司讞（魚列反）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婢亦反）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擧爲（去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

獄成謂所犯之事訊問已得情實也。讞議刑也。殺牲盛饌曰擧。素服不擧爲之變其常禮。示憫惻也。如其親疎之倫而不爲弔服者。以不親往故也。但居外不聽樂。及賻贈之類。仍依親疎之等耳。親哭之者爲位于異姓之廟而素服以哭之也。天子諸侯絶旁親。故知此言無服。是不爲弔服 長樂劉氏曰。聖人代天工。立人道。百王授受者。禮樂政刑而已也。故悖于中者。禮樂之必禁。政刑之必加。又豈私於其宗族哉。不幸而悖于中者出於公族。聖人猶有三宥之心。而有司之正不可干奪也。於是素服不擧。樂不御。正寢不若常膳。哭之如其倫之喪也。○長樂陳氏曰。不以公廢法。故無宮刑。不以義掩恩。故三宥而又追之。至於無及。然後素服不擧爲之變。○廬陵胡氏曰。有司又曰在辟。以示後世臣執法宜堅。其君用刑宜寬。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春秋傳曰。臣義而行。不待命者。此也

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色介反）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

此以下覆解前章庶子正公族以下諸事。內親謂親之故進之於內也。明父子。昭穆不可紊也。體異姓。體貌異姓之臣也。崇德。德之尊者爵必尊也。尊賢。惟賢者能任事也。上嗣。繼祖者也。故爲尊祖之道。服之輕重本於屬之親疎。親疎之倫。不可易奪也。燕食主於親親以齒相序。所以達孝弟之道也。親親施於生者。宜有降殺之等。孝愛施於死者。宜有深遠之思。君臣之道以輕重言。讓道則以貴賤言也。嚴陵方氏曰。宗廟之中序爵以辨貴賤。爵不踰德。故謂之崇德。序事以辨賢否。故宗人授事以官。謂之尊賢。又曰君與族燕以齒。則不敢以君之位而加於父兄。然親親不可以無殺。故世降一等。爲事生之道不若事死之爲至。居安之易不若居危之爲難。故戰守於公禰。所以爲孝愛之深。皆謂之宗室則親親之重也。正室又其正者也。正室守太廟。所以尊宗室。而庶子之與異姓。莫敢介焉。且不疑於無君。故曰君臣之道著。○長樂陳氏曰。正室守太廟。此以承重者守所重也。故謂之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此尊不偪下。下不陵上者也。故謂之讓道達

五廟之孫。祖廟未毁。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如字）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去聲）方矣

人君任官本無親疏之閒。顧賢否何如耳。親盡而賢亦必仕之。令親未盡而已在庶人之列，是以其無能故賤之也。族人有喪，君必敬謹其弔臨賻賵之禮者，是皆和睦友愛族人之道也。鄉方所向之方。謂皆知趨禮教也。(嚴陵方氏曰：庶子之官以治內爲事，凡治之序自內以及外而已，故曰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倫者先後不可亂之謂也。邦國有倫而衆不識於君之所在，故曰衆鄉方矣。方者道之方也。)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去聲)忝祖遠(去聲)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正術，猶言常法也。公族之有罪者，雖是君之親，然亦必在五刑之例而不赦者，是不以私親而干犯有司之正法也。所以然者，以立法無二制，當與百姓一體斷決也。與，猶許也。刑于甸師隱僻之處者，是不許國人見而謀度吾兄弟之過惡也。刑已當罪，而猶私喪之者，以骨肉之親雖陷刑戮，無斷絕之理也。受宮刑者絕生理，故謂之腐刑，如木之朽腐無發生也。此刑不及公族，不忍翦(音剪)絕其生生之類耳。(嚴陵方氏曰：有司以正行法，故無貴賤親疏之間。苟以公族之故乃獄好有司使獲免焉，則法失其正矣，故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刑于隱則非與衆棄之矣，故曰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公族不止於兄弟，特舉中以該上下爾。素服居外不聽樂，則以哀未忘也。遠之者，公義也；哀未忘則有私愛存焉，故曰私喪之也。夫有生所以傳類，而宮刑則無生之道焉，故公族無宮刑。)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有司卒事反命。

天子視學之日，初明之時，學中擊鼓以徵召學士，蓋警動衆聽使早至也。凡物以初爲大，末爲小，故以大昕爲初明也。有司，教詩書禮樂之官也。興，舉。秩，常。節，禮也。卒事反命，謂釋奠畢復命于天子也。(嚴陵方氏曰：學記曰未卜禘不視學，蓋教養之久然後可以視之故也。天子視學必釋菜，所以示至尊不可以不各致其敬故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平聲)羣老之席位焉。

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始，謂始初立學之時也。若非始立學，則無釋奠先老之禮。先老，先世之爲三老五更者也。三老五更各一人。羣老無定數。蔡邕云更當爲叟。三老三人，五更五人，未知是否。然皆年老更事致仕者。舊說取象三辰五星也。

適饌省(息井反)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詠焉。退脩之以孝養(去聲)也。

設席位畢，天子親至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及養老珍羞之具。省具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遂作樂，聲發其歌咏以延進之。老更既入，即西階下之位，天子乃退而酌

醴以獻之是脩行孝養之道也嚴陵方氏曰於學言釋先師先聖於東序言奠于先老隆殺之別也以其隆故曰視以其殺故曰適適則自此適彼而已設其席位則老者欲安之故也醴者食也醴者酒也適饌省醴蓋互言之皆適其所而省之也尊若八珍之品凡可以養者莫不具焉故謂之珍具若王制所珍從是矣

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

反反席也老更受獻畢皆立於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樂工登堂歌清廟之詩以樂之歌畢至旅酬時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禮也其所言說者皆是講明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集合清廟詩中所咏文



王道德之音聲皆德之極致禮之大者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下管象者堂下以管奏象舞之曲也舞大武者庭中舞大武之舞也象是文王之舞周頌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武頌言勝殷遏劉維清不言征伐則象武决非武舞矣註疏以文王武王之舞皆名爲象維清象舞爲文王下管象爲武王其意蓋謂清廟與管象若皆爲文王不應有上下之別殊不知古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凡以人歌者皆曰升歌亦曰登歌以管奏者皆曰下管周禮大師帥瞽登歌下管奏樂器書言下管鼗鼓是也清廟以人歌之自宜升象以管奏之自宜下凡樂皆有堂上堂下之奏也此嚴氏之說足以正舊說之非故今從之大合衆以事謂大會衆學士以行此養老之事而樂之所感足以通達神明興起德性也一說周道之四達以有神明相之周家之興起以世世脩德皆可於樂中見之上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此言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則先王養老之禮豈若爲虛文而已哉長樂陳氏曰歌者樂之聲管者樂之器舞者樂之容登歌清廟所以著其德下管象所以著其事舞大武所以著其功而又大合學士以顯其事則幽足以達有神明足以興有德



也○馬氏曰神者藏於禮樂之中而不可知則管象舞武以達之德者藏於人情之間而不可見則管象舞武以興之

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闋終也此時畿內之諸侯及鄉遂之吏皆與禮席天子使其反國各行養老之禮是天子之仁恩始于一處而終皆徧及也○馮氏曰石梁先生於此經塗去幼字今按疏有其義而鄭註無養幼之文疑是誤本攙入一字

嚴陵方氏曰養老之禮所以廣孝也而人行莫大於孝此處之以大也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此受之以敬也發咏登歌合語下管此行之以禮也適饌省醴珍其此脩之以孝養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此紀之以義

也。命公侯而下各歸而有所養焉。此終之以仁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去聲)。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兌(悅)命曰。念終始典于學

虞夏商周皆有養老之禮。後王養老亦皆記序前代之事也。人道莫大於孝弟。慮之以大者。謂謀慮此孝弟之大道而推行之也。愛敬者具之事。行禮親迎爾之也。孝養獻醴也。紀義既歌而語也。終仁命侯國行之也。一事之中人皆知其衆德之全備者。以其慎終如始也。如此則衆安得不喻曉乎。養老之禮行於學。又因終始之義故引說命以結之也。馬氏曰。慮之以大者。孝弟仁之本也。孝弟所以示其愛。愛而弗敬。獸畜之也。故愛之以敬。所以行敬之情而曲致者存乎禮。行之不以禮。則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也。行之以禮則節所不盡。而養之不可以無其具。故備之以孝養。自慮之以大推而至於備之以孝養。則君臣父墜於不分。故紀之以義。以定上下之分。紀之以義所以致其尊。而亦不可以不致其親。故又終之以仁。慮之以大者。仁之本。終之以仁者。仁之成。君子始終之所依者。仁而已矣。○長樂陳氏曰。樂書曰。天子莫重於視學。亦莫重於養老。故老更者爲其血氣既衰而養以佚之。仁也。飲食之珍具親執而來之。禮也。憲行以善吾之行。乞言以齊吾之闕。智也。父事之不疑其所謂父。兄事之不疑其所謂兄。義也。有親者視之而興孝。有兄者視之而興悌。信也。夫一舉養老之事。衆皆知其德之備者以此而已。蓋釋奠於先老所以明其不忘本也。適饌省醴所以明其不敢從也。樂則清廟象武之頌。所以示德與事也。語則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所以明君與親也。然詠歎者。樂之聲音者。樂之器。養老之樂。始而發咏于中。而管舞舉。而樂闋。則堂上堂下之樂和樂而不流也。其所以命羣后羣吏反養老幼于東序者。不過示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始之以養。終之以仁而已。古之君子必謹其終始如此。而衆安得不喻哉。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

世子之記。古者教世子之禮篇也。不滿容。不能克其儀觀之美也。此節約言之。以見文王武王爲世子之異於常人也。文王朝王季日三。此朝夕而已。文王行不能正履。此色憂而已。○石梁王氏曰。古世子之禮亡。此餘其記之一節。小戴以附篇末

朝夕之食上(上聲)。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側皆反)玄而養(去聲)

羞品味也。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也。命膳宰。卽篇首所命之言也。養疾者衣齊玄之服。卽齊時所著玄冠緇布衣裳。則貴賤異制。謂之玄端服也。嚴陵方氏曰。文武之所爲。聖人之行也。世子之記則中人之行而已。聖人之制行不以己。豈一以文武之道責於人哉。故錄世子之記於篇末。使後人可跂而及也。所謂色憂不滿容者。蓋喜之類爲陽。憂之類爲陰。陽饒而陰乏。故憂則容不滿也。齊玄而養。謂心致齊而身服玄也。

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

善猶多也。不能飽以視武王之亦一亦再又異矣。此篇首言文王武王爲世子之事故篇終舉記之言以終之云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八



#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九

## 禮運第九

此篇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及陰陽造化流通之理。疑出於子游門人之所記。間有格言。而篇首大同小康之說則非夫子之言也。張子曰。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也。○長樂陳氏曰。道則運而無所積。器則滯而有所拘。禮器言禮之器。則禮運言禮之道也

昔者仲尼與於蜡乍賓。事畢。出遊於觀去聲之上。喟去媿反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蜡禮詳見郊特牲篇。孔子在魯與爲魯國蜡祭之賓。畢事而遊息於觀上。觀。門闕也。兩觀在門之兩旁。懸國家典章之言於上以示人也。喟然。嘆聲也。所以嘆魯者。或祭事之失禮。或因睹舊章而思古也。言偃。孔子弟子子游也。問所以嘆之故。夫子言我思古昔大道之行於天下。與夫三代英賢之臣。所以得時行道之盛。我今雖未得及見此世之盛。而有志於三代英賢之所爲也。此亦參見周公之意。○石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爲大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小康。有老氏意。而註又引以實之。且謂禮爲忠信之薄。皆非儒者語。所謂孔子曰記者

為之辭也。蔣氏曰古者歲時蜡禮之講終以序飲其重農力本存愛示情之意見於祈祝講禮之間勞來勸相之際仁之至義之盡今也聖人傷世偽之度起知古典之無傳而於蜡賓畢事之後出為觀上之遊喟然為之太息記者紀其所嘆在魯魯之郊禘非禮也其蜡可知矣然則發蜡之旨微矣聖人傷治古之不復因蜡禮而有見不有偃也為之發問則何以為大夫子或嘆之儀矣既以帝者之事為大同而指三代為小康蓋而均曰未之逮也而有志焉何哉此有以見聖人思致還上古之風而不可得而猶思其次也故其下歷歷言之○嚴陵方氏曰時帝聖人之在上者也孔子以窮而在下不得其時故其言如此然時無常也義可待為故止言未而已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去聲)賢與能。講(去聲)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扶問反)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去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天下為公。言不以天下之大私其子孫。而與天下之賢聖公共之。如堯授舜。舜授禹。但有賢能可選。即授之矣。當時之人所講習者誠信。所脩為者和睦。是以親其親以及人之親。子其子以及人之子。使老者壯者幼者。各得其所。困窮之民。無不有以養之。男則各有士農工商之職分。女則得歸于良奧之家。貨財民生所資以為用者。若棄捐於地而不以時收貯。則廢壞而無用。所以惡其棄於地也。今但得有能收貯以資世用者足矣。不必其擅利而私藏於己也。世間之事。未有不勞力而能成者。但人情多詐。共事則欲逸己而勞人。未肯盡力。此所以惡其不出於身也。今但得各竭其力以共成天下之事足矣。不必其用力而獨營己事也。風俗如此。是以姦邪之謀。閉塞而不興。盜竊亂賊之事。絕滅而不起。暮夜無虞。外戶可以不閉。豈非公道大同之世乎。一說外戶者。戶設於外而閉之向內也。蔣氏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居上者恬於勢位而不以為樂在下者安於困貧而不以為憂是以德化自行而防範不立情意易通而機巧不生故位以賢能而任非有所私而立之也人以信睦為交非制之使然也推而至於育老幼壯鰥寡孤獨之人交相養於天地之間而不見其禍男自然而有分女自然而有歸貨惡其棄於地而已力惡其不出於身而已是豈有一毫相攘相軋之習哉凡若此者非聖人用力而致之也故揚而舉之於大同之時惟帝者之事足以當之○嚴陵方氏曰天生其利人乃不取是以人逆天也故貨棄於地為可惡人犯其勞我享其逸是因人成事也故力不出於身為可惡取非其有謂之盜伺閒而發謂之竊絕理謂之亂殘則謂之賊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去聲)。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去聲)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

由此者在埶(勢)者去(上聲)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天下爲家以天下爲私家之物而傳子孫也大人天子諸侯也父子相傳爲世兄弟相傳爲及紀綱紀也賢勇知以勇知爲賢也涿鹿之戰有苗之征兵非由後王起也謂兵由此起舉湯武之事言之耳著明也考成也刑仁謂法則仁愛之道講讓講說遜讓之道示民有常言六君子謹禮而行若義以下五事示民爲常法也在埶居王者之勢位也言爲天下之君而不以禮行此五事則天下之人以爲殃民之主而共廢黜之也此謂小小安康之世不如大道大同之世也○陳氏曰禮家謂太上之世貴德其次務施報往來故言大道爲公之世不規規於禮禮乃道德之衰忠信之薄大約出於老莊之見非先聖格言也

嚴陵方氏曰前言大道之行則知大道隱之爲廢此言大道既隱則知大道行之爲明矣前言天下爲公則以與賢故也故繼言選賢與能此言天下爲家則以與子故也故繼言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爲大人世以爲禮則各子其子故也及以爲禮則各親其親故也道大而有變則爲之綱者道也禮義小而有常故以爲紀爲道之綱則君臣固有義矣父子固有親矣兄弟固有序矣夫婦固有別矣及以禮義爲紀則因其義而正之因其親而篤之因其序而睦之因其別而和之故曰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長樂陳氏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而與人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而與子與人與子固出於天聖人所以順天而趨時也然其爲公者非不家之以爲公者爲主爲家者非不公之以爲家者爲主至於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力不必藏於己非無所別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非無以待人也亦其所爲主若異矣選賢與能講信脩睦六君子非不由之禮義以爲紀竟辨非不用之特其有所輕重淺深頓簡之不一耳○蔣氏曰聖人處大同之世固能運無爲之化聖人處小康之時要亦無不盡之心夫惟無不盡之心而後能居小康之時成極治之化苗大道之隱使大道之行以此言之帝王有異時無異道聖人因端以思禮其不能無望於魯而有志於帝王之世者如此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去聲)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效)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去聲)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禮本於天天理之節文也殽效也效於地者效山澤高卑之勢爲上下之等也後章殽以降命以下乃詳言之列於鬼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也喪祭以下八事人事之儀則也

金華應氏曰上數語明禮之功用以明夫人生死之所由係下四語總禮之體用以明天下國家治亂之所由別也法於天地鬼神者理也所以承天之道也達於天下國家者事也所以治人之情也理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嚴陵方氏曰禮本乎天之道故先王制禮所以承天之道禮出乎人之情故先王制禮遂以治人之情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禮之得失遂有生死之道見其所以爲急毀於天曰本於地曰殽於鬼神曰列皆言禮之所以立也至於禮之所以行則有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焉見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則禮達於下矣故以達言之○馮氏曰天降衷於民而先王之爲禮所以綱天之衷也故曰以承天之道夫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逸人情之所同也人情之所同而縱之則滅天理而窮人欲故先王制爲禮以節之也故曰以治人之情胡不遄死者未至乎死而人欲其死也

言假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徵證也孔子言我欲觀考夏殷之道故適二國而求之意其先代舊典故家遺俗猶有存者乃皆無可徵驗者僅於杞得夏時之書於宋得坤乾之易耳夏時或謂即今夏小正坤乾謂歸藏商易首坤次乾也所謂坤乾之義理夏時之等列吾但以此二書觀之而已二代治天下之道豈可悉得而聞乎論語曰



文獻不足故也○石梁王氏曰以坤乾合周禮之歸藏且有魯論所不言者恐漢儒依倣爲之誠如其說則夏小正之書與坤乾何足以證禮註訓徵爲成亦非近儒有反引此以解魯論者謬甚中庸亦無是說大槩此段倣魯論爲之者嚴陵方氏曰坤乾不謂之書而謂之義夏時不謂之書而謂之等者禮以達義於內辨等於外言也天地之理爲妙故以義言內四時之迹爲顯故以等言外○臨川吳氏曰杞宋爲二王之後其國得用夏殷之禮以祀其先夫子欲觀夏殷之禮意謂杞宋二國必猶有其先世之禮存焉故往二國求之及至其國乃知二國無復能存其禮故皆不足證但於杞得夏時一書於宋國得坤乾一書坤乾之書其義略可推夏時之書其等略可見夏禮殷禮其他既無可證驗吾姑以是二書觀之而已吾以是觀之蓋不滿意之辭按論語所記與此章大同小異彼以文獻不足徵者文是記禮之書獻是習禮之人此言之杞之宋而不足徵蓋亦謂無其人而文則猶有夏時坤乾二書然亦非足徵者也此其所以不滿夫子之意乎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百豚汙烏花反尊而抔掊飲蕢桴浮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燔黍以黍米加於燒石之上燔之使熟也捭豚擘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熟之也汙尊掘地爲汙坎以盛水也抔飲以手掬而飲之也蕢桴摶土塊爲擊鼓之椎也土鼓築土爲鼓也上古人心無僞雖簡陋如此亦自可以致敬於鬼神也延平周氏曰上古之世未始知有禮而有禮乃所以强世故聖人因其有飲食之大欲而少爲之以節文此天下唯知飲食之充決而不加節入於節文之中也所謂飲食若止於燔黍捭豚汙尊抔飲與夫蕢桴土鼓凡此不唯可施於人之所交際而猶若可以致敬於鬼神蓋亦趨時而已矣○



蔣氏曰上古器皿未具而燔捭以爲食罍酌未設而汙抔以爲飲聲樂未備而蕢土以爲鼓彼其所交際麤陋者簡素質實而巧僞不形則以此而接乎鬼神自其一念之誠而施之有餘也○嚴陵方氏曰此言禮之初方是時地產之穀有黍然未有釜甑也故燔之天產之物有豚然未有刀匕也故捭之尊未能鑿木也故汙尊飲未知用爵也故抔飲皆始諸飲食之事鬼神之道焉而雖格推薄之禮疑若不及以致其敬也故以猶若言之可疑之詞也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平聲告曰皋某復然後飯上聲腥而苴蔬於反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去聲氣在上故死者北首去聲生者南鄉去聲皆從其初

所以升屋者以䰟氣之在上也皋者引聲之言某死者之名也欲招此䰟令其復合體魄如是而不生乃行死

事飯腥者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以生稻米爲含也苴
孰者用中古火化之利包裹熟肉爲遣送之奠也天望
地藏謂始死望天而招魂體魄則葬藏于地也所以然
者以體魄則降而下知氣則升而上也死者之頭向北
生者之居向南及以上送死諸事非後世創爲之皆是
從古初所有之禮也嚴陵方氏曰飯必以腥處致生之不知故也苴必以熟又處致死之
不仁故也後世於喪有奠始於飯腥而已於葬有遣始於苴孰而已體有所附魄有所寄皆重謂則陰之類
也故降而在下知無不周氣無不之故許撫游爲則陽之類也故升而在上郊特牲不言體魄而言形魄不言知
氣而言魂氣者亦互相備也死者化故言歸生者興故言鄉凡是禮也後世雖或謂其文而不能損禮之實雖
或汨其迹而不能易禮之意故曰皆從其初○臨川吳氏曰體魄謂形體精魄降謂降下在地知氣謂神識魂



氣在上謂升上在天其號其告望而求諸天之陽明者蓋爲知氣之在上而然此時猶以生道處之冀其知氣
來復而可以生也始則飯腥終則苴熟藏而歸諸地之陰幽者蓋爲體魄之降而然此時始以死道處之俾其
體魄得所而安於死也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曾)巢未有火
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汝)其毛未有麻絲衣(去聲)
其羽皮
營窟者營累其土以爲窟穴也地高則穴於地中地卑
則於地上累土爲窟也橧巢者橧聚薪柴以爲巢居也
茹其毛者以未有火化故去毛不能盡而并食之也嚴陵
方氏曰孟子所謂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是矣前說言燔黍矣此乃未有火化者先儒謂加黍於燒石之上非

火化故也○臨川吳氏曰營窟上處以避寒也橧巢夏處以避暑也飢則食鳥獸之肉寒則取鳥之羽獸之皮
以裘而蔽其體也此以上所言皆是上古時事爲太朴陋不可從也下文乃言上古以後可從之禮
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
以炮(庖)以燔以亨(烹)以炙(隻)以爲醴酪(洛)治其麻絲以爲
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范字當從竹韻註云以土曰型以金曰鎔以木曰模以
竹曰范皆鑄器之式也范金爲形範以鑄金器也合土
和合泥土爲陶器也裹而燒之曰炮加於火上曰燔煑
於鑊曰亨貫串而置之火上曰炙醴酪也治漆染之類
也此以上諸事皆火之利今世承用而爲之皆是取法



往聖故云皆從其朔朔亦初也嚴陵方氏曰上世未有火化非無火之利也特
未能脩之以利人爾夫爲宮室之類然後足以代橧巢爲營窟之類然後足以代血毛爲布帛之類然後足以
代羽皮是道也不特可以養生於其始又可以送死於其終不特可以養生送死於其明又可以事鬼神上帝
於其幽○方氏曰自范金合土以下皆聖人開物成務以教天下而使之相安相養於利用出入之間者也○
長樂陳氏曰天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有始謂之朔故天地之始亦可以言初一月之始則特謂之朔是以
言禮之初則繼之以皆從其初言後世有作則繼之以皆從其朔也
故玄酒在室醴醆(側眼反)在戶粢(才細反)醍(體)在堂澄酒在下
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古雅反)
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
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戶)

太古無酒。用水行禮。後王重古。故尊之名爲玄酒。祭則設於室內而近北也。醴猶體也。酒之一宿者。周禮謂之醴齊。醆即周禮盎齊。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也。此二者以後世所爲賤之。陳列雖在室內而稍南近戶。故云醴醆在戶也。粢醍即周禮醍齊。酒成而紅赤色也。又卑之列於堂。澄酒即周禮沈齊。成而滓沈也。又在堂之下矣。此五者各以等降設之。祝爲主人告神之辭。嘏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說見曾子問。上神在天之神也。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是正君臣之義。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是篤父子也。睦兄弟者。主人獻長兄弟及衆兄弟之禮。齊上下者。獻與餕各有次序無遺缺也。夫婦有所者。君在阼。夫人在房及致爵之類也。行禮如此。神格鬼享。豈不承上天之福祜乎。

長樂陳氏曰。道之精常幽玄而淡薄。道之粗常明著而精美。精則常貴而尊。粗則常賤而卑。先王於名數之間而未嘗不寓之以道德之意。此玄酒所以在室。醴醆所以在戶。粢所以在堂。澄所以在下也。蓋玄酒則水也。而陳之在室。則室者幽之所而且尊也。醴醆漸至於致味。故用之於朝踐。陳之於戶。則戶者幽明之中而尊卑之際也。粢醍則醍齊是也。用之於饋食而陳之於堂。堂者明之所而漸卑也。澄酒則清酒是也。而用之於尸卒食之三獻。故陳之於下。下者明之尤著而且卑也。昔先王之於鬼神。以神道事之則以五齊。以人道事之則以三酒。犧牲所以致其養。琴瑟鍾鼓所以致其樂。祝嘏所以致其文。此固足以降上神與先祖也。然上神先祖之降在彼。而天祜之承在我。在彼者以禮物之所薦。在我者以禮教之所成。故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以至於夫婦有所也。○延平周氏曰。宥齊酒犧牲鍾鼓祝嘏。則固足以降上神之與先祖。然必待正君臣。篤父子。睦兄弟。齊上下。夫婦有所。而後可以承天之祜者。以備物盡禮爲未足以承天。而所可承天者。先脩人事而已矣。○馬氏曰。犧牲者鼎俎之實。鼎俎者犧牲之寓。犧牲之未殺。故言陳鼎俎之未實。故言備祭祀之樂。其類非一。故言列祝者代子之辭。以告孝於其父。嘏者代父之辭。以告慈於其子。二者各有其職。故言脩。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殺。與其越(活)席。疏布以冪(莫力反)。衣(去聲)其澣(戶管反)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刑)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周禮祝號有六。一神號。二鬼號。三祇號。四牲號。五齍號。六幣號。作其祝號者。造爲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神號如昊天上帝。鬼號如皇祖伯某。祇號若后土地祇。牲號若一元大武。齍號若稷曰明粢。幣號若幣曰量幣。祝史稱之以告鬼神也。每祭必設玄酒。其實不用之以酌。薦其血毛。謂殺牲之時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也。腥其俎。謂牲既殺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祭玄酒。薦血毛腥俎。此三者是法上古之禮。孰其殺以下是中古之禮。殺。骨體也。以湯爓爲孰。越席。蒲席也。疏布。麤布也。冪。覆尊也。周禮越席疏布祭天用之。此以爲宗廟之用。記者雜陳之也。澣帛。謂祭服以湅染之帛制之也。醴醆以獻者

朝踐薦血腥時用醴饋食薦孰時用醆也薦其燔炙者燔肉炙肝也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賓長以燔從也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故云君與夫人交獻也此以上至孰其殽是法中古之禮皆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鬼魄而求以契合於窅漠之中也然後退而合亨謂先薦爛未是孰物今乃退取向爛肉更合而烹煮之使熟而可食也又尸俎惟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烹煮之故云合亨也體其犬豕牛羊者隨其牲之大小烹熟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衆俎用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也此是



祭末饔燕之衆俎非尸前之正俎也簋內圓而外方盛稻粱之器簠外圓而內方盛黍稷之器籩豆形制同竹曰籩木曰豆鉶如鼎而小菜和羹之器也祝嘏說見前孝事祖宗之道也慈愛子孫之道也合亨以下當世之禮也祥猶善也嚴陵方氏曰血所以告幽毛所以告全腥其俎則事之以神道孰其殽則事之以人道越席則郊特牲所謂蒲越槀鞂之尚是矣疏布禮器所謂犧尊疏布鼏是矣澣帛則祭統所謂以共純服是矣凡此所言則合古今之異質文之變也又曰合亨則合衆物而亨之犬豕牛羊胥有貴賤各異體為故曰體以稻粱而實簠以黍稷而實簋以水土之品而實籩豆以五味之和而實鉶鼎故曰實祖禰所以望子孫者莫大乎孝故祝以孝告子孫所以賴祖禰者莫過乎慈故嘏以慈告夫禮至於此則始於古而成於今始於質而成於文矣故曰大成也○蔣氏曰禮之始貴乎嚴終極其備故血毛腥俎殽孰越席疏布之事猶有貴乎古先也乃曰合莫謂其本是精神以求神於冥漠之罔也合亨體薦籩豆簠簋鉶羹詞說之詳是後世之所備也乃曰大祥謂其舉是備禮而極其祥善之義也蓋聖人制禮豈容一毫之偽方其合莫以求神也物味薄而誠敬在禮文簡而精神通至於成禮而致祥也品物具而神祇樂誠意儼而詞說行學者苟能究觀聖人終始考禮之意而得之於想像形容之妙則凡器物之陳節文之變皆有深長之義存乎其間○廷平周氏曰奉上世之禮物而罕及於後世者則無文奉後世之禮物而罕及於上世者則無本有本有文此之謂禮之大成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上聲）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先列反）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幽厲之前周道已微其大壞則在幽厲也魯周公之國夫子嘗言其可一變至道則今魯何往哉然魯之郊禘



則非禮矣禹為三代之盛王故杞得以郊契為殷之始祖故宋得以郊惟此二國可世守天子之事以事其祖周公雖聖人臣也成王之賜固非伯禽之受尤非周公制禮作樂為萬世不易之典而子孫若此是周公之教因子孫之僭禮而衰矣天地社稷之祭君臣之分凜不可踰賀謂人臣而可僭天子之禮哉○石梁王氏曰此一章真孔子之言註不能明其旨天子祭天地諸侯但可祭社稷杞宋之郊是王者之後夫子之事守禮之所許者魯而有郊是背周公所制之禮與杞宋不同也張子曰周公用天子禮樂或以為有人臣不可為之功則當用不可用之禮夫有權有位則人臣所遇當如此至用

天子之禮樂則非也故魯之郊禘非禮也家臣僭大夫三桓僭魯魯僭天子推其原皆在成王成王賜伯禽天子禮樂自其時已啓下僭上之階矣○臨川吳氏曰夫郊者天子外祭之重者也禘者天子內祭之重者也郊禘者天子之禮非諸侯所宜有也成王非所錫而錫之魯君非所受而受之此魯之郊禘所以爲非禮故曰周公其衰矣所謂衰者非周公之衰也言後世僭用天子之禮此周公之道所以爲衰矣杞宋皆天子之事守魯之郊禘非天子之事守故曰非禮○臨川吳氏曰言杞宋二國所以得郊者蓋以二王之後脩其天子所行之事後世遵守而行之者也若魯則非有天子之事可守豈可僭郊也哉周言周公所制正禮惟天子得於圜丘祭天方澤祭地諸侯則但於社祭地及祭稷神而已不得如天子之祭天祭地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

祭禮祝於始嘏於終禮之成也常古常事古法也不敢變易謂貴賤行禮一依古制也假亦當作嘏猶上章大祥之意言行當然之禮則有自然之福其福大矣 臨川吳氏曰假與嘏字通用嘏尊祝卑以尊統卑故但言假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

祝嘏辭說禮之文也無文不行周禮大宗伯掌詔六號重其事耳衰世君臣慢禮惟宗祝巫史習而記之故謂幽昏之國言其昧於禮無以昭明政治也 長樂劉氏曰周官太祝掌六祝六祈六辭六號九祭九𢪛之辭與法皆繫諸六典之籍而藏于太史屬諸春官上下相維不可少廢也今仲尼之時遂幽厲之君傷春秋之亂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之家遂使國之禮典幽暗不明故曰幽國也

醆側眼反斝古雅反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

醆夏之爵斝殷之爵尸君君之尸也杞宋二王之後得用以獻尸其餘列國惟用時王之器今國君皆用醆斝以及於尸君非禮也是僭上之君耳 長樂劉氏曰天子備六代禮樂其祭於宗廟也醆斝君尸則用醆斝今也諸侯亦用之不曰僭君乎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

冕祭服之冠弁皮弁也大夫稱家大夫以朝廷之尊服國家之武衛而藏於私家可見其強橫則此國君者乃見脅於強臣之君也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

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具官是僭擬也祭器惟公孤以上得全備大夫無田祿若不設祭器以其可假也有田祿者祭器亦不得全具須有所假不假亦僭擬也周禮大夫有判縣之樂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是大夫祭不用樂也或君賜乃有之耳聲樂皆具亦僭擬也尊卑無等非亂國而何 蔣氏曰禮莫嚴於祭然誠敬不根於內心則交神之道觕用器或恣乎分守則僭上之患起聖人所甚懼也祝嘏辭說此豈交神明之虛語聖人舉孝慈相感之義以發之於禮經而詩有之曰令終有俶公尸嘉告蓋致祭受福之義盡之於對越無愧之素而行之於精神必通之時識非具文也如其出於宗祝巫史藝以藏之而有事之際舉以行焉自謂神明之及交其謂之幽國宜哉至於爵有醆斝夏商所制也禮天子獻斝諸侯奠角郊特牲言舉斝角詔妥尸禮器宗廟之制卑者舉角等級明甚今諸侯之制而醆斝以及尸安得不謂之僭君聖人言禮至是則亦甚不得已矣若是則大夫安得不僭諸侯哉繁纓小物君子惜之今也冕弁藏於私家弓矢鈇鉞諸侯猶侯命於天子今也兵革藏於私家六命賜官恨

制甚嚴而大夫具官不由於所賜四命受器自有彝典而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此所以官事不攝反坫爲禮八佾舞庭三分公室竊據僭逼之事莫之禁禦甚而至於君臣同國此聖人所以傷今思古固有望於隆禮之君也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基)不使以衰(催)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

臣者對君之稱僕者服役之名仕於大夫者自稱曰僕則益賤矣人臣有三年之喪或新昏則一期之內君不使之所以體人情也就二者而論喪尤重於昏也今乃不居喪於家而以衰裳入朝是視君之朝如己之家矣是君與其臣共此國也就卿大夫而言僕又其臣也今卿大夫乃與其家之僕雜居齊列無貴賤之分亦是君與臣共此國也嚴陵方氏曰臣者對君之稱故仕於公曰臣而諸侯稱君僕者對主之稱故仕於家曰僕而大夫稱主○延平周氏曰均仕也一爲僕則其臣不得與之雜居齊齒先王之正名其詳至於如此○臨川吳氏曰先言臣與僕之不同稱以見臣與僕同居處者之爲非禮先言喪與昏者之不役使以見臣服衰裳入君朝者之爲非禮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

王之子弟有功德者封爲諸侯其餘則分以畿內之田諸侯子孫命爲卿大夫其有功德者亦賜采地所謂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也大夫位卑不當割采地以與子孫但養之以采地之祿耳此先王之制度也長樂陳氏曰制則有所裁度則有所限先王以人之子孫上以承先祖之統下以綿本支之世其不思有以處之然其處之則有所裁之制所限之度此固不可無尊卑隆殺之別也天子不曰天下而曰田所以明其止於千里以與天下共之也諸侯不曰田而曰國所以明其專於百里而非與天下共之也大夫食其所有事者故其地命之曰采采者事也凡此言其大法而已若夫諸侯大夫之子其不肖者固不可以世食而大夫之子苟其賢之過人又不止於食舊而已○金華應氏曰處者位置而區處之各得其宜大者謹其禮而無濫恩小者安其分而無覬志以制度不可踰也制度一定則人欲偏厚其子孫者因無所容其私心而侵剝技羨兼并同姓者亦不容薄於所尊矣○新安王氏曰函罔僭君脅君亂國若與臣同國皆諸侯卿大夫失禮也禮之失起於制度之紊故此明言先王制度大小有等尊卑有辨天子地方千里有田以處其子孫然亦不得僭也諸侯地方



百里有國以處其子孫卿大夫不得僭也卿大夫各有食邑以處其子孫家臣不得借也制度一定上下截然安得有前五失諸侯僭差起於天子失禮卿大夫僭差起於諸侯失禮故下文言之

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去聲)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怪)法亂紀

廟尊於朝故天子舍之然必太史執簡記奉諱惡者不敢以天子之尊而慢人之宗廟也不如此則是壞法度亂紀綱矣長樂劉氏曰諸侯敢於天子雖其祖先宗廟亦不敢私有乃以舍至尊上下之分此亦至矣然而天子必以太史所掌之禮籍入處其廟言動之際必據乎禮示不敢慢也○嚴陵方氏曰舍其祖廟者在諸侯則不敢爲之主在天子則不忘於所敬故也禮籍若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之類乃法之所以存紀之所以立今也不以入故曰壞法亂紀

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

諸侯於其臣有問疾弔喪之禮非此而往是戲謔也。敗禮之禍恒必由之蔣氏曰諸侯有一國國門戒弔喪入諸臣之家。所以惻難恤患見尊下之情乃若出入無名。率意以行。此固驟馳而往之事所由萌乎。君臣無私交。聖人譏之。故曰是謂君臣爲謔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擯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

國之有禮如器之有柄能執此柄則國可治矣接賓以禮曰儐接鬼神亦然故曰儐制度如禮樂衣服度量權衡之類考而正之不使有異仁主於愛義主於斷別而用之必當其宜長樂陳氏曰禮之有體可執以治國猶器之有柄可執以治事故曰禮者君之大柄也惟其爲大柄則能別嫌於難辨明微於未彰幽可以儐鬼神明可以考制度別仁義以至於治政安君也○馬氏曰禮者政刑之本也治國不以禮則操持悖謬而失其所要故曰大柄柄言其所執之要也嫌者人之所難別而禮有以別之微者人之所難明而禮有以明之鬼神在其幽而人不可測度者也禮有以神之格故曰儐以禮賓之也制所以裁度所以節皆禮有以考之仁有殺義有等皆禮有以裁之夫觀其禮所以知其政禮之所興則政之所治禮之所變則政之所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者所以治政安君也



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疵國

倍違上行私也。或亦倍而去之之謂。小臣竊所謂盜臣也。肅峻急也。俗敝人無廉恥。風俗敝敗也。治國無禮故

至於刑肅而俗敝。爲君者但恣己用刑。遂廢常法。法廢而禮無上下之列矣。宜乎士不脩職。民心離叛也。豈非疵病之國乎長樂陳氏曰政不正則君位危所謂上無道揆也則大臣倍而不法小臣竊而不廉所謂下無法守也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則刑肅而不中俗敝而不美法亂而無常禮紊而無別所謂士者亦不事其事也士不事其事則民亦不歸之矣然書言刑肅而俗敝者蓋以亂之所致多在刑罰以其刻核太至敝也夫治之爲道由內以及外故禮出而後有法法出而後有刑及其亂也由外以及內故刑肅而後法無常法無常而後禮無列矣○嚴陵方氏曰大臣倍非所謂大臣法也小臣竊非所謂小臣廉也國有常法制民于刑之中而已尚刑肅而至於俗敝則法失其常矣故言法無常法以禮爲體禮以法爲用用既無常則禮亦無列故言禮無列無列者失其序之謂也是則人不安其藏矣故言士不事蓋士以事事爲正故也刑肅而俗敝民將畏罪而離散矣故言則民弗歸也俗敝民敝又何以致國之肥乎故以疵言之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效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降于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

藏猶安也。君者政之所自出。故政不正則君位危。書言天工人其代之。典曰天叙。禮曰天秩。是人君之政必本於天。而效法之以布命於下也。社。祭后土也。因祭社而出命。是殽地之政。有事於祖廟而出命。是仁義之政。有事於山川而出命。是興作之政。有事於五祀而出命。是制度之政。殽地者殽其高下之勢。以定尊卑之位也。仁義者。仁以思慕言。義以親疎言。思慕之心無窮。而親疎

之殺有定又親親仁也尊尊義也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而尊尊之義隆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而親親之仁篤也興作之事非材不成故於山川制度之興始於宮室故本五祀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禮聖人膺禮之政如此故身安而國可保也蔣氏曰聖人本天理以兆致徵之以降命於天下凡其興建顯設咸有定序使萬物森列各居其位而不相奪者皆非私意爲之也是以命降于社之謂殺地盡言內地事地教民美報而地道以顯也降乎祖廟之謂仁義盡言反本復始尊祖敬宗而人道以立也降于山川之謂興作盡言備物致用奉作興事而職業以起也降于五祀之謂制度蓋言門行有守外內有藏而宮室以居也聖人必於此致意爲而復爲藏身之焉莫人道立於天下莫先於天地鬼神各安其位莫先於孝慈報反各有其常又莫先於養生居處各有其序其所以隄防世故維持人心在孔父此一帝三王所以爲

天下開物成務之主布政乎天下者本此道也○嚴陵方氏曰於祖廟言仁義則知本於天者爲陰陽之道降于社者爲剛柔之德也於五祀言制度則知興作之爲事功矣道德仁義興作制度皆政之所存者而聖人特寓之於天地祖廟山川五祀使萬物莫不聽命焉其序先天而後地者上下之序也次之以祖廟者尊卑之序也又次之以山川者內外之序也又次之以五祀者大小之序也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洛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

此承上章言政之事謂聖人所以參贊天地之道並鬼神之事凡以治政而已故處天地鬼神之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聖人法之此禮之所以序也玩天地鬼神之所樂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聖人法之此民之所以治也四時本於天百貨產於地人生於父而德成於師此四者君以正用之謂人君正身脩德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而財成其道輔相其宜以左右民使之養生喪死無憾然後設爲庠序學校之教申之以孝弟焉則有以富之教之而治道得矣然其要在君之自正其身立於無過之地而後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蔣氏曰聖人道同乎天地故其身能與天地而爲三知通乎鬼神故其身足與鬼神而並立○長樂陳氏曰夫知天地鬼神之象則有所存明天地鬼神之所則有所樂處其所存乃禮之先後之序玩其所樂升民之所以樂也○馬氏曰變通莫大於四時而有天以生之養人莫若財而有地以生之所升民然以時四方而有父以生之人非教則

無以別於禽獸而有師以教之四者皆出於自然而無倫於君可也而曰正用之何也蓋天雖生於時而茂對育物者非君不能育也地雖生乎財而理財正辭者非君明其義則不能理也人生雖自乎父而非君則罔克資運以生教雖自乎師而非君則不能安其教正用之者循其自然之理而立於無過之地也夫有天以生時有地以生財有父以生之有師以教之則富庶教之具備可以參天地之化育而成位乎其中矣○嚴陵方氏曰時以象運故天生時則以形成故地生財父以傳類故人其父生師以傳道故師教之爲之君者位天地之中居父師之上夫何爲哉以正用之而已

故君者所明讀爲則也非明則人者也君者所養去聲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則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如字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去聲定故人皆愛其死

而患其生

此承上章君立於無過之地而言舊說明猶尊也故讀則君爲明君今定此章三明字皆讀爲則字則上下文義坦然相應矣不必迂其說也君者正身脩德而爲臣民之所則倣者也非則倣人者也臣民之所奉養也非奉養人者也臣民之所服事也非服事人者也君而則人則是身不足以爲人所取則而反取則於人非立於無過之地者矣君而養人則一人之身豈能供億兆人之食必不足矣君而事人則降尊以事卑爲失位矣惟百姓者則君以自治其身所謂文武興則民好善也養



君以自安謂竭力供賦稅則有耕食鑿飲之安也事君以自顯謂竭忠盡職則有錫爵之榮也禮教通達而名分不踰故人皆慕守義而死恥不義而生也○石梁王氏曰此處皆非夫子之言長樂陳氏曰百姓則君以自治而善有以達養君以自安而分有以盡事君以自竭而忠有以盡如是則禮達於上下之間而分定於尊卑之際故人於其義之可死則不苟避於其不義之生則不苟存此所謂禮以達義而不變其情也○朱子曰禮達而分定達謂達於下○蔣氏曰天下之勢莫患乎上下無以相別而分守無以相安也若夫主勢一定而君總既爭夫下之民方且違名守數相從於畏愛則象之中甘心於服役事養之際求其爲自安自適之不暇安有欲得隨慶之事哉故曰禮達而分定則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好生惡死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有禮以率天下能使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則其功用固不容以小言也

故用人之知去(上聲)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

言人君用人當取其所長舍其所短蓋中人之才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去猶棄也有知謀者易流於欺詐故用人之知當棄其詐而不責也有剛勇者易至於猛暴故用人之勇當棄其猛暴之過也○朱子曰仁止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也故用人之仁當棄其貪之失也朱子曰人之性易得偏人仁如何貪蓋仁善底人便有好便宜底意思今之廉介便多是那剛硬底人○延平周氏曰孔子言道之序則仁先之知次之勇又次之言爲道則知先之仁次之勇又次之今以勇問於知與仁者蓋知仁以勇爲主故問之



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變讀爲辨)

大夫死宗廟言衛君之宗廟而致死也然己之宗廟亦在本國不棄君之宗廟即是不棄己之宗廟也舊說變讀爲辨辨猶正也一說其死有分辨非可以無死而死也

故聖人耐(能)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婢亦反)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

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上聲爭奪舍禮何以治之

非意之謂非以私意臆度而為之也。必是知其有此七情也。故開辟其十義之途而使之由之明達其利與患之所在而使之知所趨知所避然後能使之為一家為一人也。七情弗學而能有禮以治之則人義人利由此而生。禮廢則人患由此而起○問愛與欲何別。朱子曰愛是汎愛那物。欲則有意於必得便要拏將來延平周氏曰天下非一家而能以為一家中國非一人而能以為一人者必先知人情而無喜其所怒無欲其所惡然後聞於人義使之知父子君臣之大倫明於人利使之講信脩睦達於人患使之無爭奪以相賊如此則天下所以為一家中國所以為一人也○許氏曰天下大本在於人情離合而聚寡遠近不與焉情之所合則措天下之與而歸之同情之所離則天下之勢不可得而強一矣今夫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此豈臆度料想姑為是言哉古之聖人總攝人心維持世故所以起天下聯絡親比之義而革其乖戾違背之習者蓋亦為見是理而為之惟知天下之情是以開闢天下之大義與利銷患而人心一也惟不知天下之情是以失天下之義背利縱欲而人心離也又曰此義既形此情遂定於是講信脩睦而人利興此義不立此情日亂於是爭奪相殺而人患起然人豈本有是患哉情我所固有也義我所固有也惟其本義以制情是以因義以成利推其舍義而言利是以因利而生患者乎論人道之大抵此情此義於利害之間區別而備言之從究制情立義興利去患之說詳納天下於相安相養之域則自禮外無餘說也○長樂陳氏曰喜愛欲者陽之情怒哀懼惡者陰之情凡此皆出於天然故言非學而能也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者閨門之義長惠幼順者鄉黨之義君仁臣忠者朝廷之義凡此皆出於人為信則無所欺罔睦則有所顧省此皆足以和義故謂之人利爭而後奪奪而後相殺此皆足以召禍故謂之人患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

人心雖有七情總而言之止是欲惡二者故曰大端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大洛反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現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

欲惡之心藏於內他人豈能測度之所欲之善惡所惡之善惡豈可於顏色覘之若要一一窮究而察識非求之於禮不可蓋七情中節十義純熟則舉動自然合禮。若七情乖僻人倫有虧則言動之間皆失常度矣有諸中必形諸外也若不知禮則無以察其情義之得失於動作威儀之間矣馬氏曰莫非欲也而欲之甚曰大欲莫非惡也而惡之甚曰大惡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所謂情而情之所本充存於欲惡故曰心之大端也心者色之隱由色以觀心可測度雖作於其心而不見於色則人之深情厚貌有時而不知也故色隱而內在色取仁而行違者有矣有禮以節之則美惡不能藏於心也故曰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嚴陵方氏曰欲惡心之大端雖各有端以裁其心不可測度也欲其所可欲惡其所可惡則為美非所欲而欲非所惡而惡則為惡然皆由心生者一也故曰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上言不可測度以不見其色故也精器曰欲察物而不由禮非之得矣正謂是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天地鬼神五行皆陰陽也。德指實理而言。交指變合而

言。會者妙合而凝也。形生神發皆其秀而最靈者故曰五行之秀氣也○石梁王氏曰。此語最粹張子曰。天地之帥謂人之德性如天地之性人爲貴是也稟五行之氣以生最靈於萬物是其秀也神之言伸也鬼之言歸也凡生即伸也要終即歸也神之盛極於氣鬼之盛極於魄一體兼此終始此鬼神之會也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氣物生皆然而人爲備焉○北溪陳氏曰人受陰陽二氣而生此身莫非陰陽如氣陽血陰脈陽體陰頭陽足陰上體爲陽下體爲陰至於口之語默目之開闔鼻息之呼吸皆有陰陽分屬不待人如此凡萬物皆然無一物不具鬼神又曰鬼神只是陰陽二氣之屈伸往來自二氣言之神是陽之靈鬼是陰之靈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耳自一氣言之則氣之方伸而來者屬陽爲神氣之已屈而往者屬陰爲鬼其實二氣亦只一氣耳○馬氏曰凡盈於天地之間者莫不稟五行之氣也人之所以異於物以其得氣之秀而最盡者也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掀要反於山川播上聲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竅於山川山澤通氣也五行一陰陽也質具於地氣行於天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各主其事以成四時月之盈虧由於日之近遠四序順和日行循軌而後月之生明如期望而盈晦而死無朓朒之失也長樂劉氏曰天也者陽氣之所積故曰秉陽爲地也者陰氣之所積故曰秉陰爲陰氣合陽於天上則爲日星是以其光下乘爲陽氣合陰於地下則爲山川是以其竅上通爲○長樂陳氏曰天以清秉陽在天者成象則日星是也地以濁秉陰在地者成形則山川是也天地既位於上下則播五行於其中故天一生水而播於冬天三生木而播於春地二生火而播於夏地四生金而播於秋天五生土而播於四時之間自天一至于天五則爲十五之數十五之數成其所播者既和然後月生而如其數蓋三五者數之所變故數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生數之極而月所以盈又循之至於三五則爲五行成數之極而月所以闕也然而陰陽之義配日月此特言月而不言日何也蓋月有盈闕之常而又多薄蝕之變得其常則四時和及其變則四時乖故觀月之生而已矣

五行之動迭田結反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旋相爲本也

動運也竭盡也終也本者始也五行之運於四時迭相終而還相始終則有始如環無端也冬終竭而春始來則春爲夏之本春竭而夏來則夏又爲秋之本已往者爲見在者所竭見在者爲方來者所本五行四時十二月莫不皆然也山陰陸氏曰竭盡也水王則金竭木王則水竭王文公曰此立而微竭也○蔣氏曰方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時之爲冬者然也而金爲之本矣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是時之爲夏者然也而木爲之本矣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陽聲黃鍾子太蔟寅姑洗辰蕤賓午夷則申無射戌也陰聲謂之六呂大呂丑應鍾亥南呂酉林鍾未仲呂巳夾鍾卯也六律六呂皆是候氣管名律法也又云述也呂助也言助陽宣氣也總而言之皆可稱律故月令十二月皆稱律也長短之數各有損益又有娶妻生子之例長短損益者如黃鍾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故下生林鍾長六寸也上生者三分益一如林鍾長六寸上生太蔟長八寸也上下之生

五下六上蓋自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自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子午皆屬上生當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故不數也律娶妻而呂生子者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妻太蔟九以南呂六爲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蔟夷則生夾鍾之類也各依此推之可見還相爲宮者宮爲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黃鍾始當其爲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太蔟爲商下生南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倣此林鍾第二宮太蔟三南呂四姑洗五應鍾六蕤賓七大呂八夷則



九夾鍾十無射十一仲呂十二也此亦十二月之次序

乃律呂相生之次序也朱子曰按五聲相生至於角位隔八下生當得宮前一位以爲變宮五聲之正至此而窮又自變宮隔八上生當得徵前一位以爲變徵餘分不可損益而其數又窮故立均之法至於是而終焉孔氏以本文但云五聲十二管故不及二變而止爲六十調不入二變二十四聲合爲八十四聲自唐以來法皆如此云○長樂陳氏曰禮書曰先王因天地陰陽之氣而辨十有二辰因十有二辰而生十有二律其長短有度其多寡有數其輕重有權以其損益有宜始於黃鍾終於中呂黃鍾太蔟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中呂又損陰以生陽何則黃鍾至太蔟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然則自子午以左皆上生子午以右皆下生矣書曰聲依永律和聲則律非五聲不能辨聲非十二律不能和五聲非變則不能盡故一律之中莫不具五聲五聲之外有所謂二變黃鍾爲宮則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宮則太蔟爲徵南呂爲商姑洗爲羽應鍾爲角蕤賓爲變宮黃鍾爲變徵以至十律之爲宮餘律之爲商角徵羽爲二變之爲十二宮折之爲八十四聲類皆五位爲五音第之至六爲變宮又第之至七爲變徵然後宮復旋矣此六律之大致也

五味六和去聲十二食還相爲質也

酸苦辛鹹加滑與甘是五味六和也十二食十二月之所食也還相爲質者如春三月以酸爲質夏三月以苦爲質而六和皆相爲用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五色青赤黃白黑也并天玄爲六章十二月之衣如月



令春衣青夏衣朱之類還相爲質謂畫繢之事主其時之一色而餘色間雜也延平周氏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者十二律各具五聲而還相爲宮也五行者四時十二月之所自出五聲者六律十二管之所自出五味之於六和十二食五色之於六章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四時者間於十二月者也六律者間於十二管者也六和之於十二食六章之於十二衣亦若是而已矣○馬氏曰五行莫不有其味先王因之以爲五味六和十二食以順其味五行莫不有其聲先王因之以爲五聲六律十二管以順其聲五行莫不有其色先王因之以爲五色六章十二衣所以順其色○長樂陳氏曰五聲言其氣之所在故言本五味五色言其化之所尚故言質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皮列反聲被色而生者也

天地之心以理言五行之端以氣言食五味別五聲被

五色其間皆有五行之配而性情所不能無者○問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謂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也

蔣氏曰上章既言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至此復言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蓋德言其自得心言其從運氣謂其所自來端究其所從始名雖不同其實一也○嚴陵方氏曰天地散而爲五行以仁之端則木之性所主也義之端則金之性所主也以至火之於禮水之於智土之於信亦若是已故曰五行之端也五行滋而爲五味人以養其口散而爲五聲人以養其耳形而爲五色人以養其目故後人行而生焉故曰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長樂陳氏曰上言聲與色自然之序故先聲而後味味而後色以明有氣而後有形也此言人之所用聲味與色之序故食味而後別聲別聲而後被色以明由內以及外也○永嘉戴氏曰天地之道至誠而不息五行之氣至和而不乖此王則彼衰故息則此生迭相爲竭而未嘗竭也五行歲月始此終彼相爲本末不可窮盡此天地所以久存而不變也其在人也發於聲音則律呂之變不可窮發於飲食則滋味之變不可窮發於衣服則色章之變不可窮凡天地五行陰陽運動之勞皆發於萬物而資於人以與之並爲良久也天地之情性非人則不能體而參之天地之功用非人則不能察而法之天地之所以不息者由人道而後見之此人所以爲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以生養於覆載之內而獨有厚於萬物焉



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去聲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許又反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

此章凡十條自天地至人情九條皆是覆說前章諸事萬事萬物之理不出乎天地之間聖人作爲典則而以天地爲本則事物之理皆可舉行○情之善者屬陽惡者屬陰求其端於陰陽則善惡可得而見○柄猶權也四時各有當爲之事執當時之權柄以教民立事則事可勸勉而成○日星爲紀如日中星鳥日永星火之類所以紀時之早晚列者以十二月之事詳列以示民而



使之作爲也○量限量也謂十二月之分限分限不踰則所爲皆得其時故事功滋長如樹藝然也○徒如徒侶之相依郊社宗廟山川五祀之禮皆與政事相依即前章殺地以下諸事如此行政則凡事可悠久不失也○五行之氣周而復始質猶正也國家歲有常事必取正於五行之時令則其事亦今歲周而來歲復始也○器必成而後適於用今用禮義如成器則事之所行豈有不成者乎考成也○治人情如治田不使邪僻害正性如不使稂莠害嘉穀則人皆有宿道向方之所如室之有奧也○六畜人家所豢養四靈本非可以豢養致

者今皆爲聖世而出如騶畜然皆聖人道化所感耳。飲食有由者由用也謂四靈爲鳥獸魚鼈之長長至則其屬皆至有可用之以供庖廚者矣

長樂陳氏曰以天地爲本至於五行以爲質以言其所法者也禮義以爲器人情以爲田以言其所用者也四靈以爲畜以言其所致者也聖人作則必推其所法以適其所用然後有所致矣○張子曰自天地爲本至四靈爲畜一理也特細別耳事天治人與夫接物無所不用其極能用其極則其於不足治矣○嚴陵方氏曰以天地爲本則萬物皆本焉本既得則末此從之故物可來也舉言持之在我也陰陽者爲物之情以陰陽爲端則其情可採而見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則人順時之後先因時之動靜不敢爭焉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則晝之所參夜之所考各得其序焉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則興事造業各有數以致其能焉故功有藝也五行以爲質則代廢代興皆周而復始焉故事可復也四靈以爲畜則人之日用若皆易致焉故飲食有由也由言人因之致用也○馬氏曰法象莫大乎天地故以爲本而陰陽日月鬼神皆天地之列也聖人作則莫不取象於此雖然聖人作則仰有法於天俯有察於地而近取於人情者禮義也禮義出於人情先王因之以爲治情之具也自天地爲本推而至於人情以爲田其爲法備其爲治詳宜有休徵以應之也故終以四靈爲畜然四靈以爲畜聖人無意於是蓋在己有以立之在物者亦順之而不敢逆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偉）不淰（審）鳳以爲畜故鳥不獝（況必反）麟以爲畜故獸不狘（許月反）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鮪魚之大者故特言之。淰群隊驚散之貌獝驚飛也。狘驚走也。三靈物既馴擾如畜則其類皆隨從之雖見人亦不爲之驚而飛走矣龜能前知人有所決以知可否故不失其情之正也。上三物皆因飲食有由而言龜獨不言介蟲之類應者以其爲決疑之寶非可以飲食之物例之也○石梁王氏曰四靈以爲畜衍至此無義味太迂疏。何所無龜

嚴陵方氏曰麟體信厚鳳知治亂龜兆吉凶龍能變化故謂之四靈○長樂陳氏曰魚鼈鳥獸至於不淰不獝不狘者蓋亦不必實然所以誘君人者脩德而已矣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噎）繒（以仍反）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

瘞埋也繒幣帛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繒之言贈埋幣告神者亦以贈神也宣揚也先王重祭事故定期日於蓍龜而陳列祭祀之禮設爲制度如此其詳。制度一定國家有典禮可守官有所治事有其職禮得其序也

嚴陵方氏曰秉蓍龜所以決禮之疑列祭祀所以致禮之敬瘞繒所以備禮之物宣祝嘏辭說所以通禮之情設制度所以備禮之文若是則可謂有其禮矣故繼言國有禮也繒帛藏之於幽故言瘞辭說揚之於明故言宣建國必設官設官必治事治事所以行禮故其序如此然上言國有禮則禮之體也下言禮有序則禮之用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擯）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句）心無爲也以守至正

天子致尊天之禮。則天下知尊君之禮。故曰定天位。食貨所資。皆出於地。天子親祀后土。正爲表列地利。使天下知報本之禮也。仁之實。事親是也。人君以子禮事尸。所以達仁義之教於下也。儐禮鬼神而祭山川。本諸事爲而祭五祀。皆是使禮教之四達。此亦前章未盡之意。廟有宗祝。朝有三公。學有三老五更。無非明禮教以淑天下。巫主弔臨之禮而居前。史書言動之實而居後。瞽爲樂師。侑爲四輔。或辨聲樂。或贊威儀。而王居其中。此心何所爲哉。不過守君道之至正而已。此又是人君以禮自防。示教於天下也。○石梁王氏曰。巫。祭祀方用。卜



筮有事方問。謂常在左右。非也。嚴陵方氏曰。禮之始也。則自天子出。禮之終也。則與民由之。與民由之。然後禮達而分定。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則必有以爲之教者。然教必以祭祀爲主者。以神道設之。使民知畏敬故也。天則遠人而尊。故祭帝於郊。地則近人而親。故祀社於國。定天位則天下達於尊卑之禮矣。列地利則天下達於施報之禮矣。位欲其一。故曰定。物欲其陳。故言列。天神曰祀。地祇曰祭。而此於天曰祭者。郊所以明天道故也。於地曰祀者。社所以神地道故也。仁以立人道。而人本乎祖。故曰祖廟所以本仁也。如是則天下達於親疏之禮矣。我爲祭主。於內。而山川之鬼神在外。周有賓道。故曰所以儐鬼神也。如是則天下達於興作之禮矣。五祀出於五行。而五行各因時以周事爲。故曰所以本事也。如是則天下達於制度之禮矣。然於帝於社止言祭祀。則祖廟以下皆主祭祀可知。○長樂劉氏曰。宗祝在廟者。執祭祀之禮。雖鬼神之大。不可得以亂之也。三公在朝者。執上下之禮。雖君上之尊。不可得以踰之也。三老在學者。執人倫之禮。雖異數之隆。不可得以變之也。王前巫者。辟除其心之疑慮也。後史者。臨正其行之欹傾也。卜筮瞽侑。皆在

左右者。防其言動之有失也。○西山眞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上。史掌書。以三皇五帝之事告王。掌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誦之史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扶而維之。雖欲斯須自放。得乎。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去聲也。

此承上文祭帝於郊等禮而言。百神受職。謂風雨節。寒暑時。而無咎徵也。百貨可極。謂地不愛寶。物無遺利也。孝慈服。謂天下皆知服行孝慈之道也。正法則。謂貴賤之禮各有制度。無敢僭踰也。聖王精禮。感格其效如此。由此觀之。則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皆義之脩飾而禮之



府藏也。前言山川興作。而此不言者。法則之事包之也。嚴陵方氏曰。受職言各受其職而有守也。可極言各盡其利而無遺也。正法則者。以制度之所在。故各得其法則之正也。其行於始也。祭帝於郊而已。故終至於禮行於郊焉。其始也。祀社於國而已。故終至於禮行於社焉。因其序也。推之於祖廟五祀。其義亦若是爾。○長樂陳氏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者。以其大報天而百神莫不與之也。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者。以其五土之宜。百物資之以生也。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者。以其有祝以告人之孝。而有嘏以告神之慈也。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者。以其有制以正法。有度以正則也。言郊社祖廟五祀而不及山川者。以社言百貨可極。則兼之也。夫義則有宜。禮則有體。務其宜以歸其體。然後五者之教全矣。故曰義之脩。禮之藏也。○臨川吳氏曰。義者事理之宜。禮者儀文之節。脩謂整葺無廢闕。藏謂在乎其中。能知五者祭祀之宜。禮在其中矣。故曰義之脩而禮之藏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

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

極大曰太未分曰一。太極函三爲一之理也。分爲天地則有高卑貴賤之等。轉爲陰陽則有吉凶刑賞之事。變爲四時則有歲月久近之差。列爲鬼神則有報本反始之情。聖人制禮皆本於此以降下其命。命者是皆主於法天也。官者主之義。○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太極字。翻出一箇太一。仍是諸子語。其官於天也一句結上文。官天地當如莊子義。長樂陳氏曰。以形之始而言之謂之大始。以數之始而言之謂之大一。○嚴陵方氏曰。天地則有上下之位。陰陽則有升降之宜。四時則有先後之序。鬼神則有變化之功。聖人體此以命物。而在下莫不聽。故曰其降曰命。亦未嘗不本之於自然。故曰其官於天。不曰本而曰官者。以夫禮之命物各有所主故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去聲藝其居人也曰養義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

此亦本前章本於天殽於地之意。動而之地即殽地也。列而之事即五祀所以本事也。變而從時即四時以爲柄也。協合也。分謂月以爲量也。藝即功有藝也。上言義之脩禮之藏。故此亦始言禮終言義。居人猶言在人也。禮雖聖人制作而皆本於人事當然之義。故云居人曰義也。冠昏而下八者皆禮也。然行禮者必有貨財之資筋力之強辭讓之節飲食之品亦皆當然之義也。蔣氏曰。自禮必本於大一至其官於天。所以言禮之不離乎天。自禮必本於天至居人也曰養。所以言禮之終歸於人。且本於大一者天地未分之先也。高卑以分天地立矣。二氣轉移陰陽生矣。寒暑代謝有四時之變。生死往來有鬼神之形兆。非此禮發露於自然。聖人本其自然發露者。斯禮以命天下。故曰其降曰命。既謂之降曰命矣。又終之以其官於天者。聖人體天下言禮其濟於人而忘於天。故隔其凡謂之必本乎天者。猶言本乎大一也。然動而之地則大判而上下殊矣。列而之事見於制變顯設之位。變而從時維之於陰陽奇耦之象。莫非此禮所以周流而不窮也。聖人因而順其分之宜度量其藝之所能爲而使之行。是禮故曰協於分藝必終之以居人曰義者。由人體天下之言禮者盛於天而不體於人故爾。○嚴陵方氏曰。上言禮本於大一。則原禮之初而已。此又明禮之用焉。上言禮之所從言官於天以見其自然。此言禮之用故言居人以見其使然也。又曰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言冠昏喪祭射御朝聘非貨力辭讓飲食有不行也。未欲行禮。貨力爲先。辭讓次之。飲食又次之。故曰無財不可以爲悅。非強有力者莫能行也。○臨川吳氏曰。儀文爲禮。在人知其所以然之理爲義。貨財者行禮之資。筋力者行禮之具。辭讓者行禮之實。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怪國喪去聲家亡人必先去上聲其禮

肌膚之總會筋骨之聯束。非不固也。然無禮以維飾之。則情慢傾側之容見矣。故必禮以固之也。竇孔穴之可出入者。由於禮義則通達。不由禮義則窒塞。故以竇譬之。聖人之能達天道順人情者。以其知禮之不可以已

也。彼敗國之君喪家之主亡身之夫皆以先去其禮之故也長樂陳氏曰講信脩睦所以誠其心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所以莊其身以至養生送死於其明事鬼神於其幽凡此皆人道而已由其人道所以達於天道故能順人情之所通大竇以言其通也○馬氏曰禮義出於性而曰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何也蓋有禮則莊敬日强無禮則安肆日偷君子知謹於禮義則手足有所措耳目有所加進退有所制此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養生送死事鬼神其道非一而禮義者尤爲之大端也養生所以飾歡送死所以飾哀事鬼神所以飾敬此禮義以節文之也禮義出於天先王因之以達天道禮義出於人先王因之以順人情達者所以明之也順者所以因之也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人以禮而成德如酒以麴糵而成味君子厚於禮故爲君子小人薄於禮故爲小人亦如酒之有醇醨也長樂陳氏曰糵之於酒厚則醇薄則醨醇則久醨則壞禮之於人厚則君子薄則小人君子則安小人則危善爲酒者戒其爲醨而務其爲醇善爲人者戒其爲小人而務其爲君子也

故聖王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

劉氏曰脩者講明也。柄者人所操也。聖王講明乎義之所在使人得所持循而制事之宜也。人能操義之要以處禮之序則情之發皆中節矣。故可以治人情也。禮者人情之防範脩道之教莫先於禮故治人之情以禮爲先務如治田者必先以耒耜耕之也

陳義以種之



義者人情之裁制隨事制宜而時措之如隨田之宜而種所當種也

講學以耨之

禮義固可使情之中節然或氣質物欲蔽之而私意生焉則如草萊之害嘉種矣故必講學以明理欲之辨去非而存是如農之耨以去草養苗也

本仁以聚之

講學以耨之者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所以得一本萬殊之理。本仁以聚之者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所以造萬殊一本之妙也。至此則會萬理爲一理而本心之德全矣此如穀之熟而斂之也

播樂以安之

聚之者利仁之事未能安仁也。故必使之詠歌舞蹈以陶養其德性消融其查滓而使之和順於道德焉則造於從容自然之域矣此則如食之而厭飫也。此五者聖王脩道之教始終條理如此而講學居其中以通貫乎前後。蓋禮耕義種入德之功學之始條理也。仁聚樂安成德之效學之終條理也。自始至終於仁義禮樂無所不講至其成也則禮義之功著於先仁樂之效見於後爲嚴陵方氏曰義者所操有宜而不可失故言柄禮者所行有節而不可亂故言序禮義雖本於人心然有

至於無禮無義者心戚動而情亂之也故聖人脩其柄與其序遠以治人之情而已人之有情猶地之有物不可不治也治其田者農夫之事也治其情者聖王之事也故曰人情者聖王之田禮者事之治猶耕之治荒蕪故言脩義者事之宜猶種之因地宜故言陳學所以為己猶耨之去治害故言講仁者愛也仁則聚之猶獲故言仁以聚之樂者樂也樂則安之猶食故言樂以安之禮惡其壞故曰脩義欲其明故曰陳學欲其辨故曰講仁以立人道非本不立故曰本樂以和民聲非播不和故曰播○長樂陳氏曰精禮以耕所以開其心陳義以種所以細之也講學以耨所以去其非本仁以聚所以充其德播樂以安所以成其道也○金華應氏曰學探千古尊聖之奧而思索則辨以求其正猶耨之去草而耘治益精以仁總百行萬善之全而涵養培益以豐其成猶獲之乎斂而收取以無遺也樂具五音六律之節而動盪發越以宣其勢猶踐獲之餘安坐以食而熙熙自如也措者散布發越之謂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



以義起也

實者定制也禮者義之定制義者禮之權度禮一定不易義隨時制宜故協合於義而合當為者則雖先王未有此禮可酌之於義而創為之禮焉此所以三代損益不相襲也張子曰人情所安即禮也故禮所以由義起○馬氏曰禮者所以體常義者所以盡變變者禮中之權也常者義中之經也蓋禮義一物耳體其常則為禮盡其變則為義故三代之禮而或素或青者皆所以變而從時也要之不遵禮之經義之權而已○黃氏曰禮也者義之實也禮者為尊卑升降親疏之節義者合宜當理指的之稱名實相應則為正指尚有禮而不能合宜當理是有名而無實下文云協諸義而協謂須合義則合禮也又下云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亦謂有未立之禮則取合宜之義而起作之非為禮脩飾之華明矣

義者藝之分去聲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

藝以事言仁以心言事之處於外者以義為分限之宜心之發於內者以義為品節之制協於藝而合其事理之宜也講於仁者商度其愛心之親疏厚薄而協合乎行事之大小輕重一以義為之裁制焉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故得義者強

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仁者本心之全德故為義之本是乃百順之體質也元者善之長體仁足以長人故得仁者尊上文言禮者義之實此言仁者義之本實以散體言本以全體言同一



理也張子謂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猶之木焉從根本至枝葉皆生意此全體之仁也然自一本至千枝萬葉先後大小各有其序此散體之禮也而其自本至末一枝一葉各具一理隨時榮悴各得其宜者義也長樂陳氏曰處藝以義然後有所節故曰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以其為藝之分故能協於藝以其為仁之節故能講於仁夫事親仁之實從兄義之實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有親然後有兄弟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此先仁後義之體也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由其宅然後至於路此先仁後義之用也故曰仁者義之本溫良者仁之本敬慎者仁之地寬裕者仁之作孫接者仁之能故曰順之體也仁必有義義未必有仁仁若天之尊爵故得仁則尊得義則止於強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

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

此反譬以申明前段聖學教養之事有始有卒其序不可紊而功不可缺如此嚴陵方氏曰耕者治田之具禮則治國之具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耕所以種禾而生之義所以達禮而行之故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達義種而除其害者耨之事明大義以勝其非若學之事故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耨之勤者以有穫學之功有所聚仁言聚也穫言穫也故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食有所養而享其利焉樂有所樂而安其仁焉故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然前言陳義也此變言本者凡種皆所以立本故也前言本仁而此變言合者以人本仁也合而言之道也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四體旣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

前章至播樂以安之而止此又繇以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一節者蓋安之以樂以前皆是成己之功大學明德之事也達之於順以後方是成物之效大學新民之事也故以人身之肥設譬而言家國天下之肥至此乃是聖學之極功成己成物合內外之道大學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也故謂之大順大順則無爲而治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各得其常也以上並劉氏說○大臣法盡臣道也小臣廉不虧所守也以德爲車由仁義行也以樂爲御動無不和也以禮相與朝聘以時也以法相序上不偪下下不僭上也以信相考久要不忘也以睦相守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也肥者充盛而無不足之意嚴陵方氏曰食之養人期於體之肥樂之和人期於理之順故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長樂陳氏曰四體以和順而正然後膚革充盈而肥也家之肥父子以天性而篤兄弟以同氣而睦夫婦以異姓而和此家之肥也大子德教加於百姓故以德爲可行之車以樂爲行事之御諸侯制節謹度故以禮相與大夫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故以法相序士則忠信相考庶人則謹身而已故以睦相守此天下之肥也凡此是謂大順大順者非特明足以養生送死而幽足以事鬼神也

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謬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

此以下至篇終皆是發明大順之說謂以此大順之道治天下則雖事之大者積疊在前亦不至於膠滯雖事之不同者一時並行亦不至舛謬也雖小事所行亦不以其微細而有失也雖深賾而可通雖茂密而有閒謂

有中間也。兩物接連而相及，則有彼此之爭。兩事一時
而俱動，則有利害之爭。不相及，不相害，則無所爭矣。此
泛言人君治天下之事，有大有細，有深有茂，有連有動
而自然各得其分理者，不過一順之至而已。故明於順，
然後能守危亡之戒，而不至於危亡也。新安王氏曰此極言大順之理
萬幾日來庶事總至其大積者然也以順處之各有其序可以無苑結矣威福並用剛柔迭施其並行者然也
以順施之各得其宜可以無錯謬矣一嚬笑之微下之休戚係焉一好惡之微衆之向背係焉此其細行者然
也以順爲之可以無過失矣蓋遂謂之深其勢則易倚惟順其情必通衆多事之茂其勢則易熟惟順則其分
有間連則易以相干惟順則同而異不相及也動則易以相違惟順則異而同不相害也天下之大順至此則極
矣惟明於順然後上下相得君臣相安可以守危蓋居高則勢易危守危則可安於民上也○臨川吳氏曰危



者順之反不順則違逆違逆者危道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色介反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
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
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去聲年德，用
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
貴賤有等，故禮制不同。應儉者不可豐，應隆者不可
殺。所以維持人情，不使之驕縱，係合上下，不使之危
亂也。聖王所以順民之情者，如安於山則不從之居川。
安於渚則不從之居中原，故民不困敝也。獺祭魚然後
虞人入澤梁，及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之類，是用水必時

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
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又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
火之類，是用火必時也。卝人以時取金玉錫石，及月令
季春審五庫之量，金鐵爲先，是用金必時也。仲冬斬陽
木，仲夏斬陰木，是用木必時也。飲食則如食齊視春時，
羹齊視夏時之類是也。合男女必當其年，頒爵位必當
其德，用民必於農隙。凡此皆是以順行之，故能感召兩
間之和，而無旱乾水溢及螟蝗之災也。凶饑，年凶穀不
熟也。妖，謂衣服歌謠草木之怪。孽，謂禽獸蟲豸之怪。史
家五行志所載代有之。疾，患也。馬氏曰山川之勢異而高下之習不同原渚之



勢殊而水陸之居不一聖人則因其所利而利之便其所居而居之有安於此則不强於彼然聖人之順不止
於此而已推其詳則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皆所以順民也年有高下故合男女必當其年齒有厚薄
故頒爵位必當其德因其高下而合之所以順陰陽之理也因其尊卑而頒之所以明貴賤之等也四民之業
不同先王則順之而不易四時之務不一先王則順之而不齊故曰用民必順○長樂陳氏曰禮所以持人之
情而使之稱合事之危而使之安也聖王知其禮之稱情安危如此故居川原不易其利不變其俗使之各適
其適而弗敝爲此因地之利以順之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此因天之時以順之也合男女頒爵祿以至用
民家務其時此因人之利以順之也夫惟因地之利因天之時因人之理而致順如此故罔無災民無疾也○
臨川吳氏曰居民之順因於地時物之順因於天昏姻任使力役之順因於人因天地人以行順道故天地人
之應亦順而天地不生水旱昆蟲之災人不罹凶饑妖孳之疾凶謂疫癘饑謂荒歉草木等怪爲妖飛走等怪
爲孳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

舊說器爲銀甕丹甑，車爲山車垂鉤，謂不待揉治而自圓曲也。晉時恒山大樹自拔，根下有璧七十圭七十三，皆光色精奇異常玉。又張掖柳谷之石有八卦瑱玦之象，亦此類也。棷與藪同。龍之變化叵測，未必宮沼有之，亦極言至順感召之卓異耳，不以辭害意可也。脩禮以達義者，脩此禮以爲教而達之天下，無不宜也。體信以



達順者，反身而誠，而達之天下，無不順也。此極功矣，故結之曰此順之實也。○程子曰：君子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而四靈畢至矣。此體信達順之道。○朱子曰：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嚴陵方氏曰：天爲神，故以道言；地爲富，故以寶言；人有欲，故以情言。不愛，言盡其所以而與之也。膏露則露之澤其濃如膏，醴泉則泉之味其甘如醴。郊棷則在郊之棷也，宮沼則在宮之沼也。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見，則以順之所感而無矯拂之患故也。莊子言至德之世，鳥獸之巢可攀援而窺，蓋謂是矣。脩禮於外，所以達義於內；體信於人，所以達順於天。○朱子曰：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是自

誠而明意思。體信是其實無妄，達順是使萬物各得其所。○臨川吳氏曰：大順之應如此，亦無他故，而使之然蓋由先聖王能脩治其禮而達之於禮之義，以教天下之人，體實理於心而達之於一身之順，充而爲家國天下之順之故也。遂至天地人物同一大順焉。夫順理淵微，初無形象，今而間嘉瑞昭然顯著，此順之實迹可見者，故曰此順之實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九

#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

## 禮器第十

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一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嚴陵方氏曰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道散而爲器故禮運而後有禮器焉然禮運非不及器以道爲主禮器非不及道以器爲主爾故記者各以所主名篇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以禮爲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至於大備則其德盛矣禮之爲用能消釋人回邪之心而增益其材質之美措諸身則無往不正施諸事則無往不達以人之一身言之如竹箭之有筠足以致飾於外如松柏之有心足以貞固於內箭竹之小者也筠竹之青皮也大端猶言大節二物比他草木有此大節故能貫串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易也君子之人惟其有此禮也故外人之疎遠者無不諧協內人之親近者無所怨憾人歸其仁神歆其德也嚴陵方氏曰人稟五行之秀氣則其質未始不美也然或不美者蔽於回邪以損之爾故釋回然後可以增美質也然禮之於人豈能予之以其所無哉亦因其所有以增之爾故於美質言增焉○馬氏曰先王以人情爲田脩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以至播樂而達於順則無所不備也故曰大備回者偽之自外入者也美質者誠之由中出者也禮所以去偽故在回則釋之禮所以著誠故在質則增之以措則正致之以治己者也以施則行施之以治人者也竹箭之有筠言其和浮於外也松栢之有心言其堅實於內也故爲天下之大端而禮者亦人道之大端也堅實於內者猶言實以君子之德也和浮於外者猶言文以君子之容也禮所以理萬物故物無不懷仁所以順鬼神故鬼神饗德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先王制禮廣大精微惟忠信者能學之然而纖悉委曲之間皆有義焉皆有理焉無忠信則禮不可立昧於義理則禮不可行必內外兼備而本末具舉則文因於本而飾之也不爲過本因於文而用之也中其節矣長樂陳氏曰有忠有信則內有主而能立故曰禮之本有義有理則外有主而能行故曰禮之文下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信所以爲禮之本也孔子去麻冕以從衆則適於義從拜下以違衆則歸於理此義理所以爲禮之文也○嚴陵方氏曰孟子言理義人心之所同然此以爲禮之文者彼主於禮此主於用故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合於天時矣時有生也謂四時各有所生之物取之當合其時設於地財地理有宜也謂設施行禮之物皆地之所產財利也然土地各有所宜之產不可强其地之

所無。如此自然順鬼神合人心而萬物各得其理也。人
官有能謂助祭執事之官各因其能而任之蓋人各有
能有不能也物曲有利者謂物之委曲各有所利。如麴
蘖利於為酒醴桐竹利於為琴笙之類也天不生謂非
時之物地。不養如山之魚鼈澤之鹿豕之類虞氏曰天時有生則陰陽寒煖之不齊地理有宜則高下燥濕之不一人官有能則當因任其能而不廢物曲有利則當曲成其利而不遺不苟非禮之會通孰能與於此哉○嚴陵方氏曰以天所不生若為禮則違天之時矣以地所不存者為禮則違地之理矣天時地理之不可逆如此則人官物曲明可知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不生者亦舉此以見彼也延平周氏曰合於天時而天時有生也殺於地財而地理有宜也合於人心而人官有能也理合物而物曲有利也禮至於曲利萬物而不遺非禮之妙孰能與於此然言順於鬼神合於人之心而止曰人之官有能則是特言人之為成材而不及於鬼神者何也人者鬼神之所依言人則見鬼神矣君子之為禮則於天地而已矣非天地之所宜而以為禮者故君子謂之不知禮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
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色介反衆不匡懼則
上之制禮也節矣
定猶成也數稅賦所入之數也。王制言祭用數之仂。禮
非財不行故必以此數為行禮經常之法也。禮之大倫
以地之廣狹天子諸侯卿大夫地有廣狹故禮之倫類
不同地廣者禮備地狹者禮降也。禮之厚薄則與年之
上下為等。王制言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是專言祭禮此

兼言諸禮耳大殺謂年凶而稅斂之入大有減殺也匡
與恇通恐也衆不匡懼謂無溝壑之憂也。此其制禮有
節財不過用故能如此長樂陳氏曰經言其常倫言其理舉其定國之數則有常故言大經以地廣狹則有理故言大倫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則王制所謂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者是也禮之大倫以地廣狹則王制所謂用地小大是也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則王制所謂視年之豐耗是也先王之為禮節以制則有所裁節以度則有所以故能於財則不傷於民則不匱此其所以年雖大殺而衆不匡懼也○龍泉葉氏曰禮無定經也以定國之數為經也無常倫也以地之廣狹為倫也不自為厚薄也以年之上下為薄厚也制禮之節用財之數常和知而不相離不獨於其隆也盛禮以自尊而又於其殺也限禮以自卑益稱財以為禮而不以空文言禮也計其有而不虛其無其其備而不廢其闕聖人之於禮也必不然矣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去聲次之。堯授舜舜授
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棘其猶聿追來孝
時者天之所為故為大。堯舜湯武之事不同者。各隨其
時耳。聖王受命得天下。必定一代之禮制或因或革。各
隨時宜故云時為大也。順體宜稱四者下文析之。詩大
雅文王有聲之篇。革急也。猶與猷通謀也。聿惟也。言文
王之作豐邑初非急於成己之謀惟欲追先人之事而
致其方來之孝以不墜先業耳。今詩文作匪棘其欲適
追來孝江陵項氏曰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支體宜者其義理稱者其度數五者自綦大至綦細也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天地宗廟父子君臣四者乃自然之序故曰倫也倫不可紊故順次之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社稷山川鬼神之禮各隨其體之輕重而為禮之隆殺故曰體次之 嚴陵方氏曰天之運之謂時人之倫之謂順形之辨之謂體事之義之謂宜物之平之謂稱堯舜以德而授受湯武以兵而放伐非人力之能為蓋天運然也故謂之時引詩者言武王聿追文王之道以趨時也天地宗廟父子君臣皆出乎自然之理而人則順而序之故謂之倫社稷山川鬼神有形以至於無形莫不各有所辨故謂之體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

既於義不得不然必須隨事合宜故曰宜次之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諸侯有國宜知占詳吉凶故以龜為寶也家謂大夫也大夫卑不當寶藏五等諸侯各有圭璧以為瑞信又以天子所賜如祥瑞之降於天故以為瑞大夫非為君使不得執故不當藏之臺門者門之兩旁築土為臺於其上起屋大夫不然各稱其分守也故曰稱次之 長樂陳氏曰時在天禮宜稱在人在天者大在人者小故時為大禮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為天與賢也

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吏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時之所以為大也天地之祭則有所尊宗廟之事則有所親天地宗廟尊親之倫也父子君臣尊卑之倫也社稷山川地祇之祀人鬼天神之祭三者之體異蓋天神則以陽為體地祇則以陰為體人鬼則魂以陽為體魄以陰為體也喪之用則不偏其親祭之用則必盡其物賓之交則禮殺客之交則禮隆皆從其義而已矣羔豚而祭薄也宜若不足而百官皆足大牢而祭豐也宜若有餘而不必有餘者求其稱而已矣蓋順主倫體主禮宜與稱主義其所主雖殊而其為體一也○嚴陵方氏曰龜所以決嫌疑主所以中信諸侯有國若也故以遍為守以圭為瑞大夫有家而已故不寶龜不藏圭變瑞言燕則以藏猶不可而況於僭乎門之有臺所以壯門寵故家不臺門此此用以周家之鄰各有所稱為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一廟下士也適士則二廟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此天子朔食之豆數

諸公十有六

上公也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

諸侯十有二

通侯伯子男也亦相朝時堂上之豆數

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皆謂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 山陰陸氏曰天子朝饌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蓋豆二所謂二十有六諸公十六倍上大夫朝事八饋食八諸侯十二倍下大夫朝事六饋食六上大夫八朝事之豆也下大夫六去芋菹蠯醢也

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

介副也。上介一人。餘爲衆介。牢，太牢也。謂諸侯朝天子時，天子以太牢之禮賜之。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今言七，舉中以言之也。大夫五介五牢者，諸侯之大夫爲君使而來，各降其君二等。此五介五牢，謂侯伯之卿，亦舉中言之也。

天子之席五重，重平聲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

天子祫祭，其席五重。諸侯席三重者，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也。三重則四席，再重則三席。嚴陵方氏曰：豆以實地之爲主，故每用陰數。介謂從介之介。此引諸侯牢介朝天子之禮也。卿大夫牢介諸侯從天子之禮也。止言諸侯之席三重，則通五等可知；言大夫再重，則兼卿可知。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翣，所甲反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

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茵以藉棺，用淺色緇布夾爲之，以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褥子。中用紫紩，縮者二，橫者三，爲一重。抗木所以抗載於土。下棺之後，置抗木於槨之上，亦橫者三，縮者二。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也。翣見檀弓。長樂陳氏曰：多少者禮之數，大小高下者禮之文，素者禮之容。是雖所設之不同，皆緣情以制宜，隨宜以爲貴，以求其稱而已。其言以多爲貴，則先之以宜而繼之之豆介牢席者，先神后人之序也。由豆介牢席而繼之以葬者，養生送死之序也。至於多少大小高下文素之問，其先後之序，蓋可以理考。○許氏曰：裁量物制度事，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究其哀多益寡，別嫌明微，使禮之

或多或寡，或小或大，或高或下，或文或質，各當其位而不相亂，各稱其情而不相悖，循其名列其器而義以循爲禮以藏焉，則非聖人莫能爲與。戚挑廟之設，天子則七，諸侯則降而五，爲大夫三，爲士則一。爲非特以識深孝篤獨隆於天子也，蓋以天下有王尊祖親禰之道當如是也。堂上正羣天子則二十有六豆，諸公則殺而十六，爲諸侯則十二，爲上大夫八而下大夫六，爲非以備米多品物宜於天子也，不如是無以極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和也。牢介異數，諸侯之七則多於大夫之五；席重異宜，諸侯之三則多於大夫之再，事莫大於天子之貴。故葬必七月，抗木與茵之數至于五重，而翣以八爲至。諸侯則五月而葬，三重六翣而已。夫葬月之或七或五也，抗茵柳翣之數，五之與三，八之與六，天子諸侯之儀亦或幾於相亂矣。夫其禮之相亂者，其間不能以寸壑。人乃惓惓致意爲，蓋以爲毫釐之際，所以明緣末微者，舍是無以自見也。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

介所以佐賓，天子以天下爲家，無爲賓之義，故無介也。特，獨也。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

天子祭天惟用一牛。若巡守而過諸侯之境，則諸侯奉膳亦止一牛，其尊君之禮亦如君之尊天也。諸侯相朝，享禮畢，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不用籩豆之薦者，以其主於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殽味也。大夫出使行聘禮，主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之薦。此見少者貴，多者賤也。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

食餐也。位尊者德盛，其飽以德，不在於食味，故每一餐輒告飽，須御食者勸侑乃又餐，故云一食也。諸侯則再餐而告飽，大夫士則三餐而告飽，皆待勸侑則再食。食力，自食其力之人，農工商賈庶人之屬也。無德不仕，無祿代耕，禮不下庶人，故無食數，飽即自止也。

大路繁（盤）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

殷世尚質，其祭天所乘之車，木質而已，無別雕飾，謂之大路。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為罽，五色一帀曰就。就，猶成也。繁與纓皆以此罽為之。車朴素，故馬亦少飾也。大路之下有先路、次路。次路，殷之第三路也。供卑雜之用，故就數多。郊特牲云大路五就，此蓋誤為七就。

嚴陵方氏曰：繁纓蓋路馬之飾。一就言五色一帀，蓋色至於五然後備故也。色謂之就，猶樂謂之成。故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者，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為大，就之多者為次也。

圭璋特

圭璋形制見考工記。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則執璋。玉之貴者，不以他物儷之，故謂之特，言獨用之也。周禮小行人掌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然皮與馬皆不升堂，惟圭璋特升於堂，亦特之義也。

琥璜爵

琥為虎之形，璜則半環之形也。此二玉下於圭璋，不可專達，必待用爵。蓋天子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至酬酒時，則以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以將幣，故云琥璜爵也。

延平周氏曰：饗至於酬爵則禮成矣。圭璋春夏迎氣之玉，有生物之意；琥璜秋冬迎氣之玉，有成物之意。有生物之意，故不待禮成而特達於天子；有成物之意，故必待禮成然後附爵而通也。

鬼神之祭單（丹）席

鬼神異於人，不假多重以為溫暖也。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

君視朝之時，於大夫則特揖之，謂每人一揖也。旅，衆也。士卑，無問人數多少，君一揖而已。

長樂陳氏曰：諸侯膳天子以犢，以天子祭天之禮事其天子也。諸侯相朝，灌用鬱鬯，以人敬神之禮敬諸侯也。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若謂其用鬱鬯之特而無籩豆也。君子食德，小人食力。食德則謀道，故食以薄；食力則謀食，故食以厚。此天子至士所以有一食、再食、三食之數，而食力者則無數也。夫不待酬爵而特達於天子者，圭璋也；必待酬爵而不可以特達者，琥璜也。圭璋禮東南之玉，而主乎陽；琥璜禮西北之玉，而主乎陰。主乎陽則可以特達於天子，主乎陰則必附爵而后通。故易之陽卦畫奇，陰卦畫耦。以其陽，故可以特而不必有附；陰必資於所附而不可以特也。聘義曰圭璋特達，德也，豈非所謂陽德歟？周官之法，祀先王之席如朝覲饗射之數，而天神之祭則素結而已。此言鬼神之祭單席者，非周制也。諸侯視朝，大夫特揖，士旅之者，蓋大夫之德尊而士之德卑，德尊者寡，故特揖；德卑者衆，故旅揖而已。諸侯之視朝如此，至於天子則不然。周官之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去聲），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去聲），尊者舉觶（音志），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

門內壺，君尊瓦甒（武）。此以小為貴也。

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疏曰：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卑者大。按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耳。天子諸侯祭禮亡。五獻，子男之享禮也。凡王享臣及其自相享，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列尊之法，門外缶者，缶尊名，盛酒在門外。壺亦尊也，盛酒在門內。君尊子男之尊也。子男用瓦甒為尊。不云內外，則陳之在堂。人君面尊而專惠也。其壺缶但飲諸神，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以小為貴。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又大於壺。

嚴陵方氏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為節，自上公至子男，或以九，或以七，各有差，此宮室以大為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房謂之大房，此器四以大為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卑者止於一重，椁則周於棺，其棺椁以大為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為丘封之度，此丘封以大為貴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度量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也。既曰器，亦曰皿者，若車旗之屬，可謂之器而不可謂之皿；若簠簋之屬，是謂之皿，亦可謂之器，此大小之辨也。既曰丘，又曰封者，自積土言之則曰丘，自度土言之則曰封。曰丘則必高矣，曰封則不必高也，故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此亦大小之辨也。獻謂獻之於尸也，舉謂自舉而飲也。貴賤以位言，尊卑以體言。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主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觶者皇尸，舉角者主人。皇尸之與主人，特有尊卑之別爾，故以體言之。於瓦甒言君尊，則知壺缶為飲諸臣之尊；於甒言瓦，則知壺缶皆瓦矣。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

九尺以下之數，皆謂堂上高於堂下也。考工記堂崇三尺，是殷制，此周制耳。臺門見前章。嚴陵方氏曰：陽數窮於九，天子則體陽道之極故也。故堂階之高，其尺以九為節，自是而下，降殺以兩，故或以七，或以五，或以三為。前言家不臺門，而有國者得用之矣，故天子諸侯臺門，凡此皆以高為貴故也。

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徒丹反），埽（去聲）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於據反）禁。此以下為貴也。

封土為壇。郊祀則不壇，至敬無文也。禁與棜皆承酒尊之器，未為之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刻其足為褰帷之形。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也。棜是舉名，禁者因為酒戒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廢去其禁而不用也。大夫士棜禁者，謂大夫用棜，士用禁也。棜一名斯禁，見鄉飲酒禮。嚴陵方氏曰：祭天之禮謂之至敬，下言至敬無文是也。壇特人為高，非體之自然也，故埽除其地，以致其潔也。郊特牲所謂埽地而祭，於其質也，是矣。禁所以承酒尊，且棜也、禁也，皆所以為酒戒。曰棜則欲其不流，曰禁則欲其不犯。別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棜亦禁也，猶之旗常通謂之九旗也。且有足者為禁，無足者為棜；有足則高，無足則下。此主以下為貴，於大夫用

褻至廢禁則又下矣。故天子諸侯之貴如此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

龍袞畫龍於袞衣也。白與黑謂之黼，黼如斧形，刺之於裳。黑與青謂之黻，其狀兩己相背，亦刺於裳也。纁赤色。冕祭服之冠也。上玄下纁，前後有旒，前低一寸二分，以其略俛而謂之冕。冕同而服異，一袞冕，二鷩冕，三毳冕，四絺冕，五玄冕，各以服之異而名之耳。冕之制雖同而旒有多少。朱綠藻者，以朱綠二色之絲爲繩也。以此繩貫玉而垂於冕以爲旒。周用五采，此言朱綠，或是前代之制。十有二旒者，天子之冕前後各十二旒，每旒十二玉。玉之色以朱白蒼黃玄爲次，自上而下，徧則又從朱起。袞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此數雖不同，然皆每旒十二玉，繅玉五采也。此皆周時天子之制。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亦非周制。周家旒數隨命數，詳見儀禮冕弁圖。○疏曰：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也；孤絺冕而下，其中有黻。故特舉黼黻而言耳。詩采菽云：玄袞及黼，是特言黼；終南云：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陳氏曰：藻潔而文，衆采如之，故曰藻。長樂陳氏曰：此經主以文爲貴，故於天子不言大裘，白龍袞而已。諸侯之服雖曰自袞冕而下，然其德則貴乎能斷，故言黼，抑亦擧其下者而言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有章有黻而已。故言黻，以其德貴乎能辨也。諸侯有君道，以治邦國，以蕃王室，其於政治之義，必貴乎能斷。大夫有臣道，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於去就之義，不可以無辨也。士之服止於玄衣纁裳，則質而已。衣正色，則天子至於士皆玄衣也；裳間色，自天子至士皆纁裳也。玄以象道之在上，纁以象事之在下，此貴賤之所通也。所異者，特黼黻之功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而已

有以素爲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篆），大（音泰）羹不和（去聲），大路素而越（活）席，犧（莎）尊疏布鼏（莫力反），樿（展）杓（約），此以素爲貴也

敬之至者不以文爲美，如祭天而服黑羔裘，亦是尚質素之意。折旋揖讓之禮容，所以施於外，賓見父之族黨，自當以質素爲禮，不爲容也。大圭，天子所搢者，長三尺，不琢，不爲鐫刻文理也。大羹，太古之羹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大路，殷祭天之車。朴素無飾，以蒲越爲席。犧尊刻爲犧牛之形，讀爲娑音者，謂畫爲鳳羽娑娑然也。此尊以麤疏之布爲覆鼏。樿白木之有文理者。杓，沃盥之具也。嚴陵方氏曰：大圭之用，即其體而無琢刻之功，所以爲大；若鎮圭之類則小矣。大羹之湆，道其味而無調和之齊，所以爲大；若鉶羹之類則小矣。大路之制，內其朴而唯朴素之尚，所以爲大；若金路之類則小矣。禮之不同者固多，而大槩不過於多少大小高下素文。○長樂陳氏曰：至敬無文，篤於誠也。父黨無容，篤於愛也。天子大圭則搢之，不琢而杼上，所以象

手天之藏物而無也栗不和謂之大羹不飾謂之大路以其適之所而非功之所致也以蒲爲席謂之越席畫牛於尊謂犧尊牛取其能耕犧言其共祭言犧而不言牛以共爲主也八尊所以祭天地故尚質六彝所以祭宗廟尚文則羅布之所罪推尊而已○許氏曰禮貴乎多蓋非多則不足爲禮之稱也然物欲有盡而人情亡使天下而皆發足其好多之心則雖窮天下之物適亂天下之禮而已是以聖人之制有推而進爲以不其情亦有指而反爲以潔求其本是故天子無介祭用特天子之騰諸侯非不能備多品也而用止一指侯相朝主國豈不能備籩豆也而灌止用鬯繁纓一美多就而大路一就也琥璜用於爵膳而圭璋之特也特禮之多少爲然推之於小大高下文質之間亦莫然故宮室器皿尊者極其大而宗廟之尊彝之不貴散也觶之崇於角也瓦甒之尊於壺缶也無非不廢大而陛其小也堂道門臺尊著極其高而祭天之地壇也天子之尊而廢禁也又無非樂其高而不忘其也龍衮玉藻文采之陛於天子極矣而祭天之用主琢羹不和大路質素而越席之用犧尊布冪而樿杓貴豈以文采之用而盛廢其脣識



多少不同其用而合惟其宜文質不一其施而悉惟其稱或大或小或高或下狹不可豐廣不可殺情文並稱條理不紊而禮之本末始得以並著於天下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息井反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省察也禮之等雖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殺則不及惟稱之爲善馬氏曰自禮以多爲貴而至於禮以素爲貴皆禮之寓於形名數度之間其用不同者有如此也其用雖不同要之歸於稱則一也故豐之而不以爲有餘殺之而不以爲不足惟其稱而已此爲禮不可不察也

禮之以多爲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許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爲貴乎故君子樂五教反其發也

用心以致備物之享則心在於物故曰外心然所以貴於備物者聖人蓋見夫天地之德發揚昭著盛大溥徧於萬物是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如此豈得不以多爲貴乎此制禮之君子所以樂其用心於外以致備物也

禮之以少爲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直二反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去聲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爲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散齊致齊祭神如在皆是內心之義惟其主於存誠以期感格故不以備物爲敬所以然者蓋有見夫天地之



德所以發生萬彙者其流行賦予之理密緻而精微即大傳所言天地絪縕萬物化醇也縱使徧取天下所有之物以祭天地終不能稱其德而報其功不若事之以誠敬之爲極致是以行禮之君子主於存誠於內以交神明也慎獨者存誠之事也嚴陵方氏曰心一而已以示禮於外故有外心焉以示禮於內故有內心焉用心於外故以多爲貴用心於內故以少爲貴德之發揚則其和是以詡萬物矣詡言能翕張也德雖不言而翕張萬物如之一翕一張相濟而和則大得其理而功之所施若博矣以多爲貴乃其猶然故君子樂於發也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下之物皆德之所生也故曰德產物生之近雖粗而其道則致精物生之近雖顧而其道則致微故曰德產之致也精微德之所致如此觀天下之物罔無可以稱其德者矣以少爲貴乃其稱然故君子慎其獨也

古之聖人內之爲尊外之爲樂(洛)少之爲貴多之爲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尊如中庸尊德性之尊恭敬奉持之意也尊其在內之誠敬故少物亦足以爲貴樂其在外之儀物必多物乃可以爲美宜少者不可多宜多者不可寡或稱其內或稱其外也嚴陵方氏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即上文所言者是也外心不止於多則或高或大或文亦外心耳內心不止於少則或下或小或素亦內心耳釋其內心則以少爲貴故不可多稱其外心則以多爲美故不可寡此先王制禮之道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

謂之禮稱也謂之攘不稱也○疏曰匹偶也士賤不得特使爲介乃行故謂之匹士庶人稱匹夫者惟與妻偶耳馬氏曰君子者以位之貴者言之匹士者以位之賤者言之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君子也天子諸侯卿大夫位之尊其禮可以致其隆故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此大牢而祭謂之禮也至於匹士大牢而祭故謂之攘攘若非其有而取之也

管仲鏤簋朱紘(宏)山節藻棁(拙)君子以爲濫矣

管仲齊大夫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繫以組爲之自頷下屈而上屬於兩旁之笄垂餘爲纓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栱也藻水草也藻棁畫藻於梁上之短柱也此皆管仲僭禮之事濫放濫也嚴陵方氏曰是皆天子之禮管仲以陪臣爲之則過於奢矣奢則僭故君子以爲濫濫者溢而無所制之謂也雜記所謂難爲上者以此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晏平仲亦齊大夫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周人貴肩肩在俎不在豆此但喻其極小謂併豚兩肩亦不足以掩豆故假豆言之耳上言不豐不殺此舉管晏之事以明之管仲豐而不稱晏子殺而不稱者也隘陋也嚴陵方氏曰隘者陋而無所容之謂雜記所謂難爲下者以此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禮所以防範人心網維世變前篇言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記者引孔子之言而釋之曰夫子所以能此二者蓋以得其行之之道也馬氏曰紀者衆目之總禮者亦百行之總君子之戰非必於克而克隨之君子之祭非必於受福而福亦隨之蓋在己者有以先之也在己有以先之者禮而已矣○嚴陵方氏曰紀定則衆目各有條理故紀散而衆亂此君子之行禮所以不可不慎也慎以使衆故戰則克誠以事神故祭則受福能順則得戰之道矣能誠則得祭之道矣夫子之所謂則得其道可知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揮)蚤(早)不樂(洛)葆(保)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君子曰記者自謂也祭有常禮不爲祈私福也周禮大

祝掌六祈小祝有祈福祥之文皆是有故則行之不在常祀之列。屢快也。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為快。褒猶褒也。器幣之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褒大為可樂也。嘉事冠昏之禮。奠告有常儀。不為善之而更設他祭。牲不及肥大。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用。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祭之品味有定數不以多品為美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祭祀也享神而已故不祈因時而已故不覬盈○馬氏曰器幣所以將誠苟務大其器而無其意君子不樂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與此同意冠昏之禮必先祭於祖廟若非以嘉事為善也示其有尊祖敬備之意禮有以大為貴而牲不及肥大禮有以多為貴而薦不美多品若猶其在中之誠而已蓋君子內則盡志外則盡物在外之物不可得而盡盡其在內之志而已矣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忌逆祀而弗止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夏父弗綦人姓名也。魯莊公薨立適子閔公。閔公薨。立僖公。僖公者莊公之庶子。閔公之庶兄也。僖公薨。子文公立。二年八月。祫祭太廟。夏父弗綦為宗伯。典禮。移閔公置僖公之下。是臣居君之上。逆亂尊卑。不可之大者。時人以文仲為知禮。孔子以其為大夫而不能止逆祀之失。豈得為知禮乎。金華應氏曰文仲不知正其順祀之為禮徒以泥於所觀之為孝

燔煩柴於奧爨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平聲於盆蒲門反尊於瓶

此亦言臧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則燔柴也。今弗綦為禮官謂爨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是失禮矣。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宗婦祭饎爨。烹者祭饔爨。其神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耳。雖卑賤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於人之飲食。故報之也。有問竈可祭否朱子曰飲食所繫亦可祭○嚴陵方氏曰祀竈者以竈能化飲食以養人故也配以先炊故謂之老婦之祭○延平周氏曰先炊之有祭猶牧之有先牧而穡之有先嗇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去聲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體人身也。先王經制大備。如人體之全具矣。若行禮者設施或有不當。亦與不備同也。大者損之。小者益之。揜其顯者其微是不當也。禮以敬為本。一者敬而已。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豈有行禮而不由敬乎。○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

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
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
降俯仰揖遜之類馬氏曰百骸九竅具然後足以爲人大小精粗備然後足以爲禮古之言
禮者內之爲本外之爲文多之爲美少之爲貴凡此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小大微顯設之皆當禮之所以備
也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者經禮之別經禮至於三百之多曲禮至於三千之多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
而誠若
誠實也若語辭謂以少者小者下者素者爲貴是內心
之敬無不實者以多者大者高者文者爲貴美而有文
是外心之實者嚴陵方氏曰禮雖不同至於致其誠則一而已竭情盡愼致其敬則誠之存乎
內者美而文則誠之發乎外者或內或外皆不離乎誠敬無以誠言之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色介反也有經而等
也有順而討也有撕芟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上聲而文
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親始死而哭踊無節是直情而徑行也故曰直而行父
在則爲母服期尊者在則卑者不杖是委曲而減殺之
也故曰曲而殺父母之喪無貴賤皆三年大夫士魚俎
皆十五是經常之禮一等行之也故曰經而等順而討
者順其序而討去之若自天子而下每等降殺以兩是
也撕而播者芟取在上之物而播施於下如祭俎之肉



及群臣而胞翟之賤者亦受其惠是也推而進者推卑
者使得行尊者之禮如二王之子孫得用王者之禮及
旅酬之禮皆得舉觶於其長是也冕服旗常之章采樽
罍之刻畫是放而文也公侯以下之服其文采殺於天
子而不敢極致是放而不致也摭猶拾取也雖拾取尊
者之禮而行之不謂之僭逆如君沐粱士亦沐粱又有
君大夫士一節者是順而摭也言君子行禮有此九者
不可不知也嚴陵方氏曰直而行者謂行吾誠於內而無所屈曲而殺者謂爲所隆者殺而不得
伸經而等謂文理之常無貴賤一也撕而播謂播此以播於彼放而文謂觀象放法以致其飾放而不致者諸
侯之服自鷩冕而下其殺自毳而下是矣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殷尚白夏尚黑素即白也青近於黑不言白黑而言素
青變文耳此類皆制作之末舉此以例其餘則前之創
造後之因仍皆可知矣○朱子曰三綱五常禮之大體
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
小過不及之間而已嚴陵方氏曰三代之禮所異者變所同者道故曰一也夏造殷因者
言夏造於前殷因之於後也言殷周之因夏則周之因殷從可知矣○臨川吳氏曰言夏殷周三代之時禮之儀
文雖小有損益而其所以爲禮者則一故天下之民皆可遵行蓋損益而異者禮之文耳禮之本則相因不變
而無不同也又曰所尚之色雖有或素或青之異然禮之本則夏造作於前殷因襲於後無不同者
周坐尸詔侑武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承上夏造殷因而言三代尸禮之異周之禮尸即位而坐詔者告尸以威儀之節侑者勸尸為飲食之進詔與侑皆祝官之職祝不止一人無方謂無常人也宗廟中可告之事皆得告之也亦然亦如殷之禮也禮同本於道之同故云其道一也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

夏之禮尸當飲食則暫坐若不飲食則惟立以俟祭事之終也殷則尸雖無事亦坐嚴陵方氏曰夏立尸而殷坐尸殷雖坐尸而詔侑未必無方周則文又備不惟坐尸而且詔侑無方為此特文備之事爾而於禮莫不然也故曰其禮亦然以其道未必不相因故曰其道一也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其庶反與

周家祫祭之時群廟之祖皆聚於后稷廟中后稷尸尊不與子孫為酬酢毀廟之祖又無尸故惟六尸而已此六尸自為昭穆次序行旅酬之禮故曾子言周家此禮其猶世俗之醵與醵斂錢共飲酒也錢之所斂者均則酒之所飲必均此六尸之旅酬如醵飲之均平也臨川吳氏曰此承上文言周之異於殷者不但詔侑無方之禮又有旅酬六尸之禮也而又引曾子釋旅酬之言于後以結之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潛一獻孰

近者為褻遠者為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其事本多端此獨舉血腥爓孰四者之祭以明之者禮莫重於祭故也郊祭天也郊祀與大饗三獻皆有血腥爓孰此各言者據先設者為主也郊則先設血後設腥爓孰大饗祫祭宗廟也腥生肉也去人情稍近郊先薦血大饗則迎尸時血與腥同時薦獻酌酒以薦獻也祭社稷及五祀其禮皆三獻故因名其祭為三獻也爓沉肉於湯也其色略變去人情漸近矣此祭血腥與爓一時同薦但當先者設之在前當後者設之居後據宗伯社稷五祀初祭降神時已埋血據此



則正祭薦爓時又薦血也一獻祭群小祀也祀卑酒惟一獻用孰肉無血腥爓三者蓋孰肉是人情所食最為褻近以其神卑則禮宜輕也延平周氏曰獻以迎非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天獻以孰乃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群小祀蓋禮之近人情者非禮之至也爓與孰以牲言質與文以禮言○嚴陵方氏曰全乎天者莫如血故用之於郊近乎人者莫如孰故用之於獻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且由爓而上則尚氣而已至於孰則又尚味焉故郊特牲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愨殼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蹴

作如作聰明之作過意為之也言先王制禮之初一以

誠敬爲本乃天理人情之極致後世守而行之非過意而故爲極致之情也此由始於古也上公之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舉其中而言之兩君相見必有介副之人以伸賓主之情不如此則太愿愨而無禮之文矣已太也三辭三讓者賓初至大門外交擯也時有三辭之禮及入大門主君每門一讓則賓一辭凡三辭三讓而後至廟中也不如此則太迫蹙而無禮之容矣山陰陸氏曰禮出於自然非作之也夫禮一於本而已則或失之愿是故以介相見以辭讓而後至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判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呼池徒河反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

此因上章言兩君相見之禮漸次而進故言祭祀之禮亦有漸次由卑以達尊者魯人將祭上帝必先有事頖宮頖宮諸侯之學也魯郊祀以后稷配先於頖宮告后稷然後郊也虖池幷州川之小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帝牛必在滌三月繫繫牲於牢也七日戒散齊也三日宿致齊也敬愼之至如此故以積漸爲之何敢迫蹙而行之乎馬氏曰大者小之所積由小而至大莫不有漸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有事於頖宮者凡以此也不如是則情失於急且蹙矣與夫直情徑行者無以異也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去聲步溫於袁反之至也

禮容不可急遽故賓主相見有擯相者以詔告之樂工無目必有扶相其行步者此二者皆溫藉之至也溫藉之義如王之有承藉然言此擯詔者是承藉賓主相步者是承藉樂工也嚴陵方氏曰相見必以介者所以達其情辭讓而後至者所以紓其行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則讓亦由是也鄉飲酒曰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此辭讓之數必以三也有事謂祭也將有事於大必先有事於小爲七日戒即祭統言散齊七日以定之是也三日宿即祭統言致齊三日以齊之是也此皆先事而備爲故曰敬之至賓主相接而後禮行贊相相資而後樂作則綏而不迫和而無乘故曰溫之至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潮事以樂岳

本心之初天所賦也貴於反思而不忘禮制之初聖所作也貴於脩舉而不墜二者皆有初故曰不忘其初擗踊哭泣不待詔告以其發於本心之自然也朝廷養老尊賢之事必作樂以樂之亦以愜其本心之願望也此二者是反本之事嚴陵方氏曰物有本末時有古今然逐末之流而不知其所反從今之便而不能有所脩則先王之禮意亡矣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脩之則不忘之故也本末一物欲追還之而已故於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爲故於古曰脩此其別也言凶事則知朝事之爲吉禮言朝事則知凶事之爲喪禮凶事不詔則朝事必詔可知朝事以樂則凶事無樂可知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官簟徒點反之安而槀古老反鞂江八反之設

醴酒之美用矣而列尊在玄酒之下今世割刀之利便於用矣而宗廟中乃不用割刀而用古之鸞刀下莞上簟可謂安矣而設槀鞂之麄者爲郊祀之席此三者是脩古之事鸞鸞鈴也刀鐶有鈴故名鸞刀割肉欲中其音節郊特牲云聲和而後斷也莞蒲之細者可爲席簟竹席也槀鞂除去穀之稈也鞂與禹貢秸字同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有主主於反本脩古也但以此二者求之則可以稱述而學之不厭矣 嚴陵方氏曰主猶賓主之主以其來之所從故也蓋本者末之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反之古者今之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脩之凡之謂有主矣少則得多則惑以其有主則雖多不惑故可述而多學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無節於內言胷中不能通達禮之節文也觀物弗之察言雖見行禮之事不能審其得失也察物而不由禮以察之何以能得其是非之實作事而不由禮何以能存其主敬之心出言而不由禮何以能使人之信其言故曰禮者事物之極致也 嚴陵方氏曰無節於內則所存乎己者未定何恃而觀彼哉故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禮者體物者也故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蓋由禮乃能得物之情故也事無禮則不能無妄作故弗之敬矣言無禮則不能無妄出故弗之信矣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爲朝潮夕必放倣上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尾亹焉

財物幣玉牲牢黍稷之類無財無物不可以行禮故先王制禮必因財物而致其用之之義焉然財物皆天時之所生故祭祀之大事亦必順天時而行之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皆是也大明生於東故春朝朝日必於東方月生於西故秋莫夕月必於西方爲高上之祭必因其有丘陵而祭之爲在下之祭必因其有川澤而祭之一說爲高爲圜丘也爲下爲方丘也祭有輕重皆須財物故當天時之降雨澤也君子知夫天地生成財物之功如此乎勉勉而不已也則安得不用財物爲禮以致其報本之誠乎 嚴陵方氏曰因其財物於外以致其義於內蓋先王制禮之意也下文所云皆其事矣大事若春有祠夏有禴秋有嘗冬有烝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大事之義以日之出於朝也則朝日於王宮之壇以月之見於夕也則夕月於夜明之坎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朝夕之義也因山之高而爲事高之禮因川澤之下而爲事下之禮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高下之義也然此皆財物之大者爾若悉而論之凡天之所生苟可以爲禮者莫非財物也故終之以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財物固皆天之所生天之所以生之者存乎時雨之澤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

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格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置如置諸左右之置謂使之居其位也禮莫重於祭當大事之時必擇有道德才能者執其事又從而誓戒之周禮冢宰掌百官之誓戒是也因天之尊而制爲事天之禮因地之卑而制爲事地之禮郊社是也中平也成也巡守而至方岳之下必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於天舜典柴岱宗即其禮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建都之地也兆於南郊歲有常禮其瑞物之臻休徵之應理或然耳而後世封禪之說遂根著於此牢不可破皆鄭氏祖緯說啓之也

馬氏曰夫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聖人於祭不能自任其事則任之以人故有尚德尊道往能舉賢畢衆之事自約有德至舉賢而置之則小大之官莫不具其職服衆而誓之則小大之官莫不謹其職故於廟足以饗親於郊足以饗帝天者高之極者也故爲高必因丘陵因高而事之所謂因天事天也地者下之極者也故爲下必因川澤因下而事之所謂因地事地也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因天之事也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事天之效也○嚴陵方氏曰饗亦祭也以祭之而見饗故謂之饗曰祭則以人而言其事曰饗則以神而言其禮也鳳雖曰凰以羽族故言降也龜龍鱗介之族故曰假四靈獨不言麟者以麟土畜主分王於四時言三者則麟在其中矣四靈之物至則無獝狘之患矣五行之氣和則無疵伏之災矣聖人夫何爲哉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素何尊在西廟堂之下縣玄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扶問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

天道陰陽之運極至之教也聖人禮樂之作極至之德也無以復加故以至言罍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縣鼓大應鼓小設禮樂之器一以西爲上故犧尊縣鼓皆在西而罍尊與應鼓皆在東也天子諸侯皆有左右房此夫人在西房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罍尊此禮交動乎堂上也縣鼓應鼓相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罍尊畫爲山雲之形犧尊畫鳳羽而象骨飾之故亦曰犧象此章言諸侯時祭之禮

延平周氏曰天道無非教凡有象者皆至教也聖人無非德凡在於動作之間者皆至德也自罍在阼而下皆所謂至教至德者也罍陽也牛陰也故罍尊在左而犧尊在右者陰陽之位也以縣鼓而對應鼓則應鼓非縣鼓乃提之者也以應鼓所對縣鼓則縣鼓非應乃倡之者也倡者爲陽和者應陰故縣鼓在右而應鼓在左者陰陽之配也君在東阼所以祖日之生於東夫人在西房所以祖月之生於西此陰陽之位也君在東皆而西酌犧象所以祖日之西行夫人在西房而東酌罍尊所以祖月之東行此陰陽之配也君陽也夫人陰也君與夫人之禮交舉於上此陰陽之禮見於禮者也六律陽聲也六呂陰聲也律呂之聲交應於下此陰陽之聲發於樂者也一陰一陽謂之道而道者德教之所自出也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洛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

制禮也以節事脩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
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
而知其人之知(去聲)故曰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主於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以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武功之成非泛然爲之也節事爲人事之儀則也道志宣其湮鬱也世治則禮序而樂和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故觀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衛大夫名瑗言君子之心明睿洞達觀器用則知工之巧拙觀人之發動擧措則知其人之智愚豈有
觀禮樂而不知治亂乎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君子致
謹於此以其所關者大也故曰蓋古有是言而記者稱
之耳
張子曰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嚴陵方氏曰治定而制禮故於禮曰制功成作樂故於樂曰脩治亂生於志而發於事禮者事之所寓也樂者志之所寓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正謂是矣君子之人達言達於道也以道觀物故知其工之巧以道觀人故知其人之知言也巧則拙可知言知則愚可知蓋工有巧拙則見於器者有利病人有知愚則見於發者有當否故凡爲於器所觀者以吾有與也故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而况於禮樂之所示乎所謂與人由言接人也或發於言或發於行皆所以與人者也○馬氏曰禮所以報本故反其所自生樂所以彰德故樂其所自成記曰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別而言之則禮者反其所自生樂者樂其所自成合而言之樂亦反其所自生也禮所以約人之外故以節事言者自外作者也樂所以和人之內故以道志言志者中存者也禮雖約人之外未嘗不在內記曰禮節民心樂雖和人之內未嘗不在外記曰樂和民聲而言之則禮在於外而樂在於內合而言之則禮樂之情同也觀其禮樂之得則知其治觀其禮樂之失則知其亂所謂治者非必已治也所謂亂者非必已亂也達其得失之幾則治亂之將形皆得以知之矣蓋非智足以及則不能達故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均是器也而器有巧拙均是發也而發有智愚君子之達其明足以照之則器之巧拙發之智愚皆不能逃於視聽之內蓋達之者觀微以知著察往以知來也
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去聲)君親制祭夫
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
君出廟門迎牲親牽以入然必先告神而後殺故大夫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以告神也殺牲畢而進血與腥則君親割制牲肝以祭神於室此時君不親獻酒惟夫人以盎齊爲獻盎齊見前篇及薦孰之時君又親割牲體然亦不獻故惟夫人薦酒也
卿大夫從(去聲)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
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洞洞敬之表裏無閒也屬屬誠實無僞也勿勿勉勉不已也一云切切也命婦卿大夫之妻也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丁磬反)詔於堂三詔皆不同
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

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云血毛詔於室羹肉汁也定熟肉也煑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羹及定而告神於堂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此三詔者各有其位蓋言求神而未得也

設祭於堂為祊(百彭反)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設祭於堂者謂薦腥爓之時設饌在堂也祊祭之明日繹祭也廟門謂之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為祊也記者又引古語云於彼乎於此乎言不知神於彼饗之乎於此饗之乎嚴陵方氏曰君子罔無所不用其敬然於大廟之事必夫婦親之而且求之非一方祭之非一日則其敬也尤見於此故曰大廟之內敬矣下文所言皆其事也言制祭亦割之矣以方殺而多少未定故曰制及既熟而多少已定故曰割也祭言其用也牲言其體也或言其用或言其體互相備也夫人薦酒者謂凡酒也牲犧以天產為陽然對酒言之則養人之陰而已君親割牲以養其陰夫人薦酒以養其陽亦陰陽相濟之義也薦盎其義亦若是而已且制祭為盎朝事之時也割牲薦酒饋食之時也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盎醍與齊丹道故也饋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孰而薦以酒蓋孰與酒人道故也然君以盎齊饋食而夫人用之於朝踐君以酒酳尸而夫人用之於饋食者蓋殺禮於君故也牲自外至而納之故納牲詔於庭以庭在室之外故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故詔於堂以堂比室為明故也三詔求之固有可得之理而曰求而未之得特疑其如此而已故以蓋言之道猶言也設祭于室言正祭之時也為祊乎外言索祭之時也言堂以見外之為門言外以見堂之為內祭言其事也祊言其所也謂之祊者祝祭求神以此為所在之方故也且神無方也祊特人為之爾故言為祭必有所陳為故言設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或於彼或於此而祭之非一日求之非一處故曰於彼乎於此乎○馬氏曰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足故君親牽牲推而下之至於夫人薦酒皆夫婦身親涖之致其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故曰大廟之內敬矣納牲詔於庭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之時也血毛詔於室君親制祭夫人薦盎之時也羹定詔於堂君親割牲夫人薦酒之時也設祭于堂祭於廟之內也為祊乎外祭於廟之外也祭於內則疑於外祭於外則疑於內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一獻酌酒以薦也祭群小祀則一獻其禮質略祭社稷五祀三獻其神稍尊故有文飾五獻祭四望山川之禮也察者顯盛詳著之貌祭先公之廟則七獻禮重心肅洋洋乎其如在之神也長樂陳氏曰禮略故質禮加故文察則其事地也察矣神則其事祖也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為近故曰質三獻爓則於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腥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嚴陵方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禮有隆殺故數有多寡此祭祀之獻所以有一三五七之異也夫羣小之祀禮則略矣故言質社稷五祀則其禮差詳故言文四望山川地道也故言察先公人道而已故神之盛其褒故也

大饗其王事與(平聲)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形甸反)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陔)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大饗祫祭也言王事者明此章所陳非諸侯所有之事也三牲牛羊豕也腊獸也少牢禮云腊用麋籩豆所薦

品味皆四時和氣之生成內金納侯邦所貢之金也示和示諸侯之親附也一說金性或從或革隨人故言和也君子於玉比德諸侯來朝璧加於束帛之上尊德也陳列之序龜獨在前以其知吉凶故先之也金在其次以人情所同欲故云見情也自三牲以下至丹漆等物皆侯邦所供貢並以之陳列或備器用與衆共財言天下公共所有之物也其餘無常貨謂九州之外蠻夷之國或各以其國所有之物來貢亦必陳之示其能致遠方之物也但不以爲常耳諸侯爲助祭之賓禮畢而出在無算爵之後樂工歌陔夏之樂章以送之設施如此蓋重大之禮也註讀肆爲陔者周禮鍾師掌九夏尸出入奏肆夏客醉而出則奏陔夏故知此當爲陔也○劉氏曰後篇言鍾次之以和居參之則此言內金示和亦取其聲之和耳見情也者見人情之和也嚴陵方氏曰三牲魚腊天産也天産所以作陰德故以味爲主而曰四海九州之美味蓋味爲陰故也籩豆之薦地産也地産所以作陽德故以氣爲主而曰四時之和氣蓋氣爲陽故也且味非美則不足以養人氣非和則不足以養生故於味曰美於氣曰和也九州之外蕃國服常貨責之不備而且各以其國之所有則示能致遠物而已蓋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故其言如此○延平周氏曰備四海九州之美味者示其得四海九州之懽心也爲四時之和氣者示其能贊於天地也惟其明有以得人心而出有以贊天地然後爲可以事神○馬氏曰君子之於祭祀愼終如始祭之畢則飲酒無算又慮其禮之無節故奏肆夏以節之使之安賓而不亂蓋重禮也重其禮者重其大饗之禮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祭天之禮簡素至敬無文所以爲敬之至仁之實事親是也事亡如事存所以爲仁之至附於身附於棺皆必誠必信所以爲忠之至斂之衣服葬之器具皆全備無缺莫非愛親之誠心故亦曰仁之至朝聘燕享幣有常用故幣帛篚筐將其厚意義之至也此仁與義之爲道皆可於行禮之際觀之故曰禮其本也嚴陵方氏曰遠而尊者主乎敬近而親者主乎愛祀帝於郊所以爲敬祭親於廟所以爲仁仲尼燕居曰郊社所以仁鬼神則郊無非仁也要之以敬爲主爾○記曰大廟之內敬矣則廟無非敬也要之以仁爲主爾○馬氏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斯倍之矣故先王爲之禮使民不惡不倍而盡心於死者三日而斂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故曰忠之至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是禮生於仁義而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何也蓋因其禮行之際仁義存其中也宗廟之祭禮也仁在其中賓客之用幣亦禮也義在其中○延平周氏曰喪禮欲其不欺於己故曰忠之至服器之死而致生故曰仁之至賓客用幣以將意故曰義之至禮雖出於仁義而仁義之故體乃在於禮故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去聲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

甘於五味屬土土無專氣而四時皆王故惟甘味能受

諸味之和。諸采皆以白爲質。所謂繪事後素也。以此二
者。況忠信乃可學禮。道猶行也。道路人所共行者。人無
忠信則每事虛僞。禮不可以虛僞行也。大傳曰。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嚴陵方氏曰。夫薄於德者。於禮虛。非忠信之德以貫之。則禮之道亦無由而行矣。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中庸亦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此經言得其人之爲貴也。○馬氏曰。甘者味之美質也。白者色之美質也。忠信者人之美質也。然後可以文之也。故甘則受和。白則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和所以文其味。采所以文其色。禮所以文其忠信。質不能立於內。則文不可行於外。故曰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之爲言行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
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不學詩。無以言。然後使誦三百篇之多。而盡言語之長
其於議禮。猶槩乎未有所聞也。一獻小禮。亦不足以行
之。使能一獻。不能行大饗之禮。謂祫祭也。能大饗矣。不
能行大旅之禮。謂祀五帝也。能具知大旅之禮矣。不能
行饗帝之禮也。謂祀天也。禮其可輕議乎。嚴陵方氏曰。不學詩無以言。誦詩雖多。能言之而已。未必能行禮。則貴乎能行也。以故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大饗者。祭先王之九獻也。以會而旅焉。故謂之旅。饗帝謂昊天上帝也。夫禮有大小。故行之有難易。此愈大者所以愈難爲行其事者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可不重乎。經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故曰毋輕議禮

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
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彼義反)倚以臨祭。其
爲不敬大矣

逮。及也。闇。昧爽以前也。偏任爲跛。依物爲倚

他日祭。子路與(去聲)。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
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于室也。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
戶受之。設於尸前。內外相交承接。故云交乎戶也。正祭
之後。儐尸於堂。故謂之堂事。此時在下之人送饌至階
堂上人即階而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也。子路權禮之
宜。略煩文而全恭敬。故孔子善之也。嚴陵方氏曰。君子之行禮。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久而怠。寧若速而敬焉。蓋禮以敬爲主敬也。季氏之於祭。徒欲其久而不能致敬。豈知禮之意哉。昔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之於魯。其亦習周之文而不知其意者歟。及子路行之。乃能速而敬。雖不必合於先王之文。然亦可謂知禮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矣。此孔子所以善之也。強力即聘義所謂強有力是也。肅則不怠。敬則不墮。強力通乎外。故以容言之。肅敬存乎中。故以心言之。跛倚蓋倦怠之所致也。室事謂有事乎室。若血毛詔於室之類。堂事謂有事乎堂。若羹定詔於堂之類。執事者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所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爲力矣。宜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

#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一

## 郊特牲第十一

陸氏曰。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石梁王氏曰。此篇皆記祭事而雜昏冠兩段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餘證反**弗食也。祭帝弗用也**

禮有以少爲貴者故此二者皆貴特牲而賤大牢也犢未有牝牡之情故云貴其誠慤○朱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地周之后稷生於姜嫄以上更推不去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天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上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又曰。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又曰。五峯言無北郊只祭社便是此說却好○今按召誥曰用牲于郊牛二。蔡氏以爲祭天地非也牛二帝牛稷牛也社于新邑祭地也故用大牢之嚴陵方氏曰於郊故謂之郊言郊以知社稷之在國言社稷以知郊之爲天地。於牲言特以見犬牢之非一。於牢曰犬以見特牲之用犢也。特則牢所畜之物。牢則牲所畜之地。互相備也。郊言特牲膳言用犢亦互相備也。天子有天地之德故諸侯以事天地者事天子。諸侯有社稷之功。故天子以禮社稷者禮諸侯亦惟其稱而已。郊用特牲而召誥言牛二者兼稷牛言之爾。經言帝牛不言以爲稷牛蓋謂是矣。禮器言天子祭天特牲王制言天子社稷皆大牢掌客言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主合諸侯而饗禮則其十有二牢其言正與此合。凡此則尊者常小而少。卑者常大而多也。天子牲孕弗食則諸侯容或食之。言祭帝弗用則社稷容或用焉○馬氏曰。天下之物皆天之所生。無物以稱其德故郊則以特。天下之物皆天子之所有。亦無以稱其德故諸侯則膳之以犢社稷者上穀之神而諸侯爲君守者也。社稷以大牢則諸侯亦賜之大牢

**大路繁**盤**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郊血。大饗腥。三獻爓**尋**。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臭亦氣也。餘並見前篇

**諸侯爲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丁亂反**脩而已矣**

諸侯來朝以客禮待之。是爲賓也。在廟中行三享畢。然後天子以鬱鬯之酒灌之。諸侯相朝亦然。明貴氣臭之義也。周禮作裸字。上公再裸而酢。侯伯一裸而酢。子男一裸不酢。裸則使宗伯酌圭瓚而裸之。酢則賓酢主也。此大饗謂王饗諸侯也。腶加薑桂曰腶脩。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饌而必先設腶脩於筵前然後設餘饌故云尚腶脩也。此明不享味之義長樂陳氏曰。禮器與郊特牲言大路繁纓一就則同。其言次路繁纓五就七就則不同者先王之路降殺以兩反此而加多焉蓋亦以兩而已。大路一就先路三就則次路有五就七就者矣。書言次路以兼革木二路則殷之次路五就七就廟宜一車耶。鄭氏以七就爲誤是過論也。又曰。禮以全於天者爲尤厚近於天者爲差厚以近於人者爲差薄全於人者爲尤薄。血者全於天者也。腥者近於天者也。爓者近於人者也。孰者全於人者也。郊與大饗常重於三獻之禮。豈非至敬不饗味而貴

氣臭哉鬱鬯陽物也腶脩陰物也用陰物所以神之尚陽物所以明之而其所以不饗味一也夫大饗於神則工之事而大饗於賓則諸侯之事於神與賓皆謂之大饗者盖謂之大所以極其禮謂之饗所以向之○嚴陵方氏曰一獻孰則饗味矣味非不敬也特不若血腥之至爾經曰血腥爓祭用氣也以臭生於氣故此曰氣臭腶言捶肉如腶脩則以薑桂脩之諸侯爲賓即大饗之時矣子饗諸侯於廟中然非君三重席之饗也鬱鬯可以養陽腶脩可以養陰養陽不以酒醴養陰不以犧牲則以所饗在臭而不在味故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

此大饗是諸侯相朝主君饗客之禮諸侯之席三重今兩君禮敵故席三重之席而受客之酢爵也若諸侯遣卿來聘卿禮當三獻其上介則是大夫故謂之三獻之



介大夫席雖再重今爲介降一等止合專席君席雖三重今徹去兩重就單席受此介之酢爵是降國君之尊以就大夫之卑也

嚴陵方氏曰禮器言諸侯之席三重兩君相見則其體相敵故其席如其數而不必增損焉至於他國之卿來聘而大夫爲之介爲位雖臣也命則君也名雖介也禮則客也其文雖殊其義則相敵故主君之受酢也降重席之尊而不與之異就專席之卑而必與之同也

饗禘禴有樂而食嗣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禴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饗春饗孤子也禴春祭宗廟也孤子死事者之子孫食

秋食耆老也嘗秋祭宗廟也周之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春禴夏殷之禮也饗禮主於酒食禮主於飯周制則四時之祭皆有樂

長樂陳氏曰饗禘以飲爲主飲以天産而養陽氣故有樂食嘗以食爲主食以地産而養陰氣故無樂蓋饗禘以春食嘗以秋春爲陽秋爲陰陽氣則來而主長陰氣則往而主成故禘之有樂所以迎來嘗之無樂所以送往春饗孤子以助其長秋食耆老以養其成凡此所以順陰陽而已此與祭義言春禘秋嘗同而王制祭統則言夏禘秋嘗蓋夏殷之禮不同也○山陰陸氏曰春饗孤子耆老亦饗焉秋食耆老孤子亦食焉知然者周官酒正凡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又文王世子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其羣吏反養老幼于東序知之也此一節言若繁複所謂其中必有美焉者也彼見形而不及理往往不察故君子記之如此使讀者盡心焉○馬氏曰君子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春禘所以達其怵惕之心秋嘗所以達其悽愴之心故春饗生者之陽氣而禘死者之陽氣則有樂有樂者所以順陽氣之出也秋食生者之陰氣而



嘗死者之陰氣則無樂無樂者所以順陰氣之入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

鼎俎奇居衣反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神明之義也

自一鼎至九鼎皆奇數其十鼎者陪鼎三則正鼎亦七也十二鼎者陪鼎三則正鼎亦九也正鼎鼎別一俎故云鼎俎奇也籩豆偶者據周禮掌客及前篇所舉皆是偶數又詳見儀禮圖

長樂陳氏曰鼎俎之實以天産爲主而天産陽屬故其數奇籩豆之實以地産爲主而地産陰屬故其數偶不敢用褻味所以盡志貴多品所以盡物盡志所以交於神盡物所以交於明先儒以旦爲神其說是也○嚴陵方氏曰籩之實若菱芡之類豆之實若芹菹之類所謂水之品也籩之實若棗栗之類豆之實若脾析之類所謂土之品也水土之品非人常所食故曰不敢用褻味或水或土所

取不一故曰而賁多品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豉反）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賓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

燕禮則大門是寢門饗禮則大門是廟門也肆夏樂章名九夏見周禮易以敬言和易中有嚴敬之節也。卒爵而樂闋謂賓至庭而樂作賓受獻爵拜而樂止及主人獻君樂又作君卒爵而樂止也歎之歎美之也賓酬而工升歌謂賓置酬爵之時樂工升堂而歌所以發揚主賓之德故云發德也匏竹笙也樂所以發陽道之舒暢

禮所以肅陰道之收歛。一闔一闢而萬事得宜也（嚴陵方氏曰此言諸侯爲賓之禮也故曰賓入大門奏肆夏則所以迎賓而納之且能易則賓主之情不離能敬則賓主之情不流不流不離禮樂之道也夫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爵始卒而樂達闋則能以反爲文矣此先王之微意也故孔子屢歎之且樂所以發明賓主之德也卒爵則酬酢之禮畢而賓主之德已明矣樂之闋也不亦宜乎闋終也孔子於與蜡之事畢而歎者歎其禮之亡也於卒爵而樂闋亦歎者歎其樂之深也於禮之亡則傷之而歎也於樂之深則美之而歎也主酌賓曰獻賓答主曰酢主復答賓曰酬奠酬謂賓置酬爵之時也夫禮成於三奠酬則禮成而賓主之德可知也故樂工升歌以發之蓋雖有其德非發之於聲音則無自而明故也升歌即仲尼燕居所謂升歌清廟示德是矣或言發或言示互相備也歌者在上故經每謂之升歌匏竹在下故經每謂之下管匏即竽笙之類竹即簫笛之類以舜典考之堂上有琴瑟堂下有祝敔要之在上者以歌爲主在下者以匏竹爲主樂由陽來禮由陰作獨陰不生獨陽不成生成相濟其氣乃和和則）



萬物不失其性矣○馬氏曰歌者聲之發於口匏竹者聲之寓於器寓於器者其聲粗發於口者其聲精故貴者在上貴人聲也樂由天作則樂者陽也故樂由陽來禮以地制則禮者陰也故禮由陰作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和而萬物得古之人言禮樂未嘗偏於一偏之說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

旅陳也庭實所陳之幣非一方所貢故曰無方以土地之産各有所宜而地里有遠近則入貢之期日有先後也前篇言金次之此言鍾次之蓋金之爲器莫重於鍾故變文言之也。金示和而參居庭實之間故云以和居參之也君子於玉比德往德者言往進此比德之玉於

有德之人也（長樂陳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旅幣所以無方也土地之宜在物而遠近之期在人周官六服其見有六歲之差其交有六物之異六物之異者所謂別土地之宜六歲之差者所謂節遠近之期也金之爲體則實而其爲性則順體之實則足以見情而性之順則足以示和示服猛者所以明德成推畏也禮器言大饗之所貢故言三牲魚腊以至丹漆絲纊竹箭之類而極其多此言常貢之法則陳其大略而已此詳略所以不同也○嚴陵方氏曰土地所生之物有宜有否各使貢其所宜之物焉故以別言之地之遠者來之期常遲地之邇者來之期常數故以節言之鍾即金也金則以材言鍾則以器言）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此以下言朝聘失禮之事。庭燎者庭中設炬火以照來朝之臣夜入者大戴禮言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

男三十令侯國皆供百燎自桓公始之

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

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是諸侯之禮今大夫之僭自晉大夫趙武始長樂陳氏曰天下有道天子馭諸侯諸侯馭大夫而禮樂存焉天下無道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禮樂無別周之天子無道故齊桓公僭天子之禮而至於庭燎之百趙文子僭諸侯之樂而至於奏肆夏也蓋齊桓公之僭以强趙文子之僭以奢記者錄而罪之以其濫觴於一時而致洋溢乎天下後世也○山陰陸氏曰齊桓公賢諸侯也而僭天子如此則餘諸侯可知趙文子賢大夫也而僭諸侯如此則餘大夫可知○金華應氏曰大夫之僭起於諸侯之失禮而已故此篇之譏以門齊桓趙文子始爲矣齊威將仗義以服諸侯也乃自以庭燎之百誇其勢則何以責夫諸侯趙文子猶其君以伯者也而自僭肆夏霸國之禮已失矣則何以責夫大夫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去聲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朝覲之禮國君親往而大夫從則大夫不當又以己物而私覿主君故曰非禮也若大夫執其君之命圭而專使則當行私覿之禮以申己之信故從君朝覲而不敢私覿是敬己之君也今從君以來而施設庭實以爲私覿大夫何可爲此於諸侯之庭乎譏其與君無別也人臣無外交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從君而行則不敢私覿也長樂陳氏曰易大有九四匪其彭無咎則爲諸侯若其可庭實於諸侯之庭乎庭實於諸侯之庭者諸侯之無王也曲禮言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又況大夫從其君之朝覲其可以私覿於諸侯之庭乎私覿於諸侯之庭者大夫之無君也檀弓曰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左傳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此所謂人臣無外交而不貳君也

大夫而饗君非禮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

大夫富强而具饗禮以饗君以臣召君故曰非禮大夫强横僭逆必亂國家人君殺之是斷以大義也三桓魯之三家皆桓公之後也先是成季以莊公之命酖殺僖叔後慶父賊子般又弑閔公於是又殺慶父故云由三桓始○疏曰按三桓之前齊公孫無知衛州吁宋長萬皆以强盛被殺此云由三桓始者據魯而言長樂陳氏曰以大夫而饗君猶爲非禮又况以諸侯而饗天子乎三代之制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法亦曰無專殺大夫則古之所以任大夫未嘗不以賢而其所以待大夫未嘗不以禮其有至於殺者蓋其始也任之不以賢故其終也不可待之以禮耳

天子無客禮莫敢爲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

天子所以無客禮者以其尊無對莫敢爲主故也適臣而升自主階是爲主之義不敢有其室者言人臣不敢以此室爲私有而主之矣况敢爲主而待君爲客乎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

惟春朝夏宗以客禮待諸侯則天子以車出迎虞王康
王之玄孫之子長樂陳氏曰春夏萬物畢見之時先王爲之朝宗之禮而不純以臣待諸侯以
其等爲車送逆之節所以明其恩也於秋萬物分辨之時爲之覲禮而純以臣待諸侯則負依南面而不下堂
所以明其義也明其恩則天下知所賢明其義則天下知所尊知所賢則人樂於爲德知所尊則人樂於爲禮
此天子之德所以常盛於下而其勢所以常隆於上夫至虞王則不然於其秋覲之時亦與諸侯分庭抗禮而
下堂見之是其自卑所以起諸侯之僭自弱所以起諸侯之强以至平王東遷而儕王室於邦君降黍離於國
風者非由此哉○張子曰不當下堂而下是天子弱而諸侯强也若負屏而立謂之朝是當行禮於庭中也

諸侯之宮縣玄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陽冕而舞
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

天子之樂四面皆縣謂之宮縣諸侯軒縣則三面而已
白牡殷祭之正牲後代諸侯當用時王之牲也又諸侯
當擊石磬王磬天子樂器書言鳴球是也諸侯雖得舞
大武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也干盾也錫者盾背
之飾金爲之大路殷祭天所乘之車也長樂陳氏曰樂書曰周官小胥
王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則諸侯宮縣僭天子樂縣也舜之鳴球以象天帝王磬之音諸侯擊玉磬僭天
子樂器也天子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諸侯亦設錫而用之僭天子樂舞也祭以白牡僭天子用牲之禮也乘
以大輅僭天子乘車之禮也蓋天下有道禮樂自天子出諸侯莫得而僭之天下無道禮樂自諸侯出其不僭
竊而有之未之有也言諸侯僭禮則樂可知矣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如字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

此皆諸侯之禮兩旁起土爲臺臺上架屋而門當其中
故曰臺門旅道也樹屛也立屛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
爲敬天子外屛諸侯內屛大夫以簾士以帷坫在兩楹
之間兩君好會獻酬飲畢則反爵於其上故曰反坫舊
讀繡爲綃今如字繡黼者繡刺爲黼文也丹朱染繒爲
赤色也繡黼爲中衣之領丹朱爲中衣之緣中衣者朝
服祭服之裏衣也制如深衣但袖小長耳冕服是絲衣
則中衣用綃素皮弁服朝服玄端是麻衣則中衣用布
也○石梁王氏曰繡當依詩文不可改爲綃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
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
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

相貴以等謂擅相尊貴以等列也諸侯不敢祖天子而
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魯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
臨於周廟禮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耳大夫不敢
祖諸侯而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記者以
禮之正言之而又有他義者舊說謂天子之子以上德
爲諸侯者得祀其所出故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公
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故公子爲大夫者亦得
立宗廟於其采地故曰邑有宗廟先君之主也其王子
母弟雖無功德不得出封爲諸侯而食采畿內者亦得

立祖王廟於采地故都宗人家宗人掌祭祖王之廟也

由三桓始謂魯之三家立桓公廟也馬氏曰諸侯之僭由天子之微諸侯之見魯由大夫之強也方周之衰上失道揆下無法守故於此相貴以等相覷以貨相賂以利相貴以等言相尚以勢相覷以貨相賂以利言相尚以利天下以勢利相尚不奪則不能饜其所欲此天下之禮所以亂矣○嚴陵方氏曰相貴以等則爵不足以取其貴相覷以貨則祿不足以取其富相賂以利則予不足以取其幸大宰八柄詔王馭羣臣以此三者爲先三者苟失天下之禮由是亂矣說言非是則不行貨指物利指事諸侯有國而已故不敢祖天子大夫有家而已故不敢祖諸侯以其不敢祖天子故立始祖而有五廟之制以其不敢祖諸侯故立別子而有五宗之法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䟽曰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



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山陰陸氏曰猶之言可以已也雖可以已猶如此厚之至也雖厚又恐大過故曰尊賢不過二代○富山孫氏曰立前代之後以統承先王者自古有此法也有虞氏之時棄爲高辛之後故得祭天詩謂后稷肇祀異也丹朱爲唐堯後作賓于虞書所謂虞賓在位是也至夏后時則丹朱商均之子孫皆爲二王後湯爲夏氏立後經傳雖不載然有商之興國當以爲之商爲二王後無疑矣仲虺之誥稱湯之德有曰兹率厥典言其能率循舊典不易故常也豈其於崇德象賢之事獨不稽古乎至周則封微子於宋並封舜後於陳封東樓公於杞亦必因成湯封舜禹之後於陳杞可以推知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諸侯失國而寄寓他國者謂之寓公所寓之國不敢以之爲臣此寓公死則臣其子矣故云寓公不繼世嚴陵方氏曰失地之君諸侯所以不臣之者以其嘗爲南面之君故也

君之南鄉去聲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答猶對也延平周氏曰天道降於南方故君之南鄉答天也陽即天也○山陰陸氏曰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是也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避君也

諸侯於天子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惟家臣於大夫不稽首者非尊重家臣也以避國之正君也蓋諸侯與大夫同在一國大夫已稽首於君矣家臣若又稽首於大夫則似一國而兩君矣故云以辟君嚴陵方氏曰南者陽之位北者陰之位君以陽明爲德故南鄉而有答陽之義所以向明也臣以陰順爲德故北面以答君所以示順也君非臣之所敵故不可言答陛臣若君之所就敵不可言答陰於君曰鄉則不作其體君尊故也周官司士於王曰答鄉自公而下皆曰面莊子言堯之爲君曰南鄉言舜之爲臣曰北面皆此意也然對而言之則如此離而言之君亦可以言面故易言聖人南面而聽天下經言聖人南面而立周官大祝辨九拜而以稽首爲先則稽首者首至地而爲禮之隆也諸侯之大夫陪臣而已以陪臣之卑而可以當拜禮之隆事必有君道之尊者乃可以當此坊記大夫不稱君則大夫固無君道矣○馬氏曰君者象天子諸侯而言之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爲去聲君之答己也

有獻弗親者使人往獻不身自往也不面拜不親見君之面而拜也恐煩君答拜故也嚴陵方氏曰此謂諸侯大夫諸侯雖有君道然亦天子之臣爾故於大夫有相答之禮焉獻弗親有賜亦不面拜非敢怠也慮煩君之答己而已親則必面獻亦必拜其言互備也○馬氏曰非不役志於獻而有慢君之賜也蓋禮無不答而上之不虛取於下也爲其君之

答己故亦親不面拜禮從其簡而已亦所以尊其君也

鄉人禓傷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

論語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卽此事也。舊說禓是彊鬼之名。鄉人驅逐此鬼孔子恐驚廟室之神故衣朝服立于廟之東階以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禮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焉馬氏曰。儺者索室以去其不祥其法見於周方相氏。而其事見於月令之季秋。孔子聖人。德合於神明矣。非徒於索室以去其不祥。然必從鄉人之儺者不違衆以立異也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

何以聽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射謂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馬氏曰。射者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然後可以言中。其容體比於禮非數而其節比於樂爲難。故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繁爲節。蓋射必以聲而後發。發而不失其節。此君子之所難也。以其節必聽之在耳而得之於心。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其妙至於如此。而非可以言諭。故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何以聽何以射者其難也

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玄弧之義也

爲士者當習於射以六藝之一也。不敢以不能辭惟可以疾辭。蓋生而設弧於門左。已有射道但未能耳。今辭以疾而未能則亦與初生之未能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如字

齊者不聽樂恐散其志慮也。今三日之間乃二日擊鼓其義何所處乎怪之之辭延平周氏曰。君子無故不去樂故致齊之不舉樂者三日然後用之以祭猶恐不敬。果於齊之二日伐鼓則何居何居者疑而嘆之之辭也。○山陰陸氏曰。此宜瞽事哉不目言之諱也。○嚴陵方氏曰。家語曰季桓子將祭齊三日而二日鍾鼓之音不絕蓋其事矣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如字市之於西方失之矣

繹祭之明日又祭也。繹是堂上接尸。祊是於室內求神皆一時之事。繹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卽周禮所謂朝時而市也。當於市內近東。今乃於市內西方。此三事皆違於禮故曰失之矣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

地秉陰則社乃陰氣之主。社之主設於壇上北面而君來北墉下南向祭之。蓋社不屋惟立之壇壝而環之以墻。既地道主陰故其主北向而君南向對之。答對也。甲爲十干之首朱子曰。社是土神。或問社如何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馬氏曰。古人之言社必有稷。此言社而不言稷者。蓋社總祭五土之神。而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皆是也。稷則止於原隰而已。言社

可以象稷也日用甲用日之始則郊用辛用日之成也蓋郊所以明天道故用辛社所以神地道故用甲○嚴
陵方氏曰社必用日之始何也蓋陽始於甲而物生陰極於辛而物成地雖以陰而成物然始地事者存乎陽
故社用甲以原其始焉天雖以陽而生物然終天功者存乎陰故郊用辛以要其終焉

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去聲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

薄書作亳薄社於周爲喪國之社必存之者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誡社示有存亡也屋其上則天陽不入牖於北則陰氣可通陰明則物死也嚴陵方氏曰大社即祭法所謂王社也以王社爲大則自侯社而下皆爲小矣達者上下達之謂也上則達天之氣以濟乎下下則達地之氣以濟乎上故以達言之喪國之社即媒氏所謂勝國之社也勝言我所勝喪言彼之喪其實一也於大社言必受霜露風雨於喪國之社言不受天陽亦互言之爾○馬氏曰大社達天地之氣示其有生物之功喪國之社不受天陽示其生物之功息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敎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聖人知地道之大故立社以祭所以神而明之也美報美善其報之之禮也上古穴居故有中霤之名中霤與社皆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於中霤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此皆以示其爲載物生財之本也馬氏曰天以生物爲功而其功幽故聖人闡之而爲郊所以明天之道也地以成物爲功而其功顯故聖人則斂之以而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以天遠於人則尊而不親地近於人則親而不尊故在天則明之欲民尊而親之也在地則神之欲民親而尊之也萬物本乎天而亦本乎土故家以中霤爲主國以社爲主者示其不敢忘本之意也○嚴陵方氏曰載物以利民用故言取財於地垂象以示民則故言取法於天取財則有所養養者母道也故親而不尊取法則有所敎敎者父道也故尊而不親

唯爲去聲社事單丹出里

社事祭社之事也二十五家爲里單盡也言當祭社之時一里之人盡出而供給其事蓋每家一人也

唯爲社田國人畢作

爲祭社之事而田獵則國中之人皆行無留家者

唯社丘乘去聲供粢盛平聲所以報本反始也

祭社必有粢盛稷曰明粢在器曰盛此粢盛則使丘乘供之井田之制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乘也報者酬之以禮反者追之以心嚴陵方氏曰出里謂離所居也作謂起行也出里與作互言之爾單畢皆盡也亦互言之丘乘共粢盛以非祭社則不必如是故言唯爲則以本始有在乎此而報反之禮不可不重故也○長樂劉氏曰役於公則家有定員役於社則羨徒皆作人人求福於其身也衣食本乎土故曰報本知乎水土始於句龍知播五穀始於后稷故以爲配是曰反始焉

季春出火爲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爲去聲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而鹽去聲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

建辰之月大火心星昏見南方故出火以焚除草萊焚後即蒐田簡閱視也賦兵也歷數之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誓社誓衆於社也或左或右或坐或作皆是軍旅之法習變習熟其變動之節也驅逐之際禽獸流動紛紜衆皆見之故云流示之禽嚂讀爲豔豔諸利謂使之歆豔於利也禽獸雖甚可欲而殺獲取舍皆有定制犯命者必罰不使之犯命者是求以遏服其貪利之志人君亦取之有制如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不踰法而貪下之所得也以戰則克習民於變也祭則受福獲牲以禮也○䟽曰祭社旣在仲春此出火爲焚當在仲春之月記者誤也嚴陵方氏曰木氣終於辰故火順所生而見司爟於季春則出火爲水氣兆於戍故大受所勝而沒司爟於季秋則納大焉壂人奉天時則爲焚者特出大之事爾牧師凡田事賁焚萊是矣田獵之禮周官則行之於仲月而與此異蓋詩月令則行之於季月而與此同此之所言亦泛記與代爾月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則出火之田非爲社也王制三田一爲乾旱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則田國有不爲社者矣夫杜必先之以焚者蓋焚其宿草而後可田故也且社主陰陰主殺則爲社而有田因田而習軍旅不亦宜乎月令所謂教於田獵以習五戎車攻所謂因田獵而選車徒皆謂是爾車賦者即司馬法自六尺爲步積之至於通十爲成成出華車一乘者是矣小司徒之職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卒伍者軍旅之法立於伍成於卒故也簡言於利否有所擇歷言於爽險有所經曰簡曰歷亦互言之故大司馬止曰選車徒也以至車驟徒趨車駛徒走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皆簡歷之也誓即所謂犁吏聽誓才陳前是也誓特誓田而已而曰社者以爲社而田故也左之右之即以旗爲左右郤門是矣坐之起之即以救坐作進退之節是矣左右之倅坐起之節亦莫不教焉凡以觀其習應變之事也流示之禽者驅其禽而流行以示之所謂設驅逆之車是矣此則當之以利也夫田之獲禽猶戰之獲虜也戰之獲虜有賞而田之獲禽有賞所謂大獸公之小禽私之是賞之之意也若夫伍而獲禽則所利者小所害者大必有罰爲蓋小人見利而忘法凡此但求服士卒之志使之不失伍爾未貪其所得之禽也夫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因其田以習軍旅則戰之備也故以戰則克無事而不田曰不教故因其無事而歲三田則祭之備也故以祭則受福



天子適四方先柴

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延平周氏曰天子巡狩至于四嶽先柴以告天也○金華應氏曰四方惟天子所適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所適必先柴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也嘆其與周行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者異矣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

至猶到也冬至日短極而漸舒故云迎長日之至○朱子曰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萬物之始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所自生帝者生物之祖故推以爲配而祀於明堂此議方正○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帝只是天天只是帝却分祭何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於屋下而以神祇祭之故謂之帝○今按郊祀一節先儒之論不一若有子月寅月之異有周禮魯禮之分又以郊與圓丘爲二事又有祭天與祈穀爲二郊今皆不復詳辨而以朱說爲定嚴陵方氏曰日爲陽夜爲陰故陽生則日浸長而夜短陰生則夜浸長而日短郊之祭在建子之月而陽生於子故

日迎長日之至也至猶本也與月令仲夏日長至異矣故言迎焉祭天必迎長日之至者當是時陽始事矣天以始事為功也周官以冬日至致天神蓋謂是矣

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郊祭者報天之大事而主於迎長日之至祭義云配以月故方氏謂天之尊無為可祀之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以日為之主焉天秉陽日者衆陽之宗故就陽位而立郊兆陶匏亦器之質者質乃物性之本然也馬氏曰郊者所以祀天大報天而以日為主祭於壇而列於衆星之上蓋日者陽之精也祭義言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而於此不言配以月者文略也就陽位者此釋其郊之意也掃地而祭器用陶匏此釋其以少為貴之意也

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

問郊之用辛日何謂嚴陵方氏曰以迎長日之至故以日為主天神不可得見所可瞻仰者日月星辰而已兆則為之分域如龜兆之可別也既曰兆於南郊矣又曰掃地而祭者蓋築壇謂之兆若兆五帝於四郊是矣掃地亦謂之兆若此所言是矣此主祭天而器之所象乃並言地者蓋地道無成而代有終象地之性亦所以歸功於天也故中庸言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則亦與此互相明焉牲用騂即牧人所謂陽祀用騂牲赤者盛陽之色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而終言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祀天之牲用蒼而已乃與牧人所言異者蓋赤為陽之盛色而蒼與青乃其類也黑為陰之盛色而黃與白乃其類也若是則祀天之牲不必蒼也亦猶其類而已故止言放焉而牧人言凡陽祀以該之也以是知其止用騂也



周之始郊日以至

謂周家始郊祀適遇冬至是辛日自後用冬至後辛日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告于祖廟而行事則如受命于祖此尊祖之義作猶用也用龜以卜而于禰宮此親考之義曲禮言大饗不問卜既用冬至則有定日此但云卜郊則非卜日矣下文言帝牛不吉亦或此為卜牲歟不然則異代之禮也嚴陵方氏曰受命則受之而已作龜則質其可否焉於祖則受命以其能始事故也於禰則作龜以其能成事故也於祖曰廟以其遠而神事之也禰曰宮以其近而人事之也尊親之義又在於是矣作龜即灼龜也灼之將以作事故以作言之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澤澤宮也於其中射以擇士因謂之澤宮又其宮近水澤故名也其日卜竟有司即以祭事誓戒命令衆執事者而君亦聽受之是受教諫之義也延平周氏曰郊之禮歲有常而卜之必受命於祖廟者先王一舉事未嘗不稟受於鬼神也受命必於祖作龜必於禰者先王之於祖則致其義義則尊之而於禰則盡其仁仁則親之故也澤宮擇助祭者之所故冢宰於此誓命其助祭者而王亦親聽之蓋示其君之於臣其上則有所受教而其下則受諫而已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

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於庫門內集百官而

戒之。又於大廟之內。戒其族姓之臣也。嚴陵方氏曰。以一人之尊。亦親聽誓命。則以嚴上故也。聚衆而誓。非爲王也。特以助祭者爾。而王亦親聽之。故有受教誡之義。百官授之以官者。羣臣之謂也。百姓賜之以姓者。諸侯之謂也。諸侯親而貴。故於大廟戒之。百官疏而卑。故於庫門戒之。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氾泛埽素去反道。鄉爲田燭。弗命而民聽上。

祭報。報白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氾埽。灑水而後埽也。反道。剗道路之土反之。令新者在上也。鄉。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行事之早也。喪者不哭以下諸事。皆不待上令而民自聽從。蓋歲以爲常也。延平周氏曰。祭報。祭之日宗伯報王以行禮也。以賤絹之服而聽宗伯之報。所以示民嚴上也。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所以異其吉。氾埽反道。所以法其舊。鄉爲田燭。所以尚其質。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

象天。謂有日月星辰之章也。○陳氏曰。合周官禮記而考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外被龍袞。龍袞所以襲大裘也。

戴冕璪藻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

璪與藻同。素車。殷之木路也。旂之旒與冕之旒。皆取垂下之義。餘見前。嚴陵方氏曰。龍也。日月也。數也。質也。皆天之所示之象也。而聖人觀之以爲儀物之則。故曰天垂象。聖人則之。以天道遠而難知。神而莫測。故郊之儀物。必觀象而作。爲則所以明之也。故曰郊所以明天道也。○長樂陳氏曰。先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勤。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丘埽地。陶匏藁秸。疏布椫杓。素車之類。此因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者也。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旂龍章而設日月。四圭有邸。八變之音。黃鍾大呂之鈞。此致其文飾以示外心之勤者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袞戴冕藻以致其文飾。不以內心之發外心。不以自然發文飾。然後事天之禮盡矣。

帝牛不吉。以爲稷牛。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郊祀后稷以配天。故祭上帝者謂之帝牛。祭后稷者謂之稷牛。滌者牢中清除之所也。此二牛皆在滌中。爲猶



用也。若至期卜牲不吉。或有死傷。卽用稷牛爲帝牛。而別選稷牛也。非在滌三月者。不可爲帝牛。故以稷牛代之。稷乃人鬼。其牛但得具用足矣。故云稷牛唯具。人本乎祖。故以祖配帝。是郊之祭。乃報本反始之大者。嚴陵方氏曰。謂之滌則以潔爲義。唯具則取足而已。不必三之滌也。充人掌繫祭祀之特牲。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則人鬼之牲。亦芻之三月矣。此止曰唯具者。蓋芻之三月以祀天神爲稱。人鬼則如之而已。故有時而唯具。亦可也。帝爲天神。稷爲人鬼。○延平周氏曰。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祖之所配。於圜丘者昊天。而考之所配。於明堂者上帝。此言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而反言配上帝何也。天言其體。帝言其所故。對而言則天與帝異。離而言則帝即天也。天即帝也。易之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其言上帝與此同意。○嚴陵方氏曰。萬物皆天之所生。而人則祖之所生。如是則祖與天

此妥可以不知報本而反始哉故言郊之祭大報本反合矣故推祖以配天故曰此所以配上帝人物所本如始也

天子大蜡(作)八伊耆(其)氏始為蜡蜡也者索(色百反)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蜡祭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堯也索求索其神也合猶閉也閉藏之月萬物各已歸根復命聖人欲報其神之有功者故求索而享祭之也長樂陳氏曰蜡之為祭所以報本反始息老送終也其服王玄冕而有司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牲體觭奉其樂六樂而奏六變吹豳頌擊土鼓舞兵舞帗舞其所致者川澤山林以至土示天神莫不與焉則合聚萬物而饗之者非特八神也而所重者八以其尤有功於田故也其神



之尊者非特先嗇也而主先嗇者以其始有事於田故也○馬氏曰萬物之所以成者神有以相其功於其幽民有以致力於其明神有功以相其幽則報之民有力以致其明則勞之所謂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是也

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上聲)以報嗇也

嗇與穡同先嗇神農也主如前章主日之主言為八神之主也司嗇上古后稷之官百種司百穀之種之神也報嗇謂報其教民樹藝之功馬氏曰先嗇者其智足以創物立於其先司嗇者因其成法而謹司其職而已故祭則以先嗇為主而以司嗇配之

饗農及郵表畷(株劣反)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

農古之田畯有功於民者郵者郵亭之舍也標表田畔相連畷處造為郵舍田畯居之以督耕者故謂之郵表

畷禽獸貓虎之屬也

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去聲)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祭坊(防)與水庸事也

田鼠田豕皆能害稼故食之者為有功迎者迎其神也坊隄也以蓄水亦以障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故曰事也眉山蘇氏以為迎貓則為貓之尸迎虎則為虎之尸近於倡優所為是以子貢言一國之人皆若狂也嚴陵方氏曰上言祭下言饗互相備也百種百穀之種也百種乃嗇之所成故祭百種以報嗇也農則致所掌以養人而不失其時者也郵則田官於此有所蹤畷則田官於此有所聯皆督約農事之處也故三者合為八蜡之一獸鼠之與豕皆足以為田之害而貓與虎能食而除之迎其靈而祭之則所



以報之也○延平周氏曰報及於禽獸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盡於義然後至於仁故於仁言至義言盡君子之於物莫不各因其才而使之雖使之甚勞亦必有以為之報此使人之術與忠厚之道常見於祭祀之間也坊與水庸以其有事於我故祭之

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無)作草木歸其澤

此祝辭也宅猶安也土安則無崩圮水歸則無泛溢昆蟲謂螟蝗之屬害稼者作起也草木各歸根于藪澤不得生於耕稼之土也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色介反)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

物之助成歲功者至此而老老則終矣故皮弁素服葛

帶榛杖以送之喪禮之殺也。此為義之盡。祭報其功則仁之至也。周禮籥章云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月令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此祭是也黃冠為草野之服其詳未聞嚴陵方氏曰水土昆蟲草木此皆因其合聚之時而合聚以饗之故祝者之辭言其時事如此。皮弁則其色白素服則衣裳皆素素者送終之服而蜡亦送終之事故曰素服以送終也別言之則服止言衣裳合言之則弁亦服爲故下止言素服也帶不以麻而以葛杖不以竹而以榛若喪也而實非喪故曰喪殺也既非喪必欲若喪者以其有送終之義故也。前言皮弁素服後言黃衣黃冠而祭說者謂皮弁素服爲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爲助祭者之服是[illegible]野夫黃冠則爲助祭者之服可知。且皮弁素服則以送終爲義黃衣黃冠則以息田夫爲義送終者祭之道也息田夫者祭之事也夫黃者土之色百昌生於土而作然亦反於土而息冬則反於土之時也服以是色亦宜矣。土爰稼穡者田夫之事取土之義以息田夫又宜矣以土之義如此故凡野夫皆黃冠野夫即田夫也言其所事曰田夫言其所居曰野夫草服謂野之服故下言草笠以爲野也上兼言黃衣而下止言黃冠則以草服該之故也。然籥章曰息老物此曰息田夫者蓋作之於始息之於終雖人之情亦是道也道終則有始今歲之息乃所以兆來歲之作息猶氣之息也往來未嘗息乃所以爲息也○馬氏曰蜡者於歲之終報其成功又以祈來年之始故祝之之辭如此草木者莢稗之屬工皮弁素服而祭所以送萬物之終也萬物之蕃殺而王葛帶榛杖者以喪禮瘞之也蓋萬物生有以養人而終不可不報亦示其不忘本也故曰仁之至義之盡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

諸侯鳥獸之貢屬大羅氏之掌。其使者戴草笠是尊野服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

鹿者田獵所獲女則所俘於亡國者。客貢使也。使者將返羅氏以鹿與女示使者以王命詔之使歸告其君而以王言戒之曰好田獵好女色者必亡其國舊說如此然鹿可感得而亡國之女不恒有其詳未聞也嚴陵方氏曰致鹿則所以戒好田致女則所以戒好女。五子述大禹之戒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則好田好女者固足以亡其國所可爲戒也。羅氏之戒好田則足矣而又戒好女者以其皆禽事故也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上聲也**

瓜華瓜與果蓏之屬也。天子所種者瓜華供一時之用而已。不是收斂久藏之種也。若可收斂久藏之物則不樹之。恐與民爭利也。此亦令使者歸告戒其君之事○長樂劉氏曰四方諸侯當仲冬而還于天子者必助其祭祀也故其爲蜡而獵獸不從焉貢其禽於天子則大羅氏受之獻禽者諸侯之卿大夫也草笠而至尊野服者以明諸侯及其臣皆野服馳騁從禽以助王也其爲忠義亦可尊矣即之以爲禮焉既受草笠之獻則致鹿與女于庭而詔獻禽之客俾還告于其君以中天子之戒勸也曰好遊田以肆其禽荒者好女色以肆其情欲者亡國之道天子之所不赦也華果蓏也瓜及果蓏時鮮之物不可以自遠而致之也不可以收斂而藏之也天子乃樹植之所以貢時新供寢廟非貪其利而種之焉示戒諸侯毋廣樹植務收斂以奪其民之利非絜矩示民之道也○馬氏曰好田好女不斂藏之種者戒其貪也

其意以謂民有終歲之勞而有一日之佚而爲之上者豈可以好樂無厭而淫德不倦乎其意以謂有終歲之勤而有一時之積而爲之上者當可以好貨無厭而貪利無已乎

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去聲）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

記四方者因蜡祭而記其豐凶也蜡祭之禮列國皆行之若其國歲凶則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使民知謹於用財不妄費也移者寬縱之義蓋歲豐則民財稍可寬舒用之也黨正屬民飲酒始雖用禮及其飲食醉飽則亦縱其酣暢爲樂夫子所謂一日之澤是也



農民終歲勤動而於此時得一日之樂是上之人勞農之美意也既蜡之後收斂積聚民皆休息故不興起事功也

長樂劉氏曰九州之諸侯保有其民者也各規其年之豐凶則蜡之祭有行與不行焉所以謹民財不以祭祀償其衣食也順謂五氣時若成謂九穀皆登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以答百神所以致豐穰之勞也○嚴陵方氏曰記四方者記四方之豐凶也年不順成八蜡不通此以蜡而記其凶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此以蜡而記其豐也蜡乃合聚之祭故因其合聚而收之也物既收則民亦息民息則一歲之事已矣故曰民息已前言息田夫此言民息互相備也功者民力之所致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且蜡本以息農夫則此所言功止謂農功爾若夫宮功則執於建亥之月土功則畢於建子之月武功則纘於建丑之月而既蜡君子未始不興功焉○延平周氏曰蜡之所以不通者謹民財也謹猶言節也蜡之所以通者歛民之所有餘而共其祭也既蜡則歲終矣萬物皆收成而百工皆告休故曰既蜡而收民息已

恒豆之菹（側居反）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

恒豆每日常進之豆也周禮醢人所掌朝事之豆註謂清朝未食先進口食也菹酢菜也水草昌本茆菹之類加豆周禮註謂尸既食后亞獻尸所加進之豆但醢人所掌是天子之禮此言諸侯之禮物既不同此朝事之豆與祭禮饋食薦孰之豆俱爲恒豆而加豆則祭末酳尸所用也水物若蠃醢魚醢是也菹醢皆以豆盛之嚴陵方氏曰恒豆謂所常進之豆加謂於所常進而有加者以恒而對加則加爲暫以加而對恒則恒爲朝事饋食矣菹淹菜也醢肉醬也上言恒豆之菹則知加豆之陸產亦菹也上言陸產之物則知下言水物即水產也上言水草之和氣則知下之所言皆和氣也



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嗜）也卷（袞）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去聲）也武壯而不可樂（洛）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也

不可耆謂食之有節不可貪愛舊說謂質而無味不能悅口。不可好謂尊嚴之服器不可以供玩愛武萬舞大武也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爲娛樂宗廟威嚴之地不可褻瀆以自安宗廟行禮之器不可利用以爲便交神

明之義如此嚴陵方氏曰常所食者則褻而不敬故謂之常褻味交於神明者在誠而不在味故曰非食味之道也義言其所宜道言其所由篇首言籩豆之實此言薦者實言實之於中薦言薦之於上又曰水土之屬謂若籩豆之實水土之品可食之以為禮而不可供耆欲之求卷冕龍袞也路車即大路也可陳之以為儀而不可資玩好之用武舞執干戚以為勇壯之容而非所以樂其情焉宗廟奉鬼神以示威靈之居而非所以安其身焉祭器不若燕器之利而便於用安樂者謂所以安而樂之也若可耆可好之類是矣此言先王之為可食而不可耆則知後之所言玄酒明水與夫大羹皆不可耆言路車可陳而不可好則知素車之乘亦不可好也言宗廟之器可用而不可便其利則知疏布冪與夫蒲越稾鞂皆不可便其利也前總其略後則其詳

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甫黻弗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活稾鞂之尚



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析之美素車之乘去聲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

未有五味之初先有水故水為五味之本未有黼繡先有麤布故疏布為女功之始周禮司烜氏掌以鑒取明水於月蓋取其潔也明之昭其禮之異也雕刻鏤之也幾漆飾之幾限也安褻之甚言甚安甚褻也宜猶稱也餘並見前張子曰明水飲之祖毛血食之祖所以反始也○嚴陵方氏曰夫味以淡為本感於鹹作於酸化於苦窮於甘變於辛玄酒明水則淡而無味故曰貴五味之本也黼作斧形其色則白與黑黻則兩己相背其色則黑與青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以天地之文作於東南成於西南故也黼黻則五采之所會繡則五采之所刺言文則章可知言繡則績可知是皆色之美者也布之精者升多而密粗者升少而疏女功之作始於粗久而後至於精故揚雄曰霧縠之組麗女工之蠹矣以疏布之尚故曰反女功之始也明之也者冒其潔者之也若玄酒明水之類莫非明之也於蒲越稾鞂言之若以其無餘義故也味之貴者莫如緣大羹則以淡為質而已物之美者莫如玉大圭則以玉為質而已素車之乘即前所謂乘素車是也尊無非貴也樸無非質也故下繼而言之則曰貴其質而已矣前曰不可同於所安樂之義此曰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樂猶有義焉褻則甚矣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

黃目黃彝也卣罍之類以黃金鏤其外以為目因名焉用貯鬱鬯之酒有芬芳之氣故云鬱氣中中央之色也



奇偶見前延平周氏曰司尊彝之職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黃彝即黃目鬱氣之上尊也蓋萬物之於冬則反於土而復於本反於土則終秋故飾用黃復於本則可以自見故飾用目然周禮謂之彝此謂之尊何也蓋以彝對尊則彝為常尊為變以尊對彝則尊為尊彝為卑及離而言之則尊與彝一也○嚴陵方氏曰目之精水也其光大也以水為醴故其氣清以大為用故其氣明鬱在中而以瓚酌之蓋酌於中也直達於外為蓋清明於外也夫孝子將祭虛中以治之此非酌於中之義乎至於不御內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此非清明於外之義乎

祭天埽去聲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上聲也

鹽以煎鍊而成故曰煎鹽必用鸞刀者取其鸞鈴之聲

調和而後斷割其肉也貴其義是貴聲和之義嚴陵方氏曰鹽非煎以鑄治之則不成故謂之煎鹽天官鹽人之所掌祭祀共其苦鹽散鹽然鹽人臨人所共未嘗不以祭祀爲主則臨臨之美祭祀非不用也特非其所尚爾矣刀能制斷莫非義也獨爲前其義者貴其義之和而已○長樂陳氏曰和非斷則牵斷非和則劇故天以秋肅物而和之以兌垂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爲刀以和濟割亦此意也

冠去聲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側皆反則緇之其緌如追反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冠義言冠禮之義也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是太古齊時之冠也緇布爲之不用笄用頍以圍髮際而結於項中因綴之以圍冠耳不聞有垂下之緌也此冠後世不復用而初冠暫用之不忘古也冠禮既畢則敝棄之可矣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諸侯位尊盡飾故也然亦後世之爲耳○石梁王氏曰冠一段當附冠義延平周氏曰齊則緇之以幽思也末世緇布冠加之以緌孔子以爲吾未之聞然非天子不議禮雖孔子亦不得不從當世之所爲則冠之加緌雖非禮但冠而棄之可也故曰冠而敝之可也蓋敝有棄意

適的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著代顯其爲主人之次也酌而無酬酢曰醮客位在戶牖之間加有成加禮於有成之人也三加始冠緇布冠次加皮弁又次加爵弁也喻其志者使其知廣充志意以稱尊服也此適子之禮若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醮亦戶外也夏殷之禮醮用酒每一加而一醮周則用醴三加畢乃總一醴也嚴陵方氏曰冠者成人之服阼者主人之階成人則將代父而爲之主故冠於阼以著代著則所以明之也醮則以酒澤之也每一加則一醮蓋酒所以饗賓客之物故醮於客位冠於阼則是以主道期之也醮於客之位則以賓禮待之也以其有成人之道故以是禮加之故曰加有成也然緇布之粗不若皮弁之精皮弁之質不若爵弁之文故曰三加彌尊服彌尊則志宜彌大故曰喻其志也以冠禮考之非特冠彌尊而衣也屨也亦彌尊非特衣服彌尊至於祝辭醮辭亦然所以諭其志則一而已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牟追堆夏后氏之道也

委貌章甫毋追皆緇布冠但三代之易名不同而其形制亦應異耳是皆先王制禮之道故皆以道言之委貌即玄冠舊說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母發聲之辭追猶椎也以其形名之此一條是論三加始加之冠



周弁殷冔況甫反夏收

周之弁殷之冔夏之收各是時王所制以爲三加之冠舊說弁名出於槃槃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收所以收斂其髮也形制未聞

三王共皮弁素積

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其服則十五升之布也白與冠同以素爲裳而辟積其要中故云皮弁素積也三代皆以

此爲再加之冠服延平周氏曰。委貌章甫冔收命以義。毋追與弁命以形。三代不同者。所以趣時也。皮弁素積。三代共之者。立本也。蓋安弁素積上古之服。○嚴陵方氏曰。委貌章甫毋追。即初加之緇布冠是矣。弁冔收。即三加之爵弁是矣。皮弁即再加之皮弁是矣。周尚文。故曰委貌周道也。皮弁素積則以白鹿皮爲之。素積則以素爲裳。言裳則衣可知。裳必辟幅故謂之積。服其服將以行是道。故每以道言之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

諸侯大夫之冠。一如士禮行之。下章所謂無生而貴者也。夏之末造言夏之末世所爲耳延平周氏曰。冠不再昏不一。故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天子之元子。其禮猶止於士而已。何諸侯冠禮之有。特夏之末造也。然自夏以降。不特諸侯有冠禮而已。蓋天子之元子諸侯之世子。皆用士之冠禮。果元子世子之年。未及冠而天子崩。國君薨。則元子世子亦有君道焉。復用士禮可乎。故王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若蓋言此也

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以官爵人德之殺色介反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元子適長子也。其冠亦行士之冠禮。無生而貴言有德乃有位也。立諸侯以繼其先世。以其能法前人之賢行也。以官爵人。必隨其德之大小而爲降殺也。死必有謚今日之變禮也。殷以前大夫以上乃爲爵死則有謚。周制雖爵及命士死不謚也嚴陵方氏曰。嗣諸侯若有冠禮大夫則無之者。蓋諸侯繼世以立。大夫以官爵之而不繼世故也。諸侯必繼世以立。所以象賢。大夫不繼世。爲其德之殺也。○延平周氏曰。繼世以立諸侯。象其祖考之賢也。官有尊卑。德有大小。故以官爵人。則德之殺也。謚有行之迹。故古者生有爵。則死乃請謚於天子。而天子命之謚。後世但死則皆有謚。蓋未嘗請謚於天子。特其自謚耳。故曰死而謚。今也

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先王制禮皆有精微之理。所謂義也。禮之所以爲尊以其義之可尊耳。玉帛俎豆各有多寡厚薄之數。數之陳列者。人皆可得而見。義之精微者。不學則不能知也。祝史其能知之乎。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



其如示諸掌乎。此總結前章冠義以下朱子曰。此蓋秦火之前。典籍備具之時之語。固爲至論。然非得其數則其義亦不可得而知矣。況今亡逸之餘。數之存者不能什一。則尤不可以爲祝史之事而忽之也。○延平周氏曰。禮之所以爲禮者。禮之義也。而其禮之爲禮者。禮之數也。禮之所尊尊其義而非尊其數而已也。爲祝史者特知其數耳。其數則禮之文而已。故可知。其義則莫非性命之理。故難知。果知其義則聖矣。天子所以治天下也。○馬氏曰。有數有義。然後足以爲禮。數者義之寓。義者數之意。而其重。尤在於意。先王爲禮未嘗不寓之以微妙之意。知其義則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去聲於異姓所以附遠去聲厚別彼列反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

附遠。附猶託也。託於遠嫌之義也。厚別。重其有別之禮

也。幣誠辭腆。是欲告戒爲婦者以正直誠信之行。信其
能盡事人之道。信其能有爲婦之德也。此以下言昏禮
之義。○鄭氏曰。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石梁王氏
曰。昏一段當附昏義。馬氏曰。幣者所以將其昏姻之意。辭者所以導其昏姻之情。幣以將
意。則不可以不誠。辭以導情。則不可以不腆。腆之言厚也。若子無所不用其誠與厚。至於昏禮則尤甚焉。故曰
幣必誠。辭無不腆。○嚴陵方氏曰。天地合。萬物興。昏禮之合二姓。蓋本於此。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所以傳
世。故曰。昏禮萬世之始。必取異姓。所以附遠。不取同姓。所以厚別。且於遠不附。則人情無以通。於別不厚。則人
道無以辨。昏姻者。所以通人情而辨人道而已。幣所以將昏姻之意。辭所以通昏姻之情。辭無不腆者。則告之
以直故也。幣必誠者。則告之以信故也。故繼言告之以直信。以事人者必以信。而婦人以事人爲事。故信爲婦
德也。上兼言直。而下不釋直者。蓋信而無僞。則直在其中矣。不改則不改而他適也。以其不可復。故雖夫死不
嫁。

男子親迎。去聲男先去聲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
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
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
別無義。禽獸之道也。
先謂倡道之也。執摯。奠鴈也。行敬以明其有別。故云敬
章別也。有別則一本。而父子親。親親之殺。則義生禮作
而萬物各得其所矣。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無別故
也。馬氏曰。男子親迎而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意也。豈獨昏姻之際如此。至於天地君臣。其義一也。天則
造始而地則代終。君主乎倡而臣主乎和。摯者交接之際所以致敬。人之私褻莫甚於衽席之上。男女之際不



可不正。故執摯相見。所以敬章別也。父子相親。出於天性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蓋男女無別。
於內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男女有別。然後父子有相親之恩。父子
有相親之恩。則必有相親之義。故義生焉。非特父子之親如此。推而至於朋友兄弟君臣上下之際。皆有義。則
粲然有文以相接。故曰義生。然後禮作。禮作而貴賤有等。上下有分。此萬物所以安也。自父子相親。推而至於
萬物安。皆起於男女有別。則衽席之上。不可以不戒也。哀公問政。孔子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
物從之矣。與此同意。○嚴陵方氏曰。禽獸有牝牡之合。而無內外之別。有生育之愛。而無上下之義。故曰無別
無義。禽獸之道也。
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
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去聲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
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
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去聲帥人者也。
親御婦車而授之綏。是親愛之義也。親之乃可使之親
己。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太王爰及姜女。文王親迎于
渭。皆是敬而親之之道。以至於有天下。故曰先王之所
以得天下也。大門。女家之門也。先。壻車在前也。女從男。
婦車隨之也。夫也者。丈夫也。丈夫者。以才智帥人者也。
嚴陵方氏曰。親御授綏。固所以親之。然必親迎親御。亦所以敬之也。敬所以爲義。親所以爲仁。先王之所以得
天下者。仁義而已。○馬氏曰。夫主於義。故有所帥。無所從。婦主於聽。故有所從。無所帥。夫婦之道。其大槩不出
於此。故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端基之於此也。婦者。恒其德者也。有三從之義。無一違之禮。故
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者。制義者也。制人而不制於人。故曰知帥人者也。知帥人。則非所謂不恒其德

而從婦凶也

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

服玄冕而致齊戒是事鬼神之道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故曰鬼神陰陽也今昏禮者蓋將以主社稷之祭祀承先祖之宗廟也可不以敬社稷與先祖之禮敬之而玄冕齊戒乎嚴陵方氏曰以交鬼神之道而施諸陰陽之配固所以致敬也社稷主者夫為主於外婦為主於內故也此則主有土者言之先祖後者有夫有婦然後可以傳世而後其先也此則通天下言之

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



器用陶匏尚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厥明婦盥饋舅姑卒子恤反食婦餕俊餘私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

牢俎也尚禮然謂古來所尚之禮如此共牢之禮雖三王所作而俎之外器用皆如古者之用陶匏重夫婦之始也厥明昏禮之明日也盥饋盥潔而饋食也人之序謂相承代之次序也嚴陵方氏曰夫尊則婦亦尊夫卑則婦亦卑故曰同尊卑尊卑同故爵齒亦從夫而已以爵齒各有尊卑故也盥所以致其潔饋所以致其養以舅姑之尊而降自賓階以婦之卑而降自主人之階者示授之室而為之主男以女為室故以室主之又曰昏姻之禮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賀則一也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故言思嗣親此言幽陰之義若蓋有所思者固欲其幽陰也經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是矣然曲禮言賀取妻賀其有客而已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其羞○長樂陳氏曰樂由陽來而聲為陽氣禮由陰作而昏為陰義故周官大司徒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然則昏之為禮其陰禮歟古之制禮若不以吉禮干凶禮不以陽事干陰事則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昔裴嘉有昏會酒中而作樂薛方士非之可謂知其義矣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句用氣也

尚用氣以用氣為尚也初以血詔神於室次薦腥肉於堂爓次腥亦薦於堂皆未熟故云用氣此以下至篇末皆言祭禮嚴陵方氏曰血腥爓三者皆氣而已未嘗致味故曰用氣然爓之氣不若腥之全腥之氣不若血之幽故其序如此



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

牲未殺則未有臭味故云臭味未成滌蕩宣播之意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殷人之祭必先作樂三終然後出而迎牲於廟門之外此是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於兩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殷人先求諸陽凡聲陽也嚴陵方氏曰殷人尚聲者以其自樂始故也臭未成以其未用鬯故也味未成以其未用牲故也樂之有聲蓋出於虛滌蕩之則存乎其人而已樂三闋者以陽成於三故也三闋則樂成矣然後出迎牲所以為尚聲歟聲者樂之象音者聲之文聲音之號雖以求陽為先然詔告於天地之間則凡在陰陽之間者無不求也

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旣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

周人尚氣臭而祭必先求諸陰故牲之未殺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以鬯之有芳氣也故曰灌用鬯臭又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矣灌之禮以圭璋爲瓚之柄用玉之氣亦是尚臭也灌後乃迎牲是欲先致氣於陰以求神故云致陰氣也○石梁王氏曰四臭字本皆句絶然細別之鬯灌之地此臭之陰者也蕭焫上達此臭之陽者也亦有義姑從釋文



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旣奠然後焫如悅反蕭合羶薌香凡祭慎諸此

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膋合黍稷而燒之使其氣旁達於墻屋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也此是周人先求諸陽之禮旣奠謂薦孰之時蓋堂上事尸禮畢延尸於戶內而薦之孰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南而尸猶未入蕭脂黍稷之燒正此時也馨香即黍稷也旣奠以下是明上文焫蕭之時非再焫也此是天子諸侯之禮非大夫士禮也延平周氏曰有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者皆以宗廟之祭言之也至於天地之祭則天以升煙爲主地以薦血爲主者百王之所不易也所謂尚氣者凡血告於室腥爓薦於堂有虞氏則血與腥爓皆以爲祭是故爲尚氣也所謂尚聲者先作樂以求諸陽然後迎牲所謂尚臭者先灌以求諸陰然後迎牲然則有虞氏之尚氣者亦求諸陰陽之間而已矣○馬氏曰有虞氏之意以謂鬼神之所享在於彼而不在於此敬之所至則味有所貴故祭以血腥爲始記曰血祭盛氣也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皆不敢用褻味而貴氣也有虞氏之尚氣殷人從而文之故尚聲樂由陽來則凡聲皆陽也蓋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非求諸陽不足以報其魂也殷人尚聲所以迎其魂之來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此擧其尚聲之時也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此擧其尚聲之意也鬼神爽於天地之間而不可度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之而已殷旣尚聲周人從而文之故尚臭臭氣也而氣有陰陽之別周人尚臭灌用鬯臭所以致陰氣也灌者推之始而發之至者也傳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又曰觀盥而不薦推此足以知周尚臭之意也鬯者以秬黍合鬱草而爲之旣成然後和之以鬱金之汁盖人之死也形魄歸于地非求諸陰不足以格其神也故臭陰達於淵泉先求諸陰也灌以圭璋用玉氣此擧其尚臭之意也旣灌然後出迎牲致陰氣此擧其尚臭之時也迎牲在於祭之始而旣灌之後然後出迎牲而殺之是所以尚臭也臭陰達於淵泉以下之深者言之也臭陽達於墻屋以宗廟之所有言之也蓋魂魄具然後爲人以周人旣以求諸陰又以求諸陽言之則知有虞氏之用氣非不用味也殷人先求諸陽非不求諸陰也謂之尚氣謂之尚聲謂之尚臭皆以始言之而其意各有主也



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諸遠去聲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詔告也詔祝於室謂天子諸侯之祭朝事之時祝取牲之膟膋燎於爐炭而入告神於室也坐尸於堂者灌鬯

之後尸坐戶西南面也用牲於庭謂殺牲也升首於室升牲之首也直祭正祭也祭以薦孰爲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神主如云薦歲事于皇祖伯某甫是也索求也求索其神靈而祭之則祝官行祭于祊也祊有二一是正祭時設祭于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而祭之詩云祝祭于祊此則與祭同日一是明日繹祭祭於廟門之外也於彼於此言神在於彼室乎在於此堂乎或諸遠人者或遠離於人而不在廟乎尚庶幾也祭于祊庶幾可求之於遠處乎

嚴陵方氏曰詔祝於室即毛血詔於室坐尸於堂即羞豆詔於堂用牲於庭即納牲詔於庭納之將以用爲故言用升首於室即升首報陽若羊人祭祀割牲登其首直祭祝于主凡室事是也索祭祝于祊凡門事是也索卯求之不曰求而曰索者以神之散無不之也彼此之間不過逆人而已又疑神之遠人然不可害是以他求也以祊在廟前之旁猶爲遠而已故覆祭于祊而繼之以尚曰求諸遠者與式廟門之旁豈實爲遠人乎故以尚言之

祊之爲言倞(諒)也肵(祈)之爲言敬也富也者福也首也者直也相(去聲)饗之也嘏長也大也尸陳也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

倞遠也承上文求諸遠者而言尸有肵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人君嘏辭有富以福言也牲體首在前升首而祭取其與神坐相直也相詔侑也所以詔侑於尸欲其享此饌也尸使祝致嘏辭于主人嘏有長久廣大之義



也尸神象當爲主之義今以訓陳記者誤耳殺牲之時先以毛及血告神者血在內是告其幽毛在外是告其全也貴純者貴其表裏皆善也

嚴陵方氏曰福而有假之義中庸言大德之得祿壽以得其壽故長以得其祿故大故曰嘏長也大也且壽祿爲五福之先故必以長大言之天保曰降爾遐福此福所謂長也旣醉曰以介景福此福所謂大也

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祭黍稷加肺祭齊(去聲)加明水報陰也取膟(律)膋(僚)燔(煩)燎升首報陽也明水涗(稅)齊(去聲)貴新也凡涗新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

有血有氣乃爲生物血由氣以滋氣死則氣盡而血亦枯矣故血祭者所以表其氣之盛也肺肝心皆氣之所舍故云氣主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也祭黍稷加肺者謂尸隋祭之時以黍稷兼肺而祭也祭齊加明水謂尸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又加明水之尊也祖考形魄歸地屬陰而肺於五行屬金金水陰也故加肺加明水是以陰物而報陰靈也膟膋腸間脂也先爇燎于爐至薦孰則合蕭與黍稷燒之黍稷陽也牲首亦陽體魂氣歸天爲陽此以陽物報陽靈也明水陰鑑所取月中之水涗猶清也泲漉五齊而使之清故云涗齊所以設明水及涗齊者貴其新潔也凡涗新之也專主涗齊而言故

下文又釋明水之義絜著絜淨而明著也自月而生故謂之明周禮五齊一泛齊二醴齊三盎齊四緹齊五沈齊嚴陵方氏曰血腥爓祭用氣也然腥爓之氣不若血之幽氣聚於幽而散於明聚則盛矣故曰血祭盛氣也肺則金氣之所主也肝心木火氣之所主也獨言三者則以三代之所用者言之故也黍稷地產皆陰類也燔燎之大則司烜氏所取於日者也首者陽之體升者陽之事皆陽類也凡此皆取而祭之也上言祭下言取互相備爾前曰求此曰報何也求主乎人之情報主乎物之理○延平周氏曰周官司尊彝之職謂鬱齊獻酌醴齊縮酌及盎齊涚酌以五齊清濁汏之則泛齊醴齊同用縮酌而緹齊沈齊與盎齊同用涚酌此言明水涚齊蓋自盎而下三齊也涚者以水而和之解之也知解之則新矣貴新故不嫌於味之薄也

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祭祀之相去聲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

服者服順於親也拜服也謂再拜是服順也稽首爲服順之甚肉袒爲服順之盡言服順之誠在內今又肉袒則內外皆服矣故云服之盡祭主於孝士之祭稱孝孫孝子是以祭之義爲稱也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不但祭祖與禰而已其祭自曾祖以上惟稱曾孫故云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蓋大夫三廟得事曾祖也上士二廟事祖禰中下士一廟祖禰共之相詔侑於尸也相者不告尸以讓蓋是主人敬尸自致其誠敬盡其嘉善無所與讓也延平周氏曰以天子不可屈之勢而爲之稽首肉袒則天下莫不知有尊而亦莫不知有親也蓋先王設敬之意常寓於甚微之間○山陰陸氏曰凡祭稽首不必肉袒肉袒不必稽首兼之者此賤蓋朝踐以前以素爲貴父子之事多饋食以後以文爲貴君臣之事多服臣之事也非子之事也○嚴陵方氏曰稱曾孫某者名之也於曾孫曰某則孝孫孝子從可知矣然其序先孫而後子者對祖禰稱之故也

腥肆剔爓腍而審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

祭之爲禮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沈或薦煮孰豈知神果何所享乎主人不過盡其敬心而已耳斝與角皆爵名詔告也妥安也尸始即席舉斝角之時祝告主人拜尸以妥安其坐前篇言夏立尸而卒祭此言古者蓋指夏時也夏之禮尸無事則立有飲食之事然後得坐也尸所以象所祭者故曰神象爲祝者先以主人之辭告神後以神之辭嘏主人故曰將命嚴陵方氏曰凡牲解而生之之謂腥體而陳之之謂肆爓而未腍之謂爓孰而爲殺之謂腍詔妥尸即士虞禮所謂主人及祝拜妥尸尸拜遂坐是矣蓋尸於主人則子行也以卑臨尊嫌或不安焉爲是詔之也詩言以妥以侑是矣必於時乃詔之者以尸始入舉奠故也尸於無事之時則子行而已子行爲卑故立至於有事之時則神象也神象爲尊故坐有事謂若舉斝角之類也

縮酌用茅明酌也

縮泲也酌斟酌也謂醴齊濁泲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

也用茅者以茅覆藉而泲之也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事酒爲事而新作者其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泲醴齊則先用此明酌和之然後用茅以泲之也

醆（側限反）酒涚于清汁獻（莎）涚于醆酒

醆酒盎齊也涚泲也清謂清酒也清酒冬釀接夏而成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泲之故云醆酒涚于清以其差清故不用茅也汁獻謂摩挲秬鬯及鬱金之汁也秬鬯中有煮鬱又和以盎齊摩挲而泲之出其香汁故云汁獻涚于醆酒也○疏曰以事酒泲醴齊清酒泲盎齊今泲秬鬯乃用盎齊而不以三酒者五齊卑故用三酒泲之秬鬯尊故用五齊泲之也

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亦）之酒也

上文所泲三者之酒皆天子諸侯之禮作記之時此禮已廢人不能知其法故言此以曉之曰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醆酒者即如今時明清醆酒泲于舊醳之酒也猶若也舊謂陳久也澤讀爲醳醳者和醳醴釀之名後世謂之醳酒之嚴陵方氏曰醴齊必縮者以其尤濁故必縮去其滓也醆酒不若醴齊之濁故以清酒涚之而已汁獻尤不若醴齊之濁故以醆酒涚之而已醆酒不止於此三者以深事用鬱齊朝事用醴齊饋食用盎齊尊彝之所實宗廟之所用常祀不過於此故指是言之此皆古禮後世以舊澤之酒涚清酒醆酒其理則同○山陰陸氏曰縮酌醴齊也以茅縮之而後酌醆酒盎齊也以祀之在醆故謂之醆酒以涚之在盎故謂之盎齊知然者以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涚水知之也且方涚之以水是齊而已凡盎言齊以此又涚于清然後謂之醆酒汁獻也齊也謂之汁汁陰陽之和也月令曰天時雨汁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弭）焉

此泛言祭禮又有此三者之例如周禮所云祈福祥求永貞祈年于田祖詩言春夏祈穀之類是祈也報謂獲福而報之祭禮多是報本之義由用也辟讀爲弭如周所謂弭災兵遠罪疾之類由弭者用此以消弭之也嚴陵方氏曰求彼之有乎也故有祈以求之若祈穀于上帝載芟之祈社稷之類是也因彼之有施也故有報以反之若豐年之秋冬報良耜之秋報社稷是也○延平周氏曰祈也報也人情之所不能免者聖人有以節文之也

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齊而玄冠玄衣順鬼神幽闇之意且以致其陰幽之思也見其所祭之親精誠之感也嚴陵方氏曰凡物之理陰則靜陽則動幽則深淺則明天機之動不見以守靜天機之淺不足以極深而哀樂欲惡貳其心矣豈所以致其思哉故必貴乎以陰幽也君子之服象其德齊之服其色若是豈不宜哉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以其靜而深故也爲神而齊必見其所祭之神焉鬼而齊必見其所祭之鬼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一

#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二

## 內則第十二

疏曰。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石梁王氏曰。此篇於曲禮之義爲多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

冢宰掌邦治而治國者必先齊家。降德者。下其德教於民也。孝爲德之本。故首言子事父母之道○石梁王氏曰。註分后王作兩字解不通。書說命后王君公。后王猶言君王。天子之別稱也。鄭註皆非記者本意。但據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則教典在所兼統。如此亦可解。鄭分天子諸侯甚無意義（東萊呂氏曰。內則一篇首言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蓋三代所以教天下者皆以是。自秦漢以來外風俗而論政事。未復以人家事爲間矣○嚴陵方氏曰。冢宰居六卿之長。而以道佐王者也。惟道以道之。故德乃得而降焉○臨川吳氏曰。天子爲天下民之君師。治而教之。而冢宰六卿之長。佐天子者也。降下也。德得也。謂以人所同得於天之理。立爲教法。命冢宰降下其德教於衆兆民。俾效而法之也）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先奏反）**。櫛**（側瑟反）**縰**（所買反）**。笄總拂髦。冠緌**（儒追反）**纓。端韠**（畢）**紳。搢**（薦）**笏。**

盥洗手也。漱滌口也。櫛梳也。縰黑繒韜髮者。以縰韜髮作髻訖。即橫插笄以固髻。總亦繒爲之。以束髮之本。而垂餘於髻後以爲飾也。拂髦振去髦上之塵也。髦用髮爲之。象幼時翦髮爲鬌之形。此所陳皆以先後之次。櫛訖加縰。次加笄。加總。然後加髦。著冠。冠之纓結於頷下以爲固。結之餘者下垂謂之緌。端玄端服也。衣用緇布而裳不同。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也。服玄端著韠。又加紳大帶也。搢插也。插笏於帶中。韠以韋爲之。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韠之言蔽也。在冕服謂之韍。他服則謂之韠○項氏曰。髦者。以髮作僞髻垂兩眉之上。如今小兒用一帶連雙髻橫繫額上是也

**左右佩用。左佩紛**（芳文反）**帨**（稅）**。刀礪小觿**（戶圭反）**金燧。**

所佩之物。皆是備尊者使令之用。紛以拭器。帨以拭手。皆巾也。刀礪小刀與礪石也。觿狀如錐。象骨爲之。小觿所以解小結者。金燧用以取火於日中者（嚴陵方氏曰。雞初鳴咸盥漱者。夙興以致其絜也。左右皆事也。故言用。而與德佩異矣）

**右佩玦**（決）**。捍**（汗）**管遰**（逝）**大觿木燧。**

玦射者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而開弓體也。捍拾也。韝左臂而收拾衣袖以利弦也。管舊註云筆彄。其形制未聞。遰刀室也。大觿所以解大結。木燧鑽火之器。晴則用金燧以取火。陰則用木燧以鑽火也（嚴陵方氏曰。或謂玦即決也。以鉤弦而決之。且珍飾焉。故從玉）

偪通 即詩所謂邪幅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謂之偪也

屨著所綦忌

綦屨頭之飾即約也說見曲禮著猶施也○朱子曰綦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帶然長樂陳氏曰帨佩巾也佩巾雖女子之事而男子亦有之礪謂之礲亦謂之礱書曰用汝作礪是也詩曰童子佩觿佩觿成人之服衛惠公服成人之服而有童子之行故詩人刺之持韘衛也以韋爲之亦謂之拾先儒謂晴則取火以金燧陰則取火以木燧周禮司烜氏夫遂取明火於日鑒取明水於月夫遂即金燧也鑒鏡屬世謂之方諸蓋燧者陽中之陰於物爲火方諸者陰中之陽於物爲水以金燧取火則以陽召陽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陰以陽召陽夫遂也故謂之夫夫能遂事故謂之遂夫遂以義言鑒以體言於取火言夫遂於取水言鑒互相備也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左氏曰帶裳幅舄內則偪屨著綦鄭康成謂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蓋以幅帛邪纏於足故謂之邪幅所以自偪束也故謂之偪偪即縢約之也故漢謂之行縢男子事父母有偪詩諸侯朝天子有邪幅則凡行皆有偪特婦人不用故婦事舅姑無偪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平聲

笄今之簪也衣紳玄端綃衣之上加紳帶士妻之服也朱子曰婦人不冠則所謂笄即爲固髻之用亦名爲簪而非如二弁之簪矣

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曠施縏盤袠陳乙反大觿木燧衿其鴆反纓綦屨以適父母舅姑之所

箴管箴在管中也縏袠皆囊屬施縏袠者爲貯箴線纊也衿結也纓香囊也山陰陸氏曰刀礪所以礪刀箴管管所以管箴綦屨以綦約屨○



長樂陳氏曰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纓以佩容臭則與女子許嫁之纓不同鄭氏曰婦人有纓示有繫屬誤矣何則許嫁已纓將嫁無所施既嫁夫說之矣嚴所復用則事舅姑之衿纓非許嫁之纓也鄭氏曰許嫁之纓蓋以五采爲之然則事父母舅姑之纓亦五采歟

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郁寒疾痛苛癢以想反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進盥少者奉上聲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於奮反之

苛疥也抑按搔摩也溫承藉之義謂以柔順之色承藉尊者之意若溫藉之承玉然

饘旃酏移酒醴芼冒羹菽麥蕡焚稻黍粱秫述唯所欲

饘厚粥酏薄粥也芼羹以菜雜肉爲羹也蕡大麻子

棗栗飴怡蜜以甘之堇謹荁丸枌榆免問薧考滫思酒反瀡髓以滑之脂膏以膏告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飴餳也堇菜名荁似堇而葉大榆之白者名枌免新鮮者薧乾陳者言堇荁枌榆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滫說文久泔也瀡滑也滫瀡之滑者也凝者爲脂釋者爲膏甘之滑之膏之皆謂調和飲食之味也此篇所記飲食珍羞諸物古今異制風土異宜不能盡曉然亦可見古人察物之精用物之詳也長樂劉氏曰及所下氣怡聲恐驚其寐也問衣燠寒候其冷暖失節也疾痛苛癢病其體氣弗寧也抑謂按摩之撫謂拊撫之皆所以撫恤其病而一出於敬不敢以爲儀也父母出入則或先或後敬扶持之相其所宜以助其力也又從而問其意之所欲食者則敬順其心

以進之和柔其色以溫之芬芳其意以奉之庶其親喜而不之厭也孝子之事親也必養其志常使歡欣樂其子之能養則非如是莫之致矣○嚴陵方氏曰所即寢室下氣則不盈怡聲則不厲問衣之燠將徹之使清也問衣之寒將加之使溫也已驗而傷若疾也宜通而塞者痛也體傾而爲苛氣虐而生瘡疾痛則抑按苛癢則搔爬或先以引之或後以隨之左右扶持之如是而養可謂至矣然猶不以敬何以別於犬馬故每以敬言之奉槃者勞故少者以之奉水者逸故長者以之沃盥以水沃之而盥也夫色所以通人己之情也己能柔色斯足以溫親之色矣自旋以下其性其味各不同故唯父母舅姑之所欲嘗其所欲而進之也棗栗飴蜜故曰以甘之周官所謂調以甘者此也菫荁枌榆四者常用之物然不常有故有免有薨也敬者其性爲滑故曰以滑之周官所謂調以滑者此也脂膏以膏之周官所謂膏香膏臊之類者此也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則以知其得所欲故也所欲者則嘗之也自下氣怡聲而下則所以養志也自饋饌酒醴而下則所以養口體也故先後之序如此



男女未冠去聲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

總角總聚其髮而結束之爲角童子之飾也容臭香物也助爲形容之飾故言容臭以纓佩之後世香囊即其遺制昧晦也爽明也昧爽欲明未明之時嚴陵方氏曰後言男角女羈此兼男女而止曰角者舉男以該之也臭謂香物若觿燧之屬不佩用而止佩臭者示未能即事也所謂膳具幼者於視膳之事未能專之也特可以佐長者而已○朱子曰註言佩容臭爲迫尊者蓋爲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香物也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徒點反灑所買反埽去聲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

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之曉則斂之不以私褻之用示人也嚴陵方氏曰斂則收而藏之必斂枕簟則以晝夜異用故也灑埽則用水以斂塵而去之室堂及庭則自內以及外也布席則所以待尊者之行事各從其事若女服事于內男服事于外之類是矣早寢則未與乎日入之夕起晏則未與乎昧爽之朝惟所欲食無時則以弱而未勝其制節且養之不可不備也

由命士以上上聲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

慈愛也謂敬愛其親故以旨甘之味致其愛各從其事者各治其所當爲之事也晚朝爲夕○鄭氏曰異宮崇敬也張子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疏其實如



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得一故大底則同之小底則異之不爲害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嚴陵方氏曰尊卑之際辨則敬同則褻故父子不同席居必異宮所以致其敬也然貴貴者其禮宜詳責賤者其禮宜略故由命士以上然後父子異宮也周官典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士固有不命者矣朝見曰朝夕見曰夕昧爽而朝則晨省之禮也日入而夕則昏定之禮也○長樂劉氏曰不有旨甘以達其慈則曷異於無祿也

父母舅姑將坐奉上聲席請何鄉去聲將衽稔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玄衾篋結叶反枕斂簟而襡獨之

將坐旦起時也奉坐席而鋪者必問何向衽臥席也將衽謂更臥處也長者奉此臥席而鋪必問足向何所牀

說文云安身之几坐非今之卧牀也。將坐之時少者執此牀以與之坐。御侍者舉几進之使之憑以爲安。卧必簟在席上旦起則斂之而簟又以襡韜之者以親身恐穢汙也。衾則束而懸之。枕則貯於篋也。（長樂劉氏曰侍父母舅姑行遊於所至其將至也則長者奉席而前請何向也將衽而卧於他所則長者奉席而前請衽何趾也不敢斥言其有敬之至也坐卧所以安老而便尊也而席爲之主孝子婦不敢專必讓於長者上下之分禮宜然也御者席几斂席與簟懸衾篋枕斂簟而襡之者謂坐之將起斂之將興也几席之徹衾枕之斂則賤者尸之不忍子婦也）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祇敬之勿敢近敦（對）牟卮（支）匜（移）非餕（俊）莫敢用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

傳移也。謂此數者每日置之有常處子與婦不得輒移置他所也。近謂挨偪之也。敦與牟皆盛黍稷之器。牟讀爲堥土釜也。此器則木爲之象土釜之形耳。卮酒器。匜盛水漿之器。此四器皆尊者所用子與婦非餕其餘無敢用此器也。與及也。及尊者所常食飲之物子與婦非餕餘不敢擅飲食之也。（慶源輔氏曰凡此所以養其孝心也孝人心之所固有後世禮教不明日就銷鑠有不自知者矣若夫動容周旋中禮者則又盛德者之事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既食恒餕父沒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旨甘柔滑孺子餕

佐餕者勸勉之使食而後餕其餘也。既食恒餕者盡食其常食之餘也。御食侍母食也。如初如父在時也。（山陰陸氏曰謂之恒餕則著以其美者孺子餕故也言羣子婦佐餕不言冢婦冢婦不預也○慶源輔氏曰父沒母存食則獨矣恐母心之傷也故冢子御食爲御侍也言御至矣羣子婦佐餕如初然後可以至於無窮旨甘柔滑孺子餕者言以慈幼也養老慈幼於是爲至）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上聲）敬對。進退周旋慎齊。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於月反）噫（於界反）嚏（帝）咳（苦愛反）欠伸跛（彼義反）倚睇（第）視不敢唾（吐卧反）洟（替）

應之辭唯爲恭。噦嘔逆之聲也。莊子大塊噫氣。詩願言則嚏。咳嗽聲也。氣乏則欠體疲則伸。偏任爲跛依物爲倚睇睇視傾視也。洟自鼻出者

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厥）褻衣衾不見裏（現）

襲重衣也。袒與裼皆禮之敬故非敬事不袒裼也。不因涉水則不揭裳。不見裏爲其可穢。（嚴陵方氏曰噦噫嚏咳則聲爲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則貌爲不恭唾洟則體貌俱爲不恭矣故寒不敢爲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則不敢適己之便故也）

父母唾洟不見（現）冠帶垢和灰請漱（濯平）衣裳垢和灰請澣（胡管反）衣裳綻（直莧反）裂紉（女陳反）箴請補綴（拙）

唾洟不見謂即刷除之。不使見示於人也。漱澣皆洗濯之事。和灰如今人用灰湯也。以線貫箴爲紉（嚴陵方氏曰子之於

親也衣而寒則問之體之苛癢則搔之而於己則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以至父母之唾洟不見而已則唾洟不敢其所以親之心可謂至矣

五日則燂（詳廉反）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音悔）足垢燂湯請洗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

燂溫也潘淅米汁也靧洗面也共帥時皆循是禮也 慶源輔氏曰應唯無二志也敬對無隱情也進退敬齊無不發也非精神篤志何以及此應以唯敬矣對以敬忠矣惟誠故敬故至於進退周旋慎齊之至也誠身所以悅親而敬祝所以敬身也相揚擬衣恐親之心不安也唯不得已而後爲之耳父母所誤不見人情所不欲見也請浴請補綴請則容有不許然必先備及與藏而後請敬之至也儲者爲之則必得請而後備矣沐不言請者文也備是而行之固無有不至者矣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句）奠之而后取之

男正位乎外不當於外而言內庭之事女正位乎內不當於內而言梱外之事惟喪祭二事乃得以器相授受者以祭爲嚴肅之地喪當急遽之時乃無他嫌也非此二者則女必執篚使授者置之篚中也皆坐男女皆跪也授者跪而置諸地則受者亦跪而就地以取之也 嚴陵方氏曰女授以篚則男所受可知言女受而不及男者受陰事女以受爲正故也奠謂定之於地也以於地故言皆坐坐亦跪也與曲禮言坐而遷之同義○有問嫌是否朱子曰合避處豈可不避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豈可不避如男女授受不親左右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皆是合避處

外內不共井不共湢（逼）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男子入內不嘯（如字）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湢浴室也不嘯不指謂聲容有異駭人視聽也舊讀嘯爲叱今詳嘯非家庭所發之聲宜其不可叱或有當發者如見非禮舉動安得不叱以儆之乎讀如本字爲是擁猶障也由右由左見王制 長樂劉氏曰外內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嫌相褻也不通寢席嫌相親也不通乞假嫌往來也不通衣裳恐諸雜也內言不出恐交於外也外言不入恐交於內也禮當入內嘯則涉乎異也指則涉乎現也有燭則行夜有不可得而已也無燭則止行則涉於不明也道路之法其右以行男子其左以行女子古之道也○嚴陵方氏曰宗外內則男女在其中矣而於衣裳特言男女者以男女之衣裳異制尤所不可通故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與曲禮所言同擁蔽其面者惡外有所褻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

子而孝父母必愛之婦而敬舅姑必愛之然猶恐其恃愛而於命或有所違也故以勿逆勿怠爲戒 朱子曰勿逆勿怠此謂不可恃愛節以傷尊者平日慈愛之心也○東萊呂氏曰既孝敬矣何必戒其逆怠蓋孝敬之人事親至於與親相忘則慢心易生恐或至於逆怠故在所戒

若飲（去聲）食（嗣）之雖不耆（嗜）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嘗而待服而待皆謂俟尊者察其不耆不欲而改命之則或置之或藏去乃敢如己意也

加之事人代之己雖弗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

尊者任之以事而己既爲之矣或念其勞又使他人代爲己意雖不以爲勞而不欲其代然必順尊者之意而姑與之若慮其爲之不如己意姑教使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己復爲之也慶源輔氏曰既加之事又使人代之己雖不欲人代己然不可不順父母之命故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者終以身親之也○金華應氏曰味偶不甘而必嘗衣偶不稱而必服徐而待之則親知其果非所安而不可强也加己以事而又代之以人亦姑與而姑使之待夫人之果不克勝而後復之亦不敢辭其難也是非故爲矯情蓋委曲以行其意雖至親之間亦有不容以直遂者必如是而後無所拂也

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朔休之

謂雖甚愛此子婦而不忍其勞然必且縱使爲之而寧數數休息之必使終竟其事而後已不可以姑息爲愛而使之不事事也

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

庸用也怒之譴責之也不可怒謂雖譴責之而不改也雖放逐其子出棄其婦而不表明其失禮之罪示不終絶之也嚴陵方氏曰子婦有勤勞之事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則彼共而子婦之職而吾不可以愛故奪之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則爲傷恩故也○慶源輔氏曰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勤勞之事若遽止之是姑息之愛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是存父母之心也子婦放逐不得已也不表禮焉是猶有不忍之心也



○東萊呂氏曰明言其惡而出之之謂表父母愛子之心舅姑待婦之禮雖彼有過猶欲遮護故放出而不明言其所以遏○金華應氏曰自子婦孝者敬者而下勉子婦之孝於父母舅姑也自子婦有勤勞之事而下勉父母舅姑之慈於子婦也兩者交盡其道而孝慈之懽交結而不可解矣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悅則復扶又反諫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疏曰孰諫謂純熟殷勤而諫若物之成熟然西山眞氏曰起者悚然興起之意孰者反復純熟之謂不諫則陷其親於不義得罪於州里等而上之諸侯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國人天子而不諫則使其親得罪於天下是以寧孰諫也怒而撻之猶不敢怨況下於此者乎諫不入起敬起孝諫而怒亦起敬起孝敬孝之外豈容有他念哉當容一息忘哉足見也聖人著之論語矣子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事親者當合二書而思爲○慶源輔氏曰下氣怡色柔聲所以自牧也起敬起孝所以自策也自牧則無戾心自策則無倦意諫而父母不悅非己之罪也不諫而鄉閭責焉則己之罪也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

婢子賤者之所生也若及也或也沒身終身也父母之所愛亦愛之至於犬馬盡然而况於人乎

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

由自也不敢以私愛違父母之情故也嚴陵方氏曰於父母所愛之事猶若是況父母之身乎父母沒猶不衰況父母之存乎

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宜猶善也大戴禮婦有七出不順父母一無子二淫三妬四惡疾五多言六竊盜七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曾經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金華應氏曰婢子賤職而可遣庶孽賤微而可忍然父母有所鍾愛非特加愛而又當加敬可也然婢子庶孽是固所當路一命全於妻妾之切近乎吾身者而邪不敢不聽爲妾雖吾所甚愛不敢與父母所愛者敵妻雖吾所甚宜不敢以父母不悅而留苟父母以爲善子之情雖替而夫婦之禮不可不行知有親而不知有己也

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

老謂傳家事於長婦也然長婦猶不敢專行故祭祀賓客之事必稟問焉介婦衆婦也 嚴陵方氏曰將者萌其始之謂果者成其終之謂夫君子之心將有爲也不必盡善以能行所思故不善終不成焉小人之心將有爲也非盡不善以不能有所思故善終不成焉然則善不善亦在乎思不思果不果之間而已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

石梁王氏曰友謂當作敢者是○劉氏曰使以事使之也毋禁止辭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己遂不愛敬之也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

劉氏曰敵耦若欲求分任均勞之意言舅姑若以事使介婦爲之則介婦亦當自任其勞不可謂己與冢婦爲敵耦欲求均配其勞也 廣安游氏曰舅沒則姑老不以年計之也有婦則可以得家事矣然至於祭祀賓客之大者亦必請於姑然後從事夫然後婦姑各得其宜介婦不敢敵耦於冢婦必如是而後冢婦之志行而家事具矣

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

又言介婦之與冢婦分有尊卑非惟任事毋敢敵耦亦且不敢比肩而行不敢並受命於尊者不敢並出命於卑者蓋介婦當請命於冢婦也坐次亦必異列 嚴陵方氏曰婦人以從人爲事故冢子之妻謂之冢婦猶之宗子之妻謂之宗婦也舅姑使冢婦毋怠者不以居長而敢自怠也毋敢敵耦於冢婦者兩相抗爲敵兩相合爲耦言事之勞逸不敢與冢婦均也不敢並行並坐亦毋敢敵耦之事也

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子婦無私貨無私畜(許六反)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鄭氏曰家事統於尊也 嚴陵方氏曰私室御婦室也其視舅姑之室若公所故也舅沒冢婦雖祭祀賓客之事則請於姑其餘則否也子婦無私貨以至不敢私與以家事統於尊故也

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昌改反)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乏

或賜之謂私親兄弟也茝蘭皆香草也受之則如新受賜不受則如更受賜孝愛之至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

待之待尊者之乏也

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扶又反請其故句賜而后與之

故即前者所獻之物而舅姑不受者雖藏於私室今必請於尊者既許然後取以與之也嚴陵方氏曰獻諸舅姑者不敢私受人故也請其故賜而後與之者不敢私與人故也○慶源輔氏曰姑嚴則婦賢凡此非特舅姑之使其行乃所以成婦之德也有事則私事大小也必請於舅姑無所隱也私貨謂不請於舅姑承專有之若嘗如新受賜人所以與己己得以敘說舅姑其喜一也如也人賜之今也親賜之又藏以待之其心終一於舅姑也必請其故非藏於



無私蓄不私與者不能如此也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去聲於外以寡約入

疏曰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

猶若也謂子弟中若有以功德顯榮而蒙尊上歸遺之以器用衣服等物則必獻其上等者於宗子而自服用其次者若非宗子之爵所當服用而不可獻者則己亦不敢服用之以入宗子之門也加高也嚴陵方氏曰大傳曰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則祇事宗子宗婦乃所以嚴宗廟而己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者不敢以支臨宗也加於父兄宗族與獻子加於人一等之加同蓋彼賤而我貴彼貧而我富而我以貴富服御入其門則是以貴富而加貧賤也

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終事而后敢私祭

賢猶善也齊而宗敬謂齊戒而往助祭事以致宗廟之敬也私祭祖禰則用二牲之下者嚴陵方氏曰終事而後敢私祭者蓋宗之親爲正統己之親爲旁出也正統之有祭公義也旁出之有祭私恩也終宗子之祭而後敢私祭則是不以旁出先正統不以私恩勝公義也○慶源輔氏曰不以貴富入宗子家此不專爲宗子於父兄宗族皆不可也適言人事後言鬼事於鬼事而如此然後爲至者其所以敬宗子者當如此則宗子之所以自處者當如何



飯目諸飯之品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胥上聲穛捉

飯之品有黃黍稷稻白粱白黍黃粱凡六其穀熟而穫之則曰稰生穫之曰穛穛是斂縮之名以生穫故其物縮斂也此諸侯之飯天子又有麥與苽

膳目諸膳之品膷香臐熏膮曉醢海牛炙柘

膷牛臛臐羊臛膮豕臛皆香美之名也醢字衍當刪牛炙牛肉也此四物爲四豆共爲一行嚴陵方氏曰飯者食之本然制造之爲細他爲反其生熟之而已自黍稷而下皆言其材也牛曰膷鄉也土畜也羊曰臐熏也火畜也豕曰膮

水畜也皆以其氣臭名之

醓牛胾(側吏反)醢牛膾

醓肉醬也。牛胾切牛肉也。并醓與牛膾四物爲四豆是第二行

羊炙羊胾醢豕炙

此四物爲四豆是第三行

醢豕胾芥醬魚膾

此四物爲四豆是第四行共十六豆。下大夫之禮也(山陰陸氏曰炙小肉也胾大肉也膾腥肉也)

雉兎鶉(音淳)鴽(音如)



此四物爲四豆列爲第五行。共二十豆則上大夫之禮也

飲重(平聲)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或以酏移爲醴黍酏漿水醷濫(力暫反)

醴者稻黍粱三者各爲之。已泲者爲清未泲者爲糟。是三醴各有清有糟也。以清與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蓋致飲於賓客則兼設之也。以酏爲醴釀粥爲醴也。黍酏以黍爲粥也。漿醋水也。醷梅漿也。濫雜糗飯之屬和水也

酒清白

清清酒也。祭祀之酒事酒昔酒俱白。故以白名之。有事而飲者謂之事酒。無事而飲者名昔酒

羞糗(起九反)餌(二)粉酏(自私反)

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此酏字當讀爲餈。記者誤耳。

許愼云餈稻餅也。炊米擣之。粉餈以豆爲粉糝餈上也。

糗炒乾米麥也。擣之以爲餌。蓋先屑爲粉然後溲之。餌之言堅潔若玉珥也。餈之言滋也。(山陰陸氏曰清清酒若今煮酒白昔酒事酒若今生酒糗餌粉餈謂之羞則以甚美故也)

食(下同)蝸(力戈反)醢而苽(音孤)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杜)犬羹兎羹和糝(素感反)不蓼(了)



此言進飯之宜。蝸與蠃同。苽雕胡也。脯羹析脯爲羹也。稌稻也。折稌謂細折稻米爲飯也。此五羹者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爲糝。不須加蓼。故云和糝不蓼也

濡(而)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

濡讀爲胹。烹煮之也。胹豚者包裹之以苦菜而實蓼於腹中。此四物皆以蓼實其腹而煮之也。卵醬魚子爲醬也。三物之用醬蓋以調和其汁耳

腶(丁亂反)脩蚳醢脯羹兎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力管反)鹽

腶脩兒前蚳醢以蚍蜉子爲醢也謂食腶脩者以蚳醢配之食脯羹者以兎醢配之餘倣此麋鹿之大者麕切肉也麋腥生麋肉也諸菹也桃梅皆爲菹藏之欲藏必令稍乾故周禮謂之乾橑食之則和以卵鹽大鹽形似鳥卵故名卵鹽也長樂劉氏曰二十有六物士庶不可得而備之也倘其有者則如此法以制之凡爲人子婦者皆當知之以敬於祭祀則鬼神享之以奉於燕飲則賓客樂之以饋於尊親則褒病宜之其在教也爲婦功焉聖人所以致婦女於孝敬措褒老於充肥者其道如是也

凡食嗣齊齊去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

鄭氏曰飯宜溫羹宜熱醬宜涼飲宜寒也嚴陵方氏曰食齊則黍稷稌粱之類是也羹齊則燔兎雞犬之類是也醬齊則醓醢齏菹之類是也飲齊則水漿醴涼之類是也

凡和去齊齊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酸苦辛鹹木火金水之所屬多其時味所以養氣也四時皆調以滑甘象土之寄數延平黃氏曰四時之氣各欲其強春欲木旺夏欲火強秋欲金強冬欲水強其勢少弱則他氣乘之矣五行之於四時知此則五藏之於四時可不以時致其恐哉是故春多酸則助木而強之夏多苦則助火而強之秋多辛冬多鹹皆然夫運四味之所養分於四藏者脾之爲物也數四行之所用均於四時者土之爲物也是故脾屬土也甘土味也寓於四味而調之所以養土養脾而後臟能運是四味以行焉然則五味之用不亦大乎

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

上云折稌犬羹兎羹此云牛宜稌者上是人君燕食以滋味爲美此據尊者正食而言也長樂劉氏曰飯食欲溫故比春時羹汁宜熱故比夏時醬齊欲涼故比秋時飲齊欲冷故比冬時由是以飲食老者則易化而難傷矣春夏秋冬五行之氣也天地之化成品彙聖人順天地而養萬民者也欲其飲食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以參配四時長養五藏之氣以助乎五行也調以滑甘者四時仰土以成其能也此經所以養老而補病扶衰故經方之減者以少壯言也牛宜稌牛肉稌飯尤相宜也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皆其類也豈獨於味爲宜貴亦於人有補焉

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渠鱐搜膳膏臊騷秋宜犢麛迷膳膏腥冬宜鮮仙羽膳膏羶

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如春時食羔豚則煎之以牛膏故云膳膏薌也餘倣此腒乾雉鱐搜乾魚麛迷鹿子

鮮生魚羽鴈也舊說此膳所宜以五行衰王相參及方氏燥濕疾遲強弱之說今皆略之嚴陵方氏曰羔豚羊豚之小者方春品物之小故以小者爲宜腒鱐者雉魚之乾者方夏物有敗之患故以乾者爲宜也秋則物成而可嘗之時故犢與麋皆得以嘗之矣冬則物聚而可進之時故雜蕃與膳者皆得以進之矣〇王氏曰人者五土之所生五行之所以養口細味養形納氣一味之不調一氣之不順則疾疢得以乘而至先王秉時之休息悉理之盈虛以節飲食以養性命春行羔豚秋行犢麛所以順陰陽之中氣夏行腒鱐冬行鮮羽所以順陰陽之正氣也

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俱倫反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憲

雉兎皆有芼

疏曰麋鹿田豕麕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爲脯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

云牛者牛惟可細切爲膾不宜大切爲軒雉兎皆有芼者爲雉羹兎羹皆有芼菜以和之○鄭氏曰軒讀爲憲憲謂藿葉切也

爵鷃（晏）蜩（條）范芝栭（而）蔆（陵）椇（矩）棗栗榛柿（俟）瓜桃李梅杏楂（側加反）梨薑桂

蜩蟬范蜂芝如今木耳之類栭韻會註云江淮呼小栗爲栭栗蔆芰也椇形似珊瑚味甜美一名白石李○鄭氏曰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長樂劉氏曰自牛脩至此凡三十有一物四時之和氣可以腒可以乾可以藏以備乎老者之所欲也士庶之力雖不得畢備有則諸之亦子婦所以盡於孝敬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

因上文言人君燕食之物而言大夫燕食士不貳羹胾亦謂燕食也徒猶空也不徒食言必有饌○疏曰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嚴陵方氏曰燕食謂燕饗之食也膾脯羞也故不得兼之言大夫如此則士可知羹胾者食之配士雖降於大夫然闕一不可特不貳之而已言士如此則大夫貳之可知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蔥膏用薤（胡介反）三牲用藙（毅）和（去聲）用醯獸用梅

芥芥醬也肥凝者爲脂釋者爲膏三牲牛羊豕也藙茱萸也和用醯以醯和三牲也獸用梅以梅和獸也嚴陵方氏曰葱以氣達爲患芥以味辛爲介春物方生故宜食性之忽者秋物方成故宜食性之介者故膾用二物以和之韭性溫而生能久蓼味辛而氣能散以溫而生固春所宜也辛而散固秋所宜也故豚用二物以和之三牲肉醲之大者氣之所聚不能無毒故用藙之辛以散其毒爲凡物未始無毒三牲必散之者以肉體特大故也芥蓼之味非不辛然又用藙者能殺蟲故也和用醯謂三牲也荀子曰醯酸而蚋聚焉若作和羹爾惟醯梅則醯則稍酸也和之以此所以收其味而已然牲用醯獸用梅者亦各以其類而已

鶉羹雞羹鴽（如）釀（尼亮反）之蓼魴（房）鱮（序）烝雛燒雉薌無蓼

鴽不爲羹惟烝煮而已故不曰羹此三味皆切蓼以雜和之故曰釀之蓼魴鱮二魚烝而食之故曰魴鱮烝雛



鳥之小者燒熟然後調和故云雛燒雉則或燒或烝或以爲羹皆可薌謂香草若白蘇紫蘇之屬也言烝魴鱮燒雉及烹雉皆調和之以香草無用蓼也山陰陸氏曰魴鱮弱魚也烹或易爛烝之可也然蓼與不蓼異不蓼不又用薌蓼爛無蓼直無蓼也

不食雛鱉狼去腸（上聲）狗去腎狸去正脊兎去尻（苦刀反）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

此九者皆爲不利於人雛鱉伏乳者魚體中有骨如篆乙之形去之爲鯁人也醜竅也或云頸下有骨能毒人

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須兗反）之桃曰膽之柤（側加反）梨曰攢（昝官反）之

脫者剝除其筋膜作者搖動之以觀其鮮餒一說作猶散也謂削其鱗衆則拭治而使之新潔擇猶選也衆多蟲蠹宜選擇之挑多毛拭治令青滑如膽撰之者鑽治其蟲處也此皆治擇之名

牛夜鳴則庮(酉)羊泠(零)毛而毳(昌銳反)羶狗赤股而躁臊(騷)鳥皫(普表反)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接)腥馬黑脊而般(班)臂漏(平聲)

牛之夜鳴者其肉腐臭羊之毛本稀泠而毛端毳結者其肉羶氣狗股裏無毛而舉動急躁者其肉臊惡皫色色變而無潤澤也沙嘶也鳴而其聲沙嘶者鬱謂腐臭也望視舉目高也交睫目睫毛交也腥讀爲星肉中生小息肉如米者也般臂前脛毛斑也漏讀爲螻謂其肉如螻蛄臭也牛至馬六物若此者皆不可食(嚴陵方氏曰夜鳴謂非時而鳴赤股者股無毛則股若見矣故以赤言之躁則言其性之不靜也皫言如麃之色白少鳴之悲涼者豕俯首以食首俯則下視曰望視則首昂矣交睫曰毛以長故交黑脊言般體皆異而脊獨黑也般在前脛故曰般臂)

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于嬌反)胖(判)舒鳧翠雞肝鴈腎鴇(保)奧(郁)鹿胃

舒鴈鵝也翠尾肉也胖脅側薄肉也舒鳧鴨也鴇似鴈而大無後指奧脾肶也藏之深奧處也此九物亦不可



食(嚴陵方氏曰將手一握也尾不盈握則形未成故弗食言此亦食則下陳者可知○王氏曰天產之物所以資氣體之養者也所稟之氣一有不和則食其味者疾病或乘之而至於爲害不少矣每物而辨則臘脩之用無陰陽偏勝之氣而氣體之養得之而安矣)

肉腥細者爲膾大者爲軒(憲)或曰麋鹿魚爲菹麇爲辟雞(壁)野豕爲軒兔爲宛(苑)脾(卑)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

細縷切者爲膾大片切者爲軒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肉與葱薤皆置之醯中故云實諸醯浸漬而熟則柔軟矣故曰柔之○疏曰爲記之時無菹軒辟雞宛脾之制作之未審舊有此言記者承而用之故稱或曰其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

羹食(音嗣)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大夫無秩膳大夫七十而有閣

羹與飯常日所食故無貴賤之等差秩常也五十始命未爲甚老故無常膳七十有閣則有秩膳矣閣以板爲之所以庋飲食之物(嚴陵方氏曰食爲主羹爲配人所日用者也唯稱有無隨其所宜不能豐殺而爲之等殊然此特自諸侯以下而已若夫四海之奉一人之尊又安得無等乎所以言諸侯以下也前言士不貳羹胾則士羹亦有等矣蓋彼主燕食此主常食言之也燕食以禮爲節故不可無等常食以養爲主故不可不隨宜焉)

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丁念反)一

疏曰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中惟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卑而無嫌故亦於夾室而三閣士卑不得爲閣但於室中爲土坫以庋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三者豕魚腊也（嚴陵方氏曰夾室以自是而達于外故謂之達必於夾室者遠庖廚之義也自諸侯而下則有遠近之殊多少之別者尊者詳卑者略尊者隆卑者殺故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嗣）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音章）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交）紟（其鴆反）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去聲）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去聲）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側加反）喪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上聲）唯衰麻爲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栩）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

此一節並說見王制（山陰陸氏曰王制主國故先言養國老於上庠後言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內則主家故先言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後言養國老於上庠）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石梁王氏曰此一養字蒙上文當從上聲忠養之養當從去聲）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樂音洛）

樂其心喻父母於道也不違其志能養志也飲食忠養以上是終父母之身愛所愛敬所敬則終孝子之身也（嚴陵方氏曰怡聲而問所以樂其耳也柔色以溫所以樂其目也定於昏所以安其寢也省於晨所以安其處也以其飲食忠養之若盡養親之道雖非即飲食以能盡亦非舍飲食以能爲君子何以勉之亦曰忠養之而已夫養之以物止足以養其口體養之以忠則足以養其志矣○西山眞氏曰孝子愛敬之心無所不至故父母之所愛敬者雖犬馬之賤亦愛敬之況人乎哉姑舉其近者言之若兄若弟吾父母之所愛也吾其可以不愛之乎若疏之是薄吾父母也若親若賢吾父母之所敬也吾其可以不敬之乎若慢之是慢吾父母也推類）

而長莫不皆然若晉武成馮紞之譖不思太后之言而跌齊王故唐高宗溺武氏之寵不念太宗顧託之命而殺長孫無忌皆禮經之罪人也

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又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

憲法也養老之禮五帝之世主於法其德行而已至三王之世則又有乞言之禮焉惇史所以記其惇厚之德也三王亦未嘗不法其德行然於乞言之際其禮微略不誠切以求之故云微其禮然亦皆有惇史焉○方氏曰五帝之憲也而老者未嘗無言要之以德爲主耳故



曰有善則記之蓋可記者言故也三王之乞言而老者未嘗無德要之以言爲主耳故曰三王亦憲東萊呂氏曰年之貴乎天下久矣五帝三王皆尊德尚齒然五帝三王養老之禮雖同憲與乞言不同蓋道有升降風氣有淳漓所以如此五帝憲則是瞻儀容視起居未嘗有乞言之禮蓋當時風氣未開人情淳厚朝夕與老者親炙其仁義之容德之光自得於觀感不言之際三王不及五帝所以有乞言之禮比之於觀瞻不言之中氣味稍薄

淳之純反熬煎醢加于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

淳沃也熬煎也陸稻陸地之稻也以陸稻爲飯煎醢加于飯上又恐味薄故更沃之以膏此八珍之一也

淳毋模煎醢加于黍食嗣上沃之以膏曰淳毋

疏曰毋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爲模象也蓋法象淳

熬而爲之但用黍飯爲異耳此八珍之二也

炮庖取豚若將牂刲睽之刳枯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九以苴子餘反之塗之以謹芹塗炮之塗皆乾干擘百之濯手以摩之去上聲其皽展爲稻粉糔思酒反溲所九反之以爲酏移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戶郭反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絕火而后調之以醯醢

此珍主於塗而燒之故以炮名牂牡羊也刲之刳之殺而去其五藏也萑蓷葦之類苴裹也謹讀爲墐說文黏土也擘之者擘去乾塗也濯手以摩之去其皽謂擘泥手不淨又恐肉熱故必濯其手然後摩去其皽膜也糔



與前章滫瀡之滫同以稻米爲粉滫溲之爲酏若豚則以此粥敷其外若羊則解析其肉以此粥和之而俱煎以膏滅沒也謂所用膏沒此豚與羊也鉅鑊湯以大鑊盛湯也脯解析之薄如脯也薌脯香美此脯也脯在小鼎內而小鼎則置在鑊湯內湯不可沒鼎沒鼎則水入壞脯也毋絕火微熱而已不熾之也至食則又以醯與醢調和之此八珍之三四也

擣丁老反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胑每每物與牛若一捶主蘂反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肉

胑夾脊肉也與牛若一謂與牛肉之多寡均也捶擣也

反搥之叉側搥之然後去其筋餌既熟乃去其皽膜而
柔之以醯醢此八珍之五也
漬(自) 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絶其理湛(尖)諸美酒期
(着)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倚)
絶其理橫斷其文理也湛亦漬也期朝今旦至明旦也
醷梅漿也此八珍(叶)之六也
爲熬搥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所買反)諸
上而鹽(去聲)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
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搥而食之
此肉於火上爲之故名曰熬生擣而去其皽膜然後布



於編萑之上先以桂薑之屑灑之次用鹽(釋)謂以水潤
釋之也此八珍之七也
糝(思感反) 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下同)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
一(下同)合以爲餌煎之
三如一(下同)謂三者之肉多寡均也稻米二肉一謂二分稻
米一分肉也此即周禮糝食
肝膋(聊) 取狗肝一(下同)幪(蒙)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
舉膋也謂炙膋皆熟而𩟗食之不用蓼也此八珍之八
記者文不依次故間雜在糝食酏食之間
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觸)膏以與稻米爲酏(之然反)

狼臅膏狼胷臆中之膏也此蓋以滫溲稻米之粉而煎
之以膏註讀酏爲餰者以酏是粥非豆實也此即周禮
之酏食(山陰陸氏曰言爲熬在上言爲酏在下熬陸於用火言爲稻粉在上亦以此周官糝食即此糝酏食即此酏三相參爲糝所謂稻米二肉一合以爲餌煎之是也兩相差池爲酏所謂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爲酏是也此篇上言養老繼之以此蓋珍宜以養老文王世子曰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
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
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
夫婦爲人倫之始不謹則亂其倫類故禮始於謹夫婦
也○鄭氏曰閽掌守中門之禁寺掌內人之禁令(長樂劉氏曰凡禮者爲人倫而設也人倫之禮始於謹夫婦爲易稱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



(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所以必爲宮室先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各正其德業也宮不深則內外之聲可通門不固則出入之禁可踰閽寺守之不嫌於無內也故男非其時不入女非其禮不出所以爲天下之內則也○嚴陵方氏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禮始於謹夫婦易基乾坤詩首關雎皆始於謹夫婦之意也謹夫婦故爲宮室以居之辨外內以防之男子居外女子居內陰陽之分也深宮則外人不得而入固門則強者不得而啓)
男女不同椸(移)枷(架)不敢縣(玄)於夫之楎(輝)椸不敢藏於
夫之篋笥(四)不敢共湢浴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獨)器而
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
椸枷見曲禮植者曰楎橫者曰椸楎椸同類之物椸以
竿爲之故鄭云竿謂之椸餘見前(臨川吳氏曰既言外內不共湢浴男女不)

同椸枷。又言非特外內男女爲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不但不共椸枷，亦不共篋笥。夫婦且如此，則非夫婦者，其明嫌厚別又當何如。○山陰陸氏曰：枕有篋，簟席有襡，皆器而藏之。不言枕言枕篋，不言席言簟席襡，嫌瀆也。卽父母舅姑不嫌。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間。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去聲五日之御。將御者齊，側皆反漱平聲澣，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

櫛縰以下說見篇首。角字衍。天子之御，妻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五日之御，諸侯制也。諸侯一娶九女，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此六人當三夕，次二媵當一夕，次夫人專一夕，凡五日而徧也。當夕，當妻之夕也。長樂劉氏曰：夫婦雖未七十同藏，未有可嫌者，聖人制禮以爲天下之內則，夫婦必如此者，以爲男女內外之禮，敬則爲先，爲夫婦身先于上，而男女力行于下，以無嫌正有嫌也，用有情之禁，行正人情之易制也。○嚴陵方氏曰：將御者必齊漱澣者，則所以發深敬也。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蓋不以賤褻尊卑上下之道故也。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者，所以避上僭之嫌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形甸反使姆茂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扶又反使人日再問之。夫齊，側加反則不入側室之門。

正寢在前，燕寢在後，側室者，燕寢之旁室也。作，動作之



時也。姆，女師也。慶源輔氏曰：當產而辟燕寢，居側室，其自斂戢者至矣，豈復有嬌其夫之意哉。夫使人日再問之，若憂而不失於狎，敬而不失於疏。妻不敢見，雖病不敢忘禮，使姆衣服而對，雖病不敢失禮。

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

弧，弓也。帨，佩巾也。以此二物爲男女之表。負，抱也。嚴陵方氏曰：設弧於門左，蓋左者天道所尊；設帨於門右，右者地道所尊。必曰設者，方男女之生，其於弧帨有可用之道而未能有用之實也。古之人重男女之生，又重男女之別，非特見於弧帨而已，男則寢於牀之尊，女則寢於地之卑。其衣之也，男以晝服之裳，女以夜服之褐。其弄之也，男以所有事之璋，女以所有事之瓦。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如字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石天地四方，保受乃負之，宰醴負子，賜之束帛，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嗣子。

接以大牢者，以大牢之禮接見其子也。宰，宰夫也。掌具，掌其設禮之具也。卜士負之者，卜其吉者而使之抱子也。詩，承也。儀禮言尸酢主人，詩懷之，亦承義。射天地四方者，期其有事於遠大也。保，保母也。受乃負之，受子於士而抱之也。蓋士之負子，特爲斯須之禮而已。宰旣掌具，故以醴禮負子之士，仍賜束帛以酬之。食子，謂乳養之也。今按此言世子生，接以大牢，特言其常禮如此耳。下文又言接子擇日，則亦或在始生三日之後也。鄭氏

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讀接爲捷而訓爲勝其義迂方氏讀如本字今從之

慶源輔氏曰大牢牲之大也大宰官之尊也所以重世子也豫下凡接子可知士之負子斯須而已必醴而賜之者所重在子也醴士而不及射人士負我者也射人我所使也固不可同矣諸母則擇之乳母則卜之者豈非情性之發尚猶可見而氣血之相宜有不可知者耶○嚴陵方氏口射之爲道凡男子之所當爲者故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方子之生則使人代之以射且示其有志然桑非弓幹之上者蓬非矢材之勁者然則桑蓬其用之義以見雖有其志未備其事而成人有漸也

凡接子擇日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

冢子大牢謂天子之元子也嚴陵方氏曰擇日卜日也卜而擇之故也○山陰陸氏曰據上庶人特豚應云國君大牢今曰國君世子大牢爲其接以大牢同於王也是以變言之蓋其詞爲爾且言冢子則大牢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推國君而達之使不偪上也又以著自庶人積隆至是窮矣蓋理窮則同此皆言之法也○慶源輔氏曰父子之氣未嘗不相接也生三日而又以禮接之於是爲至

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

諸母衆妾也可者謂雖非衆妾之列或傅御之屬可爲子師者也此人君養子之禮師教以善道者慈母審其欲惡者保母安其寢處者他人無事不往恐兒驚動也

長樂劉氏曰寬則容德裕則臨事不撓慈則仁性豐盈惠則恩意浹洽溫則言動粹和良則心意純熟恭則容止必莊敬則誠明弗散具此八善而加之以畏慎將之以寡言婦人之全德也然後可以爲子之師爲若夫愛子以德時其志意體其寒溫察其好惡和其寢興順其長育者慈母之職也保護其身衛養其氣時其衣服節其飲食侍其寢寐防其疾苦而專持負之者保母之職也因之報本生蜜休戚之所繫也弗正服姑弟叔其習爲能正服性俾近於聖賢哉先王制禮乃及子是知所務矣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鬌丁果反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階西鄉去聲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

鬌所存留不翦者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者謂之角留頂上縱橫各一相交通達者謂之羈嚴氏云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髻也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具視朔食者所具之禮如朔食也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入門入側室之門也側室亦南向故有阼階西階出自房自東房而出也嚴陵方氏曰角則對以其觸也羈則相午以其奇也或男羈而女亦或陰陽之相須也或男左而女右取陰陽之相須也○慶源輔氏曰男女初生髮角左右其辨如此則知男女之別無非自然之理豈特以末流之害然後制禮以別之耶

姆先相去聲曰母某敢用時日祇見形甸反孺子夫對曰欽有帥率父執子之右手咳戶才反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旋授師子師辯徧告諸婦諸母名妻遂適寢

其妻姓某氏也時日是日也孺稚也欽敬帥循也言當
敬教之使循善道也咳而名之者說文咳小兒笑聲謂
父作咳聲笑容以示慈愛而名之也記有成謂當記識
夫言教之成德也授師以子授子師也諸婦同族卑者
之妻也諸母同族尊者之妻也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
也妻遂適寢復夫之燕寢也慶源輔氏曰姆先相曰敢用時日祗見孺子夫婦之禮嚴矣夫對曰欽有帥妻對曰記有成夫婦之義一矣姆先相者妻既抱子當楣東面而立傳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也○山陰陸氏曰夫對曰敎當有以帥之妻對曰記當有以成之帥之者父道也成之者母道也
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
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
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夫入食如養去聲禮
宰屬吏也諸男同宗子姓也藏之者以簡策書子名而
藏于家之書府也二十五家爲閭二千五百家爲州州
伯則州長也閭史州史皆其屬吏也閭府州府皆其府
藏也夫入食如養禮謂與其妻禮食如婦始饋舅姑之
禮也○䟽曰此經所陳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
宗諸男諸男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若諸侯絕宗則
不告也山陰陸氏曰妻言遂適寢妾言遂入御妻言夫入食如養禮妾言禮之如始入室妻之辭莊妾之辭濟言之法也○嚴陵方氏曰名則辨告之以示於衆書則藏之以傳於久則以男子者人之所貴重故也若華封人之祝堯以是而已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
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
諸侯朝服玄端素裳夫人亦如之者亦朝服也當是展
衣註云褖衣者以見子畢即侍御於君故服進御之褖
衣也人君見世子於路寢此升自西階是自外而入也
凡生子無問妻妾皆在側室山陰陸氏曰不言三月之末擇日不言執其右手咳而名之嫌皆非所以言世子故也上下比義使從可知而已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
此適子蓋世子之弟庶子則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燕
寢在內以側室在旁疑內故謂此爲外也○䟽曰庶子
見於側室此以撫首咳名無辭之事同故與適子連文
云見於外寢耳嚴陵方氏曰適子庶子止見於外寢則世子見於路寢可知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不以隱疾大夫士之子不敢與
世子同名
說見曲禮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
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
入御
此言大夫士之妾生子之禮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則
君之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則燕

寢次則適妻之寢。此言內寢止謂適妻寢耳。如始入室者，如初來嫁時也。特餕使此生子者獨餕，不如常時衆妾同餕也。慶源輔氏曰：妾生子而禮之如始入室，所以使之知大分已定於其初矣。特餕所以寵之，然其分不可得而易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擯者，傅姆之屬也。君所有賜者，此妾君所偏愛而特加恩賜者，故其子君自名之。若衆妾之子，恩寵輕略者，則使有司名之也。○疏曰：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異於世子，今更重出者，以前庶適連文，故此特言庶子之禮。山陰陸氏曰：庶子言就側室，則世子不就側室。其母沐浴朝服，則君不沐浴朝服。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

問之之禮與執手咳名之事。欽師記成之辭，皆與有爵者同。故云無以異也。嚴陵方氏曰：庶人或無妾，故有無側室者。群室則固無定所矣。凡此以庶人之賤，故其禮略也。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

應氏曰：辭若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嚴陵方氏曰：父在，謂祖在也。據子之父稱之，故曰父爾。以祖名之而不以父者，家事統於尊故也。

食(嗣)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

食子者，士之妻、大夫之妾也。子三年則免懷抱，故食者出還其家。見於公宮而告辭，則君必有賜。劬者有賜，以勞其劬勞也。山陰陸氏曰：不言寢，不言君所，嫌褻也。

大夫之子有食(嗣)母，士之妻自養其子。

食母，乳母也。士卑，故自養。

由命士以上(上聲)及大夫之子，旬(均)而見。

註讀旬爲均，謂適子妾子有同時生者，雖是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然皆在夫未與婦禮食之前，故曰均而見也。○應氏曰：子固以禮見於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略易通，故不必以旬而見。今詳二說俱可疑，闕之可也。



冢子未食(如字)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

疏曰：此天子諸侯之禮。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急於正也。禮食之後，乃見適子庶子，緩於庶耳。山陰陸氏曰：執而見之，待之若與己等，冢子故也。

子能食食(嗣)，教以右手。能言，男唯(上聲)女俞。男鞶革，女鞶絲。

食，飯也。唯俞皆應辭。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帛。嚴陵方氏曰：教以右手，則取其強而已。是固男女之所同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

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

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東西南北也嚴陵方氏曰出入門戶則欲其行之讓也即席則欲其坐之讓也飲食則欲其食之讓也經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則行固欲其讓也又曰祍席之上讓而坐下饌酒豆肉讓而受惡則坐與飲食又欲其讓矣由是推之則無所往而不讓矣

九年教之數上聲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

數日知朔望與六甲也外傅教學之師也書謂六書計謂九數

衣不帛襦儒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肆簡諒

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不以帛爲襦袴亦爲太溫也禮帥初謂行禮動作皆循習初教之方也肆習也簡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皆請於長者而習學之也一說簡者簡要諒使之習事務從其要不爲迂曲煩擾也嚴陵方氏曰出就外傅曾子問所謂古者男子外有傅是矣書即周官保氏所謂六書是也計即所謂九數是也以數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焉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傅所學之事也禮帥初謂遵習先日所爲而不敢變也恐其所妄有所改爲故也朝夕學幼儀者至此乃可以責事長之禮故也若昧爽而朝之類則朝之所當學也若日入而夕之類則夕之所當學也簡策也謂古先之事必書於策必請而後習之者則以不敢專故也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酌成童舞象學射御

樂八音之器也詩樂歌之篇章也成童十五以上象說見文王世子射謂五射御謂五御也六藝詳見小學書○朱子曰酌即勺也內則曰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爲節而舞也程子曰古人爲學也易八歲入小學十三入大學舞勺舞象有弦歌以養其耳舞干羽以養其氣血其心急則佩韋緩則佩弦出入閭里則視聽遊習與政事之施莫不由此如此則非僻之心無自而入○張子曰古者教童子先以舞者欲柔其體也心下則氣和氣和則體柔古者教胄子必以樂欲其體和也教之舞教之樂所以欲其和學者志則欲章體則欲和也○嚴陵方氏曰勺雖告武王之樂然以勺其道而道成於文故也象雖奏文王之樂然以象其事而事成於武故也必以告武王之樂爲文者以示文之道必有武爲之備也必以奏文王之樂爲武者以示武之事必以文爲之經也勺固成王之樂以告成大武故取義如此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去聲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始學禮以成人之道當兼習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孝弟百行之本故先務惇行於孝弟而後博學也不教恐所學未精故不可爲師以教人也內而不出言蘊蓄其德美於中而不自表見其能也一說謂不出言以爲人謀畫嚴陵方氏曰博學不教者蓋學所以爲己教所以爲人故博學不教內而不出者以其未足以爲人故志乎內而無乎外有所入而無所出也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去聲友視志

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學無常在志所慕則學之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尚也慶源輔氏曰博學不教內而不出獨善其身未足以善人也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取諸人以爲善也取諸人以爲善則善足以及人矣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五十命

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凡男拜尚左手

朱子曰。物猶事也。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問何謂不過物。曰。方猶對也。比方以窮理。程子

曰。古之爲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自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雖即有汲汲利祿之誘何由向善○嚴陵方氏曰四十則强仕之時也仕則與物接而有理可言故謀不得不出有患可思故慮不得不發然謀慮豈以僞飾加之乎亦比方事物以應之而已事人之道有合則有否故有從必有去合否在彼也有命存焉從去在我也有義存焉故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也服謂服其事從謂從君也拜尚左手尊陽道故也

女子十年不出。姆茂教婉娩晚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女金反組祖紃巡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

十年不出。謂十歲則恒處於內也。姆女師也。婉謂言語。娩謂容貌。司馬公云。柔順貌。紝繒帛之屬。組亦織也。詩執轡如組。紃之制似絛。古人以置諸冠服縫中者。慶源輔氏曰。婉有委曲之意。娩有遲緩之意。聽從所謂以順爲正也。婦人之容德莫此爲盛。始於容德中於女工之事終於祭祀之禮。婦人之事盡是矣。○嚴陵方氏曰。不出謂常居閨閫之內也。聽則有所受。從則無所違。皆女德也。執麻枲則績事也。治絲繭則織事也。觀於祭祀則欲其習熟是事故也。非特觀之而已。又且納酒漿籩豆菹醢等物以致其禮相助長者而奠之於神焉。詩不云乎。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蓋助奠之謂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凡女拜尚右手



十五許嫁則笄。未許嫁者二十而笄。故謂父母喪。妻齊也。妾之言接。言得接見於君子。不得伉儷也。尚左尚右。陰陽之別。嚴陵方氏曰。三五而圓者月也。故女子之年至是數而笄。笄者婦人首飾。蓋成人之服也。夫男子冠則有成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然嫁止於二十。娶必止於三十者。陰以少爲美。陽以壯爲强故也。然經亦舉其大略耳。故王氏謂女子非二十而後可嫁。以爲二十而不嫁則非禮。男子三十而娶。四十强而仕。推此可知。聘言由彼而問此。奔言自此而趨彼。拜尚右手。尊陰道也

#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二

## 玉藻第十三

此篇記天子諸侯服冕笏佩諸制及行禮之容節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粹)延龍卷(衮)以祭

玉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玉者也以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邃深也延冕上覆也玄表而纁裏前後邃延者言前後各有十二旒垂而深邃延在其上也龍衮畫龍於衮衣也祭祭宗廟也餘見禮器 馬氏曰冕之爲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俛有延在上有旒在下視之則延長察之則深邃服飾於下陰也故有六冕衮則一匝於上陽也故止於庶冕止於五則大裘而冕與衮冕一父之祀昊天則大裘而加冕祭先王則服衮而已周官於祀昊天不言衮則用衮可知也記於龍衮言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無冕衮而其冕無旒不知何據

玄端(冕)而朝(潮)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朝日春分之禮也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東門南門皆謂國門也○疏曰知端當爲冕者皮弁尊次則諸侯之朝服又其次玄端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爲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者 嚴陵方氏曰經有曰玄冕有曰玄冠有曰玄端何也蓋玄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玄衣而加玄冕則爲祭服衣玄衣而加玄冠則爲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玄端而朝日則是玄冕者也玄端而居則是加玄冠者也聽朔亦玄冕者識朔事如祭故也日生於東故朝日於東門之外日月合於朔陰陽交於南故聽朔於南門之外卽明堂是也必曰門之外者亦猶迎氣之於郊歟

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鄭氏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閏月非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疏曰樂太史云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月中耳尋常則居燕寢也鄭氏云明堂有四門卽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今按闔門左扉者左爲陽陽爲正以非月之正故闔左而由右 嚴陵方氏曰夫左陽爲正右陰也時出佐陽而已闔門左扉而由其右以積分者非正故也且開明而發闔暗而閉者扉之常也今於閏明之時而用其左亦以閏月之所居非常故也以居而爲之位故曰立于其中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酏(移)

皮弁服天子常日視朝之服也諸臣同此服日中而餕謂日中所食乃朝食之餘也奏作樂也日常日也朔月月朔也上水以水爲上也下四者說見內則○疏曰餕尚奏樂卽朝食奏樂可知 嚴陵方氏曰以禮朝之服而食不敢慢於所養也日中而餕朝之餘不別致造不敢孚於所養也奏而食周官膳夫掌王之食飲以樂侑食正謂是矣且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奏樂而食則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日少牢朔月大牢則所以爲豐儉之節且重朔故

也。前於朝言聽。此於朝言視。何也。聽主有所受於上。視主有所明於下。味以淡為本。上水。則貴本故也。以至五齊加明水。三酒加玄酒者。亦此義也。以水為上。則飲為次矣。以清為上。則濁為次矣。故以漿酒醷酏為之序。其名義已見內則解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玄端服說見內則。玄者幽陰之色。晏息向晦而服之。於義為得也。御瞽。侍御之樂工也。幾。察也。察樂聲之高下以知政令之得失也。此以上皆天子之禮。延平周氏曰。天子之於事則無為而已。凡有為者書動而已。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御瞽幾聲之上下。○嚴陵方氏曰。憂民之憂。而以喪禮自貶也

諸侯玄端(冕)以祭。裨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

裨冕。公袞。侯伯鷩。子男毳也。朝。見天子也。諸侯以玄冠緇衣素裳為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玄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大夫以上皆侈袂三尺三寸。○方氏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治朝在路門之外。內朝在路門之內。亦曰燕朝也。長樂劉氏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頒其正朔于天下。諸侯受而藏諸其大廟。每月之吉。則以餼羊告朔。祭于太廟。因而聽其月朔之政。則服皮弁焉

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

臣入常先君。出常後。尊卑之禮然也。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釋服。釋朝服也。慶源輔氏曰。言始入。不必早。言視之。不敢緩。使人視大夫。所以體羣臣也。必如是。故天下為一家。君臣為一人

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嗣)菜羹。夫人與君同庖

三俎。特豕魚腊也。周人祭肺。夕。夕食也。牢肉即特牲之餘也。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簋盛黍稷之器。常食二簋。月朔則四簋也。子卯說見檀弓。夫人不特殺。故云與君同庖也。嚴陵方氏曰。牛羊豕為大牢。羊豕為少牢。諸侯朔月少牢。以見日所食特牲者。或羊或豕而已。日食特牲。下又言祭牢肉。止言牢而不言少。則不必具羊豕矣。祭肺。則明堂位所謂周人祭肺是矣。深衣燕居之服。由朝至夕。則可以燕矣。故夕深衣而燕食焉。祭牢肉。則以夕食非始殺。故止於肉而不必肺也。周官膳夫王燕食則奉膳贊祭。王氏謂燕食有魚鳥之腊。非祭朝之餘。此言日中與夕則燕食爾。而曰祭牢肉者。由周以前質略故也。朔月少牢。固以降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牛故也。俎以為魚肉。則天產也。故用陽數之奇。簋以成黍稷。則地產也。故用陰數之耦。五俎四簋。則以朔月故倍常也。君之常膳。非不以稷為食。特以稻粱為上而稷為之次爾。非不以菜為羹。特以雞犬為羞而菜為羹爾。今食止以其次。羹止以其菜。則以疾日當自貶故也。與君同庖。與共牢而食同義。○馬氏曰。春秋傳曰。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學。則飲食之約也宜矣。士喪禮朔奠又不辟子卯。又檀弓言子卯不樂。皆謂此也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去聲)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翦)也。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

天子膳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此言國君也。天子之大夫有故得殺牛。此無故不殺羊謂諸侯之大夫也。故謂祭祀及賓客饗食之禮也。祭禮有射牲之文。此言弗身踐亦謂尋常也。八月令之六月。殺牲盛饌曰舉。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是乃仁術也。庖蓋宰殺之所。廚蓋烹飪之所也。○金華應氏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士必有故禮也。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身踐仁也。君子遠庖廚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

年不順成君衣(去聲)布搢(爲)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衣布身著布衣也。士以竹爲笏而以象飾其本。搢插也。君插士之笏也。關謂門關。梁謂澤梁。不租不收租稅也。列當作迾遮遏之義。周禮山虞掌其厲禁。鄭云遮列守之是也。凶年雖不收山澤之賦。猶必遮迾其非時采取者。造新有製作也。此皆爲歲之凶。故上之人節損以寬貸其下也。嚴陵方氏曰。衣布所以致憂。搢本所以自貶。不租不賦所以寬民財。司關凶札則無關門之征是也。土功不興所以寬民力。司徒荒政弛役是也。關以通陸。梁以通川。周官司書言賦而終之以凡稅斂。享交言九稅。而餘官言九賦。司徒言征而繼之以賦斂。師言賦而繼之以稅。則稅者以地取之也。征者以正取之也。斂則收而聚之。賦則取而布之。租則取之不可以恙。稅者取之以道。征者取之以業。斂者取之事。賦者取之法。租者取之戒。其言不同。相備故也。大夫不得造車而繼之以馬者。造車而馬從之也。王制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則非特凶年然也。蓋王制所言異代之禮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周禮龜人所掌有天地四方六者之異。各以方色與體辨之。隨所卜之事各有宜用。所謂卜人定龜也。史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之以觀其所拆。若從墨而拆大謂之兆廣。若裂其旁岐細出則謂之璺拆。亦謂之兆璺。釁書璺音問。釁破而未離之名也。體者兆象之形體。定謂決定其吉凶也。○疏曰。尊者視大。卑者視小。朱子曰。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爲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爲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大橫庚庚。庚庚是豹地。悠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馬氏曰。卜人定龜。周禮所謂卜師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是也。史定墨。周禮所謂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是也。君定體。如曰體王其罔害。詩曰體無咎言是也

君羔幦(覓)虎犆(直)。大夫齊車鹿幦豹犆。朝車士齊車鹿幦豹犆

幦者覆軾之皮。犆緣也。君之齊車以羔皮覆軾而緣以虎皮。朝車亦謂大夫之朝車。以下文兩言齊車。故知上爲君齊車也。山陰陸氏曰。豹犆一也。而大夫士異言之。則其大小纖緣有不同焉。君不言車。凡車如之也。大夫士言齊車。嫌齊而已。故車間言朝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去聲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

向明而居。順生氣而卧。敬天威而變。凡知禮者皆當如是。不但有位者也。故以君子言。嚴陵方氏曰。凡戶必南而君居恒當戶則向天明故也。孔子於疾病猶當戶而坐。君視之猶東首加朝服。迅雷風烈必變。蓋禮然也。○金華應氏曰。陽明溫厚之方。天地仁氣之所寓。故起居服飾必常對之。所以順其常。疾風雨雷霆之怒。天地怒氣之所形。雖中夜幽暗之時。必盛服而興。所以敬其變。若天子諸侯飲食起居之節。奉寺不順其常而特自異。抑於平不順成者。亦所以敬其發心

日五盥。沐稷而靧音悔粱。櫛用樿展櫛。髮晞用象櫛。進機譏進羞。工乃升歌。

盥洗手也。沐稷以淅稷之水洗髮也。靧粱以淅粱之水洗面也。樿櫛白木梳也。晞乾也。象櫛象齒梳也。髮濕則滑。故用木梳。乾則澀。故用象櫛也。沐而飲酒曰機。羞則籩豆之實也。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蓋既沐之以和平之味。又感之以和平之音。皆爲新沐氣虛致其養也。

浴用二巾。上絺笞下綌。去逆反出杅于履蒯快席。連讀爲漣力甸反用湯。履蒲席。衣去聲布晞身。乃屨進飲。

杅浴盤也。履踐也。蒯席蒯草之席也。湅洗也。履蒯席之上而以湯洗其足垢。然後立於蒲席而以布乾潔其體。乃著屨而進飲也。金華應氏曰。日必五盥。於其間而沐浴焉。則所以滌其垢而致其潔。養其和者亦無所不至也。沐則先稷而後粱。其櫛則先樿而後象。浴之巾則下用綌而上用絺。其席則先用蒯而後用蒲。大抵盥沐之初。則先用其粗者。蓋垢汙之難去。不可不加刮摩滌蕩之力。及其盥沐之後。則用其潤養之功。○延平周氏曰。沐稷而靧粱。所以別其賤與貴也。沐而升歌。所以作其陽也。既浴而進飲。所以養其陽也。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大夫之有史。蓋掌文史之事耳。非史官之比也。思謂意所思念欲告君之事。對謂君若有問則對答之辭。命謂君所命令當奉行者。此三者皆書之於笏。故曰書思對命也。皆謂敬謹之至。恐或遺忘也。

既服。習容觀去聲玉聲。乃出。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既服著朝服也。容觀容貌儀觀也。玉聲佩玉之聲也。揖私朝與其家臣揖而往朝于君也。煇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於煇矣。朱子曰。既服必先進笏。所以備忽忘也。漢初有秉笏奏事。又曰。執簿亦笏之類。只是爲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爲常執之物。周禮典瑞。王搢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是搢於腰間。却執鎮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

天子搢爲珽。他頂反方正於天下也。

搢插也。珽亦笏也。即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是也。以其挺然無所詘。故謂之珽。蓋以端方正直之道示天下也。

諸侯荼舒前詘屈後直。讓於天子也。

荼者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遲。諸侯之笏前詘者。圜殺其首也。後直者。下角正方也。以其讓於天子。故殺其上也

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

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己君。故笏之下角亦殺而圜。示無所不讓也。長樂陳氏曰。天子之於天下。靈無屈。故與必方正。諸侯之於天子則詘。度以臣之。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荼必前詘後直。大夫於其君則為臣。於天子則為陪之臣。故笏必前詘後詘。士笏之制無所經見。觀其飾之以象。飾亦前詘後直歟。○嚴陵方氏曰。王之廷者為珽。左傳衮冕黻珽是矣。珽故直。直故方。方故正。方正者。必其直而無所詘於天下也。故天子搢之。目其笏也直。天道也。其動也屈。地道也。天子體天道。故無所詘。諸侯進則笏詘於天子。故前詘。退則進伸於國人。故後直。大夫進則詘於天子。退則詘於諸侯。故前詘後詘。以示其無所不讓也。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臣侍君之坐。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就別席。或旁無別席可退。或有席而君不命之退。則當引而却。離坐於君親黨之下也。一說。黨屬於鄉而小。故以為旁側之喻

登席不由前為躐席

疏曰。失節而踐為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鄉飲酒禮。賓席于戶西。以西頭為下。主人席于阼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為下。賓升席自西方。註云升由下也。又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註云席南上。



升由下。降由上。主人受獻自席前。適阼階。是降自北方者。以受獻正禮。須席末啐酒。因從北方降也。故註云由使也。若尋常無事。則升由下而降由上。若賓則升降皆由下也。○今按此說席之上下。固為明白。竊意此經八字。當作一句。而為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己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

徒坐不盡席尺

徒空也。非飲食及講問之坐。為徒坐。不盡席之前一尺。示無所求於前也

讀書。食句。則齊豆去席尺

石梁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尺。是謂齊豆去席尺。嚴陵方氏曰。侍坐則必退席者。不敢與尊者並故也。雖不退席。猶須引身而去君之黨以避之。於其黨如此。則於君可知矣。登席不由前為躐席者。席以前為正。故登之不由前。曲禮言趨隅者以此。躐。踐也。躐者之所逐。無所顧而踐焉。故謂之躐。先隅以諦。夫節而躐。為躐者以此。夫趨席之隅。非不踐也。持由前而登。乃失節爾。故曰為躐席。坐不盡席尺。徒坐即曲禮所謂虛坐是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上聲辯徧嘗羞

飲而俟

客之以客禮待之也。然必命之祭然後祭者。不敢以客禮自居也。先食而徧嘗諸味。亦示臣為君嘗食之禮也。

飲而俟者禮食未飧以前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澀噎。令君猶未飧故臣亦不敢飧而先嘗羞嘗羞畢而啜飲以俟君飧臣乃敢飧也嚴陵方氏曰於飯曰先於羞曰嘗互言之耳食必先嘗臣子之職所當然也凡飲必先飯而後食故飲而俟君食而後食也

君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扶上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

此謂君但賜之食而非客之者則膳宰自嘗羞故云若有嘗羞者此臣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乃食也雖不嘗羞亦先飲飲以利喉而俟君也若近者但於近處食一羞也品猶徧也凡嘗遠食必自近者始客與不客皆然。故云凡也

君未覆手不敢飧音孫 君既食又飯扶上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去聲與醬乃出授從去聲者

覆手者謂食畢而覆手以循口之兩旁恐有穀粒汚著之也。飧以飲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助飽實故君未覆手則臣不敢飧明不敢先君而飽也既猶畢也君畢食則臣更飯飧也三飯並是飧謂三度飧也故曰飯飧者三飯也君食竟既徹饌臣乃自執已之飯與醬出授已之從者此食已所當得故也此非客禮故得以已饌授從者故公食大夫禮賓取粱與醬降奠於階西不以出也若非君臣但是降等者則徹之以授主人之相者故曲禮云徹飯齊以授相者也嚴陵方氏曰君未覆手不敢飧者待君一食之竟然後敢勸之使再也如是者三故曰飯飧者三飯也語有三飯之樂師非謂是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偨虛涉反卑

食而勸侑禮之勤也食之不盡與不飽禮之謙也公食大夫禮賓祭觶漿臣敬君之禮此言水漿不祭禮各有所施也水漿非盛饌之比若祭之則為大偨卑矣已太也偨厭也謂大厭降卑微如有所畏迫也嚴陵方氏曰侑食謂勸侑人食也雖勸人食之使足而已不敢自足也食於人不飽與共食不飽同義侑食之有祭非特仁鬼神亦所以重其食。水漿祭之則失於自偨卑矣偨卑也未祭水漿特於敵者設爾於尊者則又不得不祭焉此於首言侑食則不主尊者可知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先典反如也。一爵而言言闇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則坐取屨隱辟音僻而后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洒如禮度明爾之貌言言與誾誾同意氣和悅之貌已止也油油謹重自得之貌坐取屨跪而取屨也隱辟而后屨不敢向人而著屨也跪左足而納右足之屨跪右足而納左足之屨此納屨之儀也金華應氏曰自侍坐退席登席之初以至

取饗納饗之後則燕見於君。一席之禮始終略具矣。蓋古之君臣以情相與不若後世堂陛之森嚴也。於其間燕命之侍坐從容無事可以用其情矣故其賜食賜爵之禮若今之燕見而留之飲食也。燕見侍食則非朝聘宴饗之正。旋若不必過於嚴其分矣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廉恥之節焉其有不同者食則命之祭然後祭爵則越席而飲者不敢留君惠也。飲至于三而亟退者。酒易及亂而遂其驩則無已也。飯至于三而猶勸者食以養人而相變之意禽無窮也。詩曰三爵不識矧敢多又故聘射之禮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則爵不過三。古之定禮也。若夫侑有四飯之文禮有勸飧之義其亦不厭於詳矣

凡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棜於據反士側尊用禁

尊尚玄酒不忘古也。君坐必向尊示惠自君出而君專之也。饗野人。如蜡祭之飲是也。禮不下庶人。唯使之足於味而已故一用酒也。側旁側也。謂設尊在賓主兩楹之間旁側夾之故云側尊棜禁見禮器○疏曰。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甒醴在服北。註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馬氏曰。面尊則不側側尊則不面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是也延平周氏曰。玄酒所以貴其道也。面尊所以專其恩也。饗野人皆酒者蓋野人之所知者恩而已○嚴陵方氏曰。設玄酒之尊必在衆尊之上。禮運玄酒在室是矣。面尊者尊面向君也。面尊則不面君面尊者專惠之道也。臣側尊者辟君之嫌也。臣之側尊用棜禁則君之面尊用壺可知矣

始冠去聲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冠禮初加緇布冠諸侯以下通用存古故用之非時王之制也。故既用即敝弃之可矣延平周氏曰。用緇布者所以立本也。然非以趣時故冠而即敝之可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會緌蕤諸侯之冠也。

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齋冠也。玄冠綦其組纓士之齊冠也

天子始冠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為纓諸侯雖是緇布冠却用雜采之繢為纓緌為尊者飾耳。非古制也。齊冠齊戒時所服者。諸侯與士皆玄冠但其纓則有丹組綦組之異朱色紅而明。丹赤色也。綦帛之蒼白艾色者。一說文也嚴陵方氏曰。天子言纓諸侯言緌互相備爾組蓋緌爲以其纓頰相阻故也。然緌不可徒設之於組又不可則設之於帛可知。夫始冠之冠或以玄或以緇者反本復古也。然主則存乎天之色緇則雜以地之色故以爲天子諸侯陰殺之辨齊之冠一以玄者以陰幽思也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皮既祥之冠也

縞生絹也。武冠卷也。以縞為冠凶服也。武則玄色吉也。所以吉凶相半者蓋父有喪服子不可用純吉。故曰子姓之冠。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謂之子姓。素熟絹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縞冠素紕謂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之耳。既祥之冠者祥祭後所服也○方氏曰。為祖之亡也故冠縞以示其凶。為父之存也故武玄以示其吉。冠上而武下。為祖而縞者尊尊於上也。為

父而玄者親親於下也

垂緌五寸惰游之士也

此言縞冠素紕而緌之垂者長五寸。蓋以其惰游失業之士使之服此以耻之耳

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不齒卽王制所謂不帥教而屛棄之者。使之玄冠縞武亦以耻辱之山陰陸氏曰。縞冠玄武。孫爲祖旣祥之冠。縞冠素紕。子爲父旣祥之冠。上言子姓。下言旣祥。相備也。相備而言。縞冠玄武。在上謂其父親而先祖也。子姓。適孫也。期而小祥。孫爲祖服除矣。而父之服未除。不敢純吉。以有純重之端。爲縞冠素紕。練冠言緣祥冠。言紕。紕。飾也。祥而言飾。亦言之法。卽吉服皆言紕。惰游言士。非罷民著矣。亦言士。猶以士望之。○慶源輔氏曰。垂緌五寸。惰游之象也。玄冠縞武。旣非凶服。又非吉服。爲不齒

居冠屬燭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緌

禮服之冠則臨著乃合其武有儀飾故也。若燕居之冠則冠與武相連以非行禮之時故率略少威儀也。此冠無分貴賤皆著之。故云自天子下達。凡緌所以致其飾故有事乃緌無事則否也嚴陵方氏曰。君子動而有爲則詳而文。靜而無事則略而質。居冠屬武以靜而無事。故略而質也。有事然後緌者。蓋緌所以爲冠之飾。無事則去飾故也。其言與上文互相明爾

五十不散上送親沒不髽

喪禮啓殯以後要絰之麻散垂葬畢乃絞此言五十始衰未散麻以送葬也。髽象幼時翦髮爲鬌之形。父母在則用之。故親沒則去此飾。詳見內則

大帛不緌玄冠紫緌自魯桓公始也

方氏曰。大帛冠之白者。凶服去飾。故不緌也。玄冠之緌不宜用紫色。爲其非正色也。後世用之。則自魯桓公始延平周氏曰。五十不散送。所以養筋力於始衰之年也。親沒不髽。所以責成人於親沒之後也。大帛不緌。所以異於吉也

朝玄端夕深衣

前章言夕深衣祭牢肉者國君之禮也。此言朝玄端夕深衣者謂大夫士在私朝及家朝夕所服也

深衣三袪丘魚縫平聲齊咨倍要平聲衽當旁。袂可以回肘

袪袖口也。尺二寸。圍之爲二尺四寸。要之廣三其二尺四寸則七尺二寸也。故云三袪。齊者裳之下畔。要爲裳之上畔。縫齊倍要者。謂縫下畔之廣一丈四尺四寸。是倍要之七尺二寸也。衽裳交接之處也。在身之兩旁。故云衽當旁。袂袖之連衣者也。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

長中繼揜尺袷劫二寸。袪尺二寸。緣去聲廣去聲寸半

長中者長衣中衣也。與深衣制同而名異者。著於內則曰中衣。蓋著在朝服或祭服之內也。著於外則曰長衣。

以素爲純緣者也。雜記云。練冠長衣以筮。註云。深衣之純以素者也。若凶服之純以布者。則謂之麻衣。繼袂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而袪覆一尺也。袷曲領也。其廣則二寸。嚴陵方氏曰。長中與深衣大同而小異。繼袂尺者。繼袂而袪覆一尺也。此所以異於深衣也。袷須也。以交而合。故謂之袷。袷則高。合則難。故二寸。緣寸半者。三五之分也

以帛裹布非禮也

外服是布。則不可用帛爲中衣以裹之。謂不相稱也。冕服是絲衣。皮弁服朝服玄端服是麻衣。皆十五升布。凡裹各如其服延平周氏曰。冕服上表用帛者。則裹亦用帛。皮弁而下表用布者。則裹亦用布。故其有純一之德也

士不衣去聲織志無君者不貳采

染絲而織之爲織。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無君去位之臣也。不貳采。謂衣裳與冠同色。○疏曰。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服玄端玄裳延平周氏曰。士不衣織。德不足以稱也。無君者不貳采。有可母之道也

衣正色。裳間去聲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上聲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正色者。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木青克土黃。故綠色青黃爲東方之間色。火赤克金白。故紅色赤白爲南方之間色。金白克木青。故碧色青白爲西方之間色。水黑克火赤。故紫色赤黑爲北方之間色。土黃克水黑。故騮黃之色黃黑爲中央之間色也。列采謂正服之色各有尊卑品列也。非此則是褻服。振讀爲袗。襌也。襌則見體。裘上必有裼衣。表裘是無裼衣而裘在外也。襲裘謂掩其裼衣而不露裼衣也。表與襲皆爲不敬。故此四者皆不可以入公門也延平周氏曰。衣正色。所以尊道。故用之。裳間色。所以下功。故用之。蓋天地五方之色爲正。而五方相勝之色爲間。若木勝土爲綠。故詩以綠衣黃裳而刺妾上僭者也。○嚴陵方氏曰。正服則文采備焉。故謂之列。絺綌裼襲時言之表。衣袗衣時亦之第絺圖爲綌象。必有表衣以襲之。所以恐其褻也。表裘固爲溫矣。必有正服以被之。所以惡其滿也。然則絺綌非不可入公門也。以之褻則不可。褻非不可入公門也。爲之表則不可。夫大裘可以祀天。非不裘也。猶不可以徒服。必被之。裘爲則表裘不入公門。固所宜矣。襲裘與曾子襲裘而弔所言同。袗入公門。則惡其似凶故也。振。曲禮論語皆作袗

纊爲繭。縕音溫爲袍。襌音丹爲絅。苦迥反帛爲褶音牒

纊。新綿也。縕。舊絮也。衣之有著者。用新綿則謂之繭。用舊絮則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絅。有表裏而無著者謂之褶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也。季康子始用生縞。後人因之。故記者原其所自。凡古禮之亡。皆由於變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聽朔重於視朝。諸侯之朝服。玄端素裳。而聽朔則皮弁。

故卒聽朔之禮然後服朝服而視朝也
曰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
曰字承上文亦孔子之言也。禮樂刑政未合於先王之道則亦不宜充盛其衣服○鄭氏曰謂若衛文公者方氏曰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緇不以纁然而後世則反之者始乎季康子之失禮也天子皮弁視朝玄端聽朔卒朔事然後視朝事故卒朔然後服朝服也禮不盛服不充禮所以行道也故國家未道則不充其服焉此亦孔子所言也以承上文故亦言曰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息井反大裘非古也
君國君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作裘誓讀省為獮方氏釋為省耕省斂之省今從之大裘黑羔裘也天子郊服謂國君固可衣黼裘以誓軍旅省耕斂今而借服大裘則不可也但言非古則借禮之失自見
君衣去聲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不衣狐白
狐白裘以狐之白毛皮為裘也君衣此裘則以素錦為衣加其上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詳見曲禮虎裘者居右狼裘者居左亦威猛之衛也狐之白者少故惟君得衣之士賤不得衣也長樂陳氏曰狐白所以象德之成狐青所以象仁之發故狐白之錦衣為人君之服狐青而下為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者也觀紂以狐白免西伯田子方以狐白裼子思田文以狐白服秦患則狐白之貴可知矣士不衣狐白裘不特以其德之未成也蓋亦不敢以賤服貴○嚴陵方氏曰有裘為裘者必以衣為衣焉裼之則所謂衣也夫狐之為物善疑而可成以之為裘則有戒心存焉所用雖不同其為戒則一也若錦衣以裼之則無居之狐裘也蓋居必戒者安不忘危也虎為西方之為右故居右以虎裘且右為有力狼雖不善搏矣若虎之猛故在左而已狐白以狐服為之非狐白則士亦得服
君子狐青裘豹褎袖玄綃衣以裼之
君子謂大夫士也狐青裘狐之青毛皮為裘也豹褎豹皮為袖玄綃衣玄色之綃為衣也
麛裘青豻岸褎絞爻衣以裼之
麛麑子也豻胡地野犬絞蒼黃之色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
飾謂袖也論語緇衣羔裘黃衣狐裘○鄭氏曰凡裼衣象裘色延平周氏曰裘用狐青所以象其仁裘用豹所以象其義玄綃衣所以象其道內衣狐青裘而外加玄綃衣有顯道神德行之意麛裘青豻與此同麛能變而其色白豻善守而其色青裘所以象其義而能變豻裘所以象其仁而善守絞蒼黃之色蒼所以象天道黃所以象地道羔裘所以象其禮豹飾所以象其義緇衣所以象其道之幽黃衣者坤道在上六之時息民之祭一歲之終也羔之色黑而衣用緇狐之色黃而衣用一黃者欲其有純一之德也
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不裼
犬羊之裘庶人所服裘與人俱賤故不裼以為飾也
裘之裼也見現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裼盡飾也

此言裼襲之異宜見美謂裼衣上雖加他服猶必開露以見示裼衣之美弔喪襲裘惟小斂後則然盡飾者盡其文飾之道以為敬弔主於哀故敬不在美君在則當以盡飾為敬也

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充美猶云掩塞其華美也尸尊無所示敬故襲執玉之禮有裼時有襲時執龜為享禮庭實則裼以卜則襲此特主襲而言耳非謂執玉龜無裼之禮也無事謂執玉執龜之禮已竟也無事則裼亦謂在君之所非君所則否弗敢充者以見美為敬也○踈曰凡敬有二體以質為敬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以文為敬者臣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質略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延平周氏曰裼者盡飾故其美見於外襲者不盡飾故其美充於內臣之於君則不敢充其美故以文為貴以文為貴故君在則裼無事則襲弔喪為尸執國寶則不敢見其美不敢見其美故以質為貴故襲所謂玉者非執贄與庭實也蓋執贄者有藉則裼而為庭實者執璧琮則裼

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如字)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球美玉也文飾也陸氏音須為班而䟽引庾氏說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與應氏說相近宜讀如字○應氏曰爾雅魚曰須蓋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大夫以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以遠尊而伸故飾以象山陰陸氏曰竹有節而已先制之事也大夫則又有文焉言笏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為正若或用象亦許故曰象可也可者通許之詞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脫)笏入大廟說笏非禮也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問)則說之既搢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矣

陳氏曰笏之所用蓋諸侯之朝天子則執命圭而搢荼大夫之聘則執聘圭而搢笏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搢而已所謂見於天子無說笏者此也射以觀德則禮因在所隆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方氏曰大廟之內惟君當事則說笏所以逸尊者也後世臣或說之則失之簡矣小功之喪悲哀殺矣事不可不記也故不說笏及當事而免之時則不可以不說凡在廟搢笏必盥手者為將執事也及有執事於朝則亦不再盥為其已盥故也

凡有指畫於君前用笏造(七到反)受命於君前則書於笏笏畢用也因飾焉

因事而有所指畫用手則失容故用笏也造受命詣君所而受命也畢用者每事皆用之也因飾焉謂因而文飾之以為上下之等級也金華應氏曰酒以說為新器以勝為敬手以盥為潔故祭

簿爵者盥不止於一。笏之爲用尤重。而親於朝亦弗再盥者。以其端潔之有素也。始而進見則更進。象笏書思對命。及其造見受命。則又退而書之。心思恍惚之間。對揚道次之頃。謹敬君命。慮有廢忘。而進退終始皆假笏以書之。是不謂之畢用乎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色介反六分而去羌上一

中廣三寸。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笏皆然。天子諸侯則從中以上稍稍漸殺至上首止廣二寸半。是六分三寸而去其一也。其大夫士又從中殺至下。亦廣二寸半。故惟中間廣三寸也。玉人言大圭長三尺。是公衆終葵首言之

天子素帶朱裏終辟

此辟字讀如前章縞冠素紕之紕。緣也。天子以素爲帶素熟絹也。用朱爲裏。終竟也。終辟終竟此帶盡緣之也

而素帶終辟

而下缺諸侯字。諸侯亦素帶終辟而不朱裏

大夫素帶辟垂

大夫之素帶則惟緣其兩耳及垂下之紳。腰後不緣

士練帶率律下辟

練繒也。士以練爲帶。單用之而緶緝其兩邊。故謂之綷。腰及兩耳皆不緣。惟緣其紳。故云下辟

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以錦爲帶。亦文也。弟子用生絹。亦質也○鄭氏曰。居士道藝處士也以長樂陳氏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其垂。或下辟其飾或朱綠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下辟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玄與纁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下文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止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其帶上綷而已無刺繡之功也

幷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

疏曰。幷並也。謂天子下至弟子。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方氏曰。紐則帶之交結也。合幷其紐用組以約則帶始束而不可解矣。三寸其廣也。長齊于帶者。言組之垂適與紳齊也。紳之長制士三尺者。自要而下爲禰也。士如此。亦舉卑以見尊也。有司欲便於趨走。故特去五寸。引子游之言。言人長八尺。自要而下四尺五寸。分爲三分而紳居二。故長三尺也。韠蔽膝也。結即組也。紳韠結三者皆長三尺。故曰三齊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皮二寸再繚四寸

四寸廣之度也。雜帶謂以雜色爲辟緣也。朱綠者上以朱下以綠。玄華者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帶之辟

則內外皆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帶皆廣四寸。士練帶惟廣二寸。而再繚要一匝。則亦是四寸矣。一說大帶者正服之帶。雜帶者雜服之帶

凡帶有率(律)無箴功

凡帶當率緶之處。箴縷細密。不見用箴之功。若無箴功也

肆(肄)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肆讀爲肄。肄餘也。詩伐其餘肄。謂約束帶之餘組及紳之垂者。遇有勤勞之事。則收斂而持於手。若事迫而不容不走者。則擁抱之於懷也

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圜(員)殺(色介反)直。天子直。諸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佐)角。士前後正。韠下廣(去聲)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韠象裳色。天子諸侯玄端服朱裳。大夫素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此言玄端服之韠。若皮弁服。則皆素韠也。凡韠皆韋爲之。故其字從韋。又以著衣畢然後著之。故名爲韠。韠之言蔽也。爵韋爵色之韋也。在冕服則謂之韍。字亦作芾也。圜殺直三者之形制也。天子之韠直。謂四角無圜無殺也。下爲前。上爲後。公侯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也。大夫則圜其上角。變於君也。正即直。與方之義。士賤不嫌與君同也。頸之廣五寸。在中故謂之頸。肩兩角也。肩與革帶皆廣二寸○詩疏曰。古者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芾。芾韠皆是蔽膝。其制同。但以尊祭服。故異其名耳○今按韎韐者。以茜草染韋爲赤色作蔽膝也。延平周氏曰。士賤而無嫌故正。韠正矣。未必直且方也○嚴陵方氏曰。下廣二尺以象地。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以象三才。其頸五寸以象五行。肩革帶博二寸以象陰陽。故其制如此。頸中央也。以上下皆大而中特小。如人之頸故也。肩兩角也。以在兩旁如人之肩故也。以韠繫於革帶。併言革帶之博焉

一命縕(溫)韍(弗)幽(於糾反)衡。再命赤韍幽衡。三命赤韍葱衡

此以命數之多寡定韍佩之制。縕赤黃色也。幽讀爲黝。黑色也。衡佩玉之衡也。葱青色也。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嚴陵方氏曰。韍即韠矣。以前言天子諸侯與在朝之臣。而此止言諸侯之臣。故變言之爾。縕赤黃之色也。土出於火。土出則火藏矣。故其言謂之縕。縕者藏也。衡珮上璜也。以言其寓之以爲覆。則謂之璜。以言其橫之以爲平。則謂之衡。一命其韍用縕。以見雖有所縕。未足以發見而著明也。再命三命爵位漸隆。足以發見而著明矣。故其韍用赤焉

王后褘(暉)衣。夫人揄(搖)狄。君命屈(闕)狄

此言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褘衣色玄。揄狄青。屈狄赤。

六服皆衣裳相連。褘讀爲翬。揄狄讀爲搖翟。翬翟皆雉也。二衣皆刻繒爲雉形而五采畫之。屈讀爲闕。刻形而不畫故云闕也。王后褘衣。夫人揄狄。皆本服也。君命屈狄。謂女君子男之妻受王后之命得服屈狄也

再命褘鞠衣。一命襢張戰反衣。士褖彖衣

鞠衣黃。襢衣白。褖衣黑。褘讀爲鞠。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之色。再命鞠衣者子男之卿。再命其妻得服鞠衣也。一命襢衣者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妻得服襢衣也。士褖衣者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褖衣也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世婦天子二十七人。奠繭獻繭也。凡獻物必先奠置于地。故謂獻爲奠。凡妻貴因夫故得各服其命數之服。惟世婦必俟蠶畢獻繭命之服乃服耳。他皆從夫之爵位也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咨。頤霤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劫。聽鄉去聲任左

立而磬折則紳必垂。身折則裳下之緝委地。故足如踐之也。頤頷也。霤屋簷也。身俯故頭臨前而頤之垂如屋霤然。垂拱亦謂身俯則手之拱者下垂也。視雖在下而必側面向上以聽尊者之言。故云視下而聽上也。袷交領也。視則自帶至袷高下之則也。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是以聽向皆任左以向君嚴陵方氏曰。頤霤則首俯而頤傾如簷霤也。身屈故手垂。高目下耳以尊臨卑之道。視下聽上。以卑事尊之道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疏曰。節以玉爲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也。隨事緩急。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故云屨。在外遠故云車。山陰陸氏曰。節有疏數。一節而二則數矣。故君召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士於大夫尊卑有間。若大夫詣士士不敢拜而迎之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者禮賓出則主人再拜送之賓不答拜禮有終止故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門外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則走避之慶源輔氏曰。拜迎則勞尊者之答已。拜送則盡己之敬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名士者士雖沒猶稱其名。以在君之前也。與大夫言而

名士則謂士之生者也大夫之生者則字之金華應氏曰隱其名
而舉其諱與字非獨自謹分守存謙退亦所以體君上尊賢貴貴隱卒崇終之心也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
不諱
公諱本國先君之諱也私諱私家之諱也凡祭祭羣神
也餘見曲禮嚴陵方氏曰此一節與曲禮所言文雖小異而義則一也彼言君所此止言大夫者
舉卑以見尊也此言教學彼則不言者以詩書見之也凡祭則廟中在其間矣而重言之者廟中上不諱下與
凡祭異故重言之曲禮不言凡祭者舉親以見疏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止）角左宮羽
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爲事角爲民故在右右
爲動作之方也宮爲君羽爲物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
在左左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
故遺之歟○方氏曰徵角爲陽宮羽爲陰陽主動陰主
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
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爲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此設佩之意也
趨以采齊（慈）行以肆夏周還（旋）中（去聲）規折還中矩進則揖
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
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僻）之心無自入也
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齊之詩以爲
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詩以
爲節中規圜也中矩方也進而前則其身略俯如揖然
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之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
佩玉之鳴鏘然可聽也鸞和鈴也常所乘之車鸞在衡
和在軾若田獵之車則和在軾鸞在馬鑣也○方氏曰
心內也而言入何哉蓋心雖在內有物探之而出及其
久也則與物俱入矣故得以入言焉朱子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
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如曲尺相似其轉處欲其方如矩也○西山
眞氏曰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羽之音趨有詩樂之節行必中規矩在車則聞鸞
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之以樂故於凡時防邪僻而存中正其爲功也易近世一
切無之而所以禁戒防閑者則不可緩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爲力也難夫惟知其難而益勉持敬
之功庶乎非僻無自而入矣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君在謂世子在君所也不佩玉非去之也但結蹙其左
佩之綬不使玉之有聲王以比德亦不敢表其有如玉
之德耳右設佩者佩謂事佩觿燧之屬設之於右示有
服役以奉事於上也居則設佩謂退而燕居則佩玉如
常也朝則結佩申言上意此皆謂世子也
齊（齋）則綪（爭）結佩而爵韠
凡佩玉者遇齊時則綪結其佩綪屈也謂結其綬而又

亟上之也。爵韠爵色之韋爲韠也。士之服。但齊。則雖諸侯大夫亦服之也。慶源輔氏曰。左結佩。不敢比德也。右設佩。不敢忘事也。居恐其喧。故言設佩。朝戒其放。故言結佩。無非敎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疏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懸璜。中央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璜而爲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慶源輔氏曰。帶必佩。言飾之不可已也。據此則不佩非去之也。結之耳。有衝牙然後有聲。佩所以發聲也。玉不去身。必有以也。故又言其所以曰君子於玉比德焉。如是則不去身也宜矣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

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者。玄組綬。謂以玄色之組爲綬也

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緇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孔兗反玟民而縕温組綬

山玄水蒼。如山之玄。如水之蒼也。瑜美玉也。綦雜文也。瓀玟石之次玉者。縕赤黃色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象環。象牙之環也。其廣五寸。孔子謙不佩玉。故燕居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也。慈湖楊氏曰。至矣哉。象環之無聲乎。佩無聲之象環。後學莫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視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去聲錦紳幷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節。禮節也。錦緣。以錦爲緇布衣之緣也。紳紐見前。長樂陳氏曰。童子之帶非必全錦也。錦紳而已。錦紳非以其有備成之文也。亦在致飾而已

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劬無緦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現先生從人而入

不屨絇。未習行戒也。無緦服。謂父在時已。雖有緦親之喪。不爲之著緦服。但往聽主人使令之事。不麻。謂免而深衣不加絰也。問喪云。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當室。爲父後者也。童子未能習禮。且緦輕。故父在不緦。父沒則本服不可違矣。從人而見先生。不敢以卑小煩長者爲禮也。嚴陵方氏曰。不裘。即不衣裘裳是也。不帛。即不帛襦袴是也。不屨絇。未拘之以行戒也。不服麻。則以幼未能勝絰故也

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飯上聲客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客飧。孫主人辭以疏。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此言成人之禮。先生齒尊於己者。異爵。爵貴於己者。後祭示饌不爲己也。先飯示爲尊貴者嘗之也。盛主人之饌。故祭。而主人辭之。謙也。既食而飧。以爲美也。而主人辭以麤疏。亦謙也。醬者食味之主。故主人自設。客亦自徹。禮尚施報也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

一室之人同居共事者也壹食之人為同事而相聚以食者也二者皆為無賓主之分故但推少者一人徹之而已婦人不徹弱不勝事也（嚴陵方氏曰先生則生在己先謂尊者也異爵則爵與己異謂貴者也婦人弱不勝事故不徹）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致謂委弃之也曲禮曰其有核者懷其核上環橫切之圜如環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去聲）君子

古人嘗藥嘗食蓋恐其不善或為尊者害耳果實生成之味當使尊者先食火孰者先君子嘗食之禮也

有慶非君賜不賀

君賜如爵命土田車服之類皆是也言卿大夫士之家設有喜慶之事若是君命所賜則當賀非君賜則不賀蓋以君賜為榮也一說有慶而君亦慶之則餘人亦致賀君無所賜則餘人亦不必賀也

有憂者

此下缺文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飧

為客之禮將食必興辭食則先胾次殽至肩乃飽而飧孔子既不辭又不食肉乃獨澆飯而為飧之禮蓋以季氏之饋失禮故也（慶源輔氏曰此所謂不屑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句絕）衣服服以拜賜

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詣君所而拜謝其賜所謂再拜敬之至也二賜字句絕本朱子說

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此謂諸侯之卿大夫為使臣而受天子之賜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故君未有命不敢即乘服也左傳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

據按也覆左手以按於右手之上致至也頭及手俱至地也

酒肉之賜弗再拜

已拜受於家而明日又往拜謂之再拜酒肉之賜輕故惟拜受於家而已（馬氏曰衣服之賜爵賜也是故乘服而再拜酒肉之賜斷頊之賜也是故有拜而不再）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曰賜。小人曰與。貴賤殊。故不可同日也（延平周氏曰。賜君子以德。與小人以力。賜與均之者。恩也。不同日者。義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再拜稽首送之。膳於君。有葷桃茢（列）。於大夫去（上聲）茢。於士去葷。皆造（七到反）於膳宰

大夫不親往而使宰者。恐勤君之降禮而受獻也。士賤故得自往。皆再拜稽首送之者。言大夫初遣宰時已拜送矣。及至君門以授小臣。則或宰或士。亦皆再拜而送之也。膳。美食也。葷。薑及辛菜也。茢。苕帚也。膳宰。主飲食者。○方氏曰。膳必用葷桃茢者。防不祥之物或干之也。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茢以其形。形不如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其一者茢。去其二者葷。惟桃不可去焉。皆造膳宰者。以不敢專達。必待主膳之人達之也

大夫不親拜。為（去聲）君之答己也

釋所以不親獻之義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

大夫往君門而拜君昨日所賜。及門即告小臣。小臣入白。大夫即拜。拜竟即退。不待小臣出報。恐君召進之而答拜也。君不答士之拜。故士拜竟。則待小臣傳君之諾報而後退也。又拜者。小臣傳諾報而出。士又拜君之諾也。弗答拜。謂君終不答士之拜也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其室。大夫之家也。衣服弗服以拜。卑於君賜也。敵者。尊卑相等也。其室。獻者之家也。若當時主人在家而拜受。則不復往彼家拜謝。今主人不在。不得拜受。還家必往而拜之也。若朋友。則非祭肉不拜

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不敢以聞者。不敢直言獻於尊者。如云致馬資於有司及贈從者之類也（慶源輔氏曰。有獻。致其誠也。弗聞。恐其瀆也）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士於大夫。尊卑遠。若有慶事。不敢受大夫之親賀。下大夫於上大夫。尊卑近。故可承受其親賀也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方氏曰。不敢私交。不敢私受故也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前章言不充其服。與此充字義殊。此謂禮之盛者。則以充美為敬。大裘路車。皆祭天所用。不裼而襲。是欲掩塞其華美也。不式。敬天之心不可他用也（延平周氏曰。以文為敬。則不敢充其美。以質為敬。則不敢見其美。大裘不裼。以質為敬也。乘路車不式。所敬不貳也）

父命呼。唯（上聲）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

不趨

應辭唯速而恭諾緩而慢 嚴陵方氏曰唯而不諾即曲禮所謂父召無諾也既曰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唯諾皆應也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之步速於趨國莫尊於君家莫尊於父故君父之召也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才細反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

易方則恐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親之憂癠病也疏節謂常行疏略之禮而已非大節也 嚴陵方氏曰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愆期也凡此所以慮貽親之憂疑而已然而孝子之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耶盡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凡故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起權反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不能猶不忍也手之所持猶存其潤澤之迹杯圈盛酒漿之器屈木爲之若卮匜之屬也口澤之氣亦謂常用以飲故口所潤澤猶有餘氣此所以不忍讀不忍飲也 嚴陵方氏曰書謂書冊也君子所執以誦習故於父言之杯圈飲食器也婦人惟酒食是議故於母言之杯作括手澤汗之所漬也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凡以人既亡而澤猶存焉故有所不忍也

君入門介拂闑臬大夫中棖橙與闑之間士介拂棖

此言兩君相見之時入門入大門也介副也闑門中央所豎短木也棖者門之兩旁長木所謂楔也君入當棖闑之中主君在闑東賓在闑西主君上擯在君後稍近西而拂闑賓之上介在賓後稍近東而拂闑大夫之爲擯爲介者各當君後而在棖闑二者之中士之爲擯爲介者則各拂東西之棖也

賓入不中門不履閾公事自闑西私事自闑東

此賓謂鄰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入不中門謂入門稍東而近闑也閾門限也聘享是奉君命而行謂之公事入自闑西用賓禮也若私覿私面謂之私事以其非君命故也入自闑東從臣禮也 延平周氏曰上言君入門言朝也此言賓入不中門言聘也中門根闑之中不中門有所辟也闑西之中則君所由闑西之東則臣由之可也故公事自闑西敬之也私事自闑東親之也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君謂天子諸侯也接武謂二足相躡每蹈於半不得各自成迹也若大夫與其尸行則兩足迹相接續漸里故與尸行步稍廣而速中猶間也士與其尸行每徙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士極卑故與尸行步極廣也徐趨皆用是謂君大夫士或徐或趨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也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此言若以他事行禮而當疾趨者其屨頭固欲發起不以接武繼武爲拘然而手容必恭足容必重不可或低

或斜而變其常度移猶變也
圈舉遠反豚上聲行不舉足齊咨如流席上亦然
舊說圈轉也豚之言循讀爲上聲謂徐趨之法當曳轉
其足循地而行故云不舉足也方氏謂此言廻旋而行
羔性聚豚性散圈之則聚而回旋於其中矣故取況如
此未知是否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
委於地而曳足則齊如水之流席上亦然言未坐之時
行於席上亦當如此也
端行頤霤如矢弁行剡剡起屨
端直也直身而行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頤如屋霤
之垂其步之進則如矢之直也弁急也剡剡身起之貌
急行則欲速而身屨恒起也一說端謂玄端素端弁謂
爵弁皮弁行容各欲稱其服也
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縮如也
踵足後跟也舉足之前而曳其後跟則行不離地如有
所循也蹜蹜促狹之貌龜玉皆重器故敬謹如此慶源輔氏曰公
言與尸行者著行之徐非止遂也徽而已矣愈疾愈敬趨謂行有所向也疾趨雖疾而布武未改也故曰足
毋移儐言手者亦不改其拱也故曰張拱而趨至於走則手不能拱而步闊遠矣行不舉足足既舉則衣無撥
矣故其裳下緝如水之自動爲席上亦然曲禮所謂即席衣毋撥足毋蹶是也剡剡鋭利也棱頭發起之貌舉前
或踵若所謂不舉足則前亦不舉矣蹜蹜如也則有緩而已

凡行容惕惕
惕惕直而且疾也謂行於道路則然蓋回枉則失容舒
緩則近情也
廟中齊齊如字朝廷濟濟上聲翔翔
齊齊收持嚴正之貌濟濟威儀詳整也翔翔張拱安舒
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咨遬速
舒遲閑雅之貌齊如夔夔齊慄之齊遬者謹而不放之
謂見所尊者故加敬蹙方氏曰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愨三辭三讓而至不然
則已蹙蓋舒遲之謂也且舒遲所以脩容也若夫父黨無容則無所舒遲矣故曰見所尊者齊遬則不舒遲
則不遲
足容重手容恭
重不輕舉移也恭無慢弛也
目容端口容止
無睇視不妄動
聲容靜頭容直
無或噦咳欲其靜也無或傾顧欲其直也
氣容肅
似不息者
立容德

舊說以爲如有所予於人其義難通應氏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此說近之

色容莊坐如尸

莊矜持之貌也坐如尸見曲禮

燕居告溫溫

詩言溫溫恭人燕居之時與告語於人之際則皆欲其溫和所謂居不容寬柔以教也嚴陵方氏曰目容端則無淫視口容止則無儳言矣聲容則不欲其譁周官置銜枚者以此頭容直恐其頗故也周禮制則弁者以此告溫溫則所謂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是也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則燕居之告溫溫亦各有所施而已語不云乎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正謂是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論語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嚴陵方氏曰孝子之祭也退而立如將受命盡容貌如見所祭者也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盡顏色如見所祭者也

喪容纍纍力追反色容顛顛田視容瞿瞿俱梅梅亡言容繭繭

此皆居喪之容纍纍羸憊失意之貌顛顛憂思不舒之貌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昧昧瞻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也繭繭猶綿綿聲氣低微之貌也

戎容暨暨言容詻詻五格反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此皆軍旅之容暨暨果毅之貌詻詻教令嚴飭之貌顏色欲其嚴厲而莊肅視瞻欲其瑩澈而明審

立容辨卑毋諂

立之容貶卑者不爲矜高之態也雖貴貶損卑降而必貴於正若傾側其容柔媚其色則流於諂矣故戒以毋諂焉

頭頸必中

頭容欲直

山立

如山之嶷然不搖動也

時行

當行則行

盛氣顛田實揚休

顛讀爲塡塞之塡實滿也揚讀爲陽休與煦同氣體之充也言人當養氣使充盛塡實於內故息之出也若陽氣之煦物其來無窮也

玉色

玉無變色故以爲顏色無變動之喻○石梁王氏曰立容以下不屬戎容嚴陵方氏曰旣曰立容又曰山立曰色容又曰玉色者蓋山立玉色則言其形狀之如山玉非止於容而已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

一者無對之稱

伯曰天子之力臣

天子三公。一相處內。二伯分主畿外諸侯。蓋股肱之臣宣力四方者也。故曰力臣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去聲)臣某

某土。猶云東土西土之類

其在邊邑曰某屏(丙)之臣某

邊邑遠。謂之屏者。藩屏之義。所以蔽內而捍外也

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擯者亦曰孤

此章與曲禮小異者。此據自稱爲辭。彼則擯者之辭也 慶源輔氏曰。稱予一人。雖曰謙。然以予一人而臨天下。則其職重矣。伯謙於力臣。則所以勉者在德矣。諸侯曰某土之守臣。言王土也。己爲王守之而已。且知其職矣。故曰知守者。知所守也。某屏之臣。言所以屏衛中國也。事人。則謙而已矣。小國爲卑。故擯告於天子。無異辭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的)

此明自稱與擯者之辭不同也 慶源輔氏曰。上大夫旣曰下臣矣。下大夫非名則無稱矣

公子曰臣孽(五葛反)

適而傳世者謂之世子。餘則但稱公子而已。讀孽爲枿者。蓋比之木生之餘也。故以臣孽自稱

士曰傳(張戀反)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

馹傳之車馬。所以供急遽之令。士賤而給車馬之役。傳

故自稱傳遽之臣也。家臣稱私。此大夫非己所臣事者。故對之言則自稱外私也

大夫私事使(去聲)。私人擯則稱名

私事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君命往使鄰國也。隨行之人當謂之介。曰擯者。擯是主人之副。今以在賓館而主國致禮則已爲主人。故稱擯也。私人。己之屬臣也。私事使而私人擯則無問上大夫下大夫。皆降而稱名。以非正聘故也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公士。公家之士也。若正行聘禮以公士爲擯。其下大夫往行小聘之禮。則擯辭稱寡大夫。其上大夫往行大聘之禮。則擯辭稱寡君之老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去聲)也

賓讀爲擯。介也。謂大夫有正聘之往。必使公士作介也

○方氏讀賓如字。謂擯雖爲賓執事。其實亦與之同爲賓而已。故曰與公士爲賓也 金華范氏曰。孔子爲政。必先正名。蓋以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也。有自稱之辭。有稱人之辭。有擯贊之辭。若孤寡不穀。統乎謙也。稱人與擯贊。雖謙而有體。如寡君之老。之適。曰寡。謙也。曰老曰適。未嘗不明他與亨矣。有對尊者之辭。有對敵者之辭。有對卑者之辭。對尊者之辭。極其謙。如某守臣。某屏臣。曰孽。曰傳遽是也。對敵之辭。謙不失己。有於外之辭。有於其國之辭。稱謂各有源

意此制名之不苟者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三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四

## 明堂位第十四

嚴陵方氏曰。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則祀事以之明故也。孟子言行王政於明堂則政事以之明故也。此言朝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故也。謂之明則一。所以謂之明則有三焉。此主朝事之明故以位言之。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各有所位焉。故曰明堂位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上聲南鄉去聲而立

斧依說見曲禮。○石梁王氏曰。註云周公攝王位。又云天子卽周公。周公爲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爲天子。豈可以天子爲周公。此記者之妄。註亦曲徇之。新安王氏曰。武王未受命。克商二年有疾。周公告于三王。於是有金縢之書。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東征。後諸侯來朝。成王卽政。於是受朝於明堂。周公相成王朝諸侯。禮也。謂攝王位。非禮也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疏曰。中階者南面三階。故稱中。諸伯以下皆云國。此云位者。以三公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為尊獨南面東上者
不然方氏以為南面疑於君故與北面者同其上也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䟽曰此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
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明堂無重門但有應門
耳
四塞先代反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
之尊卑也
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若天子新即位或其國君易世
皆一來朝告至故云世告至也山陰陸氏曰諸侯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
階之西東面北上是謂明諸侯之尊卑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
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
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
成王
鬼國名易曰高宗伐鬼方殺人以為薦羞惡之極也故
伐之六年五服一朝蓋始於此○石梁王氏曰只以詩
書證之即知周公但居冡宰攝政未嘗在天子位周公
相踐阼而治文王世子此語為是詩小序之言亦不可
據註引魯頌豈盡伯禽時事哉○劉氏曰此蓋因洛誥
篇首有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之辭篇終有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惟七年之語遂生此論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
而致政於成王也殊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營洛遣使
告卜之辭受命惟七年者史臣叙周公留後治洛凡七
年而薨也書傳中九峯蔡氏之辨可謂深切著明新安王氏曰書傳稱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於成王明年王乃即政以周書洛誥等篇攷之不合此稱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亦未可盡信洛誥稱在十有二月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七年致政明矣然七年春召公營洛周公乃命殷民王作則大誥東征殺武庚命微子於是唐叔得禾王命唐叔歸於周公其事皆在六年至七年春方營洛邑則朝諸侯於明堂決不在六年也
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
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
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音獨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
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論語稱伯禽為魯公閟宮稱僖公為魯侯文曰俾侯于
魯則魯本侯爵通稱公也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又言
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而此云七百里者蓋以百里之
田為魯本國如後世食實封也并附庸為七百里所謂
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也周禮封疆方五百里之制當時
設法未行不可以據革車兵車也千乘由賦所出之數
也孟春周正子月也大路殷祭天所乘之木路弧所以

開張旌旗之幅其形如弓以竹為之韣則弧之衣也旒屬於旂之正幅而畫日月以為章也○王制公謂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程子曰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為臣之職耳豈得獨用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問孟子說齊魯皆封百里而先生向說齊魯始封七百里者何耶朱子曰此等處皆難考云云見告子下篇新安王氏曰此漢儒誇辭不可信也周禮雖曰諸公之地五百里蓋兼附庸言之然其制實未嘗行故孟子曰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為方百里安得有七百里之地而封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

魯之地若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蓋半天子之國矣且周公身為三公又為東伯是謂上公周公既沒伯禽乃是魯侯列侯之國方七百里非特成王不以封魯伯禽亦不敢受也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其辭不無溢美天子地方千里謂之萬乘若魯地方七百里半天子之數何止有車千乘耶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俱非也以愚觀之成王未必賜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僭用天子禮樂爾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

殷尚白白牡殷牲也○方氏曰止用時王之禮者諸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故郊特牲云諸侯祭以白牡乘大路謂之僭禮也

尊用犧莎象山罍雷鬱尊用黃目

尊酒器也犧犧尊也音莎者釋云刻畫鳳形娑娑然也讀如字者釋云畫為牛形又云尊為牛之形象象尊也以象骨飾尊一說尊為象之形也山罍刻畫山雲之狀於罍也鬱尊盛鬱鬯酒之尊也黃目黃彝也卣罍之類以黃金鏤其外為目因名也

灌用玉瓚才旱反大圭薦用玉豆雕篹撰反爵用玉琖側眼反仍雕加以璧散去聲璧角俎用梡緩嶡蹶

灌酌鬱鬯以獻尸也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以大圭為瓚柄故言玉瓚大圭也薦薦祭時所薦菹醢之屬也玉豆以玉飾豆也篹籩也雕飾其柄故曰雕篹爵行酒之器夏世爵名琖以玉飾之仍因也因爵形而雕飾之故曰仍雕也加者夫人亞獻於尸也用璧角即周禮內宰所謂瑤爵也夫人獻後則賓用璧散獻尸散角皆以璧飾其口此先言散後言角便文也虞俎名梡夏俎名嶡梡形四足如桉嶡則加橫木於足中央為橫距之形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析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壬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清廟周頌升樂工於廟之堂上而歌此詩也下堂下也管匏竹也象象武詩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詩故云下管象也朱干赤盾也玉戚玉飾斧柄也著衮冕而執此

干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又服皮弁見裼衣而舞夏后氏大夏之樂。五冕皆周制故用以舞周樂。皮弁三王之服。故用以舞夏樂也。昧任皆樂名。廣魯於天下言周公勳業之盛廣及四夷。故廣大其國禮樂之事以示天下也。馬氏曰。歌者人聲也。匏竹者竹聲也。堂上以人聲歌清廟者所以貴文也。堂下以匏竹奏象武者所以貴武也。周公之德妙而不可知。所可知者見於文德武功而已。文德成於制作之間。武功存於征伐之際。故彰其武功則錫之以武樂之。彰其文德則錫之以夏樂。蓋武之盛莫盛於大武。而文之盛莫盛於大夏。冕者文服也。服之冕服而舞大武者。以文止武之意也。皮弁素積者服之質也。舞大夏則服之。所以守其文也。裼者服之見美也。皮弁素積蓋其文而不顯。故裼衣所以顯之也。〇慶源輔氏曰。言廣大周公之德於天下也

君卷袞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于門

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副首飾也。副之言覆。以其覆被乎首而爲名。詳見周禮追師及詩副笄六珈註疏。褘褘衣也。本王后之服。亦以尊周公而用天子禮樂。故得服之也。房。太廟之東南室也。贊助也。命婦內則世婦。外則卿大夫之妻也。揚舉也。廢不舉也。天下大服。謂敬服周公之德也。嚴陵方氏曰。君與夫人祭主也。必專其事焉。卿大夫命婦臣妾也。則贊其事而已。各揚其職。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之類是矣。其職雖揚。又不可侵官。故言各。若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是矣。廢職則職不揚矣。服大刑。肆師於祭日誅其大慢者是矣。

是故夏礿(藥)秋嘗冬烝春社秋省(悉井反)而遂大蜡(乍)天子之祭也

魯在東方。或有朝于方岳之歲則廢春禘。故此略之。秋省。省斂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必視年之上下。以爲蜡之豐嗇。舊讀省爲獮者非。嚴陵方氏曰。言夏礿秋嘗冬烝而不及春祠與王制言烝則不礿同義。其所異者特以礿爲春祭爾。春祭祠而不祠社者。祠則君之所獨。社則民之所同故也。社與省者春秋皆有之。其所異者春社以祈爲主。秋社以報爲主。春省以耕爲主。秋省以斂爲主爾。於社言春以該秋。於省言秋以該春。其實一也。大蜡必言遂者與大司馬言遂以蒐田之遂同。蓋秋省者則百物成矣。蜡所以報百物。於其成而復百物可報故也。省并祭者而與祭并言之者以此。凡此亦諸侯之所同。然特魯行之。蓋禮有所陸佃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

魯無明堂而大廟如明堂之制。天子五門。路應雉庫皋。由內而外。路門亦曰畢門。今魯庫門之制。如天子皋門。雉門之制。如天子應門也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木鐸金口木舌。發教令則振之。所以警動衆聽

山節藻棁

說見前篇

復(福)廟重(平聲)檐(簷)

復廟。上下重屋也。重檐者。簷下復有板簷。免風雨之壞壁

刮古反刮楹達鄉去聲
以密石摩柱使之精澤故云刮楹達通也鄉窗牖也每
室四戶八窗窗戶相對故云達鄉
反坫出尊
兩君好會反爵之坫築土為之在兩楹間而近南蓋獻
酬畢則反爵于其上也凡物在內為入在外為出以坫
在尊之外故云反坫出尊言坫出在尊之外也
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崇高也康安也凡物措之得所則無危墜之失圭禮器
之重者不可不謹故為此高坫以康圭也疏屏者刻鏤
於屏使之文理疏通也馬氏曰天子之廟飾不止於此此舉其略爾天子用其詳而書
用其略也○長樂陳氏曰廟所以事死復有歸根而靜之義剖其楹則有深意而深也者誠戒以事鬼神之義
也達其鄉則有明意而明者神而明之之意也於屏言疏疏者通之也屏所以蔽而通之者以神無方而無乎
不在故通之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鉤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
路周路也
鸞車有鸞和之車也路與輅同鉤曲也車床謂之輿輿
之前闌曲故名鉤車也大路殷之木輅也乘路周之玉
輅也慶源輔氏曰實夏言車殷周言輅各據時代所稱言之意者殷周始稱車為輅耳自魯言之故下皆
曰路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而追反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四者旌旗之屬周禮交龍為旂綏讀為緌以旄牛尾注
於杠首而垂之者也大白白色旗也大赤赤色旗也鄭
云當言有虞氏之緌夏后氏之旂謂虞質於夏惟緌而
已至夏世乃有旂之制也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煩鬣
白黑相間謂之駱此馬白身而黑鬣也蕃鬣赤鬣也
夏后氏牲尚黑殷白牡周騂剛
騂赤色剛壯也慶源輔氏曰殷周獨於此稱人者以言馬故也周言剛夏殷亦剛也殷言牡則夏亦牡也夏言尚則殷周亦尚也
泰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直略反殷尊也犧莎
象周尊也
虞氏尚陶泰瓦尊也著者無足而底著於地也餘見前
章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斝嫁周以爵
夏爵名琖以玉飾之故其字從玉殷爵名斝稼也故畫
為禾稼周之爵則爵之形也其曰玉爵者則飾之以玉
也
灌尊
灌鬯酒之尊也

夏后氏以雞夷，殷以斝，周以黃目

夷讀爲彝，法也。與餘尊爲法，故稱彝。刻畫雞形於其上，故名雞彝。餘見上章

其勺是若反，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周禮梓人爲飲器，勺一升。龍勺，刻畫爲龍頭。疏勺，刻鏤疏通也。蒲勺者，合蒲爲鳧頭之形，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也。三者皆謂勺之柄頭耳

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

方氏曰：以土爲鼓，未有韗革之聲故也。以凷爲桴，未有斲木之利故也。以葦爲籥，未有截竹之精故也

拊搏音博玉磬揩居八反擊，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樂器也

拊搏，舊說以韋爲之，充之以糠，形如小鼓。揩擊，謂柷敔，皆所以節樂者。方氏以爲或拊或搏，或揩或擊，皆言作樂之事。又按書傳云：戛擊考擊也，搏至拊循也，皆與此文理有礙，當從鄭註。○嚴陵方氏曰：拊搏揩擊，言所以作器也。或言其器，或言作樂，互相備也。與益稷言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同義。玉磬琴瑟，又皆堂上之樂，故特舉其名瑟言之。琴言中而不言小，瑟言小而不言中，亦互相備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其室世世不毀，故言世室。○方氏曰：周以祖文王爲不毀之廟，而魯以伯禽之廟比之，故曰文世室；宗武王爲不毀之廟，而魯以武公之廟比之，故曰武世室。○慶源輔氏曰：由是觀之，則成王之所以賜伯禽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亦有魯君因仍而僭用之者矣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音判宮，周學也

此言魯立四代之學。魯所藏粢盛之米之廩，即虞氏之庠。謂藏此米於學宮也，亦教孝之義。序者，射也，射以觀德有先後之次焉。樂師瞽矇之所宗，故謂之瞽宗。頖，半也。諸侯曰頖宮，以其半辟雍之制也。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嚴陵方氏曰：米廩者，藏養人之物，而庠以善養人，期於見實也。序也者，射也，射有耦然而以序進焉。必曰序，則主以禮教故也。瞽宗者，瞽人之所宗，而樂祖在焉。必曰瞽宗，則主以樂教故也。頖宮者，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辟言辟以禮，雍言以樂。頖宮雖半辟雍之制，亦兼禮樂以教之故也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

崇、貫、封父、越，皆國名。棘，戟也。○方氏曰：凡此即周官天府所藏大寶鎮寶之類是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音玄鼓；垂之和鍾，叔之離磬，女媧之笙簧

足，謂四足也。楹，貫之以柱也。縣，懸於簨簴也。垂，見舜典

○方氏曰。郊特牲曰。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謂之
和鍾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離之音也故謂之
離磬笙以象物生之形簧則美在其中故謂之笙簧世
本曰無句作磬皇氏云無句叙之別名

夏后氏之龍簨筍虡距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周官梓人爲簨虡橫曰筍植曰虡所以懸樂器也以龍
形飾之故曰龍簨虡崇牙者刻木爲之飾以采色其狀
隆然殷人於簨之上施崇牙以挂鍾磬也周人則又於
簨上畫繒爲翣戴之以璧下懸五采之羽而挂於簨之
角焉 嚴陵方氏曰其崇如牙夏后氏有簨虡而未有崇牙商有崇牙而未有璧翣至周然後三者兼備焉此皆漸致其文也

有虞氏之兩敦對夏后氏之四璉輦殷之六瑚周之八簋
少牢禮曰執敦黍有蓋又曰設四敦皆南首敦之爲器
有蓋有首也四者皆盛黍稷之器禮之有器時王各有
制作故歷代寶而用之但時代漸遠則古器之存者漸寡
此魯所有之數耳

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矩周以房俎
梡嶡見前章椇者俎之足間橫木爲曲橈之形如椇枳
之樹枝也房者俎足下之跗謂俎之上下兩間有似於
堂房也○疏曰古制不可委知今依註略爲此意未知
是否

夏后氏以楬若暍反豆殷玉豆周獻莎豆
楬不飾也木質而已獻讀爲娑獻尊刻畫鳳羽則此豆
亦必刻畫鳳羽故名也

有虞氏服韍弗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韍者祭服之蔽膝即韠也虞氏直以韋爲之無文飾夏
世則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又加龍以爲文章
嚴陵方氏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特言章焉章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方氏曰三代各祭其所勝蓋夏尚黑爲勝赤故祭心殷
尚白爲勝青故祭肝周尚赤爲勝白故祭肺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疏曰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酒
在下則周不尚酒故註云言尚非也○方氏曰明水者
取於月之水故謂之明水則淡而無味醴則漸致其味
酒則味之成者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書言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先儒信此記而不信書
固爲不可且謂魯得用四代禮樂故惟通用其官之名
號不必盡用其數皆臆說也 慶源輔氏曰魯百里之國決不能盡備四代之官此

上所言可知也（皆詩辭也。以此例）

有虞氏之綏（而追反）夏后氏之綢（叨）練殷之崇牙。周之璧翣

此皆喪葬之飾綢練見檀弓。餘見上章。又翣制詳見喪大記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爲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先儒以爲近誣或以爲誇國惡諱之詳矣大抵此篇主於誇大魯國。故歷舉四代之服器官以見魯之禮樂其盛如此。不知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知此。則此記所陳適足以彰其僭而已。而奚盛大之有哉○朱氏曰。羽父弑隱公慶父弑二君則君臣相弑矣夏父躋僖公禮之變也。僖公欲焚巫尫刑之變也。宣公初稅畝法之變也。政逮於大夫政之變也。婦人髽而弔俗之變也○石梁王氏曰。此見春秋經而不見傳者故謂未嘗相弑未嘗變法。大抵此篇多誣（慶源輔氏曰傳謂傳說也蓋言久矣天下共傳說魯國之有禮法也云天下以爲有道之國君臣未嘗相弑也。雖曰隱惡不若不言之愈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四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五

## 喪服小記第十五

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

斬衰括髮以麻。爲（去聲）母括髮以麻免（問）而以布

斬衰主人爲父之服也。親始死子服布深衣。去吉冠而猶有笄纚徒跣扱深衣前衽於帶。將小斂乃去笄纚著素冠。斂訖去素冠而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郤而繞於紒如著幓頭然。幓頭今人名掠髮。此謂括髮以麻也。母死亦然。故云爲母括髮以麻。言此禮與喪父同也。免而以布專言爲母也。蓋父喪小斂後拜賓竟子即堂下之位猶括髮而踊。母喪則此時不復括髮而著布免以踊。故云免而以布也。笄纚說見內則。免見檀弓（朱子曰括髮是束髮爲髻。鄭氏儀禮註及踊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髽。皆云如著幓頭然。所謂幓頭即如今之掠頭編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郤繞髻也○山陰陸氏曰。士喪禮。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婦人髽于室。則但括髮一人而已。諸子皆免）

齊衰惡（去聲）笄以終喪

婦人居齊衰之喪。以榛木爲笄以卷髮謂之惡笄以終喪者謂中間更無變易至服竟則一笄除之也

男子冠（[illegible]）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莊加反）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去聲）婦人則髽

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婦人首有吉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父喪成服也男以六升布爲冠。女則箭篠爲笄。若喪母男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男子免而婦人髽者。言今遭齊衰之喪當男子著免之時。婦人則髽其首也。髽有二。斬衰則麻髽。齊衰則布髽。皆名露紒。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者。言其義不過以此。免與髽是分別男女而已

苴杖竹也。削杖桐也

竹杖圓以象天。削杖方以象地。父母之別也。○疏曰。苴者黯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四時不改。明子爲父禮。仲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也。削者殺也。桐隨時凋落。謂母喪外雖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心當與父同也

祖父卒而后爲祖母後者三年

適孫無父。旣爲祖三年矣。今祖母又死。亦終三年之制。蓋祖在而喪祖母。則如父在而爲母期也。子死則孫爲後。故以爲後者言之

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緦必稽顙

服重者先稽顙而後拜賓。服輕者先拜賓而後稽顙。父母尊也。長子正體也。故從重。大夫弔於士。是以尊臨卑。雖是緦服之喪。亦必稽顙而後拜。蓋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也

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婦人受重於他族。故夫與長子之喪則稽顙。其餘謂父母也。降服移天。其禮殺矣。長樂陳氏曰。緦麻猶稽首也。禮非至尊不稽首。則喪非至重不稽顙矣。然非有至重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以弔者之尊也。故爲父母長子稽顙。以至親也。大夫弔者。雖緦必稽顙。以弔者之尊也。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長子。故爲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夫與長子而已。以所受於此者隆也。所報於彼者殺也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喪必有男主以接男賓。必有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爲男主。適婦爲女主。今無男主而使人攝主。則必使喪家同姓之男。無女主而使人攝主。則必使喪家異姓之女。謂同宗之婦也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

出母。母爲父所遣者也。適子爲父後者不服之。蓋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義也。非爲後者服期

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

由己身言之。上有父。下有子。宜言以一爲三。而不言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惟言以三爲五。謂因此三者而由父以親祖。由子以親孫。是以三爲五也。又不言以

五爲七者蓋由祖以親曾高二祖由孫而親曾孫玄孫其恩皆已疏略故惟言以五爲九也。由父而上殺之至高祖由子而下殺之至玄孫是上殺下殺也。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則緦麻是旁殺也。高祖外無服故曰畢矣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

四廟謂高曾祖禰四親廟也。始祖居中爲五并高祖之父祖爲七。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爲王者其禮制亦然( )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嚴陵方氏曰。王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此言王者止立四廟者指月祭之親廟言之也。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旣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祭及其二祧可知矣。此所以不言之也。○山陰陸氏曰。此言王者後世或更衰亂統序旣絕。其子孫有特起者若漢光武後有天下旣復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若孝文繼孝惠。雖非適子。其於祭祀不言可知。今經言此者。正爲庶子不祭。庶子王然後祭耳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別子有三。一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二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爲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也。爲祖者別與後世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者別子之後世世以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爲小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己爲小宗而其同父之兄弟宗之也。五世者高祖至玄孫之子此子於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爲宗矣。故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宗易於下也。宗是先祖正體惟其尊祖是以敬宗也○疏曰。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小宗凡四獨云繼禰者初皆繼禰爲始據初而言之也。山陰陸氏曰。五世而遷之宗據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其繼高祖者玄孫也。宗其繼高祖者玄孫之子也。先儒謂記文誤此謂五世而遷之宗之誤也。[illegible]五世而遷之宗[illegible]五世則遷之宗○嚴陵方氏曰[illegible]於上[illegible]五世則遷之小宗爾。若大夫百世不遷之大宗則未嘗遷易焉。於祖[illegible]於在上者言[illegible]故於在下[illegible]言之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此據適士立二廟祭禰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而俱爲適士，其適子之爲適士者，固祭祖及禰矣。其庶子雖適士，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其宗有所在也。嚴陵方氏曰：適士二廟，則有祖廟矣。官師一廟，則有禰廟而已。此言庶子不祭祖者，言適士家也。下言庶子不祭禰者，言官師之家也。夫宗所以重本。適子本也，庶子支也。凡不祭禰也，祭祖之不同，在於明其宗之義則一而已。其曰不祭祖，則禰容祭之也。

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庶子不得爲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己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禰之宗，則長子非正統故也。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



長中下殤，見前篇。蓋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者謂成人未昏或已娶而無子而死者也。庶子所以不得祭此二者，以己是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也。若己是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無後之兄弟，己亦不得祭之也。祖廟在宗子之家，此殤與此無後者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也，故曰從祖祔食。金華應氏曰：殤與無後者皆庶子之子也。殤者幼而未成人，無後者長而未有子。鄭氏以殤爲己之子[illegible]父之庶，以無後爲兄弟而[illegible]於祖之廟[illegible]今適子之下又有無後者，不應更祭，故指此[illegible]所謂殤與無後者包[illegible]子或殤而死，或無後而死[illegible]從祖[illegible]祭於宗子之家。故謂之從祖祔食。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庶子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所以然者，明主祭在宗子。廟必在宗子之家也。庶子雖貴，止得供具牲物，而宗子主其禮也。上文言庶子不祭祖，是猶得立禰廟，以其爲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此庶子非適士，或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禰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疏曰：此論服之降殺。親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爲父斬，爲母齊衰，姑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爲夫斬，爲妻期之屬是也。此四者於人之道爲最大。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疏曰：服術有六，其一是徒從。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從此而服彼。有四者：一是妾爲女君之黨；二是子從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爲君母之黨；四是臣從君而服君之黨。此四徒之中，惟女君雖沒，妾猶服女君之黨，餘三徒，所從既亡，則止而不服，已止也。屬者，骨血連續以爲親也，亦有三：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從雖沒猶從之服。

其親也嚴陵方氏曰從服即大傳所謂徒從也屬從即大傳所謂屬從者也然徒從不若屬從之爲重故於徒從則所從亡則已於屬從則所從雖沒而猶服焉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爲去聲女君之子服

妾謂女君之姪娣也其來也與女君同入故服女君之子與女君同若女君犯七出而出則此姪娣亦從之出子死則母自服其子姪娣不服義絕故也

禮不王不禘

禘王者之大祭諸侯不得行之故云不王不禘○石梁王氏曰此句合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上錯亂在此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爲去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傳世者也不降殺其妻父母之服者以妻故親之也大夫適子死服齊衰不杖今世子既不降其妻之父母則其爲妻服與大夫服適子之服同也

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

祭用生者之禮蓋子道也尸以象神自用本服嚴陵方氏曰言天子諸侯士之祭其別如此則王制所謂祭從生者也與中庸所言亦同父爲士其尸服以士服者則與喪從死者同義

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以天子諸侯之禮祭其父之爲士者其禮伸故尸服死者之服爲禮之正以士之禮祭其父之爲天子諸侯者其禮屈故尸服生者之服爲禮之變禮有曲而殺者此類是也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

婦當舅姑之喪而爲夫所出則即除其服恩義絕故也

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

若當父母之喪未期而爲夫所出則終父母三年之制爲己與夫族絕故其情復隆於父母也若在父母小祥後被出則是已之期服已除不可更同兄弟爲三年服矣故已也已者止也

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

若被出後遇父母之喪未及期而夫命之反則但終期服反在期後則遂終三年蓋緣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喪不可中廢也嚴陵方氏曰女出嫁則恩隆於夫家被出則恩復隆於父母得反則恩復隆於夫家既練而反則服不可中道而除故遂其三年凡此所謂以仁起禮也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爲除喪也

儀禮大功章有中殤七月之文即此七月之喪也期而祭謂再期之喪致小祥之祭也期而除喪謂除衰絰易練服也小祥之祭乃孝子因時以伸其恩親之禮也練

時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乃生者隨時降殺之道也

祭與練雖同時並舉然祭非爲練而設也馬氏曰期而祭者謂之禮其除喪也謂之道禮存乎人道存乎天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孝子以事故不得及時治葬中間練祥時月以尸柩尚存不可除服今葬畢必舉練祥兩祭故云必再祭也但此二祭仍作兩次舉行不可同在一時如此月練祭則男子除首絰婦人除要帶次月祥祭乃除衰服故云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也馬氏曰祭不爲除喪而除喪者必因祭焉以祭爲吉而除喪者所以從吉也夫練祥之時旣已過矣而猶爲之再祭以存親之禮不可廢也其祭之間不同時者以其存親之節不可忘也祭不同乎時而除喪者亦不同乎時則除喪必從祭也可知矣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

大功者主人之喪謂從父兄弟來主此死者之喪也三年者謂死者之妻與子也妻既不可爲主而子又幼小別無近親故從父兄弟主之必爲之主行練祥二祭朋友但可爲之虞祭祔祭而已金華應氏曰死生之相收卹人道之當然今其身殁而又妻子惸弱適無父母兄弟之至親者則大功當任其責而至於終喪或其適無小功之至親也則朋友當任其責而至於適葬從其不幸而無大功以爲之依則小功以下其可以坐視乎又不幸而無朋友以爲之助則爲鄰者儻與之舊者其可以恝然乎是以體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之義則練祥不必大功而親黨皆不可得而斷推行有死人尚或墐之之心則虞練不必朋友而凡相識者皆不得而拒特其情有厚薄則處之各不同自其篤於義者言之則各有加焉無害也凡遇夫人之急難而濟事之使者不可以不知

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

喪服云大夫爲貴妾緦士卑故妾之有子者爲之緦無子則不服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吐外反喪已則否

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爲之服也此言生於他國而祖父母諸父昆弟皆在本國已皆不及識之今聞其死而日月已過父則追而服之已則不服也廬陵方氏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

卿大夫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皆有服今以出使他國或以事久留君除喪之後已始聞喪不追服也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此句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誤在此降者殺其正服也如叔父及適孫正服皆不杖期死在下殤則皆降服小功如庶孫之中殤以大功降而爲緦也從祖昆弟之長殤以小功降而爲緦也如此者皆追服之檀弓曾子所言小功不稅是正服小功非謂降也凡降服重於正服詳見儀禮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

近臣卑賤之臣也此言小臣有從君往他國既返而君之親喪已過服之月日君稅之此臣亦從君而服其餘謂卿大夫之從君出爲介爲行人宰史者返而君服限未滿亦從君而服若在限外而君稅則不從君而稅也

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此言君在他國而本國有喪君雖未知而諸臣之留國者自依禮成服不待君返也

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

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祔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杖升堂皆殺哀之節也（嚴陵方氏曰喪禮先虞而後祔虞杖特不入於室而已至於祔杖則雖堂亦不升焉蓋哀雖衰而敎愈不衰也室內而堂外故於室曰入堂高而陛卑故於堂曰升論語云升堂入室義亦如此）

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

此言無適子而庶子爲後者即上章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之義也

經殺（色介反）五分而去（上聲）一杖大如經

喪服傳曰苴經大搹左本在下去五分一以爲帶經大搹者謂首經也五分減一分則要經之大也遞減之則齊衰之經大如斬衰之帶去五分一以爲齊衰之帶大功之經大如齊衰之帶去五分一以爲大功之帶小功之經大如大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爲小功之帶緦麻之經大如小功之帶去五分一以爲緦麻之帶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經要曰帶所以五分者象五服之數也杖大如經如要經也搹者搤也○朱子曰首經大一搤只是拇指與第二指一圍

妾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女君爲長子三年妾亦同服三年以正統故重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男子重在首婦人重在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故雖卒哭不受輕服直至小祥而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此之謂除喪者先重者也易服者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而變易其服也輕謂男子要婦人首也此言先是斬衰虞而卒哭已變葛經葛經之大小如齊衰之麻經今忽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經皆牡麻牡麻重於葛也服宜從重故男不變首女不變要以其所重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而已故云易服者易輕者也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

無事不辟（婢亦反）廟門哭皆於其次

辟開也廟門殯宮之門也鬼神尚幽闇故有事則辟無

事不辟也次倚廬也朝夕之哭與受弔之哭皆即門內之位若或晝或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倚廬也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復招䰟以復䰟也書銘書死者名字於明旌也檀弓疏云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以緇長半幅長一尺赬末長終幅長二尺緫長三尺周禮天子之復曰皋天子復諸侯則曰皋某甫復此言天子達於士其辭一者殷以上質不諱名故臣可以名君歟男子稱名謂復與銘皆名之也婦人銘則書姓及伯仲此或亦是殷以上之制如周則必稱夫人也姓如魯是姬姓後三家各自稱氏所謂氏也殷以前六世之外則相與爲昏故婦人有不知姓者周不然矣山陰陸氏曰男子稱名所謂皋某復是也先儒謂周禮天子復曰皋天子復諸侯復曰皋某復此讀復曰天子復矣之誤也復曰天子復矣是告人以天子復非復天子之詞據崩曰天王崩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同皆兼服之

上章言經殺皆是五分去一此言斬衰卒哭後所受葛經與齊衰初死之麻經大小同齊衰變服之葛經與大功初死之麻經大小同麻同皆兼服之者謂居重喪而遭輕喪服麻又服葛也上章言男子易要經不易首經故首仍重喪之葛要乃輕喪之麻也婦人卒哭後無變上下皆麻此言麻葛兼服者止謂男子耳

報赴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

報讀爲赴急疾之義謂家貧或以他故不得待三月死而即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耳

父母之喪偕句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父母之喪偕即曾子問並有喪言父母同時死也葬先輕而後重先葬葬母也不虞祔不爲母設虞祭祔祭也蓋葬母之明日即治父葬葬父畢虞祔然後爲母虞祔故云待後事祭則先重而後輕也其葬母亦服斬衰者從重也以父未葬不敢變服也

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

大夫爲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爲父三年也大夫不服其妾故妾子爲其母大功嚴陵方氏曰庶子之子不降庶子以尊可以降卑卑不可以降尊也

大夫不主士之喪

謂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大夫者不得主其喪尊故

也

爲慈母之父母無服

恩所不及故也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

此舅姑謂夫之所生父母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祖爲大夫孫爲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士牲卑不可祭於尊者也此與葬以大夫祭以士者不同如妾無妾祖姑可祔則易牲而祔於女君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



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

母再嫁而子不隨往則此子與母之繼夫猶路人也故自無服矣今此子無大功之親隨母以往其人亦無大功之親故云同居皆無主後也於是以其貨財爲此子同築宮廟使之祭祀其先如此則是繼父同居其服期也異居有三一是昔同今異二是今雖同居却不同財三是繼父自有子即爲異居異居者服齊衰三月而已此云有主後者爲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檀弓曰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南向者爲主以待弔賓也

祔葬者不筮宅

宅謂塋壙也前人之葬已筮而吉故祔葬則不必再筮也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

公子公孫之爲士爲大夫者不得祔於先君之廟也諸祖父其祖爲國君者之兄弟也諸祖姑諸祖父之妻也若祖爲國君而無兄弟可祔亦祔宗族之疏者上言士



易牲而祔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而祔諸侯者諸侯之貴絶宗故大夫士不得親之也妾祔於妾祖姑言妾死則祔於祖之妾也亡無也中間也若祖無妾則又間曾祖一位而祔高祖之妾故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也所以間曾祖者以昭穆之次不同列祔必以昭穆也嚴陵方氏曰祔葬與祔廟皆謂之祔者以後死祔前而神事之則一故也凡祔以廟爲正葬則如之而已故言祔廟則不言廟言祔葬則必言葬者以葬非正故特明言以別之

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

卑孫不可祔於尊祖孫貴而不祔其祖之爲士者是自尊而卑其祖不可也故可以祔於士 馬氏曰士之於大夫皆人臣也位卑

人臣則雖有貴賤而其勢亦有可殺之道是故進而祔之可也天子諸侯則君絫事無上貴無倫而其勢不可殺也進而祔之則君臣亂矣苟無所祔則祔於諸侯祖父之爲士大夫者而不敢祔於諸侯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母之君母者，母之適母也。非母所生之母，故母在而爲之服。則已亦從而服，是徒從也。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故母卒則不服

宗子母在爲妻禫

父在則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沒母存則杖且禫矣。此宗子百世不遷者也。恐疑於宗子之尊厭其妻，故明言雖母在，亦當爲妻禫也。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矣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之爲子母，此謂爲慈母後者也。若庶母嘗有子而子已死，命他妾之子爲其後，故云爲庶母可也。若父之妾有子而子死，已命己之妾子後之亦可，故云爲祖庶母可也○石梁王氏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爲祖庶母後皆可，謂既是妾子

此三母皆妾，皆可以妾生之子爲後

爲父母妻長子禫

此言當禫之喪有此四者。然妻爲夫亦禫。又慈母之喪無父在亦禫。記者略耳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不世祭者，謂子祭之而孫不祭也。上章言妾祔於妾祖姑者，疏云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當是爲壇以祔之耳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爲父之道。然亦有不俟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舉不爲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人爲之後者，即爲之子也。以其服服之者，子爲父之服也。舊說爲殤者父之子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非也。其女子已笄而死，則亦依在室之服服之，不降而從殤服也。山陰陸氏曰：不言男子女子，言丈夫婦人，則以冠宜有丈夫之道，笄宜有婦德故也。自童汪踦觀之，冠而無丈夫之道，笄而無婦人之德，雖以爲殤可也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衰絰也。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緦之親，以主

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也

箭笄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前章言齊衰惡笄以終喪為母也此言箭笄三年女子在室為父也。箭篠也。齊衰為尊。大功為卑。然三月者恩之輕。九月者恩稍重。故可以同用繩屨。此制禮者淺深之宜也。繩屨麻繩為屨也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平聲)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上聲)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吉服而筮尸

練小祥也。筮日筮祥祭之日也。筮尸筮為尸之人也。視濯視祭器之滌濯也。小祥除首絰而要之葛絰未除將欲小祥則預著此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不言衰與冠者則亦必同小祥之制矣有司謂執事者。向者變服猶杖。今執事者告三事辦具將欲臨事故孝子即去杖而致敬此三事者惟筮日筮尸有賓來。今執事者告筮占之事畢則孝子復執杖以拜送於賓視濯無賓故不言。至大祥時則吉服行事矣吉服朝服也。不言筮日視濯與小祥同可知也(朱子曰。古者喪服始死至終喪漸漸變去。不似今人服滿頓除便衣華采)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此言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

庶子不以杖即位

此言適庶俱有父母之喪者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

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之子不得以杖即位避祖之尊故然非厭之也。今父既不主庶子之喪故庶子之子得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賤妾故妾子亦以厭而降服以服其母祖雖尊貴不厭其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孫不降其父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舅主適婦故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為妻可以杖即位。此以即位言者蓋庶子厭於父母雖有杖不得持以即位故明言之也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君無弔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而適遇其卿大夫之喪則弔之。以主君之故耳。故主君代其臣之子為主(嚴陵方氏曰。諸侯弔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者賓主欲其位相敵故也)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問)主人未喪

服則君亦不錫衰

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國君自弔其臣則素弁環絰錫衰弔異國臣則皮弁錫衰也。凡免之節大功以上爲重服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小功以下爲輕服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如始死。今人君来弔雖非服免之時必爲之免以尊重人君故也。禮既殯而成服此言未喪服謂未成服也

養去聲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親屬無近親而遇疾者己往養之而身有喪服則釋去其服惡其凶也故云養有疾者不喪服若此疾者遂死旣無主後己旣養之當遂主其喪盖養者於死者有親也。然亦不着己之喪服故云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謂疾時不曾釋服來致其養今死乃入來主其喪則亦不易去己之喪服也尊謂父兄卑謂子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妾當祔於妾祖姑上章言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妾。今又無高祖妾則當易妾之牲而祔於適祖姑。女君謂適祖姑也 嚴陵方氏曰。女君適祖姑也妾祔之嫌於陵故易牲而祭以示其殺焉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虞卒哭在寢於婦也祔於廟祭舅之母也尊卑異故所主不同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兼攝爲主若士是宗子則主喪之任可使大夫攝之以宗子尊故也。一說大夫之喪無主士不敢攝而主之若士是宗子則可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問而爲主

葬後而君弔之則非時亦免以敬君故新其事也兄弟親屬也親則尚質故不免而爲主也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陳器陳列從葬之明器也。凡朋友賓客所贈遺之明器皆當陳列所謂多陳之也。而所納於壙者有定數故云省納之可也省減殺也若主人所作者依禮有限故云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山陰陸氏曰陳器之道如其陳之數而納之正也即雖多陳之少納之亦可省陳之盡納之。禮亦不禁是之謂可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

兄弟天倫也所知人情也係於天者情急於禮由於人者禮勝於情宮故殯宮也

父不爲衆子次於外

適長子死。父爲之居喪次於中門外。庶子否

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卿大夫於君自應服斬。若不爲卿大夫而有五屬之親
者。亦皆服斬衰。此記者恐疑服本親兄弟之服。故特明
之。蓋謂國君之兄弟先爲本國卿大夫。今居他國未仕
而本國君卒。以有兄弟之親。又是舊君。必當反而服斬
也。不言與君爲兄弟而言與諸侯爲兄弟。明在異國也。
嚴陵方氏曰。兄弟期喪。爾而與之服斬衰者。以其爲君而有父道故也。○山陰陸氏曰。禮。臣爲君斬衰。雖兄弟不得以其屬通喪。服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此與諸侯爲兄弟者也。雖如此猶服斬。所臣兄弟可知。兄弟如此。諸父可知。

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絶本詘（屈）而反以報之

本是期服之親。以死在下殤降爲小功。故云下殤小功
也。其帶以澡麻爲之。謂戛治其麻使之潔白也。不絶本
不斷去其根也。報猶合也。垂麻向下又屈之而反向上
以合而糾之。故云詘而反以報之也。凡殤服之麻皆散
垂。此則不散。首絰麻無根而要帶猶有根。皆示其重也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

此言祔廟之禮。三人或有二繼也。親者謂舅所生母也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
易牲。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

妻卒時夫爲大夫。卒後夫黜退遂死。以無祖廟。故祔於
妻之禮止得依夫今所得用之牲。不得易用昔大夫之
牲也。若妻死時夫未爲大夫。死後夫乃爲大夫而死。今
祔祭其妻則得用大夫牲矣○䟽曰。此謂始來仕而無
廟者。若有廟則死者當祔於祖。不得祔於妻也。惟宗子
去他國以廟從朱子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即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妻。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非生存之比。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謂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祭。其勢將有所杌隉而不安者。但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繼室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

出母父所棄絶。爲他姓之母。以死則有他姓之子服之。
蓋居喪者不祭。若喪他姓之母而廢己宗廟之祭。豈禮
也哉。故爲父後者不喪出母。重宗祀也。然雖不服。猶以
心喪自居爲恩也。非爲後者期而不禫。○朱子曰。出母
爲父後者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意。先王制作
精微不苟。蓋如此。金華應氏曰。祭吉禮也。喪凶事也。凶服不可以行吉禮。子無絶母之理。而爲父後則有祭祀之責。以宗廟爲重。故寧奪母慈而不敢廢祖父之祀。然出婦既得罪於宗廟。則其爲服亦無嫌於前夫之家。其有故而它適者。必有受我而爲之服矣。

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此明婦與女當杖之禮。女子在室而爲父母杖者以無男昆弟而使同姓爲攝主也嚴陵方氏曰削杖桐也杖桐非所以服男子然母爲長子則杖之者以其所以服義者而報之也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

緦與小功服之輕者也。殯之後啓之前雖有事不免。及虞與卒哭則必免不以恩輕而略於後也

旣葬而不報赴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前章言赴葬者赴虞今言不赴虞謂以事故阻之也。旣未得虞故且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緦小功者皆免也山陰陸氏曰旣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此言過期而葬也蓋亦報虞知然者以亦報虞知之也蓋禮如期而葬如期則虞故曰葬而虞弗忍一日離也不及時而葬渴葬也過時而葬慢葬也故禮使後其虞以責子道先王之所以急其時也會葬者葬已而去卽謂會虞報而後知之言雖上人皆冠雖不冠也及虞則皆免據此報葬虞自有日但禮文殘闕其期不得而知也

爲兄弟旣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

此言爲兄弟除服及當免之節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

遠葬謂葬地在四郊之外也葬訖而反主人以下皆冠道路不可無飾也。及至郊乃去冠著免而反哭于廟焉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

君弔本國之君來弔也不散麻謂糾其要絰不使散垂也。親者皆免謂大功以上之親皆從主人而免所以敬異國之君也。餘見前章諸侯弔下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玄謂玄冠玄端也。殤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其除服之祭用玄冠玄端黃裳此於成人爲釋禫之服所以異於成人之喪也若除成人之喪則祥祭用朝服縞冠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今不用玄冠而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又按玄端黃裳者若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若玄裳又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故知此爲黃裳也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絰于東方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絰即位成踊出門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不言笄纚者異於始死時也。至卽以麻括髮于殯宮之堂上袒去上衣降阼階之東而踊踊而升堂襲掩所袒之衣而著要絰于東方。東方者東序之東也。此奔父喪之禮如此。若奔母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於成服

皆不括髮。其祖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父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所異也。若免加要經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故云經即位成踊也。其即位成踊父母皆然。出門，出殯宮之門而就廬次也。故哭者止。初至一哭。明日朝夕哭。又明日朝夕哭。所謂三日而五哭也。三袒者，初至袒，明日朝袒，又明日朝袒也。

適婦不爲舅姑後者，則姑爲之小功

禮舅姑爲適婦大功，爲庶婦小功。今此言不爲後者，以其夫有廢疾或他故不可傳重，或死而無子不受重者，故舅姑以庶婦之服服之也。山陰陸氏曰：若爲舅後者，姑爲之大功，非情有厚薄，以傳重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五

#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六

## 大傳第十六

鄭氏曰：記祖宗人親之大義。長樂陳氏曰：禘者祭之大者也。追王者孝之大者也。名者人治之大者也。人道者禮義之大者也。是篇言人道者三，則其所謂祭祀追王服術宗族之類，莫非人道而已，豈非所謂傳之大者哉。故命曰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方氏曰：此禘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爲特大，故謂之大祭；以其猶事生之有享焉，故謂之肆獻祼。名雖不同，通謂之禘也。朱子曰：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自家身心未相遼絶，祭祀之理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其感格之道。今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誠意之極至，安能與於此哉。○長樂黃氏曰：祀先之禮，自備而祖，自祖而推之以及始祖，其禮已備矣。而禘之祭又推始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也。夫報本追遠而至於及其祖之所自出，是其用意甚深而非淺近之思也。然此豈私意常情之所可及哉。根於天性之自然者謂之仁，形於人心之至愛者謂之孝，真一無妄者謂之誠，主一無適者謂之敬。凡爲祭者皆然。爰於神明，志愈遠則其心愈篤。報本追遠之深，則非仁孝誠敬之至者莫能行也。此或問禘之說，夫子以不知答之，謂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示諸掌。蓋以報本追遠之深，而盡其仁孝誠敬之至，猶其念慮精神之極一至於此，則即此心而克之事物之理何所不明，吾心之誠何所不格，其於治天下之道，豈不甚明而甚易哉。

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上文言諸侯不得行禘禮，此言諸侯以下有祫祭之禮。

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者諸侯之廟也諸侯之祫因及其太祖矣大事謂祫祭也大夫三廟士二廟一廟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行焉而其祫也亦上及於高祖干者自下干上之義以卑者而行尊者之禮故謂之干祫禮說見王制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去聲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既事殺紂之後也燔柴以告天陳祭以告社奠告行主於牧野之館室然後率諸侯以祭告祖廟逡疾也追加先公以天子之號者蓋爲不可以諸侯之卑號臨天子之尊也○石梁王氏曰周頌作駿以此章參之書武成及中庸有不同者先儒言文王已備禮實父季歷克商後但尊稱其號若王者禮制至周公相成王而後備也嚴陵方氏曰爾雅言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書言王朝至于殷郊牧野此又言牧之野則武王之事乃在於殷邑之外而已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柴者升其氣精者求以事貴者盡以猶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則各以其職來祭故曰執豆籩以見四時之和氣逡奔走以見四表之懽心所謂古公也季歷也西伯也皆當時之所稱也大王也王季也文王也乃後來之所追也且祖禰爲侯子孫爲王則是以卑臨尊也故追之者不敢以子孫之卑而臨祖禰之尊故曰不以卑臨尊也

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



序以昭繆音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竭矣

治理而正之也謂以禮義理正其恩之隆殺屬之戚疏也合會族人以飲食之禮次序族人以昭穆之位上治下治旁治之道皆有禮義之別則人倫之道竭盡於此矣馬氏曰上治祖禰所以尊之也下治子孫所以親之也至於旁治昆弟盡睦友之道而不言之者文之畧也上治祖禰則上有所殺下治子孫則下有所殺旁治昆弟則旁有所殺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故合族以食使之有所同而內外之意一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使之有所異而親疏之義明如此則人道爲盡於此矣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音預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於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篇夷反繆民莫得其死

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

民不與焉謂未及治民也治親即上治下治旁治也君使臣以禮故功曰報行成而上故賢曰舉藝成而下故能曰使存察也人於其所親愛而辟焉有以察之則所愛者一出於公而四者皆無私意之累矣一得猶皆得也贍賙也物事也紕繆舛戾也民莫得其死言此五事之得失關國家之治亂也人道中言上文之意嚴陵方氏曰所先者五言未暇致其詳也民不與焉非不以民爲事苟能行此五者民亦從而治矣故後言民無不足無不贍者矣正之以善之謂治予其所施之謂報升之於位之謂舉任之以職之謂使念之而不忘之謂存而愛則人之所不可忘者也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蓋以治親爲先故也始言聽天下終言治天下者蓋事之來也詳

其可否而徐治之使正壽故言之序如此

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此其所得與民變革者也

權稱錘。度丈尺。量斗斛也。文章典籍也。正者年之始。朔者月之初。服之色隨所尚而變易。徽旌旗之屬。徽之號亦隨所尚而殊異。如殷之大白。周之大赤之類也。器者禮樂之器。械者軍旅之器。衣服各有章采。時王因革不同。此七者以立考改易殊異別爲言。是與民變革者也。長樂陳氏曰。權度量者法制之所自出。故先立之。衣服者法制之所自成。故後別之。論詩書爲政之術。則先之以涅權量而王討知守之所則終之以衣服皆此意也。本服言其制。服色言其色。而徽號者旌旗之所稱號。以異其名者也。又曰。宜革而因。物失其均。宜因而革。物失其則。故得於天者可因而不可革。則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是也。成於人者可革而不可因。則立權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是也。立權度量所以示民信。改正朔所以授民時。考文章別衣服所以示民禮。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所以便民用。蓋聖人立法。因民而已。民之所安。聖人不強去。民之所聚。聖人不強存。通其變使民不倦。天下其有餘法哉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

此天地之常經。故不可變革。慶源輔氏曰。親親仁也。尊尊長長義也。男女有別禮也。知者知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其不得而變革者經也

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

同姓父族也。從宗從大宗小宗也。合聚其族之親屬則無雜散陵犯之事。異姓他姓之女來歸者也。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卑者爲婦。尊者爲母。以婦與母之名治昏姻交際會合之事。名分顯著。尊卑有等。然後男女有別而無淫亂賊逆之禍也。東萊呂氏曰。名著而男女有別。大抵婦人尊卑本無定體。隨其夫之尊卑爾。故所主者在名。

其夫屬婦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

屬聯也。父之兄弟爲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兄弟之子爲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於昭穆爲宜。弟之妻不可謂之爲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爲母。以紊昭穆也。故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皆不可也。舊說弟妻可婦。嫂不可母。失其指矣。長樂陳氏曰。母婦無昭穆。而昭穆係於父子之別。嫂婦無長幼。而長幼係於兄弟之倫。嫂婦於世叔父母則大功。世叔於婦亦大功。以其相遠而親之也。兄公與叔於嫂婦無服。嫂婦於兄公與叔亦無服。以其相通而遠之也。○山陰陸氏曰。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是也。若子路者猶以爲迂。故曰可不愼乎

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問殺色介反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彼列反於上。而戚單丹於下。昏姻可以通乎

四世高祖也。同高祖者服緦麻。服盡於此矣。故云服之

窮也五世祖免謂共承高祖之父者相爲袒免而已是減殺同姓也六世則共承高祖之祖者幷袒免亦無矣故曰親屬竭也上指高祖以上也姓爲正姓氏爲庶姓故魯姬姓而三家各自爲氏春秋諸國皆然是庶姓別異於上世也戚親也單盡也四從兄弟恩親已盡各自爲宗是戚單於下也殷人五世以後則相與通昏故記者設問云今雖周世昏姻可以通乎嚴陵方氏曰四世者三從之親也以其疏而不足於哀也致其恩而已故服謂之緦爲五世者三從之外也以其尤疏但不能不殺以要其吉凶故謂之袒免爲六世單不變吉可也

繫計之以姓而弗別綴拙衛反之以食嗣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周禮大宗百世不遷庶姓雖別而有本姓世繫以聯繫之不可分別也又連綴族人以飲食之禮不殊異也雖百世之遠無通昏之事此周道所以爲至而人始異於禽獸者也此是答上文設問之辭長樂陳氏曰恩出於情有時而可殺義出於理無時而可廢故六世而親屬竭者恩之可殺也百世而昏姻不通者義之不可廢也然恩之有絶其來尚矣而義之不廢特始於周故舜不娶於堯而君子不以爲非禮昭公娶於吳而君子以爲不知禮以其時之文質不同故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

疏曰親親者父母爲首次妻子伯叔尊尊者君爲首次公卿大夫名者若伯叔母及子婦弟婦兄嫂之屬出入者女在室爲入適人爲出及爲人後者長幼者長謂成人幼謂諸殤從服者下文六等是也

從服有六有屬從有徒從有從有服而無服有從無服而有服有從重而輕有從輕而重

屬親屬也子從母而服母黨妻從夫而服夫黨夫從妻而服妻黨是屬從也徒空也非親屬而空從之服其黨如臣從君而服君之黨妻從夫而服夫之君妾服女君之黨庶子服君母之父母子服母之君母是徒從也如公子之妻爲父母期而公子爲君所厭不得服外舅外姑是妻有服而公子無服如兄有服而嫂無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公子爲君所厭不得爲外兄弟服而公子之妻則服之妻爲夫之昆弟無服而服娣姒是從無服而有服也妻爲其父母期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三月則爲輕母爲其兄弟之子大功重也子從母而服之三月則爲輕此從重而輕也公子爲君所厭自爲其母練冠輕矣而公子之妻爲之服期此從輕而重也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疏曰。自用也。仁恩也。率循也。親父母也。等差也。子孫若
用恩愛依循於親節級而上至於祖遠者恩愛漸輕故
名曰輕也。義主斷割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
漸輕。祖則義重故名曰重也。義則祖重而父母輕。仁則
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宜合如是故云其義然也。按
喪服條例衰服表恩若高曾之服本應緦麻小功而進
以齊衰豈非為尊重而然耶。至親以期斷而父母三年
寧不為恩深乎 馬氏曰以祖對禰則禰爲仁以禰對祖則祖爲義祖以義爲主禰以仁爲本故
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以至于祖名曰輕以其仁有所殺也自義率祖順而下之以至于禰名曰重以其義有
所隆也雖其仁有所隆義有所殺其理不得不然故曰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句位也
君恩可以下施故於族人有合聚燕飲之禮。而族人則
皆臣也。不敢以族屬父兄子弟之親而上親於君者。一
則君有絕宗之道。二則以嚴上下之辨而杜篡代之萌
也○石梁王氏曰。詳註下文以十一字爲句。然位也當
自爲句。蓋族人不敢戚君者限於位也 慶源輔氏曰君有合族之道
親親仁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尊尊義也上所行者仁下所守者義
庶子不祭明其宗也。庶子不得爲去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說見前篇 朱子曰此大傳文直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
所主之祖禰也其小記則云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又云庶子不祭祖明其宗也文意重複似是衍字而鄭氏

曲爲之說於不祭禰則曰謂宗子庶子俱爲下士得立禰廟也雖庶人亦然則其尊宗以爲本也於不祭祖則
云禰則不祭矣言不祭祖者主謂宗子庶子俱爲適士得立祖禰廟者也凡正體在乎上者謂下正猶爲庶也
族人上不戚君下又辟宗乃後能相序而疏亦從之上皆云禰適故得立禰廟故祭禰禰庶故不得立禰廟故
不得祭禰明其有所宗也下條云庶子適子俱是人子並宜供養而適子蒸嘗庶子獨不祭者正是推本宗適
明有所宗也又云父庶即不得祭父何假言祖而言不祭祖故知是宗子庶子俱爲適士適子得立二廟自禰
及祖是適宗子得立祖廟祭之而已是祖庶雖俱爲適士得自立禰廟而不得立祖廟祭之也正體謂祖之適
也下正謂禰之適也雖爲禰適而於祖猶爲庶故禰適謂之爲庶也五宗悉然今姑從之然恐不如大傳語雖
簡而事反詳悉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
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

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之所自出四字朱子曰
衍文也。凡大宗族人與之爲絕族者五世外皆爲之齊
衰三月。母妻亦然。爲小宗者則以本親之服服之餘並
說見前篇 長樂陳氏曰大宗則一故雖至於五世之外猶爲之齊衰三月此所謂百世不遷也小宗
則有四有繼禰而兄弟宗之爲之服期年有繼祖而同堂宗之爲之服九月有繼曾祖而再從宗之爲之服五
月有繼高祖者而三從宗之爲之服三月至於四從親爲盡絕則不爲之服此所謂五世則遷者也蓋大宗始
祖之親始祖之廟以義立而百世不毀小宗高祖之親高祖之廟以恩立而五世則遷以其廟之遷不遷之不
同故其宗所以易不易之不齊也凡此皆卿大夫之制至於公子則具下文○東萊呂氏曰尊祖故敬宗敬宗

尊祖之義也。蓋諸侯必敬宗子者。以宗子是祖之嫡尊所以自來故敬嫡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

君無適昆弟使庶兄弟一人為宗以領公子其禮亦如小宗此之謂有小宗而無大宗也。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更不得立庶昆弟為宗此之謂有大宗而無小宗也若公子止一人無他公子可為宗是無宗也亦無他公子宗於己矣此之謂無宗亦莫之宗也。前所論宗法是通言卿大夫大小宗之制此則專言國君之子上不得宗君下未為後世之宗有此三事也趙子曰凡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別子為諸上不敢宗諸侯故不祭下亦無人宗之。此無宗亦莫之宗也。別子之嫡子。即繼父為大宗此有大宗而無小宗也別子之諸子祭其別子。別子雖是祖。然是諸子之禰繼禰者為小宗此有小宗而無大宗也。有小宗而無大宗。此句極難理會蓋本是大宗之祖。別子之諸子稱之却是禰也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此又申言公子之宗道。公子之公謂公子之適兄弟為君者為其庶兄弟之為士為大夫者立適公子之為士大夫者為宗使此庶者宗之。故云宗其士大夫之適者此適是君之同母弟適夫人所生之子也

絕族無移去聲服親者屬也

三從兄弟同高祖故服緦麻至四從則族屬絕無延及之服矣移讀為施在旁而及之曰施。服之相為以有親而各以其屬為之服耳。故云親者屬也嚴陵方氏曰。九族之外謂之絕族以其恩至此絕故也。有恩則有服以其恩絕故無施服也夫以卑而屬尊以幼而屬長以庶而屬適以旁而屬正親之道如斯而已故曰親者屬也族絕即非其所屬

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是故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財用足財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禮俗刑禮俗刑然後樂洛詩云不顯不承無斁亦於人斯此之謂也

祖之遷者逾遠宗之繼者無窮。必知尊祖乃能敬宗收族不離散也宗道既尊故族無離散而祭祀之禮嚴肅內嚴宗廟之事故外重社稷之禮。知社稷之不可輕則知百官族姓之當愛官得其人則刑不濫而民安其生安生樂業而食貨所資上下俱足。有恒產者有恒心倉廩實而知禮節故非心邪念不萌而百志以成乖爭陵犯不作而禮俗一致刑猶成也。如此則協氣嘉生薰為大和矣豈不可樂乎。詩周頌清廟之篇言文王之德豈不

光顯乎。豈不見尊奉於人乎。無厭斁於人矣。引此以喻人君自親親之道推之而家而國而天下至於禮俗大成其可樂者亦無有厭斁也嚴陵方氏曰。親其所親則推而上之至於親之所親。親之所親則尊矣。故曰親親故尊祖。有祖而後有宗。宗者五宗也。有宗而後有族。族者九族也。宗廟者祖禰之祀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族爲雖以祖禰而後生。然非子孫衆多則無以共承宗廟之祭祀。宗廟雖以有土穀而後立。然非祖禰積累則無以保守社稷之基業。故曰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有社有稷必得人而兵守。是以重社稷故愛百官族姓也。有愛人之心則刑不濫。故庶民安其生而樂其業。同農者生財於田野。商者通財於道路。而足以致用。故養生送死無憾而百志成也。百志成則禮義於是乎生。故禮俗刑。禮俗刑矣。則爭鬪之患息。私平之氣通。故曰然後樂。不斁不承則親親尊祖之意也。無斁於人斯其繼之道也。故引詩之言以明之。○新安王氏曰。此詩頌文王之德。記此傳者卯之以明己意。夫不顯。顯也。不承。承也。親況尊祖爲宗族而宗廟嚴。豈不顯乎。推其效至於財用足。百志成。禮俗刑。豈不承乎。禮俗刑而民樂。豈非人之無斁乎。



# 少儀第十七

朱子曰。小學之支流餘裔○石梁王氏曰。非幼少之少。此篇曲禮之類

聞始見 現 君子者辭

石梁王氏曰。此句絶

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適 敵 者曰某固願見。罕見曰聞名。亟 器 見曰朝夕。瞽曰聞名

記者謙言我嘗聞之於人云。初見有德有位之君子者。其辭云某固願通聞己名於將命之人。固如固辭之固。不曰願而曰固願。慮主人不即見己而假此辭請之辭也。將命者通客主言語出入之人也。階者升進之喻。主主人也。言賓請見之辭。不得徑指主人也。適者賓主敵體之人也。則曰某固願見於將命者。罕見謂久不相見也。亦曰願聞名於將命者。蓋疑踈闊之久。未必主人肯見也。亟見數見也。於君子則曰某願朝夕聞名於將命者。於敵者則曰某願朝夕見於將命者。若瞽者來見。無問貴賤。惟曰某願聞名於將命者。以無目故不言願見也。新定邵氏曰。語家解釋不得階主未甚分曉。以愚觀之。階猶階之階。主猶觀近臣以其所爲主之主。求見君子者謂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恐不得將命者適達爲之階主。猶炙之因徐辭而求見。孟子正此意○



嚴陵方氏曰。罕見以其相見之希。疑其情之不通。雖於敵者亦曰聞名而已

適有喪者曰比。妣 童子曰聽事

適往也。其辭云某願比於將命者。喪不主相見。來欲比方於執事之人也。童子未成人。其辭則云某願聽事於將命者。謂來聽主人以事見使令也

適公卿之喪。則曰聽役於司徒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則公卿之喪。司徒掌其事也。故云某願聽役於司徒

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敵者曰贈從 去聲 者

適他謂以朝會之事而出也。馬賵謂資給道路車馬之費也。嚴陵方氏曰。尊者之行必有馬，故於君則曰致馬資於有司。資謂秣秣之資，蓋所以惡其瀆也。玉藻曰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蓋謂是矣。自大夫以上然後不徒行，故於敵者曰賵從者而已。

臣致襚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嫁)人。敵者曰襚。親者兄弟不以襚進。

以衣送死者謂之襚。稱廢衣者不敢必用之以斂，將廢棄之也。賈人識物價貴賤而主君之衣物者也。敵者則直以襚言矣。凡致襚者非親者則須擯者傳辭將進以為禮。若親者兄弟之類，但直將進而陳之，不須執以將命，故云不以襚進也。士喪禮大功以上同財之親，襚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

臣為(去聲)君喪納貨貝於君則曰納甸於有司。賵(芳鳳反)馬入廟門，賻(附)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納入也。甸田也。臣受君之田邑，此納者田野所出，故云納甸也。賵馬以送死者故可入廟門。賻馬與幣所以助主人喪事之用，故不入廟門。大白之旗與兵車雖並為送喪之用，以其本戰伐之具，故亦不可入於廟門。此謂國君之喪，鄰國有以此為賵者，亦或本國自有之也。

賻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人無親受也。

來賻者既致其主之命，即跪而委置其物於地，擯者乃舉而取之。主人不親受，異於吉事也。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受人之物而立，與以物授人之立者，皆不跪。此皆委曲以盡禮之當然耳。然直情徑行之人亦或有跪者，故曰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始入而辭曰辭矣。

賓始入門，主人當辭讓，令賓先入，故擯者告主人曰辭矣。謂當致辭以讓賓也。至階亦然。此不言者，禮可知也。

即席曰可矣。

及賓主升堂各就席，擯者恐賓主再辭，故告之曰可矣。言可即席，不須再辭也。

排闔說(他活反)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有尊長在則否。

闔門扇也。推排門扇而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言止許最長者一人如此，餘人不可也。若先有尊長在堂或在室，則後入之人皆不得脫屨於戶內，故云有尊長在則否也。慶源輔氏曰。闔然後有禮故象也。有所尊也。若說屨於尊長前非禮。

問品味曰子亟(器)食於某乎。問道藝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乎。

方氏曰。人之情品味有偏嗜，道藝有異尚。問品味不可斥之以好惡而昭其辭，故曰子亟食於某乎。問道藝不

可斥之以能否而暴其短故曰子習於某乎子善於某
乎
不疑在躬不度大洛反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音咨重器
一言一行皆其在躬者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是不疑
在躬也器械之備所以防患不可度其利鈍恐人以非
心議己大家之富爵位所致不可願望於己以其有僭
竊之萌訾毀之也重器之傳寶之久矣乃從而毀之
豈不起人之怒乎
汜芳劍反埽去聲曰埽埽席前曰拚方問反拚席不以鬣音獵執其席揭
葉



汜埽廣埽也拚除穢也鬣帚也席上不可用帚席前胷也
揭箕舌也執箕而拚則以箕舌向己胷前不可持向尊
者也
不貳問問卜筮曰義與平聲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不貳問謂謀之龜筮事雖正而兆不吉則不可以不正
者再問之也見人卜筮欲問其所卜何事則曰義與志
與義者事之宜爲志則心之隱謀也故義者則可問其
事志則不可問其事也一說卜者問求卜之人義則爲
卜之志則不爲之卜亦通長樂劉氏曰凡問卜筮之道先正其心決定所事之去就
則從此而違彼無疑貳之心矣然後問於筮考諸卜吾所就而從者吉乎凶乎是之謂不貳問也則擇義以爲

主而不敢徇其志也書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言
以義蔽志爲先人謀次之鬼謀又次之然後龜筮協從也習吉之卜徇其志者也夫卜之所弗筮焉
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現不將命遇於道見則
面不請所之喪俟事不植特弔
踰等祖與父之行也不敢問年嫌若序齒也燕見不將
命謂卑幼者燕私來見不使擯者傳命非賓主之禮也
若遇尊長於道路尊者見己則面見之不見則隱避不
欲煩動之也不請所之不問其所往也若於尊者之喪
則待主人哭之時而往不非時特弔
侍坐弗使不執琴瑟



侍坐於尊者不使之執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之
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
無故而畫地亦爲不敬手容恭若舉手以爲容亦爲不
恭時雖暑熱不得揮扇若當尊者寢臥之時而傳命必
跪而言之不可直立以臨之也
侍射則約矢
凡射必二人爲耦楅在中庭箭倚於楅上耦前取一矢
次下耦又進取一矢如是更進各得四矢若卑者侍射
則不敢更迭取之但一時幷取四矢故謂之約矢也
侍投則擁矢

投壺之禮亦賓主各四矢尊者則委四矢於地一一取
而投之卑者不敢委於地故悉擁抱之也
勝則洗蘇典反而以請客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射與投壺之禮勝者之弟子酌酒置于豐上其不勝者
跪而飲之若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當前洗爵而請行
觴也客若不勝則主人亦洗而請所以優賓也角兕觥
也今飲尊者及客不敢用角但如常獻酬之爵也擢進
而取之也馬者投壺之勝筭每一勝則立一馬至三馬
而成勝若一朋得二馬一朋得一馬則二馬者取彼之
一馬足成己之三馬今卑者雖得二馬不敢取尊者之



一馬以成己勝也
執君之乘車則坐僕者右帶劍負良綏申之面拖徒我反諸
幦覓以散綏升執轡然後步
方氏曰執謂執轡也凡御必立今坐者君未升車而車
未行也劍在左以便右抽僕則右帶者以君在左嫌妨
君也良綏正綏也猶良車良材之良散綏貳綏也猶散
材之散正綏君所執貳綏則僕執之僕在車前而君自
後升故曰負良綏申之面者言垂綏之末於前也拖諸
幦者引之於車闌覆笭之上也以散綏升者復言僕初
升時也執轡然後步者防馬之逸也○今按笭即軾也

朱子曰以言以散綏升則是此時僕方在車下帶劍負綏而掛綏末於幦上君固未就車也及僕以散綏升之
後君方出而就車此說乃言君由後升僕者在車背君取綏而拖諸幦誤矣又疑綏制當是以索爲環兩頭相
屬故負之者得以如環處自左腋下過前後各上至背則合而出於右腋之中以申於前而自車下鄉於幦上
君升則還身向後復以綏帶如環處授君使君得以兩手就升之而升也按此與曲禮君車將駕以下皆非專爲
君御者之制蓋爲防左人自當右帶綏設授人自當負之以升又當升時無人授己故但取散綏以升乃僕之
通法註疏皆誤
請見不請退朝廷曰退燕遊曰歸師役曰罷
方氏曰致慕則來厭斁則去人之情也請見不請退嫌
有厭斁之心也朝廷人之所趨故於其還曰退退則爲
出故也燕遊不可以久故於其還曰歸歸有所止故也



師役勞苦爲甚故於其還曰罷以其疲故也○愚按罷
當讀如欲罷不能之罷長樂陳氏曰請見於君子有慕德之志而請退焉則幾於簡賢
矣朝廷曰退者寵榮之地人所競進君子之道雖行而猶請退也燕遊之事人所樂爲而忘本者衆故曰歸者
不忘反其本也師旅之役事于國不敢言歸勤勞之爲懼也曰已疲勞不勝其役可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旋屨問日之蚤莫
雖請退可也
運轉動之也澤玩弄而生光澤也還屨謂轉而正之示
欲著也餘見曲禮慶源輔氏曰運笏示發揖而起還屨示欲著而起澤劍首則意不在已也
事君者量去聲而后入不入而后量凡乞假於人爲去聲人從
事者亦然然故上無怨而下遠去聲罪也

先度其君之可事而后事之則道可行而身不辱入而
后量則有不勝其輕進之悔者矣或乞或假或任人之
事亦必量其可而后行上無怨下遠罪爲事君者言之
○馬氏曰古之人有能盡臣道量而后入者莫如伊尹
不入而后量者莫如孔孟

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

窺覘隱密之處論說故舊之非非重厚者所爲也○應
氏曰旁狎非必正爲玩狎旁近僑習而流於狎也戲色
非必見諸笑言外見斯須不敬則色不莊矣朱子曰旁謔及也乏與人狎習行恭敬也不道舊故舊求疵并今日所急且戒勝人宿過以取惜惡如陳勝賓客言勝故情爲勝所殺之類也戲色謂嘻笑侮謾之容



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所諫反有亡而無疾頌而無諂
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去聲之廢則埽而更平聲之謂之社稷
之役

疏曰諫而無驕者謂君若從己之諫己不得恃己言行
諫用而生驕慢也○方氏曰君有過諫之使止可也訕
之則不恭諫不從逃而去之可也疾之則太傷頌而無
諂則所頌爲公諫而無驕則所諫爲正事弛而不力爲
怠事弊而無用爲廢相之吏之則君豈有失德國豈有
廢事哉謂之社稷之役以其有勞於社稷也慶源輔氏曰以下矣上易失於諂以是諫非易失於驕志怠則張而助之事發則埽而改之謂之社稷之役者凡所以竭誠效力如此者爲社稷而已

毋拔蒲末反來毋報赴往

朱子曰拔是急走倒從這邊來赴是又急再還倒向那
邊去來往只是向背之意此兩句文義猶云其就義若
熱則其去義若渴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
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
者其退速也

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

神不可瀆必敬而遠之言行過而邪枉當改以從直後



復循襲是貳過矣君子以誠自處亦以誠待人不逆料
其將然也未至而測之雖中亦僞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

依者據以爲常游則出入無定工之法規矩尺寸之制
也說則講論變通之道焉嚴陵方氏曰依則無日不然游則有時而已德本也故言依藝末也故言游依於法者常法也所謂說則有變通存焉若規矩準繩所謂法也故依之而不可違若器或判於古而害於今則有識故游之而不泥

毋訾音咨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

訾毀其不善也曲禮疑事毋質與此質字義同謂言語
之際疑則闕之不可自我質正恐有失誤也

言語之美（五美字皆讀爲儀然皆如本字亦可通）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濟濟（上聲）翔翔，祭祀之美齊齊（如字）皇皇（舊音往方讀如字）車馬之美匪匪（非）翼翼，鸞和之美肅肅雍雍

方氏曰。穆穆者敬以和。皇皇者正而美。濟濟者出入之齊。翔翔者翕張之善。齊齊者致齊而能定也。皇皇者有求而不得也。匪匪言行而有文。翼翼言載而有輔。肅肅唱者之敬。雍雍應者之和。此即保氏所教六儀也

問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御、未能御。問大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樂人之事矣，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

社稷之事如祭祀軍旅之類皆是也。御者六藝之一。國君尊故以社稷言。樂人之事如周禮樂德樂語樂舞之類。大司樂以教國子者。正者正其善否。大夫下於君故以教子言。士賤則以耕與負薪言。此與曲禮所記不同，蓋記者之辭異耳（嚴陵方氏曰。國君以能保社稷爲孝國君之子則從社稷之事而已。正然樂人謂從其政也。長則能其事。幼則從其政而已。負薪易於耕田，故長則曰能耕，幼則曰能未能負薪）

執玉執龜筴不趨，堂上不趨，城上不趨。武車不式，介者不拜

說見曲禮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

肅拜如今婦人拜也。左傳三肅使者亦此拜。手拜則手至地而頭在手上，如今男子拜也。婦人以肅拜爲正，故雖君賜之重亦肅拜。而受爲尸虞祭爲祖姑之尸也。爲喪主夫與長子之喪也。爲喪主則稽顙，故不手拜。若有喪而不爲主則手拜矣。或曰爲喪主不手拜，則亦肅拜也

葛絰而麻帶

婦人遭喪卒哭後以葛絰易首之麻絰，而要之麻絰不變，故云葛絰而麻帶也

取俎進俎不坐

取俎就俎上取肉也。進俎進肉於俎也。俎有足，立而取進爲便，故不跪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

皆敬心之所寓（嚴陵方氏曰。曲禮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之謂也。詩曰。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入虛如有人之謂也。執虛猶如執盈，況於有物之器而敢忽乎。入虛猶如有人，況於有人之室而敢怠乎。故孔子執圭如不勝，出門如見大賓者此也。君子推執器之道以任天下之事，雖微小在所不可適也，況萬鈞之重者乎。推入室之道以遊天下之事，雖幽暗在所不可欺也，況十目之視者乎）

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之

凡祭通言君臣上下之祭也跣脫屨也祭禮主敬凡祭
在室中者非惟室中不脫屨堂上亦不敢脫屨燕則有
之者謂行燕禮則堂上可跣也又按下大夫及士陰陽
二厭及燕尸皆於室中上大夫陰厭及祭在室若儐尸
則于堂

未嘗不食新

嘗者薦新物於寢廟也未薦則孝子不忍先食一云嘗
秋祭也 慶源輔氏曰一飲食不敢忘父母未嘗而遽食新焉則是死其親而忘其心矣

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綏始乘則式君子下行然後還
旋立乘貳車則式佐車則否



君子或升或下僕者皆授之綏始乘之時君子猶未至
則式以待君子之升凡僕之禮升在君子之先下在君
子之後故君子下車而步僕者乃得下而還車以立以
待君子之去也貳車朝祀之副車也佐車戎獵之副車
也朝祀尚敬故式戎獵尚武故不式

貳車者諸侯七乘上大夫五乘下大夫三乘有貳車者之
乘馬服車不齒觀君子之衣服服劍乘馬弗賈 嫁

周禮貳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又典命云卿六
命大夫四命車服各如命數與此不同者或周禮成而
未行亦或異代之制也服車所乘之車也馬有老少車
有新舊皆不可齒次其年歲服劍所佩之劍也弗賈不
可評論其所直多少之價曲禮云齒路馬有誅此皆貴
貴之道以廣敬也

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
亦曰乘壺酒束脩一犬

乘壺四壺也束脩十脡脯也卑者曰賜尊者曰獻

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

鼎肉謂肉之已解剔而可升鼎者故可執也

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

加於一雙不止一雙也委其餘陳列于門外也 慶源輔氏曰乘壺酒束脩一犬此例以多物獻人者其以鼎肉此例以一物獻人者不必須有酒也加於一雙此例以一物獻人物多不盡執者



犬則執緤 息列反 守 去聲 犬田犬則授擯者既受乃問犬名

緤牽犬繩也犬有三種守禦宅舍曰守犬田獵所用曰
田犬充庖廚所烹曰食犬

牛則執紖 直忍反 馬則執靮 的 皆右之

紖靮皆執之以牽者右之者以右手牽由便也

臣則左之

臣征伐所獲民虜也曲禮云獻民虜者操右袂左之以
左手操其右袂而右手得以制其非常也

車則說(脫)綏執以將命甲若有以前之則執以將命無以
前之則袒櫜(羔)奉(上聲)胄
前之謂以他物先之也古人獻物必有先之者如左傳
所云乘韋先牛十二之類是也袒開也櫜弢甲之衣也
胄兜鍪也謂開櫜出甲而奉胄以將命也
器則執蓋弓則以左手屈韣(獨)執拊(撫)
執蓋蓋輕便於執也韣弓衣拊弓把左手屈弓衣幷於
把而執之而右手執簫以將命曲禮云右手執簫左手
承弣是也
劍則啓櫝蓋襲之加夫(扶)襓(饒)與劍焉



啓開也櫝劍匣也蓋者匣之蓋也襲卻合也夫襓劍衣
也開匣以其蓋卻合於匣之底下乃加襓於匣中而以
劍置襓上也
笏書脩苞苴弓茵席枕几穎(京頃反)杖琴瑟(句)戈有刃者櫝
(句)筴籥其執之皆尚左手刀卻刃授穎削(笑)授拊凡有刺
(夫)刃者以授人則辟(僻)刃
笏也書也脯脩也苞苴也苴精而包裹之非特魚肉他
物亦可苞苴以遺人也弓也茵褥也席也枕也几也穎
警枕也杖也琴也瑟也戈有刃者櫝而致之也筴蓍也
籥如笛而三孔也凡十六物左手執上右手扶下陰陽
之義也穎刀鐶也削曲刀也拊刀把也辟偏也謂不以
刃正向人也
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軍尚左卒尚右
先刃刃向前也入後刃不以刃向國也左陽生道也右
陰死道也左將軍爲尊其行伍皆尊尚左方欲其無覆
敗也士卒之行伍尊尚右方示有必死之志也
賓客主恭祭祀主敬喪事主哀會同主詡(許)軍旅思險隱
情以虞
恭以容言敬以心言詡者辭氣明盛之貌前篇德發揚
詡萬物義亦相近軍行舍止經由之處必思爲險阻之



防又當隱容己情以虞度彼之情計也(慶源輔氏曰交際以禮相示故以容見之恭爲主祭祀以誠感格故以內心之敬爲主內外無二致恭敬無二理行軍之道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爲上思險謂臨事而懼慮敗不勝也隱情以虞謂好謀而成且兵事露則不神也)
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上聲)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
亟(棘)之數(朔)噍(焦)毋爲口容客自徹辭焉則止
先飯者嘗食之禮也後已者勸食之意也放飯流歠見
曲禮小飯則無哽噎之患亟之則速咽下僕或有見問
之言也數噍毋爲口容皆以之不得開口以爲容
也若食訖而客欲自徹食器主人辭之則止也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遵)爵皆居右

疏曰鄉飲酒禮主人酬賓之爵賓受奠觶于薦東是客爵居左也旅酬之時二人舉觶于賓賓奠觶于薦西至旅酬賓取薦西之觶以酬主人是其飲居右也介賓副也酢客酌還答主人也僎鄉人來觀禮副士人者也鄉飲禮介爵及主人受酢之爵并僎爵皆不明奠置之所故記者於此明之○今按賓坐南向故以東西分左右也

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鰭奇祭膴許

擘濡魚從後起則腸肉易離故以尾向食者若乾魚則進首也腴腹下肥處鰭在脊冬時陽氣在下夏則陽在上凡陽氣所在之處肥美右之者使於食也祭膴者刳魚腹下大臠以祭也此言尋常燕食進魚者如此祭祀及饗食正禮者不然

凡齊去聲執之以右居之於左

凡調和鹽梅者以右手執之而居羹器於左則以右所執者調之爲便也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此言相禮者爲君受幣則由君之左傳君之辭命於令則由君之右也

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范乃飲

尸之僕御尸車者軌轂末也范軾前也尸僕君僕之在車以左手執轡右手受爵祭軌之左右及范乃飲之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

羞在豆則祭之豆間之地俎長而橫於人之前則祭之俎內也

君子不食圂豢腴

圂與豢同謂犬豕也腴腸也犬豕亦食米穀其腹與人相似故不食其腸也

小子走而不趨舉爵則坐祭立飲



小子不敢與尊者並禮故行步舉爵皆異於成人也

凡洗必盥

洗洗爵也盥洗手也凡洗爵必先洗手示潔也

牛羊之肺離而不提丁禮反心

提猶絕也心中央也牛羊之肺雖割離之而不絕中央少許使可手絕之以祭也不言豕事同可知

凡羞有湆泣者不以齊去聲

湆大羹也大羹不和故不用鹽梅之齊也

爲君子擇葱薤則絕其本末羞首者進喙充芮反祭耳

喙口也以口向尊者而尊者先取耳以祭也

尊壺以酌者之左爲上尊

尊者謂設尊之人也。酌者酌酒之人也。人君陳尊在東楹之西南北列之。設尊者在尊西而向東以右爲上。酌人在尊東而向西以左爲上。二人俱以南爲上也。上尊在南故云以酌者之左爲上尊

尊壺者面其鼻

尊與壺皆有面面有鼻鼻宜向尊者故云尊壺者面其鼻言設尊設壺皆面其鼻也

飲酒者機(音祈)者醮者有折俎不坐未步爵不嘗羞

機沐而飲酒也。醮冠而飲酒也。折俎折骨體於俎也。機醮小事爲畢折俎禮盛故機醮而有折俎則不坐無俎則可坐也。步行也。無筭爵之禮行爵之後乃得嘗羞謂庶羞也。若正羞脯醢則飲酒之前得嘗之

牛與羊魚之腥聶(泥涉反)而切之爲膾麋鹿爲菹野豕爲軒皆聶而不切麕(俱倫反)爲辟(去聲)雞(壁)兔爲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

聶而切之者謂先聶爲大臠而後報切之爲膾也。餘見內則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煩)亦如之尸則坐

有折骨體之俎者若就俎取肺而祭之及祭竟而反此所祭之物於俎皆立而爲之。燔燒肉也。此肉亦在俎其取祭與反亦皆不坐故云燔亦如之。尸則坐者言不坐者賓客之禮耳。尸尊祭反皆坐也

衣服在躬而不知其名爲罔

衣裳之制取諸乾坤有其名則有其義服之而不審名義是無知之人矣○石梁王氏曰學而不思則罔當如此罔字

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凡飲酒爲獻主者執燭抱燋(側角反)客作而辭然後以授人執燭不讓不辭不歌

獻主主人也。人君則使宰夫燋未爇之炬也。飲酒之禮賓主有讓及更相辭謝又各歌詩以見意今以暮夜略此三事。一說執燭在手故不得兼爲之(金華應氏曰執燭抱燋賤役也爲獻主爲以身親之其敬客而自下之者不憚其爲勞也執已然之燭而又抱未爇之燋其愛客而不欲留之者尤有加而無已也一事之內蓋酬交錯或讓或辭或歌皆不容己惟執燭之人不暇爲此)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匹亦反)咡(二)而對

奉進洗盥之水於尊長及執食飲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氣直衝尊者若此時尊者有問則偏其口之所向而對。咡口旁也(雖喉方夫口勿氣則辟氣也凡以致恭而已辟咡詳見曲禮)

爲(去)辭人祭曰致福爲己祭而致膳於君子曰膳

爲人祭攝主也。其歸胙將命之辭言致福，謂致其祭祀之福也。曰膳則善味而已

祔練曰告

言告其事也。顔淵之喪，亦饋孔子祥肉

凡膳告於君子，主人展之，以授使者于阼階之南，南面再拜稽首送，反命，主人又再拜稽首。其禮大牢則以牛左肩臂臑(奴道反)折九箇，少牢則以羊左肩七箇，犆(特)豕則以豕左肩五箇

膳告承上文而言。臂臑，肩脚也。九箇，自肩上至蹄折爲九段也。周人牲體尚右，右邊已祭，故獻其左

國家靡(平聲)敝

謂師旅饑饉之餘，財力靡散，民庶彫敝也

則車不雕幾(祈)，甲不組滕，食器不刻鏤，君子不履絲屨，馬不常秣

雕，刻鏤之也。幾，漆飾之畿限也。滕者，縢約之名，不用組以連甲及爲紷帶也。以穀食馬曰秣。(山陰陸氏曰：言國家靡敝，則所乘所御所養所服所御皆殺。)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六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七

學記第十八

石梁王氏曰：六經言學字莫先於說命。此篇不詳言先王學制與教者學者之法，多是泛論。不如大學篇教是教箇甚，學是學箇甚

發慮憲，求善良，足以謏(小)聞(去聲)，不足以動衆

發慮憲，謂致其思慮以求合乎法則也。求善良，親賢也。此二者可以小致聲譽，不能感動衆人

就賢體遠，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

就賢，禮下賢德[illegible]也。如王就見孟子之就。體，如中庸體羣臣之體，謂[illegible]處其地而察其心也。遠，疏遠之臣也。此二者可以感動衆人，未能化民也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

化民成俗，必如唐虞之於變時雍，乃爲至耳。然則舍學何以哉。此學乃大學之道，明德新民之事也。(朱子曰：動衆謂聳動衆聽。蓋守常法，用中材，其效不足以致大譽。遠謂疏遠之士。下賢親遠，足以聳動衆聽，使知貴德而尊士，然未有開導誘掖之方也，故未足以化民。唯教學可以化民，使成美俗。)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兌(說)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此之謂乎

建國君民，謂建立邦國，以君長其民也。教學爲先，以立

教立學為先務也。兌命商書。典常也。(永嘉戴氏曰。玉不琢而碔砆琢之。則碔砆猶為可用。玉蓋不及也。大抵資質之美不足恃。資質之美而未嘗學問。其與資質不美者均爾)

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是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困。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上聲)也。故曰教學相長也。兌命曰。學(效)學半。其此之謂乎。

學然後知不足。謂師資於人方知己所未至也。教然後知困。謂無以應人之求則自知困辱也。自反。知反求而已。自強。則有跂勉倍進之意。教學相長。謂我之教人與資人皆相為長益也。引說命斅學半者。劉氏曰。教人之功居吾身學問之半。蓋始之脩己所以立其體是一半。終之教人所以致其用又是一半。此所以終始典于學。成己成物合內外之道。然後為學問之全功也。(嚴陵方氏曰。肴有味。雖食之然後可以辨其味。道有理。雖學之然後可以窮其理。然而味有旨否。唯肴之嘉者為旨。理有善惡。唯道之至者為善。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此以食喻道者也。以道之難明。故所況如此。若夫造道之全。則六亨其無味。又豈肴之可比哉。足則厭矣。故學以不厭為知。困則倦矣。故教以不倦為仁。知其不足然後能自反。以求其足。知其困然後能自強。以濟其困。自反。若所謂自反而仁之類。自強者。所謂自強不息之類。教人之功。得學之半。故引說命之言以證之。上學字宜讀曰斅。說命亦作斅。斅即教也。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又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然吾言無所不說。豈非斅學半之謂乎。○馬氏曰。能自強而與之。則進於學矣。是以教長學也。自反而得之。則優於教矣。是以學長教也。○山陰陸氏曰。所謂教學。教之中有學。學之中有教焉。是之謂相長也)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當為州)有序。國有學。比(毗志反)年入學。中(仲平)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五教反)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

古者二十五家為閭。同在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民在家者朝夕受教於塾也。五百家為黨。黨之學曰庠。教閭塾所升之人也。術當為州。萬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之學曰序。周禮鄉大夫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是也。序則教黨學所升之人。天子所都及諸侯國中之學謂之國學。以教元子衆子及卿大夫士之子。與所升俊選之士焉。比年。每歲也。每歲皆有入學之人。中年。間一年也。與小記中一以上之中同。每間一年而考校其藝之進否也。離經。離絕經書之句讀也。辨志。辨別其趨向之邪正也。敬業。則於所習無怠忽。樂群。則於朋徒無睽貳。博習。則不以程度為限制。親師。則於訓誨知嗜好。論學。講求學問之緼奧也。取友。擇取益者而友之也。能如此。是學之小成也。至於九年。則理明義精。觸類而長。無所不通。有卓然自立之行。而外物不得以奪之矣。是大成也。○朱子曰。這幾句都是上兩字說學。下兩字說所得處。如離經。便是學。辨志。是所得處。他倣此。(延平周氏曰。養人之有序

故自家至國皆立之學○朱子曰辨志者自能分別其心所趨向如為善為利為君子為小人也敬業者專心致志以事其業也樂羣者樂於取益以輔其仁也博習者積累精專次第而偏也親師者道同德合愛敬兼盡也論學者知言而能論學之是非取友者知人而能識人之賢否也知類通達聞一知十能觸類而貫通也強立不反知止有定而物不能移也蓋考校之法逐節之中先觀其學業之淺深徐察其德行之虛實讀者宜深味之乃見進學之驗○臨川吳氏曰按考校與周官大比不同考校者謂九年大成以前每間一歲教者察視其學業之進何如大比者謂九年大成之後每三年則鄉大夫大比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也初入學一年於歲終視其離經斷句而分別其志之所向學與否敬業者謂於所讀之經而專心致志樂羣者如食而己知其味樂與同居之羣共業習之此於三年之歲終察視之謂習誦所學經外又能汎及他經傳授師說服膺不失而視近其師惟恐或離也此於五年之歲終察視之論學所義理已明能論說學之是非識人品高下而取其善者以為友此於七年之歲終察視之以上皆小學之事九年則十五入大學之次年自始入小學之年而通數之為九年也能知事理而推其類由此以通達於彼猶子貢之聞一知二此大學致知之功也強立謂守之堅固不反謂其已能者不退轉此大學力行之效也

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記曰蛾(魚起反)子時術之其此之謂乎

前言成俗成其美俗也此言易俗變其汙俗也以此大成之士而官使之其功效如此是所謂大學教人之道也蛾子蟲之微者亦時時述學銜土之事而成大垤以喻學者由積學而成大道也此古記之言故引以證其說

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

始教學者入學之初也有司衣皮弁之服祭先師以蘋藻之菜示之以尊敬道藝也臨川吳氏曰古者始入學必釋菜於先聖先師故大學始初之教有司先服皮弁服行釋菜禮盡示學者以敬先聖先師之道也常服玄冠今加服皮弁芹藻之菜簡質而潔皆示敬也

宵雅肄(異)三官其始也

當祭菜之時使歌小雅中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之三篇而肄習之此三詩皆君臣燕樂相勞苦之辭蓋以居官受任之美誘諭其初志故曰官其始也○朱子曰聖人教人合下便要他用便要用賢以治不賢舉能以教不能所以公卿大夫在下思各舉其職臨川吳氏曰學者將以居官任事也謂詩者必欲其達於政而能專對小雅三詩皆言為君使之事使之肄習盡教以官事於其始也

入學鼓篋孫(去聲)其業也

入學時大胥之官擊鼓以召學士學士至則發篋以出其書籍等物警之以鼓聲使以遜順之心進其業也書言惟學遜志

夏(古雅反)楚二物收其威也

夏榎也楚荊也榎形圓楚形方以二物為朴以警其怠忽者使之收斂威儀也慶源輔氏曰示敬道也所以使之立為學之誠官其始也所以使之知教者之意學者之誠立教者之意明然後可以教之矣故孫其業而使之有受道之質然又懲其怠也則又收其威而使之有勉發之意夫然故可與進於道矣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弗語語去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石梁王氏曰此學字如字讀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倫也記曰凡學官先事士先志其此之謂乎

禘五年之大祭也不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心志也此又非仲春仲秋視學之禮使觀而感於心不言以盡其理欲其自得之也故曰存其心幼者未必能問問亦未必知要故但聽受師說而無所請亦長幼之等當如是不可踰躐也○劉氏曰自皮弁祭菜至聽而弗問凡七事皆大學爲教之大倫大倫猶言大節耳官先事士先志心初意官是已仕者士是未仕者謂已仕而爲學則先其職事之所急未仕而爲學則未得見諸行事故先其志之所尚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是已居官而爲學也王子墊問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是未仕而學則先尚志也然大學之道明德新民而已先志者所以明德先事者所以新民七事上句皆教者之事下句皆學者之志嚴陵方氏曰皮弁無經緯之文織紝之功祭菜無犧牲之味黍稷之實宵雅肄習必兼以三勞其志也習必以雅欲其正也止以小雅欲其有漸也以其始教也故曰官其始也官者主治之謂也學以孫志爲事故教者必扑之以收其威也禘盖五年之祭未五年不視學所以優游學者之志故也且中年考校則再考校乃當視學之年五年視學則再視學乃當學者大成之年矣視學見文王世子解以言傳道則學者止得於耳聞以默識道則學者乃得於意會時觀而弗語則欲其默識之存其心則得於意會矣觀者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當其可而已故以時言之游其志所以俟其自成存其心所以使之自得莊子曰美成在久則未卜禘不視學者久之謂也孟子曰思則得之則時觀而弗語者思之謂也夫入道有序進學有時所謂等也居幼而爲長者之事則爲躐等矣謂之倫先後不可亂者然教亦多術參宜止如是亦其大略爾夫官所治者事士所尚者志方其學居官則以事爲先方其學爲士則以志爲先故教之大倫爲是而已

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莫半反不能安弦不學博依聲上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不興去聲其藝不能樂五教反學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游焉

舊說大學之教也時句絕退息必有居句絕今讀時字連下句學字連上句謂四時之教各有正業如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誦夏絃之類是也退而燕息必有燕居之學如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是也弦也詩也禮也此時教之正業也操縵博依雜服此退息之居學也凡爲學之道貴於能安安則心與理融而成熟矣然未至於安則在乎爲之不厭而不可有作輟也操縵操弄琴瑟之絃也初學者手與絃未相得故雖退息時亦必操弄之不廢乃能習熟而安於絃也詩人比興之辭多依託於物理而物理至博也故學詩者但講之於學校而不能於退息之際廣求物理之所依附者則無以驗其實而於詩之辭必有疑殆而不能安者矣雜服

冕弁衣裳之類。先王制作，禮各有服，極爲繁雜，學者但講之於學，而不於退息時游觀行禮者之雜服，則無以盡識其制，而於禮之文必有彷彿而不能安者矣。興者，意之興起而不能自已者。藝，即三者之學是也。言退息時若不興此三者之藝，則謂之不能好學矣。故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之時，必有正業，則所習者專而志不分；息焉遊焉之際，必有居學，則所養者純而藝愈熟，故其學易成也。○朱子曰：古人服各有等降，若理會得雜服，則於禮思過半矣。山陰陸氏曰：正業，言時教之所教也，若春誦夏弦，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也。居學，言退息之所學也，若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是也。○嚴陵方氏曰：操之而急，縵之而緩者，操縵之調也，弦之理亦若是而已。依，則依物之理以爲言焉，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則博依之謂也，詩之理亦若是而已。服即雜，而學者君子之所不憚焉，以服亦無非禮也。藝雖成而下，亦君子之所不廢焉，以藝亦無非學也。

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兌命曰：敬孫(去聲)務時敏，厥脩乃來，其此之謂乎。

承上文而言藏脩游息無不在於學，是以安親樂信，雖離師友，亦不畔於道也。時敏，無時而不敏也。厥脩乃來，言其進脩之益，如水之源源而來也。金華應氏曰：深攷自大學之教至此章，則自比年入學至九年大成，其所學大略可見，蓋時教之正業，即所習者然也。至於親其師，樂其友，乃所謂樂羣親師也。至於知類通達，則雖離師輔而強立不反矣。

今之教者，呻(申)其佔(覘)畢，多其訊，言及于數，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弗)。夫然故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也。雖終其業，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呻，吟諷之聲也。佔，視也。畢，簡也。訊，問也。言今之教人者，但吟諷其所佔視之簡牘，不能通其縕奧，乃多發問辭以訊問學者，而所言又不止一端，故云言及于數也。不顧其安，不恤學者之安否也。不由其誠，不肯實用其力也。不盡其材，不能盡其材之所長也。夫多其訊而言及于數，則與時教必有正業者異矣。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則與退息必有居學者異矣。惟其如此，是以師之所施者常至於悖逆，學者之所求每見其拂戾也。隱其學，不以所學自表見也。終業而又速去之，以其用工間斷，鹵莽滅裂而不安不樂故也。刑，成也。○朱子曰：橫渠作簡與人，言其子日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誦，以盡其誠與材。他解此兩句只作一意解。言人之材足以有爲，但以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材。延平周氏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蓋進之必顧其所安，而使之進也。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蓋使之必由其誠，而不強其中心之所不欲也。故於門人問仁、問孝之類，其答皆不同，蓋教之必盡其材，故所答雖有難易，而未嘗不隨

其材之大小也。後之教人者反此。故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而其教之者辛不見其誠。故曰隱其學而疾其師苦其難而不知其益雖終其業而去之必速

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孫。相觀而善之謂摩。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

豫者先事之謂。時者不先不後之期也。陵踰犯也。節如節候之節。禮有禮節。樂有樂節。人有長幼之節。皆言分限所在。不陵節而施謂不教幼者以長者之業也。相觀而善如稱甲之善則乙者觀而效之。乙有善可稱甲亦如之。孫以順言。摩以相厲而進爲言也○方氏曰。若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幼子常視毋誑則可謂之豫矣。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可謂之時矣○石梁王氏曰。註專以時爲年二十之時非也。嚴陵方氏曰夫既發而後禁則爲無及未發而先禁之爲有備而幼子常視毋誑亦可謂之豫矣未可以教而教則欲速而不達可以教而不教則雖悔而不可追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舞勺成童舞象則可謂之時矣不陵節而施則理順而不悖故謂之孫若孔子言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立未可與權則可謂之孫矣以此之善而見彼之不善以彼之不善而見此之善所謂相觀也有見於上則知善之可慕有見於下則知不善之可戒也荀子所謂見善修然必以自存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則可謂之摩矣夫既有以防其情又有以成其性既有以因其才又有以輔其仁則教之之道盡矣故曰所由興也○朱子曰禁於未發但謂豫爲之防其事不一不必皆謂十五時也當其可謂適當其可告之時亦不當以年爲斷相觀而善但謂觀人之能而於己有益如以兩物相摩而各得其助也○臨川吳氏曰陵猶越也節如竹之節候其能此事然後又教一事則爲順叙而不躐併相觀謂甲觀乙乙觀甲此有未善觀彼所善而效之則此亦善矣摩如兩石相摩互相資益程子曰朋友講習莫如相觀而善之益多澄謂此四者三爲於師一爲於友

發然後禁則扞格胡客反而不勝。升 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孫則壞怪亂而不脩。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燕朋逆其師。燕辟僻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扞拒扞也。格讀如凍洛之洛。謂如地之凍堅强難入也。不勝不能承當其教也。一讀爲去聲謂教不能勝其爲非之心亦通。雜施謂躐等陵節也。燕私之朋必不責善或相與以慢其師。燕遊邪僻必惑外誘得不廢其業乎。此燕朋燕辟之害皆由於發然後禁以下四者之失皆與上文四者相反也○鄭氏曰。燕猶褻也。褻其朋友褻師之譬喻。永嘉戴氏曰發然後禁非不禁也特禁之不得其要爾時過然後學非不學也特學之不得其道爾雜施而不遜則固害施之矣施之不得其說猶不施也獨學則固陋自學矣而無其友猶不學也燕遊私昵之謂也燕朋謂昵於朋比如孺子其朋之朋燕辟謂昵於其辟如師也辟之辟昵於朋比則人自爲學不慢其師昵於敖辟則自以爲是不力於學教之不行由此其故也○嚴陵方氏曰教之興止於四廢至於六者以見所由興者常少所由廢者常多也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興又知教之所由廢然後可以爲人師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强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異 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

可謂善喻矣
示之以入道之所當而不牽率其必進作興其志氣之
所尚而不沮抑之使退開其從入之端而不竟其所適
之地。如此則不扞格而和。不勤苦而易。不雜施以亂其
心有相觀以輔其志而思則得之矣慶源輔氏曰知所由興則行之知所
由廢則防之然後可以爲人師道而弗牽則和强而弗抑則易所謂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也先儒謂至道懇切
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則教者亦豈可不知此理哉開謂開其端緒開其端緒則自不能已於
致思故可以致於自得之地於教喻而如此謂之善
學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學也或失則多或失則寡
或失則易(異)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後

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失者也
方氏曰。或失則多者知之所以過。或失則寡者愚之所
以不及。或失則易賢者之所以過。或失則止不肖者之
所以不及。多聞見而適乎邪道多之失也。寡聞見而無
約無卓寡之失也。子路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易之失也。
冉求之今女畫止之失也。約我以禮。所以救其失之多。
博我以文。所以救其失之寡。兼人則退之。所以救其失
之易。退則進之。所以救其失之止也長樂陳氏曰。失之多者孔子謂之狂。
而失之寡者孔子謂之狷古之教者觀性以知心因心以救失多者約之以禮寡者博之以文易者抑之以自
反。止者勉之以自强。此長善救失之道也。○東萊呂氏曰。多才有餘者。寡才不足者。易俊快者。止鈍者。四者

心之莫同病各自別。知其心然後能救其失。譬如醫者要識他病處方始隨證用藥
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
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謂繼志矣
約而達。辭簡而意明也。微而臧。言不峻而善則明也。罕
譬而喻。比方之辭少而感動之意深也。繼志謂能使學
者之志與師無間也朱子曰。繼聲繼志者皆謂微發其端而不究其說。使人有所玩索而
自得之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三者皆不務多言而使人自得之意。○永嘉戴氏曰。善歌藝也。猶使人繼
其聲善教者可不使人繼其志乎然繼志之學不在多言語之間曰約曰微曰罕譬其爲辭甚簡曰達曰臧曰喻
其見理甚明教者之辭簡學者之理明若此可謂能繼志矣。○臨川吳氏曰。善於歌者但起其聲而不終曲使
人和而歎之以繼續其聲然後歎者之聲詠善於教者問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思而繹之以繼續其志然後

教者之志盡。故教者之言雖至約不繁。而能使人通之辭至微不顯。而能使人善之。雖少所取譬。而能使人曉
之。達之爲通。如樊遲未達之達。藏之爲善。如王曰善哉言乎之善。喻之爲曉。如夷子憮然曰命之矣是也。三者
皆不盡言而使學者自思繹而得之者。約微罕譬。教者之不盡言也。達藏喻。學者之能自得也。如此可謂能使
人繼其志者矣
君子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然後能博喻。能博喻然
後能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故師
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記曰三王四
代唯其師其此之謂乎
至學至於學也。鈍者至之難。敏者至之易。質美者向道
不美者叛道。知乎此然後能博喻謂循循善誘不拘一

塗也周官太宰長以貴得民師以賢得民長者一官之長君則一國之君也言為君之道皆自務學充之三王四代之所以治以能作之君作之師爾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張子曰知學者至于學之難易又知其資質之美惡故能教人○長樂陳氏曰學有精粗故其至有難易質有美惡則其喩有淺深知美惡而喩之則有以長人之善知惡而喩之則有以救人之失○朱子曰能為師以教人則能為君以治人擇師不可不慎言能為君者其人難得故不可不擇○延平周氏曰知其至於學之難易而知其資質之美惡然後能不以一類喩之不以一類喩之然後能為師蓋師者有為長之道長者有為君之道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

嚴師如孝經嚴父之義謂尊禮嚴重之也無北面不處之以臣位也○石梁王氏曰詔於天子無北面註引武王踐阼出大戴禮嚴陵方氏曰嚴即尊也嚴師即尊詔於天子無北面是矣以一人之責而師匹夫之賤以四海之富而師環堵之賓此嚴師所以為難也嚴師者人嚴之也人嚴其師則師道嚴矣師所以傳道故師嚴然後道尊學所以為道故道尊然後民知敬學以神言之故為尸則弗臣以道言之故為師則弗臣○慶源輔氏曰凡學之道則非特君也嚴師為難蓋言盡嚴師之道為難爾能盡嚴師之道則師始嚴師所以傳道師嚴則道自尊道未嘗不尊因其尊而尊之則係乎人之嚴師也

善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怨之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及其久也相說如字以解下介反不善問者反此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舂容然後盡其聲不善答問者反此此皆進學之道也

庸功也感師之有功於己也相說以解舊讀說為悅今從朱子說讀如字○疏曰從讀為舂者舂謂擊也以為聲之形容言鍾之為體必待其擊每一舂而為一容然後盡其聲善答者亦待其一問然後一答乃盡說義理也愚謂從容言優游不迫之意不急疾擊之則鍾聲之小大長短得以自盡故以為善答之喩○朱子曰說字人以為悅恐只是說字先其易者難處且放下少間見多了自然相證而解解物為解自解釋為解恐是相證而曉解也延平周氏曰善問者知先後之序善待問者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馬氏曰切問而近思所謂善問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所謂相說以解者也

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必也其聽語乎力不能問然後語去聲之語之而不知雖舍之可也

記問謂記誦古書以待學者之問也以此為學無得於心而所知有限故不足以為人師聽語聽學者所問之語也不能問則告之不知而舍之以其終不可入德也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亦此意李氏曰君子之教人或聽之或語之或舍之其欲成

之一也。（慶源輔氏曰記問之學據己所有以告人。聽語者因人之所疑以啓發之）

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始駕馬者反之車在馬前君子察於此三者可以有志於學矣

疏曰善冶之家其子弟見其父兄陶鎔金鐵使之柔合以補治破器故此子弟能學爲袍裘補續獸皮片片相合以至完全也。箕柳箕也。善爲弓之家使幹角橈屈調和成弓故其子弟亦覩其父兄世業學取柳條和軟橈之成箕也。馬子始學駕車之時大馬駕在車前將馬子繫隨車後而行故云反之。所以然者此駒未曾駕車若忽駕之必驚奔。今以大馬牽車於前而繫駒於後使日日見車之行慣習而後駕之不復驚矣。言學者亦須先教小事操縵之屬然後乃示其業則易成也○應氏曰冶鑛難精而裘軟易紉。弓勁難調而箕曲易製。車重難駕而馬反則易馴。皆自易而至於難自粗而至於精習之有漸而不可驟進學之以類而不可泛求是之謂有志矣（慶源輔氏曰良冶之子必學爲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至於馬之子則不能然也。雖然苟有以調習之則亦無不能也。比見人獸之異君子而能察夫弓冶之賤。必學爲箕裘之業馬之子與於人矣。而有以調習之亦皆安於卑賤之事則可以有志于學矣。蓋學乃君子當爲之事也。可以勉之之辭）

古之學者比（毗）物醜類鼓無當（去聲）於五聲五聲弗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弗得不章學無當於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不親

比物醜類謂以同類之事相比方也。當猶主也。鼓聲不宮不商於五聲本無所主然而五聲不得鼓則無諧和之節水無色不在五色之列而繢畫者不得水則不章明五官身口耳目心之所職即洪範之五事也。學於吾身五者之官本無所當而五官不得學則不能治。師於弟子不當五服之一。而弟子若無師之教誨則五服之屬不相和親○陳氏曰類者物之所同。醜之爲言衆也。理有所不顯則比物以明之物有所不一。則醜類以盡之然後因理以明道而善乎學矣總而論之鼓非與乎五聲而五聲待之而和。水非與乎五色而五色待之而章。學非與乎五官而五官待之而治。師非與乎五服而五服待之而親。是五聲五色五官五服雖不同而同於有之以爲利鼓也水也學也師也雖不一。而一於無之以爲用。然則古之學者比物醜類而精微之意有寓於是非窮理之至者孰能與此（金華應氏曰。聲以鼓而震色以水而發身以學而諧族以師而親皆若緩而甚急若不相關而不可廢也）

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於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

大德大道大信皆指聖人而言。大時天時也。不官。不拘

一職之任也。不器無施而不可也。不約不在期約之末也。元化周流。一氣屈伸。不可以截然分限求之。故方榮之時而有枯者焉。衰之時而有勇者焉。惟其不齊。是以不可窮。凡此四者。皆以本原盛大而體無不具。故變通不拘而用無不周也。君子察於此。可以有志於學而洪其本矣。

臨川吳氏曰。小德亦有可觀。如官之各有所職。德之大者無所不宜。非如一官之但專一職而已。故曰不官。小道亦有可觀。如器之各有所用。道之大者無所不可。非如一器之但適一用而已。故曰不器。人之有信。許諾盟誓。事事必須要約。此信之小者爾。聖賢心德相孚相契。是謂大信。何以要約爲哉。天之有時。春夏秋冬。歲歲齊同。此時之小者爾。古今氣運。或治或亂。是謂大時。豈可齊局此哉。然則不官者官之本。不器者器之本。不約者約之本。不齊者齊之本。君子察此。則可以有志於本矣。

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去聲)也。此之謂務本。

河爲海之源。海乃河之委。承上文志於本而言。水之爲物。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君子之於學。不成章不達。故先務本。

朱子曰。先河後海者。以其或是源故先之。或是委故後之。䟽有二說。此說是也。○永嘉戴氏曰。河流入海。三王祭川。先小後大。重本也。學記之論。自末以造本。大學之論。自本以徂末。其爲教則一也。○臨川吳氏曰。河海皆川也。水之來處曰源。水之聚處曰委。夏商周三王之世。其祭川也。皆先祭河而後祭海。蓋以其或爲源或爲委故也。河在海之上流。爲川之源。故先之。海受河之下流。爲川之委。故後之。源即本也。此又言本之當先。以申上文大德大道大信大時之意。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七

#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八

## 樂記第十九

臨川吳氏曰。禮經之僅存者。猶有今儀禮十七篇。樂經則亡矣。其經疑多是聲音樂舞之節。少有辭句可讀誦記識。故秦火之後無傳。諸儒不過能言樂之義而已。而劉向所得樂記二十三篇。文與河間獻王所撰二十四卷不同。其二十三篇內之十一合爲一篇者。蓋亦刪取要畧。非全文也。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毗至反)音而樂(如字)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

凡樂音之初起。皆由人心之感於物而生。人心虛靈不昧。感而遂通。情動於中。故形於言而爲聲。聲之辭意相應。自然生清濁高下之變。變而成歌詩之方法。則謂之音矣。成方猶言成曲調也。比合其音而播之樂器。及舞之干戚羽旄。則謂之樂焉。干戚武舞也。羽旄文舞也。

延平黃氏曰。樂之實本於性。根於心。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非作於外物也。外物爲之感發而已。人之心。其猶柷然。有物觸其中則鳴。非柷求鳴於物也。聲者。心以應物者也。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單出未之變也。五聲相應而變生。爲聲成文謂之音。此言聲有所變。變成方謂之音。此言變有所歸。惟其有所歸在。故其始作翕如也。樂之純如也。繹如也。以感無方。則不可比矣。○嚴陵方氏曰。宮變生徵。徵變生商。商變生羽。羽變生角。上下相通而成方。則雜比之矣。故謂之音。○山陰陸氏曰。音八音也。雜有金石絲竹而無舞。爲不得謂之樂。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焦)以殺(色介反)。其樂(洛)心感者。其聲嘽(昌展反)

以綏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物而后動

方氏曰。人之情得所欲則樂喪所欲則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於所畏則敬於所悅則愛。嘽則易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蓋心喪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嘽則闡而無餘。綏則紆而不迫。蓋心得其所欲故形於聲者如此。發則生而不窮。散則施而無積。蓋順其心故形於聲者如此。直則無委曲。廉則有分際。蓋心有所畏故形於聲者如此。和則不乖。柔則致順。蓋心有所悅故形於聲者如此○悉謂粗以厲者高急而近於猛暴也。六者心感物而動乃情也非性也。性則喜怒哀樂未發者也

是故先王愼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去聲)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劉氏曰。愼其政之所以感人心者。故以禮而道其志之所行使必中節。以樂而和其聲之所言使無乖戾。政以教不能而一其行。刑以罰不率而防其姦。禮樂刑政四者之事雖殊而其致則一。歸於愼其所以感之者。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長樂陳氏曰。聖人之於易制禮於謙作樂於豫明政於賁致刑於豐則禮樂者政刑之本。政刑者禮樂之輔。古之人所以同民心出治道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者不過舉而錯之而已。夫姦聲感人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和樂興焉。先王必愼所以感之。故禮自外作而道志於內。樂由中出而和聲於外。政以一不齊之行。刑以防不軌之姦。愼所以感之之術也。其極則一於同民心使之無悖逆詐僞之心。一於出治道使之無亦先作亂之事愼所以感之之效也。其同人心之感物而動於先王出所以感之而以禮樂刑政出治者下文同人之好惡無節故先王以人爲之節而以禮樂刑政同治道蓋相先後始故也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此言音生於人心之感。而人心哀樂之感由於政治之得失。此所以愼其所以感之者也。治世政事和諧故形於聲音者安以樂。亂世政事乖戾故形於聲音者怨以怒。將亡之國其民困苦故形於聲音者哀以思。此聲音所以與政通也○詩疏曰。雜比曰音。單出曰聲。哀樂之情發見於言語之聲。於時雖言哀樂之事未有宮商之調。惟是聲耳。至於作詩之時則次序淸濁節奏高下使五聲爲曲。似五色成文。即是爲音。此音被諸絃管乃名爲樂。長樂陳氏曰。心以感物而動爲情。情以因動而形爲聲。聲者情之所自發。而音者又雜比而成者也。治世以道勝欲其音安以樂雅頌之音也。政其有不和乎。亂世以欲勝道其音怨以怒鄭衛之音也。政其有不乖乎。亡國之音則桑間濮上非特哀以思而已。其民亦已困矣。由是觀之世異異音音異異政。夫豈聲音自與

政通邪。蓋其道本於心與得然也。書曰八音在治忽。國語曰政象樂。亦斯意歟

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怗懘晛反昌制之音矣

劉氏曰。五聲之本生於黃鍾之律。其長九寸。每寸九分。九九八十一。是爲宮聲之數。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則去二十七。得五十四也。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則加十八。得七十二也。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則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也。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則加十六。得六十四也。角聲之數。三分之不盡一筭。其數不行。故聲止於五。此其相生之次也。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爲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爲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爲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爲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爲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爲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爲物象。此其大小之次也。五聲固本於黃鍾爲宮。然還相爲宮。則其餘十一律皆可爲宮。宮必爲君而不可下於臣。商必爲臣而不可上於君。角民徵事羽物。皆以次降殺。其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此八音所以克諧而無相奪倫也。然聲音之道與政相通。必君臣民事物五者各得其理而不亂。則聲音和諧而無怗懘也。怗懘者。敝敗也

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畀。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

此言審樂以知政。若宮亂則樂聲荒散。是知由其君之驕恣使然也。餘四者例推○陳氏曰。五聲含君臣民事物之象。必得其理。方調得律呂。否則有臣陵君。民過臣而謂之奪倫矣。此却不比漢儒附會[illegible]之[illegible]。眞有此事。毫髮不可差。設或樂聲奪倫。卽其國君臣民物必有不盡分之事。如州鳩師曠皆能以此知彼。正是樂與政通延平黃氏曰。其君不驕。則其宮不亂。其宮不亂。則其音不荒。其財不匱。則其羽不亂。其羽不亂。則其音不危。故曰。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

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毗至反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此慢字承上文謂之慢而言。比。近也。桑間濮上。衛地。濮水之上桑林之間也。史記言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聽而寫之。至晉命涓爲平公奏之。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水死。故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也。政散故民罔其上。民流故行其淫蕩

之私也○張子曰鄭衛地濱大河沙地土薄故其人氣輕浮其地平下故其質柔弱其地肥饒不費耕耨故其人心怠惰其人情性如此其聲音亦然故聞其樂使人如此懈慢也○朱子曰鄭聲之淫甚於衛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蓋舉重而言也延平黃氏曰誣上則天下之誠心喪行私則天下之和心喪此亡國之音所以作也

凡音者生於人心者也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衆庶是也唯君子爲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道備矣是故不知聲者不可與言音不知音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禮矣禮樂皆得謂之有德德者得也

倫理事物之倫類各有其理也○方氏曰凡耳有所聞者皆能知聲心有所識者則能知音道有所通者乃能知樂若瓠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此禽獸之知聲者也魏文侯好鄭衛之音齊宣王好世俗之樂此衆庶之知音者也若孔子在齊之所聞季札聘魯之所觀此君子之知樂者也○應氏曰倫理之中皆禮之所寓知樂則通於禮矣不曰通而曰幾者辨析精微之極也金華邵氏曰惟君子知樂故審噍殺之聲則知其爲志微噍殺之音審嘽緩之聲則知其爲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如此之類所謂審聲以知音也審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則知和樂興焉審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則知淫樂興焉若此之類所謂審音以知樂也審樂之和則知其政之和審樂之乖則知其政之乖若此之類所謂審樂以知政也吾能自知一音以至於知政倫理貫通則於爲治音樂不敢缺一苟一有缺則聲與音與樂必形見於此矣故不知聲不可與言音不知音不可與言樂苟能知樂則於禮爲幾蓋禮者理也樂通倫理故於禮爲幾論至於此則禮樂豈二理哉

是故樂之隆非極音也食嗣饗之禮非致味也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如字壹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腥魚大泰羹不和去聲有遺味者矣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去聲惡去聲而反人道之正也

樂之隆盛不是爲極聲音之美食饗禘祫之重禮不是爲極滋味之美蓋樂主於移風易俗而祭主於報本反始也鼓清廟之詩之瑟練朱絲以爲絃絲不練則聲清練之則聲濁疏通也越瑟底之孔也疏而通之使其聲遲緩瑟聲濁而遲是質素之聲非要妙之音也此聲初發一倡之時僅有三人從而和之言和者少也以其非極聲音之美故好者少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音存焉故曰有遺音者矣尊以玄酒爲尚俎以生魚爲薦太羹無滋味之調和是質素之食非人所嗜悅之味也然而其中則有不盡之餘味存焉故曰有遺味者矣由此觀之是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教民平好惡謂不欲

其好惡之偏私也。人道不正，必自好惡不平始。好惡得其平則可以復乎人道之正，而風移俗易矣。○朱子曰。一倡而三歎，謂一人倡而三人和。今解者以爲三歎息非也。金華邵氏曰。禮樂皆得而謂之德者，豈自外來哉。得之於我而非強探力索，始可謂德耳。是以樂之隆，雖鐘鼓管磬干戚羽籥莫不具陳，而非得乎樂者，故非極音。食饗之禮，雖籩豆簠簋腥爲饗薦莫不畢備，而非得乎禮者，故非致味。至文王清廟之瑟，聲濁而遲，倡者一而和者三，其音蓋有遺矣，而後世必貴焉者，以文王之瑟有得於樂，故音雖不足而德則有餘也。大饗之禮，玄酒腥魚大羹，其味蓋有遺矣，而後世必重焉者，以大饗之禮有得於禮，故味雖不足而德則有餘也。然則禮樂之理，豈有假於外，亦貴其自得於吾身而已。○嚴陵方氏曰。飲食以行禮，非極口腹之欲；歌舞以作樂，非極耳目之欲。禮以節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過；樂以和之，則民之好惡平而無乖。好得其平則好也，人之所同是；惡得其平則惡也，人之所同非。好惡止於一，故能反人道之正焉。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朱子曰。上知字是體，下知字是用。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泆作亂之事。是故强者脅弱，衆者暴寡，知去聲者詐愚，勇者苦怯，疾病不養，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此大亂之道也。

劉氏曰。人生而靜者，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則性發而爲情也。人心虛靈知覺，事至物來，則必知之而好惡形焉。好善惡惡，則道心之知覺原於義理者也。好妍惡醜，則人心之知覺發於形氣者也。好惡無節於內，而知誘於外，則是道心昧而不能爲主宰，人心危而物交物則引之矣。不能反躬以思其理之是非，則人欲熾而天理滅矣。況以無節之好惡而接乎無窮之物感，則心爲物役而違禽獸不遠矣。違禽獸不遠，則不剛者劫，强者奪，此所以爲大亂之道也。朱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此言性情之妙。人之所生而有者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未感也，純粹至善，萬理具焉，所謂性也。然人有是性，則有是形；有是形，則有是心，而不能無感於物。感於物而動，則



性之欲者出焉，而善惡於是乎分矣。性之欲，即所謂情也。又曰。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此指情之動處爲言，而性在其中也。物至而知知之者，心之感也。好之惡之者，情也。形焉者，其動也。所以好惡而有自然之節者，性也。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此言情之所以流而性之所以失也。情之好惡，本有自然之節，唯其不自知覺，無所涵養，而大本不立，是以天則不明於內，外物又從而蕩之，此所以流蕩放逸而不自知也。苟能於此覺其所以然者，而反躬以求之，則其流庶乎其可制也。不能如是，而惟情是徇，則人欲熾盛而天理滅息，尚何難之有哉。此一節正天理人欲之機，間不容息處，唯其反躬自究，念念不忘，則天理益明，存養自固，而外誘不能奪矣。○延平周氏曰。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謂其蔽於物，則我亦物也。我亦物，則以物而交物者也。以物而交物，則天理所以滅，而人欲所以窮也。天理滅，人欲窮，大亂之道也。

是故先王之制禮樂，人爲之節。衰麻哭泣，所以節喪紀也。鍾鼓干戚，所以和安樂洛也。昏姻冠笄，所以別男女也。射

鄉食嗣饗所以正交接也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則王道備矣

劉氏曰先王之制禮樂因人情而爲之節文因其哀死而喪期無數故爲衰麻哭泣之數以御之因其好逸樂而不能和順於義理故爲鍾鼓干戚之樂以和之因其有男女之欲而不知其別故爲昏姻冠笄之禮以別之因其有交接之事而或失其正故爲射鄉食饗之禮以正之節其心所以使之行而無過不及和其聲所以使之言而無所乖戾爲之政以率其怠倦而使禮樂之教無不行爲之刑以防其恣肆而使禮樂之道無敢廢禮樂刑政四者通行於天下而民無悖違之者則王者之治道備矣嚴陵方氏曰禮以道其志然後能節民心樂以和其聲然後能和民聲政以一其行然後能行禮節之道刑以防其姦然後能防禮樂之失四者如是則無所不達無所不達則無所不順無所不順之謂備前言出治道則四者之始也此言王道備則四者之終也

樂者爲同禮者爲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合情飾貌者禮樂之事也禮義立則貴賤等矣樂文同則上下和矣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刑禁暴爵舉賢則政均矣仁以愛之義以正之如此則民治行矣

和以統同序以辨異樂勝則流過於同也禮勝則離過於異也合情者樂之和於內所以救其離之失飾貌者禮之檢於外所以救其流之失此禮之義樂之文所以相資爲用者也仁以愛之則相敬而不至於離義以正之則相親而不至於流此又以仁義爲禮樂之輔者也等貴賤和上下別賢不肖均政此四者皆所以行民之治故曰民治行矣○應氏曰上言王道備言其爲治之具也此言民治行言其爲治之效慶源輔氏曰樂者所以合人之和禮者所以辨人之分和合則相親分辨則相敬有以合其情而無以節其樂則樂勝而流矣有以飾其貌而無以合其情則禮勝而離矣合情飾貌禮樂之事也二者闕一則不可○山陰陸氏曰所謂等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有以禁之又有以舉之是之謂均所謂民治仁義而已非所與論於仁義之外也

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暴民不作諸侯賓服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百姓無患天子不怒如此則樂達矣合父子之親明長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內天子如此則禮行矣

應氏謂四海之內四字恐在合字上如此則文理爲順

○劉氏曰欣喜歡愛之和出於中進退周旋之序著於外和則情意安舒故靜序則威儀交錯故文大樂與天地同和如乾以易知而不勞大禮與天地同節如坤以簡能而不煩樂至則人皆得其所而無怨禮至則人各安其分而不爭如帝世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至也

達者徹於彼之謂。行者出於此之謂。行者達之本。達者行之效。天子自能合其父子之親。明其長幼之序。則家齊族睦矣。又能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是謂以敬四海之內。則禮之本立而用行矣。禮之用行而後樂之效達。故於樂但言天子無可怒者。而於禮則言天子如此。是樂之達乃天子行禮之效也。周子曰萬物各得其理而後和。故禮先而樂後是也。

延平周氏曰。樂由中出。文在於外。禮自外作。本在於中。所謂自中出者。言其自然也。所謂自外作者。言其使然也。以其自然故靜。以其使然故文。樂由天作故易。此大樂所以有遠音也。禮以地制故簡。此大禮所以有遠味也。○嚴陵方氏曰。至則然以獲加之謂也。天下之心無怨爭。則天下有所不足治者矣。暴民不作。則諸侯賓服。諸侯賓服。則兵革不試。五刑不用。兵革不試。五刑不用。然後百姓無患。天子不怒。故其序如此。此皆和之所致。故曰如此則樂達矣。父子因有親矣。禮則合之。長幼因有序矣。禮則明之。父子得其親。長幼得其序。四海之內。豈有相擾易者哉。曰以敬四海之內。言四海之內皆相敬。此皆節之所致。故曰如此則禮行矣。

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如此則四海之內合敬同愛矣。禮者殊事合敬者也。樂者異文合愛者也。禮樂之情同。故明王以相沿也。故事與時並。名與功偕。

百物不失。言各遂其性也。○朱子曰。禮主減。樂主盈。鬼神亦止是屈伸之義。禮樂鬼神一理。又曰。在聖人制作處。便是禮樂。在造化功用處。便是鬼神。禮有經禮曲禮之事殊而敬一。樂有五聲六律之文異而愛一。所以能使四海之內合敬同愛者。皆大樂大禮之所感化也。禮樂之制在明王。雖有損益。而情之同者則相因述也。惟其如此。是以王者作興。事與時並。如唐虞之時則有揖讓之事。夏殷之時則有放伐之事。名與功偕者。功成作樂。故歷代樂名皆因所立之功而名之也。○蔡氏曰。禮樂本非判然二物也。人徒見樂由陽來。禮由陰作。即以爲禮屬陰。樂屬陽。判然爲二。殊不知陰陽一氣也。陰氣流行即爲陽。陽氣凝聚即爲陰。非眞有二物也。禮樂亦止是一理。禮之和即是樂。樂之節即是禮。亦非二物也。善觀者旣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爲二。又知陰陽禮樂之所以爲一。則達禮樂之體用矣。



慶源輔氏曰。與天地同和。則和而不失其節。故曰和故百物不失。百物不失。則其節著矣。與天地同節。則節而不失其和。故曰節故祀天祭地。祀天祭地。則其和至矣。禮樂形而下者。鬼神形而上者。上下無異形。幽明無二理。非深於道者不能知也。先言明。後言幽。主禮樂言之也。先王制禮作樂。與天地同和節。則是理完奉事天地幽明之則矣。故四海之內。因禮以合其敬。因樂以同其愛。又曰。禮雖殊事。然所以合天下之敬。樂雖異文。然所以同天下之愛。由是觀之。則禮樂之見於事與文者。雖或不同。而其情則未嘗不一也。惟其情之一。故明王相沿而爲禮樂。以處天地之道。以合敬愛之心。至於事與名斯。又曰。事與功之不同。而爲之文未嘗不與時偕行也。功因時而有。有堯舜之時。則有堯舜之功。有湯武之時。則有湯武之功。有是時則有是事。有是功則有是名。聖人觀其會通以行典禮。固未嘗執一以廢百。然亦未嘗循末以定本也。

故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輟兆舒疾
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還旋
裼襲。禮之文也。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
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綴舞者行位相連綴也。兆位外之營兆也。裼襲說見曲
禮。情謂理趣之深奧者。知之悉故能作。文謂節奏之宣
著者。識之詳故能述。若黃帝堯舜之造律呂垂衣裳。禹
湯文武之不相沿襲。皆聖者之作也。周公經制。盡取先
代之禮樂而參用之。兼聖明之作述也。季札觀樂而各
有所論。此明者之述也。夫子之聖。乃述而不作者。有其



德無其位故耳金華應氏曰。創新闢始曰作。所以察事物之幾微而建立其規模制度。裁成終曰述。所以因前古之遺跡而發明其蘊閟也。○慶源輔氏曰。禮樂之情存乎中。禮樂之文形乎外。師吾之心而能作者。聖之事也。因外之文而能述者。明之事也。聖可兼明。聖誠者也。明明者也。自明而誠則聖矣。
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
羣物皆別。樂由天作。禮以地制。過制則亂。過作則暴。明於
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朱子曰。樂由天作屬陽。故有運動底意。禮以地制。如由
地出。不可移易。○劉氏曰。前言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
與天地同節。以成功之所合而言也。此言樂者天地之
和。禮者天地之序。以效法之所本而言也。蓋聖人之禮

樂與天地之陰陽相爲流通。故始也法陰陽以爲禮樂
終也以禮樂而贊陰陽。天地之和。陽之動而生物者也。
氣行而不乖。故百物皆化。天地之序。陰之靜而成物者
也。質具而有秩。故羣物皆別。樂由天作者。法乎氣之行
於天者而作。故動而屬陽。聲音氣之爲也。禮以地制者。
法乎質之具於地者而制。故靜而屬陰。儀則質之爲也。
過制則失其序。如陰過而肅。則物之成者復壞矣。故亂。
過作則失其和。如陽過而亢。則物之生者反傷矣。故暴。
明乎天地之和與序。然後能興禮樂以贊化育也。延平周氏曰。樂之本出於天地之和。及用於天地之間。則其和也能致百物之化。禮之本出於天地之序。及行於天地之



間。則其序也能致羣物之別。樂雖出於天地之和。然樂則陽也。故其作以天爲主。禮雖出於天地之序。然禮則陰也。故其制以地爲主。過制則非禮。非禮則亂。過作則非樂。非樂則暴。天地之所以節與和者。以禮樂也。禮樂之所以節與和者。以天地也。是天地則禮樂也。禮樂則天地也。故曰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也。
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中正無邪。禮之
質也。莊敬恭順。禮之制也。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
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則此所與民同也
方氏曰。金石聲音特樂而已。亦統以禮爲言者。凡行禮
然後用樂。用樂以成禮。未有用樂而不爲行禮者也。情
官質制者。禮樂之義也。金石聲音者。禮樂之數也。其數
可陳。則民之所同。其義難知。則君之所獨。故於金石聲

音曰此所與民同也○劉氏曰論者雅頌之辭倫者律呂之音惟其辭足論而音有倫故極其和而無患害此樂之本情也而在人者則以欣喜歡愛爲作樂之主焉中者行之無過不及正者立之不偏不倚惟其立之正而行之中故得其序而無邪僻此禮之本質也而在人者則以莊敬恭順爲行禮之制焉此聖賢君子之所獨知也若夫施之器而播之聲以事乎鬼神者則衆人之所共知者也延平周氏曰論倫而無患者言其和和則樂之情也中正而無邪者言其中中則禮之質也欣喜歡愛者樂之所司故曰樂之官也莊敬恭順者禮之所裁故曰禮之制也○馬氏曰情官質制四者雖不同而其大樂皆不出於一人之身若夫施於金石一越於聲音用於宗廟社稷事乎山川鬼神者不獨在於一人之身而與天下共之也

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辯徧者其禮具干戚之舞非備樂也孰亨而祀非達禮也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樂極則憂禮粗則偏矣及夫敦樂而無憂禮備而不偏者其唯大聖乎

干戚之舞武舞也不如韶樂之盡善盡美故云非備樂也熟亨牲體而薦不如古者血腥之祭爲得禮意故云非達禮也若奏樂而欲極其聲音之娛樂則樂極悲來故云樂極則憂行禮粗略而不能詳審則節文之儀必有偏失而不舉者故云禮粗則偏矣惟大聖人則道全德備雖敦厚於樂而無樂極悲來之憂質具禮儀備具而無偏粗之失也嚴陵方氏曰樂以象其功禮以飾其治以樂象其功故其功大者其樂備以禮飾其治故其治辯者其禮具

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樂者敦如字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物各賦物而不可以强同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禮制也絪縕化醇而不容以獨異此造化示人以自然之樂情也合同者春夏之仁故曰仁近於樂散殊者秋冬之義故曰義近於禮敦和厚其氣之同者別宜辨其物之異者率神所以循其氣之伸居鬼所以斂其氣之屈伸陽而從天屈陰而從地也由是言之則聖人禮樂之精微寓於制作者既明且備可得而知矣官猶主也言天之生物地之成物各得其職也○劉氏曰此申明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高下散殊者質之具天地自然之序也而聖人法之則禮制行矣周流同化者氣之行天地自然之和也而聖人法之則樂興焉春作夏長天地生物之仁也氣行而同和故近於樂秋斂冬藏天地成物之義也質具而異序故近於禮此言效法之所

本也敦和者厚其氣之同別宜者辨其質之異神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率神以從天者達其氣之伸而行於天居鬼而從地者斂其氣之屈而具於地蓋樂可以敦厚天地之和而發達乎陽之所生禮可以辨別天地之宜而安定乎陰之所成故聖人作樂以應助天之生物制禮以配合地之成物禮樂之制作既明且備則足以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而天之生地之成各得其職矣此言成功之所合也朱子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一段意思極好非孟子以下所能作其文如中庸必子思之辭左傳子太叔亦論此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舊見伯恭愛教人看只是說得與文意不亮不如此說之純粹通暢他只是說人做得這箇去合那天之度數如云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云云之類都是做這箇去合那天都無自然之理如云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皆是自然合當如此

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小大殊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此與易繫辭略同記者引之言聖人制禮其本於天地自然之理者如此定君臣之禮者取於天地尊卑之勢也列貴賤之位者取於山澤卑高之勢也小者不可為大大者不可為小故小大之殊取於陰陽動靜之常也此小大如論語小大由之之義謂小事大事也方猶道也聚猶處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各有其道則各以其類而處之所謂方以類聚也物事也行禮之事即謂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行之不止一端分之必各從其事所謂物以羣分也所以然者以天所賦之命人所受之性自然有此三綱五常之倫其間尊卑厚薄之等不容混而一之也故曰性命不同矣在天成象如衣與旗常之章著為日月星辰之象也在地成形如宮室器具各有高卑大小之制是取法於地也由此言之禮之有別非天地自然之理乎○應氏曰此即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劉氏曰此又申言禮者天地之序也天地萬物各有動靜之常大者有大動靜小者有小動靜則小大之事法之而久近之期殊矣方以類聚言中國蠻夷戎狄之民各以類而聚物以羣分言飛潛動植之物各以羣而分則以其各正性命之不同也故聖人亦因之而異其禮矣在天成象則日月星辰之曆數各有其序在地成形則山川人物之等倫各有其儀由此言之則禮者豈非天地之別乎嚴陵方氏曰以形言則曰高下以道言則曰尊卑以位言則曰卑高猶位反言之者以位必積卑至高故也陽常動而長陰常靜而消消則小而有別於大長則大而有別於小凡此皆天地所以辨而別也而禮行乎其間故曰如此則禮者天地之別也

地氣上(上聲)齊(躋)。天氣下降。陰陽相摩。天地相蕩。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煖(暄)之以日月。而百化興焉。如此則樂者天地之和也

應氏曰。此即所謂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劉氏曰。此申言樂者天地之和也。齊讀爲躋。天地相蕩。亦言其氣之播蕩也。百化興焉。所謂天地絪縕而萬物化醇也。以上言效法之所本(張氏曰。聖人作樂法天地和同。是樂者天地之和也。亦是發和率神而從天也)

化不時則不生。男女無辨則亂升。天地之情也

此言禮樂之得失與天地相關。所謂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也。總結上文兩節之意(長樂陳氏曰。化不時則不生。以天地明人事也。男女無別則亂升。以人事明天地也)

及夫禮樂之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而測深厚。樂著(直略切)太始。而禮居成物。著(如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者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

朱子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管却太始。太始即物生之始。乾始物而坤成之也。○應氏曰。及至也。言樂出於自然之和。禮出於自然之序(上聲)。二者之用。充塞流行。無顯不至。無幽不格。無高不屆。無深不入。則樂著乎乾知太始之初。禮居乎坤作成物之位。而昭著不息者天之所以爲天。昭著不動者地之所以爲地。著不動者藏諸用也。著不息者顯諸仁也。天地之間。不過一動一靜而已。故聖人昭揭以示人。而名之曰禮樂也。或曰。不息不動。分著於天地。而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天地之間也。動靜不可相離。則禮樂不容或分。故聖人言禮樂必合而言之。未嘗析而言之也。以上言成功之所合

○劉氏曰。自一陽生於子至六陽極於巳而爲乾。此乾知太始也。自一陰生於午至六陰極於亥而爲坤。此坤作成物也。又乾坤交於否泰。一歲則正月泰。二壯。三夬。四乾。五姤。六遯。皆有乾以統陰。是乾主春夏也。七月否。八觀。九剝。十坤。子復。丑臨。皆有坤以統陽。是坤主秋冬也(山陰陸氏曰。此言禮樂在人有如此者。非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孰能與於此。○金華邵氏曰。太始。氣也。成物。形也。太始本有是氣。樂則著而明之。成物本有是形。禮則居而辨之。故著而運行不息則爲天。著而一定不易則爲地。著而爲一動一靜。則在動非動。在靜非靜。乃天地之間。而機緘之妙也。聖人於此窮其所自而歸之於禮樂。故曰禮樂云。又以見天地造化亦不無待於禮樂也)

昔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故天子之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德者也。德盛而敎尊。五穀時孰。然後賞之以樂。故其治民勞者。其舞行(杭)綴(拙)遠。其治民逸者。其舞行綴短。故觀其舞。知其德。聞其謚。知其行(去聲)

也

應氏曰。勤於治民則德盛而樂隆。故舞列遠而長。怠於治民則德薄而樂殺。故舞列近而短。○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此處皆無義理

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

疏曰。堯樂謂之大章者。言堯德章明於天下也。咸皆也。池施也。黃帝樂名咸池。言德皆施被於天下。無不周徧。是爲備具矣。韶繼也者。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夏大也。禹樂名夏者。言能光大堯舜之德也。殷周之樂。謂湯之大濩。武王之大武也。盡矣。言於人事盡極矣。石林葉氏曰。咸也。言備者。德之全也。殷周言盡者。聲之極也

天地之道。寒暑不時則疾。風雨不節則饑。教者民之寒暑也。教不時則傷世。事者民之風雨也。事不節則無功。然則先王之爲樂也。以法治也。善則行（去聲）象德矣

寒暑者。一歲之分劑。風雨者。一旦之氣候。教重而事輕。故以寒暑喩教。而以風雨喩事也。然則先王之制禮樂事。皆有教。是法天地之道。以爲治於天下也。施於政治而無不善。則民之行象君之德矣。慶源輔氏曰。寒暑不時。風雨不節。天地之禮樂失矣。教不時。事不節。人之禮樂失矣。教時事節。固禮樂之事也。天地之道。寒暑時而風雨節矣。故先王因而作樂以象法其治。善謂作樂之善也。行象德。則如大章韶夏是矣。若不觀其德。而求備於鍾鼓管磬之間。則不可謂之善矣

夫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壹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故酒食者。所以合歡也。樂者。所以象德也。禮者。所以綴（拙）淫也。是故先王有大事。必有禮以哀之。有大福。必有禮以樂之。哀樂之分（去聲）。皆以禮終。樂（洛）也者。聖人之所樂（洛）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

一獻之禮。士之饗禮。惟一獻也。綴止也。大事。死喪之事也。大福。吉慶之事也。以大福對大事而言。則大事爲禍矣。哀樂皆以禮終。則不至於過哀過樂矣。此章言禮處多。而末亦云樂者。明禮樂非二用也。應氏本漢志。俗下增易字。音以豉反。○疏曰。按今鄉飲酒之禮。是一獻。無百拜。此云百拜。喩多也。嚴陵方氏曰。聖人所以樂其樂者。以樂可以善民心故耳。所以能善民心。以其感人深而移風易俗故耳。樂之道如此。苟非著之以爲教。則其道或幾乎息矣。故先王著其教焉。上言聖人以見有所樂。故作之也。下言先王以見教之所由來尚矣。君上所化謂之風。民下所習謂之俗。遷此之彼爲移。更有爲無曰易

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焦）殺（色介切）之音作。而民思（去聲）憂

劉氏曰。此中言篇首音之生本在人心之感於物也一倡之義。民心無常而喜怒哀樂之情應其感起於物者而動。然後其心術形於聲音矣。故采詩可以觀民風審樂可以知國政也。志疑當作急。急促。微細。噍揫殺減也。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故作樂而有急微噍殺之音則其民心之哀思憂愁可知矣

嘽昌旦切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嘽寬。諧和。慢緩。易平也。繁文簡節。多文理而略節奏也。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故此等音作則其民心之安樂可知矣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扶粉切之音作而民剛毅

粗厲粗疏嚴厲也。猛威盛貌。奮振迅貌。起初。末終也。猛起奮末者猛盛於初起而奮振於終末也。廣大。賁憤也。廣賁言中間絲竹匏土革木之音皆怒也。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故此等音作則可知其民之剛毅

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

廉有稜隅也。勁堅強也。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故此等音作。則可知其民之肅敬

寬裕肉而救切好去聲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

考工記註云。好璧孔也。肉倍好曰璧。好倍肉曰瑗。肉好均曰環。如此。則肉乃璧之肉地也。此言肉好則以璧喻樂音之圓瑩通滑耳。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故此等音作則知其民之慈愛

流辟僻邪散狄他歷切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

狄與逖同遠也。成者樂之一終。狄成言其一終甚長淫泆之意也。滌洗也。濫侵僭也。言其音之泛濫侵僭。如以水洗物而浸淫侵濫無分際也。此是其喜心感者而其聲縱也。故聞此音之作則其民之淫亂可知矣延平周氏曰。心術形焉然後音作。故審其音則其心術可知也。○馬論樂之所始則起於心之所感而發於聲音。論樂之所成則反以感人心者也。是故自哀心感者其聲殺至於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此言其音起於心感也。至於所謂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以至於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此言其樂之所以感於人心也。先王之爲樂也。慎其所以感之之始

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去聲。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悉井切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小大之稱去聲。比毗至切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現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此承上文聲音之應感而言。本之情性。即民有血氣心知之性喜怒哀樂之情也。度數十二律上生下生損益

之數也。禮義貴賤隆殺清濁高下各有其義也。生氣之和。造化發育之妙也。五常之行。仁義禮知信之德也。言聖人之作樂本於人心七情所感之音而稽考於五聲十二律之度數而制之以清濁高下尊卑隆殺之節而各得其宜然後用之以合天地生氣之和而使其陽之動而不至於散。陰之靜而不至於密。道人心五常之行。而使剛者之氣不至於怒。柔者之氣不至於懾。天地之陰陽人心之剛柔四者各得其中而和暢焉則交暢於中而發形於外。於是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皆安其位而不相奪倫也。此言聖人始因人情而作樂有度數禮義之詳而以之和天地之氣。率天下之情。及天氣入情感而大和焉則樂無怗懘之音矣。然後推樂之教以化民成俗也。立之學。若樂師掌國學之政。大胥掌學士之版是也。立之等。若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之類是也。廣其節奏。增益學者之所習也。省其文采。省察其音曲之辭使五聲之相和相應若五色之雜以成文采也。厚如書惟民生厚之厚。以繩德厚。謂檢約其固有之善而使之成德也。律以法度整齊之也。比以次序聯合之也。宮音至大。羽音至小。律之使各得其稱。始於黃鍾之初九。終於仲呂之上六。比之使各得其序。以此法象而寓其事之所行。如宮爲君。宮亂則荒之類。故曰以象事行也。人倫之理。其得失皆可於樂而見之。是樂之所觀。其義深矣。此古有是言。記者引以爲證。延平周氏曰。樂出於人心。故本之情性。性之在物者有理。故稽之度數。惡夫過而淫也。又制之禮義。如此故能幽合生氣之和。明道五常之行。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則和而樂奏。故陽奇而不散。陰偶而不密。剛不至於過。柔不至於不及。四者條暢交於中而發於外。是以皆安其位而不相奪也。

土敝則草木不長。水煩則魚鼈不大。氣衰則生物不遂。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是故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感條暢之氣。滅平和之德。是以君子賤之也

土敝地力竭也。故草木不長。水煩謂澤梁之入無時水煩擾而魚鼈不得自如。故不大也。物類之生。必資陰陽之氣。氣衰耗故生物不得成遂也。此三句皆以喻世道衰亂。上下無常。故禮慝男女無節。故樂淫也。樂淫故哀而不莊。樂而不安。若關雎則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禮慝故慢易以犯節。流湎以忘本。若正禮則莊敬而有節。知反而報本也。廣猶大也。狹猶小也。言淫樂慝禮。大則使人容爲姦宄。小則使人思爲貪欲。感傷天地條暢之氣。滅敗人心和平之德。是以君子賤之而不用也。感或作憾。感條暢之氣。則與合生氣之和者反矣。滅平和之德

則與道五常之行者異矣長樂陳氏曰禮慝不足以善物樂淫不足以化俗故其聲
哀矣外貌為之不莊其聲樂矣中心為之不安或慢易以簡節反以犯其節或流湎以逐末反以忘其本廣則
嘽緩而容姦以亂正狹則急數而思欲以害道如此則感傷淫暢之順氣殄滅和平之至德其何以動四氣之
和奮至德之光乎是以君子暇之也蓋同俱相濟為和高下一致為平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易曰聖人感
人心而天下和平○嚴陵方氏曰此廣言淫樂之事關雎之樂非不哀也無所哀者之竄之難求是乃所以為
莊非不驕也淫所樂者淑女之為配是乃所以為安本哀而不莊故慢易以犯御樂而不安故流湎以忘本慢
則無所敬易則無所戒故犯節流則不知止湎則有所溺故忘本廣固足以有容所容者哀聲感人則逆氣應
之矣挾固足以有思所思者繁得其欲則以欲忘道矣平則搖而有理和則暢而能通○山陰陸氏曰廣失之
無法挾失之不適感動之謂也詩云無感我帨兮或言感或言滅湘偕也
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

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
直各歸其分扶聲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
疏曰倡和有應者姦聲正聲感人是倡也而逆氣順氣
應之是和也回謂乖違邪謂邪僻及曲之與直各歸其
善惡之分限善歸善分惡歸惡分而萬物之情理亦各
以善惡之類自相感動也○應氏曰聲感於微而氣之
所應者甚速氣應於微而象之所成者甚著成象則有
形而可見見乃謂之象也各歸其分者所謂樂之道歸焉
耳嚴陵方氏曰聲之感人自外而入氣之應聲由中而出氣之作也不可得而見及其成也乃形見於樂由
其所感者異故其所應者亦異所應者異故所與者亦異此君子慎其所以感之者○慶源輔氏曰由是觀之

先王之樂固非一日之積也而樂之和與淫亦豈一人之所能為哉自聲之感氣氣之成象然後樂興焉先王
因其自然之象而寫之於八音固不能有所加損於其間也至紂為靡靡之樂亦其逆氣自然之象耳○馬氏
曰象者見乃謂之象也然聲亦可謂之象故曰聲者樂之象倡和有應故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情理
各以類自相感動也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去聲姦聲亂色不
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
反情復其情性之正也情不失其正則志無不和比類
分次善惡之類也不入於惡類則行無不成曰不留不
接不設如論語四勿之謂皆反情比類之事如此則百

體從令而義之與比矣此一節乃學者脩身之要法嚴陵
方氏曰情者性之欲也反情所以復其性類者善惡之分也比類所以別其等反情於內故足以和其志比類
於外故足以成其行○西山真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故姦聲亂色不留聰明者
所以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者所以養其內也外無聲色之誘則內亦正矣內無淫慝之惑則外亦正
矣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得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四肢百體內而
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至矣顏子四勿之功可以庶幾也
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
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
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旋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
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相成終始相

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大章之章咸池之備韶之繼皆聖人極至之德發於樂者其輝光猶若可見也書言光被四表光天之下皆所謂至德之光也四氣之和四時之和氣也小大終始即前章小大之稱終始之序也迭相爲經即前篇還相爲宮之說也○疏曰八風八方之風也律十二月之律也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芒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者大也言陽氣長養也四十五日涼



風至涼寒也陰氣行也四十五日閶闔風至閶闔者咸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者不交也言陰氣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廣莫者大莫也開陽氣也○方氏曰清明者樂之聲故象天廣大者樂之體故象地終始者樂之序故象四時周還者樂之節故象風雨○應氏曰五聲配乎五行之色故各成文而不亂八音配乎八卦之風故各從律而不姦自一度衍之而至於百則百度各得其數猶八卦至於六十四而其變無窮也大而日月星辰之度小而百工器物之度各有數焉不止晝夜之百刻也曰不亂不姦以至有常言其常而

不紊也曰相成相生以至迭相爲經言其變而不窮也順其常則能極其變矣馬氏曰聲成文謂之音五色成文而不亂者聲之和也八風從律而不姦者律之和也君子之於樂也小大精粗皆有數故天之中數五而因之以爲五聲地之中數六而因之以爲六律至於樂之始則柷柷之數其方二尺四寸此三八之數也其琢一尺八寸此二九之數也二九勝八陽勝陰也此樂之所以作也至於樂之終則有敔而敔之數其組鋙二十七此三九之數也其長尺此十之數也十勝九陰勝陽也此樂之所止也凡此皆百度得數有常而不變也言百者亦舉其成數曰小大相成此釋其清明象天廣大象地也終始相生此釋其終始象四時周旋象風雨也倡和清濁迭相爲經此釋其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也○慶源輔氏曰上既極言樂之理故此下以樂之功效以結之倫理也清明也倫清言人之倫理清明而無睽昧紛亂也自一人之身言之則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自天下之大言之則移風易俗而天下皆寧樂之功效至此極矣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

君子之樂道猶小人之樂欲君子以道制欲故坦蕩蕩小人徇欲忘道故長戚戚廬陵胡氏曰以道制欲易所謂窒欲以欲忘道書所謂從欲○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廣樂以成其教樂行而民鄉(去聲)方可以觀德矣

承上文而言所以君子復情和志以脩其身廣樂成教以治乎民及樂之教行而民知向道則可以觀君子之德矣慶源輔氏曰反情以和其志養其在內之樂也廣樂以成其教推其在外之樂也自內而達諸外則

樂行矣樂行而民知嚮方則君子之德著矣
德者性之端也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
其志也歌咏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於心然後樂器
從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
外惟樂不可以爲僞
石梁王氏曰註以志聲容三者爲本非也德有心爲本
性又德之本然後詩歌舞三者出焉○劉氏曰性之端
和順積中者也德之華英華發外者也三者謂志也聲
也容也志則端之初發者聲容則華之旣見者志動而
形於詩詩成而永歌其聲永歌之不足則不知手舞足
蹈而動其容焉三者皆本於心之感物而動然後被之
八音之器以及干戚羽旄也情之感於中者深則文之
著於外者明如天地之氣盛於內則化之及於物者神
妙不測也故曰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由是觀之則
樂之爲樂可以矯僞爲之乎慶源輔氏曰端猶孟子所謂四端也華即下文英華
也德出於性故德者性之端樂以章德故樂者德之華也金石絲竹又樂之形而下者此雖言樂之始終又言
樂之本於心詩言心之志歌詠心之聲舞動心之容○嚴陵方氏曰樂有情則有文有氣則有化其情深然後
其文明其氣盛然後其化神蓋中外之理然也情深氣盛則樂之和順積於中文明化神則樂之英華發於外
所積者和順則知所發者無乖無逆所發者英華則知所積者有本有報矣是皆有諸中然後形諸外故言不
可以爲僞也

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節奏聲之飾也君子
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見
現 方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奮疾而不拔蒲末反極幽而
不隱獨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是故情見
現 而義立樂終而德尊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故曰生
民之道樂爲大焉
動其本心之動也心動而有聲聲出而有文采節奏則
樂飾矣樂之將作必先擊鼓以聳動衆聽故曰先鼓以
警戒舞之將作必先三舉足以示其舞之方法故曰三
步以見方再始謂一節終而再作也往進也亂終也如
云關雎之亂歸舞畢而退就位也再始以著往者再擊
鼓以明其進也復亂以飭歸者復擊鐃以謹其退也此
兩句言舞者周旋進退之事拔如拔來赴往之拔言舞
之容雖若奮迅疾速而不過於疾也樂之道雖曰幽微
難知而不隱於人也是故君子以之爲己則和而平故
獨樂其志不厭其道言學而不厭也以之爲人則愛而
公故備舉其道不私其欲言誨人不倦也情見於樂之
初而見其義之立化成於樂之終而知其德之尊君子
聽之而好善感發其良心也小人聽之而知過蕩滌其
邪穢也故曰以下亦引古語結之此章諸家皆以爲論

大武之樂。以明伐紂之事。且以再始爲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此說久矣。愚謂此特通論樂與舜之理如此耳。故曰生民之道。樂爲大焉。豈可以生民之道莫大於戰伐哉 馬氏曰。先鼓以警戒。象武王伐紂而誓衆也。三步以見方。象武王伐紂有漸也。再始以著往。象武王以紂之不悛而再往也。復亂飾歸。象武王既勝而歸也。猶樂其志不厭其道。備舉其道不私其欲。此武王所以能伐商以救民於水火之中也。情見而義立。象武王伐紂之情見而天下之公義立。樂終而德尊。言及樂之終而武王之德愈尊。武王伐紂所以著其善去其不善。故君子內之以勸而好善。小人因之以戒而聽過。若之言禮者有曰。民之所由生。禮爲大。言致者有曰人道政爲大。於此則曰生民之道樂爲大。此皆以其所隆而言之也

樂也者施去聲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

文蔚問如何是章德。朱子曰。和順積諸中。英華發於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馬氏曰。樂由陽來。陽散其文而以生育爲功。故樂主於施。禮由陰作。陰斂其質而以反朴爲事。故禮主於報。舜生於紹堯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韶。武王生於武功而施及於天下。故作大武。此樂其所自生也。萬物本乎天。故先王以郊明天之道。人本乎祖。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此反其所自始也○應氏曰。樂有發達動盪之和。宣播而出於外。一出而不可反。故曰施。禮有交際酬答之文。反復而還於內。故曰報。韶

濩。夏武。皆章德而尊和。祭享朝聘。皆報情而反始。所謂反者。有收斂之節也。自 朱子曰。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亦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是和氣從中閒出。無所待於外。禮卻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面知做一箇節文。依當他去。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故下文云。樂章德。禮報情反始也。和順積諸中。英華發諸外。便是章著其內之德

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去聲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

天子賜車。則上公及同姓侯伯金輅。異姓則象輅。四衛則革路。蕃國則木輅。受於天子。則總謂之大輅也。龍旂九旒。亦上公。侯伯則七旒。子男則五旒也。緣則以青黑爲之緣飾。牛羊非一。故稱羣。此明報禮之事○石梁王氏曰。此八句專言禮。與上下文不相承。當是他篇之錯簡 金華邵氏曰。樂爲施。禮爲報。諸侯得乘大輅。是龍旂用青黑緣。龜文從以牛羊之羣。若此於極其所施而無節矣。記者一言以蔽之曰。此所以贈諸侯。以見非諸侯之所可用。猶王制若有加則賜也之意。則贈之爲報者昭昭矣

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劉氏曰。人情感物無常。固多變。然既發於聲音而爲樂。則其哀樂一定而不可變矣。事理隨時有異。固多易也。然既著之節文而爲禮。則其威儀一定而不可易矣。惟

其不可變故使人佚能思初安能惟始。和順道德而純然罔間所謂統同也。惟其不可易故使人覩蹤有序貴賤有等，謹審節文而截然不亂所謂辨異也。此禮樂之說所以管攝乎人情也。慶源輔氏曰情之極然後形之聲音播之金石而爲樂故曰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尊卑上下之理截然不可亂聖人則因而制爲之禮故曰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者天地之和故統同禮者天地之序故辨異禮之說不外乎辨異樂之說不外乎統同

窮本知變樂之情也著誠去羗去僞禮之經也禮樂偩負天地之情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凝是精粗之體領父子君臣之節

朱子曰偩依象也○劉氏曰人情理同而氣異同則本一異則變多樂以統同故可使人窮其本之同而知其變之異人情理微而欲危微則誠隱危則僞生禮以辨異故可使人去其欲之僞而著其理之誠也窮本知變者感通之自然故曰情著誠去僞者脩爲之當然故曰經○愚謂禮樂之作道與器未始相離故曰凝是精粗之體也長樂陳氏曰天地先禮樂而形禮樂後天地而作故天地陰陽之情禮樂得以偩而出之也蓋天地之道其明爲禮其幽爲神明其位爲上下其物爲精粗之內之爲父子外之爲君臣先王原天地之序以制禮道天地之和以作樂偩天地之情於後而使幽者闡達神明之德於外而使顯者微神之在上而不可知也則降而下之在下而不可知也則興而上之夫然後陰陽交通而物之體精粗有所凝矣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而人倫之大節有所領矣

是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將爲昭焉。天地訢欣合陰陽相得煦吁句反嫗於句反覆方救反育萬物然後草木茂區句萌達羽翼奮角觡格生蟄蟲昭蘇羽者嫗伏扶又反毛者孕鬻育胎生者不殰音獨而卵生者不殈呼闃反則樂之道歸焉耳

大人舉禮樂言聖人在天子之位而制禮作樂也。天地將爲昭焉言將以禮樂而昭宣天地化育之道也。訢與欣同。訢合和氣之交感即陰陽相得之妙也。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天煦覆而地嫗育是煦嫗覆育萬物也。區生曰句謂句曲而生者也。角之無鰓者曰觡鰓謂角外皮之滑澤者。蟄藏之蟲初出如睛而得明如死而更生故曰昭蘇也。嫗伏體伏而生子也。孕鬻姙孕而育子也。殰未及生而胎敗也。殈裂也。凡物皆得自生自育而無所害者是皆歸於聖人禮樂參贊之道耳馬氏曰禮樂偩天地之情故大人舉禮樂則天地之情可知自天地訢合以至於不殰不殈此皆天地將爲昭焉之事也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此言其氣之和也自草木茂以至卵生不殈此言其氣之和而物不失其性也夫天地生物之功至於如此之妙者皆起於樂也故曰樂之道歸焉耳蓋樂所以和人心心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無不應言樂則禮可知矣

樂者非謂黃鍾大呂弦歌干揚也。樂之末節也。故童者舞之。鋪筵席陳尊俎列籩豆以升降爲禮者禮之末節也。故有司掌之。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宗祝辨乎宗廟之

禮故後尸。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是故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是故先王有上有下有先有後然後可以有制於天下也

禮樂之事有道有器前經皆言禮樂之道此以器言謂道之精者非習藝習事者所能知也。干戚皆舞者所執。商祝習知殷禮者。殷尚質喪禮以質爲主故兼用殷禮也此面位之卑也宗廟之敬在尸。喪禮之哀在主人。在尸與主人之後其輕可知也。德行在君尸主人童子有司習於藝宗祝商祝習於事故上下先後之序如此○石梁王氏曰德成而上。註云德三德也漢儒訓解每以三德爲德延平周氏曰。有司之所知童子之所能者禮樂之末而聖人之與民同者也。如其禮樂之本則豈非聖人之所獨得而與百王同者乎○慶源輔氏曰。德成而上非遺其藝也。藝成而下則局於藝者爾。行成而先非廢其事也。事成而後則役其事者爾。本末具畢精粗不廢得道之全體然後可以制作禮樂以示天下○嚴陵方氏曰。上下以位言先後以序言德則反本藝則務末故其成也以上下爲異位行施於此而後事作於彼故其成也以先後爲異序故君子於德必有擇焉藝則游之而已矣行必有備焉事則節之而已矣上下有位先後有序則是以爲法於天下矣

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去聲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

厭之故惟恐臥。好之故不知倦。如彼外之也。如此內之也。旅衆也。或進或退衆皆齊一無參差也。和正以廣無姦聲也。弦匏笙簧之器雖多必會合相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文謂鼓也。武謂金鐃也。樂之始奏先擊鼓故云始奏以文。亂者卒章之節。欲退之時擊金鐃而終故云復亂以武。相即拊也所以輔相於樂治亂而使之理故云治亂以相也。訊亦治也雅亦樂器也。過而失節謂之疾奏此雅器以治舞者之疾故云訊疾以雅也。於此而語樂是道古樂之正也。知古樂而明脩身之道則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方氏曰鼓聲爲陽故謂之文鐃聲爲陰故謂之武平言無上下之偏均言無遠近之異延平周氏曰。進退以旅者言其齊而有儀。和正以廣者言其美。弦匏笙簧會守拊鼓者言其序。始奏以文者本乎仁。復亂以武者制以義。相雅皆樂器名也。以其節樂而能治其亂則有相之道是以謂之相以其趨樂之節奏而不失於雅是以謂之雅。古樂之作也如此。故君子樂終而語今則有倫道古則不悖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其所以爲古樂也。○慶源輔氏曰。進旅退旅四字形容古樂已盡。和正以廣和而不流使有廣大之意。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此所謂一張一弛也

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猱乃刀反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

進俯退俯謂俯僂曲折行列雜亂也。姦聲以濫。即前章所謂滌濫之音謂姦邪之聲侵濫不正也。溺而不止。即前章所謂狄成之音謂其聲沉淫之久也。及俳優雜戲侏儒短小之人。如獼猴之狀。間雜於男子婦人之中。不復知有父子尊卑之等。作樂雖終無可言者。況可與之言古道乎。獶與猱同。延平周氏曰。進俯退俯非有儀也。姦聲以濫非和正也。溺而不止非所以爲廣也。及優侏儒子女不知父子非有序也。樂終而語。今則無倫。道古則有悖。此其所以爲新樂也。

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文侯曰。敢問何如。子夏對曰。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去聲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丑刃反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詩云莫默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去聲此大邦克順克俾。讀爲比皮又反俾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耻施異于孫子。此之謂也

四時當謂不失其序也。妖祥祥亦妖也。書言亳有祥。大當天化之均調也。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是一句讀言聖人立父子君臣之禮爲三綱六紀之目也。綱維綱大繩。紀附綱小繩網曰則附於紀也。三綱謂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也。六紀謂諸父有善諸舅有義族人有敘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也。先序之以禮乃可和之以樂。故然後有正六律以下之事。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敎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意蓋本此。詩大雅皇矣之篇。莫。靜也。德音名譽也。俾當依詩作比。子夏引詩以證德音之說○嚴氏曰。王季雖無心於干譽。然其德明而類長而君順而比。自不可掩。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之理。渾融徹上徹下也。君又尊於長。學記言能爲長然後能爲君是也。以之君臨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民。順言不拂。比則驩然相愛矣。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慊也。言王季之德傳于文王而益盛。故能受天之福而延于子孫也長樂陳氏曰。天地以順動。則四時不忒。是天地順理然後四時各當其分也。民有德人之和也。五穀昌天地之和應之也。如此災害不生而無疾疢。僞亂不作而無妖祥。合是數者無適不當。則三才之理皆得。不謂之大當乎。然後內外和雖而紀綱正。正則天下之動正夫一而大定矣。在易既濟本於用柔正而位當。家人家道正也。而終於天下之。然則天下大當而禮可行矣。天下大定而樂可作。固其情。夫然後正六律而使之和五聲而使之協律。絃之琴瑟歌之詩。頌則中聲所止。無非盛德之形容者。非邪不爲德音之累邪。

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促數速煩

志齊音敖去聲辟匹亦反喬居驕反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
是以祭祀弗用也
濫音淫溺之音也濫者泛濫之義謂泛及非己之色也
燕者晏安之意謂耽於娛樂而不反也趨數迫促而疾
速也敖辟倨肆而偏邪也四者皆以志言淫溺較深煩
驕較淺然皆以害德故不可用之宗廟延平周氏曰德音則能善其志而溺音則能亂其志也
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
和何事不行
詩周頌有瞽之篇因上文言溺音害德祭祀弗用故引
之長樂陳氏曰樂之發肅肅乎其敬而制之以禮雝雝乎其和而制之以義如此則外不淫色內不害德樂而措之天下何事不行況用之祭祀而先祖不是聽耶書謂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者此也
為人君者謹其所好惡而已矣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
則民從之詩云誘民孔易此之謂也
德音之正溺音之邪皆易以感入故人君不可不謹所
好惡也詩大雅板之篇誘詩作牖嚴陵方氏曰言人君謹其所好惡則以戒文侯之好溺音故也君則指其人上則指其位
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腔楬苦八反壎喧篪池此六者德音
之音也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
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
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鞉如鼓而小持柄搖之旁耳自擊椌楬柷敔也壎六孔
燒土為之篪大者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竹也六者皆
質素之聲故云德音既用質素為本然後用鍾磬竽瑟
四者華美之音以贊其和干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旄
旄牛尾也狄翟雉羽也文舞所執此則宗廟之樂也酳
說見前篇有事於宗廟則有獻酬酳酢之禮也宗廟朝
廷無非禮樂之用所以貴賤之官序長幼之尊卑自今
日而垂之後世也長樂陳氏曰聖人作樂以發諸聲音者寓之象以措諸度數者寓之器是故作鞉以為鞉鼓而鼗所以兆奏鼓者也作木以為椌柷而揭所以止合樂者也作土為壎而始有所倡作竹為篪而然有所和則播鞉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擊椌而揭止之中聲以節焉吹壎而篪應之中聲以和焉蓋弦歌詩頌中聲之所止也而謂之德音則鞉鼓椌楬壎篪中聲之所出也謂之德音之音不亦宜乎聖人既作為六者之器以寓德音之樂抑又越之金石以為鐘磬宣之匏絲以為竽瑟所以諧其聲舞武以干戚文以旄發所以動其容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而神人奚適不和哉此所以祭先王之廟而幽足以交於神獻酬酳酢而明足以交於人行之當時而官序貴賤莫不得其宜示之後世而尊卑長幼莫不得其序也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古曠反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
則思武臣
鏗然有聲號令之象也號令欲其威嚴橫則盛氣之充
滿也令嚴氣壯立武之道故君子聽之而思武臣
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

之臣

舊說聲讀爲磬上聲謂其聲音發磬磬然所以爲辨別之意死生之際非明辨於義而剛介如石者不能決封疆之臣致守於彼此之限而能致死於患難之中故君子聞磬而知所思也

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

人之處心雖當放逸之時而忽聞哀怨之聲亦必爲之惻然而收斂是哀能立廉也絲聲凄切有廉劌裁割之義人有廉隅則志不誘於欲士無故不去琴瑟有以也

夫

竹聲濫濫去聲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畜敕六反聚之臣

舊說濫爲擥聚之義故可以會可以衆畜聚之臣謂能用愛人容民畜衆者非謂聚斂之臣也○劉氏曰竹聲汎濫汎則廣及於衆而衆必歸之故以立會聚而君子聞竹聲則思容民畜衆之臣也

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亦有所合之也

讙謂讙囂也其聲諠雜使人心意動作故能進發其衆前言武臣泛言之也此專指將帥而言蓋師以鼓進而進之權在主將也彼謂樂聲也合之契合於心也○應氏曰八音舉其五而不言匏土木者匏聲短滯土聲重濁木聲樸質而無輕清悠颺之韻然木以擊鼓而匏亦在竽笙之中矣延平周氏曰鍾磬絲竹鼓鼙之聲既不同而所立者亦不同故君人者聽之亦各沿其類而思其臣也且畜聚之臣又安足思也哉夫君子不畜聚非不畜聚蓋君子善聚而能散則異乎人之爲畜聚也

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

賓牟姓賈名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賈答言武王伐紂之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久乃出戰今欲象此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

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

此亦孔子問而賈答也咏歎長聲而歎也淫液聲音之連延流液不絕之貌逮及也言武王恐諸侯後至者不及戰事故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

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乎賈言

象武王及時伐紂之事故不可緩然下文孔子言是太公之志則此答非也延平周氏曰武王之伐紂豈得已哉順乎人應乎天而已矣順乎人應乎天猶且病其不得衆志其不逮事則此所以終能及時事也

武坐致右憲軒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

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何故忽有時而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仰之何也憲讀爲軒輊之軒賈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然下文孔子言武亂皆坐是周召之治則武舞有坐此答亦非也

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

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句是也

淫貪欲之意也武樂之中有貪商之聲則是武王貪欲紂之天下故取之也賈言非武樂之聲也孔子又問旣非武樂之聲則是何樂聲乎賈又言此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也若非失其所傳之眞而謂武王實有心於取商則是武王之志有荒繆豈精明神武應天順人之志哉孔子於是然其言而謂其言與萇弘相似也一說商聲爲殺伐之聲淫謂商聲之長也若是武樂之音則是武王有嗜殺之心矣故云志荒也

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旣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去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

免席避席也備戒已久所謂遲也久立於綴是遲而又久也孔子言作樂者倣象其成功故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嶷然不動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故曰武王之事也所以發揚蹈厲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也亂樂之卒章也上章言復亂以武言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慶源輔氏曰賓牟賈蓋當時之知樂者也故孔子以武樂問之賈五答而夫子從之以一言初未嘗有所辨明也而賈乃起敬免席而請若蓋其溫良恭儉讓之德容有以感動之也故曰誠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賈禮恭辭遜可與之言故夫子從之居而語之由是觀之賈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故孔子因而發之三句設盡武樂之義與武王伐紂之事又見當時各盡其道此蓋孔子之所自得者若其得於萇弘者與賈之所言合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拙以崇天子

成者曲之一終書云簫韶九成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也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

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也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爲天子矣○陳氏曰樂終而德尊也(嚴陵方氏曰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者復綴則以象功成而還歸焉也舉武事者旣出於天子則成武功者可不歸諸天子乎歸功所以崇之也故曰以崇天子)

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

此又申言武始北出以下事二人夾舞者而振鐸以爲節則舞者以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也駟讀爲四伐如泰誓四伐五伐之伐此象武王之兵所以盛威於中國也一說引君執干戚就舞位讀天子連下句但舊註以崇訓充則未可通耳四伐或象四方征伐武勝殷而滅國者五十則亦有東征西討南征北伐之事矣

分(去聲)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而振鐸者夾之而進也濟猶成也此於武王之事爲早成也舞者久立於行綴之位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

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音計)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去聲)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

反讀爲及言牧野克殷師之後卽至紂都也殷後不曰封而曰投者舉而徙置之辭也然封微子於宋在成王時此特歷敘黃帝堯舜禹湯之次而言之耳其曰未及下車而封與下車而封先後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行商容卽書所謂式商容閭也弛政解散紂之虐政也一說謂罷其征役倍祿祿薄者倍增之也(延平周氏曰必封先代之後如此者示其無意於天下雖曰得之亦與先代之後共之也曰釋箕子之囚必釋箕子而後使之爲臣又曰式商容閭蓋式之而後復其位也)

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釁(許靳反)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諸侯名之曰建(上居)櫜(高)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

釁與釁同以血塗之也凡兵器之載出則刃向前入則刃向後今載還鎬京而刃向後有似於倒故云倒載也建讀爲鍵鍵鎖也櫜韜兵器之具兵器皆以鍵櫜閉藏之示不用也封將帥爲諸侯賞其功也今詳文理名之曰建櫜一句當在虎皮之下將帥之上

散軍而郊射左射石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脫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散軍放散軍伍也郊射習射於郊學之中也左東學也在東郊東學之射歌貍首之詩以爲節右西學在西郊西學之射則歌騶虞之詩以爲節也貫穿也革甲鎧也軍中不習禮其射但主於穿札今既行禮射則此射止而不爲矣裨冕見曾子問搢插也說劍解去其佩劍也慶源輔氏曰此武王所以偃兵之擧也貫革之射虎賁之劍非所以息之說之也示之以郊射禮服而被自不能不息不識也民知乎孝則無犯上作亂之心諸侯知所以爲臣知所以敬天則有尊天子畏上帝之誠此兵之所以不復用也所以者爲自敎天之理也知其所以然然後能不違也孝獨不言所以孝無所以也子之孝於親夫孰知所以然哉皆有以感發之而已○金華應氏曰射於郊養老於大學非有異學也大學即在郊之學貍首騶虞之節雖有天子諸侯之異竊意因學而分左右非分學而射也若分之而天子諸侯各射一學則非所以辨尊卑矣騶虞仁而不殺天子包容以覆之象貍首義而喜得諸侯奔走趨功之象故射各以其詩爲節也

食嗣三老五更平聲於大音泰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冕而總干謂首載冕而手執干盾也餘說各見前篇孔子語賓牟賈武樂之詳其言止此嚴陵方氏曰四達者東西南北無所不達也交通者上下內外無所不通也唯其道四達故禮樂得以交通焉周之成功若是之遲歷時若是之久也則樂之象成亦宜夫遲久矣故曰不亦宜乎○金華應氏曰帝者之德尊而其世已遠意其治遂之已久故封之尤急王者之德降而其世推遠未至於祀散而無所歸故封之爲次商容閭騶其于家武王固已親式其閭以致敬而未敢輕起之而遠任以事也故使其子同類之賢先行而防之道達故勤而後復其位所以尊賢也牛馬縱而遂其性則物之勞者逸車甲衅而息其封則君之動者靜干戈倒而包以虎皮則昔爲武而今爲文將帥伸爲諸侯則昔治軍而今治民貫革之射則息之虎賁之劍則脫之所以消其暴戾驁悍之習貍首騶虞以爲節裨冕執笏以爲容明堂朝覲耕藉養老所以開尊其孝悌敎民之心凡此皆所以反前日之所爲而一新天下之觀聽而其衆象甚雍容其節目甚詳審此宜一日之所能爲宜乎武舞象之而舒徐遲久也然則成之久立之久而無急於罷天下之心遲之遲而又久又以終以待天下之化大武雖武舞也實止戈之武也實備文之武也故武之詩曰勝殷遏劉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慈諒良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心者也

致謂研窮其理也樂由中出故以治心言之子諒從朱子說讀爲慈良樂之感化入心至於天而且神可以識窮本知變之妙矣○朱子曰易直子諒之心一句從來說得無理會却因見韓詩外傳子諒作慈良字則無可疑矣西山眞氏曰古之君子以禮樂爲治身心之本故斯須不可去之致者極其至之謂也樂之音和平

中正故致此以治心則易直子諒油然而生生則樂善端之萌自然悅豫也樂則安樂之然後安也安則久安之然後能久也久則天渾然天成無所作爲也天則神變化無方不可度思也天雖何言人自信之以其不忒也神雖不怒人自畏之以其不測也生樂久安猶孟子所謂善信美大也至於天且神則大而化之矣

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易慢之心入之矣

禮自外作故以治躬言之此言著誠去僞之心不可少有間斷朱子曰心要平易無艱深險阻所以說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不莊不敬則慢易之心入之矣入之一字正見得外誘使然非本心實有此爲謂非本有然從爲所奪而得以爲主於內則非心而何○李氏曰不和則鄙不樂則詐不莊則易不敬則慢不和不樂不莊不敬生者生乎內者也鄙詐慢易入者入自外者也

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弗與爭也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故德煇動於內而民莫不承聽理發諸外而民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舉而錯之天下無難矣

動於內則能治心矣動於外則能治躬矣極和極順則無斯須之不和不順矣所以感人動物其效如此德以煇言乃英華發外之驗理發諸外是動容周旋之中禮

君子極致禮樂之道其於治天下乎何有金華邵氏曰禮樂何以能感民如此哉蓋聖人與斯民均備是禮樂於一性之中待聖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故一舉而措之天下則此以心感彼以心應也其易易而無難矣

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如字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

馬氏曰以體言之禮減樂盈以用言之禮進樂反樂動於內故其體主盈蓋樂由中出而爲人心之所喜禮動於外故其體主減蓋禮自外作而疑先王有以强世也禮主減故勉而作之而以進爲文樂主盈故反而抑之而以反爲文故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一獻之禮而賓主百拜日莫人倦而齊莊正齊此皆勉而進之者也進旅退旅以示其和弦匏笙簧會守拊鼓以示其統治亂則以相訊疾則以雅作之以柷止之以敔此皆反而抑之者也減而不進則銷於息矣故銷盈而不反則至於流矣故放先王知其易偏故禮則有報樂則有反禮有報者資於樂也樂有反者資於禮也○劉氏曰禮之儀動於外必謙卑退讓以自收故主於減殺樂之德動乎中必和順充積而後形故主於盈盛蓋樂由陽來故盈禮自陰作故減也然禮之體雖主於退讓而其用則貴乎行之以和故以進爲

文也。樂之體雖主於充盛而其用則貴乎抑之以節故以反為文也。禮若過於退讓而不進則威儀銷沮。必有禮勝則離之失樂過於盛滿而不反則意氣放肆。必有樂勝則流之弊。故禮必有和以為減之報報者相濟之意也。樂必有節以為盈之反反者知止之謂也。禮減而得其和以相濟則從容欣愛而樂矣此樂以和禮也。樂盈而得其節以知止則優柔平中而安矣此禮以節樂也。禮樂相須並用而一歸於無過無不及之中而合其事理之宜故曰禮之報樂之反其義一也（慶源輔氏曰。禮主其減減所以裁節於外也。樂主其盈盈則充盛於內也。樂而不盈則無以形於外。禮而不減則無以合於內。來而不往非禮也。往而不來非禮也。故曰禮有報。樂往不已是亦進之意）

夫樂者樂（洛）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耐（能）無樂樂不耐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耐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而救反）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方氏曰聲足樂者樂其道。文足論者論其理也。道所以制用而有節故雖樂而不至於流。理所以明義而無窮故可論而不至於息曲者聲之柔若絲是也。直者聲之剛若金是也。繁者聲之雜若笙是也。瘠者聲之純若磬是也。廉者聲之清若羽是也。肉者聲之濁若宮是也。節者聲之制若徵是也。奏者聲之作若合是也○劉氏曰。人情有所樂而發於詠歌詠歌之不足而不知手舞足蹈則性情之變盡於此矣故人情不能無樂樂於中者不能不形於外而為歌舞形於歌舞而不為文辭以道之於禮義則必流於荒亂矣先王耻其然故制為雅頌之聲詩以道迪之使其聲音足以為娛樂而不至於流放使其文理足以為講明而不至於怠息使其樂律之清濁高下或宛轉而曲或徑出而直或豐而繁或殺而瘠或稜隅而廉或圓滑而肉或止而節或作而奏皆足以感發人之善心而不使放肆之心邪僻之氣得接於吾身焉是乃先王立樂之方法也（長樂陳氏曰。王政廢興在雅不在風。盛衰形容在頌不在雅。制為雅頌之聲以道之則審樂足以知政。閑樂足以知德。使其聲足樂而不流。文足論而不息也。聲足樂而不流故安。文足論而不息故久。中正之雅不過是爾蓋廉直之音作而民肅敬。繁簡之音作而民康樂。肉好之音作而民慈愛。先王制為雅頌以道曲直繁瘠廉肉之聲抑又節奏合而成文其有不足感動人之善心邪）

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

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

應氏曰一者心也心一而所應者不一守一以凝定其和雜比以顯飾其節及其成文可以合和至親至嚴之倫附親其至疎至衆者蓋樂發於吾心而感於人心無二理也○劉氏曰作樂之道先審人聲之所形或風或雅或頌或喜或敬或愛各從一體以定其調度之和然後比之樂器之物以飾其節奏此一條言樂以和禮也 張氏曰正樂流行發越所在而各當其宜宗廟有君臣所主在和敬鄉里有長幼所主在和順閨門有父子所主在和親前章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是也

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俛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平聲其節奏行杭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天地之教命中和之統紀所以防範人心者在是曰莊曰正曰齊曰紀皆言禮之節樂 延平周氏曰樂能官天地而天地不得之則或幾乎息故曰天地之命又能道中和而中和得之則各有條理故曰中和之紀雖大而命天地小而紀中和而其歸於樂則一而已所謂樂者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儕柴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皆得其儕言各從其類喜非私喜怒非私怒也 馬氏曰以樂飾喜而不爲汰者以喜當其類也以軍旅鈇鉞飾怒而不以爲暴者以怒當其類也喜而當其類則天下和之怒而當其類則暴亂者畏之先王治天下之道非一端可盡而其大要則在於禮樂故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

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動己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星辰理焉萬物育焉

子贛孔子弟子端木賜也樂師名乙各有宜言取詩之興趣以理其情性使合於宜也有此德而宜此歌是正直己身而敷陳其德也故曰直己而陳德動己性天之流行也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故有四者之應○方氏曰肆寬大而舒緩也商音剛決故性之柔緩者宜歌之而變其柔焉剛斷齊音柔緩故性剛決者宜歌之而終至於柔遜蓋各濟其所偏而融會之於平和之地也 金華邵氏曰人之一身凡天地四時星辰萬物之理莫不畢備今也直己而陳德於歌宜其或應或和或理或育有不期然而然者非歌能使之也德寓於歌聞其歌而感之也直己者無所撓屈故直而行之也○金華應氏曰師乙賤工而誦其所聞有非後世儒者所及蓋先王之澤未散人多習聞聲樂之理及夫子正樂而感發

蓋深不但學者有所悟解而工師之職亦皆滿肆而精通之故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而師乙之對齊歌亦可觀也其後樂益從亂而繚干師摯之徒皆逃而去入于河海豈偶然哉

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保猶安也言安於勇安於義而不移也○疏曰宋是商後此商人謂宋人也嚴陵方氏曰明者不為物蔽之謂肆直慈愛而不蔽於慈愛是明乎商之音者也故臨事而屢斷以慈愛之蔽在於無斷故也溫良能斷而不蔽於明斷是明乎齊之音者也故見利而讓以能斷之蔽在於無讓故也唯有勇乃能斷事惟有義乃能讓則歌五帝之遺聲則可以保其勇歌三代之遺聲則可以保其義故曰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蓋勇義人之所有非明乎歌之音則不足以保全之故也

故歌者上如抗下如隊墜曲如折止如槁木倨去聲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子貢問樂

上如抗下如隊言歌聲之高者如抗舉其下者如隊隤也槁木枯木也倨微曲也句甚曲也端正也長言之所謂歌永言也○朱子曰看樂記大段形容得樂之氣象當時許多名物度數人人曉得不須說出故止說樂之理如此其妙今許多度數都沒了只有許多樂之意思是好只是沒頭放處又曰今禮樂之書皆亡學者但言其義至於器數則不復曉蓋失其本矣嚴陵方氏曰此先長言而後嗟嘆詩則先嗟嘆而後永歌者言先嗟嘆則以嗟嘆而唱之也後嗟嘆則嗟嘆而和之也彼以詩為主而詩者樂之始故以唱為序此以樂為主而樂者詩之終故以和為序非有不同意各有所主也○金華邵氏曰歌之為義長其言之謂也方其人有所悅乎中則言之言不足以盡其悅故長言之至於長言不足而聲嗟氣嘆嗟嘆不足而手舞足蹈樂之至於此蓋有非歌之所能盡者故終之曰子貢問樂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八

## 雜記上第二十

嚴陵方氏曰。此篇雖以記喪爲主。下篇又兼言三患五恥䬪賂取盜之類。則其事不一。故以雜名篇。猶之易有說卦序卦而有雜卦。莊子有內篇而有雜篇也。

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去聲)車之左轂以其綏(而追反)復

館謂主國有司所授館舍也。復招魂復魄也。如於其國其禮如在本國也。道道路也。乘車其所自乘之車也。在家則升屋之東榮。車向南則左在東也。綏讀爲緌。旌旗之旄也。去其旒而用之耳。凡五等諸侯之復人數視命數。今轂上狹止容一人。山陰陸氏曰。綏旗也。以其旗復。旗比方之冊也。死無乎不之。旐而復之。則其旗宜以死者所首之方而已。

其輤(千見反)有裧(尺占反)緇布裳帷素錦以爲屋而行

輤載柩之車上覆飾也。輤象宮室。舊說輤用染赤色以蒨而名。裧者輤之四旁所垂下者。緇布裳帷者輤下棺外用緇色之布爲裳帷以圍繞棺也。素錦以爲屋者用素錦爲小帳如屋以覆棺之上。設此飾乃行也。廬陵胡氏曰。裳用緇。則輤與裧皆赤也。以玄纁對。則謂輤如縉旃之縉。最淺赤也。窮采大夫以白布爲輤。豈亦因染赤得名乎。抵車飾。經惟此一文。則知未大斂前車飾亦然。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輤爲說(脫)於廟門外

廟門殯宮之門也。不毀牆謂不折去裳帷也。所殯在兩楹間。脫輤於門外者。既入宮室。則不必象宮之輤也。故脫之。

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大夫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載以輲(市專反)車入自門至於阼階下而說車舉自阼階升適所殯

布輤以白布爲輤也。輲讀爲輇。音與船同。說文有輻曰輪。無輻曰輇。有輻者別用木以爲輻也。無輻者合大木爲之也。大夫初死及至家皆用輇車載之。今至家而脫去輤。則惟尸在輇車上耳。故云載以輇車。凡死於外者尸入自門升自阼階。柩則入自闕升自西階。周禮殯則於西階之上。惟死於外者殯當兩楹之中。蓋不忍遠之也。廬陵胡氏曰。綏亦如字。大夫無爲屋之文。則是素錦帳同諸侯乎。

士輤葦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

士卑故質略如此。嚴陵方氏曰。大夫以布爲輤。則諸侯用帛可知。士以葦席爲屋。則不得用素錦矣。蒲席爲裳。則不得用緇布矣。此皆降殺之別也。

凡訃於其君曰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子曰君之臣某之某死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子之喪曰寡君之適(的)子某死

君與夫人訃不曰薨而曰不祿。告他國謙辭也。敢告於執事者不敢直指君身也。山陰陸氏曰。諸侯同盟則訃。不同盟蓋不訃也。

不言死，不死其君也。不言卒，不卒其君也。曲禮云壽者曰卒，短折曰不祿。不祿者雖壽考猶以不祿稱，臣子之意也。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左傳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

大夫訃於同國適（敵）者曰某不祿。訃於士亦曰某不祿。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寡大夫某死。訃於適者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至）。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寡大夫某不祿使某實

適者謂同國大夫位命相敵者。外私在他國而私有恩好者也。實讀爲至。言爲訃而至此也

士訃於同國大夫曰某死。訃於士亦曰某死。訃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訃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訃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

士卑故其辭降於大夫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此言君喪則大夫居喪之次在公館之中。終喪乃得還家。若邑宰之士。至小祥得還其所治之邑。其朝廷之士亦留次公館以待終喪。廬在中門外東壁倚木爲之。故云倚廬。堊室在中門外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塈。○劉氏曰。鄭云居堊室亦謂邑宰也。朝士亦居廬。蓋斬衰之喪居廬。既練居堊室。朝士大夫皆斬衰。未練時皆當居廬也。山陰陸氏曰。此言士次於公館。則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即言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大夫居廬。士居堊室。嫌士練而歸猶居堊室。廬非久處者也。以言待盡於此

大夫爲（去）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石梁王氏曰。父母喪自天子達。周人重爵施於尊親。乃異其服。非也。周公制禮時恐其弊未至此

士爲（去）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的）子服大夫之服

大夫適子雖未爲士亦得服大夫之服。則爲士而服大夫服可知矣。今此所言士是大夫之庶子爲士者也。庶子卑故不敢服尊者之服。所以止如士服也。孟子言齊疏之服自天子達。而此經之文若此。蓋大夫喪禮亡。不得聞其說之詳矣。嚴陵方氏曰。生者貴而死者賤。則其服從死者。嫌若貶之故也。生者賤而死者貴。則其服從生者。嫌若僭之故也

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去）其父母服大夫服。其位與未爲大夫者齒

大夫庶子若爲大夫。亦可以大夫之喪服喪其親。然其行位之處則與適子之未爲大夫者相齒列。○疏曰。此庶子雖爲大夫。其年雖長於適子。猶在適子下。使適子爲主也。嚴陵方氏曰。上言大夫之適子雖爲士。服大夫之服。而不嫌於重者。以適故也。至於庶子身爲大夫。雖服大夫之服以喪其親。然其位猶與未爲大夫者齒。蓋長幼之序不可以貴賤廢故也

士之子爲大夫則其父母弗能主也使其子主之無子則爲去聲之置後

石梁王氏曰此最無義理充其說則是子爵高父母遂不能子之去聲可臣瞽瞍皆齊東野人語也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催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而追反占者皮弁

卜宅卜葬地也有司治卜事之人也麻衣白布深衣也布衰者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深衣前當胸之上布帶以布爲帶也因喪屨因喪服之繩屨也蕤與緌同古者緇布冠無緌後代加蕤故此明言之也有司爲卜故用半吉半凶之服占者卜龜之人也尊於有司故皮弁其服猶吉也皮弁者於天子則爲視朝之服諸侯大夫士則爲視朔之服也

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

筮史筮人也練冠縞冠也長衣與深衣制同而以素爲純緣占者審卦爻吉凶之人也朝服卑於皮弁服以筮輕於卜也

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

薦進也駕車之馬每車二匹按既夕禮柩初出至祖廟設遷祖之奠訖乃薦馬至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明日設遣奠時又薦馬此言既薦馬謂遣奠時也馬至則車將行故孝子感之而哭踊包奠者取遣奠牲之下體包裹而置於遣車以送死者馬至在包奠之前而云出乃包奠者明包奠爲出之節也讀書者既夕云書賵於方版也謂書賵奠賻贈之人名與其物於版柩將行主人之史於柩東西面而讀之此明大夫之禮與士同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去聲小宗人命龜卜人作龜

大宗人小宗人即大宗伯小宗伯也相佐助禮儀也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也作龜鑽灼之也○劉氏曰大宗人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金華廬氏曰君臣一家也君之喪百官庀其職大夫之喪家臣庀其役其臣廣狹不同矣君則卿其私而以國有司助之其凡役則司徒供之少儀聽役於司徒是也其贊相則大小二宗與卜人同之宗伯肄師相禮是也大小宗與卜人皆春官而喪事同贊相之蓋君喪之用大宰大宗大卜祝若曾子問所記是也而亦以贊大夫之喪其待之厚矣夫臣子之喪其力有不能盡具者皆仰之於公又仰有司贊其事所謂體羣臣者此類是也

復諸侯以襃衣冕服爵弁服

復解見前襃衣者始命爲諸侯之衣及朝覲時天子所加賜之衣也冕服者上公自袞冕而下備五冕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其服四子男自毳冕而下其服三諸侯之復也兼用襃衣及冕服爵弁之服也

夫人稅彖衣揄搖狄狄稅素沙

此言夫人始死所用以復之衣也。褘衣色黑而緣以纁。揄與搖同。揄狄色青。江淮而南青質而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狄。狄當爲翟。翟雉名也。此服蓋畫搖翟之形以爲文章因名也。狄稅素沙言自揄翟至稅衣皆用素沙爲裏即今之白絹也○按內司服六服者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褖衣也○儀禮註云。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王之服衣裳之色異。后之服連衣裳而其色同。以婦人之德本末純一故也。王之服禪而無裏后之服裏而不禪以陽成於奇陰成於偶故也

內子以鞠衣褒衣素沙。下大夫以襢之彥反衣。其餘如士。復西上

內子。卿之適妻也。其服用鞠衣。此衣蓋始命爲內子時所褒賜者。故云鞠衣褒衣也。亦以素沙爲裏。下大夫謂下大夫之妻也。襢周禮作展。其餘如士者。謂士妻之復用褖衣。內子與下大夫之妻復亦兼用褖衣也。復西上者。復之人數多寡各如其命數。若上公九命則復者九人。以下三命則用三人。北面則西在左。左爲陽。冀其復生。故尚左也。尊者立於左嚴陵方氏曰。復北面。求諸幽故西爲上。西北皆陰故也

大夫不揄搖絞交屬燭於池下

此言大夫喪車之飾。揄翟雉也。絞青黃之繒也。池織竹爲之形如籠。衣以青布。若諸侯以上。則畫揄翟於絞而屬於池之下。大夫降於人君。故不揄絞屬於池下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附讀爲祔。祖爲士。孫爲大夫而死。可以祔祭於祖之爲士者。故曰大夫祔於士。若祖爲大夫。孫爲士而死。不可祔祭於祖之爲大夫者。惟得祔祭於大夫之兄弟爲士者。故曰士不祔於大夫。祔於大夫之昆弟。若祖之兄弟無爲士者。則從其昭穆。謂祔於高祖之爲士者。若高祖亦是大夫。則祔於高祖昆弟之爲士者也。雖王父母在亦然者。謂孫死應合祔於祖。今祖尚存。無可祔。亦是祔於高祖也。小記云。中一以上而祔。與此義同金華應氏曰。重世爵之本宗。故大夫寧自屈而祔於士。重朝廷之命爵。故士不敢僭而祔於大夫。重昏姻之正耦。故婦與妾之祔各以其類。而無之則寧越次而間升。重承家之陽類。故男祔則配。而女祔則不配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其昭穆之妾

夫所祔之妃。夫之祖母也。昭穆之妃亦謂間一代而祔高祖之妃也。妾亦然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男子死而祔祖者。其祝辭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幷祭王

母也。未嫁之女及嫁未三月而死歸葬女氏之黨者其祔於祖母者惟得祭祖母不祭王父也。故云祔於王母則不配。蓋不言以其妃配某氏耳。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也

公子附於公子

疏曰若公子之祖爲君公子不敢祔之祔於祖之兄弟爲公子者不敢戚君故也

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君在稱世子君薨則稱子踰年乃得稱君也。傳九年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待猶君者謂與諸侯盟列。供待之禮猶如正君也山陰陸氏曰此言君薨未葬待其子猶君也春秋召陵之會陳子亞衛侯。待猶陳侯也若溫之會陳侯既葬陳子序在鄭伯之下莒子之上視君下一等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大功之服爲殤者凡九條其長殤皆九月中殤皆七月皆降服也。又有降服者六條正服者五條正服不降者三條義服者二條皆九月詳見儀禮。此章言居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經已除故云有三年之練冠也。當此時忽遭大功之喪若是降服則其衰七升與降服齊衰葬後之服同故以此大功之麻經易去練服之葛經也。惟杖屨不易者言大功無杖無可改易而三年之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耳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既練而遺大功之喪。則以麻易之者此以義起禮也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句於殤稱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此言居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而小功兄弟之殤又當祔祭則仍用練冠而行禮未改服也祝辭稱陽童者庶子之殤祭於室之白處故曰陽童。宗子爲殤則祭於室之奧故稱陰童童者未成人之稱也。今按已是曾祖之適與小功兄弟同曾祖其死者及其父皆庶人不得立祖廟故曾祖之適孫爲之立壇而祔之。若已是祖之適孫則大功兄弟之殤得祔祖廟。其小功兄弟之殤則祖之兄弟之後也。今以練冠而祔。謂小功及緦麻之殤耳。若正服大功。則變練冠矣其甫者爲之立字而稱之蓋尊而神之。則不可以名呼之也

凡異居始聞兄弟之喪唯以哭對可也其始麻散帶經

兄弟異居而訃至雖以哭對其來訃之人以哀傷之情重不暇他言也。其帶經之麻始皆散垂謂大功以上之兄弟至三日而後絞之也。小功以下不散垂

未服麻而奔喪及主人之未成經也疏者與主人皆成之

親者終其麻帶絰之日數

若聞訃未及服麻而即奔喪者以道路既近聞死即來此時主人未行小斂故未成絰小功以下謂之疏疏者值主人成服之節則與主人皆成之大功以上謂之親親者奔喪而至之時雖值主人成服已必自終竟其散麻帶絰之日數而後成服也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女君死而妾攝女君此妾死則君主其喪其祔祭亦君自主若練與大祥之祭則其子主之殯祭不於正室者雖嘗攝女君猶降於正適故殯與祭不得在正室也不攝女君之妾君則不主其喪山陰陸氏曰言主妾之喪則自祔則妾之喪其君有不主者矣崔氏謂女君死攝女君也然則練祥使其子主之曰練祥可矣今曰至於練祥則又以著虞卒哭其子主之固也

君不撫僕妾

死而君不撫其尸者畧於賤也嚴陵方氏曰上言殯祭不於正室所以明嫡也此言不撫僕妾賤之於賤宜畧故也○臨川吳氏曰君撫大夫及內命婦大夫君撫室老及姪娣往於家曰僕僕賤於室老者妾賤於姪娣者故恩不及之

女君死則妾爲去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

女君死而妾猶服其黨是徒從之禮也妾攝女君則不服以攝位稍尊也嚴陵方氏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者親親之仁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者尊尊之義也

聞兄弟之喪大功以上上聲見喪者之鄉而哭

奔喪禮云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此言大功以上謂降服大功者也凡喪服降服重於正服

適如字兄弟之送葬者弗及遇主人於道則遂之於墓

適往也往送兄弟之葬而不及當送之時乃遇主人葬畢而反則此送者不可隨主人反哭必自至墓所而後反也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

小功緦麻疏服之兄弟也彼無親者主之而已主其喪則當爲之畢虞祔之祭也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疏曰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去聲殯亦弁絰

大夫之喪既成服而大夫往弔則身著錫衰首加弁絰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以環絰也若與其殯事是未成服之時也首亦弁絰但身不錫衰耳不錫衰則皮弁服也

大夫有私喪之葛則於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絰

私喪妻子之喪也卒哭以葛代麻於此時而遭兄弟之喪雖緦麻之輕亦用弔服弁絰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大夫降旁親於緦麻兄弟無服○䟽曰若已成服則錫衰未成服則身素裳而首弁絰也

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

其子長子之子也祖不厭孫此長子之子亦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獨居已位耳

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

此謂適子妻死而父母俱存故其禮如此然大夫主適婦之喪故其夫不杖若父沒母存母不主喪則子可以杖但不稽顙耳此幷言之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山陰陸氏曰適子爲妻如此則庶子父雖在以杖即位可也

母在不稽顙稽顙者其贈也拜

贈謂人以物來贈己助喪事也母在雖不稽顙惟拜謝此贈物之人則可以稽顙故云稽顙者其贈也拜一說贈謂以物送別死者即饋夕禮所云贈用制幣也嚴陵方氏曰父母在則爲妻不杖不稽顙爲尊者厭不敢盡禮於私喪也母在父沒則爲妻亦不稽顙則容杖矣然猶贈之時亦稽顙焉凡以別於父在之時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違去也已本是國君之臣今去國君而往爲他國大夫之臣是自尊適卑若舊君死已不反服以仕於卑臣不可反服於前之尊君也本是大夫之臣今去而仕爲諸侯之臣是自卑適尊若反服卑君則爲新君之恥矣故亦不反服若新君與舊君等乃爲舊君服也嚴陵方氏曰或違尊而之卑或違卑而之尊皆不敢反服於舊君者以尊卑異體故也○清江劉氏曰此言違而仕者則不反服舊君遊於君也然而違而未仕者聞舊君之喪則反服爲春秋傳所謂未臣焉有代其國者反死之可矣既臣焉而反死之則不可

喪冠條屬燭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小功以下左

喪冠以一條繩屈而屬於冠以爲冠之武而垂下爲纓故云喪冠條屬屬猶著也言著於冠也是纓與武共此一繩若吉冠則纓與武各一物玉藻云縞冠玄武之類是也吉凶之制不同故云別吉凶也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其條屬亦然吉冠則辟縫向左左爲陽吉也凶冠則辟縫向右右爲陰凶也小功緦麻之服輕故辟縫向左而同於吉

緦冠繰早纓大功以上散帶

緦服之縷其麤細與朝服十五升之布同而縷數則半之治其縷不治其布冠與衰同是此布也但爲繰之布

則加以灰澣治之耳故曰緦冠繰纓繰讀爲澡大功以
上服重初死麻帶散垂至成服乃絞小功以下初死即
絞也

朝服十五升去上聲其半而緦加灰句錫也

朝服精細全用十五升布爲之去其半則七升半布也
用爲緦服緦云者以其縷之細如絲也若以此布而加
灰以澡治之則謂之錫所謂弔服之錫衰也錫者滑易
之貌緦服不加灰治也朝服一千二百縷終幅緦之縷
細與朝服同但其布終幅止六百縷而疏故儀禮云有
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褒衣不以襚

後路貳車也貳車在後故曰後路冕服上冕之後次冕
也上公以鷩冕爲次侯伯以毳冕爲次子男以絺冕爲
次先路正路也褒衣說見前章相襚不可用已之正車
服者以彼不用之以爲正也嚴陵方氏曰後路貳車也先路正車也褒衣即前言後諸侯以褒衣是矣○臨川吳氏曰冕服以襚後路以賵但言相襚者包賵在其中也

遣去聲車視牢具疏布輤四面有章去聲置于四隅載粻音張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遣車說見檀弓視牢具者天子太牢包九箇則遣車九
乘諸侯太牢包七箇則七乘大夫亦太牢包五箇則五
乘天子之上士三命少牢包三箇則三乘也諸侯之士
無遣車遣車之上以麤布爲輤輤蓋也四面有物以鄣
蔽之章與鄣同四隅揷之四角也粻米糧也遣奠之饌
無黍稷故有子以載粻爲非禮牲體則脯醢之義也賈氏曰士無遣車則所包者不載于車直持之而已○臨川吳氏曰有子之意言常時喪奠只用脯醢而已者蓋以死者不食粱也故遣奠亦只用牲體而不用黍稷牲體與常時脯醢之義同皆是用肉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端衰喪車皆無等

祭吉祭也卒哭以後爲吉祭故祝辭稱孝子或孝孫自
虞以前爲凶祭故稱哀端正也端衰喪服上衣也吉時
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爲正喪衣亦如之而綴
六寸之衰於胷前故曰端衰也喪車孝子所乘惡車也
此二者皆無貴賤之差等嚴陵方氏曰祭所以追養而盡於一身之終喪所以哭亡而止於三年孝則爲人子孫終身之行也故子孫之於祭必稱孝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盡三年之禮而已故子孫之於喪止稱哀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委武玄縞而后蕤

大白冠太古之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此二冠無
飾故皆不蕤然玉藻云緇布冠繢緌是諸侯之冠則此
不緌者謂大夫士也委武皆冠之下卷秦人呼卷爲委
齊人呼卷爲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玄縞二冠既別有
冠卷則必有蕤故云委武玄縞而后蕤也馬氏曰冠以莊其首蕤以

致其飾冠而不疑者始於上古尚質而不文也冠之以
疑者制於後代以文而勝質也文公為狄所滅齊桓公
救而封之則以亡國之君為居喪之服故以大白始冠
者欲其重始而取上世之冠故以緇布此皆不疑者也
至於玄冠或以朱組纓或以丹組纓緇冠則或以玄武
或以素紕此皆以疑者也然而大白不疑矣而郊特牲
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緇布不疑矣而玉藻曰
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若是則緇有時而致飾可以疑
乎雜記所言特牲冠爾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
己士弁而親迎（去聲）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

冕絺冕也祭於公助君之祭也弁爵弁也祭於己自祭
其廟也冠玄冠也助祭為尊自祭為卑故冠服有異也
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於己者此
大夫指孤而言也記者以士之親迎用弁以為可以弁
而祭於己然親迎之弁暫焉攝用耳祭有常禮不可參
也山陰陸氏曰此言大夫若冕而祭於公則弁而祭於己士若弁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己若下大夫一命弁而祭於公則冠而祭於己可知下士不命冠而祭於公則端而祭於己亦可知

暢臼以椈（菊）杵以梧枇（匕）以桑長（去聲）三尺或曰五尺畢用
桑長三尺刊其柄與末

暢鬱鬯也椈柏也擣鬱鬯者以柏木為臼梧木為杵柏
香芳而梧潔白故用之牲體在鑊用枇升之以入鼎又
以枇自鼎載之入俎主人舉肉之時執事者則以畢助
之舉此二器吉祭以棘木為之喪祭則用桑木畢之柄
與末加刊削枇亦必然也

率（律）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

率與繂同死者著衣畢而加此帶謂之繂者但繑帛邊
而熨殺之不用箴線也以五采飾之士喪禮緇帶此二
采夫子之士也山陰陸氏曰言大夫以上襲尸其帶皆以五采絲率之即非襲尸無率也諸士繂帶率下辟

醴者稻醴也甕甒（武）筲（思交反）衡（杭）實見（諫）間（去聲）而后折入

此言葬時所藏之物稻醴以稻米為醴也甕甒皆瓦器
甕盛醯醢甒盛醴酒筲竹器以盛黍稷衡讀為桁以木
為之所以庋舉甕甒之屬也見棺衣也言此甕甒筲衡
實於見之外椁之內而后折入者折形如床而無足木
為之直者三橫者五窆事畢而後加之壙上以承抗席
也

重（平聲）既虞而埋之

重說見檀弓虞祭畢埋於祖廟門外之東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治婦人喪事皆以夫爵位尊卑為等降無異禮也

小斂大斂啓皆辯（徧）拜

禮當大斂小斂及啓攢之時君來弔則輟事而出拜之
若它賓客至則不輟事待事畢乃即堂下之位而徧拜

之故特舉此三節言之。若士於大夫當事而大夫至則
亦出拜之也金華應氏曰。小斂以襲其形大斂以藉於棺啟殯以載其柩皆喪事之變節而切於死者之身也。生者之痛莫此爲甚亦於是拜死者弔生者故主人皆徧拜以謝之而致其哀也

朝夕哭不帷。無柩者不帷

朝夕之間孝子欲見殯故哭則褰舉其帷哭畢仍垂下
之。無柩謂葬後也。神主祔廟之後還在室無事於堂故
不復施帷

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
反而后奠

此謂君來弔臣之喪而柩已朝廟畢載在柩車君既弔
位在車之東則主人在車西東面而拜門右。祖廟門之
西偏也。自內出則右在西。孝子既拜君從位而立故於
門內西偏北面而哭踊爲禮也。踊畢先出門以待拜送
不敢必君之久留也。君命之反還喪所即設奠以告死
者使知君之來弔也。一說此謂在廟載柩車之時奠謂
反設祖奠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彖衣纁袡而占反爲一。素端一。皮
弁一。爵弁一。玄冕一。曾子曰不襲婦服

子羔孔子弟子高柴也。襲以衣斂尸也。繭衣裳謂衣裳
相連而綿爲之著也。稅衣黑色。纁絳色帛。袡裳下緣也
繭衣褻故用褖衣爲表合爲一稱故云繭衣裳與稅衣
纁袡爲一。素端一。第二稱也。賀氏云衣裳並用素爲之。
皮弁一。第三稱也。皮弁之服布衣而素裳。爵弁一。第四
稱也。其服玄衣而纁裳。玄冕一。第五稱也。其服亦玄衣
纁裳。衣無文而裳刺黼。大夫之上服也。婦服指纁袡而
言。曾子非之以其不合於禮也山陰陸氏曰。據此男子褻衣皆連衣裳表蓋亦如之。然則婦人連衣裳裁男子之內也。公襲九稱爵弁三。大夫五稱皮弁三。則士三稱爵弁一皮弁二蓋凡襲親身之服不與其餘爲序。故子羔襲稅衣其素端以下自爲序。素端亞皮弁皮弁亞爵弁爵弁亞玄冕。公襲衮衣其玄端以下自爲序玄端亞朝服朝服亞衮衣素積素積亞爵弁爵弁亞玄冕玄冕亞衮衣

爲君使去聲而死。公館復。私館不復。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
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

說見曾子問

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

國君五日而殯。自死至大斂凡七次踊者。始死一也。明
日襲二也。襲之明日之朝三也。又明日之朝四也。其日
既小斂五也。小斂明日之朝六也。明日大斂時七也。大
夫三日而殯。凡五次踊者。始死一也。明日襲之朝二也。
明日之朝及小斂四也。小斂之明日大斂五也。士二日
而殯。凡三次踊者。始死一也。小斂時二也。大斂時三也。
凡踊男子先踊。踊畢而婦人乃踊。婦人踊畢賓乃踊。是婦

人居主人與賓之中間故云居間也然記者固云動尸舉柩哭踊無數而此乃有三五七之限者此以禮經之常節言彼以哀心之泛感言也又所謂無數者不以每踊三跳九跳為三踊之限也嚴陵方氏曰為貴者踊則多為賤者踊則少此輕重之別也

公襲卷(袞)衣一玄端一朝服一素積一纁裳一爵弁二玄冕一褒衣一朱綠帶申加大帶於上

卑者以卑服親身如子羔之襲是也公貴者故上服親身褒衣最外尊顯之也褒衣上公之服也玄端玄衣朱裳齋服也天子以為燕服士以為祭服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朝服緇衣素裳公日視朝之服也素積皮弁之服諸侯視朝之服也纁裳冕服之裳也爵弁二者玄衣纁裳二通也以其為始命所受之服故特用二通示重本也玄冕見上章褒衣者君所加賜之衣最在上榮君賜也諸侯襲尸用小帶以為結束此帶則素為之而飾以朱綠之采也申重也已用革帶又重加大帶象生時所服大帶也此帶即上章所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者是也嚴陵方氏曰言公襲之如此則自卿大夫而下固有降殺矣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疏曰環絰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絰故云公大夫士一也

公視大斂公升商祝鋪(平聲)席乃斂

君臨臣喪而視其大斂商祝習知殷禮者專主斂事主人雖先已鋪席布絞紟等物聞君將至悉徹去之待君至升堂商祝乃始鋪席為斂事蓋榮君之至而舉其禮也

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上聲)尺長(去聲)終幅

贈以物送別死者於壙中也既夕禮曰贈用制幣玄纁束一丈八尺為制今魯人雖用玄與纁而短狹如此則非禮矣故記者譏之幅之度二尺二寸

弔者即位于門西東面其介在其東南北面西上西於門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某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子拜稽顙弔者降反位

此言列國遣使弔喪之禮弔者君所遣來之使也介副也門西主國大門之西也西上者介非一人其長者在西近正使也西於門不敢當門之中也主孤西面立於阼階之下也相者受命相禮者受主人之命也如何不

淑慰問之辭言何爲而罹此凶禍也須待也凶禮不出迎故云須矣主人升堂由阼階而升也降反位降階而出復門外之位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謂平常無弔賓時耳○石梁王氏曰此一段頗詳可補諸侯喪禮之缺

含(夫槩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含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含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此言列國致含之禮含玉之形制如璧舊註云分寸大小未聞坐委跪而致之也未葬之前設葦席以承之既葬則設蒲席承之鄭國有遠近故有葬後來致含者降出反位謂含者委璧訖降階而復門外之位也上文弔者爲正使此含者乃其介耳凡初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之然後宰夫取而藏之也朝服吉服也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以在喪不可純變吉故仍其喪屨坐取璧亦跪而取之也以東藏於內也疏云宰謂上卿夫字衍

襚者曰寡君使某襚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襚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平)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襚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襚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霤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襚者降出反位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

此言列國致襚之禮衣服曰襚委于殯東即委璧之席上也左執領則領向南此襚者既致冕服訖復降而出取爵弁服以進至門之內霤而將命子拜如初者如受冕服之禮也受訖襚者又出取皮弁服及朝服及玄端服每服進受之禮皆如初但受之之所不同耳致五服皆畢襚者乃降出反位而宰夫五人各舉一服以東而其舉之也亦如襚者之西面焉(石梁王氏曰即前所言諸侯相襚以後路與冕服者蓋是禮也)

上介賵(芳鳳反)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賵相者入告反命曰孤須矣陳乘(去)黃大路於中庭北輈執圭將命客使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此言列國致賵之禮車馬曰賵乘黃四黃馬也大路車也北輈車之轅轅北向也客使上介所役使之人也爲客所使故曰客使自宰也下謂馬也由在也路即大路也陳車北轅畢賵者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也車亦此從者設之子拜之後賵客即跪

而置其圭於殯東南隅之席上。而宰舉之以東而藏於內也。又按覲禮車在西。統於賓也。旣夕禮車以西爲上者。爲死者而設於鬼神之位也。此賵禮車馬爲助主人送葬而設。統於主人。故車在東也。○陸氏曰。孤須矣。從此盡篇末。皆無某字。有者非。（嚴陵方氏曰。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此言賵禮。故陳乘黃大路於中庭。）

凡將命。鄉（去聲）殯將命。子拜稽顙。西面而坐委之。宰舉璧與圭。宰夫舉襚。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

凡將命者。總言上文弔含襚賵將命之禮也。鄉殯者。立于殯之西南而面東。此以向殯也。將命之時。子拜稽顙畢。客即西向跪而委其所執之物。其含辭與圭。則宰舉之。襚衣則宰夫舉之。而其舉也。皆自西階升而西面以跪而取之。乃自西階以降也。（山陰陸氏曰。此弔儀也。始云寡君使某弔。已而曰寡君使某含。寡君使某襚。寡君使某賵。又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執綍。則弔含襚賵皆相將。賵時亦應爾。而今不錄。未與錄也。故曰。玩好曰贈。貨財曰賻。）

賵者出。反位于門外。

此句當屬於前章上介賵云云宰舉以東之下。

上客臨（如字）曰。寡君有宗廟之事。不得承事。使一介老某相（去聲）執綍（弗）。相者反命曰。孤須矣。臨者入門右。介者皆從之。立于其左東上。宗人納賓。升受命于君。降曰。孤敢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某毋敢視賓客。敢固辭。宗人反命曰。孤敢固辭吾子之辱。請吾子之復位。客對曰。寡君命使（去聲）臣某毋敢視賓客。是以敢固辭。固辭不獲命。敢不敬從。客立于門西。介立于門左東上。孤降自阼階拜之。升哭。與客拾（其劫反）踊三。客出。送于門外。拜稽顙。



上客。即前章所云弔者。蓋鄰國來弔之正使也。弔含襚賵皆畢。自行臨哭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覿。然蓋私禮爾。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禮也。今此客入門之右。是不敢以賓禮自居也。宗人。掌禮之官。欲納此弔賓。先受納賓之命於主國嗣君。然後降而請於客。使之復門左之賓位也。宗人以客答之辭入告於君。而反命于客。如是者三。客乃自稱使臣而從其命。於是立于門西之賓位。主君自阼階降而拜之。主客俱升堂。哭而更踊者三。所謂成踊也。客出。送而拜之。謝其勞辱也。（山陰陸氏曰。臨應親至。故其辭如此。據寡君使某弔。使某含。使某襚。使某賵。不云不得承事。具邀上客。亦以此賵稱上介。並於此。嫌若陳乘黃大路於中庭。蓋亦重禮也。言執綍。容外客臨有葬而至者也。含不及斂。不及事矣。襚不及殯。不及事矣。賵不及葬。不及事矣。雖然。猶愈乎否。賓升受命于君。變子稱君。客外客臨有不及事。既葬與踰年而後至也。公羊傳曰。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其曰孤。降自阼階。則子踰年可知。孤不名。亦以此。曲禮曰。居喪之禮。升）

[隮不由阼階]

其國有君喪不敢受弔

言卿大夫以下有君喪而又有親喪則不敢受他國賓客之弔尊君故也[山陰陸氏曰言諸侯有天子之喪雖有親喪不敢受弔諸侯如此則其臣有諸侯之喪蓋亦如此設若衛靈公弔季康子而康子有君之喪宜辭]

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爻]紟[其鳩反]衾士盥于盤北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憑]之踊夫人東面坐馮之興踊

此是喪大記君大斂章文連此在此說見本章

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終夜燎謂遷柩之夜須光明達旦也乘人使人執引也專道柩行於路人皆避之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九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

雜記下第二十一[嚴陵方氏曰此篇固以所記不一爲雜然有生必有死人道之正也死於外則變矣有樂必有憂人情之常也重有憂則變矣變而不一而雜謂之雜者又在乎此故止篇諸侯行而死於館爲首自未沒父喪而母死分爲下篇之首]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沒猶終也除也父喪在小祥後大祥前是未沒父喪也又遭母喪則當除父喪之時白服除喪之服以行大祥之禮此禮事畢即服喪母之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之二祥則不得服祥服者以祥祭爲吉未葬爲凶不忍於凶時行吉禮也[嚴陵方氏曰除服謂祥祭之服服其除服而後反喪服以示於前喪有終也]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諸父昆弟之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服內輕重雖殊而除喪之服不廢者篤親愛之義也若遭君喪則不得自除私服曾子問言之矣

如三年之喪則既顈[大迥反]其練祥皆行

前喪後喪俱是三年之服其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行練祥之禮也既顈者既虞受服之時以葛絰易要之麻絰也顈草名無葛之鄉以顈代[山陰陸氏曰凡喪服皆麻練而曾蓋]

禫而後纎纎吉服也如然者纎麤長錦尚絅知之也三年重服故雖當既纎其練祥猶行鄭氏謂未沒喪者已練祥矣辨當父母之喪未練祥也然則既纎在禫之後明矣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又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孫之祔祖禮所必然故祖死雖未練祥而孫又死亦必祔於祖廬陵方氏曰王父雖未練祥而孫得祔者以昭穆同故也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

有殯謂父母喪未葬也外喪兄弟之喪在遠者也哭不於殯宮而於他室明非哭殯也入奠者哭之明日之朝著己本喪之服入奠殯宮奠畢而出乃脫己本喪服著新死者未成服之服而即昨日他室所哭之位如始即位之禮者謂今日之即哭位如昨日始聞喪而即位之禮也

大夫士將與祭於公既視濯而父母死則猶是與祭也次於異宮既祭釋服出公門外哭而歸其他如奔喪之禮

如未視濯則使人告告者反而后哭

視濯監視器用之滌濯也猶是與祭者猶是在吉禮之中不得不與祭但居次於異宮耳以吉凶不可同處也

如未視濯而父母死則使人告於君俟告者反而後哭父母也山陰陸氏曰禮大夫死雖當祭猶告春秋傳曰大夫國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斷氏謂宿則與祭出門乃解祭服皆為差緩也然則歸而後哭亦以此

如諸父昆弟姑姊妹之喪則既宿則與祭卒事出公門釋服而后歸其他如奔喪之禮如同宮則次于異宮

既宿謂祭前三日將致祭之時既受宿戒必與公家之祭以期以下之喪服輕故也如同宮則次於異宮者謂此死者是己同宮之人則既宿之後出次異宮亦以吉凶不可同處也○鄭氏曰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

說見曾子問篇

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

將祭將行小祥或大祥之祭也適有兄弟之喪則待殯訖乃祭然此死者乃是異宮之兄弟耳若是同宮則雖臣妾之卑賤亦必待葬後乃祭以吉凶不可相干也故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為之三月不舉祭清江劉氏曰按喪不宜有異居然則昆當作兄兄弟或不同居矣喪服曰小功以下為兄弟

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散衆也等階也吉祭則涉級聚足喪祭則栗階二祥之祭吉禮宜涉級聚足而栗階者以有兄弟之喪故略威儀也燕禮云栗階不過二等蓋始升猶聚足連步至二等則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也雖虞祔亦然者謂主人至昆弟虞祔時而行父母祥祭則與執事者亦皆散等也

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嚌（才細反）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七內反）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至齒為嚌入口為啐主人之酢嚌之謂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酢則嚌之也衆賓兄弟啐之謂祭末受獻之時則啐之也（山陰陸氏曰自諸侯達諸士此蓋上言練祥虞祔之祭升降皆散等升降如此則小祥之酢嚌之啐之大祥啐之飲之情達亦可知）

凡侍祭喪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侍祭喪謂相喪祭禮之人也薦謂脯醢也相禮者但告賓祭此脯醢而已賓不食之也若吉祭賓祭畢則食之此亦謂練祥之祭主人獻賓賓受獻主人設薦時也虞祔無獻賓之禮（嚴陵方氏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去聲）其情戚容稱其服

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附於身附於棺者皆欲其必誠必信故曰敬為上子游言喪致乎哀而止先儒謂而止二字微有過於高遠而簡略細微之弊此言哀次之可見矣毀瘠不形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故曰瘠為下也齊斬之服固有重輕稱其情稱其服則中於禮矣（嚴陵方氏曰敬足以盡禮故為上哀足以盡情故次之瘠足以盡容故為下顏色在乎面目而面目者情之所見也故顏色稱其情戚容兼乎四體者服之所被也故戚容稱其服）

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存乎書策者言依禮經所載而行之非若父母之喪哀容體狀之不可名言而經不能備言也（山陰陸氏曰凡居親之喪哀瘠常浮於敬哭泣之哀顏色之戚有圓不能書書不能盡者矣故孔子言之如此兄弟之喪存乎書策若親之喪哀情於言意之表可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君子不奪廢他人居喪之情而君子居喪之情亦不可為他事所奪廢要使各得盡其禮耳○疏曰不奪人喪恕也不奪己喪孝也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懈）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

少連見論語三日親始死時也不怠謂哀痛之切雖不食而能自力以致其禮也三月親喪在殯時也解與懈同倦也或讀如本字謂寢不脫絰帶也憂謂憂戚憔悴

馬氏曰。聖人之作春秋。於中國則夷之。於蠻夷則擯之者。以明中國者禮義之所在。而蠻夷者不可以禮義責也。然而少連大連之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則雖孔子之高弟曾閔之孝亦不過如是。此孔子稱之曰東夷之子也。蓋非特其能行是禮。又異其能變是俗也。雖然孟子之言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彼舜文王爲東西夷之人。則二連以東夷之子而合於禮。豈足怪哉。論語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少連之行可與下惠爲徒。則豈特如孟獻子之流加於人一等而已哉。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堊室之中。非時見現乎母也。不入門。

言自言己事也。語爲人論說也。倚廬及堊室說見前篇。時見乎母謂有事行禮之時而入見母也。非此則不入中門。嚴陵方氏曰。言畧而語詳。對應而問備。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以居喪有所不敢故也。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亦憂之所獨也。在堊室非時見乎母。不入門。則有廬之中非時亦有所不見也。

疏平聲衰皆居堊室。不廬。廬嚴者也。

疏衰齊衰也。齊衰有三年者。有期者。有三月者。凡喪次斬衰居倚廬。齊衰居堊室。大功有帷帳。小功緦麻有牀第。廬嚴者謂倚廬乃哀敬嚴肅之所。服輕者不得居。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哀戚輕重之等各有所比。殤服皆降。而哀之如成人。以本親重故也。嚴陵方氏曰。此言輕重雖殊。而哀戚畧同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鄭氏曰。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長樂黃氏曰。內除外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則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則不惟外除而內亦除也。所以不同。

視君之母與君之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君母君妻小君也。服輕。哀之比兄弟之喪。然於酒肴之珍醇可以發見顏色者亦不飲之食之也。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九遇反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

見人貌有類其親者。則目爲之瞿然驚發。聞人所稱名與吾親同。則心爲之瞿然驚發。喪服雖除。而餘哀未忘。故於弔死問疾之時。戚容有加異於無憂之人也。如此而後可以服三年之喪。言其哀心誠實無僞也。其餘服輕者直道而行。則不過循喪禮而已。廬陵胡氏曰。路育父死。母告以兒類父。終身不引鏡。近於目瞿。劉温叟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近於心瞿。弔問哀痛之處。戚容應甚。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祥大祥也○疏曰。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節。於夕爲期。謂於祥祭前夕預告明日祭期也。朝服謂主人著朝服。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祥因其故服者。謂明旦祥祭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又曰。此據諸侯卿大夫

言之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黄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陸氏曰綅息廉反黑經白緯曰綅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疏曰既祥謂大祥後有來弔者雖不當縞謂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也必縞然後反服者主人必須著此祥服縞冠以受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後素縞麻衣之服也山陰陸氏曰一説親喪雖既祥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既祥之服也然後反服其後反他喪之服

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不改成踊

疏曰此明士有喪大夫及士來弔之禮士有喪當袒之時而大夫來弔蓋斂竟時也雖當主人踊時必絶止其踊而出拜此大夫反還也改更也拜竟而反還先位更爲踊而始成踊尊大夫之來新其事也乃襲者踊畢乃襲初袒之衣也於士既事成踊襲者既猶畢也若當主人有大小斂諸事而士來弔則主人畢事而成踊踊畢而襲襲畢乃拜之拜之而止不更爲之成踊也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

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祔廟也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

初虞卽葬之日故并言葬虞子卜葬父則祝辭云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孫則云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則云乃某卜葬其妻某氏乃者助語之辭妻卑故爾若弟爲兄則云某卜葬兄伯子某兄爲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胡罪反輪者於是有爵而後杖也

輪人作車輪之人也關穿也輠迴也謂以其哀服之杖穿於車轂中而迴轉其輪鄙褻甚矣自後無爵者不得杖此記庶人廢禮之由也

鑿巾以飯上公羊賈爲之也

飯含也大夫以上貴使賓爲其親含恐尸爲賓所憎穢故以巾覆尸面而當口處鑿穿之令含玉得以入口士賤不得使賓手自含無憎穢之心故不以巾覆面公羊賈士也而鑿以飯是憎穢其親矣此記士失禮之所由也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冒韜見王制襲沐浴後以衣衣尸也則形者言尸雖已著衣若不設冒則尸象形見為人所惡是以襲而設冒也后字衍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平聲）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子不見大饗乎
設遣奠說饌以牲體之餘包裹而置之遣車以納于壙中或人疑此禮謂如君子食於他人家食畢而又包其餘以歸豈不傷廉乎曾子告以大饗之禮畢卷俎內三牲之肉送歸賓之館中猶此意耳父母家之主今死將葬而孝子以賓客之禮待之此所以悲哀之至也重言以喻之
非為（去聲）人喪問與（平聲）賜與
此上有闕文言非為其有喪而問遺之歟賜予之歟問敵者之禮賜尊上之命
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拜問拜賜拜賓皆拜也喪拜稽顙而后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今按檀弓鄭註以拜而后稽顙為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為周之喪拜疏云鄭知此者以孔子所論每以二代對言故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但殷之喪拜自斬衰至緦麻皆拜而後稽顙以其質故也周制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後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此章疏義與檀弓疏互看乃得其詳（山陰陸氏曰所謂吾從其至者也然則猶稽顙而後拜蓋三年之喪拜也故曰以其喪拜）
三年之喪如或遺（去聲）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衰絰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哭遺人可也
喪大記云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此云衰絰而受雖受而不食也薦之者尊君之賜喪者不遺人以哀戚中不當行禮於人也卒哭可以遺人服輕哀殺故也○石梁王氏曰居喪有酒肉之遺必疾者也
縣（玄）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剡削也此言哀痛淺深之殊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疏曰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如有五服之親喪

而往哭不著己之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也不弔與往哭二者貴賤皆同之山陰陸氏曰所謂功衰猶言功衰徹加人功雖服功衰不弔則以創鉅痛甚故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練則弔

鄭氏曰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又曰此爲父在爲母

既葬大功句弔哭而退不聽事焉

既葬大功者言己有大功之喪已葬也弔哭而退謂往弔他人之喪則弔哭既畢即退去不待與主人襲斂等事也

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

儀禮喪服傳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姪與兄弟爲之齊衰不杖期此言期之喪正謂此也雖未葬亦可出弔但哭而退不聽事也此喪既葬後以大功之衰謂之功衰此後弔於人可以待主人襲斂等事但不親自執其事耳

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

執事謂擯相也禮饋奠也輕服可以爲人擯相擯相事輕故也饋奠之禮重故不與

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窆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附而退

此言弔喪之禮恩義有厚薄故去留有遲速相趨者古人以趨示敬論語過之必趨左傳免胄趨風之類是也言此弔者與主人昔嘗有相趨之敬故來弔喪以情輕故柩出廟之宮門即退去也相揖者已嘗相會相識故待柩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也相問遺者是有往來恩義故待窆畢而退嘗執贄行相見之禮者情又加重故待孝子反哭於家乃退朋友恩義更重故待虞祭附祭畢而后退也

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弗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

言弔喪者是爲相助凡役非徒隨從主人而已故年四十以下者力壯皆當執紼同鄉之人五十者始衰之年故隨主人反哭而四十者待土盈壙乃去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爲去聲疑死

疑死恐其死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嗣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

黨謂族人與親戚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洛不能食食嗣鹽酪可也

功衰斬衰齊衰之末服也酪說文乳漿也藍田呂氏曰功衰亦卒哭之喪服問傳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與此文正合疏食水飲其飲不加鹽酪故曰飲水漿無鹽酪也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者喪大記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有所不能亦不可勉也

孔子曰身有瘍羊則浴首有創瘡平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曲禮曰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是有子與無子同也臨川吳氏曰有創瘍須洗濯而不沐浴有疾病須滋養而不酒肉毀過而瘠爲病皆能傷生夫哀者本是愛親毀而傷生則是不愛身也身者親之遺體不愛身即是不愛親也故君子弗爲況毀瘠爲病不惟傷其生或至殞其生夫人之所貴乎有子者正欲其終父母之喪也毀而死則有子者復無子矣無子則無人終父母之喪可謂孝乎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問於堩恒

堩道路也道路不可無飾故從柩送葬與葬畢反哭皆著免而行於道路非此二者則否也然此亦謂葬之近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皆冠及郊而後免也

凡喪小功以上上聲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潔飾所以交神故非此四祭則不沐浴也嚴陵方氏曰有祭則不可以不齋戒齋戒則不可不沐浴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避涕泣而見人

疏衰齊衰也摯與贄同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從政謂庶人供力役之征也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庶人依士禮卒哭與葬同三月也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哀痛之極無復音節所謂哭不偯也廬陵胡氏曰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此取嬰兒哭者此泛問哭時故舉重謂始死時也彼在殯斂當哭踊有節故異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卒哭以前猶以生禮事之故不諱其名卒哭後則事以鬼道故諱其名而不稱也此專言父之所諱則子亦不敢不諱故曰子與父同諱也父之祖父母伯父叔父及姑等於己小功以下本不合諱但以父之所諱己亦從而諱也若父之兄弟及姊妹己自當諱不以從父而諱也又按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謂庶人此所言以父是士故從而諱也

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去聲祖昆弟同名則諱

毋爲其親諱則子於一宮之中亦爲之諱妻爲其親諱則夫亦不得稱其辭於妻之左右非宮中非其側則固可稱矣若毋與妻所諱者適與己從祖昆弟之名同則雖他所亦諱之也

以喪冠去聲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去聲者三乃出

當冠而遭五服之喪則因成喪服而遂加冠此禮無分服之輕重故曰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居喪之次乃入哭踊凡踊三踊爲一節三者三言如此者三次也乃出出就次所也詳見曾子問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去聲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末服之將除也舊說以末爲卒哭後然大功卒哭後尚有六月恐不可言末小功既言末又言卒哭則末非卒哭明矣下言父小功之末則上文大功之末是據己身而言舊說父及己身俱在大功之末或小功之末恐亦未然下殤之小功自期服而降以本服重故不可冠娶也張子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疑大功之末已下十二字爲衍宜直云父大功之末云父大功則是已小功之末也而己之子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也蓋冠取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所以言衍者以上十二字義無所附著也雖小功既卒哭可與冠取妻是己自冠取妻也

凡弁絰其衰侈袂

弁絰之服弔服也首著素弁而加以一股環絰其服有三等錫衰緦衰疑衰也侈大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此三尺三寸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去聲於樂母有服聲聞去聲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婢亦反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宮中子與父同宮之子也命士以上乃異宮不與於樂



謂在外見樂不觀不聽也若異宮則否此亦謂服之輕者如重服則子亦有服可與樂乎聲之所聞又加近矣其側則尤近者也輕重之節如此大功將至謂有大功喪服者將來也爲之屛退琴瑟亦助之哀戚之意小功者輕故不爲之止樂長樂陳氏曰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樂況舉樂乎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不於其側雖舉之可也母殺於父而妻又殺於母也樂不止於琴瑟琴瑟特常御者而已大功之親有服將至則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至不絕樂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附於夫之黨

此明姑姊妹死而無夫無子者喪必有主婦人於本親降服以其成於外族也故本族不可主其喪里尹蓋閭胥里宰之屬也或以爲妻黨主之而祔祭於其祖姑此非也故記并著之 朱子曰古法既廢鄰家里尹決不肯祭他人之親則從宜而祀之別室其亦可也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

麻謂喪服之絰也紳大帶也吉凶異道若喪以絰代大帶也執玉不麻謂著衰絰者不得執玉行禮也采玄纁之衣也○疏曰按聘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註云可以凶服將事蓋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聘享大



事則必吉服也

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

國有大祭祀則喪者不敢哭然朝奠夕奠之時自即其阼階下之位而因仍禮節之故事以行也

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菲不廬 菲扶味反

偯委曲之聲也菲草屨也廬倚廬也童子爲父後者則杖

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

伯叔母之齊衰服重而踊不離地者其情輕也姑姊妹之大功服輕而踊必離地者其情重也孔子美之言知此絕地不絕地之情者能用禮文矣哉○鄭氏曰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 臨川吳氏曰喪禮有情有文發於中者情也形於外者文也伯母叔母之疏衰與其文隆於大功矣然義服之情輕於骨肉故踊不絕地其哀淺也姑姊妹之大功九月其文殺於疏衰矣然骨肉之情重於義服故踊絕於地其哀深也知此二者則知哀情之深淺而合於禮文之中也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悼公弔有若之喪而子游擯由左則由右相者非禮也

此記失禮所自始



天子飯上聲九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

飯含也貝水物古者以爲貨士喪禮貝三實于笲周禮天子飯含用玉此蓋異代之制乎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疏曰大夫以上位尊念親哀情於時長遠士職卑位下禮數未伸

諸侯使人弔其次含襚賵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其次如此也

諸侯薨鄰國遣使來先弔次含次襚次賵次臨四者之

禮一日畢行。詳見上篇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畀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爲去聲士比殯不舉樂

喪大記云三問。此云無筭。或恩義如師保之類乎。或三問者君親往。而無筭者遣使乎。士有疾君問之惟一次畀賤也。比及也

升正柩。諸侯執綍五百人。四綍皆銜枚。司馬執鐸。左八人右八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大夫之喪。其升正柩也。執引去聲者三百人。執鐸者左右各四人。御柩以茅

升正柩者。將葬柩朝祖廟。升西階用輁軸載柩于兩楹間而正之也。柩有四綍。枚形似箸。兩端有小繩。銜于口而繫于頸後。則不能言。所以止喧譁也。五百人皆用之。司馬十六人執鐸。分居左右夾柩。以號令於衆也。葆形如蓋。以羽爲之。御柩者在柩車之前。若道塗有低昂傾虧。則以所執者爲抑揚左右之節。使執綍者知之也。引即綍。互言之耳。茅以茅爲麾也。嚴陵方氏曰。載柩有車。中有别馬而載柩者爲正。大夫殯禮於諸侯。故以茅取其色白。宜於凶禮。且以承哀素之心焉。從軍前茅。亦以兵凶器也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店山節而藻棁。拙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

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飾。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旅道也。樹屏也。立屏當所行之路。以蔽內外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土爲之。在兩楹間。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栱也。藻。水草。藻棁。畫藻於梁上之短柱也。難爲上。言僭上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肩在俎不在豆。此但瑜其極小。謂併豚兩肩亦不能揜豆耳。難爲下。言偪下也。馬氏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桓景之業。可謂賢矣。然有功而不必有德。有才而不必有禮。故能九合諸侯。而不能治一身。從一言有刑。而不從一祭。此致仲君子以爲濫。十仲君子以爲隘也。故言其功與才。則孔子稱其然書。而荀子第其優劣。言其德禮。則曾西所不爲。而孟子所不與也。以是知非有德不可以知禮。非有禮不足以成德。德禮兼備。豈有失哉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如三年之喪。則君夫人歸。夫人其歸也。以諸侯之弔禮。其待之也。若待諸侯然。夫人至。入自闈門。升自側階。君在阼。其他如奔喪禮然

三年之喪。父母之喪也。女嫁者爲父母期。此以本親言也。踰封越疆也。言國君夫人奔父母之喪。用諸侯弔禮。主國待之。亦用待諸侯之禮。闈門非正門。宮中往來之門也。側階非正階。東房之房階也。此皆異於女賓。主國君在阼階上。不降迎也。奔喪謂哭踊髽麻之類。嚴陵方氏曰。駢

不入女不出則婦人其可以踰封乎雖弔三年之喪然後踰封而弔哀有所重故也檀弓言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者所以優老也此之所言特以防微而已閨門宮中旁出之門也

嫂不撫叔叔不撫嫂

撫死而撫其尸也。嫂叔宜遠嫌故皆不撫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三患言爲學之君子五恥言爲政之君子也。居位而無善言之可聞是不能講明政事一恥也。有言無行是言行不相顧二恥也。始以有德而進今以無德而退三恥也。不能撫民使之逃散四恥也。國有功役已與彼衆寡相等而彼之功績倍於己是不能作興率勵其下五恥也嚴陵方氏曰弗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由則無由至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焉然聞之矣而不能學則與無聞同學之矣而不能行則與不學同故君子貴以是爲患焉昔舜之居深山聞一善言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其至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又其次也若冉求對孔子以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豈知所謂聞而能學乎齊王欲孟子姑舍爾所學而從我豈知所謂學而能行乎君子居其位將以行道道非言無自而行居其位而無其言是備位耳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其謂是與言之者衆而行之者寡言之爲易而行之爲難有其言而無其行是空言耳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其謂是歟君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位又不可以苟失既得之而又失之則非義而退矣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其謂是歟政不足以聚人則民不繁民不繁則有曠土矣故地有餘而民不足曲禮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其謂是歟衍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逮事不遠則有廢功故衆寡均而倍焉孟子曰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謂是歟所謂衆寡均而倍者彼力均於此而我功少於彼也雖然孔子嘗謂鄙夫事君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盡鄙夫之心在乎因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此所以爲異三患之所言者道故曰患五恥之所言者事故曰恥此所以言三患於前而後言五恥唯其知所患故能終至於無患唯其知所恥故能終至於無恥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周禮校人六馬曰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田馬駑馬駑馬其最下者下牲如常祭用太牢者降用少牢少牢者降用特牲特豕者降用特豚之類以年凶故貶損也王制云凡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與此不同未詳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嚴陵方氏曰喪禮將亡待孺悲學之然後書明喪禮之不廢有所因也○山陰陸氏曰儀禮士喪禮是歟

子貢觀於蜡乍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

蜡祭見郊特牲若狂言飲酒醉甚也未知其樂言辭無

禮儀方且可惡何樂之有孔子言百日勞苦而有此蜡農民終歲勤動今僅使之爲一日飲酒之歡是乃人君之恩澤非爾所知言其義大也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張張弦也弛落弦也孔子以弓喩民謂弓之爲器久張而不弛則力必絶久弛而不張則體必變猶民久勞苦而不休息則其力憊久休息而不勞苦則其志逸弓必有時而張有時而弛民必有時而勞有時而息文武弗能言雖文王武王亦不能爲治也一於逸樂則不可故言文武弗爲嚴陵方氏曰蜡者索勞之而報之也澤者欲息之而加之惠也勞之其來也久故言百日之蜡息之其及也均故言一日之澤方其勞之之初猶弓之張而有爲也及其息之之後猶弓之弛而無作也張之以武所以告始弛之以文所以成終百日之蜡始於春一日之澤終於冬亦是意也○馬氏曰王者之奉天牧民春夏使之耕作秋冬使之收成致其勞也能勿息乎不久張以著其仁不久弛以著其義○臨川吳氏曰使民常勞則民罷不堪上之人不能強民之從也故曰文武弗能使民久逸則民將廢棄上之人不爲此以繳民之情也故曰文武弗爲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也有事上帝郊祭也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也有事於祖禘祭也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蓋夏正建巳之月郊用冬至禮之當然此言獻子變禮用七月禘祭然不言自獻子始而但言獻子爲之蓋一時之事耳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昭公娶吳爲同姓不敢告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後遂以爲常此記魯失禮之由○䟽曰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若畿內諸侯夫人及卿大夫之妻則玉藻註云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也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䟽曰外宗者謂君之姑姊妹之女及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內宗者君五屬內之女內宗爲君服斬衰爲夫人齊衰此云猶內宗也則齊斬皆同君夫人者是國人所稱號此外宗謂嫁在國中者若國外當云諸侯也古者大夫不外娶故君之姑姊妹嫁於國內大夫爲妻是其正也諸侯不內娶故舅女及從母不得在國中凡內外宗皆據有爵若其無服而嫁於諸臣從爲夫之君者內外宗皆然若嫁於庶人則亦從其夫爲國君服齊衰三月者亦內外宗皆然○又按儀禮喪服䟽云外宗有三周禮外宗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註謂君之

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皆昬三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三也內宗有二周禮內女之有爵謂同姓之女悉是一也雜記註君之五屬之內女二也

廄焚孔子拜鄉人爲去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之道也

鄭氏曰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山陰陸氏曰廄焚雖不問馬然猶爲爲火來者拜也錄之以著聖人言動之隨無所不爲法○臨川吳氏曰士一大夫再言士者一拜以謝之大夫來者再拜以謝之

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時掌反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爲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爲之服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

管仲遇群盜簡取二人而薦進之使爲公家之臣且曰爲其所與交遊者是邪辟之人今故相誘爲盜爾此二人本是堪可之人可任用也其後管仲死桓公使此二人爲管仲服記者言仕於大夫而爲之服自此始以君命不可違也蓋於禮違大夫而之諸侯不爲大夫反服桓公之意蓋不忘管仲之舉賢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過失誤也舉猶稱也起起立也失言不自安故起立示改變之意諸臣之名或與君之諱同則稱字也

內亂不與去聲焉外患弗辟避也

內亂謂本國禍難也言卿大夫在國若同僚中有謀作亂者力能討則討之力不能討則謹自畏避不得干與其或冦患在外如隣國來攻或夷狄侵擾則不可逃避當盡力捍禦死義可也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贊大行古禮書篇名也其書必皆贊說大行人之職事今記者引之故云贊大行曰子男執璧非圭也記者失之博三寸圭也厚半寸圭璧各厚半寸也剡上削殺其上也藉玉者以韋衣板而藻畫朱白蒼三色爲六行故曰藻三采六等也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問其先人始仕食祿當何君時文公至哀公七君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緇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去聲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

退反命于君曰釁某廟事畢反命于寢君南鄕于門內朝服旣反命乃退

宗廟初成以牲血塗釁之尊神明之居也爵弁士服也純衣玄衣纁裳也拭羊拭之使淨潔也宗人祝之其辭未聞碑麗牲之碑也在廟之中庭升屋自中謂由屋東西之中而上也門廟門也夾室東西廂也門與夾室各一雞凡三雞也亦升屋而割之衈者未刲羊割雞之時先滅耳旁毛以薦神耳主聽欲神聽之也廟則在廟之屋下門與夾室則亦在門與夾室之屋下也門則當門屋之中夾室則當夾室屋之中故云門當門夾室中室也有司宰夫祝宗人也宗人告事畢告于宰夫也宰夫爲攝主反命于寢其時君在路寢也

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屋者交神明之道也

疏曰考之者謂設盛饌以落之庾蔚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

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加豚

名者有名之器若尊彝之屬也豭豚牡豚也長樂陳氏曰釁者塗釁以血交神明之道也廟成則釁室成則不釁以室不可以神之也宗廟之器其名者釁非名者不足以神之也然則周官羊人釁共羊牲特以釁廟也雞人釁共雞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若宗廟之器釁以豭豚則釁牲不特雞羊而已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畀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於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

出夫人有罪而出之還本國也在道至入猶以夫人禮者致命其國然後義絶也將命者謙言寡君不敏不能從夫人以事宗廟社稷而不斥言夫人之罪答言前辭不教謂納采時固嘗以此爲辭矣○疏曰有司官陳器皿者使者使從己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齎器皿之屬以還主國也主人有司亦官受之者主國亦使有司官領受之也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供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避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遣妻必命由尊者故稱舅稱兄兄謂夫之兄也此但言夫致之之辭未聞舅與兄致之之辭也上文已有主人對辭下文因姑姊妹故重言對言某之姑不肖或某之姊不肖或某之妹不肖故云亦皆稱之也嚴陵方氏曰夫婦之道合

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王亦存其辭焉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嗣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吾飧音孫作而辭曰。疏食嗣也。不敢以傷吾子

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作而辭。起而辭謝也。疏食。麤疏之食也。飧以飲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飧以助飽實。不敢以傷吾子者。言麤疏之飯不可強食以致傷害也。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呼而與之。行道之人不受。蹴而與之。乞人則不屑也。孔子食於少施氏。苟非食之以禮。又安得爲之飽乎。觀其賓祭與飧。主人皆作而辭。則其有禮也可知矣。飧者食後而更飧。○張子曰。後世惟務簡便。至如賓主相與爲禮。安然不動。復何相勸相致之意。但以酒食相與辭從而已。古人必自進避且凡席酌酒而拜。所以致其敬也。末世雖宗廟之享。父母之養。禮意猶有所闕。孔子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有禮也。食於季氏。孔子雖欲行禮。季氏必是不知。故不辭不食肉而飧。凡禮必施之於知禮者。若爲不知禮亦難行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兩字如字

此謂昏禮納徵也。一束十卷也。八尺爲尋。每五尋爲匹。從兩端卷至中。則五匹爲五箇兩卷矣。故曰束五兩。○鄭氏曰。四十尺謂之匹。猶匹偶之匹。言古人每匹作兩箇卷子

婦見舅姑。兄弟姑姊妹。皆立于堂下。西面北上。是見已。見諸父各就其寢

立于堂下。則婦之入也。已過其前。此卽是見之矣。不復各特見之也。諸父旁尊。故明日各詣其寢而見之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鬈音拳首

疏曰。十五許嫁而笄。若未許嫁。至二十而笄。以成人禮言之。婦人執其禮者。十五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者。則婦人禮之。無主婦女賓。不備儀也。燕則鬈首者。謂既笄之後。尋常在家燕居。則去其笄而分髮爲鬌紒也。此爲未許嫁。故雖已笄。猶爲少者處之

鞸音畢長去聲三尺。下廣去聲二尺。上廣一尺。會膾去上五寸。紕毗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準以素。紃旬以五采

疏曰。鞸。韍也。會。領縫也。鞸旁緣謂之紕。下緣曰純。紃。縧也。謂以五采之條置於諸縫之中。詳見玉藻。長樂陳氏曰。鞸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裨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去會與純各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然鞸自頸有而下則其身也。鄭氏以其身之五寸爲領。而會爲領縫。是有在領上矣。故之上韍猶尊上玄酒。俎上生魚也。古者衣服用韍無所經見。詩曰。庶見素鞸。是祥祭有鞸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一

喪大記第二十二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唯送死可以當大事周官以喪禮哀死亡則喪無非大事也然禮有小大此篇所記以大者為主故名曰喪大記

疾病外內皆埽去聲君大夫徹縣玄士去上聲琴瑟寢東首去聲於北牖下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男女改服屬燭纊曠以俟絕氣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病疾之甚也以賓客將來候問故埽潔所居之內外若君與大夫之病則徹去樂縣士則去琴瑟東首於北牖下者東首向生氣也按儀禮宮廟圖無北牖而西北隅謂之屋漏以天光漏入而得名或者北牖指此乎古人病將死則廢牀而置病者於地以始生在地庶其生氣復反而得活及死則復舉尸而置之牀上手足為四體各一人持之為其不能自屈伸也男女皆改服亦擬賓客之來也貴者朝服庶人深衣纊新綿也屬之口鼻觀其動否以驗氣之有無也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惡其褻也全華應氏曰埽庭及堂正家之常道今於此又皆埽者齋外內以謹變致潔敬以謹終也樂縣琴瑟自其疾卽不作則聲音固已久聞於耳矣徹而去之亦不欲接於目也○李氏曰東首所以歸魂于陽北牖下所以反魄于陰使之各歸其眞宅而已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于男子之手以齊終也○馬氏曰君子於其生也欲內外之有別於其死也欲始終之不褻則男女之分明夫婦之化興昔者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論語亦云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則曾子之死唯弟子與子侍側而已

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的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于寢士之妻皆死于寢

諸侯與夫人皆有三寢君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夫人一正寢二小寢卒當於正處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者世婦乃國君之次婦其尊卑與命婦等故兼言之內子卿妻也下室燕處之所又燕寢亦曰下室也士之妻皆死于寢謂士與其妻故云皆也士喪禮云死于適室此云寢寢室通名也臨川吳氏曰此記上是記君大夫士與其正妻死處不及其次妻世婦謂大夫之正妻非言諸侯次婦以其名稱與諸侯次世婦同故注疏因而言其死處也天子適后之次稱夫人故諸侯以天子之次婦為適妻之稱諸侯適夫人之次稱世婦故大夫以諸侯之次婦為適妻之稱遞降一等也內子卽大夫之正妻未受命夫人所命則未可稱世婦故但稱內子內子蓋已命未命之通稱世婦亦內子也○嚴陵方氏曰路寢謂之路猶路車謂之路以大言之也適寢謂之適猶適子謂之適以正言之也正則以別他下室及燕處也寢卽正寢也士與其妻皆死于寢則以賤而無嫌故也

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復始死升屋招魂也虞人掌林麓之官階梯也狄人樂吏之賤者死者封疆內若有林麓則使虞人設梯以升屋其官職卑下不合有林麓者則使狄人設之以其掌設簨虡或便於此嚴陵方氏曰設階必以虞人者以階之材必取諸林麓而虞人則掌林麓

之官也無林麓則無虞人。故以樂吏之賤者代之

小臣復復者朝服君以卷(衮)大人以屈(闕)狄大夫以玄赬(赤貞反)世婦以襢(知彥反)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彖)衣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平聲)捲衣投于前司服受之降自西北榮

小臣君之近臣也。君以衮謂上公用衮服也。循其等而用之則侯伯用鷩冕之服子男用毳冕之服上公之夫人用褘衣侯伯夫人用揄狄子男夫人用屈狄。此言君以衮舉上以見下也。夫人以屈狄舉下以知上也。赬赤色。玄赬玄衣纁裳也。世婦大夫妻。言世婦者大夫妻與世婦同用襢衣也。襢衣而下六服說見前篇。爵弁指爵弁服而言非用弁也。六冕則以衣名冠四弁則以冠名衣也。榮屋翼也。天子諸侯屋皆四注。大夫以下但前簷後簷而已。翼在屋之兩頭似翼故名屋翼也。中屋當屋之中也。履危立于高峻之處蓋屋之脊也。三號者一號於上冀魂自天而來。一號於下冀魂自地而來。一號於中冀魂自天地四方之間而來。其辭則皐某復也。皐長聲也。三號畢乃捲斂此衣自前投而下。司服者以篋受之復之小臣即自西北榮而下也。馬氏曰始死者人以不忍之心而望其重生。求生者人以必還之理而欲其不死。故謂之復自君至於士自夫人至於士妻各以其祭服之至盛者招之。庶其神之依是而來也。中屋履危則求之上下之間北面三號則求諸幽陰之義。及乎不知神之所在而卒不復也。然後捲衣投于前而降焉。蓋死矣減矣不可以復生矣則自小斂以至於葬此所謂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也。然則死者不可以復生。萬物自然之理也。於死而必為復。既死而卒不能復。聖人制此豈虛禮與。亦以謂禮義之經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孝子之情苟可以生死而骨肉者無不為已。況於萬一有復生之道。何憚而不盡此禮哉。

其為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

說見曾子問及雜記

復衣不以衣(去聲)尸。不以斂。婦人復不以袡(如占反)。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唯哭先(去聲)復。復而後行死事

士喪禮復衣初用以覆尸浴則去之。此言不以衣尸謂不用以襲也。以絳緣衣之下曰袡。蓋嫁時盛服非事鬼神之衣故不用以復也。嚴陵方氏曰稅與袡皆謂之緣衣。或以復或以不復者蓋祭之緣衣則謂之稅嫁之緣衣則謂之袡此其所以異。復各以死者之祭服以其求於神故也。

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

啼者哀痛之甚嗚咽不能哭如嬰兒失母也。兄弟情稍輕故哭有聲。婦人之踊似雀之跳足不離地。問喪篇云爵踴是也。山陰陸氏曰主人啼而不哭兄弟哭而不踊婦人哭踊殺於上矣蓋踊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

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姑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

此言國君之喪。正尸。遷尸於牖下南首也。姓猶生也。子姓。子所生。謂衆子孫也。內命婦。子婦世婦之屬。姑姊妹。君之姑姊妹也。子姓。君女孫也。外命婦。卿大夫之妻也。外宗。謂姑姊妹之女。金華應氏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遽家迫。人雜事繁。先謹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紏雜亂者有倫矣。主東賓西。內外之大節也。男主居東之上。而內之家長雖若母亦在其西。則示一國一家之有主。而內外族姓之尊卑咸有所統攝矣

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姑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



承衾而哭。猶若致其親近扶持之情也。謂初死時〇疏曰。君與大夫位尊。故坐者殊其貴賤。士位下。故坐者等其尊卑

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爲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

寄公。諸侯失國而寄託隣國者也。國賓。他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出。出迎也。爲君命出。謂君有命及門則出也。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辭。告也。故不當斂時則亦出迎。雜記云。大夫至。絶踊而拜之者。亦謂斂後也

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扱（插）衽拊（撫）心。降自西階。君拜寄公國賓于位。大夫於君命。迎于寢門外。使者升堂致命。主人拜于下。士於大夫親弔。則與之哭。不逆於門外

徒跣者。未著喪屨。吉屨又不可著也。扱衽者。扱深衣前襟於帶也。拊心。擊心也。曲禮云。升降不由阼階。拜寄公國賓于位者。寄公位在門西。國賓位在門東。主人於庭各向其位而拜之也。士喪禮云。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即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之。山陰陸氏曰。迎。逆也。凡言迎。先之也。若逆。彼來而後往焉。大夫於君命言迎。士於大夫言逆。以此



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命婦爲夫人之命出。士妻不當斂則爲命婦出

婦人不下堂。此謂自房而出拜於堂上也

小斂。主人即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憑）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脫）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側瓜反）。帶麻于房中。徹帷。男女奉（上聲）尸夷于堂。降拜

檀弓云。小斂于戶內。馮之踊者。馮尸而踊也。髦。幼時翦髮爲之。年雖成人。猶垂于兩邊。若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沒不髦。謂此也。髽亦用麻。如男子括髮以麻也。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絰。小斂畢。即徹去先所設帷堂

之帷。諸侯大夫之禮賓出乃徹帷此言士禮耳。奠陳也。
小斂竟相者舉尸出戶往陳于堂而孝子男女親屬並
扶捧之也。降拜適子下堂而拜賓也。長樂黄氏曰士喪禮小斂馮尸主人括髮袒衆主人免于房主婦髽于室士喪禮記曰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則小斂馮尸之後括髮免髽之時主人已絞帶衆主人已布帶婦人已帶麻特主人未襲絰耳

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句 拜卿大夫於位於士旁三拜。夫
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氾劒
拜衆賓於堂上

君謂遭喪之嗣君也。寄公與國賓入弔。固拜之矣。其於
大夫士也。卿大夫則拜之於位。士則旁三拜而已。旁謂



不正向之也。士有上中下三等。故共三拜。大夫士皆先
君之臣。俱當服斬。今以小斂畢而出庭列位。故嗣君出
拜之。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矣。其於卿大夫之內
子士之妻。則亦拜之。但內子與命婦則人人各拜之。衆
賓則士妻也。氾拜之而已。亦旁拜之比也

主人即位。襲帶絰踊。母之喪。即位而免。問乃奠。弔者襲裘
加武帶絰。與主人拾其劫反踊

主人拜賓後。即阼階下之位。先拜賓時袒。今拜畢乃掩
襲其衣。而加要帶首絰。乃踊。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諸
侯禮。故先襲絰乃踊也。母喪降於父。拜賓竟而即位。以
免代括髮之麻。免而襲絰。至大斂乃成踊也。乃奠者。謂
小斂奠。弔者小斂後來。則掩襲裘上之裼衣。加素弁於
吉冠之武。武冠下卷也。帶絰者。要帶首絰。有朋友之恩
則加帶與絰。無朋友之恩。則無帶。惟絰而已。拾踊更踊
也

君喪。虞人出木角。狄人出壺。雍人出鼎。司馬縣玄之。乃官
代哭。大夫官代哭不縣玄壺。士代哭不以官

虞人。主山澤之官。出木爲薪以供爨鼎。蓋冬月恐漏水
冰凍也。角。斛水之斗。狄人。樂吏也。主挈壺漏水之器。故
出壺。雍人。主烹飪。故出鼎。司馬。夏官卿也。其屬有挈壺



氏。司馬自臨視其縣。此漏器。乃官代哭者。未殯哭不絕
聲。爲其不食疲倦。故以漏器分時刻。使官屬以次依時
相代。而哭聲不絕也。士代哭不以官者。親疏之屬與家
人自相代也

君堂上二燭。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
下一燭

疏曰。有喪則於中庭終夜設燎。至曉滅燎。而日光未明
故須燭以照祭饌也。古者未有蠟燭。呼火炬爲燭也

賓出徹帷

小斂畢即徹帷。士禮也。此君與大夫之禮。小斂畢下階

拜賓賓出乃徹帷也
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向
婦人哭位本在西而東面今以奔喪者由外而來合居
尸之西故退而近北以鄉南也
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
哭
堂以内至房婦人之事堂以外至門男子之事非其所
而哭非禮也此言小斂後男主女主迎送弔賓之禮婦
人於敵者同不下堂若君夫人來弔則主婦下堂至庭
稽顙而不哭也男子於敵者之弔亦不出門若有君命



而出迎亦不哭也
其無女主則男主拜女賓于寢門内其無男主則女主拜
男賓于阼階下子幼則以衰催抱之人爲之拜爲後者不
在則有爵者辭無爵者人爲之拜在竟境内則俟之在竟
外則殯葬可也喪有無後無無主
爲後者不在謂以事故在外也此時若有喪事而弔賓
及門其爲後者是有爵之人則辭以攝主無爵不敢拜
賓若此爲後者是無爵之人則攝主代之拜賓可也出
而在國境之内則俟其還乃殯葬若在境外則當殯即
殯殯後又不得歸而及葬期則葬之可也無後不過已

自絕嗣而已無主則闕於賓禮故可無後不可無主也
嚴陵方氏曰有後無後存乎天有主無主存乎人存乎
天者不可爲也故喪有無後者存乎人者可以爲也故
無無
主者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旣殯授大夫世婦杖子大夫
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内輯集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卽
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
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子兼適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輯斂也謂擧之不
以拄地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拄杖而行至寢門乃
與大夫幷言者據禮大夫隨世子以入子杖則大夫輯



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於君所則輯杖也此
言大夫特來未與子相隨故云門外杖門内輯若庶子
之杖則不得持入寢門也夫人世婦居次在房内有王
命至則世子去杖以尊王命也有隣國君之命則輯杖
者下成君也聽卜卜葬卜日也有事於尸虞與卒哭及
祔之祭也於大夫所則杖者諸大夫同在門外之倚同
是爲君故並得以杖拄地而行也山陰陸氏曰子夫人杖不言授嫌或使之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旣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大夫有君
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内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
婦之命授人杖

大夫有君命此大夫指爲後子而言。世婦君之世婦也
山陰陸氏曰。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輯杖於此取中焉在去杖與杖之間爲世婦之命授人杖。不言使人執之異也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如大夫。謂去杖輯杖授人杖三者輕重之節也
子皆杖。不以即位。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棄杖者斷短而棄之於隱者
子庶子不獨言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避適子也。哭殯則杖哀勝敬也。哭柩移後也。輯杖敬勝哀也。



獨言大夫士者。天子諸侯尊子不敢以杖入殯宮門。故哭殯哭柩皆去杖也。杖於喪服爲重。大祥棄之必斷截使不堪他用。而棄於幽隱之處。不使人褻賤之也
始死遷尸于牀。幠呼用斂衾。去死衣。小臣楔先結反齒用角柶四。綴拙足用燕几。君大夫士一也
病困時遷尸于地。冀其復生。死則舉而置之牀上也。幠覆也。斂衾擬爲大斂之衾也。先時徹褻衣而加新衣。以死令覆以衾而去此死時之新衣也。楔拄也。以角爲柶長六寸。兩頭屈曲。爲將含恐口閉。故以柶拄齒令開而受含也。尸應著屨。恐足辟戾。故以燕几拘綴之令直也。

管人汲。不說脫繘聿屈之。盡階不升堂。授御者。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枓主。浴用絺巾。挋震用浴衣。如他日。小臣爪足。浴餘水棄于坎。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抗衾而浴
管人。主館舍者。汲。汲水以供浴事也。繘。汲水綆上索也。急遽不暇解脫此索。但縈屈而執於手。水從西階升盡等而不上堂。授與御者。抗衾舉衾以蔽尸也。此浴水用盆盛之。乃用枓酌盆水以沃尸。以絺爲巾。醮水以去尸之垢。挋拭也。浴衣生時所用以浴者。用之以拭尸令乾也。如他日者。如生時也。爪足浴竟而翦尸足之爪甲也。



浴之餘水棄之坎中。此坎是甸人取土爲竈所掘之坎。
內御者。婦人也
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七何反沐于堂上。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甸人爲垼役于西牆下。陶人出重鬲平聲歷。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厞扶味反薪用爨之。管人授御者沐。乃沐。沐用瓦盤。挋用巾。如他日。小臣爪手翦須。濡乃亂反濯棹棄于坎
此言尸之沐。差猶摩也。謂淅粱或稷之潘汁以沐髮也。君與士同用粱者。士卑不嫌於僭上也。垼塊竈也。將沐時甸人之官取西牆下之土爲塊竈。陶人作瓦器之官

也。重鬲縣重之甖瓦缾也。受三升。管人受沐汁於堂上之御者而下往西牆於役竈鬲中煑之令溫。甸人爲竈畢即往取復者所徹正寢西北厞以爨竈煑沐汁。謂正寢爲廟神之也。舊說厞是屋簷。謂抽取屋西北之簷。一說西北隅厞隱處之薪也。用瓦盤以貯此汁也。挋用巾。以巾拭髮及面也。爪手翦手之爪甲也。濡煩𢵎其髮也。濯不淨之汁也

君設大盤造(七到反)冰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步頂反)瓦盤無冰。設牀襢(之展反)笫(滓)有枕。含(去聲)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君大夫士一也



大盤造冰。納冰於大盤中也。夷盤小於大盤。夷猶尸也。併瓦盤也。瓦盤小。故併設之。無冰盛水也。冰在下。設牀於上。襢單也。去席而袒露笫簀。尸在其上。使寒氣得通免腐壞也。含襲遷尸三節各自有牀。此謂沐浴以後襲斂以前之事

君之喪。子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子大夫公子衆士食粥。納財朝一溢米。莫(暮)一溢米。食之無筭。士疏食(嗣)水飲。食之無筭。夫人世婦諸妻皆疏食水飲。食之無筭

納財。謂有司供納此米也。鄭註財穀也。謂米由穀出故言財。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食之無筭者。謂居喪不能頻食。隨意欲食則食。但朝暮不過此二溢之米也。疏食。粗飯也

大夫之喪。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妻妾疏食水飲。士亦如之

室老家臣之長。子姓孫也。衆士室老之下也。士亦如之。謂士之喪。亦子食粥。妻妾疏食水飲也

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婦人亦如之。君大夫士一也。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食粥於盛(平聲)不盥。食於篹(思管反)者盥。食菜以醯醬。始食肉者先食乾(干)肉。始飲酒者先飲醴酒



盛。杯圩之器也。篹竹筥也。杯圩盛粥。歠之以口。故不用盥手。飯在篹。須手取而食之。故當盥手也

期之喪。三不食。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飲酒。期終喪不食肉。不飲酒。父在爲母。爲妻。九月之喪。食飲猶期之喪也。食肉飲酒。不與人樂(洛)之

不與人樂之。言不以酒肉與人共食爲歡樂也。樂舊音預非〇疏曰。期喪三不食。謂大夫士旁期之喪。正服則二日不食。見間傳(臨川吳氏曰。上言期之喪者。謂不杖期。下言父在爲母爲妻者。謂杖期。故不同也)

五月三月之喪。壹不食。再不食可也。比(畀)葬食肉飲酒。不

與人樂之。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

一不食三月之喪也。再不食五月之喪也。故主舊君也。

大夫本稱主

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有疾食肉飲酒可也。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麻在身

不成喪謂不備居喪之禮節也

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粱肉。若有酒醴則辭

君食之食臣也。大夫食之食士也。父友父同志者。此並是尊者食卑者。故雖粱肉不避。酒醴見顏色故當辭



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

簟席竹席也

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十有九稱。稱去聲 君陳衣于序東。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絞紟不在列 紟其鴆反

此明小斂之衣衾。絞既斂所用以束尸使堅實者。從者在橫者之上。從者一幅。橫者三幅。每幅之末析為三片以便結束。皆一者。君大夫士皆一衾。衾在絞之上。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故十有九稱也。袍夾衣。衣裳單衣。故註云。單複具曰稱。紟單被也。不在列。不在十九稱之數也

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五。布紟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君陳衣于庭。百稱。北領西上。大夫陳衣于序東。五十稱。西領南上。士陳衣于序東。三十稱。西領南上。絞紟如朝服。絞一幅為三不辟。百 紟五幅無紞 紞都敢反

此明大斂之事。縮者三。謂一幅直用。裂其兩頭為三片也。橫者五。謂以布二幅分裂作六片而用五片。橫於直者之下也。紟一說在絞下。用以舉尸。一說在絞上。未知孰是。二衾者。小斂一衾。大斂又加一衾也。如朝服。其布如朝服十五升也。絞一幅為三不辟者。一幅兩頭分為三段而中不擘裂也。紟五幅。用以舉尸者。無紞。謂被頭不用組紐之類為識別也。又按士沐粱及陳衣與士喪禮不同。舊說此為天子之士 臨川吳氏曰。絞一幅為三不辟者。辟讀如闢。開也。蓋小斂之絞縮一橫三者曰一曰三。皆以布之全幅為數也。大斂之絞縮三橫五者曰三曰五。皆以布之小片為數也。橫絞之五。既是以兩幅之布通身裁開為大小片。而用其五片矣。縮絞之三。亦是以一幅之布裁開其兩端為三。但中間當腰處。約計三分其長之一。不翦破爾。其橫縮之絞八片皆狹小。故結束處不用更辟裂之也。若小斂橫縮之絞是全幅之布。則其末須是翦開為三。方可結束也。但其翦開處不甚長。非如大斂之縮絞三分其長之二皆翦開也。紟五幅者。蓋用布五幅聯合為一。如今單布被。斂衾直鋪。布衾橫鋪。斂時先繫捲布紟以包裹斂衾。然後結束縮絞之三。縮絞結束畢。然後結束橫絞之五也



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君無襚。大夫士畢主人之祭服。親戚

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小斂，君大夫士皆用複(福)衣複衾。大斂，君大夫士祭服無算。君褶(牒)衣褶衾，大夫士猶小斂也。

小斂十九稱，不悉著於身，但取其方，故有領在下者。惟祭服尊，故必領在上也。君無襚，謂悉用己衣，不用他人襚送者。大夫士盡用己衣，然後用襚。言祭服，舉尊美者言之也。親戚所襚之衣，雖受之而不以陳列。複衣複衾，衣衾之有綿纊者。祭服無算，隨所有皆用，無限數也。褶衣褶衾，衣衾之裌者。君衣尚多，故大斂用裌衣衾，大夫士猶用小斂之複衣複衾也。(臨川吳氏曰：君無襚者，謂君之小斂，但有己衣服，襚衣雖有襚，衣不以用也。大夫士則先盡用自己之正服，乃樂用他人之襚服。親戚之襚，小斂以下，若大功以上之襚不將命，白即陳于房中者，謂以繼主人之正服而斂，以下親戚之襚，則須將命，致主但受之，雖用以斂，而未必盡用，故不以即陳也。)



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謂之一稱。

袍，衣之有著者，乃褻衣也。必須有禮服以表其外，不可禪露。衣與裳亦不可偏有，如此乃成稱也。

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詘(屈)，非列采不入，絺綌紵(宁)不入。

陳衣者實之篋，自篋中取而陳之也。取衣，收取襚者所委之衣也。不詘，舒而不卷也。非列采，為間色雜色也。斂尸者當暑亦用袍，故絺綌與紵布皆不入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執小斂大斂之事者，其事煩，故必袒以取便。遷尸入柩，則其事易矣，故不袒。

君之喪，大(泰)胥(祝)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為侍，士是斂。

胥讀為祝者，以胥是樂官，不掌喪事也。周禮大祝之職，大喪贊斂；喪祝，卿大夫之喪掌斂；士喪禮，商祝主斂，故知當為祝。侍，猶臨也。(臨川吳氏曰：大胥非謂樂官之大胥。按周官大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大胥者，大祝之胥也；喪祝之下有胥四人，所謂衆胥者，衆祝之胥也。大祝之爵下大夫，喪祝之爵為上士。非躬親執斂役者，故雖身親涖事，而名以其下之胥服勞役因之謂雖非四命之下大夫、三命之上士等而襄之，其命數，大祝當降國卿一等，衆祝當降二等，胥各四人，當亦如王朝之數。國君之斂，大胥四人親斂，衆胥二人佐之，以足六人之數，祝官臨斂。記雖不言，孔疏謂君應有侍者，不知何人，蓋大祝也。大夫之斂，則大胥二人臨斂，衆胥四人親斂。士之斂，則衆胥二人臨斂，士之友四人自斂。)



小斂大斂，祭服不倒，皆左衽，結絞不紐。

疏曰：衽，衣襟也。生向右，左手解抽帶便也。死則襟向左，示不復解也。結絞不紐者，生時帶並為屈紐，使易抽解；死時無復解義，故絞束畢結之，不為紐也。

斂者既斂必哭。士與(去聲)其執事則斂，斂焉則為之壹不食。

凡斂者六人。

與其執事，謂相助凡役也。舊說謂與此死者平生共執

事則不至褻惡死者故以之斂未知是否
君錦冒黼殺（色介反）綴旁七大夫玄冒黼殺綴旁五士緇冒赬（尺貞反）殺綴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去）猶冒也
冒者韜尸之二囊上曰質下曰殺先以殺韜足而上後以質韜首而下君質用錦殺畫黼文故云錦冒黼殺也其制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囊皆然綴旁七者不縫之邊上下安七帶綴以結之也上之質從頭而下其長與手齊殺則自下而上其長三尺也小斂有此冒故不用衾小斂以後則用夷衾覆之夷尸也裁



猶製也夷衾與質殺之制皆爲覆冒尸形而作也舊說夷衾亦上齊手下三尺繒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
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父兄堂下北面夫人命婦尸西東面外宗房中南面小臣鋪席商祝鋪絞紟衾衣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
弁絰素弁上加環絰未成服故也序謂東序端序之南頭也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楹南近堂廉者父兄堂下北面謂諸父諸兄之不仕者以賤故在堂下外宗見雜記下小臣鋪席絞紟衾鋪于席上士商祝之屬也

斂上即斂處也卒斂宰告大宰告孝子以斂畢也馮之踊者馮尸而起踊也
大夫之喪將大斂既鋪絞紟衾衣君至主人迎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君釋菜祝先入升堂君即位于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房外南面主婦尸西東面遷尸卒斂宰告主人降北面于堂下君撫之主人拜稽顙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
君釋菜禮門神也宰告亦告主人以斂畢也君撫之撫尸也主人拜稽顙謝君之恩禮也升主人馮之君使主人升堂馮尸也命亦君命之



士之喪將大斂君不在其餘禮猶大夫也
其餘禮如鋪衣列位等事
鋪絞紟踊鋪衾踊鋪衣踊遷尸踊斂衣踊斂衾踊斂絞紟踊
此踊之節也動尸舉柩哭踊無數不在此節　臨川吳氏曰踊之節君大夫士之禮皆同大斂當此之節則孝子必踊也
君撫大夫撫內命婦大夫撫室老撫姪（迭）娣
撫以手按之也內命婦君之世婦也大夫內命婦皆貴故君自撫之以下則不撫也室老貴臣姪娣貴妾故大夫撫之也古者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各以女媵之爲娣

姪以從。大夫內子亦有姪娣。姪者兄之子。娣女弟也。娣尊姪卑。士昏禮雖無娣媵先言姪若無娣猶先媵。士有娣媵則大夫有可知矣

君大夫馮父母妻長子。不馮庶子。士馮父母妻長子庶子。庶子有子則父母不馮其尸。凡馮尸者。父母先妻子後

謂尸之父母妻子也。尊者先馮。卑者後馮○疏曰。君大夫之庶子雖無子亦不得馮

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執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上聲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俱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馮尸不當君所。凡馮尸興必踊



撫之者當尸之心胷處撫按之也。執之者執持其衣。馮之者身俯而馮之。奉之者捧持其衣。拘之者微牽引其衣。皆於心胷之處。不當君所者。假令君已撫心。則餘人馮者必少避之。不敢當君所撫之處也。馮尸之際哀情切極。故起必爲踊以泄哀也。臨川吳氏曰。總言之皆謂之馮尸。分言之則有馮奉拘撫執五者之異。撫在拘執之間○山陰陸氏曰。言執若不能捨也。言奉者舅姑在焉。拘之。婦人從一。若猶有所拘然也

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寢苫始占反枕去聲凷塊非喪事不言。君爲廬宮之。大夫士襢展之

疏曰。倚廬者於中門外東牆下倚木爲廬也。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飾之也。寢苫臥於苫也。枕凷枕土堛也。爲廬宮之者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也。襢袒也。其廬袒露不以帷障之也

既葬柱主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

柱楣者先時倚木於牆以爲廬。葬後哀殺。稍舉起其木拄之於楣以納日光。略寬容也。又於內用泥以塗之。而免風寒。不於顯者。不塗廬外顯處也。皆宮之。不襢也

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

疏曰。既非喪主。故於東南角隱映處爲廬。經雖云未葬。其實葬竟亦然也



既葬與人立。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避也

不言國事家事禮之經也。既葬政入以下禮之權也。弁絰帶謂素弁加環絰而帶則仍是要絰也。大夫士弁絰則國君亦弁絰也。君言服王事。則此亦服國事也

既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君謀國政。大夫士謀家事。既祥黝於糾反堊烏故反。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故也

堊室在中門外。練後服漸輕。可以謀國政謀家事也。祥大祥也。黝治堊室之地令黑。堊塗堊室之壁令白。皆稍

致其飾也。祥後中門外不哭。故曰祥而外無哭者。禪則門内亦不復哭。故曰禪而内無哭者。所以然者。以樂作故也。嚴陵方氏曰。既練君謀國政。與夫既葬之不言國事矣。大夫士謀家事。與夫既葬之不言家事矣。或言政或言事者。上在上則曰政。衆在下則曰事。齋潔其地。使微青澄其聽。使純白以吉之先見。故致飾以變其也。若既練所居之室以堊。則以表哀素之心耳。非致飾也。

禪而從御吉祭而復寢

從御。鄭氏謂御婦人。杜預謂從政而御職事。杜說近是。蓋復寢乃復其平時婦人當御之寢耳。吉祭四時之常祭也。禪祭後值吉祭同月。則吉祭畢而復寢。若禪祭不值當吉祭之月。則踰月而吉祭乃復寢也。孔氏以下文



不御於内爲證。故從鄭說。又按間傳言既祥復寢者。謂大祥後復殯宮之寢。與此復寢異。

期居廬終喪不御於内者。父在爲母。爲妻齊衰期者。大功布衰九月者。皆三月不御於内。婦人不居廬不寢苫。喪父母既練而歸。期九月者既葬而歸

喪父母謂婦人有父母之喪也。既練而歸。練後乃歸夫家也。女子出嫁爲祖父母及爲父後之兄弟。皆期服。九月者。謂本是期服而降在大功者。此皆哀殺。故葬後即歸也

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

雜記曰。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言大夫士爲國君喪之禮也。此言公者。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爲公也。有地大夫之喪。其大夫與士治其采地者。皆來奔喪。大夫則俟小祥而反其所治。士則待卒哭而反其所治也。山陰陸氏曰。言俟者哀之殺早矣。據父母既練而歸曰既哀有餘也

大夫士父母之喪既練而歸。朔日忌日則歸哭于宗室。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

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庶子爲大夫士而遭父母之喪。殯宮在適子家。既練各歸其宮。至月朔與死之日。則往哭于宗子之家。謂殯宮也。諸父兄弟期服輕。故卒哭即



歸也

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

疏曰。喪卑故尊者不居其殯宮之次也

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於外命婦既加蓋而君至。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爲字並去聲

君於大夫及内命婦之喪而視其大斂。常禮也。若爲之加恩賜。則視其小斂也。外命婦乃臣之妻。其恩輕。故君待其大斂入棺加蓋之後而後至也。士雖卑亦宜有恩賜。故亦視其大斂。嚴陵方氏曰。小斂在先。大斂在後。喪事以速爲敬。故大斂而往者禮之常。小斂而往者爲之賜也

夫人於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小斂焉於諸妻為之賜大斂焉於大夫外命婦既殯而往

疏曰諸妻姪娣及同姓女也同士禮故賜大斂若夫人姪娣尊同世婦當賜小斂已上言君夫人視之皆有常禮而為之賜則加禮也

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主人具殷奠之禮俟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巫止于門外祝代之先君釋菜于門內祝先升自阼階負墉南面君即位于阼小臣二人執戈立于前二人立于後擯者進主人拜稽顙君稱言視祝而踊主人踊



大夫士之喪君或以他故不及斂者則殯後亦往先使告戒主人使知之主人具盛饌之奠身自出候於門外見君車前之馬首入立于門東北面巫本在君之前今巫止不入祝乃代巫先君而入君釋菜以禮門神之時祝先由東階以升負墉南面者在房戶之東背壁而向南也主人拜稽顙者以君之臨喪故於庭中北面拜而稽顙也君稱言者君舉其所來之言謂弔辭也祝相君之禮稱言畢而祝踊故君視祝而踊君踊畢主人乃踊也

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若君所臨是大夫喪則踊畢即釋此殷奠于殯可也若是士喪則主人畢未敢留君待奠故先出俟于門謂君將去也君使人命其反而奠乃反奠奠畢主人又先俟于門外君去即拜以送也奠畢出俟大夫與士皆然

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在殯三往焉士疾一問之在殯一往焉君弔則復殯服

殯後主人已成服而君始來弔主人則還著殯時未成服之服蓋免經免布深衣也不散帶故小記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則不敢謂君之弔後時又且以君來故新其禮也



夫人弔於大夫士主人出迎于門外見馬首先入門右夫人入升堂即位主婦降自西階拜稽顙于下夫人視世子而踊奠如君至之禮夫人退主婦送于門內拜稽顙主人送于大門之外不拜

夫人弔則主婦為喪主故主婦之待夫人猶主人之待君也世子夫人之世子也夫人來弔則世子在前道引其禮如視之道君故夫人視世子而踊也主人送而不拜者喪無二主主婦已拜主人不當拜也金華應氏曰君臣之際猶家人也君於外內婦既殯往夫人於大夫士之家亦往弔之然則弔內子士妻之禮亦在其中矣主人迎而先

入門右夫人升而自作階待夫人猶待君也主婦拜顙于下執贄禮猶臣禮也夫人之行世子實侍之世子猶視祝而踊夫人則視世子而踊也退則送于門外婦人迎送不下堂而特至門者為所尊變也其來也主人迎于門外送亦如之所以代主婦而伸敬也門外者男子之所有事婦人迎送不出門雖對所尊而不敢變也古之君臣猶一體也頭目手足疾痛慘楚彼此無不相應君臣猶一家也父兄子弟吉凶休戚上下無不相關視之如一體故疾則君三問再問喪則君或撫或踊真若吾手足之親於焉視之如一家故君喪則大夫士位乎東世婦上妻位乎西不翅父兄之痛也及臣之有故則君視之夫人視之世子視之眞若子弟之失亡焉然詬婦之至君所惟喪祭爲然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後非問疾弔喪則不入諸臣之家夫人之行以與世子借其動也不尚矣

大夫君不迎于門外入即位于堂下主人北面衆主人南面婦人即位于房中若有君命命夫命婦之命四隣賓客



其君後主人而拜

大夫之臣亦以大夫爲君故曰大夫君也言此大夫君之弔其臣喪也主人不迎于門外此君入而即堂下之位位在阼階下西向主人在其位之南而北面也此大夫君來弔之時若有本國之君命或有國中大夫及命婦之命或鄰國卿大夫遣使來弔者此大夫君必代主人拜命及拜賓以喪用尊者主其禮故也然此君終不敢如國君專代爲主必以主人在己後待此君拜竟主人復拜也○石梁王氏曰後主人者己在前拜使主人陪後

君弔見尸柩而后踊

前章旣殯而君往是不見尸柩也乃視祝而踊此言見尸柩而后踊似與前文異舊說殯而未塗則踊塗後乃不踊未知是否

大夫士若君不戒而往不具殷奠君退必奠

以君之來告於死者且以爲榮也

君大棺八寸屬燭六寸椑俾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君國君也大棺最在外屬在大棺之內椑又在屬之內是國君之棺三重也寸數以厚薄而言



君裏里棺用朱綠用雜金鐕[illegible]甘反大夫裏棺用玄綠用牛骨鐕士不綠

疏曰裏棺謂以繒貼棺裏也朱繒貼四方綠繒貼四角鐕釘也用金釘以琢朱綠著棺也大夫四面玄四角綠士不綠者悉用玄也亦用大夫牛骨鐕○石梁王氏曰用牛骨爲釘不可從臨川吳氏曰按定本近是蓋裏棺兼用綠色無義疏說分二色貼四邊貼四隅亦無義且未詳何據若依定本以綠爲琢則朱玄句絕琢字屬下句士用玄裏棺與大夫同但不用釘琢之爲異闕

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

蓋棺之蓋板也。用漆謂以漆塗其合縫用衽處也。衽束
並說見檀弓
君大夫鬊(舜)爪實于綠(角)中。士埋之
鬊亂髮也。爪手足之爪甲也。生時積而不棄今死為小
囊盛之而實于棺內之四隅故讀綠為角。四角之處也
士則以物盛而埋之耳
君殯用輴(春)欑(才冠反)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幬(壽)欑至
于西序塗不暨(其)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
君諸侯也。輴盛柩之車也。殯時以柩置輴上。欑猶叢也
叢木于輴之四面至于棺上。畢盡也。以泥盡塗之。此欑



木似屋形故曰畢塗屋也。大夫之殯不用輴其棺一面
貼西序之壁而欑其三面上不為屋形但以棺衣覆之
幬覆也。故言大夫殯以幬欑至于西序也。塗不暨于棺
者天子諸侯之欑木廣而去棺遠大夫欑狹而去棺近
所塗者僅僅不及于棺而已。士殯掘肂以容棺肂即坎
也。棺在肂中不沒其蓋縫用衽處猶在外而可見。其衽
以上亦用木覆而塗之。帷幛也。貴賤皆有帷故帷朝夕
之哭乃褰舉其帷耳。所以帷者鬼神尚幽闇故也。此章
以檀弓參之制度不同
熬君四種(上聲)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

熬以火煬穀令熟也。熟則香。置之棺旁使蚍蜉聞香而
來食免侵尸也。四種黍稷稻粱也。每種二筐。三種黍稷
粱。二種黍稷也。加魚與腊筐同異未聞○石梁王氏曰。
棺旁用熬穀加魚腊不可從
飾棺君龍帷三池
疏曰。君諸侯也。帷柳車邊障也。以白布為之。王侯皆畫
為龍故云君龍帷也。池者織竹為籠衣以青布挂於柳
上荒邊爪端象宮室承霤。天子四注屋四面承霤柳亦
四池。諸侯屋亦四注而柳降一池闕後故三池也
振容



振容者振動容飾也。以青黃之繒長丈餘如幡畫為雉
縣於池下為容飾車行則幡動故曰振容也
黼荒火三列黻(弗)三列
荒蒙也。柳車上覆謂鼈甲也。緣荒邊為白黑斧文故云
黼荒。荒之中央又畫為火三行故云火三列。又畫兩己
相背為三行故云黻三列
素錦褚加偽(帷)荒
素錦白錦也。褚屋也。荒下用白錦為屋象宮室也。加帷
荒者帷是邊牆荒是上蓋。褚覆竟而加帷荒於褚外也
纁紐六

上蓋與邊牆相離故又以纁帛爲紐連之兩旁各三凡
六也
齊字如五采五貝
齊者臍之義以當中而言謂鼈甲上當中形圓如車之
蓋高三尺徑二尺餘以五采繒衣之列行相次五貝者
又連貝爲五行交絡齊上也
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
翣形似扇木爲之在路則障車入椁則障柩二畫黼二
畫黻二畫雲氣六翣之兩角皆戴圭玉也
魚躍拂池
以銅魚懸於池之下車行則魚跳躍上拂於池魚在振
容間也
君纁戴六
戴猶値也用纁帛繫棺紐著柳骨棺之橫束有三每一
束兩邊各屈皮爲紐三束則六紐今穿纁戴於紐以繫
柳骨故有六戴也
纁披去聲六
亦用絳帛爲之以一頭繫所連柳纁戴之中而出一頭
於帷外人牽之每戴繫之故亦有六也謂之披者若牽
車登高則引前以防軒車適下則引後以防翻車欹左
則引右欹右則引左使不傾覆也已上並孔說
大夫畫帷二池不振容畫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纁紐
二玄紐二齊三采三貝黻翣二畫翣二皆戴綏而追反魚躍
拂池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
畫帷畫爲雲氣也二池一云兩邊各一一云前後各一
畫荒亦畫爲雲氣也齊三采絳黃黑也皆戴綏者用五
采羽作蕤綴翣之兩角也披亦如之謂色及數悉與戴
同也
士布帷布荒一池揄搖絞交纁紐二緇紐二齊三采一貝
畫翣二皆戴綏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纁
布帷布荒皆白布不畫也一池在前揄搖翟也雉類青
質五色絞青黃之繒也畫翟於絞繒在池上戴當棺束
每束各在兩邊前頭二戴用纁後二用緇二披用纁者
據一邊前後各一披故云二披若通兩邊言之亦四披
也山陰陸氏曰天子八翣皆戴璧諸侯六翣皆戴圭大夫四翣士二翣皆戴綏戴玉者必戴綏戴綏者未必
戴玉綏旒也
君葬用輴春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輴船二綍
二碑御棺用茅士葬用國船車二綍無碑比弭出宮御棺
用功布
此章二輴字一國字註皆讀爲輇船音然以檀弓諸侯

輴而設幬言之則諸侯殯得用輴豈葬不得用輴乎。今讀大夫葬用輴與國字並作船音君葬用輴音春○天子之窆用大木爲碑謂之豐碑諸侯謂之桓楹碑詳見檀弓。御棺羽葆並見雜記。功布大功之布也。輇車雜記作輲字

凡封窆用綍去碑負引去聲君封以衡。大夫士以咸緘君命毋譁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

三封字皆讀爲窆。謂下棺也○疏曰。下棺時將綍一頭繫棺緘。又將一頭繞碑間鹿盧。所引之人在碑外背碑而立。負引者漸漸應鼓聲而下。故云用綍去碑負引也。



以衡。謂下棺時別以大木爲衡。貫穿棺束之緘平持而下。備傾頓也。以緘者以綍直繫棺束之緘而下也。命毋譁戒止其諠譁也。以鼓封擊鼓爲負引者縱捨之節也。命毋哭戒止哭聲也。士則衆哭者自相止而已

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

天子柏椁故諸侯以松。大夫同於天子者。卑遠不嫌僭也

棺椁之間君容柷昌六反大夫容壺。士容甒武

柷樂器。形如桶。壺漏水之器。一說壺甒皆盛酒之器。此言闊狹之度。古者棺外椁內皆有藏器也。嚴陵方氏曰。柷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壺大一石。甒五斗。則其所容之大小可知。君必以柷則與狄人設階同義。

君裏椁虞筐。大夫不裏椁。士不虞筐

疏曰。盧氏雖有解釋鄭云未聞今不錄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一

#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二

## 祭法第二十三

吳興沈氏曰祭法自燔柴於泰壇祭天也以至終篇即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之義踰也上只添禘郊祖廟一段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息列反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國語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嚳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石梁王氏曰此四代禘郊祖宗諸經無所見多有可疑雜以緯書愈紛錯矣○劉氏曰虞夏殷周皆出黃帝黃帝之曾孫曰帝嚳堯則帝嚳之子也黃帝至舜九世至禹五世以世次言堯禹兄弟也按詩傳姜嫄生棄爲后稷簡狄生契爲司徒稷契皆堯之弟契至冥六世至湯十四世后稷至公劉四世至大王十三世四代禘郊祖宗之說鄭氏謂經文差互今以成周之禮例而推之有天下者立始祖之廟百世不遷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祭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則虞夏皆當以顓頊爲始祖而禘黃帝於顓頊之廟祭天於郊則皆當以顓頊配也殷當以契爲始祖而禘帝嚳於契廟郊則當以契配也至於祖有功而宗有德則舜之曾祖句芒當有功可以爲祖今既不祖之矣瞽瞍頑而無德非所得而宗者故當祖嚳而宗堯也蓋舜受天下於堯堯受之於嚳故堯授舜而舜受終于文祖蘇氏謂即嚳廟也舜授禹禹受命于神宗即堯廟也即是可以知虞不祖句芒而祖嚳不宗瞽瞍而宗堯也明矣先儒謂配天必以始祖配帝必以父以此宗字即爲宗祀明堂之宗致疑舜當宗瞽瞍不當宗堯竊意五帝官天下自虞以上祖功宗德當如鄭註尚德之說三王家天下則自當祖宗所親然鯀嘗治水而殛死有以死勤事之功非瞽瞍比也故當爲祖但亦不當郊耳冥亦然由是論之則經文當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頊祖嚳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頊祖鯀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契祖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如此則庶乎其無疑矣大抵祖功宗德之宗與宗祀明堂之宗不同祖其有功者宗其有德者百世不遷之廟也宗祀父於明堂以配上帝者一世而一易不計其功德之有無也有虞氏宗祀之禮未聞借使有之則宗祀瞽瞍以配帝自與宗堯之廟不相妨但虞不傳子亦無百世不遷之義耳○今按以此章之宗爲宗其有德者自無可疑但殷有三宗不惟

言宗湯則未能究其說也(馬氏曰禘者三年祫五年禘之禘郊者郊天於圜丘之郊祖者所以祖有功宗者所以宗有德先王四時之祭則有常禮以常禮爲未足以極其追遠之意而又爲禘以祭則及其所出之祖先王宗廟之制則有常數以常數爲未足盡祭享之意而又立廟以尊之則及於所祖宗之廟禘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傳考之虞夏者黄帝之所自出也故虞夏禘黄帝商周者嚳之所自出故商周禘帝嚳)

燔(煩)柴於泰壇祭天也瘞(於滯反)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

燔燎也積柴於壇上加牲玉於柴上乃燎之使氣達於天此祭天之禮也泰壇即圜丘泰者尊之之辭瘞埋牲幣祭地之禮也泰折即方丘折如磬折折旋之義喻方也周禮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此并言騂犢者以周人尚赤而所謂陰祀者或是他祀歟(馬氏曰燔柴於泰壇所謂祭天於地上圜丘瘞埋於泰折所謂祭地於澤中方丘謂之圜丘方丘以其出於自然也謂之泰壇泰折以其出於人力也折旋中矩矩方也泰折即所謂方丘言燔柴於泰壇則知瘞埋於泰折者故也)

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祖)近(迎)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如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壇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現)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

泰昭壇名也祭時祭四時也相近當爲祖迎字之誤也寒暑一往一來往者祖送之來者迎逆之周禮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則送之亦必有其禮也坎以祭寒壇以祭暑亡其地謂見削奪也○方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則王有日之象而宮乃其居也故祭日之壇曰王宮日出於晝月出於夜則夜爲月之時而明乃其用也故祭月之坎曰夜明幽以言其隱而小也揚子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故祭星之所則謂之幽宗焉吁而求雨之謂雩主祭旱言之耳兼祭水者雨以時至則亦無水患也幽雩皆謂之宗者宗之爲言尊也書曰禋于六宗詩曰靡神不宗無所不用其尊之謂也泰壇泰折不謂之宗者天地之大不嫌於不尊也四方百物之神也方有四而位則八若乾位西北艮位東北坎位正北震位正東皆陽也坤西南巽東南離正南兌正西皆陰也故有坎有壇而各以四焉(延平周氏曰月爲陰而處於夜故曰夜明於星謂之幽者以對月而言則月爲明而星爲幽也水旱必謂之雩者以祭旱爲主蓋陰中之陽升則爲雨故雩祭所以助達陰中之陽者也四坎壇祭四方豈蜡之祭四方百物之神若先嗇之類則祭於壇若水庸之類則祭於坎歟)

大凡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七代之所更(平聲)立者禘郊祖宗其餘不變也

五代唐虞三代也加顓頊帝嚳爲七代舊說五代始黃帝然未聞黃帝禘郊祖宗之制恐未然○方氏曰人物

之生數有長短分有小大莫不受制於天地故大凡生者曰命及其死也物謂之折言其有所毀也人謂之鬼言其有所歸也不變者不改所命之名也更立者更立所祭之人也名既當於實故無事乎變人既異於世故必更而立焉名之不變止自堯而下者蓋法成於堯而已由堯以前其法未成其名容有變更也更立不及於黃帝者七代同出於黃帝而已黃帝無統於上七代更立於下故也其餘不變者謂禘郊祖宗之外不變也若天地日月之類其庿可變乎長樂陳氏曰五代所不變者命與折鬼之名也七代所更立者郊禘祖宗之祭也名生於事之實祭出於人之情黃帝而上事有其實而未必有其名故黃帝正名百物以至堯也舜也夏也殷也周也於其三者之名當同之而不變此所謂五代所不變也伏羲而上有其情而未備其祭故伏羲佃漁以備其祭至於黃帝也神農也堯也舜也夏也殷也周也於其所祭之人有所更容此謂七代更立者也然名則起於黃帝而近祭則起於伏羲而遠者何也蓋事之實漸文於後世而人之情周陰於上世此名與祭所以遠近之不同耳

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疎多少之數

方氏曰分地建國置都立邑所以尊賢也設廟祧壇墠而祭之所以親親也親親不可以無殺故為親疎之數焉尊賢不可以無等故為多少之數焉有昭有穆有祖有考親踈之數也以七以五以三以二多少之數也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

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也一壇一墠者七廟之外又立壇墠各一起土為壇除地曰墠也考廟父廟也王考祖也皇考曾祖也顯考高祖也祖考始祖也始祖百世不遷而高曾祖禰以親故此五廟皆每月一祭也遠廟為祧言三昭三穆之當迹遷者其主藏於二祧也古者祧主藏於太祖廟之東西夾室至周則昭之遷主皆藏文王之廟穆之遷主皆藏武王之廟也此不在月祭之例但得四時祭之耳故云享嘗乃止去祧為壇者言世數遠不得於祧處受祭故云去祧也祭之則為壇其又遠者亦不得於壇受祭故云去壇也祭之則為墠然此壇墠者必須有祈禱之事則行此祭無祈禱則止終不祭之也去墠則又遠矣雖有祈禱亦不及之故泛然名之曰鬼而已〇今按此章曰王立七廟而以文武不遷之廟為二祧以足其數則其實五廟而已若商有三宗則為四廟乎壇墠之主藏於祧而祭於壇墠猶之可也直謂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則大祫升毀廟之文何用

乎。又宗廟之制，先儒講之甚詳，未有擧壇墠爲言者。周
公三壇同墠，非此義也。又諸儒以周之七廟，始於共王
之時。夫以周公制作如此其盛，而宗廟之制，顧乃下同
列國，吾知其必不然矣。然則朱子然劉歆之說，豈無見
乎。鄭註此章，謂祫乃祭之，蓋亦覺記者之失矣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爲鬼

諸侯太祖之廟，始封之君也。月祭三廟，下於天子也。顯考祖考，四時之祭而已。去祖爲壇者，高祖之父，雖遷主寄太祖之廟，而不得於此受祭。若有祈禱，則去太祖之廟而受祭於壇也。去壇而受祭於墠，則高祖之祖也

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

大夫三廟，有廟而無主。其當遷者，亦無可遷之廟，故有禱則祭於壇而已。然墠輕於壇。今二壇而無墠者，以太祖雖無廟，猶重之也。去壇爲鬼，謂高祖若在遷去之數，則亦不得受祭於壇，祈禱亦不得及也

適的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

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

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

官師者，諸侯之中士下士爲一官之長者，得立一廟。祖禰共之。曾祖以上若有所禱，則就廟薦之而已。以其無壇也

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

庶士，府史之屬。死曰鬼者，謂雖無廟，亦得薦之於寢也

王制云：庶人祭於寢。馬氏曰：分地建國，置都立邑，雖其地之大小不同，要之不出於孝饗而已。說者以爲七廟之中祧廟二，則爲文武之廟，其說非也。遠廟爲祧，而二祧之廟止於享嘗而已。苟文武之廟而祭止享嘗，亦非先王所以尊祖宗之意也。祧者有去之意。說者以爲從兆者，則以禮示之，如孟子所謂爲有之兆，而有始之意也。親盡而服窮，祧所以去之，以有可毀之理，而有毀之不可以無漸，故去祧爲壇，去壇爲墠。二祧廟享嘗乃止，則有常禮也。至於壇墠，無禱乃止，則無常禮也。去墠爲鬼，則與庶人同。凡此者，皆先王親親之殺也。天子之廟，其常數止於七，而其功德之大，則數有加焉。至諸侯止五廟而已，雖有功德而數不增，雖無功德而數不減，先王之禮如此也。王制所謂太祖則無可毀之理，此天子諸侯大夫之廟，亦曰去祖爲壇，則祖有可毀之理，何也？蓋祭法爲無功德者言之，王制爲有功德者言之，此其所以不同也

王爲群姓立社，曰大泰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疏曰：大社在庫門之內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

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供粢盛。國社亦在公宮之右。侯社在籍田。置社者大夫以下包士庶。成群聚而居滿百家以上得立社。爲衆特置。故曰置社。○方氏曰。王有天下。故曰群姓。諸侯有一國。故曰百姓而已。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亦此之意。馬氏曰。社者土神而有生物之功。故王諸侯大夫立社。皆所以教民美報而有反本復始之意也。王謂之王社。諸侯有君之道。謂之國社。謂之侯社。至於大夫以下皆北面之臣。則謂之置社。○長樂陳氏曰。有天下之社。有一國之社。有衆人之社。有一人之社。有失國之社。大社。天下之社也。國社。一國之社也。王社侯社。一人之社也。喪國之社屋之。失國之社也。三社之制。大社爲大。此孟子所謂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也。喪國之社。天子所以爲戒。則又大於王社矣。以言亡不可以忘危也。書曰夏社禱與春秋曰亳社。皆以爲戒而已。然則諸侯有國社侯社與春秋之亳社。亦二社矣。天子之社在雉門之右。而綿詩曰。乃立應門。繼之曰。乃立冢土。冢土。社也。則諸侯之社亦在門內也。天子之社太牢。則諸侯當用少牢。若郊特牲曰。社事單出里。丘乘共粢盛。此大夫以下之社也。社稷之重於古也如此。而孟子曰。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夫水旱者。天事也。人事不勝。故天變見於時。而社稷土示也。豈其罪哉。然則謂之變者。猶曰以變置諸侯闕

王爲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王自爲立七祀。諸侯爲國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

司命見周禮。中霤門行戶竈見月令。泰厲。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古大夫之無後者。左傳云。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以其無所歸。或爲人害。故祀之。又按五祀之文散見經傳者非一。此言七祀三祀二祀一祀之說。殊爲可疑。曲禮大夫祭五祀。註言殷禮。王制大夫祭五祀。註謂有地之大夫。皆未可詳。馬氏曰。聖足以饗帝。孝足以饗親。至於七祀之儀。有所不廢者。所謂禮猶體之意也。命所於五祀。謂之制。變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故王立七祀。則諸侯立五。大夫三。士庶人一。皆以其制度之所自出也。命者所以司其生。厲者所以司其過。以至於出入起居飲食之際。莫不有神以司之。凡有形有氣者。皆不能逃於此。此其所以戶竈門行之間。一皆有以祭之也。七祀之祭。莫不各以其時。各以其候。月令所載是也。

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

方氏曰。玄孫之子爲來者。以其世數雖遠。方來而未已也。以尊祭卑。故曰下祭。○石梁王氏曰。庶殤全不祭。恐非。金華應氏曰。祭殤之數。尊者所及遠。卑者所及近。澤有序等。則禮有隆殺也。德厚者流光。旣上及其祖。又下及其殤。祭及於五。所祭者遠也。祭止於適。所重者正統也。不混殺也。

夫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

此五者所當祭祀也。下文可見。嚴陵方氏曰。聖王者。言其有德又有位也。有德而無其位。有位而無其德。皆不可制祭祀。旣曰祭。又曰祀者。蓋祭者祀之事。祀者祭之道。聖王之制祭祀。豈徒事其末爲哉。故下皆言祀而不言祭也。蓋而不可陳者法也。施則所以陳之也。勤故能免乎難。定故能止乎一。

事欲免爭鬬而已故於事曰勤國欲止爭一而已故於
國曰定言以死勤事則不敢偷生以勞定國則不敢自
逸。蓋在天也可傚而已患在人也故可亢焉有一于此
則皆在所祀也故每以祀言之聖王之制祭祀凡一以有
功烈於民而已故以法施於民爲首有民必有事故以
以死勤事繼之民者國之本也事者國之治也故以以
勞定國繼之國有民事爲有常當
爲有変故以禦大菑捍大患繼之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
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
厲山氏一云烈山氏炎帝神農也其後世子孫有名柱
者能殖百穀作農官因名農見國語弃見舜典稷穀神
也
共恭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
社
左傳言共工氏以水紀官在炎帝之前太昊之後社土
神也
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
序星辰知推步之法也著衆謂使民占星象而知休作
之候也
堯能賞句均刑法句以義終
能賞當其功也均刑法當其罪也以義終禪位得人也
舜勤衆事而野死
巡守而崩也○石梁王氏曰舜死蒼梧之說不可信鄭
氏謂因征有苗尤不可信
鯀鄣章鴻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
鄣壅塞之也脩者繼其事而改正之○石梁王氏曰祀
禹非祀鯀也
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恭財顓頊能脩之
正名百物者立定百物之名也明民使民不惑也共財
供給公上之賦斂也
契爲司徒而民成
司徒教官之長民成化民成俗也
冥勤其官而水死
冥即玄冥也月令冬之神水死未聞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
書曰克寬克仁又言代虐以寬
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上聲民之菑災此皆有功烈於
民者也
陳氏曰自農弃至堯自黃帝至契法施於民者也舜鯀
與冥以死勤事者也禹脩鯀功以勞定國者也湯除其
虐文武之去民菑能禦大菑能捍大患者也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
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

族類也祀典祭祀之典籍嚴陵方氏曰言日月星辰而不言天言山林川谷丘陵而不言地者以天地之功至大祀典所不得而言故也

祭義第二十四嚴陵方氏曰形乎外者祭之法存乎中者祭之義君子之於祭豈徒拘法之末哉亦以其有義存焉爾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非謂是歟此篇言祭則以義為主故以是名之若冠昏射燕聘與鄉飲酒皆言義者亦此意

祭不欲數朔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禴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初亮切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禴有樂而嘗無樂

王制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礿夏禘秋嘗冬烝註云夏殷之祭名周則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也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禘讀為禴然則此章二禘字亦皆當讀為禴也但祭統言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與那詩言庸鼓有斁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是殷周秋冬之祭不可言無樂也此與郊特牲皆云無樂未詳○鄭氏曰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方氏曰於雨露言春則知霜露之為秋矣霜露言非其寒則雨露為非其溫之謂矣雨露言如將見之則霜露為如將失之矣蓋春夏所以迎其來秋冬所以送其往也毘陵慕容氏曰數則煩為無敬怠則忘為無愛愛敬忘於中動而偽為無所不至矣先王以愛敬出於誠心非可以偽為也故因天道之自然而行禘嘗之禮疏數之宜非出於人為故能盡祭之義○延平黃氏曰雨露既濡則萬物適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咸陰以死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致生於其親且謂其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孝子之祭有送往之哀而不及樂是謂仁有迎來之樂而不及哀是謂弗智邪

致齊齋於內散緣上齊於外齊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五教反思其所嗜齊齋三日乃見其所為去聲齊者

五其字及下文所為皆指親而言○疏曰先思其粗漸思其精故居處在前樂嗜居後嚴陵方氏曰齊於內所以慎其心齊於外所以防其物散齊若所謂不飲酒不茹葷之類齊三日則致齊而已以致齊然後見其所為齊者思之至故也○毘陵慕容氏曰心之官曰思思有所至則無所不達夫不以欲惡哀樂二其心而致一於其所祭故無形之中視有所見無聲之中聽有所聞皆其思之所能達親之居處笑語志意樂嗜往而不反非有饋也夫豈形體之所能安哉思之所至是以通之矣齊之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言思之至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如此

祭之日入室僾愛然必有見現乎其位周還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苦代反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

入室入廟室也僾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

自戶內而出也。肅然微惕之皃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
愾然太息之聲也張子曰。僾然見乎其位。愾然聞乎其歎息聲之至。則祭之日自然如此。○馬氏曰。入廟而升堂。則僾然見乎其位。薦腥而出戶。則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已薦出戶而聽。則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此祭之序也。僾然言其皃。肅然言其容。愾然言其氣。
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君子生則敬養。養去聲死則敬享。思終身弗辱也
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致慤極其敬親之誠也。存。以上文三者不忘而言。著。以上文見乎其位以下三者而言。不能敬則養與享祇以辱親而已嚴陵方氏曰。色不忘乎目。常若承顔之際也。聲不絶乎耳。常若聆命之際也。愛言其追念之思。慤言想見之誠。致其愛矣。親雖亡而猶存。致其慤矣。神雖微而猶著。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非謂是歟。○虛流輔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力人之心也。先王能存其心。故父母之容色。自不忘於目。父母之聲音。自不絶於耳。父母之心志嗜欲。自不忘乎心。此固之非勉強矯拂之所能然也。亦致吾心之愛與敬而已。故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愛則心也。故曰存。慤則誠也。故曰著存。雖若存於內。著雖若著於外。然誠不可以內外言。故終之以著存不忘於心。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安得不敬乎。又曰。一息不敬則絶于理。絶于理則辱其親矣。故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是乃思終身弗辱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忌日親之死日也。不用。不以此日爲他事也。非不祥言非以死爲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不敢盡其私。此私字如不有私財之私。言不敢盡心於己之私事也

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饗者鄕去聲也。鄕之然後能饗焉。是故孝子臨尸而不怍。君牽牲。夫人奠盎。君獻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去聲君。命婦相夫人。齊齊如字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
臨尸不怍。則其鄕親之心。致愛致慤可知矣。奠盎。設盎齊之奠也。齊齊。整肅之皃。愉愉。其忠有和順之實也。勿勿猶切切也。諸。語辭。猶然也石林葉氏曰。聖人具天道。其德同乎帝。故饗帝必有天也。孝子具人道。其仁篤於親。故饗親必有祖也。推其祖以配天。推其親以配上帝。亦孝子之事。離而言之則異。故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志之所鄕然後能饗。故聖人推其尊尊之義以向乎天。孝子推其親親之仁以向乎親。○江陵項氏曰。以人而交於神。非惻怛純至與之俱化者不能違也。故曰唯聖人爲能享帝。孝子爲能饗親。仁人之心與天地爲一體。孝子之心與父母爲一人。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平聲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洛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如不欲生。似欲隨之死也。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

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如欲色然言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之色也詩小雅小宛之篇明發自夜至光明開發之時也詩本謂宣王永懷文王武王之功烈此借以喻文王念父母之勤耳文王之詩言此詩足以詠文王也饗之必樂迎其來也已至而禮畢則往矣故哀也嚴陵方氏曰事死如事生所謂祭如在也思死如不欲生所謂至痛極也忌日必哀所謂有終身之喪也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心瞿也明發者自夜至光明開發之時也祭之明日猶且如此而況祭之正日乎於將祭而齊焉則逆思其所以去故曰享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者以其饗之必樂已至必哀故也饗之必樂則樂致其來已至必哀則哀思其去前經言饗以迎來哀以送往正謂是矣○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親生事之以禮故事之忌日喜與懼半所謂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是也死祭之以禮故祭之之日樂與哀半所謂事之必樂已至必哀是也已至必哀祭其始也哀以送往要其終也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促以數朔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上聲漆漆切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晃惚忽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去聲也

嘗秋祭也奉薦而進進於尸也親身自執事也慤尊謹



皃趨趨讀爲促促行步迫狹也數舉足頻也皆不尊威儀之貌子貢待祭畢以夫子所嘗言者爲問蓋怪其今所行與昔所言異也夫子言濟濟者衆盛之容也遠也言非所以接親親也漆漆者專致之容也自反猶言自脩整也若及也容之疏遠及容之自反者夫何能交及於神明乎我自祭何可有濟濟漆漆乎言以誠慤爲貴也若言天子諸侯之祭尸初在室後出在堂更反入而設饋作樂既成主人薦其饋食之豆與牲體之俎先時則致敬以交於神明至此則序禮樂備百官獻酬往復凡助祭之君子各以威儀相尚而致其濟濟漆漆之容當此之際何能有思念慌惚交神之心乎各有所當言各有所主謂濟濟漆漆乃宗廟中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主人之事親宜慤而趨數也延平周氏曰濟濟之容遠也而漆漆之容自反也遠而自反非主祭者之容特其助祭者之容耳故孔子之言祭則濟濟漆漆而親奉祭則慤而趨數者蓋言之各有所當也

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畀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比時及時也謂當行禮之時具物陳設器饌之屬虛中清明在躬心無雜念也慶源輔氏曰事不可以不豫慮物不可以不先備及祭則虛中以治之耳一有不豫一有不備則有以動吾之心亂吾之識非與神明交之道也

宮室既脩牆屋既設百物既備夫婦齊戒沐浴奉承而進之洞洞乎屬屬乎如弗勝(平聲)如將失之其孝敬之心至也與(平聲)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奉承而進之於是諭其志意以其慌惚以與神明交庶或饗之庶或饗之孝子之志也

洞洞屬屬見禮器兩言奉承而進之上謂主人下謂助祭者諭其志意祝以孝告也(延平周氏曰洞洞言其幽深屬屬言其聯續備其百官者言助祭之百官也)

孝子之祭也盡其慤而慤焉盡其信而信焉盡其敬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盡其慤而爲慤盡其信而爲信盡其敬而爲敬言無一毫之不致其極也禮有常經不可以私意爲隆殺故曰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之間其敬心之所存如親聆父母之命而若有使之者亦前章著存之意(嚴陵方氏曰盡其慤所謂慤善不違身也盡其信所謂致其誠信也盡其敬所謂與其忠敬也盡其禮謂祭之以禮也不過則當其事不失則得其道○石林葉氏曰慤者信之始信者慤之著敬者禮之質禮者敬之文四者於祭祀無不盡而獨於禮不敢過失者明其誠謹與物爲稱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詘(屈)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如字)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詘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傲)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

方氏曰孝子之祭可知者言觀其祭可以知其心也立之者方待事而立也進之者既從事而進也薦之者奉物而薦也退而立者進而後退也已徹而退者既薦而後徹也蓋退而立則少退而立已徹而退則於是乎退焉此其所以異也立之敬以詘則身之屈而爲之變焉故立而不詘固也進之敬以愉則色之愉而致其親焉故進而不愉疏也薦之敬以欲則心之欲而冀其享焉故薦而不欲不愛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則順聽而無所忽焉故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則慎終如始矣故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毗陵慕容氏曰君子以所性爲本敬能達而爲容見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有本者如是也今無焉是忘其本也心勿忘則有本未存則有其容矣此表裏之許也觀其容如此則知非有本者故曰如是而祭失之蓋由前而祭則可知其心以循其本故也由後而祭則失之以喪其本故也君子務本所謂本者孝而已故其言必本於孝子○山陰陸氏曰立而不詘以其恃親是故謂之固進而不愉以其悍親是故謂之疏薦而不欲若不得已而後薦也不愛莫大於是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凡祭以齊爲本方祭嫌於不愉祭已嫌於不齊已徹而忘之是之謂忘本)

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上聲)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

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成人之道也

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故嚴威儼恪，使人望而畏之，是成人之道，非孝子之道也。山陰陸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根於心，其發見於外如此；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言敬。故曰愛敬盡於事親。○延平周氏曰，如執玉，言其恭；如奉盈，言其慎。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何為(去聲)也？為其近於道也。貴貴，為其近於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於兄也。慈幼，為其近於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去聲)，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應氏曰，仁以事親而廣其愛，極其至則王者以德行仁之心也。義以從兄而順其序，極其至則霸者以禮明義之舉也。孝弟之根本立乎一家，王霸之功業周乎天下，雖未能盡王霸之能事，而亦近之矣。天子至尊，內雖致睦於兄弟，而族人不敢以長幼齒之，故所尊者惟父；而諸侯特言有兄。道渾全無跡，德純實有方，蓋以人行道而有得於身也，故曰近之矣。○石梁王氏曰，王孝霸弟，此非孔子之言。○劉氏曰，道之理一，而德之分殊，人之有德者未必皆能盡道之大全也，然曰有德，則亦違道不遠矣，此德之所以近道也。嚴陵方氏曰，先言治天下，後言定天下者，治之然後定也。德未足以盡道也，近於道而已。凡列於爵者皆謂之貴，貴不必皆君也，貴在外者也。先德而後貴，以內外爲之序也。先老而後長，先長而後幼，則以尊卑小大爲之序也。貴有位而已，老有年而已，不必皆有德，則長幼也，又可知矣。故於德特言有焉。於長曰敬，於幼曰慈者，蓋敬存乎禮，慈存乎仁而已。至於貴則不止於是而已。○慶源輔氏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所謂定天下也。君臣父子兄弟，人倫之大者，而道又人倫之總也，故先曰貴有德。先王之治天下，擧斯心加諸彼而已矣。刑名法數有不與焉。然其所謂道者，亦豈清虛寂滅之謂乎。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措)諸天下，無所不行

此言愛敬二道，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君自愛其親以教民睦，則民皆貴於有親；君自敬其長以教民順，則民皆貴於用上命。愛敬盡於事親事長，而德教加於百姓，舉而措之而已。石林葉氏曰，君子無不愛也，自親而推之則有親，故以愛親爲始。君子無不敬也，自長而推之則有等，故以敬長爲始。始乎親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親者莫不敦愛而相領也，故曰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始乎長而達其教於天下，凡有上者莫不用命而相尊也，故曰教以敬長而民貴用命。親親長長，君子所自立，而效至於天下乎，故曰錯諸天下無所不行。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敬之至也

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慶源輔氏曰，人君郊天，而人之有喪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

下文言祭廟則卿大夫皆序從執事非人君誠敬之至安能如是哉然則在我者雖敬而在人者弗爾猶非敬之至也

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去聲）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刲（奎）取膟（律）膋（力刀反）乃退爓（徐廉反）祭祭腥而退敬之至也

祭之日謂祭宗廟之日也父為昭子為穆穆荅君言君牽牲之時子姓對君共牽也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以次序在牲之後故云序從也麗牲之碑在廟之中庭麗猶繫也謂以牽牲之紖繫于碑之孔也袒衣示有事也將殺牲則先取耳旁毛以為神毛以告全耳以主聽欲神聽之也以耳毛為上故云尚耳也鸞刀膟膋並見前篇乃退謂薦毛血膟膋畢而暫退也爓祭祭陽中所爓之肉也祭腥祭生肉也爓腥之祭畢則禮終而退矣此皆敬心之極至也（延平周氏曰以君之尊而牽牲以子姓之親而答君可謂敬之至也○石林葉氏曰牽牲而入廟門麗于碑所謂納牲詔於庭也毛牛尚耳者所謂升首於室也刲取膟膋以合蕭𦶜所謂臭陽達于牆屋也祭爓腥而退所謂至敬不享味也）

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夏后氏祭其闇殷人祭其陽周人祭日以朝及闇

道之大原出於天而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郊以報天而日以主神制禮之意深遠矣○方氏曰郊雖以報天然天則尊而無為奇祀之以其道不可主之以其事故止以日為之主焉猶之王燕飲則主之以大夫主嫁女則主之以諸侯而已有其祀必有其配故又配以月也猶祭社則配以句龍祭稷則配以周棄焉闇者日既沒而黑夏尚黑故祭其闇陽者日方中而白殷尚白故祭其陽也日初出而赤將落亦赤周尚赤故祭以朝及闇及者未至於闇蓋日將落時也祭日謂祭之日也（長樂劉氏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者天之為德至廣至大不可得而見之也其可見者日與月爾故尊之以次于天以為三辰之主而以月配焉○清江劉氏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此言周人尚赤日出先日欲出之初猶逮及闇則可行祭事矣故季氏祭仲由為宰逮朝而退仲尼謂之知禮也）

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別外內以端其位日出於東月生於西陰陽長短終始相巡以致天下之和

終始相巡止是終始往來周回不息之義不必讀為沿也○方氏曰壇之形則圜而無所虧以象日之無所虧而盈也坎之形則虛而有所受以象月之有所受而明也壇高而顯坎深而隱一顯一隱所以別陰陽之幽明一高一深所以制陰陽之上下東動而出西靜而入出則在外入則反內故東西所以別陰陽之外內東為陽中西為陰中中則得位故東西所以端陰陽之位別幽

明之道然後能制上下之分別外內之所然後能端陰陽之位言之序所以如此且壇坎者人爲之形東西者天然之方出於人爲故言制出於天然也故言以端其位而已日出於東言其象出於天地之東也月生於西言其明生於輪郭之西也此又復明祭日月於東西之意也日言出於東則知爲入於西堯典於東曰寅賓出日於西曰寅餞納日者以此月言生於西則知爲死於東揚雄言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者以此日之出入也歷朝夕晝夜而成一日月之死生也歷晦朔弦望而成一月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而陰陽之義配焉陽道常饒陰道常乏故運而爲氣賦而爲形凡屬乎陽者皆長屬乎陰者皆短一長一短終則有始相廻而未嘗相絶故足以致天下之和者陰陽相濟之效也獨陰而無陽獨陽而無陰是同而已又何以致和乎

毗陵慕容氏曰日以陽而位乎東東者陽之所也故曰日出乎東月以陰而迎日載魄於西而生焉故曰月生乎西日無待而明故謂之出出言無所因而特出也月有待而後明故謂之生生言無所因則不能生也生有漸而進之義書曰哉生魄哉生明與此同

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鬼神也致和用也致義也致讓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致物用以立民紀也致義則上下不悖逆矣致讓以去上聲爭也合此五者以治天下之禮也雖有奇居衣反邪而不治者則微矣

疏曰和謂百姓和諧用謂財用豐足致物用以立民紀者民豐於物用則知榮辱禮節故可以立人紀也奇謂奇異邪謂邪惡皆據異行之人言用此五事爲治假令有異行不從治者亦當少也○應氏曰致者推致其極也致反始所以極吾心報本之誠致鬼神所以極鬼神尊蹷之理

毗陵慕容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報天尊祖所以致反始也齊明盛服致誠慎獨必用其極所以致鬼神百物利用所以養人者不侈於有餘不匱於不足揔述斂散各適其平所謂致和用也物各有用用得其節所謂和用禮以節度民知止足於分界則有紀而不亂所謂紀民者悉矣辨下上明等界定名分別嫌疑所謂致義也義明而不可犯則民志定故無悖逆之事

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敎之至也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陳氏曰如口鼻呼吸是氣耶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耶聰明處便屬魄○方氏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必合鬼與神然後足以爲敎之至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此皆敎之至也

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音蔭）爲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音熏）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朱子曰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又曰昭明是光耀底焄蒿是蒸然底悽愴是凜然底又曰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又曰焄蒿是鬼神精氣交感處 慶源輔氏曰神以伸爲義則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以歸爲義則魄也者鬼之盛也合而言之則鬼與神一也故聖人合之以制祭祀之禮而事之其爲教也至矣魂生於氣寓於體氣無不之故曰魂氣則發於下而已故曰體魄則降人亦一物也昭明焄蒿悽愴言氣之



發揚如此

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因其精靈之不可掩者制爲尊極之稱而顯然命之曰鬼神以爲天下之法則故民知所畏而無敢慢知所服而無敢違○方氏曰極之爲言至也名曰鬼神則尊敬之至不可以復加是其所以制爲之極也且鬼神本無名也其名則人命之爾鬼神至幽不可測也命之以名則明而可測矣然後人得而則之故曰以爲黔首則是乃所以爲教之至也○馮氏曰秦稱民爲黔首夫子時未

然也顧是後儒竄入者 延平周氏曰氣者所以歸乎天鬼者所以降于地爲神者所以盡有鬼也然鬼非神之盛也爲鬼者蓋有氣也然氣非鬼之盛也神譬則天道而鬼也譬則人道而已合鬼與神教之至也鬼神之爲德能使人齊明盛服而洋洋乎如在其上其左右則人之所以有愧於屋漏而爲之慎獨者也故與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鬼神之爲教同於禮樂而禮樂之教有所不至則鬼神又有以助之也精氣爲物故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者此百物之精也遊魂爲變故其氣發揚于上爲昭明焄蒿悽愴者此神之著也昭明言其燭於物者焄蒿言其達於上者悽愴言其感於情者言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而獨言因物之精制爲之極者又非物也雖神之著亦可謂之物鬼者盡人道者也神者盡天道者也天人之道黔首之則故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惟鬼神有以爲之則故百衆畏其威萬民服其德言衆者不特民而已言民則無知矣故屬之以服其德

聖人以是爲未足也築爲宮室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



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

言聖人制宗廟祭祀之禮以教民故衆民由此服從而聽之速也 長樂劉氏曰所以別其親疏者立祖禰之名也所以辨其遠邇者定宗祧之數也教民尊祖禰以時祭之故曰反古也教民親禰以禮致之故曰復始也不忘其所由生者其謂此乎衆之服行聖人之德教而祀其先也遠於置郵而傳命者各親其親出於天性也

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如字）事燔燎羶（如字）薌見（音澗）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間（見間二字合爲覸）以俠甒（武）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二端謂氣者神之盛，魄者鬼之盛也。二禮謂朝踐之禮與饋熟之禮也。朝事謂祭之日早朝所行之事也。燔燎羶薌謂取膟膋燎於爐炭，使羶薌之氣上騰也。見讀爲覸，雜也。以蕭蒿雜膟膋而燒之，故曰覸以蕭光。光者煙上則有照映之光采也。此是報氣之禮，所以教民反古復始也。至饋熟之時，則以黍稷爲薦，而羞進肝肺首心四者之饌焉。見間即覸字，誤分也。俠甒，兩甒也。當此薦與羞而雜以兩甒醴酒，故曰覸以俠甒也。加以鬱鬯者，魄降在地，用鬱鬯之酒以灌地，本在祭初而言於薦羞之下者，謂非獨薦羞二者爲報魄，初加鬱鬯亦是報魄也。此言報魄之禮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饋熟之時以酬酢爲禮，祭之酒食徧及上下，情義無間，所以爲禮之極至也。嚴陵方氏曰。二端既立，謂立鬼神之名也。報以二禮，謂報氣報鬼之禮也。建言立其禮，設言陳其物。羶，天產之臭也。薌，地產之臭也。滌蕭以膵膋，故有羶；合蕭以黍稷，故有薌。燔燎羶薌，則蕭與膵膋黍稷并合而見矣，故曰見以蕭光。凡此皆以臭為主，臭為陽，故曰以報氣也。氣以陽生而有所始，故曰教衆反始也。解蓋凡器有兩甒，故曰俠甒，即司尊彝所謂閒祀用大尊是矣。言凡甒之大尊，則鬱鬯之為虎彝可知。不及時祭，則牢大以設小爾，以諸物見于夾甒之間，故曰祼以俠甒。又副之以鬱鬯之彝，故曰加以鬱鬯。宗廟之祭灌而後發。此於鬯言加者，以尊尊而彝卑故也。凡此皆以味為主，而味為陰，故曰以報魄也。陰聚而有所愛，故曰教民相愛。至於祭畢而燕，酒食徧及於上下，其情義之篤，無以復加，此所以為上下用情而為禮之極至也。

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是故昔者天子爲藉藉（在亦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醴（禮）酪（洛）齊（咨）盛（成），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藉，藉田也。紘，冠冕之繫，所以爲固也。先古，先祖也。於是乎取之，言皆於此藉田中取之也。嚴陵方氏曰。敬欲有所至，故曰致；情欲有所發，故曰發；力之用欲無遺，故曰竭；事之來欲無拒，故曰從。致敬發情於內，故能竭力從事於外。凡此則所以報其親，不敢弗盡故也。如上所云報氣報魄，皆報親之事也。盡謂內盡志、外盡物也。又曰：藉即藉田也。月令所謂躬耕帝藉是矣。耕必冕服，則所以致其事也。躬秉耒，所以躬耕也。天地則指天子言之，山川社稷先古則兼諸侯言之。以後之所事，故曰先；以今之所承，故曰古。醴足以為禮，酪足以為酸，以天子諸侯之尊而躬為之，故曰致之至。○延陵慕容氏曰：慎終追遠，君子之所以致其厚。身致其誠信，不敢弗盡，所以致其厚之道也。有天下有一國，可以取安佚，可以役民力，而必躬秉耒者，以為祭不自致，非所以事神明。以此率民，而民孝敬矣。王畿千里而藉亦千畝，封疆百里而為藉亦百畝，首服冕尊於冕，而冕以躬耕，貴而自致其勤於用力，而躬秉耒。凡此皆自盡之道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齊戒沐浴而躬朝之。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敬之至也。君召牛，納而視之，擇其毛而卜之，吉然後養之。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君巡牲，所以致力孝之至也。

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周禮牧人掌牧六牲，牛馬羊豕犬雞也。然後養之，謂在滌三月也。皮弁素積

見前 嚴陵方氏曰自養獸之官而下所云即牧人牽蓄其物之時也自君召牛而下所云即充人繫于牢
之時也繫于牢則芻之三月而已故朔望巡之卑蓄其物則不止三月也故歲時朝之以其純而下雖故謂之
犧以其完而無傷故謂之牷犧言其色也牷言其體也犧牷所以爲祭之牲故曰犧牷祭牲也君召牛納而視
之所謂展牲是也卜之吉然後養之所謂帝牛不吉以爲稷牛是也未卜止謂之牛既卜乃謂之牲名之則未
卜故曰牛延之則卜之齊故曰牲齊成沐浴者臣見君之禮也臣以見君之禮而朝之所以致其敬也皮弁素
積者君視朔之服也君以視朔之服而巡之所以極其誠也先王父天母地則以子道自處焉而推而及於山川
社稷亦由是也故凡所以事鬼神之道皆稱孝焉論語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歲時謂比歲比時也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仞有三
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欣）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
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illegible]）于蠶室奉種（上聲）浴于川桑于公
桑風戾以食（嗣）之
公桑公家之桑也蠶室蠶之室也近川便於浴種也
棘牆置棘於牆上也外閉戶扇在外而閉則向內也大
昕之朝季春朔之旦也三宮在天子則謂三夫人在諸
侯之夫人則立三宮半后之六宮也桑桑桑也戾乾也
蠶惡濕故葉乾乃以食也○方氏曰戾至也風至則乾
矣

歲既單（丹）矣世婦卒蠶奉（上）繭（古典反）以示于君遂獻繭于
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平聲）遂副禕（揮）而受之因少
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如字）用此與

單盡也副之爲言覆也婦人首飾所以覆首者禕褘衣
也禮之禮待獻繭之婦人也率舊讀爲類今如字○方
氏曰三月之盡非歲單之時然蠶成之時也自去歲蠶
成之後迄今歲蠶成之時期歲矣故謂之歲單若孟夏
稱麥秋者亦此之意 延平周氏曰蠶與繅婦功也以婦功而責於夫人世婦則無不可者
而必用卜以擇其夫人世婦之吉者蓋先王以爲躬桑所以爲祭服而又將以物於天下則不可不決於神明
者也示于君告其功之成也獻繭不於君而於夫人者別內事也夫人受之以副禕所以致其將爲祭服也禮
之以少牢所以勞其還也○長樂陳氏曰躬桑不過鞠衣而受繭必以副禕者重繭之成也

及良日夫人繅（蘇刀反）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
者使繅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
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良日吉日也三盆手者置繭于盆中而以手三次淹之
每淹則以手振出其緒故云三盆手也○方氏曰夫人
之繅止於三盆猶天子之耕止於三推 毗陵慕容氏曰夫躬耕親蠶一
則以教民致力於農桑而豐衣食之原一則以爲齊盛祭服而盡事神之敬故先王以所事者教民故民之驗
命也速以所率民若奉神故神饗之也易夫民神之主也成民然後可以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耕以足
食蠶以足衣生民之道於是乎在所以成民而致其和莫先於斯二者故齊盛以告冕服以祀而成民之道盡
焉故可以陳信於鬼神若夫民則弃本飾末是憂和氣不應災害日至則是矯舉以祭雖潔齊豐盛致美乎冕
服神亦弗饗矣

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致樂以治心則易直子（[illegible]）諒

良之心油然生矣易直子諒之心生則樂樂則安安則久
久則天天則神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致樂以治
心者也致禮以治躬則莊敬莊敬則嚴威心中斯須不和
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
心入之矣故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也樂
極和禮極順內和而外順則民瞻其顏色而不與爭也望
其容貌而衆不生慢易焉故德煇動乎內而民莫不承聽
理發乎外而衆莫不承順故曰致禮樂之道而天下塞焉
舉而措之無難矣樂也者動於內者也禮也者動於外者
也故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爲文樂盈而反
以反爲文禮減而不進則銷樂盈而不反則放故禮有報
而樂有反禮得其報則樂樂得其反則安禮之報樂之反
其義一也

說見樂記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
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
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
也安能爲孝乎

大孝尊親嚴父配天也公明儀曾子弟子馬氏曰先意所以開其邪
承志所以成其美此所以諭父母於道○西山真氏曰父母之意未形而能逆之於其先父母之志已形而能
承之於其後非深於孝愛以父母之心爲心者不能諭者開說曉譬之謂爲人子者平時能以理開曉其親置
之無過之地猶臣之事君格其非心而引之當道也其視有過而後諫者功相百矣故君子猶難之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涖官不敬非孝也朋
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
敢不敬乎

承上文弗辱與養而言此五者皆足以辱親故曰烖及
於親延平周氏曰居處莊禮也事君忠涖官敬義也朋友信仁也戰陳勇智也凡此五者皆遂則烖不及
其身烖不及身則足不及其親吾之身即父母之身也居處莊者指其獨者也能慎其獨故以之在上則事
君忠涖官敬以之在下則友信戰陳勇非君子之先務故其序如此

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
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衆之本教曰
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
能也卒爲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
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
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

願猶羨也稱願稱揚羨慕也然猶而也孝經曰夫孝德
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衆之本教曰孝亦此意言孝爲
教衆之本也其行曰養行猶用也言用之於奉養之間
也安爲難者謂非勉強矯拂之敬也卒爲難者謂不特

終父母之身孝子亦自終其身也。能終即說上文卒字。

仁者仁此者也以下凡七此字皆指孝而言也。嚴陵方氏曰言天

願故其身為願親言地願故其身為願皆否而後為之是孝之一端而已稱者口稱其所為願者志願其如

此。此則孝之詞也。孝哉有子如此言其有子如此乃父母之幸也。孝者盡子道而已。人言如此故曰所謂孝

也已。曰言其盡於此也。敎亦多術矣特為之本者孝也。故曰衆之本敎口孝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敎之所

由生也。正謂是矣。論語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故曰敬為難。揚子曰孝莫大於寧親故曰安為

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百姓歸故曰卒為難。哀公問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

之名。謂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成其親之名也已。故曰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

終矣。夫孝仁為德之本故仁以於孝未足以為仁之德禮非復於孝不足以為禮之也以至於義也信也強也

亦若此而已。○石林葉氏曰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孟說于身則不行有乎親是以

在我者也故為人道雖有義誠身未能悅親是非在我者也故為子道雖有命以齊為聖人猶以瞽瞍底豫為

難則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君子亦不謂性也莊慎忠信災不及其親所謂能敬也不能安之則無以

安其親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所謂能安也不能卒之則無以盡大事慎終追遠所謂能卒之也一人之身物

所為備其先得者愛親此孝所以為本也故仁以仁字則曰仁此者也禮以體之則曰履此者也義有理則曰

宜此者也信不敬則曰信此者也強者不息則曰強此者也五者備矣強而不變已忘其德則樂矣樂所以順

此而生者也小人反是則入於刑刑由於反此而作也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如字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上聲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溥舊讀為敷今如字。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方氏曰。置者直而立之。溥者敷而散之。推言其進不已。放與孟子放乎四海之放同。準言人以是為準

石林葉氏曰。塞乎天地所謂窮高橫乎四海所謂極深遠也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所謂悠久無疆也○山陰陸氏曰夫孝出於同然故推而放諸四海如此即有不乎是皆類反倫者也○慶源輔氏曰曾子推言孝之為道至此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是矣

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上言仁者仁此者也此二者亦為惡其不仁故言非孝

曾子又引夫子之言以為證嚴陵方氏曰王制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所謂樹

木以時伐也又曰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所謂禽獸以時殺也孟子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故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

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去聲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嘉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

庶人思父母之慈愛而忘己躬耕之勞。可謂用力矣。此其下能養之事也。諸侯卿大夫士尊重於仁安行於義功勞足以及物可謂用勞矣。此其次弗辱之事也。謂之也。博施謂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也。備物謂四海之

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可謂不匱矣此即大孝尊親之事

也慶源輔氏曰孝子之心兢兢業業無一息或違無一物不體豈有非時害理之事博施則用勞不足言矣備物則用力不足言矣此聖人達孝之事也愛故不忘懼故無怨柔行巽入期父母之順於理而不謝父母之從事我至於此則其誠至矣○廬陵胡氏曰用力所謂竭力耕田共爲子職也懼而無怨孟子言舜怨慕何也曰小弁親之過大者也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舜之怨慕孝也不逆所謂又敬不違父母既沒饋奠用猶不取惡人物以祀親然則孟子之受祭可以祀與曰其交也以道君子受之矣受之而以祀可也然孝子之心有所不安故必仁者之粟爲孝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色主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

曰夫子之足瘳抽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

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

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

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去爲其體他禮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

子頃跬步而弗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

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

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

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

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無人爲大言無如人最爲大蓋天地之性人爲貴也道正路也徑捷出邪徑也游泛涉也惡言不出於口己不以惡言加人也忿言不反於身則人自不以忿言復我也



如此則不辱身不羞親矣長樂劉氏曰樂正子春可謂能改過者也失之于初而成之于終爲惟人之身氣以體全德以性全者也體具而弗傷則氣無不全者也性存而弗梏則德無不備者也非德不視聽言動不曰內全其德性而外全其氣體之道故是可謂之弗忘其父母者也然則舍坦塗以由徑舍舟濟以游淵不慎其言不羞其辱者小人之事豈足以孝其親○嚴陵方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爲大者生養乎天地之閒者人道最爲大孝經言天地之性人爲貴參贊言惟人謂物之靈蓋大以言其道貴以言其性靈以言其德至相明耳父母全而生之謂生其形也子全而歸之謂歸於上也下廣其體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故曰可謂全矣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動止之閒也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則念其親於語默之際也道大而徑小故道而不徑舟安而游危故舟而不游則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故也殆亦危也惡言不出於口者己之言也忿言不反於身者人之言也唯己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也以忿言不反於身故不辱其身而身者親之枝也下辱其身故不羞其親○馬氏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所以不虧其體立身揚名於後世所以不辱其身昔者曾子啓手足之際然後釋然於免之懼樂正子春門人也安得而不憂乎

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

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

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劉氏曰大舜貴以德化民有天下如不與而民化之幾於不知爵之爲貴矣故禹承之以爵爲貴而使民知貴貴之道也然貴爵之弊其終也在上者過於亢而澤不及下故湯承之以務富其民爲貴然富民之弊其終也民各私其財而不知親親之道故武王承之以親親爲

貴。所謂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是也。四代之治，隨時救弊，所貴雖不同，而尚齒則同也。未有遺年齒而不尚者。齒居天下之達尊久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故尊高年，次於事親也。然四者之所貴，亦四代之所同。記者但主於自古尚齒爲言耳。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嚴陵方氏曰：四代之所貴不同，由救弊之政異也。貴德之弊有至于忘君，故夏后氏救之以貴爵。蓋爵所以明貴賤故也。貴爵之弊有至於忘功，故殷人救之以貴富。蓋富者所以賑其民也。三者之弊有至於忘親，故周人救之以貴親。至於尚齒則未嘗易者，以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爲世而無故也。○慶源輔氏曰：有德者必有爵，有爵者必有富，此虞夏殷之所貴。如此至於周則又尊親以反本焉，此其世變使然。聖人因時定制，有不得不然者也。若夫年齒之尚，行乎萬世而不可變者，蓋敬老慈幼，人之性也。四代之王不失其性而已。即四王之事而反求諸一心，則知年之最不可遺，次乎事親之義明矣。

是故朝廷同爵則尚齒。七十杖於朝，君問則席。八十不俟朝，君問則就之，而弟達乎朝廷矣。

古者視朝之禮，君臣皆立。七十杖於朝，據杖而立也。君問則席，謂君若有問，則爲之布席於堂而使之坐也。不俟朝，謂見君而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就之，即其家也。嚴陵方氏曰：爵同故以齒爲上，爵異則以爵爲上也。孟子曰：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蓋朝廷雖以爵爲上，然未嘗廢齒，此所言者是也。鄉黨雖以齒爲上，然亦未嘗廢爵，則後言三命而不齒者是也。要之朝廷以爵爲主，鄉黨以齒爲主，故孟子以爲莫如也。就謂就其家而不敢召也。凡此皆朝廷禮敬之事，故曰弟達乎朝廷矣。

行肩而不併(步頂反)，不錯則隨，見老者則車徒辟(避)，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而弟達乎道路矣。

此言少者與長者同行之禮。併，並也。肩而不併，謂少者不可以肩齊並長者之肩，當差退在後也。不錯則隨，謂此長者若是兄之輩，則爲鴈行之差錯稍偏而後之。若是父之輩，則直隨從其後矣。車徒辟，言或乘車或徒行，皆當避之也。任，所負戴之物也。不以任行道路，即孟子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嚴陵方氏曰：車以言其貴，徒以言其賤。言見老者則貴賤無不避也。頒白者不以任行道路，所謂斑白者不提挈也。凡此皆道路禮讓之事，故曰弟達乎道路。

居鄉以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而弟達乎州巷矣。

遺，棄也。○鄭氏曰：一鄉者五州，巷猶閭也。嚴陵方氏曰：若耆耋艾耄之類所謂老者，鰥寡孤獨之類所謂窮。不遺謂養之有政也。強弱以力言，衆寡以數言。凡此皆州巷禮順之事，故曰弟達乎州巷。○石林葉氏曰：先之則不錯，不錯則隨。敬之則車徒避，愛之則斑白不以任，此弟所以達乎道路。強以力言，衆以人言。老而窮者猶所不棄，則寡弱者固不遠於無告。此弟所以達乎州巷。

古之道，五十不爲甸徒，頒禽隆諸長者，而弟達乎獀(蒐)狩矣。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君田獵則起其民爲卒徒，故曰甸徒。五十始衰，故不供此役也。頒猶分也。隆猶多也。田畢入分禽，則長者受賜多於少者。春獵爲獀，冬獵

爲狩。舉此則夏秋可知

軍旅什五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五人爲伍。二伍爲什石林葉氏曰軍旅什伍所致者勇而爵同者猶尚以齒所謂軍旅有禮則武功成也

孝弟發諸朝廷行乎道路至乎州巷放上聲乎蒐狩脩乎軍旅衆以義死之而弗敢犯也

自朝廷至軍旅其人可謂衆矣然皆以通達孝弟之義死於孝弟而不敢干犯也嚴陵方氏曰先朝廷而後道路自內而之外也先道路而後州巷行乎大又盡乎小也蒐狩軍旅則又以有事之時言之朝廷者敬之所出故言發道路者人之所由故言行州巷則委曲而有所盡故曰至蒐狩則馳騁而有所從敵口緻軍旅則嚴飭而有所治故曰脩令而言之皆所以達之而已衆死乎孝弟之義而弗敢犯之也

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音嗣三老五更於大音泰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去聲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

西學西郊之學周之小學也王制云虞庠在國之西郊是也○方氏曰先賢則樂祖是也西學則瞽宗是也樂祖有道德者故曰教諸侯之德耕藉所以事神致養之道故曰教諸侯之養朝覲所以尊天子故曰教諸侯之臣樂記先朝覲而後耕藉者武王初有天下君臣之分辨之不可不早也延平周氏曰先王之於教豈必諄諄而命之也哉蓋行禮於此而人得於彼而不知者乃教之至也故五者天下之大教而其所以爲教者如此而已矣五者以德爲主養者孝之屬臣者弟之屬故其序如此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以刃反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大學來者也

袒而割牲者袒衣而割制牲體爲俎實也饋進食也酳食畢而以酒虛口也揔干揔持干盾以立于舞位也鄉里有齒言人皆知長少之序也

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泰子齒

四學虞夏殷周四代之學也大子齒謂大子與同學者序長幼之位不以貴加人也嚴陵方氏曰由大學來者言教化之原出自大學也四學謂周設四代之學即有虞氏之庠夏后氏之序殷之瞽宗周之辟雍是矣

天子巡守去聲諸侯待于竟境天子先見百年者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西行東行者弗敢過欲言政者君就之可也

應氏曰彼向東此向西彼西行此趨東是相違而不相值然必駐行及迂謁而見之不敢超越徑過也

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族三命不齒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七十者不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

讓而后及爵者

方氏曰。一命齒于鄉里。非其鄉里則以爵而不以齒可知。再命齒于族。非其族則以爵而不以齒亦可知。三命不齒。雖於其族亦不得而齒之矣。則鄉里又可知。然此特貴貴之義耳。至於老老之仁。又不可得而廢焉。故族有七十者弗敢先也。先謂鄉飲之席。待七十者先入而後入也。君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豈族之三命得以先之乎。五州爲鄉。五鄰爲里。於遂舉鄉。則近至於五比之閭可知。於近舉里。則遠達於五縣之遂可知。六鄉六遂足以互見也。此言族。周官所謂父族也。蓋有天下者謂之王族。有國者謂之公族。有家者則謂之官族。以傳世言之則曰世族。以主祭言之則曰宗族。石林葉氏曰。三命不齒。貴貴也。七十者不敢先。長長也。先王之道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

天子有善。讓德於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成諸宗廟。言於宗廟中命之也。詳在祭統十倫章。嚴陵方氏曰。善者人之所欲。惡者人之所惡。於人之所欲而能推衆於彼。此善所以日進。於人之所惡而能自反於此。此惡所以日消。古之君子能全其德。用此道而已。天子受命於天者也。故有善則讓德於天。諸侯受命於天子者也。故有善則歸諸天子。卿大夫受命於諸侯者也。故有善則薦於諸侯。士庶人既卑且賤。故有善焉。內則本諸父母。外則存諸長老而已。祿則施之及賤。爵則制之以貴。慶所以爲禮。賞所以爲利。成諸宗廟者。謂即諸宗廟中。然後得以成其事也。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其曰所以示順。則示順之義盡於此矣。○延平周氏曰。天子有善讓於天。則諸侯有善歸諸天子。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則卿大夫有善薦於諸侯。有是天子諸侯。則士庶人有善所以本諸父母存諸長老。蓋上之人不自有於我。故其化然也。

昔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爲易。易抱龜南面。天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教不伐以尊賢也。

方氏曰。明吉凶之象者莫如易。示吉凶之象者莫如龜。南則明而有所示之方也。故易抱龜南面焉。天子北面。則以臣禮自處而致其尊也。南面內也。北面外也。自外至內謂之進。故曰進斷其志。○應氏曰。易書也。抱龜者人也。不曰掌易之人。而直以爲易者。蓋明以示天下者易也。易之道不可屈。故不於北而於南。明此以北面者臣也。臣之位不可踰。故不曰人而曰易。蓋有深意焉。○石梁王氏曰。此說卜者之位。與儀禮不合。亦近於張大之辭。○劉氏曰。易代天地鬼神。以吉凶告天子。故南面。如祭祀之尸代神之尊也。天子北面問卜。以斷其志。蓋尊天事神之禮也。嚴陵方氏曰。陰陽天地莫不有情。必待聖人建之。然後能有所立。不爲然易無體也。體之於言。則其書謂之易。體之於人。則其官謂之易。故曰立以爲易。明吉凶之象者莫如易。示吉凶之象者莫如龜。有自知之明。而又有知人之知。則其事固可以無疑矣。然猶斷之於龜者。以吉凶悔吝生乎動。故

也。前言建陰陽天地之情，而後止言尊天者，蓋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道則出於天而已，故後言尊天以誠之。稱己之過所以教不伐，稱人之善所以教尊賢。伐與矜伐之伐同字。有其善而矜之，稱所以自傷其善故也。○延平周氏曰：聖人無非事，亦無非教。以天子之尊，卷見北面而聽於卜，非特斷其一時之事而已，又將示人之不敢專而且以尊乎天也。○石林葉氏曰：陰陽入地之情不可見，其可見者易與龜也。故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則象而易則數也。斷其志則謀於己，進而語以言，出則謀於鬼神，而天道所以尊也。道者人所畏，善稱人則能尊人，過稱己則能卑己，非有志於仁者不能及之。此其教不伐以尊賢也。伐者自有其善以害於己，則不足以多賢。舜稱禹之賢，亦曰不矜不伐。

孝子將祭祀，必有齊莊之心以慮事，以具服物，以脩宮室，以治百事。及祭之日，顏色必溫，行必恐，如懼不及愛然。其奠之也，容貌必溫，身必詘爲，如語焉而未之然。宿者皆出，



其立卑靜以正，如將弗見然。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是故愨善不違身，耳目不違心，思慮不違親，結諸心，形諸色，而術省息井反之，孝子之志也。

愨善不違身，周旋升降無非敬也。耳目不違心，所聞所見不得以亂其心之所存也。結者不可解之意。術與述同。述省猶循省也，謂每事思省。○方氏曰：於其來也，如懼不及愛然；及既來也，又如語而未之然。於其往也，如將弗見然；及既往也，又如將復入然。則是孝子之思其親，無物足以慊其心，無時可以絕其念。如懼不及愛然，即前經所謂致愛則存是矣。如語焉而未之然，即所謂如親聽命是矣。如將弗見然，即所謂如將失之是矣。如將復入然，即所謂又從而思之是矣。愛者，愛其親也。懼不及愛者，懼愛親之心有所未至也。語者，親之語也。語而未之然，如親欲有所語而未發也。陶陶，言思親之心存乎內；遂遂，言思親之心達乎外。祭後猶如此者，以其如將復入故也。石林葉氏曰：顏色溫者，有愉色也；容貌溫者，有婉容也。卑靜以正者，有深思也。蓋有愉色則若將及之，故行必恐；有婉容則若將聽之，故身必詘；有深思則若將見之，故立必正。陶陶者，其氣和也；遂遂者，其志得也。愨善於內而言不違身者，以其有慮於外；耳目在外而言不違心者，以其有主於內。內外定而後爲愛親之至，此其序所以與前相反也。謹是三者而因守之則曰結，發是三者於色則曰形，祭是三者不失其行則曰術。此先王所謂孝也。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方氏曰：神無方也，無方則無位。所謂神位者，亦人位之耳。故以建言之，建之斯有矣。王氏謂右陰也，地道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廟。位宗廟於人道所鄉，亦不死其親之意。長樂陳氏曰：周官小宗伯、禮記祭義皆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蓋宗廟陽也，故居左；社稷陰也，故居右。陰故社稷皆北嚮，陽故宗廟皆南嚮。君祭社南嚮於北墉下，而薄社亦北牖，則社稷之嚮可知。廟所以象王之朝，南朝必南面，則廟皆南嚮可知。廟皆南嚮，而昭南面，穆北面者，禘祫之位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二

## 祭統

鄭氏曰。統猶本也

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黜而奉之以禮。是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

五經。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也。心怵。卽前篇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謂心有感動也○方氏曰。盡其心者。祭之本。盡其物者。祭之末。有本然後末從之。故祭非物自外至。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禮者。心有所感於內。故以禮奉之於外而已。蓋以其自中出。非外至者也。奉之以禮者。見乎物。盡之以義者。存乎心。徇其物而忘其心者。衆人也。發於心而形於物者。君子也。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慶源輔氏曰。祭者之誠敬耳。故曰自中出生於心也。凡在外之物所以將之而已。故曰非物自外至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外徇於物而內忘其心者有之矣。故曰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禮義固由賢者出也。故下文言賢者之祭致其誠敬明爲之而已。不求其爲者。此所謂能盡此祭之義也

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言內盡於己。而外順於道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此之謂備。唯賢者能備。能備。然後能祭。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矣。不求其爲去聲此孝子之心也

方氏曰。誠信忠敬四者。祭之本。所謂物者。奉乎此而已。所謂禮者。道乎此而已。所謂樂者。安乎此而已。所謂時者。參乎此而已○應氏曰。不求其爲。無求福之心也。所謂祭祀不祈也慶源輔氏曰。必受其福。以理必之也。世所謂福。則不可必也。鄭氏以孝子受大順之顯名。非是。名猶名言之名。猶言備者百順之謂而已。內盡於己。外順於道。則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心安體胖。是賢者之所謂福也。不言外順於物。物有不可順者也。從備然後能祭。則祭之必受福。可知也。經之所謂福。具於未祭之前。世之所謂福。應於已祭之後。前言心怵而奉之以禮者。福寓於物也。此云奉之以物。道之以禮者。物必將之以禮也。不求其如此。然後能盡祭之義。一有所求。義不盡矣。奉之以物。以物將其誠敬也。道之以禮。以禮行其誠敬也。安之以樂。以樂安其誠敬也。參之以時。以時參其誠敬也。奉之以物。則不爲虛拘。行之以禮。則輔以威儀。安之以樂。則不爲勉强。參之以時。則發必中節。如此然後能盡其心

祭者。所以追養去聲繼孝也。孝者。畜敕六反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

應氏曰。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畜固爲畜養之義。而亦有止而畜聚之意焉○劉氏曰。追養其親於既遠。繼續其孝而不忘。畜者。藏也。中心藏之而不忘。是順乎率性之道。而不逆天敍之倫焉。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此畜之意也嚴陵方氏曰。追養

孝養爲事親之事。孝爲事親之道。追言追其往。繼言續其絶。孝子之事其親也。上則順於天道。下則不逆於人倫。是之謂畜。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則孝之順於天道可知。孟子曰。內則父子。人之大倫也。則孝之不逆於人倫可知。

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没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養以順爲主，喪以哀爲主，祭以敬爲主。時者，以時思之禮。時爲大也。嚴陵方氏曰。以養志爲上。以養口體爲下。此養之順也。發於聲音而見於哀戚。此喪之哀也。所以交於神明者。祭之敬也。所以節其疏數者。祭之時也。孔子曰。養則致其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又曰。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其言正與此合。是三者皆孝子之所常行。故曰道。行而有可見之道。故曰孝子之行也。觀者。上下見之之謂。觀其順則不順者亦可見矣。觀其哀則不哀者亦可見矣。以至敬與不敬者然也。○石林葉氏曰。養則致其樂。而此觀其順者。順爲樂之形也。喪則致其哀。而此觀其哀者。哀爲喪之本也。祭則致其嚴。而此觀其敬者。敬爲莊之體也。蓋孝子之行不過此三者。而其誠信忠順。皆在內者。發由孝子之心也。

既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按內則可食之物有蜩范者，蟬與蜂也。又如蚳醢是蟻子，所爲此言昆蟲之異，亦此類乎。嚴陵方氏曰。既內自盡於己也。又外求助於人。求助之道。莫大乎夫婦之際。以夫婦而行祭祀之道。則足以盡陰陽之義。以夫婦而共祭祀之事。則足以備外內之官。故國君取夫人之辭。以事宗廟社稷爲言也。必曰玉女者。言其有貞絜之德也。所以事宗廟社稷。亦在乎有貞絜之德而已。蘩卷耳之詩。后妃則輔佐君子求賢審官難得之詩。則夫人夙夜警箴。有相成之道。然婦之助夫。豈不特在乎祭祀之時也。此之所言。亦以祭祀爲本。故曰此求助之本也。夫婦親之者。君制祭。夫人薦盎。君割牲。夫人薦酒。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此外內之官也。官所以執事。事所以具物。故曰官備則具備。菹以醢類也。故周官屬醢人。然以植物爲之則曰菹。以動物爲之則曰醢。水草之菹。即七菹所謂茆菹芹菹之類。陸產之醢。即七醢所謂兔醢鴈醢之類。然七菹又有茭菹之類。不必皆水草。七醢又有蚳醢魚醢之類。不必皆陸產。俎者三牲。則八簋者五穀也。言八簋則俎爲三俎矣。言實則菹亦非盡矣。俎所爲者天產。故其數用三之奇。簋所盛者地產。故其數用八之耦。於昆蟲草木。言陰陽之物者。蓋昆蟲以陰蟄。以陽出。草木以陰枯。以陽榮故也。然草木亦陰物也。陸產亦陽物也。三牲以陽物也。八簋以陰物也。止謂昆蟲草木爲陰陽之物者。以用至於昆蟲之異草木之實。而陰陽之物於是爲備故也。以陰陽之物於是爲備。故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徒盡物於外。而不能盡志於內。亦不足以盡祭之心矣。故曰外則盡物。內則盡志。祭之心也。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於北郊，以共純（緇）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此祭之道

也

祭服皆上玄下纁天子言緇服諸侯言冕服緇服亦冕服也緇以色言冕服則顯其爲祭服耳非莫耕非莫蠶言非無可耕之人非無可蠶之人也（嚴陵方氏曰東南陽地而耕爲陽事故於之以耕此若陰地而蠶爲陰事故於之以蠶而南又盛陽之地故天子耕於南郊冕用朱紘者亦以此東者少陽之地故諸侯耕於東郊冕用青紘者亦以此此又陰殺之別也夫有天下者四海之內皆臣妾耳有一國者百里之內皆臣妾耳則天子諸侯非莫與之耕王后夫人非莫與之蠶然且親耕親蠶焉則以身致其誠信而已以神明之所饗者在誠不在物故也）

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嗜）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上聲）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於物無防物猶事也不苟慮不苟動皆所謂防也（嚴陵方氏曰夫齊所以致一致一則不齊者齊矣大事即祀事也恭敬則人事也指人言之故曰恭敬耳防以防其外之來也止以止其內之出也物自外入故曰防嗜欲由中出故曰止前言止而後言訖者止之而後訖故也後言邪物則前所言物者亦邪物而已齊固不止於耳不聽樂然樂者人之所樂也則所以散其志尤在於樂故也故又引記以爲言焉此與學記所引誠子時術之所言同不爲物所貳故其德精不爲物所蔽故其德明致者致其至而已故先言致其精明之德而後言精明之至也精之至矣故於祭之心則爲精意精志明之至矣故於祭之道則爲明禋明享焉散齊即祭義所謂散齊於外是也致齊即祭義所謂致齊於內是也此以時之先後爲序彼以事之內外爲序也解亦見彼以齊於內故又謂之宿以其宿於內也禮器所謂三日宿者以此以齊於外故又謂之戒言戒於外也禮器所謂七日戒者以此若心不苟慮與訖其嗜欲之類則所以齊其內也若手足不苟動與防其邪物之類則所以齊其外也夫散若集之則一歸乎定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其至爲則未始不齊故致齊三日以齊之定言定於外齊言齊其內）

是故先（去聲）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君純（緇）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及迎牲君執紖（赤軫反）卿大夫從（去聲）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句）夫人薦涗（詩銳反）水君執鸞刀羞嚌（才計反）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宿讀爲肅肅猶戒也○鄭氏曰大廟始祖廟也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爲柄酌鬱鬯曰祼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紖所以牽牲芻稾也殺牲用以薦藉○疏曰宗婦執盎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盎齊以從夫人也夫人薦涗水者涗即盎齊以濁用清酒以涗泲之涗水是明水宗婦執盎齊從夫人而來奠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涗齊而薦之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君執鸞刀羞嚌者嚌肝肺也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

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而出薦之主前。二是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横切之不使絶亦奠於祖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一云羞進也。夫人薦豆者君羞嚌時夫人薦此饋食之豆也。又曰。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天子諸侯祭禮先有祼尸之事 嚴陵方氏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及祭凡十日矣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而詔之齊也大宰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則於是日而遂散齊也職外治者君也故致齊於外職內治者夫人也故致齊於內與祭義所謂內外者異矣彼謂一身之內外。齊於內外所以辨其位會於大廟所以聯其事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禕立於東房與明堂所言同義於夫人言副禕則君純冕者袞冕也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則大宗固有攝夫人亞祼之理矣大宗即宗伯也君執紖則親牽之故也宗婦宗子之婦也所有五而宗婦止執盎者當君牽牲之時也

祭義言夫人奠盎正與此合然彼言夫人奠盎此言宗婦執盎者宗婦執之夫人奠之故也薦涗水則郊特牲所謂明水涗齊貴新是也酌齊則必用涗矣祭義不言者略也齊者尸所齊之飾也齊則宮之也以尸之所齊故君執鸞刀而羞之也尸必齊之君必羞之者以周人所貴故也夫人薦豆則與祭義所言同義以上隨言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故此結言此之謂夫婦親之也○馬氏曰言士執芻則後於君言宗婦執盎則先於夫人者蓋芻所以用於迎牲之後而執盎必居於薦之前也

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竟（境）內樂之。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

東上。近主位也。此明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 長樂陳氏曰。天



子諸侯之於尸非特備禮物以薦之抑又就舞位以樂之蓋廟中在天子則天下之象也在諸侯則竟內之象也故天子冕而總干以樂皇尸非徒樂之所以與天下樂之也諸侯冕而總干亦與竟內樂之古者人君之於廟饗籍則親耕牲則親發酒則親獻尸則親迎然則樂則親舞不為過矣○嚴陵方氏曰舞位則綴兆也君於東上則以君為祭主故也干戚武舞所執也羽籥文舞所執也止言干主武宿夜言之明堂位曰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正謂是矣上言執干戚而不言冕下言總干而不言戚互相備也言總干固知其為不特執干矣祭義樂記所言同與天下樂之與竟內樂之言與天下竟內共樂皇尸也揚子曰寧神莫大於得四表之歡心是矣稱皇尸與詩楚茨所稱同義然詩於鳧鷖又稱公尸何也虎騶象神示祖考而言之也故詩曰公尸公言家之所共也楚茨祝宗廟之祖考言之而已諸侯之尸亦稱皇若尊神而已

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得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

祼以降神於禮為重。歌者在上。貴人聲也。武宿夜。武舞之曲名也。其義未聞。假於外者。祼則假於鬱鬯。歌則假於聲音。舞則假於干戚也。誠敬者。物之未將者也。誠敬之志存於內而假外物以將之。故其輕重隨志進退。若內志輕而求外物之重。雖聖人不可得也。聖人固無內輕而求外重之事。此特以明役志為本耳 嚴陵方氏曰。三者蓋周廟

之所重故始言三重而終言周道也裸所以求陰而貴氣臭周人則先求諸陰而尚臭也故重裸經言升歌而清廟清廟者文王之詩故重升歌大武者武王之舞也故重武宿夜象成而為樂故謂之大武獻有九而裸其一也故以爵言之則於獻言爵則聲與舞可知矣君子之祭也內則盡志外則盡物然其輕重亦在志而已必自盡者所以明重也三重之本在志禮則達之於外以承其志於內故曰道之以禮以奉三重內既盡志外又盡禮則重人所以事皇尸之道如斯而已故曰此聖人之道也

夫祭有餕俊餕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餕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餕鬼神之餘也惠術也可以觀政矣

方氏曰牲既殺則薦血腥於鬼神及熟之於俎而尸始食之是尸餕鬼神之餘也○劉氏曰祭畢而餕餘是祭之終事也必謹夫餕之禮者慎終如始也故引古人曰善終者如其始之善今餕餘之禮其是此意矣所以古之君子有言尸之飲食亦是餕鬼神之餘也此即施惠之法也觀乎餕之禮則可以觀為政之道矣

是故尸謖縮君與卿四人餕君起大夫六人餕臣餕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餕賤餕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讀為餕徹之下餕上之餘也凡餕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興施去聲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現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

謖起也天子之祭八簋諸侯六簋此言四簋者留二簋為陽厭之祭故以四簋餕也簋以盛黍稷舉黍則稷可知矣自君卿至百官每變而人益衆所以別貴賤象施惠也施惠之禮脩舉於廟中則施惠之政必徧及於境內此可以觀政之謂也嚴陵方氏曰尸猶受惠於鬼神人固當受惠於其君故每變以衆故始則君與三卿共四人變而加以兩故大夫六人又變而加以兩故士八人又變則又加以百官盡以示其惠之愈廣然非實數也百官謂中下之士以及於百執事者也祭法以官師為中下之士則此以百官稱之亦宜矣爾雅曰謖興起也由君而下皆言起獨於尸言謖者蓋不疾而遂者神也尸神象也故特以謖言之特牲饋食少牢饋食士虞禮有司徹皆言尸謖者以此夫施惠之道不止於餕特由餕見之而已故曰象見乃謂之象也四簋之黍未為多也特取其脩於廟中故爾廟中之惠未為大也特取其象於竟內故爾諸侯廟中為竟內之象則天子廟中為天下之象可知

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平聲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餕見之矣故曰可以觀政矣夫祭之為物大矣其興物備矣順以備者也其教之本與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則教之以尊其君長內則教之以孝於其親是故明君在上則諸臣服從崇事宗廟社稷則子孫順孝盡其道端其義而教生焉

為物以事言也興物以具言也興舉牲羞之具凡以順於禮而致其備焉耳聖人立教其本在此嚴陵方氏曰祭之為澤也足以及乎神明足以及乎人非澤之大者乎澤者德之所惠也上有大澤則惠及下則主人言之也由其先後

有序上下有等顏上先下後耳非上重猶之而不施使下有陵之民也由殺而下見惠故曰可以觀政矣為物大者祭之體也興物備者祭之用也非體之為大不足以殺用之備非用之為備不足以成也體之大然為則備爾者豈徒以備其用而已哉亦在乎無所不順然後為備爾故曰順以備其用教之本與以上言順故此言外教以尊其君長內教以孝其親教以尊其君長由其之明而已故曰則諸臣服從教以孝其親在乎崇重宗廟社稷而已已故曰則子孫順孝且祭所以躐上因足以教之尊其君長祭所以追養繼孝是以教之孝其親盡其道務盡祭之道而無所遺也端其義者端祭之義而有所立也有道有義教之所由生也

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順之至也。祭其是與？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即大學絜矩之道。如此而後能盡其道，端其義也。申言教之本，以結上文之意。嚴陵方氏曰必身行之者以身教者從故也教必以事君言之者欲明乎事上使下之道教也蓋事上使下臣之事而已惡著好之對安者危之對好惡以情言安危以勢言上之使下以勢為主下之事上以情為主事上使下之道如此則所謂身行之也苟非諸人而行諸己豈所謂身行之哉故曰非教之道也君子之教必由其本教之本在乎祭祭之本在乎順故其言如此然上言事上使下以為教著事上使下亦在乎順故也

夫祭有十倫焉。見現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色介反 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別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之謂十倫。

鄭氏曰：倫猶義也。

鋪筵設同几，為去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于祊，伯更反 此交神明之道也。

筵，席也。凡所馮以為安者，人生則形體異，故夫婦之倫在於有別；死則精氣無間，共設一几。故祝辭云以某妃配也。依神，使神馮依乎此也。詔，告也。祝，祝也。謂祝以事告尸於室中也。出于祊者，謂明日繹祭出在廟門外之旁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是也。祊說見前篇。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曰此交神明之道也。嚴陵方氏曰鬼神變化有所通故曰道君臣則嚴謹有所守故曰義父子則恩孝有所順故曰倫貴賤則名位有所差故曰等親疏則遠近有所間故曰殺爵賞則惠有所及故曰施夫婦則內外有所辨故曰別政事則多寡有所均故曰均長幼則先後有所次故曰序上下則情意有所接故曰際夫祭以鬼神為主故於首言鬼神之道至於終之以道際則祭之本也故以上下之際終焉○石林葉氏曰鬼神無形而依於有形故鋪筵則陳祭向几則配祭鬼神無方而求之有方故詔祝則在廟中而祭祊則在門外凡筵祝祊祭祀之祭始皆所以交神明而發之也祊言交神明之道而事不足以言之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也。

尸本是臣，為尸而象神，則尊之如君父矣。然在廟外，未入，則猶疑是臣也。及既入廟，則全其象君父之尊矣。君

祭固主於尊君父而盡臣子之道然未入廟則猶疑是君也及旣入廟則全爲臣子而事尸無嫌矣君君出門迎尸則疑以君而迎臣故不出者所以別此嫌而明君臣之義也長樂陳氏曰尸卑於廟門之外而尊於廟門之內君尊於廟門之外而卑於廟門之內尸之爲臣貴其尊之而不卑君之事尸貴其卑之而不尊是以君出迎牲而不迎尸所以別尊卑之義故曰明君臣之義也○嚴陵方氏曰尸若神之象君者人之主廟門之外以人道爲尚廟門之內以神道爲尚凡迎之禮必出門焉君迎牲而不迎尸者非重牲而輕尸也爲其有君臣之疑所以別其嫌也旣曰嫌又曰疑疑固未至於嫌而嫌亦疑之所積也

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抗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行猶列也父北面而事子行之尸者欲子知事父之道當如是也○方氏曰十倫皆倫也止於父子言倫者有父子之倫然後有宗廟之祭則祭之倫本於父子而已故止於父子爲倫焉長樂陳氏曰尸於王父則孫於祭者則子以孫爲王父之尸則是以子爲祭者之父子忘其子之卑而事於父父忘其父之尊而事子凡此所以明祭者事父之道而已○石林葉氏曰尸所以象神取於異姓則嫌於不親取於己子則疑於無別故爲尸者子行也雖以父事之不疑於父不嫌則人倫明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等也

自獻卿以下至群有司凡同爵則長者必先飲故云皆



以齒○疏曰此據備九獻之禮者至主人酳尸故尸飲五也凡祭二獻祼用鬱鬯尸祭奠而不飲朝踐二獻饋食二獻及食畢主人酳尸此皆尸飲之故云尸飲五於此時以獻卿獻卿之後主婦酳尸酳尸畢賓長獻尸是尸飲七也乃以瑤爵獻大夫是正九獻禮畢但初二祼不飲故云飲七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爲加爵尸又飲二是幷前尸飲九主人乃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也此謂上公九獻故以酳尸之一獻爲尸飲五也若侯伯七獻朝踐饋食時各一獻食訖酳尸但飲三也子男五獻食訖酳尸尸飲一嚴陵方氏曰於尸言飲則主人獻之故也卿以下言獻則飲之可知君必獻臣者以賓禮隆助祭之人故也尸飲之后獻則問之者隆殺之別也間之以五以七以九者飲陽事故用數之奇焉凡觴皆謂之爵此言玉爵瑤爵正謂一升之爵爾言散爵即五升之散也禮器曰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則不特獻者然也雖受爵者亦然群有司則前言進徹之百官後言煇胞翟閽者皆是也皆以齒者同爵則尚齒也前言貴賤之等此變言尊卑者貴賤也以卿大夫士爲之等故以貴賤言之於卿大夫士之等又各以齒故以尊卑言之

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也

疏曰祭大廟則群昭群穆咸在若餘廟之祭唯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不得群昭群穆咸在也嚴陵方氏曰昭穆同

所以別父子而父子之行又各有遠近長幼親疏遠近以代言長幼以齒言親疏以情言然而代之遠近齒之長幼皆以情為主爾故下總謂之親疏之殺也夫有隆然後有殺別親疏則親者隆而疏者殺矣并言殺者言自隆降之以至於殺也王制三昭三穆神之昭穆也此群昭群穆人之昭穆也首言祭有昭穆則兼神人而言之然昭穆以神為主故人於廟中乃稱之

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於大廟示不敢專也故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去聲)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而舍(釋)奠于其廟此爵賞之施也

疏曰酳尸之前皆承奉鬼神未暇策命此一獻則上文尸飲五君獻卿之時也若天子命群臣則不因常祭之



日特假於廟釋奠告以受君之命也長樂陳氏曰施爵賞者必於大廟示其不敢專所以明父祖之尊也受爵祿者舍奠于廟示其有歸美所以明父子之賢也明乎父祖之尊則天下知所敬明乎父子之賢則天下知所勸故曰爵賞之施○嚴陵方氏曰爵者賜之以名祿者賜之以利有德者必有名有功者必有利爵有德祿有功亦從其類也史則掌書也策則書其所命之事也上言執策下言受書互相備也夫命有所稟則非君命也祖命而已故史命之也由君右焉非重史也重命而已○金華應氏曰一獻始命者以祭為先也不俟會終而命者以賞為重也

君卷(衮)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夫人薦豆執校(效)執醴授之執鐙(登)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夫婦相授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也

卷冕副褘見前校豆中央直者執醴執醴齊之人也此人兼掌授豆鐙豆之下跗也爵形如雀柄則尾也襲處謂因其處長樂陳氏曰禮器言夫人在房而東酌罍尊則在房若西房也而此言副褘立于東房何耶蓋婦人貴於從夫又貴於辨位從夫則立之東所以待其將有事辨位則即於西所以動而行事也至於夫婦相受授不相襲處則異其所立酢必易爵則易其所執故曰明夫婦之別

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髀(俾)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平聲)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



疏曰殷質貴髀之厚賤肩之薄周文貴肩之顯賤髀之隱前貴於後據周言之○方氏曰俎者對豆之器俎以骨為主則豆以肉為主可知骨陽也肉陰也俎之數以奇而從陽豆之數以偶而從陰為是故也長樂陳氏曰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則有所別而足以為義貴者不重賤者不虛則有所均而可以為仁行於上者政也通於下者事也政必有事而事不必有政故事成本於政行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爵行酒之器也○疏曰此旅酬時賜助祭者酒眾兄弟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在穆列者自為一色各自

相旅。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是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
方氏曰。宗廟之中授事則以爵至於賜爵則以齒何也
蓋授事主義而行於旅酬之前。賜爵主恩而行於旅酬
之後。以其主恩故皆以齒也。司士所謂祭祀賜爵呼昭
穆而進之是矣。六齒所以序長幼故曰此之謂長幼有
序

夫祭有畀煇運胞庖翟狄閽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
爲能行此。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畀之爲言與也能以
其餘畀其下者也煇者甲吏之賤者也胞者肉吏之賤者
也翟者樂吏之賤者也閽者守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
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至尊以至尊旣祭
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畀之。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
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

不使刑人守門。恐是周以前如此周則墨者使守門也
際接也。言尊者與賤者恩意相接也嚴陵方氏曰。夫祭之有畀固已見惠均矣然未足以盡惠下之道以至尊之尸而畀至賤之吏。然後見惠下也。此政事之均與上下之際所以爲異毀惠下之道有明足以見之而無仁以與之則惠或失於不行有仁足以與之而無明以見之則惠或失於無辨。德者得也。惟有德之君乃能兩得故曰爲能行此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藥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鄭氏謂此夏殷之禮

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
故曰莫重於禘嘗

方氏曰。陽道常饒。陰道常乏。饒故及於夏始爲盛焉。乏
故及於秋已爲盛矣。此禘所以爲陽之盛。嘗所以爲陰
之盛歟。以其陰陽之盛。故曰莫重於禘嘗石林葉氏曰。礿禘之祭。其用物薄主於灌獻則順乎陽陽於春夏爲用也嘗烝之祭其用物多主於饋食則順乎陰陰於秋冬爲用也然言其盛則止及於禘嘗而不及礿烝者蓋陽達於春物方蠢動陰終於冬物已退藏故古之君子其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爾

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
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刈則墨未
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

方氏曰。爵命之者也。服勝於陰者也。故爲順陽義祿食
之者也田邑制於地者也。故爲順陰義嘗之日發公室
因物之成而用之以行賞也故曰示賞。草刈則墨者因
其枯槁之時刈之以給爨刈草謂之草。猶采桑謂之桑
歟。墨乃五刑之輕者。左氏言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而此言
嘗之日發公室何也。蓋賞雖以春夏爲主而亦未始不
用刑。月令孟夏斷薄刑決小罪是也。刑雖以秋冬爲主
亦未始不行賞此所言是也○應氏曰。不曰艾草而曰
草艾者草自可艾也石林葉氏曰。爵以詔德。服以顯庸仁之屬也。國政則有田邑。致刑則

為秋政義之屬也仁用於夏禘未嘗不行刑愛之以仁
為主義用於秋嘗未嘗不示儆懲之以義為主仁義備
矣。正曰禘嘗之義者
指其立道而言之也

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
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
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
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境
内之子孫莫敢不敬矣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
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
其德薄者其志輕疑於其義而求祭使之必敬也弗可得
已祭而不敬何以為民父母矣

中庸言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如視諸掌此因
上文陽義陰義而中言之濟志成其所欲為也發德顯
其所當為也○方氏曰大宗伯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
先儒謂王有故代之行其祭事正謂是矣代之雖在乎
人使之則出乎君代之雖行其事使之則本乎義 石林葉氏
曰君主祭者也故明禘嘗之義臣助祭者也故能禘嘗
之事能其事則盡物而已明其義於内未可不盡志盡
志者雖有德之君可也故志厚義章此德之發而終至
於竟内無不敬故曰治國之本也祭之義愛敬而已如
知愛敬於親則雖不身涖之蓋無祭也不知祭之
義則内不得於其親其使人祭也何以為敬乎

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
之後世者也為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
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

自名下文謂自成其名是也○方氏曰稱則稱之以言
揚則揚其所為明則使之顯而不晦著則使之見而不
隱

銘者論譔 撰 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於
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
祖所以崇孝也身比 毗志反 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

論說譔錄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酌斟酌其輕重大小
也祭器鼎彝之屬自成其名者自成其顯揚先祖之孝
也比次也謂己名次於先祖之下也順無所違於禮也
示後世而使子孫效其所為則是教也 嚴陵方氏曰器
之重者莫如鼎
言之重者莫如銘此鼎所以有銘而銘必於鼎也是子
閔鼎而王孫滿以謂在德不在鼎則古之為此也亦因
其有所寓而已若湯之盤周之量晉公之鍾以至王之
大常廟之金人几杖盤盂皆為銘焉其所以自名之意
則一也列於天下言陳列於天下而有序也酌之祭
言斟酌其美而不溢也祭器即鼎也自名於祭器故曰
自成其名

夫銘者壹稱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故君子之觀於銘也
既美其所稱又美其所為為之者明足以見之仁足以與
之知 去聲 足以利之可謂賢矣賢而勿伐可謂恭矣

上謂先祖下謂己身也見之見其先祖之善也非明不
能與之使君上與己銘也非仁莫致利之利己之得次

名於下也非知莫及石林葉氏曰美其所稱者以其不遺祖考之善也美其所爲者以其不誣祖考之實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故言明足以見之知而不傳不仁也故言仁足以與之知之而能傳又誣其實則亦不知也故言知足以利之知旣利之而伐其善則必喪其善故雖銘而其辭敎者亦所謂賢而弗勿伐也

故衛孔悝按之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格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並去聲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去聲于漢陽卽宮于宗周奔走無射亦

孔悝衛大夫周六月夏四月也公衛莊公蒯聵也假至也至廟禘祭也因祭而賜之銘蓋德悝之立己故褒顯其先世也異姓大夫而年幼故稱叔舅莊叔悝七世祖孔達也成公爲晉所伐而奔楚故云隨難于漢陽後雖反國又以殺弟叔武晉人執之歸于京師寘諸深室故云卽宮于宗周也射厭也○石梁王氏曰悝乃蒯聵姊之子蒯聵悝之舅而悝則甥今反謂之舅其倣周禮同姓之臣稱伯叔父異姓之臣稱伯叔舅歟

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

獻公成公之曾孫名衎啓開右助也嘗襄十四年衛孫文子寗惠子逐衛侯衛侯奔齊言莊叔餘功流於後世能右助獻公使之亦得反國也成叔莊叔之孫烝鉏也其時成叔事獻公故公命其纂繼爾祖舊所服行之事也○疏曰按左傳無孔達之事獻公反國亦非成叔之功

乃考文叔興舊耆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懈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上聲女汝銘若纂乃考服

應氏曰嗜欲者心志之所存言其先世之忠皆以愛君憂國爲嗜欲文叔孔圉慕尚而能興起之也作率奮起而倡率之也慶卿也古卿慶同音字亦同用故慶雲亦言卿雲

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璧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此衛孔悝之鼎銘也

對揚至彝鼎十三字止作一句讀言對荅揚舉用吾君殷勤之大命施勤于烝祭之彝尊及鼎也嚴陵方氏曰施于烝彝鼎若施其銘于烝祭之二器也祭器必以彝鼎則與寘之守宗廟言不毀亡之同義蓋鼎所以養彝寶彝所以寶祀也故也彝之稱是以盛神於夫鼎之享是以養人於明其德於是爲至矣銘於彝取夫德有常而不變焉於鼎取夫德日新而不窮也於烝祭之器與同勲凡有功者祭於大烝同義彝亦有銘止曰鼎銘者舉重以該之也

古之君子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以比其身以重其國家如此子孫之守宗廟社稷者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

三者君子之所恥也

勲在鼎彝是國有賢臣也故足爲國家之重 嚴陵方氏曰無美而稱之則不足以取信於人故曰是誣也有善而弗知則其明不足以見之也知而弗傳則其仁不足以與之也爲人之子孫不明不信而且誣焉則辱莫甚矣

昔者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淸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詩維淸奏象舞嚴氏云文王之舞謂之象文舞也大武武舞也管象以管播其聲也餘見前 嚴陵方氏曰郊社所以祭天地故曰外嘗禘所以祭祖宗故曰內禘爲五年之祭故謂之大嘗爲四時之祭亦謂之大者以天子所賜禮樂比諸侯尤隆也四時之祭特以嘗言者物成可嘗禮爲尤盛也故閟宮之詩言秋而載嘗者以是月令言嘗犧牲祭法言享嘗乃止祭義言嘗無樂燕居中庸言郊社禘嘗皆此意也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所以應八卦故每佾又用八人合而爲六十四爲則重卦之象也自諸侯而下則取降殺以兩而已言舞大夏如此則大武可知康周公者康褒之也命之者成王爾而上兼言康王者豈非成王之志而康王又能繼之曲禮曰外事用剛日然不謂郊內事用柔日然不謂社而此以郊社爲外祭何也以天地爲大故郊對社不可以內外言其事以神人爲別故嘗禘對郊社或可以內外言其祭焉

經解第二十六 嚴陵方氏曰經者緯之對經有一定之體故爲常緯則錯綜往來故爲變

聖人之言道之常也諸子百家之言道之變也故聖人之言特謂之經焉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燭)辭比(毗志反)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方氏曰六經之教善矣然務溫柔敦厚而溺其志則失於自用矣故詩之失愚務疏通知遠而趨於事則失於無實矣故書之失誣務廣博易良而徇其情則失於好大矣故樂之失奢務絜靜精微而蔽於道則失於毀則矣故易之失賊務恭儉莊敬而亡其體則失於過當矣故禮之失煩務屬辭比事而作其法則失於犯上矣故春秋之失亂夫六經之教先王所以載道也其教豈有失哉由其所得有淺深之異耳○應氏曰淳厚者未必深察情僞故失之愚通達者未必篤確誠實故失之誣寬厚者未必嚴立繩檢故失之奢沈潛思索多自耗蠧且或害道故失之賊 缺文

故失之煩弄筆褒貶易黍是非且或召亂故失之亂
惟得之深則養之固有以見天地之純全古人之大體
而安有所謂失哉○石梁王氏曰孔子時春秋之筆削
者未出又曰加我數年卒以學易性與天道不可得聞
豈遽以此教人哉所以教者多言詩書禮樂且有恐誣
奮賊煩亂之失豈詩書樂易禮春秋使之然哉此決非
孔子之言馬氏曰先王一道德以同天下之俗而國不同教者省方觀民而不易其宜故也是故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教可知者知其所以為教之不同也○石林葉氏曰教者上所以勉下經者所以助成其教也詩之規刺箴美要使人歸於善而已仁之事也故其教則溫柔敦厚書之紀述治亂要使人考古驗今而已智之事也故其教則疏通知遠樂能和同天人之際其教也動蕩血脈流通精神故廣博易良易能順性命之理其教也吉凶以同民患而退藏於密故絜靜精微禮節民心其教也使人飾貌以正其行故恭儉莊敬春秋言約而意隱其教也使人美不過實貶不損美故屬辭比事盡詩書以政教之本而為序樂與易以道德之妙而為序禮與春秋以治人脩身而為序六者之末蓋不深窮其理故也易曰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
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
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
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
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鸞和皆鈴也鸞在衡和在軾前詩曹風鳲鳩篇○石梁
王氏曰此段最粹長樂陳氏曰與天地參言其體敵也德配天地言其道同也兼利萬物言

其化溥也與日月並明明照四海而不遺微小言其政行也又樂書曰天子在朝廷之上由仁聖禮義之序在閨門之內聽雅頌之音行步於堂有環佩之聲升車於道有鸞和之音哇乎鄭衛不能入也○馬氏曰朝廷者論道有為之所在故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者燕息無為之所在故聽雅頌之音心中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故行步有環佩之聲以節之升車有鸞和之音以和之外貌斯須不莊不敬則易慢之心入之矣故居處則有禮進退則有度自與天地參推而詳之至於居處有禮進退有度其所以治己之道盡矣然而君為之則臣行之上好之則下從之是故百官之貴賤各得其宜萬事之先後各得其序修曰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其意同
發號出令而民說悅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
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羊上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
與仁霸王羊去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

馮氏曰論義信和仁之道而以王霸並言之豈孔子之
言馬氏曰號令之出適當人心而可否有以相濟和之至也親親者仁之施上下相親者仁之終上下之勢尊卑異宜而有以相親者以其上有恩以撫下下有力以衛上歡然有恩以相愛故謂之仁有餘則賂之不足則求之相滋以濡相濡以沫而以蓋信皆信之末也至於民不求其所欲安其居樂其俗至於老死而不相往來則信之極也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者有以興其利也有以興其利而其害不可以不去則又卒之以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孟子曰驅虎豹犀象而遠之而天下大悅周官為驅之害人者莫不有象凡以此而已○臨川吳氏曰和仁信義皆謂施於有政如器之可操執苟捷有治民之意而無此器則是雖有不忍人之心而無不忍人之政也不成謂不完成也然四者之器又須有禮故難有政必有禮以齊之故下文遂推說禮之功用霸者諸侯之長王者天子之稱此篇第一節言諸侯之教第二節言天子之德故於此總言之而曰霸王之器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

之於方圜也故衡誠縣玄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圜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

方氏曰輕者禮之小重者禮之大若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是矣曲者禮之煩直者禮之簡若易則易于則于是矣方者禮之常圜者禮之變若以禮為體者禮之常也以義起禮者禮之變也禮之用如是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馬氏曰衡也繩墨也規矩也所以御乎禮輕重也曲直也方圜也所以御人情為國必以禮則民有格心而事無失當猶衡之於輕重繩墨之於曲直規矩之於方圜皆無失其當也大匠生規矩而不能捨規矩以正方圜君子者禮義之所自出而不能捨禮義以正罔故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也

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

篇首孔子曰記者述孔子之言也是故以下疑是記者之言故引孝經孔子之言以結之也○方氏曰隆言隆之而高由言由乎其中隆禮所以極高明由禮所以道中庸極高明所以立本道中庸所以趨時立本趨時雖若不同要之不離於道而已故謂之有方之士也道無方也體之於禮則為有方此以禮為主故謂之方焉士志於道故於有方曰士民無常心故於無方曰民臨川吳氏曰隆者其崇重之心由者其踐行之迹方猶法也有方之士謂特守理法之善人以其善故加以美稱而謂之士無方之民謂逾越理法之惡人以其惡故倚於編求而謂之民蓋禮者敬讓之道也人皆隆禮由禮則凡奉宗廟者皆敬先入朝廷者皆敬貴處室家者皆讓父兄處鄉里者皆讓長老敬讓之道達於宗廟朝廷室家鄉里故上為下之所敬讓而居上者不危不危則安矣民知君之當敬讓而為民者不亂不亂則治矣其安其治皆由有禮而然故曰莫善於禮記者推言禮之功用而引孔子之言以結之也

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怪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上聲之者必有亂患

壻於婦家曰昏婦於壻家曰姻○方氏曰君臣之亂生於無義故以朝覲之禮禁之諸侯之亂生於不和故以聘問之禮禁之臣子之亂生於無恩故以喪祭之禮禁之以至鄉飲之施於長幼昏姻之施於男女其義亦若是而已馬氏曰春曰朝秋曰覲天子與諸侯嫌於無分諸侯朝覲以述職然後君臣之義明大曰聘小曰問諸侯相厲以禮上有以字於下下有所承於上則不相侵陵而相尊敬也臣子之於君親無所不盡其恩尤見於喪祭之禮為其死者人之所惡而為喪以終之足以見其不倍遠者人之所略而為祭禮以思饗之足以見其不忘故曰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所以尚齒故席則有上下豆則有多寡皆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

姻所以重禮故執贄而後見敬愼重正而後相親皆所以明別也○延平周氏曰禮可以義起而古之人未嘗無損益至於大倫大要則不可以爲無所用而法之也蓋法之則亂患之所由生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僻）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鬬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去聲）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去聲）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豪氂繆以千里此之謂也

此又自昏姻復說至聘問朝覲以明上文之義所引易曰緯書之言也若如也○鄭氏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

石林葉氏曰朝覲聘問在上者之事而民不與焉故言禁亂則始於朝覲者以安上者爲序昏姻雖在上者制之而民得與焉故言廢禮則始於昏姻者以治民者爲序蓋天下治而後君臣得以正位其尊也常在於社席此其所以成終而所以成始也朝覲聘問上下之禮雖不同而尊讓之道一也故言倍畔侵陵而皆曰敗昏姻鄉飲內外之禮雖不同而親睦之道一也故言淫辟爭鬬則曰罪曰獄蓋民違於禮有罪而加以刑有訟而至於獄則可得而治在上者違於禮則有僭逼而已故倍畔忘君者也侵陵圖君者也○嚴陵方氏曰室家者人之所願也因其所願而爲之昏禮則足以別男女飲食者人之所欲也因其所欲而爲之鄉禮則足以序長幼以至喪祭聘覲亦若是而已此教化所以爲微也以其微故能止邪於未形以其止邪於未形故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先王隆之其以是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三

#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四

## 哀公問第二十七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

哀公魯君名蔣大禮謂禮之大者何其尊言稱揚之甚

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

此皆禮之大者故不得不尊敬之也馬氏曰禮莫重於祭故以祭爲先祭莫重於天地故以天地爲先事天地之神而以節言之者蓋事天地之神各以其位各以其器各以其時皆有禮以節之也天謂之神地謂之祇此言天地之神蓋可以通言之也○臨川吳氏曰示之嚴者外自君臣始非君臣則有上下非上下則有長幼其位雖異而異之中有同爲所當辨也情之厚者內自男女始因男女而有父子因父子而有兄弟其親雖同而同之中有異焉所當別也婦家曰昏壻家曰姻自家內之兄弟而推以及異姓之兄弟也問見曰疏亟見曰數自遠外之長幼而推以及遊從之長幼也其交亦有別焉於神之大祭則卑二以包其餘於人之大倫則備五而至於八此八者指尊事辨別之禮而言然者如此也謂君子以此禮之敬事大神辨別大倫故尊敬之如此所以答哀公言禮何其尊之問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禮本天秩聖人因人情而爲之節文非強之以甚高難行之事也故曰以其所能教百姓會節謂行禮之期節如

葬祭有葬祭之時冠昏有冠昏之時不可廢也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有成事謂諏日而得卜筮之吉事可成也雕鏤祭器之飾文章黼黻祭服之飾也嗣者傳續不絕之義此器服常存則此禮必不泯絕矣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祈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

順之謂上下皆無違心也言猶明也喪筭五服歲月之數殯葬久近之期也即安其居者隨其所處而安之也節儉也醜猶惡也雕幾見郊特牲器養器也自奉如此其薄者蓋欲不傷財不害民而與民同其利也石林葉氏曰上以事天地下以別疏戚莫非尊敬之道也然禮者中庸而已中庸則不以所能者病人凡致人皆其所能也君子嚴於事鬼神而儉於奉己故事鬼神則以敬爲主喪筭也鼎俎也豕腊也宗廟也皆無所不盡至於自奉己則以恭儉爲主故既衣服卑宮室不雕車不鏤器不貳味以與民同利焉之克勤克儉而致美乎黼冕致孝乎鬼神盡力乎溝洫蓋此意也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去聲淫德不倦荒怠敖去聲慢固民是盡午去聲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去聲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

實貨財也淫德放蕩之行也固如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盡謂竭其所有也午與迕同午其衆違逆衆心也求得當欲言不過求以稱其私欲而已不以其所不聞其理之所在也由前由古之道由後由今之道也嚴陵方氏曰好實無厭言貪而不知足也淫德不倦言過而不能改也荒於事故其心怠敖於物故其心慢固民是盡者謂其或盡民之力而不計其勞或盡民之財而不計其費也衆者人之所願而反午之有道者人之所尊而反伐之求其得而已不顧於義也當有所欲而不循於理也若是則動皆失其所矣故曰不以其所也用民即君子也以其有君子民之位故以用民言之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七小反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

愀然悚動之貌作色變色也百姓之德猶言百姓之幸也敢無辭猶言豈敢無辭臨川吳氏曰人道謂治人之道政者行事以正人之不正治人之道不過如此故曰政爲大

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

夫婦父子君臣三綱也庶物衆事也無似無所肖似言
無德也臨川吳氏曰三綱人倫之大者庶物衆事之小者大者先正則小者從而正矣政之所謂正者如此
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
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旣至冕
而親迎去聲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
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方氏曰夫婦有內外之位故曰別父子有慈孝之恩故
曰親君臣有上下之分故曰嚴易曰有夫婦然後有父
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先後之序如此三者之正一

以夫婦爲之本故後言大昏爲大也政在養人故古之
爲政愛人爲大然而愛之無節則墨氏之兼愛矣安能
無亂乎故曰所以治愛人禮爲大禮止於敬而已故曰
所以治禮敬爲大禮以敬爲主而大昏又爲至焉故曰
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旣爲敬之至故雖天子諸侯
之尊亦必冕而親迎也己親其人乃所以使人之親己
而已故曰親之也者親之也冕而親迎可謂敬矣故曰
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則無以相合而其情踈
故曰弗愛不親弗敬則無以相別而其情褻故曰弗敬
不正愛敬之道其始本於閨門之內及擴而充之其愛

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敎加于
百姓刑于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慶源輔氏曰夫婦始也父子內也君臣外也聞所以致三者之道則哀公亦若學之矣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迹也是與敬所以爲親也舍敬則是遺親矣彼以褻爲親者未要其終也唯敬以爲親則愛得其正故能愛與敬則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矣而大昏又其體也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
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
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公曰寡人固句不固焉得聞此言也
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
已重太重也寡人固自言其固陋也不固焉得聞此言

者言若不固陋則不以此爲問安得聞此言乎請少進
者幸孔子更略有以進敎我也○石梁王氏曰併言天
地非止諸侯之禮也慶源輔氏曰願有言然者疑似之意不敢以爲是也○臨川吳氏曰言配合二姓爲夫婦以繼續先聖之後祭祀之時君爲外主夫人爲內主故曰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諸侯不得祭天地此泛言之因及天子[illegible]天地社稷之祭后夫人不與以宗伯攝獻是亦后夫人爲社稷之主也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
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
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
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直言二字未詳或云當作朝廷○陸氏曰物以不振爲

恥國以不興爲恥○應氏曰物恥謂事物之汙陋國恥謂國體之卑辱內外之禮交洽則國家安富尊榮何恥之不伸是時魯微弱哀公欲振而興之而不知禮之爲急故夫子以是告之嚴陵方氏曰天地合而後萬物生猶之二姓合而後人道成焉故曰大昏萬世之嗣也以其傳萬世之嗣則親迎之禮不爲過矣○石林葉氏曰昏以繼萬世之嗣而爲先祖後與之共事宗廟社稷以及天地所謂主也君共粢盛夫人共祭服則內足以治宗廟之禮推而大之可以致天地天則神也地則明也故以配天地之神明夫婦正則名正名正則言順故出則足以治直言之禮推而廣之凡君臣父子皆所正也故以立上下之敬至于事之廢墜可恥者足以正之國之衰弱可恥者足以興之爲政之本孰有先於此乎然而昏姻之禮人倫之常也其敬若此者何也蓋大王之所以興國者以其有妻也文王之所以造周者以其有后妃幽王之所以亡天下也亦以褒姒而已上化之本原諸家而推之則天下無不治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平聲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迄乎天下矣大泰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

敬吾身以及百姓之身敬吾子以及百姓之子敬吾妻以及百姓之妻愾猶至也暨也如朔南暨聲教之意大王愛民之君也嘗言不以養人者害人故曰大王之道也○方氏曰冕而親迎所以敬其妻也冠於阼階所以敬其子也爲主於內者妻也故曰親之主傳後於下者子也故曰親之後內非有主則外不足以治其國家矣下非有後則上不足以承其祖考矣此所以不敢不敬也君子雖無所不敬又以敬身爲大焉非苟敬身也以其爲親之枝故也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相損而共體又非特爲主爲後而已此尤不敢不敬也長樂劉氏曰君子所以敬其身非爲我而自尊也身雖在我其氣與性則受于親傳之於祖非己得以輕而辱之也故曰不敬其身是傷其親也猶傷其根本者枝幹必從之而亡敬不敬禮而培之以禮乎三者非君獨然也百姓亦然也故其身也妻也子也貴不肖象於我雖有以異也○石林葉氏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從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所謂愾乎天下也大王愛敬妃終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於敬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君子以位言也在上者言雖過民猶以爲辭辭者言之成文者也動雖過民猶以爲則則者動之成法者也此所以君子之言動不敢有過俱無過則民不待命令之及而自知敬其上矣民皆敬上則君之身不爲人所辱方謂之能敬身成其親者不使親名爲人所毀也馬氏曰言動者敬身之所宜慎也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過言而民作辭過動而民作則以其責

者賤者之所矜式也上者下之所視效也言而世為天下法動而世為天下則不命而民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其身則能立其身能揚其名以顯父母故曰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慶源輔氏曰愼言謹行以敬其身則百姓不命而恭敬焉所謂身以及身也故曰成己所以成物也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為君子也是為成其親之名也已孔子遂言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

方氏曰不能愛人則傷之者至矣故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則一身無所容矣故不能安土安土則所居無所擇樂天則所遭無所怨俯能無所擇則仰亦無所怨矣故不能安土不能樂天能樂天則於理無所不順成身之道亦順其理而已延平周氏曰君子有君國子民之道者也以其有君國子民之道然後能充其人道之成名然豈特成己之名耳又將成其親之名也○張子曰愛人然後保其身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天矣夫達於天則成性而成身矣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應氏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性分之內萬物皆備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即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猶大學之止於仁止於孝也過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賢豈能加毫末於此哉亦蓋其當然而止耳嚴陵方氏曰不過乎物即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也不過乎物則性分之內成而無虧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日月相從不已繼明照于四方也不閉其久窮則變變則通也無為而成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已成而明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劉氏曰天道至誠無息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君子貴之純亦不已焉然其不已者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是以不窮其久無思無營而萬物自然各得其成及其既成皆粲然可見也蓋其機緘密運而不已者雖若難名而成功則昭著也無為而成者不見其為之之迹而但見有成也此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之謂也嚴陵方氏曰天道之不已不特在日月之相從此言亦據可見之象而已且天道之大在陰陽日者陽之象月者陰之象以是言天道又宜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君子所以貫天道也不閉者不塞也凡物闢之則通闔之則塞能不閉其久之道是以其久可久也易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其謂是與

公曰寡人惷尸反雖愚冥煩子志如字之心也

惷愚蔽於氣質也冥者暗於理煩者累於事志讀如字

哀公自言其不能敏悟所教欲孔子以簡切之語志記於我心故孔子下文所對是舉其要者言之

孔子蹴(戚)然辟(避)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公曰寡人旣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蹴然變容爲肅敬貌無如後罪何言雖聞此言然無奈後日過乎物而有罪何此言是有意於寡過矣故孔子以爲是臣之福○方氏曰仁人者主事天言之也孝子者主事親言之也親則近而疑其不尊天則遠而疑其難格徒以近而不尊則父子之間或幾乎褻矣徒以遠而難格則天人之際或幾乎絕矣故事親如事天者所以致其尊而不欲其褻也事天如事親者所以求其格而不欲其疎也○石梁王氏曰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兩句非聖人不能言(吳興沈氏曰不過乎物鼻目口耳百骸四肢物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物也仁義禮智亦物也衆天地萬物之理備于我者皆物也是物也各有則焉人皆有是物則不可過也過則非天理也○馬氏曰孝者仁之始仁者孝之終親則邇不嫌乎無愛嫌於無敬而已故事親如事天所以致其敬也天則遠不嫌乎無敬嫌於無愛而已故事天如事親所以致其愛也愛與敬兩得之而後孝子行全故曰成身成身者言其德之不虧也)

##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石梁王氏曰文雖有首尾然辭旨散漫處多未必孔子之言(山陰陸氏曰退朝曰燕退燕曰閒言禮燕居之事也言詩閒居之事也燕居稱仲尼閒居稱孔子以此)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汝)三人者吾語(去聲)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縱言汎言諸事也周流無不徧者隨遇而施無不中節也敬以心言恭以容言禮雖以敬恭爲主然違於節文則有二者之弊給者足恭便佞之貌逆者悖戾爭鬬之事夫子嘗言恭而無禮則勞勇而無禮則亂給則勞逆則亂矣夫子於三者之弊獨言給之爲害何也蓋野與逆二者猶是直情徑行而然使習於禮則無此患矣惟足恭便給之人是曲意徇物致飾於外務以悅人貌雖類於慈仁而本心之德則亡矣故謂之奪慈仁謂巧言令色鮮矣仁而恥乎足恭正此意也(嚴陵方氏曰敬言其心恭言其貌敬而不中禮則文辭寡故謂之野貌恭而不中禮則文辭多故謂之給勇而不中禮則以力而不以德故謂之逆給卽論語所謂口給也)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嗣)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

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能食不能教亦爲不及故子貢弁以中爲問臨川吳氏曰卜商雖不在坐弁言之者以其不及與子張之過相反也子產母適有餘父道不足有餘者爲過不足者爲不及師商二人而一過一不及子產一人而有過有不及故因言師商之過不及而弁言之中者無過不及制者裁也子貢見夫子言師商之過不及遂問夫子何以得爲過不及之中而夫子答以禮也蓋禮有節以裁制之使中其節而無過亦無不及矣先云禮乎者設爲問辭後云禮者設爲答辭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從劉發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前言禮釋回增美質此言領惡全好大意相類仁昭穆謂祭時則羣昭羣穆咸在也饋奠喪奠也非吉祭鄉射鄉飲酒皆行之於鄉故曰仁鄉黨人而不仁如禮何此五者之禮皆發於本心之仁也○應氏曰領謂總攬收拾之也好惡對立一長一消惡者收斂而無餘則善者渾全而無虧矣夫禮之制中非脊脊然與惡爲敵而去之也養其良心啓其善端而不善者自消矣仁者善之道也祭祀聘享周旋委曲焉者凡以全此而已仁心發於中而後禮文見於外及禮之旣舉而是心達焉則幽明之間咸順其序驩欣浹洽皆在吾仁之中是仁之周流暢達也○劉氏曰領惡猶言克己也視聽言動非禮則勿所以克去己私之惡而全天理之善也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所以鬼神昭穆死喪鄉黨賓客之禮無所往而不爲仁也嚴陵方氏曰乎猶因知領惡全好在乎禮然未知所以謂之禮者果安在哉故問鬼爲陰神爲陽天地主乎陰陽故郊社言仁鬼神自禰而下皆言禮而特於郊社言義者蓋義者禮之所由故特於郊社言之死以喪死言其事喪以言其禮也射以賓賢能鄉以序長幼鄉以大言之黨以小言之也食以養陰氣饗以養陽氣賓以君言之客以臣言之也先郊社後嘗禘尊親之序也先嘗禘後饋奠吉凶之序也先饋奠後射鄉重輕之序也先射鄉後食饗衆寡之序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明乎郊社之義則事天如事親明乎嘗禘之禮則事親如事天仁人孝子明於此故能推民胞物與之心而天下國家有不難治者矣馬氏曰郊社所以事天地而義藏於其中嘗禘所以事宗廟而禮陳於其外因義以設禮因禮以考義神而明之存乎人則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

三族父子孫也上文言郊社以下五者此又言居處以下五事皆所以明禮之無乎不在也嚴陵方氏曰居言其常居處言其暫蒐田以所取之利言之獵以所獲之物言之室有奧阼席有上下所謂居處有禮也故長幼辨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所謂閨門有禮也故三族和設官分職列爵分土所謂朝廷有禮也故官爵序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所謂田獵有禮也。故戎事閑。進退有度。左右有局
所謂軍旅有禮也。故武功成。或曰戎事。或曰武功。何也。
以器言則曰戎。以道言則曰武。器之所用者小。而道之
所致者大。故於事則曰戎。於功則曰武。戎事閑然後武
功成。固
其序也

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時。樂得其節。車得
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
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措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

方氏曰。奧爲尊者所居。阼爲主者所在。寢則無侵。房則
有方。至是極而中者爲極。自是衰而殺者爲棖。楹以盈
而有所任也。檐以瞻而有所至也。楹若類然。楣若眉然。
如是則宮室得其度矣。若魯莊公丹楹刻桷。臧文仲山



節藻梲。蓋失其度故也。量左爲升。以象陽之所升。右爲
合。以象陰之所合。仰者爲斛。以象顯而有所承。覆者爲
斗。以象隱而有所庇。外圜其形。動以天也。内方其形。靜
以地也。鼎口在上。以象有所安乎上。足在下。以象有所
立乎下。大者爲鼐。以象氣之所仍。揜者爲鼒。以象才之
所任。足奇其數。參乎天也。耳偶其數。兩乎地也。非特此
而已。以兆之則有庣。以旣之則有概。而量之所象又有
如此者。以貫之則有耳。以舉之則有鉉。而鼎之所象又
有如此者。其音足以中黃鍾。而量又有樂之象焉。其亨
足以享上帝。而鼎又有禮之象焉。易曰以制器者尚其

象。蓋謂是矣。然其器疏以達者。所以象春。高以粗者。所
以象夏。廉以深之象秋。閎以奄之象冬。器固無適而非
象也。止以量鼎爲言者。蓋量爲器之大者。大者得其象
則小者從可知。鼎爲器之重者。重者得其象則輕者從
可知。若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謂味得其時
也。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所謂樂得
其節也。車得其式者。六等之數。作車之式也。五路之用。
乘車之式也。鬼神得其饗者。若天神皆降。地祇皆出。人
鬼皆格。可得而禮是矣。喪紀得其哀者。或發於容體。或
發於聲音。或發於言語飲食。或發於居處衣服。而各得



其哀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
在朝言朝之類。官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
之類。政事得其施。若施典于邦國。施則於都鄙。施法于
官府之類。○劉氏曰。禮以制中。無過無不及。克己復禮
爲仁。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故凡衆之動無不得其時
中之宜。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事之非仁也。石林葉
氏曰。人
莫不有所居。凡所適之地。與所安之地。皆居處也。其禮
異於閨門。故尚齒則言長幼。尚親則言三族。見於戰伐
攻取。所謂軍旅也。其禮異於田獵。故習其坐作進退則
言戎事。獻得執戮則曰武功。至於朝廷則序爵下賢之
地。止於官府序而已矣。宮室者居其身也。有所居而不
可無所養。故量鼎與味養其身也。有其養不可無所安。
故樂安其心。事安其行也。自宮室而事安其行則奉身
者已備。故幽而事鬼神。饗則受福。明而治喪紀。哀不滅

性。出而從辨說。則不失人。以之居官則不失爲政之體。政事則不失先後之施。舉而措之衆動無不當於理。本禮之達者與

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去聲與。平聲倀倀昌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措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

倀倀。無定向之貌。祖。始也。洽。合也。言無以率先天下而使之協合也。臨川吳氏曰。此又覆說上一條之言。治者使之不亂也。卽事之治。卽其事而治之以禮也。有其事必有其治之禮。治國而無禮。則其事必亂而不能治。如無目之人。無相者前導旁扶。則不能有所往。如冥暗之時。在黑暗之地。無燭以照。則不能有所見。無禮則手足皆妄動。故曰無所錯。耳目皆妄聽妄視。故曰無所加。進退揖讓無以裁制。而使之中節。別。所辨也。策謂謀。武謂戰之謀策。制謂全師克敵之法制。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玄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缺下管象武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行中去聲規。還旋中矩。和鸞中采齊。薺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

知者。知其理也。事者。習其儀也。聖人已者。言可以進於聖人禮樂之道也。兩君相見。諸侯相朝也。縣。樂器之懸於筍簴者也。興。作也。升堂而樂闋者。旣升堂。主人獻賓。酒賓卒爵而樂止也。此饗禮之一節也。賓酢主君。又作樂。主君飮畢則樂止。此饗禮之二節也。下管象武之上缺。升歌清廟一句。或記者略耳。升堂而歌清廟之詩。是三節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曲。是四節也。夏籥。禹大夏之樂曲。以籥吹之也。與象武次序更迭而作。故云夏籥序興。言禮而必曰君子知仁。使三子求節文於天理之中也。行中規。第五節也。還中矩。第六節也。采齊。樂章名。和鸞。車上之鈴也。車行整緩。則鈴聲與樂聲相中。蓋出門迎賓之時。此第七節也。客出之時。歌雍詩以送之。此第八節也。振羽。卽振鷺。禮畢徹器。則歌振鷺之詩。九節也。九者之禮。大饗有其四。一是賓卒爵而樂闋。二是賓酢主卒爵則樂又闋。三是升歌清廟。四是下管象武。餘五者則非饗禮所得專也。○方氏曰。雍。禘太祖之詩也。

其用爲大故歌之以送客振鷺助祭之詩其用爲小故
歌之以徹器而已二詩本主於禘太祖與助祭而又用
之於此者猶鹿鳴本以燕群臣而又用於鄉飲也然論
語言以雍徹其用與此不同又何也蓋彼言天子饗神
之事此言諸侯饗賓之事重輕固可知矣示情者欲賓
主以情相接也示德者欲賓主以德相讓也示事者欲
賓主以事相成也○劉氏曰仁者天下之正理禮序樂
和天下之正理不外是矣故曰知此而後君子知仁焉

楊氏曰孔子曰入門而金作示情也然則懸興而金作鏗然而樂卽吾之情也何以言爲也又曰升歌清廟示
德也然則人聲由中而發文德由中而出卽吾之德也何以言爲也又曰下而管象示事也然則堂下管籥武也

舞文舞大序而興又即吾之事也何必身親之也渾然天地萬物皆吾之體也孰然宮商節奏皆吾之用也爲
組非外百官非彼行非行夫孰知其所以行而自中規還非還夫孰知其所以還而自中矩和鸞車之和鸞而
印吾之中采齊也客出以雍其徹也以振鷺莊敬和衆之妙又何其始始終終而不可致詰也收斂之中無兩
君相見之禮也而卽兩君相見之禮也無全聲之樂也而卽全聲之樂也樂管象夏籥也而管象夏籥之音舞
未嘗不日奏于前而昧者不見不聞也此豈非合而强同之哉然而識之當自知自信也○臨川吳氏曰爲組
謂獻賓之時所陳禮樂諧自初及終所行之禮節所奏之樂章先後皆有序也百官謂執禮服役之職脩具而
無欲也於斯時也見其藹然親序相愛之心故曰知仁焉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
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

樂記言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此言禮者
理也樂者節也蓋禮得其理則有序而不亂樂得其節
則雖和而不流君子無理不動防其亂也無節不作防
其流也人而不爲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不能詩者
能不繆於禮乎禮之用和爲貴不能樂則無從容委曲
之度是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也素謂質朴也忠
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者必不能充於禮也長樂陳氏曰禮

煩則亂非所以爲理也樂勝則流非所以爲節也故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而動無動而非中
也應節而作無節而非和也故曰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一動一作而禮樂存焉豈小人所能與哉蓋詩出
於人情禮發人情而爲之節文則與於詩者未有不及於禮故不能詩於禮必失之然序能樂繆乎樂不徒作
必有禮焉則知樂者未有不敢於禮故不能樂於禮必夫之無文能無求乎人而無德爲以爲禮則道以德者
未有不莊以禮故薄於德於禮必失之無實能無虛乎人之於詩樂有能有不能其於德則凡乎己無待於外
非有能有不能也猶所待有厚薄而已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子貢越席而對
曰敢問夔其窮與（乎辭）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
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
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文謂文章之顯設者苟非其人則禮不虛道是以行之
在人也子貢之意謂夔以樂稱而不言其知禮其不通
於禮乎窮不通也夫子再言古之人亦微示不可貶之
意言夔以偏於知樂是以傳此不達禮之名於後世耳

然而畢竟是古之賢者也。故又終之以古之人也之言。然則禮樂之道學者能知其相為用之原。則無素與偏之失矣

馬氏曰。制度者文為之體。文為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為也。制度文為皆禮之法也。徒法不能自行。故行之在人。○長樂陳氏曰。禮樂之道。未嘗不知為表裏。一人而兼禮樂者。其古有德之成人歟。語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蓋達於禮不達於樂。是直有質而無文以飾之也。君子謂之素。達於樂不達於禮。是失之流湎而無禮以正之也。君子謂之偏。變雖達於樂而不達於禮。非不知執度文為也。謂之偏可矣。請之窮可數觀變。教胄子以直寬剛簡之德。達之以溫柔。成之以無虐無傲。則以樂禮教和亦不過如此。子貢以為窮。惡可哉。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句 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

前吾語女。謂昔者已嘗告汝矣。舉而錯之。謂舉禮樂之道而施之政事也

子張復 扶又反 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 拙 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 洛 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 泰 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

筵席也。綴兆舞者之行列也。萬物服體。謂萬事皆從其理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

衆之治亂由禮之興廢。此所以為政先禮也。目巧謂不用規矩繩墨。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苟簡為之。亦必有奧阼之處。蓋室之有奧。所以為尊者所處。堂之有阼。所以為主人之位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詳見曲禮。車之尊位在左。父之齒隨行。貴賤長幼各有所立之位。此皆古聖人制禮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明於禮樂之道。然後能舉而錯之於政。禮足以正人之身。樂足以正人之心。政者正也。子張問政。故孔子以是告之。論語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故不必鋪几筵之類。然後為禮。行綴兆之類。然後為樂也。言而履之。謂踐言。行而樂之。謂安行。力此二者。謂力行此禮樂而施於有政也。然後於有政。非明於禮樂而有其位為固不可。故曰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作主者工而工有巧。巧之運存乎目。故曰目巧之室。隨有界寄者所處。別於尊。階有阼。主人所歷。別於賓。所謂室有奧阼也。席或以南方為上。或以西方為上。所謂席有上下也。衆車之法。君在左。勇士在右。所謂車有左右也。父之齒隨行。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所謂行有隨也。天子南向而立。自公侯而下各有位焉。所謂立有序也。然則古人之禮至於如是者。豈徒從事於文為哉。亦各有義存焉爾。故曰古之義也

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

此言禮之爲用。無所不在。失之則隨事致亂。爲政者可舍之而他求乎。貴賤以爵言。長幼以齒言。遠近以親疎言。男女以同異言。外內以位序言也○方氏曰。發矇者若目不明爲人所發而有所見也○石梁王氏曰。篇末二句是記者自作結語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長樂陳氏曰。閒居言詩。則先之以爲民父母。而繼之以三王之德。爲民父母。則在於致五至而行三無。三王之德。則在於奉三無私而先令聞。蓋有爲民父母之道。而後可以行三王之德。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故其序如此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

詩。大雅泂酌之篇。凱樂也。弟易也。橫者廣被之意。言三無五至之道廣被於天下也。四方將有禍敗之釁而必能先知者。以其切於憂民。是以能審治亂之幾也○嚴陵方氏曰。禮有節。父道也。樂能同。母道也。五至由粗以入精。故曰致。三無自內以達外。故曰行。橫于天下者。以是道廣被于天下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言其道又足以幾於神也。敗者。成之對。不言成而止言敗者。蓋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則敗尤在乎先知之故也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五至三無者。至則極盛而無以復加。無則至微而不泥於迹之謂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志感則言亦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有美刺。可以興起好善惡惡之心。興於詩者必能立於禮。故曰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貴於序。樂貴於和。有其序則有其和。無其序則無其和。故曰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至則樂民之生而哀民之死。故曰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君能如此。故民亦樂君之生而哀君之死。是哀樂相生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即下文無聲之樂。無服之喪是也。目正視則明全。耳傾聽則聽審。今正視且不見。傾聽且不聞。是五至無體無聲。而惟其志氣之充塞乎天地也。塞乎天地。即所謂橫於天下也○馬氏曰。五至者。治己之事也。治己矣。如志。故以志爲先。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故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興於詩則可與言。言而發之禮也。故禮亦至焉。立於禮則可以行。行而樂之。樂也。故樂亦至焉。治己至於樂。則治之至也。治己之至。則人所憂不可不憂。故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有出而與民同患之意也。哀樂相生。自然之勢也。哀樂相生。妙道也。道之妙則以聲色求之。其意遠矣。志氣充於中。則其精神與天往來。而俯仰之間。無所愧怍。故曰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略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夙早也。基始也。宥寬也。密寧也。周頌昊天有成命篇言文王武王夙夜憂勤以肇基天命。惟務行寬靜之政以安民。夫子以喻無聲之樂者。言人君政善則民心自然喜悅。不在於鐘鼓管絃之聲也。逮逮詩作棣棣。盛也。選擇也。邶風栢舟之篇言仁人威儀之盛。自有常度。不容有所選擇。初不待因物以行禮而後可見。故以喻無體之禮也。手行為匍。伏地為匐。邶風谷風之篇言凡人有死喪之禍。必汲汲然往救助之。此非為有服屬之親。特周救其急耳。故以喻無服之喪也。藍田呂氏曰。先儒謂此三者皆行之在心。外無形狀。故稱無也。蓋樂必有聲。其無聲者。非樂之器。乃樂之道也。禮必有體。其無體者。非禮之文。乃禮之本也。喪必有服。其無服者。非喪之事。乃喪之理也。則此三者。行之在心。外無形狀可知也。○臨川吳氏曰。所謂禮樂之原。非真有形而後為禮。有聲而後為樂。有喪服而後為哀。故以三無言之。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疏曰。服習也。言君子習此三無。猶有五種起發其義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異)。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去聲)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方氏曰。無聲之樂。始之以氣志不違者。言內無所戾也。無所戾則無所失。故繼之以氣志既得。得之於身則人亦與之。故繼之以氣志既從。人從之矣。則聲聞于外。故繼之以日聞四方。日聞不已。則方興而未艾。故繼之以氣志既起。無體之禮。始之以威儀遲遲者。言緩而不迫也。緩或失之於怠。故繼之以威儀翼翼。威儀得中則無乖離之心。故繼之以上下和同。和同而無乖離。則久而愈大。故繼之以日就月將。愈大則不特施于近而可以及乎遠。故終之以施及四海。無服之喪。始之以內恕孔悲者。言其以仁存心也。仁者愛人。故繼之以施及四國。以仁及人。則所養者衆。故繼之以以畜萬邦。所養者衆。則其德發揚于外。故繼之以純德孔明。德既發揚于外。則澤足以被于後世。故終之以施于孫子。其序如此。謂之五起。不亦宜乎。○應氏曰。大抵援詩句以發揚詠歎

之蓋賛美之不已也○劉氏曰志氣塞乎天地則是君之志動天地之氣也氣志不違以下則是君心和樂之氣感天下之志也藍田呂氏曰無聲之樂在於氣志無體之禮在於威儀氣志與物不違則固樂矣於理既得則尤樂矣於道既合則愈樂矣然則辟日無聲日聞四方矣是故天下樂之氣志既起也威儀和而發則無急迫之態矣敬而翼則無怠慢之容矣上下和同則無乖異之變矣然則幽曰無體而小者日就大者月將矣是故一人行之施及四海也若夫無服之喪本由內恕孔悲則視人之喪猶己之喪也既推是心施及四海必由是道以畜萬邦厥今純德孔明其後施于孫子此仁之至也氣志既充誠意既備而篤於仁然後三無五起之義可得而盡矣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

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去聲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

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才如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叶昭假格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三王之德參於天地蓋古語故子夏舉以為問詩商頌長發之篇孔子引之以證湯無私之德○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屬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人適相符合也湯之謙抑所以自降下者甚敏而不遲故聖敬之德日以躋升也敬為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德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盛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其昭格於天遲遲甚緩言湯無心於得天付之悠悠也湯無所覬倖故唯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命之以為法於天下使為王也嚴陵方氏曰天之高也凡在下者無不覆故曰無私覆地之厚也凡在上者無不載故曰無私載日月之明也凡容光者無所不照故曰無私照○石林葉氏曰所謂參者即易之所謂合也德合於天地則其明必合於日月故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朱子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格于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為法於九州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上章引詩以明王道之無私此言天地之無私也春夏之啓秋冬之閉風雨之發生霜露之肅殺無非天道至公之教也載猶承也由神氣之變化致風霆之顯設地順承天施故能發育羣品形猶迹也流形所以運造化之迹而庶物因之以生此地道至公之教也聖人之至德與天道之至教均一無私而已藍田呂氏曰天有四時運行於上地載神氣動作於下春夏秋冬風雨霜露所以釋天有四時也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所以釋地載神氣也春秋執生殺之權冬夏極陰陽之用風雨霜露施于庶物者皆可取法無非教也風霆之動蕩之震耀流形于下化育庶物使皆呈露發生者亦可取法無非教也然風霆猶風雨皆神氣也降於天載於地以成化育者也獨於地言之則以流形而可見也○嚴陵方氏曰天以氣運乎上故其教以四時為主地以形成乎下故其教以庶物為主

言天之四時則其序先於風雨霜露者四時以風雨霜露為之用故也言地之庶物則其序後於神氣以風霆者庶物以神氣風霆為之體故也且四時之在天一往一來莫不有先後之序盈虛之數庶物之在地一動一植莫不有小大之別多少之分則聖人之設教豈能含是哉故曰無非教也神氣者天氣也及其下降而得地載之故曰地載神氣神氣散而為風薄而為霆故曰神氣風霆風霆流行而成形故曰風霆流形形成而後物生可見故曰庶物露生夫風之行也植物之甲者莫不拆霆之震也動物之蟄者莫不蘇則庶物露生於此可見矣若雨露莫不物資以生然止以風霆言之者以風霆無方而莫測尤為氣之神故也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揚子曰鼓舞萬物其雷風乎益以是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為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即至誠前知之謂也耆欲所願欲之事也有開必先言先有以開發其兆朕者如將興必有禎祥若時雨將降山川必先為之出雲也國家將興天必為之豫生賢佐故引大雅嵩高之篇言文武有此無私之德故天為之生賢佐以興周而文武無此詩故取宣王詩為喻而曰此文武之德也〇嚴氏曰嵩然而高峻者嶽也其山峻大極至于天維此嶽降其神靈以生仲山甫及申伯此申伯及山甫皆為周室之翰幹四國則于以蕃蔽其患難四方則于以宣布其德澤藍田呂氏曰清而明者天之德也以天德在躬故氣志如神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謂耆欲將至則有開於興王必先有以生賢有開於興王譬猶天降時雨也必先有以生賢譬猶山川出雲也嵩高者生賢之詩也宣王中興之王也中甫間生之賢也故能為周之翰以蕃于四國宣于四方也文武之德如此無詩以言之故取類以明義也〇石林葉氏曰清明在躬則志所向氣所嚮其驗於外者如神也以其如神故耆欲將至有開必先中庸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誠之至則亦盡一而能耆欲將至而先動乎四體者人也雨降而先出乎雲者天也國家將興而五嶽必生楨助者天人之相應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去聲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厥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先其令聞者未王之先其祖宗積德已有令善之聲聞也詩大雅江漢之篇弛猶施也詩作矢陳也協詩作洽詩美宣王此亦取以為喻子夏問三王之德夫子但舉殷周言之者蓋以禪無可疑殷周放伐故特明其非私也蹶然喜躍之貌負牆而立者問竟則退後背壁而立以避進問之人也承者奉順不失之意〇應氏曰嵩高生賢本於文武德洽四國始於大王其積累豈一日哉藍田呂氏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而得賢佐則必有令聞矣先以令聞建服人心然後可以興王業故三代之王必皆先之也江漢之詩曰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以矢為弛以洽為協聲之譌也此亦宣王之詩而謂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為三代之德矢其文德洽此四國為大王之德皆取類言之也此篇始論為

民父母之道。終論參於天地之德。致五至行三無者爲民父母之道也。奉三無私以勞天下者。參於天地之德也。然王者必得賢佐有令聞然後可以施爲故以泂酌江漢之詩申言之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四



#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五

## 坊記第三十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坊民。舍禮何以哉。故經解曰。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當周之衰。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多矣。則坊之之道因不可以不記矣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譬則坊防與平聲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

辟讀爲譬。坊與防同。言君子以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防過水之流也○應氏曰。理欲相爲消長。人欲熾盛而有餘。則天理消滅而不足。禮則防其所不足。而制其所有餘。爲性之善爲德。禮以防之而養其源。情之蕩爲淫。刑以防之而遏其流。聖人防民之具至矣。然人之欲無窮而非防閑之所能盡也。聖人於是而有命之說焉。命出於天。各有分限而截然不可踰也。天之命。命人力莫施。以是防之。則覬覦者塞。羡慕者止。而欲不得肆矣。張子曰。君子之道。辟則坊與。下文所謂禮刑命者。是即君子之道也○馬氏曰。禮所以制中。故禮以坊德。刑所以禁過。故刑以坊淫。命所以知分而安之。故命以坊欲○慶源輔氏曰。人有所畏。則不敢縱。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各而言之也。至於命以坊欲。則又入深而言之。是三者所謂大爲之坊也。彼因一事設一禁者。豈君子之道哉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口簟反於上。故亂益亡

方氏曰。小人無道以安貧故貧斯約。無德以守富故富斯驕。約者不獲盜則有羨彼之志故約斯盜。驕者不能遜則有犯上之心。故驕斯亂。凡此皆人之情也。而禮則因而爲之御文。富者不以有餘而慢於人。貧者不以不足而窮其身。貴者不以在上而慊於物。皆由有禮故也。若家富不過百乘。所以制富而不使之驕也。一夫受田百畝。所以制貧而不使之約也。伐冰之家不畜牛羊。所以制貴而不使之慊也。石林葉氏曰。貴賤尊卑者節也。升降上下者文也。有節以制其等。有文以別其位。則富不驕。貧不約。貴不慊於上。雖然禮之所制者亦多術矣。富貴獨先焉者。以人道之大欲所存而已矣。○慶源輔氏曰。約是氣歉。驕是氣盈。坊主於禮。故此皆言之。作者之謂聖。故制富貴聖人之事也。慊謂不滿足。貴不慊於上。如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之意。

子云。貧而好樂。樂音洛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幾上聲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

衆而以寧謂家族衆盛而不以悖亂致禍敗也。天下其幾言此三者不多見也。詩大雅桑柔之篇。貪猶欲也。荼苦菜也。毒螫蟲也。刺厲王言民苦政亂欲其亂亡故寧爲荼苦毒螫之行以相侵暴而不之恤也。千乘諸侯之國其地可出兵車千乘也。都城卿大夫都邑之城也。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一雉。家富卿大夫之富也。不過百乘其采地所出之兵車不得過此數也。○石梁王氏曰。貧而好樂。添一好字。恐非孔子語。嚴陵方氏曰。制國不過千乘。即孔子所謂千乘之國是也。千乘之國。即百里之國也。井田之法。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都城不過百雉。即左氏所謂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都蓋公卿王子弟所食之采地。雉則五堵也。百雉則其城五百堵矣。家富不過百乘。即孟子所謂百乘之賦也。千乘百乘皆以所出之賦言之也。乘以車之多少言。雉以城之廣狹言。或言其多少。或言其廣狹。互相備也。於國言制。於家言富。皆謂制其富也。亦互相備而已。所坊之事不止於民。經悉以民爲言者。蓋民以不足於坊之道。故坊之設也。以民爲主。若夫君子能以禮自坊。則無待乎人爲之坊矣。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疑者惑而未決。微者隱而不明。惟禮足以章明之分別之也。石林葉氏曰。章疑異於決疑。疑者以同而異。章言其顯也。決言其成也。別微異於明微。微者以有而無別。言其辨也。明言其著也。以其顯故貴賤有等。以其辨微。故衣服有別。貴賤以爵別也。爵以詔德。嚴其貴賤則知德之厚薄也。衣服以功賜也。服以顯庸。說其衣服則知其功之有小大也。至於朝廷有位。則爵命衣服所自居也。民之視其位則知其定分而行遜避矣。○嚴陵方氏曰。貴賤有上下之等。衣服有隆殺之別。朝廷有尊卑之位。有等有別有位。則各安其分而不爭矣。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去聲彼盍渴旦。尚猶患之。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

民猶得同姓以弑其君

楚越之王喪書卒不書葬夷之也。君不稱天避天子也。大夫不稱君而稱主避國君也。詩逸詩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患猶惡也。言視彼盍旦之夜鳴以求曉是欲反夜作晝求所不當求者。人尚且惡之。况人臣而求犯其上乎。不同車遠害也。簒弑之禍常起於同姓。故與異姓同車則不嫌。嚴陵方氏曰。日者。人君之象。在天者既無二日。有土者故無二王。大而有土者既無二王。小而有家者故無二主。凡此皆以尊無二上故也。故曰示民有君臣之別也。盍旦。即月令所謂鶡旦。盍何不也。何不旦。是求旦而已。故名之以此。人患之者以其亂晝夜故也。君臣之別。晝夜之象也。其何獨之乎。故引逸詩以况之。乘車之法。君在左。僕在中央。勇士在右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食祿也。浮在上也。才德薄而受祿厚是食浮於人也。嚴陵方氏曰。賤不貪貴。貧不羡富。則無爭奪之禍矣。故亂不益亡。夫推與之無餘。不害爲賢者。伐擅之來。幾君子所不爲。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此亦辭富貴之道也。浮與行浮於名之浮同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己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詩小雅角弓之篇。爵酒器也。嚴氏云兄弟有因杯酒得罪而怨者。此爲持平之論以解之。言凡人之不善者其相怨各執一偏而不能參彼己之曲直故但知怨其上而不思己過。然其端甚微。或止因受爵失辭遜之節而或至於亡其身。亦可念矣○方氏曰。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故酒肉以犯齒言。三命不齒席于尊東。故衽席以犯貴言。族人不得戚君位。故朝廷以犯君言。嚴陵方氏曰。貴人而賤己則不驕。先人而後己則不爭。故民作讓。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揚子曰。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皆謂是矣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平)無告

詩邶風燕燕之篇。畜詩作勗勉也。莊姜言歸妾戴嬀思念先君莊公以婦道勗勉寡人。寡人莊姜自謂。此以勗爲畜者言能容畜我於心而不忘是不偝死忘生之意也○疏曰。財利榮祿之事。假令死之與生並合俱得君上則先與死者後與生者。以此化民則民皆不偝於死者。亡謂身爲國事而出亡在外。存謂存在國內者。君有利祿先與在外亡者而後與國內存者。以此化民民皆仁厚可以大事相付託也。偝死而號無告者言民偝棄

死者其生者老弱號呼無所控告也嚴陵方氏曰死謂爲國家死其事者
亡謂爲國家亡而在外者利祿之所施不必及其身也錄其人之功以及其親族而已若周官以其財養死政
之老與其孫禮言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之類皆是也以死者君之心猶所不忘則民勸於孝思矣故曰民
不偕以亡者君之心猶所不絕則民勉於忠義矣故曰民可以號號無告者也而無所告訴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
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貴人貴有德之人也言君能貴有德者而不吝於班祿
則民興於讓善尚有能者而不吝於賜車則民興於習
藝賤祿賤車非輕祿器也特以貴賢尚能而不吝於所
當與耳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

故君子之言常約小人則先言而後行未必其言行之
相顧也○鄭氏曰約與先互言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
人先則君子後矣嚴陵方氏曰貴人而賤祿尚技而賤車皆謂任賢使能賜予之而無所吝
也人謂賢者技謂能者也言祿則爵可知言車則馬可知上之所化如此不徒事乎空言而已故禮之以君子
約言小人先言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去聲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
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
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上酌民言謂人君將施政教必斟酌參稽乎輿論之可
否如此則政教所加民尊戴之如天所降下者矣否則

民必違犯也民不天上之所施則悖慢之亂作矣信則
不欺於民讓則不恃乎己以此臨民民得不親其上死
其長乎故曰民之報禮重也詩大雅板之篇詢于芻蕘
問于取草取薪之賤者也引此以明酌民言之意嚴陵方氏
曰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天之所爲未嘗不以民也夫上酌民言則與天合矣故下豈
有不天上施者乎言必曰酌者以言有當否斟酌而後行之也上不酌民言則事或妄行而失其所守故曰則
犯也下不天上施則民或肆慢而無以相治故曰亂也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上酌民言矣民之報禮重則下
天上施矣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
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詩衛風氓之篇履當依詩作體謂卜之於龜筮之於蓍
其卦兆之體皆無凶咎之辭也以無咎明不爭不怨之
意○石梁王氏曰鄭箋詩既以體爲卦兆之體何故於
此曲附履字之說嚴陵方氏曰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
功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可謂不矜伐矣故民不爭也汝且能無己矣故怨益亡○臨川吳氏曰言在上者善稱
人過稱己則民化之亦以善讓人而不與人爭也又且人不怨己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徒洛
反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
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稽考龜卜者武王也謀度鎬
京之居蓋武王之志已先定矣及以吉凶取正於龜而

龜亦協從武王遂以龜爲正而成此都焉是武王不自以爲功而讓之龜卜也故引以爲讓善之證然此兩節所引詩意義皆不甚協慶源輔氏曰善則稱人與人爲善之心也過則稱己自任以重之事也聖人不過如是大舜善與人同武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民不爭始之事也又進則怨益亡又進則民讓善怨益亡則不爭不足言矣民讓善則亡怨不足言矣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烏乎呼是惟良顯哉

君陳周書以今書文小異引以證善則稱君之義臨川吳氏曰言人臣言稱君過稱己則民化之皆興起而盡忠於君引書君陳證歸美於君之事於乎歎辭是謂如此也言臣能如此則是良臣而君之名亦顯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泰誓周書引以證善則稱親之義臨川吳氏曰言人子善稱親過稱己則民化之皆興起而孝於親引書泰誓證歸美於親之事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

弛猶棄忘也三年不言見商書說命篇讙今周書無逸篇作雍讙與歡同言天下喜悅之也此條引論語近之引書義不協○石梁王氏曰既有子云又引論語曰不應孔子自言因知皆後人爲之且不應孔子發言段段引證如此齊同嚴陵方氏曰子爲父隱所謂弛其過也善則稱親所謂敬其美也○石林葉氏曰親之亡也三年無改以終其愛三年不言以思其孝然書言乃雍此言乃讙讙則樂之至也雍則和之至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

從命不忿謂承受父母命令之時不可有忿戾之色蓋或以他事致忿而其色未平也一說忿當作急亦通詩大雅既醉之篇言孝子事親無乏止之時馬氏曰從命不忿愛也微諫不倦敬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庾

因睦以合族謂會聚宗族爲燕食之禮因以致其和睦之情也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綽綽寬容之貌瘉病也慶源輔氏曰因孝以睦父母之黨因睦以合遠近之族未能孝於其親安能睦其黨乎故曰可謂孝矣綽綽有裕故能合族也交相爲瘉豈能合族乎○嚴陵方氏曰於父母之黨猶且睦之況父母乎故可謂孝矣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去聲其衣君子以廣孝也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

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車所同衣所獨故車可乘衣不可衣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義也辨別也同

位則尊卑相等是不敬也故不同位者所以厚敬親之道書商書太甲篇今書文無上厥字言君不君而與臣相褻則辱其先祖以喻父不自尊而與卑者同位亦爲忝祖也嚴陵方氏曰衣於身最褻前言君與異姓同車不同服亦以是夫孝所以事父也於父之執猶且如此則孝之所及廣矣故曰君子以庶孝也論語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此言父子不同位曲禮言父子不同席席言所坐之席位言所立之位坐立雖不同其所以辨尊卑之義則一而已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内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曲禮云恒言不稱老與此意同孝所以事親慈所以畜

子言孝不言慈者慮其厚於子而薄於親故也可以娛人而使之樂者戲也可以感人而使之傷者歎也閨門之内謂父母之側戲而不歎非專事於戲也謂爲孺子之容止或足以娛親猶云可爾恨歎之聲則傷親故不爲也嚴陵輔氏曰孝慈一心也然人情多薄於孝而厚於慈者私而已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方氏曰爲親之死故爲尸以象其生爲神之亡故爲主以寓其存經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所以言示民有事也追孝與祭統言追養繼孝同義石林葉氏曰老近於親者也近者猶敬於上則親者民必知孝於下尸則斯須之敬也故祭祀則言尸主者廟謹也故宗廟則言主此特見於有事而已若夫宗廟久而彌隆則備之祭祀立尸以敬之乃所以教民送終也故曰追孝○程子曰祭非主則無依非尸則無享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籩豆簋鉶之屬皆祭器用之賓客以寓敬也菲薄而廢禮與過文而沒禮皆不得爲敬主人親饋是敬客也客祭其饌是敬主也易既濟九五爻辭禴薄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方氏曰食者利之所存禮則義之所出故言爭利以忘義也石林葉氏曰祭器所以事神非同於所安也致敬於賓客則用之亦所以神事之也故大饗諸侯同於禮五帝少之爲貴以其内心也故不以菲廢禮多之爲貴以其外心也故不以美沒禮惟其不必美也故饋而後食既醉而飽以德唯其不必菲也故殺牛而祭不如夏禴蓋君子無意於菲美者示其遠利有志於飽德者示其思義民之反此乃至於爭利而忘義故不言坊者以其事示之而已矣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醆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

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

承奉事之也醴齊醆齊澄酒此三酒味薄者在上味厚者在下貴薄而賤厚是示民以不貪淫於味也尸飲三主人主婦賓長各一獻也然後主人獻賓是衆賓飲一也尊上者得酒多卑下者少是示民以上下之等也祭禮之末序昭穆相獻酬此以和睦之道教民也堂上者觀室中之禮儀堂下者又觀堂上之禮儀其容有不肅者乎詩小雅楚茨之篇卒盡也言禮儀盡合於法度笑語盡得其宜也嚴陵方氏曰七日戒三日齊並見禮器郊特牲解曲禮曰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故云通之者權走也大齊戒以承之趨走以進之則敬之至矣故曰以教敬也自水言之則淡者為精甘者為粗若郊特牲所謂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是也自酒言之則醲者為質清者為文文者此所謂醴酒在室澄酒在下是也其質在上其文在下則先王之所尚固可知矣示民以此豈有泛之揚或故曰示民不淫也亦見禮運玄酒在室解尸飲三衆賓飲一謂祭祀獻酬之時也尊者飲多而卑者飲少故曰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者因祭祀之酒肉也聚其宗族者講序昭序穆度在也聚其宗族則交相親矣故曰教民睦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上聲)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上聲)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

賓自外而入其禮不可以不讓喪自內而出其禮不容

於不遠其進其加皆以漸致禮之道也章首賓喪並言下獨言喪禮者重卒葬而言餘說見檀弓嚴陵方氏曰每進以讓每加以遠皆所以示遠遠則所以崇敬也自浴於中霤而下皆喪禮示遠之事弔於壙即檀弓所謂殷既封而弔是也弔於家即所謂反哭而弔是也所弔雖異所以不偝死之盡則一然而民至於死則其事盡於此矣人之於此其可以不盡乎故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從周者以其弔於家為盡故也檀弓又曰反而亡焉失之矣則弔於家為盡可知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

魯僖公九年晉侯詭諸卒冬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弒其君卓子○方氏曰升自客階而不敢由於主人之階受弔於賓位而不敢居於主人之位所以避父之尊盡為子之孝而已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居其位焉故曰教民追孝也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石林葉氏曰升客階不敢代父也受弔於賓位不敢為主也不敢代父而為主者不忘親也故曰追孝古者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則是君不言而冢宰攝之也以其不言故未終喪止稱曰子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

推事父之道以事君推事兄之道以事長皆誠實之至
豈敢有副貳其上之心乎欲貳其君是與尊者相敵矣
故云示民不貳也君子人君之子也有君君在也不謀
仕嫌欲急於爲政也世子他事皆不得稱君貳唯命龜
之時或君有故而已代之則自稱曰君之貳其左傳卜
貳圉正謂君之貳故鄭引之云二當爲貳也嚴陵方氏曰孝以事
君者推事父之道以事君也弟以事長者推事兄之道以事長也若是則臣不敢貳於其君幼不敢貳於其長
矣故曰示民不貳也

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

疏曰君無骨肉之親若不爲重服民則疑君不尊今與
喪父同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

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也示民有上下也

與曲禮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意同有上下謂卑當統
於尊也嚴陵方氏曰不敢有其身者傳所謂爲人子者無以有己是也不敢私其財者經所謂不有私
財是也若是則上之勢不分於下故曰示民有上下也

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
阼階即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
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

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以上四節
皆明事君事親之道故總結之曰忘其親而貳其君石林
葉氏曰君則統臣者也故天子無客禮君適於臣則爲主父則統子者也故父在子不敢有其身私其財以爲
饋獻○嚴陵方氏曰自無客禮而下並見郊特牲解曲禮曰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君之所賜且不敢受況
專之以授人乎故曰示民不敢專也饋即遺也自此遺彼則曰饋自下獻上則曰獻○慶源輔氏曰子不敢有
其身臣不敢有其室一心也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
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
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戶郭反不菑緇畬余凶以此坊民民
猶貴祿而賤行

禮之先幣帛謂先行相見之禮後用幣帛以致其情也
此是欲教民以先任事而後得祿之義若先用財而後
行禮則民必貪於財利矣無辭無辭讓之節也行情直
行己情也禮略而利行民不能無爭奪矣人有饋遺於
己禮也己或以他故或以疾病不能出見其人則不視
其饋視猶納也此蓋不敢以無禮而當人之禮易无妄
六二爻辭今文無凶字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
穫不菑而畬以喻人臣無功而食君之祿引之以證不
行禮而貪利也嚴陵方氏曰幣者帛之名帛者幣之實禮之先幣帛言物以禮爲先也孟子謂
恭敬者幣之未將是矣禮者事之象幣帛者祿之象故曰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徇利而忘義
故曰則民利無辭則失取予之宜行情則失利欲之節是非廉讓之道也故曰則民爭弗能見謂主人有故而
弗能見饋者也既弗能見則不視其饋凡內物者必視其多寡美否而後內之故也貴祿而賤行者不以行事

爲先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才又反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

詩小雅大田之篇秉禾之束爲把者穧鋪而未束者言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不收斂之鋪穧寡婦之不能耕者取之以爲利耳伊語辭與今詩文顚倒不同仕則不稼祿足以代耕也田則不漁有禽獸不可再取魚鼈也食時食四時之膳也不力珍不更用力務求珍羞也坐羊坐犬殺食而坐其皮也皆言不盡利之道詩衛風谷風之篇葑蔓菁菜也菲亦菜名詩之意與此所引之意不同詩意謂如葑菲常食之菜不可以其近地黃腐之莖葉遂棄其上而不采猶夫婦之間亦不當以小過而棄其善此引以爲不盡利之喻者謂采葑菲者但當采取其葉不可以其根本之美而并取之如此則人君盛德之聲遠播無有違之者而人皆知親其上死其長矣詩則以及爾同死爲偕老也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於利非不取也不盡之而已若九一以治野外什一以治國中周官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之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澤虞言頒其餘于萬民皆此意自仕則不稼而下亦皆不盡利之事也○石林葉氏曰仕則不稼者不盡利以遺民也食時不力珍者盡仁以愛物也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去聲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橫從叒反引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章明也無嫌無可嫌之行也詩齊風南山之篇今詩作析薪如之何而豳風伐柯篇言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克能也橫從其畝言從橫耕治其田畝也自獻其身謂女自進其身於男子也以此坊民以下十一字舊本在詩云之上今以類推之當在所引詩下嚴陵方氏曰恐民之或淫故禮坊之使有限恐民之無別故禮章之使自明若是則天下之情無可嫌者庶以爲之紀矣禮記曰君子之行禮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非謂是嘐媒所以通相交之情幣所以將相見之禮自獻其身則無俟乎媒幣矣○慶源輔氏曰不曰綱而曰紀紀之事束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上聲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

厚別厚其有別之禮也卜之卜其吉凶也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吳女又見論語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

陽侯繆侯兩君之謚也。鄭云。其國未聞○方氏曰。大饗者兩君相見之饗也。因陽侯之事而廢夫人之禮則陽侯以前夫人固與乎大饗。而有交爵之禮矣。乃云非祭不交爵者先儒謂同姓則親獻異姓則使人攝。此云不交爵謂饗異姓國君耳○石梁王氏曰陽侯穆侯旣同是侯則殺字當如字讀。鄭旣未聞其國何以知陽侯爲弑君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現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避遠去聲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

寡婦之子見曲禮。避遠者。以避嫌故遠之也 慶源輔氏曰。旣避之。又遠之。以色大欲當謹坊也。色厚於德。言好色厚於好德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

鄭云此句似不足

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去聲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泆而亂於族

諸侯不內娶。若下娶本國卿大夫士之女。則是如漁者之於魚。但以貪欲之心求之也。故云漁色。荒於色則紀綱弛。民之昏禮亦化之而廢。故遠色者所以立民之紀使不以色而廢禮亂常也。餘並見前 嚴陵方氏曰。孟子曰。好色人之所欲也。故經傳每以是況其所好之篤者。祭義曰。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論語賢賢易色。此云好德如好色。以言其所好之篤而已。婦人疾問其安否。不問其疾之所在也。凡此皆以遠嫌而已。餘並見曲禮解

子云昏禮壻親迎去聲見現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

舅姑妻之父母也。承進也。子女也。論語註云送與之也儀禮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無違宮事。皆恐事之違也。末世禮壞。故有男行而女不隨者。亦有親迎而女不至者○成氏曰。婦人謂夫之父母曰舅姑。男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外字耳。夫婦齊體。父母互相敬也

## 中庸第三十一

朱子章句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五

#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六

## 表記第三十二

鄭氏曰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方氏曰此篇稱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同之略也稱子曰者四十五皆列其小異之詳也○應氏曰歸乎之歎聖人周流不遇覩世道之益衰念儀刑之有本何必歷聘駕說而後足以行道哉隱而顯即中庸所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是也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即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中庸以是終篇蓋示人以進德之事表記以是爲始蓋發明聖人立敎之故馬氏曰隱者其迹顯者其名其迹隱於內其名顯於人以其德蘊於中輝光發於外夫惟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故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矜所以自飾而欲人之敬厲所以自嚴而欲人之畏言所以自宣而欲人之信故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則至德黙渝於心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

疏曰甫刑呂刑也甫侯爲穆王說刑故稱甫刑○馬氏曰見其所可行而不慮其所可止則失足於人見其所可喜而不慮其所可怒則失色於人見其所可語而不慮其所可黙則失口於人不失足於人故貌足畏不失色於人故色足憚不失口於人故言足信○劉氏曰君子謹獨不待矜而莊故不失足於人而貌足畏不待厲而威故不失色於人而色足憚不待言而信故不失口於人而言足信也蓋其尋常敬忌故動處無不中節如此又引書以證之而義益顯矣藍田呂氏曰脩身之要有三貌也色也言也曾子告孟敬子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出辭氣正顏色而已冠義曰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若巧言令色足恭則反是者也所謂足者舉動足也舉動即貌也主於足故言足也色者顏色見於面目者也口者言辭是也循此三者敬而已矣不敬則失之故貌敬則足畏也色敬則足仰也言敬則足信也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裼襲見曲禮○應氏曰裼襲以示文質各有異宜所謂不相因者恐一時或有異事必易服從事各存其敬不以襲衣而因爲裼不以裼衣而因爲襲蓋節文既辨而又不憚其勞則無相褻之患藍田呂氏曰禮者節文而已節文不明侵瀆所由生也表裘之閒以襲裼爲之節文故凡服裘者必有衣以裼之裘褻服也不可以敬事故有衣以覆之也不袒則謂之襲襲充美也袒謂之裼裼見美也謂裘之文飾也不文飾也不裼故犬羊之裘不裼也不相因者或以裼爲敬或以襲爲敬也禮盛者不文則以襲爲敬如大裘不裼及尸襲聘禮賓襲執圭弔則襲是也禮不盛者尚文故以裼爲敬如君在則裼無事則裼受饗之時賓裼奉束帛加璧是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洛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呂氏曰極敬者誠意至也苟至於樂則敬弛極辨者節

文明也。苟至於倦則入於苟簡。金華應氏曰。竭者。竭盡而無餘之辭。殫者。前竭而後承之謂。蓋報本始。適於實。莫重乎祭。一毫不敬。則瀆而不接矣。其可以衆而徹其志乎。正名分。出政令者。莫嚴於朝。一事不辨。則未而不治矣。其可以倦而懈於事乎。不懈之者。竭力以畢事。而不敢以此終也。

子曰。君子慎以辟(避)禍。篤以不揜。恭以遠(去聲)恥

馬氏曰。篤者居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處其華。則輝光發於外而人不能揜也○應氏曰。君子經德不回。所以正行。則其戒謹篤恭。皆非有爲而爲之也。豈區區於避禍患防揜恥乎。記禮之垂是言。亦以曉人知避困辱之道耳。張子曰。篤實。篤實則自有光輝。知何可揜。與誠之不可揜其義同○藍田呂氏曰。愼篤恭三者皆行之敬也。愼其行則必避死於禍乎。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不愼而取禍者也。篤其行則誠著。何事於揜乎。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則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不篤而好揜者也。恭其行則人敬。何事於恥乎。侮人者人亦侮之。不恭而近恥者也。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仕鑑反)焉。如不終日

馬氏曰。莊敬所以自強而有進德之漸。故日強。安肆所以自棄而有敗度之漸。故日偷○應氏曰。儳者參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而紛紜雜亂。遂至儳焉錯出。外旣散亂而不整。則內亦拘迫而不安。故不能終日也。若主一以直內而心廣體胖。何至於如不終日乎。嚴陵方氏曰。莊敬日強者進於勤也。安肆日偷者溺於怠也○延平周氏曰。莊敬日強。可以言君子。安肆日偷。亦言君子者。謂雖爲君子。果莊敬則日入於強。或安肆則日入於偷。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現)君。恐民之不敬也

幽明之交。上下之際。尤其所當敬者。故竝言之。石林葉氏曰。事鬼神則致敬於幽者也。故主齊戒。見君則致敬於明者也。故主擇日月○嚴陵方氏曰。玉藻言將適公所齊戒。則見君者非不齊戒。周官言祭祀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則事鬼神者非不擇日月。而此於鬼神言齊戒。於君言日月者。蓋齊戒在人。日月在天。神道至幽。故主言在人者以明之。君道至明。故主言在天者以神之。亦各有所當也。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馬氏曰。狎侮至於死而不畏者。蔽其所褻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易蒙卦辭。謂凡占者。初筮則誠敬必全。若以明而治蒙。必其學者如初筮之誠則當告之。若如再筮三筮之瀆慢。則不必告之矣。引此以言賓主之交際當愼始敬終。如初筮之誠。不可如再三筮之瀆慢也○呂氏曰。辭者相接之言。如公與客宴曰寡人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人須臾焉。使某也以請之類是也。禮者相見之摯。如羔鴈雉鶩之類是也。必以辭必以禮者。交際不可苟也。苟則褻。褻則不敬。此交所以易疏也。嚴陵方氏曰。無辭不相接。欲其有相接之名也。無禮不相見。欲其有相見之文也。有名以正之。有文以章之。則豈有相褻者乎。禮重於辭。

而見親於接瀆有污意褻有近意則褻不若瀆之為甚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應氏曰仁之體大而尊昭揭衆善而人心儼然知所敬故曰表義之體方而嚴裁割事物而人心凜然知所畏故曰制報之為禮以交際往來彼感此應而有不容已者所以使人有文以相接有恩以相愛其何利如之嚴陵方氏曰仁足以長人故曰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曰天下之制仁義之表制而繼之以報之利則報者禮也曲禮曰大上貴德其次務施報又曰禮尚往來則報之為禮固明矣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以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之言觀之此章恐非夫子之言○方氏曰以德報怨則忘人之怨雖不足以有懲而衆將德之而有裕矣故曰寬身之仁以怨報德則忘人之德既不足以有所勸而衆且怨之而不容矣故曰刑戮之民馬氏曰德必報之以德然後民知有所勸怨必報之以怨然後民知有所懲言有得失則必償德有吉凶則必報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則是民有德於后而必報之后非民無以辟四方則是后有德於民而必報之此上下之報也君之於民將使濟綏此上有以報於下也民之於君出死斷亡而不偷此下有以上報於上也以德報德禮也以德報怨非禮也雖其非禮而能以寬自居故謂之寬身之仁也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呂氏曰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足以性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皆可以為仁以聖人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之可為而制法則法無不行○方氏曰欲而好仁則知者利仁之事也畏而惡不仁則畏罪者強仁之事也若所好生於無欲所惡生於無畏非中心安仁者不能故曰天下一人而已慶氏曰無欲而好仁則所好無非仁自仁之外別無他好也無畏而惡不仁則所惡無非不仁自不仁之外別無他惡也○延平周氏曰無欲而好仁者仁之至也無畏而惡不仁者義之至也無欲而能好無畏而能惡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以其無欲而能好無畏而能惡者天下常寡故君子議道則以己而置法則必以人蓋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已之所能以已之所能而議道則可以合道有欲而好仁有畏而惡不仁者民之所能以民之所能而置法則法之所以易行者也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上聲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呂氏曰安仁利仁強仁三者之功同歸於仁而其情則異此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所以異也桓公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雖湯武之舉不過乎是，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人所遲有不幸而致焉。周公使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兄而已。孔子對陳司敗以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乎情，而其仁可知也。道非仁不立，義非人不行。凡人之舉動，必右先而後左，隨之故曰仁右道左。嚴陵方氏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者，以其三者之情雖異，及其成功則一，而未知其說為仁者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者，論語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正謂是也。仁者之為仁，猶之生於陵者安於陵而已，故曰安仁。知者之為仁，知仁之為己利則為之，知不仁之為己害則不為也，故曰利仁。畏罪者之為仁，畏不仁之貽罪，則戒而懲之，欲仁之為功，則強而好之，故曰強仁。○藍田呂氏曰：右者人所有事，左者居於不用之地，而助右之所不及也。仁者人之體也，將有為也，將有行也，非仁不可也，故曰仁者右也。又曰：仁者人也，道者天之理也。仁至于不可行，不可不節，則理有所不得已，以助人之所不及者，義也。故曰道者左也。又曰：道者義也。仁莫隆於父子，父子之道親親也；義莫重於君臣，君臣之道尊尊也。厚於此則薄於彼，厚於彼則薄於此，推知其所以為左右，則尊尊親親並行而不相悖，無厚薄之間矣。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為無失。

應氏曰：至道即仁也。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粹以為王。義道嚴而有方，故得其裁割斷制以為霸。蓋稽考之道而事不輕舉焉，亦可以無失矣。○石梁王氏曰：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藍田呂氏曰：至道者，至于道之極，不可以有加也，所謂所適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故曰至道以王。義道者，擬道而裁之者也，所謂制節謹度，是可以有國而長諸侯者也，故曰義道以霸。考道者必稽古昔稱先王，所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雖未違道，不能以義起，亦無幾乎不失道矣。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七感反）怛（多八反），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上聲）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數（上聲）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

仁有數，言行仁之道非止一端。蓋為器重為道遠，隨其所舉之多寡，所至之遠近，皆可謂之仁也。義有長短小大，言義無定體，在隨事而制其宜也。中心憯怛惻隱之端也，故為愛人之仁。率循古人之成法而勉強行之，此為求仁之事，資仁，取諸人以為善也，即上文強仁之意。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豐水之傍，以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才也。武王豈不官使之乎？言無遺才也。聖人為後嗣計，莫大於遺之以人才，是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翼輔其子耳。曾玄以下，皆孫也。故夫子以為數世之仁。蓋中心憯怛，所發者深，故所及者遠也。國風，邶風谷風之篇。今詩作躬。閱，容也。言我身且不見容，何暇憂後事乎？此但欲以仁終其身而已耳。蓋勉強資仁，所發者淺，故所及者近也。藍田呂氏曰：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此所發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所施遠近之數也。故曰仁有數。義無定體，在其所宜而已，宜長則長，宜短則短，宜大則大，宜小則小，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禮有以高為貴者，以下

爲貴者有以大爲貴者以小爲貴者之類是也故曰義有長短小大此章論仁而及義者蓋仁之數是亦義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升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待洛反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呂氏曰管仲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皆得以仁名之語仁之盡則堯舜其猶病諸此仁所以取數之多也以義度人盡義以度人者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爲人舉今之人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故賢者可知已嚴陵方氏曰器若器用之器道若道路之道勝言勝其任致言致其至舉若手舉行若足行論語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其言正與此合儒行言溫良之本敬愼之地寬裕之作孫接之能禮節之貌言談之文歌樂之和分散之施其用雖不同至於本乎仁則一也孟子言天子之保四海諸侯之保社稷大夫之保宗廟士庶人之保四體其位雖不同至於本乎仁亦一也孔子言郊社之於鬼神嘗禘之於昭穆饋奠之於死喪射鄉之於鄉飲食饗之於賓客其禮雖不同至於本乎仁亦一也蓋非取數之多乎以其數之多此勉於仁者所以爲難也以義而度人則天下無全人故曰則難爲人以人而望人則不求備於人故曰則賢者可知所謂賢者賢於人也與其賢於其猶賢乎已之賢同則彼善於此而已○馬氏曰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而云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致何也此言有抑揚之理也蓋仁之道自其本而言之仁在我也在我者易以勉自其仁之成名而言之唯中心安仁者能之則是勉於仁者蓋亦難矣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去聲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去聲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大雅烝民之篇言德之在人其輕如毛非難能也而民少能舉之者尹吉甫於儀匹之中圖謀之求其能舉德者乃惟仲山甫能舉之我愛其人使其或有不及我思效忠以助之今吉甫雖愛山甫而欲助之而山甫全德吉甫無可以致其助者也小雅車舝之篇言有高山則人瞻望而仰之有景大之德行則人視法而行之二止字皆語辭夫子引此兩詩而贊之曰詩人之好仁如此哉中道而廢言力竭而止若非力竭則不止也不足少也人老則未來之歲月少矣俛焉無他顧之意孳孳勤勉之貌斃死也○應氏曰前章言仁重且遠而人不可以全責此又總叙而勸勉之藍田呂氏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聖人之任也雖未至焉不敢不勉不以世莫之助而不爲故曰惟仲山甫舉之○嚴陵方氏曰高山出雲故澤加於民民顧而仰之景行當於道故德加於民民倣而行之詩人思高山之可仰景行之可行非好仁者孰或能之忘身之老者即所謂不知老之將至是也斃而後已者即所謂死而後已是也○臨川吳氏曰引詩斷章蓋借仰高山以興行大道也鄉此大道而行之行至中半力不能進而後止若猶能進則不止也好仁之甚故力行不輟如此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仁之難成私欲間之也私意行則所好非所當好故曰失其所好也苟志於仁雖或有過其情則善故不待多言而可辨故曰易辭也恭儉信三者未足以為仁而亦行仁之資曰不甚曰鮮皆勉人致力於此可以由此寡過而進德也詩大雅抑之篇○石梁王氏曰信近情當為情近信廬陵方氏曰能好仁則得其所好矣以其反此而失其所好仁所以難成歟苟仁矣雖有過易辭也況無過乎以仁者之過過於厚故也若周公使管叔監殷孔子謂哀公知禮非無過也然周公之過過於愛親孔子之過過於為君諱而有過此其所以易辭歟○藍田呂氏曰恭儉信未足以為仁而仁者之資也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近乎禮矣儉則不奪得仁之意近乎仁矣言語必信存必正行近乎情矣三者之行不私於己又以敬讓行之鄰乎仁矣雖有過責其情則善故不甚矣蓋不侮人則人亦不侮其過寡矣近乎情則不志於歟斯可信矣不責人則知足斯易容矣如是而失之者鮮矣可與進於德矣故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雖未成德斯德之基矣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移爲稱尺正反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呂氏曰聖人制行以立教必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爲之法所以爲達道也惟不制乎己故民知跂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恥則於仁也知所向矣非特此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容貌以驗其文之著於外衣服以稱其德之有於中朋友切磋相成以至於極而後已○應氏曰五者輔道而夾持之欲其趨向之專壹也縱有懈怠而欲爲惡者獨不愧于人而畏于天乎小雅何人斯之篇藍田呂氏曰人失其所好此仁所以難成君子責人以恕而成人有道則仁不難成矣故曰唯君子能之○馬氏曰君子己雖能不以己之能者病人人雖不能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故制行不以己民之賢者有所勸勉不肖者有所愧恥以行其言言從而行之此行不違言之意也自禮以節之至欲民之有壹者此言聖人制行不以己之法也大不足則儉有餘則傷人之常情也故有禮以節之債昭而不可繫者其惟人心乎故有由中之信以結之此所以正於內又不可不文於外故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稱之然外不可以不資之以友故朋友以極之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而成也聖人之敎人循仰之間無所愧作故引詩之辭以況之詩之意非如此蓋說詩者不以辭害意○臨川吳氏曰上言愧人我愧之也下言愧恥彼自愧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行去聲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

胄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
不稱其服
此承上文容貌衣服而言欲有其德行以實之也德謂
得之於己行謂見之於事詩曹風候人之篇鵜鵜鶘也
俗名淘河鵜鶘常入水中食魚今乃在魚梁之上竊人
之魚以食未嘗濡濕其翼如小人居高位以竊祿而不
稱其服也延平周氏曰服其服而能文以君子之容者然後可以服先王之法服有其容而又文以
君子之辭者然後可以守先王之法言遂其辭而能實以君子之德者然後可以行先王之德行衰絰有哀色
端冕有敬色甲冑有不可辱之色君子不失色於人如此○藍田呂氏曰鵜鶘善居汙澤之中捕魚以爲食者
也不濡其翼則不得食梁者魚梁也人之所以捕魚者也鵜之求食不之澤而之梁無濡翼之勞坐得其食如



人之無德無功而文其服者也故服之人不稱其德異乎鵜者未之有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
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應氏曰義者截然正方而無偏私也知賤之事貴而不
知貴之率賤豈絜矩之道哉故天子竭力致敬以事乎
上帝則諸侯亦服勤以輔乎天子也馬氏曰君子之所謂義者事之制而
制之得其宜之謂也有宜於貴必有宜於賤故古之人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凡以此也天
子使諸侯勤以輔上在我必先自盡然後可以責此故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夫以天子之尊非不足
於耕也蓋身致其誠信而示其嚴上之禮也故諸侯以輔事天子亦有嚴上之禮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

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
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
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
云莫莫葛藟力水反施異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
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
方國
役猶爲也得之不得即中庸獲乎上不獲乎上也詩大
雅旱麓之篇莫莫茂密也藟似葛枝曰條幹曰枚嚴氏
云是葛也藟也乃蔓於木之枝榦喩文王憑先祖之功



而起也文王凱樂弟易其求福不回邪也表記言得之
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有一毫覬倖之
心則邪矣詩大雅大明之篇言文王小心翼翼然恭敬
以明事上帝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回邪故受此四
方侯國之歸也○應氏曰數章之內自恭近禮儉近仁
信近情之後又言恭儉役仁信讓役禮曰自卑而尊人
又曰自卑而民敬尊之曰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又
曰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嚴陵方氏曰仁不止於恭儉恭儉可以爲仁之用而
已禮不止於信讓信讓可以爲禮之用而已故每以役言之也事雖爲人所尚己未嘗自尚之也身雖爲人所
尊己未嘗自尊之也儉於位則非貪夫位也寡於欲則非貪夫祿也讓於賢則非爭其名也卑己故能尊人小

心故能畏義君子之爲此者豈他求哉求以事君而已以是事君而得君者義也以是事君而不得君者則有命存焉古之人有行之者舜禹文王周公而已蓋舜之事堯禹之事舜文王之事紂周公之事成王有君民之大德又有事君之小心故也前曰庇民者止足以覆物君民者又足以命物若舜禹之受禪文王之受命周公之攝政皆君民之事也雖然豈嘗有是心哉○石林葉氏曰恭儉求役仁故不自尚其事儉於位寡於欲皆役仁之事也信讓求役禮故不自尊其身讓於賢卑己以尊人皆役禮之事也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所以知人得之不得自是以聽天命所以知天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去聲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



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諡以尊名爲美諡以尊顯其聲名也壹專也惠善也善行雖多難以枚舉但節取其大者以專其善故曰節以壹惠也以求處情謂君子所以不自大尚其事功者以求處情實不肯虛爲矯飾也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者謂若有過高之行則不敢率循惟求以處乎篤厚之道而已本分上不可加毫末也后稷教民稼穡爲周之始祖其功烈之在天下豈一人之手一人之足遵而用之哉固當以仁聖自居矣惟欲行過於名也故自謂便習民事之人而已嚴陵方氏曰生則有名死則有諡有諡則諱其名矣故曰諡以尊名檀弓言公叔文子之手諱諡而曰謂所以易其名者蓋謂是矣諡以誄行而爲之然行不一也諡有所不勝言特以所隆者之一端而爲之節爾故曰節以壹惠若文王之爲文武王之爲武此皆壹惠之道也行雖多而節之以惠則名不浮於行矣○子曰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故不自大其事以下皆自卑之道也揚子曰自下者人高之易曰卑而不可踰故曰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呂氏曰后稷之教民稼穡無此疆爾界天下之利萬世之功也其爲烈也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然猶不自以爲功但自謂便習是事之人耳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上聲教之弟以說悅安之樂音洛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呂氏曰強教之者以道驅之如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者



也說安之者得其心之謂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者也樂說安也毋荒則有教矣威莊強教也安則說矣孝慈說也敬則有教矣強教則父之尊存焉說安則母之親存焉此言君子仁民之道如此非聖人莫能與也馬氏曰所謂仁者其難乎信仁之難其成也猶有以致其尊愛有以致其親然後爲功之成也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此言仁之成也凱以孫教之所以致其尊而率之於外也弟以說安之所以致其親而和之於內也有以致其尊故樂而無荒孝慈而敬有以致其親故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尊有以致其尊親有以致其親其尊可以比於父其親可以比於母故曰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

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下無能賤其無能之子也○應氏曰。命者造化所以示人者也。顯而易見。故人玩之。鬼幽而難測。故人畏之。或曰命謂君之教令。故下文言夏道尊命。馬氏曰。父主於敬。尊而不親。母主於愛。親而不尊。水懦則狎而玩之。故親而不尊。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故尊而不親。土則近於人而有形可愛。故親而不尊。天則遠於人而有成可畏。故尊而不親。命則令人於明而近於人者也。故親而不尊。鬼則相人於幽而遠於人者也。故尊而不親○臨川吳氏曰。上言至德之君子於家有父母之尊親。此則言其各偏於一而不雜有若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去聲)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尸容反)而愚。喬(音驕)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去聲)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先祿後威。先賞後罰。皆是忠厚感人之意。故民雖知親其上。而尊君之意則未也。故曰親而不尊。惷愚驕傲鄙野質朴之敝。皆忠之末流也。殷人欲矯其敝。故以敬畏爲道。以事神之道率民。先其鬼之不可知者。後其禮之可知者。先其罰之可畏。後其賞之可慕。尊則尊矣。而親愛之情則無由生也。故曰尊而不親。流蕩而不知靜定之所者。尊上鬼神之敝。務自勝以免刑而無恥者。先罰後賞之敝也。周人見其然。故尊禮以矯後禮之失。尚施惠以爲恩。亦如夏時之近人而忠。其賞罰亦無先後。但以爵列之高下爲準。如車服土田之賞。有命數之異。刑罰之施。有八辟之議。及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皆是也。故亦如夏世之親而不尊。其後民皆便利而多機巧。美文辭而言之不怍。賊害而蔽於理。皆尊禮太過。文沒其實之所致○應氏曰。三代之治。其始各有所尊。其



終各有所敝。夏之道惟恐盡心於民。惟恐人之有所不正。不得不重其文告之命。遠神近人。後威先祿。皆其忠實之過。而徇於近也。近則失之玩。故商矯之而尊神焉。君民上下情不相接。率民事神。先鬼先罰。後禮後賞。而遠於物也。遠則失於亢。故周矯之而尊禮焉。禮文委曲而徇人。禮繁文勝。利巧而賊。其敝又有甚者焉。凡此非特見風氣既開而澆漓之日異。抑亦至德之不復見而已歟○石梁王氏曰。此一章未敢信以爲孔子之言　嚴陵方氏曰。天下之理。始乎有成。終乎有敝。三代之政。各有所尊。其所尊則是各有所成也。始既各有所尊。而終不免各有所敝矣。故皆言民之敝焉。然則民之敝也。豈民之罪哉。政使之然也。豈政之罪哉。勢使之然爾。故三

代相承各有救敝之政爲使之通變而不倦新新而不窮也雖然近人而忠夏周之所同也而夏之敝則民爲而野周之敝則文而不慙何哉蓋夏之近人本乎尊命周之近人則本乎尊禮命之所制者簡故近人之敝爲而野禮之所飾者煩故近人之敝文而不慙其源既異其流亦不同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强上聲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未瀆辭以其尊命也未瀆禮以其後禮也未瀆神以其敬神而遠之也不求備不大望於民即省刑罰薄稅斂之事未厭其親尊君親上之心自不能忘也言夏之民未厭其親則殷周之民不然矣强民言殷民不服而成



王周公化之之難也賞爵刑罰之制至周而詳悉備具無以復加故曰窮矣窮極也一說賞爵不能勸善刑罰不能止惡故曰窮馬氏曰夏之時其民淳故君民者無所求備不大望於民則民常推之而不厭故曰未厭其親殷人尊神於禮猶略故未瀆禮周人親尊禮而於事神之禮猶略故未瀆神方周之時比有長閭有胥鄉有大夫其政致詳其法致嚴而善惡無所逃於其間故賞爵刑罰極於此矣○嚴陵方氏曰前言殷人尊神者至此乃言周人未瀆神何也蓋尊與瀆異而瀆神者由瀆禮之所致而已前言尊神而繼之以先鬼後禮則非瀆之所致可知矣此其所以異歟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升其敝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去聲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

前章言夏殷周之事此又兼言虞氏以起下章藍田呂氏曰虞夏之道質質者責人也略故寡怨於民殷周之道文文者責人也詳民之不從則窮刑賞以驅之故不勝其敝虞夏質之至者也故文不勝其質殷周文之至者也故質不勝其文至者無以加也後世王者欲尚質者無以加虞夏之質欲尚文者無以加殷周之文矣三代所尚非苟爲異亦各因時救敝而已繼周者未有以救之楊墨韓莊所以肆行於戰國也○嚴陵方氏曰虞夏非無文也特其文不勝質爾殷周非無質也特其質不勝文爾殷尚質而此以文爲至者蓋殷之文則存乎時殷之質則存乎人爲其時之文故人尚質以救之而已若夫其道則瀆辭是其時之爲文也其色則尚白是其人之爲質也

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呂氏曰憯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責報於其子也非要譽於他人也發於誠心而已忠利之教者若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作爲衣裳舟楫臼杵弧矢宮室棺椁書契使天下利用而不倦是皆有教人以善之誠無所不利之功者也富而有禮節於物者也惠而能散周於物者也義以相正而不傷乎割文以相接而不傷乎動故寬裕有容而容之中有辨焉○應氏曰生無私有天下而不與也死不厚其子傳諸賢而爲天下得人也生死無

所私而心乎斯民。質其若父母之於子。親而尊至惠而能散。猶元氣之運妙用無迹。此中庸所謂用其中於民也。其君子化之皆爲全德。尊仁畏義不敢犯天下之公理恥費輕實不敢徇一己之私欲。恥費用者儉於自奉也。輕財實者薄於言利也。自庇民大德而下凡三章言臣道之難於盡仁。惟舜爲文王周公可以爲仁之厚。而后稷庶幾近之。自凱弟君子而下凡四章言君道之難於盡仁。惟虞帝可以爲德之至。而夏商周皆未免有所偏也。嚴陵方氏曰。帝則公天下。故曰生無私。以其傳於賢。故曰先不尊其子。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敎。受之則親。敎之則尊。故曰親而尊。親而有所尊。故安而敬。尊而有所親。故威而愛。敬故窮而有禮。愛敬忠而能畏。由是

君子化之。而尊仁安義。以至於寬而有親也。富而有禮。則無憯者之患。惠而能散。則無偏黨之私。仁者天下之表。故在所貴。義者天下之制。故在所畏。恥貪則奉己有節。輕實則與人無吝。志所以抗節。常失於犯上。義所以立義。常失於忤物。文則常失於妄動。寬則常失於大柔。兼父之尊。母之親。故能並行而無偏激也。非有成明之德。其能若是乎。故引書之言以證之。○延平周氏曰。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又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是舜之所以生無私。死不辱其子者。惟天而已矣。自其有憯怛之愛。而至於患而能敬者。特舜之祖迹耳。累舜之極致。則息而能敬。不足以言。自其君子尊仁畏義。而至於寬而有濟者。特舜之德廣耳。果舜之道化。則豈止於君子者哉。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應氏曰。資憑藉也。古之爲臣。其經世之學。皆豫定於胸中。至於事君。則前定之規模。先形於言。以爲藉。然後自獻其身。以成其信。自獻者。非屈己以求售也。如書之自靖自獻。致命而無所愧也。畎畝惜然之數語。說命對揚之三篇。此伊傅先資之言也。齊桓問答而爲書。燕昭命下而有對。此管樂先資之言也。言於先而信於後。無一不酬者。後世若登壇東向之答。草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馬氏曰。受祿不誣。言不素餐也。嚴陵方氏曰。先資其言者。先以言爲之資也。獻其身。將以行其言也。欲行其言。毋足以成其信。拜謂受其命也。將以效其能也。君無爲也。故有責於隱。臣有守也。故有死於其言。臣能任責。則非尸祿者矣。故受祿不誣。臣能效死。則非有罪者矣。故受罪益寡人矣。亦或以忠獲罪。此所以不言無罪。止於從容而已。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不家食吉。大畜之彖辭也。謂大畜之君子。才德所蘊者大。則當食祿於朝。以有爲於天下。而不食於家則吉。此言不以大言受小祿。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呂氏曰。大言。所言者大也。小言。所言者小也。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先儒謂利爲祿賞。人臣事君。各效其忠而已。言入而遂望其祿賞。乃小人之道。非所以事君也。所謂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者

此君之所以報臣非臣之所以望君也受之有義亦稱其大小而已小言而大祿則報踰其分大言而小祿則君不我知亦不可受也○石梁王氏曰此非孔子之言 張子曰大言入則望大利利非歸己之利大言入則吾道可大行是大利也小言入則可小利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下達謂趨乎汙下如曰吾君不能如曰長君之惡逢君之惡皆是也伊尹使君爲堯舜之君孟子非堯舜之道不陳則謂之上達也尚辭利口捷給也自所由以進者也小雅小明之篇言人臣能安靖恭敬其職惟正直



之道是與則神明聽之將用福祿與汝矣以與也藍田呂氏曰以下達之事事其君則賊其君者也尚辭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非其人而自達之枉己以事君者也三者皆不正非所謂靖共正直者也人臣敬治其職所與正直則神將福之況於君乎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讇諂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呂氏曰陵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讇懷祿固寵主於爲利故曰尸利也○方氏曰所謂守和者過於和則流而爲同不及於和則乖而爲異故在於能守守則適中而無過與不及之患矣○應氏曰宰以職言大臣以位言自三公以下皆是不特六卿其序則先君德而後朝廷先朝廷而後天下也○石梁王氏曰遠而諫則讇非孔子之言 石林葉氏曰遠於君則見之略諫則爲佞近於君則見之詳諫則不爲素餐素餐則尸利也○嚴陵方氏曰遠而諫以忠而非忠猶以爲諂耳近而不諫以慎而非慎猶以爲利耳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諫者止君之失陳者揚君之失也詩小雅隰桑之篇瑕詩作遐本謂我心愛慕此賢者思相與語以其相去遐遠故不得共語然欲發之言藏於我心何日而忘之乎此記者借以爲喻言我有愛君之心欲諫其過胡不言乎縱未得進諫亦藏於心而不忘但不以語他人耳 嚴陵



方氏曰陳善閉邪謂之敬故諫不欲陳陳之則是暴君之過矣然有犯無隱則陳之矣蓋諫之不陳不得已而後陳焉然則陳者非所欲也故以不欲言之○臨川吳氏曰引詩中心藏之明不欲陳其過於外之意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去聲亂也

呂氏曰所謂有序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謂也所謂亂者賢不肖倒置之謂也君信我可以爲師非學焉而後臣之則不進也信我可以執國政雖待以季孟之間亦不進也膰肉不至而即行靈公問陳而即行君子之道正君而已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人之相見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而其退也一辭而出主人拜

送賓去不顧若主人之敬未至而強進主人之意已懈而不辭則賓主之分亂矣可仕可已可見可辭進退之義一也延平周氏曰其進也以禮故難其退也以義故易進也不以禮故易退也不以義故難難進而易退則位之所以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位之所以亂而無序故君子三揖而進若甚難一辭而退若甚易者蓋違其亂於賓主之間況君臣之間可不違其亂也哉○山陰陸氏曰易進而難退則亂之階由此始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上聲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平聲吾弗信也

違猶去也不出竟實無去志也謂非要利可乎○呂氏曰孔子去魯遲遲吾行以不忍於父母之國也孟子去齊三宿出晝冀齊王之悔悟也然卒出竟以去君子之義可見矣山陰陸氏曰三違而不出竟內貪利之而外強違之非要利而何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馬氏曰在物者有命故可貴可賤可生可殺在己者有義故不可使為亂也延平周氏曰進以禮所以慎始退以義所以敬終○藍田呂氏曰貴賤貧富殺生君之所操以御臣之具者也雖有是具所以御臣然所以御之者理也理義人心之所同然天所以命於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保乎天下國家也故臣之事君無所逃乎天地之間東西南北惟命是從及違於理義則臣得以事於君匹夫不可奪其志故君以我為賢則可類之以富貴以我為不肖則可趣之以貧賤以我為無罪則可生以我為有罪則可殺六者莫不惟君所命其不可奪者善之理義而已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音避難去聲朝廷不辭賤去聲處上聲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呂氏曰亂者如絲之不治而無緒也臣受君命雖有所合不敢以得志而自滿故慎慮而從之乃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有所不合又非所宜辭亦不敢怨於不得志故孰慮而從之卒事則致為臣而去故可以自免而不累於上故曰臣之厚也易蠱之上九事之終且無位也有似乎仕焉而已者故曰不事王侯乃可以高尚其事而不見役于人也石林葉氏曰位軍則以勇故不辟難位朝廷則以仁故不辭賤處其位而辟難辭賤則事不治而亂何有於仁勇於事君有得志而與否者命也慮而從之者義也得志而慎慮所以畏命故其寵若驚不得志而孰慮所以畏義故其辱若驚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詩衛風鶉之奔奔篇嚴氏云鶉之奔奔然鬪者不亂其匹也鵲之彊彊然剛者不淫其匹也刺宣姜與公子頑非匹偶也人之不善者我乃以為小君乎○呂氏曰天道無私莫非理義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理義以治斯人而已天秩天敘天命天討莫非天也臣之受命于君者命合乎理義為順天命不合則為逆天命順則

爲臣者將不令而行逆則爲臣者雖令不從矣馬氏曰天之命於君者豈諄諄然命之乎使之居天位食天祿治天職牧天民蓋所謂命也故由其道而順天則謂之順命不由其道而逆天則謂之逆命○雖然上者下之儀而臣之逆順亦視其君之所爲而已○嚴陵方氏曰天子者天之所子故雖天子受命于天士以事人爲事故受命于君此止以上言者蓋降於士則有府史胥徒之屬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其卑不能上達故不得受命于君也然則受命于君者其卑止於士而已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去聲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

不以辭盡人謂不可以言辭而盡見其人之實蓋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行有枝葉根本盛而條達者也辭有枝葉則無辭泛說而已此皆世教盛衰所致故以有道無



道言之張子曰盡極也取也有道是有實也有實則行有文章也無實則言有文章也行有文章則莫非實事也言尚序華則惟虛辭相譽而已無其實也故君子問寒則衣之稱美則爵之今言無有實其求益也與夫相親相依之言皆相率而已有道則行得伸無道則辭得伸辭行天下之辭行也有道無道亦天下之有道無道也辭得伸也以天下無道明無以考其實所以序辭得伸蓋與能窮辨之也○藍田呂氏曰枝葉者餘之文也天下有道則人致文於行揖儀三百威儀三千乃行之文也故曰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人致文於辭詩曰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方辭之文也故曰辭有枝葉

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三者不能則不問不可以虛言待人也接交也小雅巧言之篇盜言小人讒賊之言也餤進也藍田呂氏曰問所貴於喪者而不能賻問所欲於病者而不能饋問所舍於客而不能館則其言也不出於誠心君子恥之故與其不能惠而問之不如不問之愈也君子之接人也以信而不以苟說人故如水淡而可久於此三者不能忠則不問此交之所以全而無後然哉曰淡以成小人之接人也苟說而不以信故如醴之甘而不可久於此三者能問而不能惠取說於頌則而不餽其後此交之所以難保故曰甘以壞故凡言之甘而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諸人傳曰帶並而言甘誘我也甘言入則交其樂故言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平聲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去聲之問人之飢則食嗣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稅



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者也國風曹風蜉蝣之篇詩人憂昭公之無所依故曰其於我而歸稅乎說讀爲稅舍息也嚴陵方氏曰不以口譽人則言之所與必發於心不止於外發故民化之而作忠焉若問人之寒則衣之之類皆非口譽之事也口譽者內外之不相應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災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國風衛風氓之篇晏晏和柔也旦旦明也始焉不思其反覆今之反覆是始者不思之過也今則無如之何矣故曰亦已焉哉○呂氏曰有求而不許始雖咈人之意

而終不害乎信故其怨小諾人而不踐始雖不咈人意
而終害乎信故其責大藍田呂氏曰口惠而實不至則害信之大者自古皆有死民無
信不立況國士家之本此怨菑所以及其身○嚴陵方氏曰口惠者始終之不相副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
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情欲信即大學意誠之謂也巧當作考即曲禮則古昔
稱先王之謂也否則爲無稽之言矣○呂氏曰穿窬之
盜欺人之不見以爲不義而已色親人者巧言令色足
恭無誠心以將之情疏貌親主於爲利亦欺人之不見
也孔子曰色厲而內荏碰口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
類也二者亦欺人之不見以爲不義故所以爲穿窬也
○石梁王氏曰辭欲巧決非孔子之言巧言令色鮮矣
仁馬氏曰君子不以色親人者以其有相愛之情出於中愉色婉容見於外蓋積於內然後誠動於外故
君子不以色親人而慮其情之不信也慝怨而友其人者君子所恥也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
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
襲也
不相襲說見曲禮○劉氏曰此段經文言事天地神明
無非卜筮之用而又云大事有時日呂氏以爲冬夏至

祀天地四時迎氣用四立他祭祀之當卜日者不可犯
此素定之日非此則其他自不可違卜筮也然曲禮止
云大饗不問卜周官太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示亦如
之太卜大祭祀眡高命龜春秋魯禮又有卜郊之文郊
特牲又有郊用辛之語是蓋互相牴牾未有定說又如
卜筮不相襲大事卜小事筮而洪範有龜從筮從龜從
筮逆之文筮人有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太卜又凡
事涖卜又如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而特牲社用甲
召誥丁巳郊戊午社洛誥戊辰烝祭歲凡此皆不合禮
家之說未知所以一之也姑闕以俟知者藍田呂氏曰郊所以事上



帝卜日而用之不敢必其期也卜社而祭之不敢必其物也是乃不敢以私褻事之也○馬氏曰三代事天地
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祭義曰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專以尊天也與此同意○張子曰不犯
日月謂不使祭日相見若一時有兩祭則必相回互使之不相妨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
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咨盛成是以無害乎鬼神無
怨乎百姓
大事祭大神也小事祭小神也外剛內柔見曲禮詳文
理不違龜筮四字當在牲牷禮樂齊盛之下以其一聽
於龜筮故神人之心皆順也馬氏曰外事陽也而剛亦陽也故用剛日內事陰也
而柔亦陰也故用柔日以郊爲外事矣而用辛以社爲內事矣而用甲說者以天地至尊之祭不可同於外內

其說似得之矣○嚴陵方氏曰牲牷天產齊盛地產禮者威儀樂者御奏於物則有天產地產於事則有威儀御奏事物雖盡爾或有違於龜筮焉又烏能凶無日鬼神之害明無百姓之怨咎故先王之於祭祀不特卜日而又卜尸不特卜尸而又卜牲也違龜筮而百姓怨者焉不云乎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則以鬼神依人而行故也鬼神有害則百姓有所怨可知矣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富備也詩大雅生民之篇兆詩作肇始也以迄于今明其祿及子孫也藍田呂氏曰后稷之祀竭力以共齊盛無非誠信故易富也其祀也求無罪悔而已此所以其辭恭其欲儉也以迄于今至于周推后稷以配天二用后稷之法故曰其祿及子孫○嚴陵方氏曰其辭恭則物雖簡而誠是以祭神其欲儉則物雖少而用足以恭行禮此祀之所以易富也盛德必百世祀稷其澤及子孫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守去聲)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龜筴之為器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故言大人之器也以其威敬而不敢玩褻故大事則用小事則否天子無筮惟用卜也而又云道以筮者謂在道途中則用筮也守筮謂在國居守有事則用筮也龜亦曰守龜左傳國之守龜何事不卜非其國不筮謂出行在他國不欲人疑其吉凶之問也宅居也諸侯出行則必卜其所處之地慮他故也太廟天子所必當處之地故不卜也藍田呂氏曰如天子無筮敬則用祭器則龜與祭器皆大人之器大人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於小事故大事則不筮小事則不卜朝聘饗冠之禮皆用祭器卜祭則不用也天子無筮者天子體尊在國中有事皆卜而不以筮至于巡守征伐在道則以筮蓋以龜當敬而不可褻也故曰天子道以筮諸侯卑於天子在國中居守有事則筮降於天子之用龜也至于出竟則不筮蓋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且辟天子也故曰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宅○山陰陸氏曰諸侯適人之國雖不用卜筮其所宅寢室猶卜若天子適諸侯則舍其寢廟不卜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敬其禮故用祭器敬其事故詢龜筮不瀆不褻以其敬故也○疏曰敬事君長謂諸侯朝天子及小國之於大國張子曰以聖人之智非不能為後之器也損要作豆籩簠以祭敬不便於褻用也若褻用則自有燕器



惟是大賓客至敬則用祭器○藍田呂氏曰君子之事天地鬼神與事其君長其敬一也故敬則用祭器不廢日月者事其君長者有日月如處之有朝覲宗遇一日之有朝夕不敢褻也不違龜筮者欲見其君長及其所貢獻皆卜筮而後進也○嚴陵方氏曰祭器所以事神燕器所以事人以事神之禮事之則敬可知也不褻日月不違龜筮凡以致敬而已故曰以敬事其君長上不瀆於民者不為民所瀆也下不褻於上者不為上所褻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六

#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七

## 緇衣第三十三

藍田呂氏曰此篇大指言爲上者言行好惡所以爲民之所則不可不慎也篇中有好賢如緇衣之言故以是名篇○朱子曰緇衣兼惡惡獨以緇衣名篇者以見聖人有心於勸善無心於懲惡也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

呂氏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易事者以好信故也易知者以用情故也若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待其上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長樂劉氏曰上難事則下難知上易事則下易知好惡悖於正喜怒失其常於是有匿其誠信以爲容悅者有屈其忠直以爲阿諛者包其禍心以爲詐僞者苟可以罔上而免其咎謂者寡所弗至哉爲下如是可謂難知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願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

緇衣鄭國風首篇美鄭武公之詩小雅巷伯寺人刺幽王之詩大雅文王之篇國詩作邦○呂氏曰好賢必如緇衣之篤則人知上之誠好賢矣不必爵命之數勸而民自起愿心以敬上故曰爵不瀆而民作愿惡惡必如巷伯之深則人知上之誠惡惡矣不必刑罰之施而民自畏服故曰刑不試而民咸服文王好惡得其正而一出乎誠心故爲天下之所儀刑德之所以孚乎下也嚴陵方氏曰若卷阿之求賢則好賢非不誠矣巧言之傷讒則惡惡非不至矣此止言緇衣之好賢特諸侯爾以諸侯好賢若是之誠況於王天下乎巷伯之惡惡特寺人爾以寺人之小臣惡惡若是之至況於卿大夫乎此所以特引二詩而明之也○廬陵胡氏曰人莫不有好惡也而好惡得其正者寡矣緇衣好得其正巷伯惡得其正故舉大雅儀刑文王爲言文王好仁而仁興克明德慎罰其好惡之正如此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去聲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絕其世也

遯謂逃遯苟免也○應氏曰命當依書作靈善也○石梁王氏曰倣論語爲此言意便不足石林葉氏曰德禮者化民之本也使其自服故有格心格言其至也刑政者治民之末也強其必從故有遯心遯言其藏也心藏於內而外服之道之以刑政之嚴而已子以愛之信以結之所謂教之以德也恭以涖之所謂齊之以禮也德不止於一故有仁有信有禮則恭而已矣○馬氏曰德者所以養人於中而在外有不正則又以禮齊之此順其性命之理而善養人也故民有格心政者所以率人於外而內有不從則又以刑齊之此逆其性命之理而以力服人也故民有遯心先王之爲治亦未嘗廢其刑政者蓋有德禮以爲本而以刑政爲之助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言愛之如子則民親之如父母矣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遯心者與夫上好信則民用情上好禮則民易使同意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

大學曰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長樂陳氏曰言之化人也淺故不從

其所令。行之感人也深。故從其所行。故好惡出於正。則彼皆從而正。好惡出於非。則彼皆從而非。猶表端而影端。表枉而影枉也。故謂民之表○馬氏曰。令者令之於民。行者行之於己。其所行者若此。其所令者若彼。民不從其若彼之令。而從若此之行。則是上之好惡。下之所取以為正。而不可以不慎也。故曰是民之表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豈必盡仁者。言不必朝廷盡是仁人。而後足以化民也。得一仁人為民之表。則天下皆仁矣。所謂君仁莫不仁也。此所以禹以一仁君立三年。而百姓皆以仁遂。故引詩書以明之。詩小雅節南山之篇。赫赫顯盛皃。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大雅下武之篇。言武王能成王者之德。孚信于民。而天下皆法式之長樂陳氏曰。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所以仁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所以仁天下。故其立也。止於三年之一變。百姓皆以仁遂焉○石林葉氏曰。王者必世而後仁。為繼亂言之也。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為繼治言之也。繼治而化之者易也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悅其上矣。詩云。有梏覺德行去聲四國順之

章志者。明吾好惡之所在也。貞教者身率以正也。所志所教莫非尊仁之事。以此為愛民之道。是以民皆感其子愛之心。致力於行己之善而悅其上。如子從父母之命也。詩大雅抑之篇。梏當依詩作覺。言有能覺悟人以德行者。則四國皆服從之也馬氏曰。爭先人而謂之仁者。蓋當仁不讓於師也。○嚴陵方氏曰。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孰非上好仁也。民致行己以說其上者。孰非下之為仁爭先人乎

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弗。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慎爾止。不諐于儀

綸綬也。綍引棺大索也。危高也。詩大雅抑之篇。止容止也。諐過也○呂氏曰。大人。王公之謂也。游言無根不定之言也。易曰。誣善之人其辭游。為人上者倡之以誠慤篤實之言。天下猶有欺詐以罔上者。苟以游言倡之。則天下蕩然虛浮之風作矣。可不愼乎。可言而不可行。適言也。可行而不可言。過行也。君子弗言弗行。則言行不越乎中。民將效之。言不敢高於行。而言之必可行也。行不敢高於言。而必為可繼之道也馬氏曰。大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也。則民言顧行。而言不危行矣。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行顧言。而行不危言矣○長樂陳氏曰。游則無所歸也。言欲當其實而已。況大人而可以倡游言乎哉。可言而不可行。非所謂顧行之言也。無稽之言而已。故君子弗言。可行而不可言。非所謂顧言之行也。苟難之行而已。故君子弗行。君子之言行適於中。民皆效之。故言當於行。而無過高之言。是以言不危行。行當於言。而無過高之行。是以行不危言。凡

物非中而過高則危故危之爲義如此淑愼爾止不愆于儀言謹爾之容止而不過乎儀則愼行之意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去聲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詩云愼爾出話胡快反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烏緝熙敬止

道化誨之也道人以言而必慮其所終恐其行之不能至則爲虛誕也禁謹飭之也禁人以行而必稽其所敝慮其末流之或偏也如是則民皆謹言而愼行矣詩大雅抑之篇大雅文王之篇朱子云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兩引詩皆以爲謹言行之證○呂氏曰進取於善者爽考

其行而不揜猶不免於狂況不在於善者乎故曰言必慮其所終夷惠之清和其末猶爲隘與不恭故曰行必稽其所敝文王之德亦不越敬其容止而已西山眞氏曰道人以言者謂以言辭命令開導而誘掖之也然言可以導人之善而不能禁人之不善禁人之不善其必以行乎蓋天下之理有諸己而後可以非諸人己無不善之行雖不禁人人自從之己有不善之行雖欲禁人人必違之故空言不可以禁人惟實行乃足以禁人也夫言出於口至易也然不慮其所終則一言之過貽患將不勝救行出於身亦至易也然不稽其所敝則一行之差流禍或至於無窮不善者固不足言善矣而慮之不深稽之不遠未有不反而爲不善者也老莊非善言乎其終爲浮虛之害夷齊非善行乎其弊有隘不恭之失況尊居人上言行所關安危自出故必謹之審之而不敢苟則民亦從其化而不苟於言行矣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千雍反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詩小雅都人士之篇周忠信也○馬氏曰狐裘黃黃服其服也其容不改文以君子之容也出言有章遂以君子之辭也行歸於周實以君子之德也藍田呂氏曰此章明言長民者言容止民所觀望則而象之惟其不忒有常則民不疑而德歸於一矣○嚴陵方氏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攸其故至于民德歸一也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君之待臣表裏如一故曰可望而知臣之事君一由忠誠其職業皆可稱述而記志此所以上下之間不疑不惑也尹告伊尹告太甲之書也今咸有一德篇文詩曹風鳲鳩之篇引書以證君臣相得又引詩以證壹德之義馬氏曰爲上可望而知者蓋上以誠而接下爲下可述而志者蓋下以誠而事上上以使下下以事上皆以誠則君臣之間有同而無異故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而其德一也○山陰陸氏曰可望而知言表裏如一可述而志言先後如一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丁但反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鄭本作章義今從書作善○呂氏曰章明也癉病也明

之斯好之矣。病之斯惡之矣。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之分定，民情所以不貳也。詩小雅小明之篇。引之以明章善之義。嚴陵方氏曰：章善而著之，惡者恥其不若，則惡者病矣。夫不待刑罰而能使惡者知恥，則為上者之用心厚矣，則民其有攜貳之情乎。○長樂陳氏曰：推民生厚則性之本未嘗不善也，因物有遷而習於惡，則惡者其偽也。有國家者知民性之有善而移於所習，然後為惡，故為善則章之，使民知善之可為；為惡則癉之，使民知惡之可避。以示民有生厚之善，則民致一於善而歸厚矣。是以民情不貳。靖共爾位，好是正直，則章善之謂也。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去聲）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丁但反）小雅曰：匪其止共，（恭）維王之邛。

詩大雅板之篇。板板，反戾之意。卒，盡也。癉，詩作瘅，病也。假上帝以言幽王反其常道，使下民盡病也。小雅巧言之篇。邛，病也。言此讒人非止於敬，徒為王之邛病耳。板詩證君道之失，巧言詩證臣道之失也。○呂氏曰：以君之力所不能及而援其君，則君難從。以君之智所不能知而煩其君，則君難聽。徒為難從難聽，以勞其君而無益，非所以事君也。○方氏曰：示民不以信，則為上之人可疑。可疑則百姓其有不惑者乎。事君不以忠，則為下之人難知。難知則君長其有不勞者乎。章其所好之善，故足以示民而成俗。慎其所惡之惡，故足以御民而不淫。若是則上下無可疑者，故曰民不惑矣。臣有可儀之行，而所重者不在乎辭，則凡有所行者無偽行矣，苟有所言者無虛辭矣。馬氏曰：君德之不一，故曰上人疑。上人疑則非所謂可望而知也，故百姓惑。臣德之不一，故曰下難知。下難知則非所謂可述而志也，故君長勞。主道利宣不利周，利明不利幽，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好在善，而遵善以成俗；慎惡以御民之淫，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吾之所惡在惡，而遷辟之行有所不敢為，故民不惑矣。○石林葉氏曰：上以誠示人，則百姓無貳，可以無惑。下以盡同上，則君長雖尊，亦必至於勞。示之以好惡而使知禁，則民無惑矣。以行為法而不重辭，則君不勞矣。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

康誥、甫刑皆周書。播，布也。不字衍。言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也。○呂氏曰：政不行，教不成，由上之人爵祿刑罰之失當也。爵祿非其人，則善人不足勸；刑罰非其罪，則小人不足恥。此之謂褻刑輕爵。長樂陳氏曰：爵祿不足勸，則輕爵以予人，猶無益也，故上不可以輕爵。刑罰不足恥，則褻刑以加物，猶不足禁也，故上不可以褻刑。敬明乃罰者，敬以致其謹，明以致其察，則不可褻刑之意也。播刑之不迪，書以為播刑之迪。迪之為言道也。先王之於人，道之而弗率，然後加刑焉。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毗志反）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

也。邇臣不可不愼也。是民之道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失涉反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大臣不見親信。則民不服從其令。故不寧也。此蓋由臣之忠不足於君。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太過而然耳。由是邇臣之黨相比以奪大臣之柄而使之不得治其事。故大臣所以不可不敬者。以其爲民所瞻望之儀表也。邇臣所以不可不愼者。以君之好惡係焉。乃民之所從以爲道者也。人君不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不至於怨乎不以。不使遠臣問近臣。則近臣不至於疾其君。不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無所壅蔽而得見知於上矣。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顧命。臨死回顧之言也。毋以小謀敗大作。謂不可用小臣之謀而敗大臣所作之事也。疾。毀惡之也。莊。猶正也。敬也。君所取正而加敬之謂也。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大臣不信而小臣之比。國之大患也。傳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以大臣之任。國之休戚繫焉。用之斷。信之矣。不信之斯黜之矣。未有居其位而不信之者也。大臣不親。民疑於所任。百姓所以不寧。蓋由臣之患不足於君。則君之敬不足於臣。徒富貴之而無信任之意。猶犬馬畜之而弗敬也。事至於此。必有邇臣發寵奪大臣之柄。而不得治其事。故曰。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表者。民所望也。道者。民所從也。大臣等發國之政令行焉。民之所望以爲表。不敬則國令輕矣。邇臣寵昵。君之好惡繫焉。民之所從以爲道。不愼則風俗壞矣。使小臣謀大臣。則大臣怨乎不以。使遠臣問近臣。則近臣疾其君。使內之寵臣圖四方宣力之士。則遠臣之賢蔽而不聞。三者任臣之大害也。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引此以證此三人事也。○嚴陵方氏曰。大臣者。君之所尊待之。不可不敬。邇臣者。君之所親得之。不可不愼。○馬氏曰。民之表者。民之所資以爲正。民之道者。民之所由也。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敎是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旣見聖。亦不克由聖。

親善遠惡。人心所同。所謂擧直錯諸枉則民服。今君旣不親賢。故民亦不親其上。敎令徒煩無益也。詩。小雅正月之篇。言彼小人初用事。求我以爲法則。惟恐不得。旣而不合。則空執留之。視如仇讎。然不用力於我矣。仇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也。君陳。周書。兼引之。皆爲不親賢之證。馬氏曰。大人者。以位言之也。夫有天下國家者。未嘗不欲親其所賢。而賢未必親。未嘗不欲踈其所賤。而賤未必不信。葉公之戒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者。凡以此也。言賢則知賤者爲不肖之行也。言賤則知賢者有可貴之德也。上失其所親。則下亦失其親。雖區區於敎令之煩。民未必從之。蓋其令反其所好。則民未有從之者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者。言始求我之法則。如不我得。爲其好之心可謂篤矣。及其執我仇仇。亦不我力。旣已得我而反不我用。至於君陳所言。其理亦猶此也。○嚴陵方氏曰。上失其所親信。而民之化之亦然。雖敎之亦將有所不勝。祗所以爲煩而已。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

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讀爲蔽）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

小人。民也。溺。爲其所陷也。水爲柔物。人易近之。然其德雖可狎而勢不可親。忘險而不知戒則溺矣。君子。士大夫也。言行君子之樞機。出好興戎皆由於口。於己費則於人煩。出而召禍不可悔矣。大人。謂天子諸侯也。國以民存亦以民亡。蓋惟其蔽於情而不可以理喻。故鄙陋而不通。書言可畏非民。此所以不可慢也。棄而不保則離叛繼之矣。三者皆在其所褻。故曰君子不可不慎也。

嚴陵方氏曰。小人以分言則在下。故以溺於水爲戒。君子以德言則在身。故以溺於口爲戒。大人以位言則在上。故以溺於民爲戒。言易出而難悔。亦猶水之就下莫之能禦也。民之爲俗可敬不可慢。亦猶水之攻堅莫之能先也。民可近不可下。若水之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然上兼言大人小人。此統言君子者。蓋君子則上下之通稱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兌（悅）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乎亂反）尹吉（告）曰。惟尹躬先（舊本作天今從書）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毋書作無。伊尹告太甲不可顚越其命以自取覆亡。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者。法度射者之所準望。釋。發也。言如虞人之射。弩機旣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無不中也。傅說告高宗。謂言語所以文身。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德。謹於在笥者。戒輕與也。干戈所以討有罪。嚴於省躬者。戒輕動也。孽。災也。逭。逃也。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國語曰。忠信爲周。言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也。凡四引書。皆明不可不慎之意。

藍田呂氏曰。引太甲言爲政者如虞人射。弩張機省括矣而後發。有是心也。貴有溺於民之患。戒說命言庶政不可不慎也。太甲言。禍患之所以非自取也。尹告言。君以忠結有終。皆君所自致也。此引書證與書文小不同義無所害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牙）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與咨同）。冬祈寒。小民亦惟曰怨。

此承上文大人溺於民之意而言。昔吾有先正以下五句逸詩也。下三句今見小雅節南山之篇。言今日誰人秉持國家之成法乎。師尹實秉持之。乃不自爲政而信

仕群小終勞苦百姓也。君牙周書。資書作咨。此傳寫之誤。而下復缺一咨字。鄭不取書文爲定。乃讀資爲至。今從書以資字屬上句○方氏曰。民以君爲心者。言好惡從於君也。君以民爲體者。言休戚同於民也。體雖致用於外。然由於心之所使。故曰心好之。身必安之。心雖爲主於內。然資乎體之所保。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長樂陳氏曰。體從心者也。民從君者也。故上臨之以莊則下亦莊矣。上臨之以肅則下亦敬矣。心以體率。心不在焉。則視而弗見。聽而弗聞。豈非心好之身必安之謂乎。君所以率民者也。君好仁則下莫不仁。君好義則下莫不義。苟君不爲之。則民無從焉。體衛心者也。體全則心與之全。體傷則心與之傷。故曰心以體全。亦以體傷。民衍君者也。民歸之然後可以爲天下。民去之則亦不能以爲君矣。故曰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觀此則治民者可不謹其所以懷來之道乎。昔者先正則君人上者。言明且清。則人可得而法也。爲人上謂之先正。以其正身而後正天下故也。惟能正身以率之。故國家以寧。都邑以感。正民以生。幽王不然。推移於下。故詩人傷之。則曰誰能秉國成。不能秉國成則政出多門。而不自爲政矣。政多門則多事。多事則百姓所以勞。此幽王不明所以懷來之道也。天之於民厚矣。而寒暑之過差。雨暘之失中。民猶怨咨。則爲上者可不敬乎。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子曰。言有物而行去聲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

義不壹。或從或違也。行無類。或善或否也。君陳書言謀政事者。當出入反覆。與衆人共虞度其可否。而觀庶言之同異也。詩曹風鳲鳩之篇。引以證義壹行類○呂氏曰。有物則非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歸於一而不可變。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也名也。不可得而奪也。多聞。所聞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者也。質。正也。不敢自信而質正於衆人之所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勿失也。親之者。問學不厭也。雖由多聞多知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之。略者約也。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長樂陳氏曰。下之事上。以身爲本。而信以成之也。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主於壹。身不正則動皆反常矣。其形於可見之行者斯無類。不信則德二三矣。其見於事君之義者斯不壹。行[illegible]非所謂行有格。義不壹則非所謂言有物也。志者言行之所由出。名者言行之所自成。言有物。行有格。則志之所守者堅。而名之所成者著。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者。成王戒君陳以政之廢興。而安危治亂之所係。故出入之際。當以衆智而虞度之。庶言雖同。又當繹其是非也。言此者所以明行之有格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去聲其正。如字小人毒其正。如字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去聲。其惡烏路反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如字仇。

舊讀正爲匹。今從呂氏說讀如字。蓋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君子固好其同道之朋矣。小人亦未嘗不好其同利之朋。不當言毒害其匹

也。小人視君子如仇讎。常有禍之之心。此所謂毒其正
也。君子所好不可以非其人。故曰朋友有鄉。所惡不可
以及善人。故曰其惡有方。前章言章善癉惡以示民厚
則民情不貳。今好惡旣明。民情歸一。故通者遠者不惑
不疑也。詩周南關雎之篇。言君子有良善之仇匹。引以
證同道之朋嚴陵方氏曰。君子非特其身正而已。於正人又能好而與之。小人非特身不正而已。
於正人又且毒而害之。此君子小人好惡之辨也。○馬氏曰。君子之朋友有鄉。所謂直也。諒也。多聞也。其惡有
方。所謂便辟也。善柔也。便佞也。朋友有鄉。君子所以致其好也。其惡有方。君子所以致其惡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
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詩大雅旣醉之篇。言朋友所以相檢攝者在威儀。以喻
不在貧賤富貴也。○馬氏曰。賢者宜富貴而富貴者。未
必皆賢。惡者宜貧賤而貧賤者。未必皆惡。於其貧賤而
輕有以絕之。則是好賢不堅也。於其富貴而重有以絕
之。則是惡惡不著也。是志在於利而不在於道。人雖曰
不利者。吾不信也。嚴陵方氏曰。可友者以其賢。可絕者以其惡。然賢者不必富貴。惡者不必
貧賤。苟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勢利之交而已。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
行。如字
上文言好惡皆當循公道。故此言人有私惠於我而不

合於德義之公。君子決不留之於己也。詩小雅鹿鳴之
篇。周行大道也。言人之好愛我者。示我以大道而已。引
以明不留私惠之義。藍田呂氏曰。此章言君子所好旣不容私。亦不欲人之私好於我也。
私惠於我。知其不足以歸德。君子亦不受也。故曰君子不自留焉。引詩言受人之好。以示我至公而不比故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
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亦
呂氏曰。此言有是物必有是事。登車而有所禮則憑軾
有軾則有車。無車則何所憑而式之乎。衣之久必敝。有
衣然後可敝。無衣則何敝之有。言必有聲。行必有成。亦
猶是也。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引葛覃言實有是

服。乃可久服而無厭也。馬氏曰。言有實於此。則有以徵於後。而君子不可以無其實者
也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
飾也。故君子寡舊讀爲顧。今如字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
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
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割
田申觀勸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從順也。謂順於理也。言順於理而行之。則言爲可用。而
非文飾之言矣。行順於理而言之。則行爲可稱。而非文
飾之行矣。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寡言而行。卽訥於言

而敏於行之意以成其信謂言行皆不妄也大其美者所以要譽小其惡者所以飾非皆言之所爲也君子寡言以示教故民不得如此詩大雅抑之篇玷缺也小雅車攻之篇允信也展誠也君奭周書言昔者上帝降割罰于殷而申重奬勸文王之德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抑詩證言不可飾車攻詩證行不可飾引書亦言文王之實有此德也嚴陵方氏曰前經曰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亦此之意論語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蓋欲寡言以成其信之謂要譽飾非皆言之所爲也唯君子寡言以化之故民不得如此○藍田呂氏曰此章申言前義言行皆不可無實也飾言而言者所言非信故不可言飾行而行者所行必僞故不可行莊生之言非不善也卒不可以治天下國家此言之飾也五霸假仁義而行非不美也而後世無傳焉此行之飾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貞婦人吉夫子凶

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爲巫爲醫此言爲卜筮乃是求占於卜筮龜筮猶不能知言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筴亦不能定其吉凶況於人乎詩小雅小旻之篇猶謀也言卜筮煩數龜亦厭之不復告以所謀之吉凶也易恒卦三五爻辭承進也婦人之德從一而終故吉夫子制義故從婦則凶也○應氏曰引兌命有誤當依今書文○馮氏曰此篇多係倣聖賢之言而理有不純義有不足者多矣藍田呂氏曰德歸於一則有恒二三則無恒人之難爲不知其所安雖鬼神龜筮之靈猶不能測況人其能測之乎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所謂瀆則不告此篇所引說命之文與書既殊不同疑此篇所謂當以不爲正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雜言煩黷非事神之道也或承之羞言無恒之人動則取辱況卜筮乎

## 奔喪第三十四

嚴陵方氏曰四方男子所有事苟有事於四方安能免離親哉然則奔喪之事不幸而時亦有焉此先王所以作爲之禮也

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過國至竟境哭盡哀而止哭辟避市朝望其國竟哭

始聞親喪總言五服之親也不以夜行避患害也未得行若奉君命而使事未竟也辟市朝爲驚衆也嚴陵方氏曰古者吉行五十里今以凶變之事故倍之

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去聲哭成踊襲絰于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送賓反位

此言奔父喪之禮爲人子者升降不由阼階今父新死

未忍異於生。故入自門左。升自西階也。在家而親死則笄纚。小斂畢乃括髮。此自外而至。故即括髮而袒衣也。鄭云已殯者位在下。此奔喪在殯後。故自西階降而即其堂下東之位也。襲經者掩其袒而加要經也。序東者在堂下而當堂上序墻之東也。不散麻者亦異於在家之節也。此絞帶即襲經之經。非象革帶之絞帶也。經重。象革帶之絞帶輕。反位。復先所即之位也。凡拜賓皆就賓之位而拜之。拜竟則反己之位而哭踊也。成踊說見前 嚴陵方氏曰。入門左。與客入門而左之左同。升自西階。則未忍踐阼階而爲之主故也。

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去聲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

皆如初者。如先次之拜賓成踊與送賓反位也。次倚廬也。在中門外。又哭明日之朝也。三哭。又其明日之朝也皆升堂而括髮且袒。如始至時。三日。三哭之明日也

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衰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同 麻于序東。即位袒。與主人哭成踊。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

非主人其餘或親或[illegible]之屬也。故下云齊衰以下亦入自門之左。而不升階。但於中庭北面而哭也。免。麻謂加免于首加經于要也。上文言襲經于序東。此言免麻于序東。輕重雖殊。皆是堂下序墻之東。凡袒與襲不同位也。待之。謂待此奔喪者。以其非賓客。故不變所哭之位也

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經于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

父喪襲經于序東。此言襲免經于序東。即加免輕於父也○疏曰。此謂適子。故云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也

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側瓜切 即位。與主人拾其劫反踊

婦人。謂姑姊妹女子子。東階。東面階。非阼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闈門。是東邊之門。東階即雜記所謂側階也髽說見小記。東髽。髽於東序。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也 嚴陵方氏曰。婦人質弱不勝事。故其禮畧於男子

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髮。東即主人位。絰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

不及殯葬後乃至也。尸柩既不在家。則當先哭墓。此奔

喪者是適于故其衆主人之待之者與婦人皆往墓所
就墓所分左右之位奔者括髮而於東偏即其主人之
位禮畢則相者以畢事告嚴陵方氏曰男子於墓左婦人於墓右所以辨陰陽之義○山陰陸氏曰告事畢者於此後非無事也之墓之事畢爾
遂冠平聲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
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
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
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
遂冠而歸者不可以括髮行於道路也冠謂素委貌入
門出門皆謂殯宮門也五哭者初至象始死爲一哭明
日象小斂爲二哭又明日象大斂爲三哭又明日成服
之日爲四哭又明日爲五哭皆數朝哭不數夕哭鄭云
既期而至者則然故相者告事畢若未期則猶朝夕哭
不五哭而畢也哭雖五而括髮成踊則止於三下文免
成踊亦同

爲去聲母所以異於父者壹括髮其餘免問以終事他如奔
父之禮

疏曰壹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及殯壹括髮不及殯亦
壹括髮嚴陵方氏曰入門而哭於母止於一括髮於父則不二焉此隆殺之別也

齊衰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免麻于東方即位
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
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
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袒衍文成
踊於三哭猶免袒袒衍文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
畢

疏曰齊衰以下有大功小功緦麻月日多少不同若奔
在葬後而三月之外大功以上則有免麻東方三日成
服若小功緦麻則不得有三日成服小功以下不稅無
追服之理若葬後通葬前未滿五月小功則亦三日成
服其緦麻者止臨喪節而來亦得三日成服也東即位
拜賓成踊者東即位謂奔喪者於東方就哭位拜賓則
是主人代之拜此奔喪者當主人代拜賓時已則成踊
也又曰經直言免麻于東方即位不稱袒而下云成踊
襲襲則有袒理經若言袒恐齊衰以下皆袒故不得總
言袒而稱襲者容齊衰重得爲之襲也又按上文爲父
不及殯於又哭括髮成踊不言袒今齊衰以下之喪經
文於又哭三哭乃更言袒故知二袒字衍文也嚴陵方氏曰齊父母之喪之墓而哭則北面齊衰以下則西面者蓋北方重陰以示哀之隆西方少陰以示哀之殺

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
踊襲絰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

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

篇首言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此乃詳言其節次餘見前章山陰陸氏曰乃爲位乃若雖詞也著爲位於此不得已也

若除喪而后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

袒經者袒而襲而加經也遂除即於墓除之也主人無變於服謂在家者但著平常吉服也雖與之哭於墓而不爲踊以服除哀殺也故云與之哭不踊嚴陵方氏曰喪者之墓雖哭於家則不哭主人之待之也雖哭於墓而不踊且無變於服時已過禮亦爲之殺也

自齊衰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齊衰大功小功緦之服其奔喪在除服之後者惟首免要麻經於墓所哭罷即除無括髮等禮也故云所異者免麻

凡爲位非親喪齊衰以下皆即位哭盡哀而東免經即位袒成踊襲拜賓反位哭成踊送賓反位相者告就次三日五哭卒主人出送賓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哭止相者告事畢成服拜賓若所爲位家遠則成服而往

人臣奉君命以出而聞父母之喪則固爲位而哭其餘不得爲位也此言非親喪而自齊衰以下亦得爲位者必非奉君命以出而爲私事未奔者也此以上言五哭者四前三節言五哭皆止計朝哭故五日乃畢獨此所言三日五哭卒者謂初聞喪一哭明日朝夕二哭又明日朝夕二哭并計夕哭者以私事可以早畢而亟謀奔喪故也曰主人出送賓者謂既奔喪至家則喪家之主人爲之出送賓也所謂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出送賓是也衆主人兄弟亦謂在喪家者成服拜賓者謂三日五哭卒之明日爲成服其後有賓亦與之哭而拜之也前兩節五哭後不言拜賓者省文耳若所爲位者之家道遠則成服而后往亦可蓋外喪緩哥容辦集而行也

齊衰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

雜記云大功望鄉而哭者謂本是齊衰降而服大功也故與此不同嚴陵方氏曰以服有重輕之别故哭有遠近之差也言齊衰望鄉而哭則斬衰不待望鄉而哭可知

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凡爲位不奠

檀弓云師吾哭諸寢友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若無殯則在寢矣舊說異代之禮所以不同不然記者所聞或誤歟○鄭氏曰不奠以其精神不存乎是也嚴陵方氏曰廟者神之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之黨於廟寢者人之所居有親之道故哭母妻之黨於寢師以道之尊而有別於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亦有別於母妻故於寢門外所識則非親待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遠焉○張子曰為位者為哭位也然亦有神位不奠者奠則久奠也在他所則難為久奠喪禮則於殯常奠喪不別奠為其久設也脯醢之奠則易之又曰為位不奠謂之不祭則不可但恐不如喪奠以新易舊如此久設也

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大夫哭諸侯不敢拜賓諸臣在他國為位而哭不敢拜賓與諸侯為兄弟亦為位而哭凡為位者壹袒

九九哭也七七哭也九哭者九日七哭者七日餘倣此此以尊卑為日數之差也大夫哭諸侯哭其舊君也不敢拜賓避為主也在他國為使而出也與諸侯為兄弟亦謂在異國者壹袒謂為位之日也明日以往不袒矣若父母之喪則必三袒山陰陸氏曰凡喪親始死哭不以數則士明日朝奠哭又明日成服之朝哭所謂三哭者此殯大夫明日又明日朝奠哭又明日朝哭凡五哭諸侯朝奠哭如大夫又三日朝哭凡七哭於是殯天子朝奠哭如諸侯又四日朝哭凡九哭於是殯凡為位者壹袒上所謂凡為位即位袒成踊是也

所識者弔先哭于家而後之墓皆為之成踊從主人北面而踊

已所知識之人死而往弔之時已在葬後矣必先哭于其家者情雖由於死者而禮則施於生者故也主人墓左西向賓北面向墓而踊因賓主拾之然必主人先而賓從之故曰從主人也言皆者必于家于墓皆踊也

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此言父在而子有妻子之喪則父主之統於尊也父沒之後兄弟雖同居各主妻子之喪矣同宮猶然則異宮從可知也親同長者主之謂父母之喪長子為主其同父母之兄弟死亦推長者為主也不同親者主之謂從父兄弟之喪則彼親者為之主也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后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

此言小功緦麻之兄弟死而聞訃在本服月日之外雖不稅而初聞之亦必免袒而成其踊者以倫屬之親不可不為之變也但拜賓則從吉拜而左手在上耳

無服而為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

檀弓云子思之哭嫂也為位婦人降而無服謂姑姊妹在室者緦麻嫁則降在無服也哭之亦為位麻者弔服

而加緦之環經也○鄭氏曰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疏曰既云無服又云麻故知弔服加麻也嚴陵方氏曰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制之以義故無服本之以仁故爲位焉

凡奔喪有大夫至袒拜之成踊而后襲於士襲而后拜之

此言大夫士來弔此奔喪之人也尊卑禮異

問喪第三十五臨川吳氏曰前半篇通論孝子志哀痛疾之意後半篇列問喪禮斂袒免杖之義故以問喪名篇

親始死雞笄斯色買反徒跣扱揷上衽交手哭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干肝焦肺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隣里爲之糜粥以飲去聲食嗣之夫悲哀在中故形變於外也痛疾在心故口不甘味身不安美也

雞斯讀爲笄纚笄骨笄也纚韜髮之繒也親始死孝子先去冠惟留笄纚也徒空也徒跣無屨而空跣也上衽深衣前襟也以號踊履踐爲妨故扱之於帶也交手哭謂兩手交以拊心而哭也糜厚而粥薄薄者以飲之厚者以食之也山陰陸氏曰扱上衽則以有踊之端焉交手哭捧心而哭發胷擊心在斂之後惻怛痛疾而精先傷魂次之魄又次之故曰傷腎乾肝焦肺傷傷而已乾於是爲甚乾猶可也焦又甚矣○臨川吳氏曰此一節言初死至斂三日以前之哀夫悲哀以下總結上意形變於外即上所謂笄纚徒跣扱衽交手也口不甘味即上所謂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也

三日而斂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哭踊無數惻怛之心痛疾之意悲哀志懣讀本反氣盛故袒而踊之所以動體安心下氣也

哭踊本有數此言無數者又在常節之外也懣煩也臨川吳氏曰動尸謂初死至斂時舉柩謂啓殯至葬時動親之尸舉親之柩孝子哀甚故哭踊無數懣與悶同心煩胷也氣滿塞也袒而踊以運動其身體能動則疾懣可以安靜其心使不煩懣降下其氣使不懣塞也

婦人不宜袒故發胷擊心爵踊殷殷上聲田田如壞怪牆然悲哀痛疾之至也故曰辟婢尺反踊哭泣哀以送之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

發胷也爵踊似爵之跳足不離地也殷殷田田擊之聲也辟拊心也臨川吳氏曰婦人以發胷擊心代男子之袒男踊如人之跳足起而高女踊如爵之跳足不離地○嚴陵方氏曰形者成之終精者生之始送之而往所以慎終迎之而反則念始之者也

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上聲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去聲矣不可復扶又反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

望望瞻望之意也汲汲促急之情也皇皇猶彷徨之意盡哀而止者他無所寓其情也山陰陸氏曰望望汲汲猶有所向特有所不逮爾皇皇無所向也

心悵焉愴焉惚焉愾焉(苦代反)心絶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廟
以鬼享之徼幸復反也成壙(上聲)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
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苫枕(去聲)塊哀親之在土也故哭泣無
時服勤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
此言反哭至終喪之情惚猶恍惚也愾猶嘆恨也勤謂
憂苦(臨川吳氏曰心悵恨愴悽愴惚恍惚愾嘆惋皆失志無可奈何之貌知其不可復見心已絶望但志愈悲哀而已於是成祭以安之○嚴陵方氏曰哀親之在外故不忍居於內哀親之在土故不忍寢於牀○山陰陸氏曰成壙而歸猶如此於是爲空矣)
或問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何也曰孝子親死悲哀志懣故
匍匐而哭之若將復生然安可得奪而斂之也故曰三日
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
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
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之斷(丁亂反)決以三日爲之禮制
也
此記者設問以明三日而斂之義(嚴陵方氏曰始死而未忍斂之者孝子之心存乎仁也三日而必斂之者聖人之禮制以義也○山陰陸氏曰言至情難奪如此雖聖人猶疑焉爲之斷決而後能爲之)
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
故爲之免(問)以代之也然則禿者不免傴(於矩反)者不袒跛
(補火反)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故曰喪
禮唯哀爲主矣女子哭泣悲哀擊胷傷心男子哭泣悲哀
稽顙觸地無容哀之至也
免而袒袒而踊先後之次也有一疾則廢一禮女子不
踊則惟擊胷男子不踊則惟稽顙觸地皆可以爲哀之
至也(嚴陵方氏曰露肉體而袒衣故謂之肉袒冠則在首之上服也故以至尊言之免雖在首而非冠爲故以之代冠而已亦見拘弓兒爲禿則頂無飾故不免免則頂露矣傴則形不直故不袒袒則形變矣跛則足不正故不踊踊則足勞矣此皆禮之權也)
或問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
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
劉氏曰已冠者爲喪變而去冠則必著免蓋雖去冠猶
嫌於不冠故加免也童子初未冠則雖爲喪亦不免以
其未冠故不嫌於不冠也若爲孤子而當室則雖童子
亦免以其爲喪主而當成人之禮也如童子不杖以其
不能病也而當室則杖童子不緦幼不能知疎遠之哀
也而當室則緦緦者以其當室而爲成人之免且杖則
亦可爲成人之緦矣故曰緦者以其免也(嚴陵方氏曰不緦則不杖不杖則不免此童子之正也當室者雖童子亦緦緦則免而杖矣童子以幼故不服族人之緦至當室雖未冠亦責以成人之備禮矣)
或問曰杖者何也曰竹桐一也故爲(去聲)父苴(七須反)杖苴杖
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或問曰杖者以何爲也曰孝子

喪親哭泣無數服勤三年身病體羸(力垂反)以杖扶病也則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避)尊者之處(去声)也堂上不趨示不遽(其慮反)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苴杖圓而象天削杖方以象地又以桐爲同之義言哀戚同於喪父也堂上不趨亦謂父在時也急遽則或動父之情故示以寬暇(嚴陵方氏曰父在謂服母喪之時當父在之處也不杖則不敢以杖病之且戚尊者之情故也堂上不趨見曲禮解而堂上不趨非止喪禮示遽者特以喪爾夫事莫遽於喪而反以示不遽者以其近尊者之處不敢以喪容成之故特示其閒暇也○山陰陸氏曰孝子喪親哭泣無數無時無朝夕也無數無三哭五哭之也父在不敢杖尊者在故也顔回曰子在回何敢死近之矣此非故隆父殺母是人情之實禮義之經也○臨川吳氏曰按上章之結語曰孝子之志也人情之實也此章重以上章之二句結之而又增禮義之經也以下四句並其義)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七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八

服問第三十六(臨川吳氏曰此篇所記與喪服小記篇內喪服一章相類無問辭而名曰服問者蓋是有人問喪服而知禮者援據禮經傳記遂節答之如此記者但記其所答之辭爲一篇而不復記其所問之因也)

傳(大解)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有屬從有徒從故皆以從言○疏曰公子諸侯之妾子也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爲母練冠諸侯沒妾子得爲母大功而妾子之妻則不論諸侯存沒爲夫之母期也其夫練冠是輕也而妻爲之期是重故云有從輕而重也皇君也此妾既賤若惟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明非女君而此婦尊之與女君同故云皇姑也(嚴陵方氏曰此一節即釋大傳服術有六之文也故稱傳曰以冠之)

有從重而輕爲妻之父母

妻爲其父母齊衰是重也夫從妻而服之乃緦麻是從重而輕也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

疏曰公子被厭不服己母之外家是無服也妻猶從公子而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緦惟云公子外兄弟而知其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爲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爲姑之子緦

麻妻則無服今公子之妻爲之有服故知其爲公子外祖父母從母也此等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爲兄弟若同宗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臨川吳氏曰按禮家雖有凡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文然稱外祖父母從母爲外兄弟爲兄未詳其義蓋謂外家之親而服小功兄弟之服者以外祖父母及從母姨是小功服故以兄弟稱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

鄭氏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疏曰雖爲公子之妻猶爲父母期是有服也公子被厭不從妻而服之是從有服而無服也馬氏曰大傳從服有六而此言其四皆禮之可以變易者則服亦從而降殺之有從輕而重有從然服而有服者以其人情無所嫌而伸之也有從重而輕有從有服而無服者以其人情有所嫌而屈之也先王制服人情而已矣然而服術之六從服爲末而從服之中有至無服則雖禮之微者不可不辨

傳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

母死謂繼母死也其母謂出母也○鄭氏曰雖外親亦無二統臨川吳氏曰母出謂己母被出而父所娶己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加服繼母之黨與己母之黨同也母死謂己母死而父再娶己母祔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其服繼母之身雖同己母而繼母之黨則不同於己母之黨故不服也○嚴陵方氏曰此雖非大傳之文然舊傳之所說故亦以傳曰冠之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

疏曰謂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故葛帶謂三年喪之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此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也經期之經者謂三年之喪練後首經既除故經期之葛經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經其故葛經帶期之麻帶以婦人不葛帶故也功衰者父喪練後之衰也雜記疏云三年喪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也山陰陸氏曰謂父之喪既練服其功衰母之喪既葬服其功衰即有父之喪既練矣母之喪既葬矣服其功衰而帶以故葛帶經期之經男子則首經期之經則以母喪尚新故也○藍田呂氏曰期之既葬之葛經於三年之練葛故帶其故葛帶三年之練除首經而期之既葬未除故經期之經期之既葬之功衰重於三年之練故又服期之功衰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小功無變也

疏曰三年喪練後有大功喪亦既葬亦帶其故葛帶而經期之葛經也故云亦如之小功無變者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疏曰大功以上爲帶者麻之根本幷留之合糾爲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小功以下其經澡麻斷本不得

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之葛。舉其重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嚴陵方氏曰。本。謂麻之根也。大功以上之帶則不斷之。以示其重焉。故可以變三年之葛）

旣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旣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旣經則去之

疏曰。斬衰旣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爲之加經也。於免經之者。以練無首經。於此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爲之加小功之經也。旣免之後。則脫去其經。每可以經之時。必爲之加經。旣經則去之。自練服也。（山陰陸氏曰。喪服小記曰。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此不言小功而言斷本。爲是故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爲稅（吐外反）

疏曰。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也。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經其緦與小功之經。所以爲後喪緦經者。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之葛帶。輕喪之麻。本服旣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稅謂變易也。緦與小功麻經旣無本。不合稅變前喪。惟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也。（嚴陵方氏曰。麻以有本者爲重。故得變易。而稅爲以易後。故曰稅）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疏曰。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爲之小功。婦人爲長殤小功。中殤則緦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著此殤服之麻。然竟此殤月數。如小功則五月。緦則三月。還反服其三年之葛也。旣服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不是重此麻也。以殤服質略。自初死服麻。以後無卒哭時稅麻服葛之禮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之殤。男子婦人俱爲之緦麻。其情輕。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接上文麻有本者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者。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旣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緦麻。麻旣無本。故不得變也。（山陰陸氏曰。下殤則否。言爲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雖小功。有卒哭矣）



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不爲天子服

諸侯爲天子服斬衰三年。外宗見前篇。諸侯外宗之婦爲君期。夫人爲天子亦期。故云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世子有繼世之道。不爲天子服者。遠嫌也

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
夫人者君之適妻。故云夫人妻。大子適子也。其妻爲適婦。三者皆正。故君主其喪山陰陸氏曰。言妻非見大夫以下。大夫以下爲此三人爲喪主。不又見也
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大子如士服
鄭氏曰。士爲國君斬。小君期。大子君服斬。臣從服期○疏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故得爲君與夫人及君之大子。若服如士服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



疏曰。君母是適夫人。則羣臣服期。非夫人則君服緦。故羣臣無服也。近臣閽寺之屬。僕御車者。驂乘車右也。唯君所服服者。君緦則此等人亦緦也
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疏曰。君爲卿大夫之喪成服之後。著錫衰以居也。出謂以他事而出。非至喪所。亦著錫衰。首則皮弁也。當事若大斂及殯并將葬啓殯等事。則首著弁經。身衣錫衰。若於士則首服皮弁也。大夫相爲亦然者。亦如君於卿大夫也。若君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爲其妻而往臨其妻亦服錫衰。但不常著之以居。或以他事出。則不服也○錫衰之布以緦布而加灰治。弁經制如爵弁素爲之。加環經其上山陰陸氏曰。當事則弁經者。據此王爲三公六卿錫衰。大夫士疑衰。其首服蓋當事而後弁經也。大夫相爲亦然者。雜記曰。大夫哭大夫弁經與殯亦弁經爲其妻往則弔也。弔而服之。弔而出則除之。喪服傳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凡見人無免如字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脫齊衰。
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見人。往見於人也。經重故不可釋免。入公門雖稅齊衰。亦不稅經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亦不稅。山陰陸氏曰。經重也。以經該之。下云唯公門有稅齊衰。則此言斬衰可知。然則君子不奪人喪亦不可奪喪。謂奪所重者也。唯公門有稅齊衰。言有不稅也。大夫以上不稅。攝士在公門稅齊衰。凡所謂稅。皆當釋衰服反吉服。若康王麻冕黼裳是也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如字也
罪重者附於上刑。罪輕者附於下刑。此五刑之上附下附也。大功以上附於親。小功以下附於疏。此五服之上附下附也。等列相似。故云列也臨川吳氏曰。罪多。如墨辟千。劓辟千。剕辟五百。宮辟三百。大辟二百之類。喪多。如儀禮喪服篇斬衰章爲某人等。齊衰章爲某人事之類。言罪多而皆不出乎墨劓剕宮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皆不出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者之服。其或刑書禮書所載不盡者。以例通之。由輕而加重。則附于在上之例。由重而減輕。則附于在下之例。通此二例。則雖至多之罪。至多之喪。而刑若中之五刑。禮當中之五服。是以該之。而無不盡者矣○嚴陵方氏曰。上附下附列也。言上下各有

所比附而爲之等列也

## 間傳第三十七

鄭氏曰。名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

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其內而見見諸外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大功貌若止。小功緦麻容貌可也。此哀之發於容體者也

斬衰服苴苴絰與苴杖也。麻之有子者。以爲苴絰。竹杖亦曰苴杖。惡貌者。疏云苴是黎黑色。又小記疏云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所以衰裳絰杖俱備苴色也。首者標表之義。蓋顯示其內心之哀痛於外也。枲牡麻也。枯黯之色似之。大功之喪。雖不如齊斬之痛。然其容貌亦若有所拘止而不得肆者。蓋亦變其常度也。臨川吳氏曰。斬衰服苴。謂衰裳絰杖並苴色也。苴者有子麻色蒼黑貌之惡似之。首其內而見諸外。謂內有哀情則外有此惡貌。如物有之。顯首在內。則其尾末見諸外也。齊衰稍輕於斬衰絰不用苴而用枲。枲者有子麻色亦蒼而黑淺若苴若枲貌各如其絰之色也。止謂止而不動貌。活動者象春之生。貌靜止者象秋之殺。若止。謂有慘戚而無歡欣也。容貌謂貌如平常之容。小功緦麻之服雖輕。然情之厚若貌亦畧變於常。其或不能然。而但如平常之容。則情不爲厚而亦未至於甚薄。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可也。云者歉不滿之意。容體謂儀容身體。形之可見於外者也



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偯。於豈反 小功緦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者也

若如也。往而不反。一舉而至氣絕。似不回聲也。三曲。一舉聲而三折也。偯餘聲之委曲也。小功緦麻情輕雖哀聲之從容亦可也。臨川吳氏曰。往而不反。謂氣絕而不續。往而反。謂氣絕而微續。三曲而偯。謂聲不質直而稍文也。哀容則聲猶文矣。可也之意同上

斬衰唯上聲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此哀之發於言語者也

唯應辭也。不對。不答人以言也。不言。未先發言於人也。不議。不泛論他事也。嚴陵方氏曰。唯則應之而已。對則有可否焉。對則彼而已。言則令物爲言則直言而已。議則詳其義焉。議則主於事而已。樂則通其情焉。由其哀有輕重。故發於言語有詳畧也

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三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士與去聲斂焉則壹不食。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朝一溢米。莫一溢米。齊衰之喪。疏食嗣水飲。不食菜果。大功之喪。不食醯醬。小功緦麻。不飲醴酒。此哀之發於飲食者也

一溢。二十四分升之一也。疏食。粗飯也。臨川吳氏曰。五服皆同姓之骨肉。哀其死而不食者息也。士乃異姓之朋友與斂其君。而感發哀情亦發一食者義也。喪大記云。士之喪。士是斂。斂焉則爲之一不食。○嚴陵方氏曰。此言食與大記不無小異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如字而禫。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

中月間一月也。前篇中一以上亦訓爲間。二十五月大

祥二十七月而禫也○䟽曰孝子不忍發初御醇厚之味故飲醴酒食乾肉臨川吳氏曰父母之喪既虞卒哭後所食與齊衰既殯後同小祥後所食與大功既殯後同大祥後亦與小祥後同但加以醯醬蓋與小功緦麻既殯後同也禫後欲醴酒則斷復常而飲酒食肉矣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不說脫絰帶齊衰之喪居堊室芐下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此哀之發於居處者也

倚廬堊室見喪大記芐蒲之可爲席者但翦之使齊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臨川吳氏曰士所喪不居倚廬乃匡爲君服父爲衆子齊衰不居堊室者乃會杖爲畢杖服也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柱主楣翦屛芐翦不納期而小祥居堊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牀

柱楣謂舉倚廬之木柱之於楣使稍寬明也翦屛者翦去戶旁兩廂屛之餘草也自上章唯而不對以下至此有與雜記喪大記喪服小記之文不同者記者所聞之異亦或各有義歟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哀之發於衣服者也

每一升凡八十縷斬衰正服三升義服三升半齊衰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大功降服七升正服八升義服九升小功降服十升正服十一升義服十二升緦麻降正義同用十五升布去其七升半之縷蓋十五升者朝服之布其幅之經一千二百縷也今緦布用其半六百縷爲經是去其半也有事其縷者事謂煮治其紗縷而後織也無事其布者及織成則不洗治其布而即以製緦服也若用爲錫衰則加灰以洗治之故前經云加灰錫也然則緦服是熟縷生布其小功以上皆生縷以織矣馬氏曰先王因哀以制禮則禮有隆殺因禮以見哀則哀有小大凡喪以哀爲主此以上凡言哀者六自斬衰以至緦麻其差等莫不有當也其曰哀之發於容體則因容體以爲禮哀之發於聲音則因聲音以爲禮哀之發於言語則因言語以爲禮哀之發於飲食則因飲食以爲禮哀之發於居處則因居處以爲禮哀之發於衣服則因衣服以爲禮其始也本於哀其終也成於禮有是哀則不得不行是禮有是禮則不得不致是哀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縓七眷反緣去聲要平聲絰不除

五服惟斬衰齊衰大功有受者葬後以冠之布升數爲衰服如斬衰冠六升則葬後以六升布爲衰齊衰冠七升則葬後以七升布爲衰也謂之成布者三升以下之布麤疏之甚若未成然六升以下則漸精細與吉服之

布相近故稱成也。去麻服葛者葬後男子去要之麻經而繫葛經。婦人去首之麻經而著葛經也。葛帶三重謂男子也。葬後以葛經易要之麻經差小於前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則三重也。蓋單糾為一重。兩股合為一繩是二重。二繩又合為一繩是三重也○疏曰。至小祥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又以練為中衣以縓為領緣也。要經葛經也。縓緣見檀弓或問成布朱子曰是指細成布初本未成布也問縓緣曰縓今淺絳色小祥以縓為緣一入謂之縓說有四入之說亦是漸漸加深色耳然古人亦不學把素色為四蓋古人常用尺乍度一介此白自今言之訓為大二矣問布升數曰八十縷為一升古尺一幅只闊二尺二寸看來斬衰三升如今網一般又如法布一般所以未為成布也如深衣十五升布似如今極細絹一般這處升數又說未得古尺又短於今尺若盡一千二百縷須是一幅闊不止二尺二寸所謂布帛精麤不中數不粥於市又如何自要闕得這處亦不可曉○山陰陸氏曰凡喪有受有變有除凡受以大受小以多受寡故三升以六升受之四升以七升受之去麻易葛謂以麻易葛所謂變也除後縓緣祥先素縞大祥謂吉故也

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小祥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此除先重也。居重喪而遭輕喪。男子則易要經。婦人則易首經。此易輕者也。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無所不佩

疏曰。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祭。祭畢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素縞麻衣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祭訖則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以至吉祭。平常所服之物無不佩也。黑經白緯曰纖

易服者何為易輕者也。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鄭氏曰。卑可以兩施而尊者不可貳○疏曰。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所輕要者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包也。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愚謂特者單獨而無所兼之義非謂特留也嚴陵方氏曰輕者謂男子之要帶婦人之首經重者謂男子之首經婦人之要帶以其輕則兩施之故曰也以其重則獨留焉故曰特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疏曰。斬衰既練男子惟有要帶。婦人惟有首經。是單也。今遭大功之喪男子首空著大功麻經。又以大功麻帶易練之葛帶。婦人要空著大功麻帶。又以大功麻經易練之葛經。是重麻也。至大功既虞卒哭。男子帶以練之

故葛帶首著期之葛絰。婦人絰其練之故葛絰著期之葛帶。是重葛也○疏言期之葛絰期之葛帶謂麄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絰葛帶也○又按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者謂斬衰齊衰服也。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有即葛九月之文。是大功婦人亦受葛也。又士虞禮餞尸章註云婦人大功小功者葛帶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此據男子言之。以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而首猶服齊衰葛絰首有葛要有麻是麻葛兼服之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



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麻同則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同者前喪既葬之葛與後喪初死之麻麄細無異也。兼服者服後麻兼服前葛也。服重者即上章重者特之說也。易輕者即輕者包是也。服問篇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言成人之喪也。此言大功以下同則兼服者是據大功之長殤中殤也○疏曰。兼服之但施於男子不包婦人。今言易輕者則是男子易於要婦人易於首也。張子曰。兼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喪之麻則與齊衰之首絰麻葛兩施之。兼服之名得諸此。蓋既不敢易斬衰之絰。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也。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絰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衰未葬則大功之麻亦止於當免則絰之而已。如此則喪變雖多一用此制而前後禮文不相弁矣○臨川吳氏曰。馬氏云問傳一篇言喪者六。容體聲音言語內也。飲食居處衣服外也。澄謂內外哀情之發見畢皆初隆而漸殺。然記者記前三事之在於身者。但言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而止。不復言其文而漸殺之情。記後三事之節於物者。則既言哀之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矣。而又舉言其以漸改變之節于後。蓋在身之漸殺者隨歲竊物之改變者遡著也。至若篇末衣服一條則言重服自始及末之改變。再言前喪更遭後喪之一改變。比飲食居處之變又加詳焉。蓋喪之衣衰正主於衣服迄故六衰之序衣服始殺後者於其所重者而終也

# 三年問第三十八

嚴陵方氏曰。三年之喪百王之所同。問喪者以是爲首篇。記喪者以是名篇



三年之喪何也。曰稱(尺證去)情而立文。因以飾羣別親疏貴賤之節而弗可損益也。故曰無易之道也。創(初良平)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者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斬衰苴杖居倚廬食粥寢苫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丁亂反)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

人不能無羣。羣不可無別。立文以飾之。則親疏貴賤之等明矣。弗可損益者。中制不可不及。亦不可過。是所謂無易之道也。治親疏貴賤之節者。惟喪服足以盡其詳。服莫重於斬衰。時莫久於三年。故此篇列言五服之輕

重而自重者始○石梁王氏曰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
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註謂間一月則所問之
月是空一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徙月
則樂矣臨川吳氏曰曰者設爲答辭也問者專問三年之義而答者因其問三年并及期九月五月三
月諸服經重之差情謂哀情文謂禮文隆謂服五服之衆人言喪之五服各擇哀情之輕重而立隆殺之禮文
也其禮文之或隆或殺因以表飾五服衆人哀戚輕重之情而分別所爲服者之或輕或重與夫服喪者或貴
而有絶有降或賤而無降各有品等之節也其親而服亦或賤而無降者不可攄之而誠輕其致而服輕或貴
而有絶有降者不可益之而加隆也其弗可輕重者乃一定無可改易之道理也○張子曰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其二十七月禮幾畢改大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已
於是加之三月足二十七月也

凡生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必有知有知之屬莫不知
愛其類今是大鳥獸則失喪去聲其羣匹越月踰時焉則必
反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平聲焉蹢直亦反躅直六反焉踟知
躕廚焉然後乃能去之小者至於燕雀猶有啁周噍秋之
頃焉然後乃能去之故有血氣之屬者莫知去聲於人故人
於其親也至死不窮
鳥獸知愛其類而不如人之能充其類此所以天地之
性人爲貴也臨川吳氏曰翔回焉號謂鳥蹢躅踟躕謂鳴號者悲傷發於聲蹢躅者悲傷見於
行焉號之先而翔回蹢躅之後而踟躕皆遲留將去不忍去也啁噍小鳥聲其聲啐沸迫急失其常度也頃
者言斯須而不能久大鳥獸則越月踰時反迴過其初死之哀久之乃能去則不止如燕雀啁噍之頃者矣人

之於親則至死而其情無窮已則又不止如大鳥獸之久之乃能去者矣
將由夫患邪淫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從之則
是曾鳥獸之不若也夫焉能相與羣居而不亂乎
患猶害也邪淫之害性如疾痛之害身故云患邪淫也
不如鳥獸爲無禮也無禮則亂矣
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駟
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焉爲之立中制節
壹使足以成文理則釋之矣
先王制禮蓋欲使過之者俯而就之則送死有已復生
有節不至者跂而及之則不至於鳥獸之不若矣壹使

足以成文理謂無分君子小人皆使之遵行禮節以成
其飾羣之文理則先王憂世立教之心遂矣故曰釋之
也臨川吳氏曰不肖者之情薄故其親朝死而夕已忘之若從其情而不以禮勉其不及則親死不哀不如
鳥獸於死者如此則其於生者安能閑其不如鳥獸之亂也賢者之情厚使二十五月之久如駒過隙之速若
遂其情而不以禮抑其過則哀親之情無窮已之時也故先王於賢不肖之過不及而爲之立中使下可不及
亦不可過制爲喪服年月之限節但使足以成完儀文義理則除釋其服矣若更過此節則不肖有所不勝更
不及此節則賢者有所不滿也
然則何以至期也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已易
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
之也

疏曰。父母本三年。何以至期。是問其一期應除之義。故答云至親以期斷。是明一期可除之節。故期而練。男子除絰。婦人除帶。下文云加隆。故至三年

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爾也。焉使倍之。故再期也

又問既是以期斷矣。何以三年也。答謂孝子加隆厚於親。故如此也。焉。語辭。猶云所以也

由九月以下何也。曰。焉使弗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緦小功以為殺(色介反)。期九月以為間(去聲)。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中取則於人。人之所以羣居和壹之理盡矣。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

弗及。恩之殺也。三月不及五月。五月不及九月。九月不及期也。期與大功在隆殺之間。故云期九月以為間也。取象於天地者。三年象閏。期象一歲。九月象物之三時而成。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也。取則於人者。始生三月而翦髮。三年而免父母之懷也。和以情言。謂情無不睦也。壹以禮言。謂禮無不至也。人之所以相與羣居而情和禮壹者。其理於喪服盡之矣。父母之喪。無貴賤。故曰天下之達喪也。達。論語作通。(嚴陵方氏曰。言服之耳。雖至親皆以期而除。至)



於倍之而再期者。持加隆於父母而已。天以有所垂。故曰取象。經言天垂象是矣。地以有所效。故曰取法。易言效法之謂坤是矣。人以有所作。故曰取則。書言明哲實作則是矣。然而喪或以三月。或以五月。或以九月。或以期年。或以三年。喪。凶禮也。乃以陽數之奇。何哉。蓋陰所以致死。陽所以致生。死而致生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也。○馬氏曰。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然而世衰道微。紐於習俗。故卑。宰我親受業於孔門。猶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雖聖人之善誘。亦無如之何。姑曰於女安乎。女安則為之。蓋人情之大不異也。如此。亦豈可以強率以從先王之制哉。為可常人之所行。而宰我乃預以為異。區孔子所不取。禮之所識。三年問者。豈亦當時之人疑此為重數。故曰凡天地之間。有血氣之屬。大至於鳥獸。小至於燕雀。莫不知愛其類。又況於人乎。其曰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則為此書者。亦有為而作也

深衣第三十九(嚴陵方氏曰。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深衣。則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服之也。以其義之深。名之。○藍田呂氏曰。此篇純記深衣之制度而已。古者衣裳殊制。所以別上下也。惟深衣之制。衣連裳而不殊。蓋私燕之服爾)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現)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平聲)縫(去聲)半下

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惟深衣不殊。則其被於體也深邃。故名深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焉。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著在朝服祭服之內曰中衣。但大夫以上助祭用冕服。自祭用爵弁服。則以素為中衣。士祭用朝服。則以布為中衣也。皆謂天子之大夫與士也。喪服亦有中衣。檀弓云練衣黃裏

縓緣是也。但不得縫衿尺耳○楊氏曰。深衣制度惟續衽鉤邊一節難考。鄭註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鄭註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意蓋言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為衽。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言之。謂屬連裳旁兩幅。不殊裳之前後也。又衣圖云既合縫了。又再覆縫方便於著。以合縫者為續衽覆縫為鉤邊○要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為半之也。玉藻云縫齊倍要是也 嚴陵方氏曰。深衣之作其來尚矣。故以古者冠篇首。袂在前以應規。袷在中以應矩。縫在後以應繩。齊在下以應權衡。短毋見膚則其形不褻。雅約而不失於儉。長毋被土則其物不費。非侈而不過於奢。衽。襟也。與裳相續故謂之續衽。居裳之曲以鉤束焉。故曰鉤邊。玉藻所謂衽當旁是也。要縫之博居下齊之半。玉藻所謂縫齊倍要是也。以縫齊為倍。則要縫為半矣。此所以互言之

袼各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屈之及肘。帶。下毋厭於甲反髀俾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劉氏曰。袼。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回轉也。玉藻云袂可以回肘是也。肘。臂中曲節。袂。袖也。袼之高下與衣身齊二尺二寸。古者布幅亦二尺二寸。而深衣裁身用布八尺八寸中屈而四疊之。則正方。袖本齊之。而漸圓殺以至袪。則廣一尺二寸。故下文云袂圓應規也。衣四幅而要縫七尺二寸。又除負繩之縫與領旁之屈積各寸。則兩腋之餘前後各三寸許。續以二尺二寸幅之袖則二尺有五寸也。然周尺二尺五寸。不滿今舊尺二尺。僅足齊手無餘可反屈也。曰反屈及肘則接袖初不以一幅為拘矣。凡經言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及袼可運肘。袂反及肘皆以人身為度。而不言尺寸者。良以尺度布幅有古今之異。而人身亦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朱子云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為寸。則各自與身相稱矣。玉藻朝祭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紳長制。士三尺。則帶下四尺五寸矣。深衣之帶。下不可厭髀骨。上不可當脅骨。惟當其間無骨之處。則少近下也。然此不言帶之制。玉藻云士練帶率下辟等皆言朝祭服之帶也。朱子深衣帶蓋亦彷彿玉藻之文。但襌複異耳 嚴陵方氏曰。袂長短詘之及肘。玉藻所謂袪尺二寸是矣。袷也。袪也。皆衣之名也。在胳者則謂之袼。在胠者則謂之袪。在末者則謂之袪。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若是則是當度間矣。某衣燕服也。故欲緩急之適如此○藍田呂氏曰。袷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此袷袂寬急之中也。袷當腋之縫也。不二尺二寸則不能回肘矣。袂緣幅於衣。詘以至肘。則上下各尺二寸矣。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此衣帶上下之中也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圜以應規。曲袷劫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胡瓦反以應直。下齊咨如權衡以應平

袷交領也。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踝。足跟也。衣之背

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故云負繩也下齊
裳末緝處也欲其齊如衡之平長樂陳氏曰十二月者天數也袂圜以應規而
圓者天之體曲袷如矩以應方而方者地之象也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而直與平者人之道
何以知其然邪玉藻曰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蓋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月之至于十二而後成歲功備
之深衣也必十二幅而後可以爲衣之良也惟夫衣之數有以合乎天之數此所以爲十二月之應也若不息
者天也而袂者動而不息也著不動者地也而袷者靜而不動也孟子曰規矩方圓之至也而文中子曰圓者
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此其意也至於平則不傾也直則不屈也書曰平康正直語曰人之生也直此又
足以見負繩下齊之義也○嚴陵方氏曰袂在前以動而致用故欲圓圓者動故也袷在中以靜而成體故欲
方方者靜故也及踝謂至足之跟也下齊謂在下之齊也
故規者行舉手以爲容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
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
平心也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
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貴之故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
擯相可以治軍旅完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疏曰所以袂圜中規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爲容儀
也袷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
也○呂氏曰深衣之用上下不嫌同名吉凶不嫌同制
男女不嫌同服諸侯朝朝服夕深衣大夫士朝玄端夕
深衣庶人吉服深衣而已此上下同也有虞氏深衣而
養老將軍文子除喪受弔練冠深衣親迎女在塗而婿
之父母死深衣縞總以趨喪此吉凶男女之同也蓋簡
便之服非朝祭皆可服之也○方氏曰十二幅應十二
月者仰觀於天也直其政方其義者俯察於地也袼之
高下可以運肘者近取諸身也應規矩繩權衡者遠取
諸物也其制度固已深矣然端冕則有敬色所以爲文
介胄則有不可辱之色所以爲武端冕不可以爲武介
胄不可以爲文兼之者惟深衣而已玉藻曰夕深衣深
衣燕居之服也端冕雖所以脩禮容亦有時而燕處則
深衣可以爲文矣介胄雖所以臨戎事亦有時而燕處
則深衣可以爲武矣雖可爲文非若端冕可以視朝臨
祭特可贊禮而爲擯相而已雖可爲武非若介胄可以
臨衝特可運籌以治軍旅而已制有五法故曰完其質
則布其色則白故曰弗費吉服以朝祭爲上燕衣則居
其次焉故曰善衣之次也長樂陳氏曰義所以行己也政所以正人也行己以義則
貴於方故於義言方而正人以政則貴於直故於政言直易曰義以方外傳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是也若
夫志譬則權也心譬則衡也衡之低昂皆權之輕重則心之平傾由志之安危此所謂安其志而平其心焉○
馬氏曰五物者以其極至而可以爲法於天下也故聖人之作深衣必應規矩繩權衡者以謂拔於一身之間
而可以爲萬事之則故視其服者知其道觀其容者知其權輕重曲直方圓必求取法而不可欺矣此篇之制
度所以爲詳也
具父母大泰父母衣純準以繢會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

子衣純以素。純袂緣(去聲)純邊廣(去聲)各寸半

繢畫文也。純衣之緣也。袂緣緣袖口也。純邊緣襟旁及下也。各廣一寸半。袷則廣二寸也○呂氏曰。三十以下無父者可以稱孤。若三十之上有爲人父之道不言孤也。純袂緣純邊三事也。謂袂口衆下衣衆邊皆純也。亦見旣夕禮長樂陳氏曰具父母大父母純以繢備五采以爲樂也。具父母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孤子純以素存四飾以致哀也。小功純以縓則大祥緣以布吉時夕服縓以采

投壺第四十藍田呂氏曰。投壺射禮之細也。射者男子之所有事因而飾之以禮樂也。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因燕禮之閒且以樂賓且以習容且以講藝也。投壺者不能盡於射禮而行其節也。庭之偕儐義不足以張侯置與賓容之樂或不足以備官比耦則是從也。弧矢之事雖不能行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志正體直審固而求中所以觀德者猶在此先王所以不廢也。主之爲器所以賓酒而置之席間者也。原其始也必以燕飲之間請以樂賓或病於不能爲射也。來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此投壺所由興也

投壺之禮主人奉(上聲)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七笑反)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旣賜矣又重以樂(音洛)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旣賜矣又重以樂敢固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中者盛算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歧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其狀未聞皆刻木爲之上有圓圈以盛算。枉材不直也。哨口不正也。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左傳晉侯與齊侯燕投壺則諸侯亦有之也嚴陵方氏曰矢將以投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投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曰使人則不必有收司也。夫人而爲之可也。中或以鹿或以兕或以虎或以閭或以皮樹皆刻木以象其形壓其背以盛算必象獸形者則以服猛爲義因而爲降投焉亦猶侯用虎豹之類爾必謂之中者射以中爲善故盛算之器因以爲名投壺亦用射之中者以其爲射之類亦以中爲善故也。奉之使司射所投謂之矢皆以足而已

賓再拜受主人般(音盤)還(音旋)曰辟(音避)主人阼階上拜送賓般還曰辟

方氏曰。般還之言不敢直前則辟之容也。口辟則告之使知其不敢當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之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阼階上受之。而進就楹間。視投壺之處所。復退反阼階之位。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也。賓主之席皆南向

司射進度(徒洛反)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

疏曰。司射於西階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來賓主筵前量度而置壺於賓主筵之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

則於庭中。各隨光明故也。矢有長短。亦隨地之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太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二尺也。七扶者二尺八寸也。九扶者三尺六寸也。矢雖有長短。而度壺則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是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也。度壺畢。仍還西階上之位。而取中以進而設之。既設中。乃於中之西而東面手執八筭而起也。（嚴陵方氏曰。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兮是也。四矢則四筭。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筭矣。故此言執八筭也。）

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毗志反）投不釋。勝飲（於鴆反）不勝者。正爵既行。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人亦如之

疏曰。司射執八筭起而告于賓曰。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為入。則為之釋筭。若以末入則不名為入。亦不為之釋筭也。比。頻也。賓主要更迭而投。不得以前既入而喜。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筭也。若投之勝者。則酌酒以飲不勝者。正爵即此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之正爵。既行。行爵竟也。為勝者立馬者。謂取筭以為馬。表其勝之數也。謂筭為馬者。馬是威武之用。投壺及射亦是習武。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一既劣於二。故撤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以慶賀多馬之人也。此告賓之辭。其告主人亦此辭也。故曰請主人亦如之。（嚴陵方氏曰。上言入。下言釋。互相明也。勝飲不勝。即揖讓而升下而飲也。正爵者。正禮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故以正言之。筭與馬一也。方其數之則謂之筭。而筭以計多少為義。及其釋之則謂之馬。而馬以勝敵為義。蓋筭為勝者而釋。故以勝敵為名。爲馬。從二馬者。勝少者附勝多者以為數也。數成於三。數成則可以為多矣。故曰三馬既立。請慶多馬。）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去聲）若一。大師曰。諾

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為投壺之節。貍首詩篇名也。今亡。間若一者。詩樂作止所間疏數之節均平如一也。大師樂官之長也。（藍田呂氏曰。貍首之詩言賓主以禮相會也。猶孰葉先音不敢以微薄廢禮而志驩也。其詩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賓主之歡於是乎交。非特諸侯之事。故卿大夫士所以亦得用也。○嚴陵方氏曰。以其歌貍首。故命弦者奏之。間者樂之節。欲其終始相協。故曰若一。）

左右告矢具。請拾（其劫反）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筭焉。賓黨於右。主黨於左

主賓席皆南向。則主居左。賓居右。司射告主賓以矢具。又請更迭而投。於是乃投壺也。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而釋一筭於地。司射東面而立。釋筭則坐也。賓黨於

右者在司射之前稍南。主黨於左者在司射之前稍北。蓋司射東面則南爲右北爲左矣也。嚴陵方氏曰。拾者更與曲禮言拾級禮言拾踊同義。賓黨於右。主黨於左者。主人尊賓故也。凡言左右則以右爲尊者蓋左右以體言爲陰故也左又傳曰。地有王行體有左右

卒投司射執筭曰左右卒投請數上聲二筭爲純。全一純以取一筭爲奇。居宜反遂以奇筭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疏曰。純全也。二筭合爲一全。地上取筭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筭謂不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筭爲奇。以奇筭告者奇餘也。左右數鈞等之餘筭手執之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賢謂勝也。勝者若有雙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筭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假令九筭則曰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者鈞猶等也。筭等則左右各執一筭以告嚴陵方氏曰。賢猶勝也。射禮言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於右是也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去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去聲

司射命酌酒者行罰爵。酌者勝黨之弟子也。既諾乃於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而奠於豐之上。其當飲者跪取豐上之酒手捧之而言賜灌。灌猶飲也。謂蒙賜之飲也。服善而爲尊敬之辭也。其勝者則跪而言敬以比觴爲奉養也。雖行罰爵猶爲尊敬之辭以答賜灌之辭也馬氏曰。不勝者飲而不怨勝者勸而不矜則其於禮庶幾不失。故奉觴曰賜灌則受之以禮而不怨之辭也。勝者跪曰敬養則敬之以禮而不矜之辭也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正爵既行請徹馬

正禮罰酒之爵既行飲畢司射乃告賓主請爲勝者樹立其馬。直當也。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筭之前。投壺與射禮皆三番而止。每番勝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兩勝而立二馬。其主黨但一勝立一馬。即將主之一馬益賓之二馬。所以助勝者爲樂也。以慶請以此慶賀多馬也。飲正禮慶爵之後。司射即請徹去其馬以投壺禮畢也。禮畢則行無筭爵○鄭氏曰。飲慶爵者偶親酌。不使弟子。無豐○疏曰。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筭。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慶禮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馬氏曰。正爵既行請立馬則中多者有慶矣。正爵既行請徹禮畢而飲無筭矣。立馬以表其勝。徹馬以掩其不勝則投壺一用而禮義兩備也

筭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illegible]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筭長去聲尺二寸。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矢半。矢以

柘若棘。毋去(上聲)其皮。

筭之多少。視坐上之人數。每人四矢。亦四筭也。籌。矢也。扶與膚同(音)。室中五扶以下三句。說見上章○呂氏曰。棘柘之心。實其材堅且重也。毋去其皮質而已矣。藍田呂氏曰。五扶七扶九扶。其多少之數。以廣狹爲之差。皆陽數也。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壺去席二矢半。亦陽數也。筭長尺二寸。天數也。君子之所法象。必本諸天。求諸陽。因節文而說其義焉。雖小事有所不廢。也。○長樂陳氏曰。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中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壺用指而已。故用指以度壺。

魯令弟子辭曰。毋憮(呼)。毋敖(傲)。毋偝立。毋踰言。偝立踰言有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憮。毋敖。毋偝立。毋踰言。若是者浮。司射庭長及冠(去聲)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

石梁王氏曰。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與上文薛令弟子若是者浮相屬令從之○弟子。賓黨主黨之年穉者。投壺時立於堂下。以其或相褻狎。故戒令之。魯薛之辭意同而文小異。故記者並列之。憮亦敖也。偝立。不正所向也。踰言。遠談他事也。有常爵。謂有常例罰爵也○疏曰。浮亦罰也。一說謂罰爵之盈溢而浮泛也。庭長。即司正也。冠士。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也。樂人。國子之能爲樂者。非作樂之瞽人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也。

藍田呂氏曰。飲燕之間。易狎。童子之心易慢。令之所以飭其敬。不令而責之敬。則近於暴。故令之而後浮。常爵猶言常刑。亦罰爵也。魯薛之儀不同。記禮者兼存之。文異而義同也。○嚴陵方氏曰。前曰正爵。此曰常爵。何也。以禮言則曰正。以法言則曰常。前兼於禮。故以禮言之。此主於罰。故以法言之而已。○山陰陸氏曰。魯同姓之親也。薛異姓之親也。記魯令著所以待同姓之禮如此。故曰有常爵。記薛令著所以待異姓之禮如此。故曰若此。是者浮。蓋同若是者浮。則辭有不統矣。

鼓○□○○□□○□○○□半○□○□○○○□□

○□○魯鼓○□○○○□□○□○○□□○□○○

□□○半○□○○□□○薛鼓取半以下爲投壺禮

盡用之爲射禮魯鼓○□○○□□○○半○□○○□

○○○○□○□○薛鼓○□○○○○□○□○□○

○○□○□○○□○半○□○□○○○□○

鄭氏曰。圜者擊鼙。方者擊鼓○疏曰。記者因魯薛擊鼓之異圖而記之。但年代久遠。無以知其得失。用半鼓節爲投壺。用全鼓節爲射禮。長樂陳氏曰。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庭長正人者也。冠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投矢致樂者也。故主黨執之。中以盛筭取勝者也。故賓黨奉之。然黨雖有賓主之辨。而主意之樂。人必位於西階之上。使人執壺。亦立於司射之側。凡皆所以觀賓。又曰。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是投壺與射禮無異。特繁簡不同。兩以魯薛鼓節論之。取半以下爲投壺禮。盡用之爲射禮。闕鼓節則知其事矣。魯薛所令之辭。所制之鼓。雖見於經。其詳不可得而知也。慨春秋齊晉之君蓋嘗講此。中行穆子相之。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擧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古人以此行燕禮。爲會同之主。

於其中否以卜與喪其重投壺之禮如此則魯薛之詳亦不是過也○嚴陵方氏曰魯薛之鼓既異而傳之者又異故記者兩存之○山陰陸氏曰魯投壺之鼓多薛投壺之鼓少亦所以待同姓異姓之別也詩曰在宋載考有是哉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八

#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九

## 儒行第四十一

藍田呂氏曰儒行者魯哀公問孔子儒服孔子不對因問儒行而孔子歷言之今考其書言儒者之行一誠有是事也謂孔子言之則可疑也儒者之行出於義理皆吾性分之所當為非以自多求勝於天下也此篇之說有矜大勝人之氣少雍容深厚之風以與不知者力爭於一旦竊意末世儒者特以自尊其教自道者不為也雖然其言儒者之行不合於義理者殊寡學者果踐其言亦不愧於為儒矣此先儒所以存于篇今日講解所以不敢廢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去聲逢掖之衣長居宋冠去聲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

鄭氏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疏曰謂肘掖之所寬大故鄭云大袂襌衣也○應氏曰儒之名始見於周官曰儒以道得名末世不充其道而徒於其服哀公覘孔子之被服儒雅而威儀進趨皆有與俗不同者怪而問之孔子不敢以儒自居也故言不知儒服○郊特牲云章甫殷道也蓋緇布冠殷世則名章甫章明也所以表明丈夫故謂之章甫耳藍田呂氏曰古者衣服之制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差等未聞儒者之有異服也末世上下僭亂至于無別儒者獨守法度有異於衆此衆所以謂之儒服哀公所以發問也逢掖魯衣也章甫宋冠也少居魯則衣魯之衣長居宋則冠宋之冠因其俗而已非苟異於人也故曰其服也鄉○晏氏曰逢掖章甫是乃儒服而曰不知儒服者卑恥服其服而無其行爾故必以其學也博先之蓋能博學則有其德又將以成德為行然後可稱其服也

哀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上聲）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卒遽而數之則不能終言其事詳悉數之非久留不可僕臣之擯相者久則疲倦雖代其僕亦未可得盡言之也公於是命設席使孔子坐侍而言之○呂氏曰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買者也儒者講學於閒燕從容乎席上而知所以自貴以待天下之用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皆我自立而有待也德之可貴者人必禮之學之博者人必問之忠信可任者人必舉之力行可使者人必取之故君子之用於天下有所待而不求焉

晏氏曰物者事物之物也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以五物詢衆庶文王世子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皆若是而已蓋儒者之行非一事之可盡故也○嚴陵方氏曰命席則與之坐也待問待坐對之也席所以藉物曲禮所謂執玉有藉是也席以藉之則所藉之物居上故謂之席上所以防外物之褻以尊之至也強學所以為己待問所以為人能為己然後能為人故強學乃能待問也忠信非由外鑠也故言懷力行者勉強之須忠信力行在我之事舉取在彼之事也盡其在我之事然後足以致其在彼之事故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也儒者立身之本非有資於人為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動作慎其大讓如慢小讓如偽大則如威小則如愧其難進而易退也粥粥[illegible]若無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中猶正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方氏曰衣冠中者言衣之在身冠之在首皆中於禮也動作慎者言心之所動事之所作皆慎其德也大讓所以自抗故如慢而不敬小讓所以致曲故如偽而不誠方其容貌之大也則有所不可犯故如威及其容貌之小也則有所不敢為故如愧三揖而後進故曰難進一辭而遂退故曰易退粥粥者柔弱之狀故若無能也是皆禮之所修道之所與也

張子曰衣冠中謂衣冠中於禮也其大讓如慢事內有大讓小讓如讓國位是謂大讓也大讓則誠然而後讓若不有之故似慢也若夫飲食辭遜之間是小讓也小讓貨如偽之以為謙辭



儒有居處齊（齋）難（去聲）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去聲）必中正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其備豫有如此者

鄭氏曰齊難齊莊可畏難也○呂氏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儒者之學皆豫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故學有豫則義精義精則用不匱若其始也不敬則身不立不立則道不充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居處齊難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所謂如見大賓如承大祭敬也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所謂己所不欲勿施

於人。恕也。惟敬與恕則忿懲欲窒身立德充可以當天下之變而不避任天下之重而不辭備豫之至有如此者也○劉氏曰。不爭非特恕也亦以愛死養身以有待有爲不爭小者近者以害大者遠者也嚴陵方氏曰或居或處不失乎齊難或坐或起不失乎恭敬愛其死非貪生也將以有待於時而已養其身非苟安也將以有爲於世而已且居處齊難則人斯齊難之矣坐起恭敬則人斯恭敬之矣言先信則人斯取信矣行中正則人斯取正矣以至不爭其利故人資其利不爭其和故人飲其和愛其死故足以有待養其身故足以有爲若是則非有待物之備先物之豫固不足以致此

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祈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祈多積資四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許六反也非時不見現不亦難得乎非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呂氏曰儒者之於天下所以自爲者德而已所以應世者義而已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我之所可貴人不得而奪也此金玉土地多積不如信義多文之貴也難得難畜主於義而所以自貴也雖曰自貴時而行義而合勞而食未始遠於人而自異也周子曰君子以道充爲貴身安爲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嚴陵方氏曰孟子以忠信爲天爵以義爲正路以令聞廣譽施諸身不願人之文繡非謂是乎貨財以多積爲富金玉以難得爲寶故於忠信言寶於多文言富易祿者易爲祿也先勞而後祿則易爲祿矣畜爲畜而制之也夫衆人之近人也或以金玉或以土地或以多積或見之不以時或合之不以義而儒者之近人則有異焉

儒有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五教反好見利不虧其義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來者不豫過言不再流言不極不斷短其威不習其謀其特立有如此者

過言出於己之失知過則改故不再流言出於人之毀禮義不譽故不極極猶終也言不終爲所毀也不斷其威者言其威容不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者言其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於用也○鄭氏曰淹謂浸漬之劫脅也沮恐怖之也鷙蟲猛鳥獸也○方氏曰鷙猛之蟲當攫搏之不程量其勇而後往此況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顧也引重鼎不程其力又以況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往者不悔非有所吝而不改也爲其動則當理而未嘗至於悔來者不豫非有所忽而不防也爲其機足以應變而不必豫耳過言則失其正流言則失其原過言不免乎出然一之爲甚也豈可再而二乎流言不免乎聞必止之以智也詎可極而窮乎藍田呂氏曰儒者之行既得其所以自貴者猶可保而往也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大人所以立於世也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慮勝而後動者也引重鼎不程其力者仁之爲器重舉者莫能勝也其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者也

儒有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此者

呂氏曰儒者之立立於義理而已剛毅而不可奪以義理存焉以義交者雖疏遠必親非義加之雖強禦不畏故有可親可近可殺之理而不可劫迫辱也淫侈濫也溽濃厚也侈其居處厚其飲食欲勝之也欲勝則義不得立不淫不溽所以立義也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此一句尚氣好勝之言於義理未合所貴於儒者以見義必爲聞過而改者也何謂可微辨不可面數待人



可矣自待則不可也子路聞過則喜孔子幸人之知過成湯改過不吝推是心也苟有過失雖怨詈且將受之況面數乎嚴陵方氏曰雖可親而不可劫之以力迹雖可近而不可迫之以勢身雖可殺而不可辱之以威不以四支之安而過其行不以口腹之養而汙其身微辨者諷諭之也面數者指斥之也凡此皆所謂者剛所用者毅然也然居處不淫飲食不溽而以爲剛毅何也蓋淫於居處溽於飲食皆人之慾也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非謂是乎○馬氏曰可親以情而不可劫以力可近以義而不可迫以勢可殺其身而不可辱其志可殺以有命也不可辱以有義也

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鄭氏曰甲鎧胄兜鍪也干櫓小楯大楯也○呂氏曰忠信則不欺不欺者人亦莫之欺也禮者敬人敬人者人亦莫之侮也忠信禮義所以禦人之欺侮猶甲胄干櫓可以捍患也行則尊仁居則守義所以自信者篤雖暴政加之有所不變也自立之至者也首章言自立論其所信所守足以更天下之變而不易二者皆自立也有本末先後之差焉馬氏曰自忠信以爲甲胄至雖有暴政不更其所皆言君子之所守故曰其自立有如此者待聘至待取亦言自立何也所待者在人所以待者在己故言自立而此防身遠害之道亦自立也○金華應氏曰被服禮義操執忠信所以自守而禦外侮而又負戴仁義言儒者一身無非義理也捍禦於外者愈固而居於內者愈安雖有暴政不能加之故亦不爲之遷易其所而去之也



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諂其仕有如此者

疏曰一畝謂徑一步長百步也折而方之則東西南北各十步宮牆垣也牆方六丈環周迴也方丈爲堵東西南北各一堵篳門以荊竹織門也圭窬穿牆爲之門旁小戶也上銳下方狀如圭蓬戶編蓬爲戶也甕牖者謂牖圓如甕口也又云以敗甕口爲牖易衣而出者合家共一衣出則更著之也并日而食者謂不日日得食或三日二日并得一日之食也○上答之不敢以疑者適合則就卽信之而不疑無患失之心也上不答不敢以

諂者不合則去即安之而不諂無患得之心也藍田呂氏曰儒者之仕將以事道也然有時乎爲貧食其力以求免死而已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抱關擊柝乘田委吏無所往而不可也故爲貧者非事道事道者不爲貧二者不可亂也一畝之宮環堵之室篳門圭窬蓬戶甕牖居之陋者也易衣而出幷日而食養之至不足者也猶若所守之篤窮至于是而不悔也上之禮答不答榮乎知不知雖窮如是上苟知之則必以是道自期不試乎上之未信也爲其多聞然則天子不得謂爲其賢然未明見賢而召之也傳其所聞行其所知不疑乎上之未信而有所爲蓋事道者不爲貧也上苟不知則我知以力事人求其食以免死者也不輕進以求合也若不知而自獻其身若不問而自告其揣枉尋道人啖而不合人謂之不諂不信也蓋爲貧者非事道也二者儒者任之大分不可亂也○嚴陵方氏曰一畝之宮折方之則其宮四面各十步而已五版爲堵環堵之室周蔽之則其室四面各五畝而已上答之不敢以疑者以其自信之篤也上不答不敢以諂者以其懷忠之深也

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適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申其志猶將不忘百姓之病也其憂思去聲有如此者

楷法式也上弗援在上者不引我以升也下弗推在下者不舉我以進也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信其志謂志不可奪也時有否泰道有通塞然其憂思則未嘗一日而忘生民之患也嚴陵方氏曰與今人並行於世與古人稽合於道也今世行之後世以爲楷者中庸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是也援言其有所引推言其有所進援則自上而引下推則自下而進上私則相與而爲比暗則相結而爲黨雖危起居以其身可危也竟信其志以其志不可奪也信謂自信也猶將不忘百姓之病者孟子所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石林葉氏曰友一鄉之善士以至一國友一國之善士以至天下則所謂今人與居也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又論其世則所謂古人與稽也適弗逢世而援推者天也讒諂之民比黨而危之者人也起居雖危而竟信其志天與人莫之奪也

儒有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禮之以和爲貴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寬裕有如此者

博學不窮溫故知新之益也篤行不倦賢人可久之德也幽居不淫窮不失義也上通不困達不離道也禮之體嚴而用貴於和忠信禮之質也故以忠信爲美優游用之和也故以優游爲法賢雖在所當慕衆亦不可不容汎愛衆而親仁亦是意也毀方而瓦合者陶瓦之事其初則圓剖而爲四其形則方毀其圓以爲方合其方而復圓蓋於涵容之中未嘗無分辨之意也故曰其寬裕有如此者石林葉氏曰博學有以貫之故不窮篤行有以至之故不倦幽居而能樂天故不淫上通而能知命故不困忠信之美充實於內優游之法進援於外充實於內故尊賢而慕之優游於外故愛衆而容之慕賢則能毀方而爲[illegible]也容衆則能瓦合而爲同也自博學不窮以至上通不困皆所以爲寬寬言其富德也自禮之以和爲貴以至毀方而瓦合皆所以爲裕裕言其容德也

儒有內稱不辟避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

平聲能有如此者

疏曰君得其志謂此賢者輔助其君使君得遂其志也○應氏曰程筭其功積累其事不輕爲也下不求報於人上不求報於國者也藍田呂氏曰儒者之志以天下爲度寬裕之至既足以有容則物我之間無所別也天下有事而不治天下有賢而未達吾任其責矣故知其賢也猶有親怨之進謂之公而貢私也過計於一己之私不同乎天下之公也傳稱祁奚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忘乎親讎者也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忘其君臣者也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忘乎貴賤者也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忘乎其素者也能忘乎是而唯天下國家之利然後舉賢援能盡其公矣夫望報於人求富貴於己小人之道也又何足道哉

儒有聞善以相告也見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難去聲



相死也久相待也遠相致也其任舉有如此者

呂氏曰舉賢援能儒者所以待天下之士也任舉者所以待其朋友而已必同其好惡也故聞善相告見善相示必同其憂樂也故爵位相先患難相死彼雖居下不待之同升則不升彼雖疎遠不致之同進則不進此任舉朋友加重於天下之士者義有厚薄故也嚴陵方氏曰聞善者聞善言也見善者見善行也所愛之命謂之爵所居之官謂之位任舉謂相任以事相舉以職上言彼賢而我舉之彼能而我援之此則更相任舉而已此其所以異也

儒有澡早身而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而爲高不加少而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翹與招其君之過招字同舉也舉其過而諫之也○呂氏曰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在我者未正未有能正人者也故澡身浴德者所以正己也陳言而伏者人告嘉謀而順之于外也靜而正之者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常在於未形也故曰上弗知也○方氏曰靜而正之者隱進之也麤而翹之者明告之也靜而正之既不見知然後麤而翹之然亦緩而不失節故曰不急爲也其行之高皆自然而已不必臨深以相形然後顯其爲高其文之多皆素有而已不必加少以相益然後成其爲多世



治而德常見重故曰不輕世亂而志常自若故曰不沮與其所可與不必同乎己也非其所可非不必異乎己也○應氏曰治不輕進若伯夷不仕於武王亂不退沮若孔子歷聘於諸國非但處而特立於一身亦出而獨行於一世石林葉氏曰澡身浴德不自汙也陳言而伏不顯諫也靜而正之上弗知者諫不顯而君未悟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者諫已顯而事不迫也雖能其事不臨深而爲高惡自高也雖有其功不加少而爲多惡自大也世治而士貴矣其行不輕世亂而士賤矣其志不沮同於己者或狎暱也公而弗與異於己者或行怪也異而弗非[illegible]之特立獨行盡如此也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而尚寬強毅以與人博學以知服近文章砥厲廉隅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

其規爲有如此者

愼靜者謹飭而不妄動守身之道也。尙寬者寬裕以有容待人之道也。强毅以與人。不苟詭隨於人也。知服。知力行之要也。博學知服。卽博文約禮之謂也。遠於文則質勝而野。近文章則亦不使文揜其質也。砥礪廉隅者求切磋琢磨之益。不刓方以爲圓也。筭法十黍爲絫。十絫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八兩爲錙。言人君好賢雖分其國以祿賢者視之如錙銖之輕。猶不臣不仕也。其所謀度其所作爲有如此者 嚴氏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者。易所謂不事王侯高尙其事也。愼靜而寬者以仁而盡性。强毅以與人者以義而制事。博學以知服者以智而窮理。近文章者外有備成之文。砥礪廉隅者內有以制之。行此所以雖分國如錙銖。不肯委質而爲臣。詘道而入仕矣。質爲本。文爲末。君子務本不務末。故於文章則近之而已。不敢以文勝質也。砥礪者以石治金之事也。於琢磨而言。砥礪者琢磨確而成君子之器爾。西山眞氏曰。文章二字非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而輝光發於外。如威儀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孔子稱堯曰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至於二字之義。則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燦然有文之謂。章者蔚然有章之謂。章猶綵也。六經論語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爲文。與聖賢之所謂文者異矣。

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去聲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合志以所向言。營道以所習言。方卽術也。並去爵位相



等也。相下以尊位相讓而已處其下也。流言惡聲之傳播也。聞之不信。不以爲實也。其行本方立義。謂所本者必方正。所立者必得其宜也。同於爲義則進而從之。不同則退而避之。故曰同而進。不同而退。嚴陵方氏曰。並立則樂。以其無忌心。相下不厭。以其有遜志。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以其久要不忘而相信之篤。本方者以方爲本也。道同則進而與之交。不同則退而與之辨。夫道不同不相爲謀。而況交友乎。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以是而已。

溫良者仁之本也。敬愼者仁之地也。寬裕者仁之作也。孫去聲接者仁之能也。禮節者仁之貌也。言談者仁之文也。歌樂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猶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讓有如此者

仁之本。謂根本於仁也。地。猶踐履也。作。兌廣也。能。能事也。八者皆仁之發見。哀公問儒行。夫子旣歷數以告之矣。仁包四德。百行之原。故於其終也以仁爲說焉。兼有此仁之行而不敢自以爲仁。是尊仁而讓善也。故曰尊讓有如此者 嚴陵方氏曰。溫良則得於中。故以爲本。敬愼則發於外。故以爲地。寬則不迫。裕則有餘。夫仁無本不立。故首以仁之本。有本然後可以有行。故繼以仁之地。有行則有所事。故繼以仁之作。仁之作則見其所能。故繼之以仁之能。有所能則形之於外。故繼之以仁之貌。形於貌則必有所飾。故繼之以仁之文。有其文則無乖於物。故繼之以仁之和。有所和則其餘足以利物。故繼之以仁之施。

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居於富貴。不慁胡困反君王。不

累(去聲)長上不閔有司故曰儒今眾人之命儒也妄(如字句絕)常以儒相詬(呼搆反)病孔子至舍哀公館之聞此言也言加信行加義終沒吾世不敢以儒為戲

隕者如有所墜失穫者如有所割刈充者驕氣之盈詘者吝氣之歉○鄭氏曰隕穫困迫失志之貌充詘喜失節之貌慁猶辱也累猶係也閔病也言不為天子諸侯卿大夫羣吏所困迫而違道孔子自謂也○方氏曰無儒者之行而為儒者之服無儒者之實而盜儒者之名故曰今眾人之命儒也妄以其妄故常為人所詬病既至舍矣又曰館之者具食以致其養具官以治其事也言加信則不以儒相詬矣行加義則不以儒相病矣○李氏曰儒行非孔子之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十有五然旨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一篇之內雖時與聖人合而稱說多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為而言故多自夸大以搖其君此豈所謂孔子者哉嚴氏曰隕如攆之隕而飄墜穫如禾之穫而枯槁不隕穫於貧賤是貧賤不能移也充則以滿而必溢詘則以高而必危不充詘於富貴是富貴不能淫也事父孝故忠可移於君所以不慁君王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所以不累長上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所以不閔有司不慁君王者不為汙吏以取辱於君王也不累長上者不為過行以連及於長上也不閔有司者不被明刑以見病於有司也眾人之命儒也妄為其非真儒也故或慢罵而相恥或深疾而相病矣揚子謂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曰魯不用真儒也○藍田呂氏曰此篇雖言儒行其別十有五自淺而至深而卒歸於仁以主於聖人不敢居仁之志哉於盡矣猶繼之以不隕穫於貧賤不充詘於富貴不慁君王不累長上不閔有司者蓋衆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詬病所以待儒之意常恐以利心量君子見其居富貴而有為則謂淫於富貴不知達則兼善天下也見其居貧賤而有守則謂移於貧賤不知窮則獨善其身也見其危行言遜則謂屈於威武不知身可殺而志不可奪也蓋儒者之行出於德性之所安無是樂物之可累也有是之累則隕穫充詘不能免謂之有德可乎此卒章所以申言之

## 大學第四十二　朱子章句

## 冠義第四十三

疏曰冠禮起早晚書傳無正文世本云黃帝造旃冕是冕起於黃帝也黃帝以前以羽皮為冠以[illegible]布冠[illegible]天子諸侯皆[illegible]

[illegible]者禮之經也禮記所載謂之義者皆舉其經[illegible]文以述其制作之義也長樂陳氏曰二十而冠[illegible]學禮蓋男子者陽之類而二十則為陰之數矣二十而冠者以陰而成乎陽女陰類也而十五則陽之數矣十有五年而笄者以陽而成乎陰陰陽之相成性命之相通也

凡人之所以為人者禮義也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后禮義立故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故曰冠者禮之始也是故古者聖王重冠

方氏曰。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顏色欲其可觀。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石林葉氏曰。義以爲質。禮以行之。人之道也。循人道者亦必有漸。故男子二十而冠。冠之始也。欲其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已。及夫體正而不失足於人。色齊而不失色於人。辭順而不失口於人。則人道備。故言禮義備。及夫君臣正而朝廷正。父子親而閨門安。長幼和而宗族有禮。則人道正矣。故言禮義立。

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

呂氏曰。禮重則人道立。此國之所以爲國也。故曰爲國本。○方氏曰。筮日所以求夫天之吉。筮賓所以擇夫人之賢。然筮而不卜。何哉。蓋古者大事用卜。小事用筮。天



下之事始爲小。終爲大。冠爲禮之始。聖王之所重者。重其始而已。非大事也。故止用筮焉。至於喪祭之慎終。則所謂大事也。故於是乎用卜。石林葉氏曰。所以爲國本者。何也。蓋冠而成之。則責其爲子。爲子將至於爲父。子則有臣道也。父則有君道也。爲國之本。莫大於是。

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呂氏曰。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將冠者即筵而冠。是位與主人同在阼也。父老則傳之子。所以著其傳付之意也。酌而無酬酢曰醮。醮于戶西南面。賓位也。以禮賓之禮禮其子。所以爲成人敬也。

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爵弁。三加而服彌尊。亦所以爲成人敬也。冠於阼。醮於客位者。適子也。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所以異者。不著代也。古者童子雖貴。名之而已。冠而後賓字之。以成人之道。故敬其名也。馬氏曰。初加之辭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耈無疆。受天之慶。弃爾幼志。順爾成德。脩其內而已。敬爾威儀。淑慎爾德。內外脩也。以成厥德。德之成也。壽考維祺。未有數也。故次之以眉壽萬年。眉壽萬年。猶有數也。故終之以黃耈無疆。不惟服之加也。而其德亦有加。不惟德之加也。而其壽亦有加。故曰三加彌尊。加有成也。郊特牲曰。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彌尊。喻其志也。忠言其於成言其哉。已冠而字之。尊其名也。



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鄕大夫鄕先生。以成人見也

母之拜子。先儒疑焉。疏以爲脯自廟中來。故拜受。非拜子也。呂氏以爲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肩敬以伸斯須之敬。方氏從疏義。皆非也。此因成人而與爲禮一句。似乎凡冠者皆然。故啓讀者之疑。惟石梁王氏云。記者不知此禮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者與祖爲正體。故禮之異於衆子也。斯言盡之矣。玄冠。齊冠也。玄端服。天子燕居之服。諸侯及卿大夫士之齊服也。執摯用雉。鄕先生鄕之

年德俱高者或致仕之人也。石林葉氏曰。母兄弟雖在所親。而比於父則有所屈。故與其為禮則拜之。而不及父。則是父不可屈也。天道始於北。故冠與衣皆用玄。鄉大夫也。先生也。雖在所尊。而比於君則在所後。故其奠摯見於君。是不可後也。孔子曰。入則事父兄。出則事公卿。於冠可以見之矣。

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呂氏曰。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稚也。必知人倫之備焉。親親貴貴長長。不失其序之謂備。此所以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孝弟忠順之行立也。有諸己然後可以責諸人。故成人然後可以治人也。古者重事必行之廟中。昏禮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于廟。喪禮既啓則朝廟。皆所以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冠禮者人道之始。所不可後也。孝子之事親也。有大事必告而後行。沒則行諸廟。猶是義也。故大孝終身慕父母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之謂也。

馬氏曰。成人禮者。為人子則孝。為人弟則弟。為人臣則忠。為人少則順。責之以四者之行。此禮之所以為重也。尊重事者。不忘其先也。不敢擅重事者。事不專於己也。不專於己。所以自卑。不忘其本。所以尊先祖也。○廬陵胡氏曰。前責以三行者。責成人之禮。此責以四行者。責成人之備。孟子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故必四行立而后可以為人也。曰可以者。亦猶所謂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蓋臣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故但曰可而已。不以曾子之孝為有餘也。嘉事謂嘉會足以合禮。惟曰嘉事。不能何以能久嘉會

## 昏義第四十四

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呂氏曰。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天下之情不合則不成。而其所以合也。敬則克終。苟則易離。必受之以致飾者。所以敬而不苟也。昏禮者。其受賁之義乎。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於廟。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

方氏曰。納采者。納鴈以為采擇之禮也。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也。納吉者。得吉卜而納之也。納徵者。納幣以為昏姻之證也。請期者。請昏姻之期日也。夫采擇自我。而名氏在彼。故首之以納采。而次之以問名。此資人謀以達之也。謀既達矣。則宜資鬼謀以決之。故又次之以

納吉焉。人謀鬼謀皆協從矣。然後納幣以徵之。請日以期之。故其序如此。藍田呂氏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此昏禮所以不可不敬也。故曰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昏禮之節，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其別有六，必至於六者，敬則不苟，別則致詳也。納采者，昏禮下達，男先下女，媒妁之言既達，則女先許之矣。男不敢必也，故納采。擇之禮以求之，故曰納采。其禮用鴈，五禮皆用之。鴈，大夫之摯也，士昏禮而用大夫之摯，攝成也，猶乘墨車而迎也。其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言有惠貺室，則知女氏之前許也。既納采，遂問名者，不敢必主人之女，問名將卜之也。故其辭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則告之矣。納吉者，既問名，而男氏以吉卜告女氏也。其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占曰吉，使某也敬告。納徵者，納幣以聘之也。古之聘士聘女，皆以幣交。恭敬不可以虛拘也。正潔之女，非禮則不行，猶正潔之士，非其招則不往也。故以聘士之禮聘之，是以有儷皮束帛以摯見之。



禮見之。是以用鴈敬之如此其至，則夫婦之不正未之有也。徵，成也，證也，所以成其信而不偷也。聘之禮皆以束帛，故無過五兩。諸侯天子至於用玉，則又所以重其禮也。請期者，男氏請昏期於女氏也。昏期主於男氏，而必請於女氏，女氏固辭，然後告期者，敬主之義不敢先也。此五者行乎親迎之前，又皆男女受命於廟，女氏聽命於廟，筵几以敬神，拜迎揖讓以敬賓至。壻婦也，至重慎也，皆所以敬而不苟也。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去聲，男先去聲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合巹謹而酳以刃反，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

疏曰：共牢而食者，同食一牲，不異牲也。合巹而酳者，以一瓠分爲兩瓢謂之巹，壻與婦各執一片以酳。酳，演也，謂食畢飲酒演安其氣也。○程子曰：奠鴈取其不再偶。○朱子曰：取其順陰陽往來之義也。○方氏曰：筵几於廟者，交神以筵之，奉神以安之也。又必親醮，非童子也，重禮而已。御其婦車，所以尊之也。授之綏，所以安之也。以輪三周爲御者，取陰陽奇偶之數成也。既三周，則御者代之矣。共牢則不異牲，合巹則不異爵。合巹有合體之義，共牢有同尊卑之義。體合則尊卑同，同尊卑則相親而不相離矣。朱子曰：用鴈亦攝盛之意。蓋既許攝盛，則雖庶人不得用四。又昏禮摯不用死，故不得不趨而用鴈也。○錢塘于氏曰：上一段發明其所以敬，故總之曰所以敬慎重正昏禮也。此一段發



明其所以親，故總之曰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推所以而言之，則聖人而致其意於昏禮者，始昭然義見矣。況夫婦之義，本於判合，故當始進之初，於敬謹重正之中，尤盡其親婿妻由之義，父親醮而命迎，則降尊以示其恩也。壻再拜而奠鴈，則屈體以向其恭也。御輪以俟，則存客以須之，而不敢遂也。揖婦以入，則卑抑以延之而不敢慢也。共牢合巹，又欽密浹洽而相與周旋也。

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後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後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

父子親而後君臣正者，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也。馬氏

曰男女者夫婦之始夫婦者男女之終始則成男女之別終則能正夫婦之義也由男女有別以至君臣有正其序如易所謂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以至於有君臣然後禮義有所錯同○藍田呂氏曰禮始於冠冠者童子所以成人也本於昏昏者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也重於喪祭者人道之所終也尊於朝聘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和於鄉射者所以合人情之懽也八者備然後禮備故曰禮之體也

夙興婦沐浴以俟見現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煩棗栗段丁亂反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

質明昏禮之次日正明之時也贊相禮之人也笲之為器似筥以竹或葦為之衣以青繒以盛此棗栗段脩之贄脩脯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贊醴婦若婦席於戶牖間贊者酌醴置席前婦於席西東面拜受贊者西階上北面拜送又拜薦脯醢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訖以柶祭醴三是祭脯醢祭醴者所以成其為婦之禮也舅姑入于室婦盥饋特豚合升而分載之左胖載之舅俎右胖載之姑俎無魚腊無稷舅姑並席于奧東面南上餕亦如之此明其為婦之孝順也藍田呂氏曰婦人從夫與夫同體者也夫之所事婦亦事之夫之所養婦亦養之故婦之於舅姑猶子之於父母也夙興沐浴執笲以見舅姑舅姑醴婦婦祭脯醴祭醴明敬事自此始矣故曰成婦禮也舅姑入于室婦以特豚饋贊成祭卒食一醑徹席婦餕明共養自此始矣故曰明婦順也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酬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

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昏禮註云舅姑共饗婦者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舅洗于南洗洗爵以獻婦也姑洗于北洗洗爵以酬婦也賈疏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此說是也但婦酢舅更爵自薦又云奠酬酬酢皆不言處所以例推之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于阼姑席于房外而婦行更爵自薦及奠獻之禮歟○疏曰舅酌酒于阼階獻婦婦西階上拜受即席祭薦祭酒畢於西階上北面卒爵婦酢舅舅於阼階上受酢飲畢乃酬婦更爵先自飲畢更酌酒以酬姑姑受爵奠於薦左不舉爵正禮畢也降階各還燕寢也○方氏曰阼者主人之階子之代父將以為主於外婦之代姑將以為主於內故此與冠禮並言著代也○石梁王氏曰此皆為冢婦也今按此一節難曉儀禮圖亦不詳明闕之以俟知者藍田呂氏曰父老則傳之子姑老則傳之婦故冠禮子始冠著其代父之意焉昏禮婦始見著其代姑之意焉明所以冠所以昏者其責在是也故曰以著代

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去聲於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去聲積蓋藏去聲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

方氏曰於舅姑言順於室人言和者蓋上下相從謂之順順則不逆可否相濟謂之和和則不同舅姑之禮至隆也故可順而不可逆室人之禮相敵也故雖和而不必同歟其別歟馬氏曰責婦順以順舅姑爲重順舅姑而不能和於室人則不順乎舅姑矣和於室人而不能當於夫則不和於室人矣當於夫而不能審守委積蓋藏則不當於夫矣數者無不備然後可以盡婦順之道也和於室人如詩所謂宜其家人者是也當於夫者如孟子所謂無違夫子是也以成絲麻布帛可以無寒也以審守委積蓋藏則在中饋可以無飢也不惟可以不飢不寒而大可以供祭祀之蓋服矣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和則有理理則有義有禮義則家可長久室人重之者重其有禮義也

是以古者婦人先去聲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冒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

祖廟未毀者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也則於君爲親故使女師教之于公宮公宮祖廟也既毀謂無服也則於君爲疏故教之于宗子之家德貞順也言辭令也容則婉娩功則絲麻祭之者祭所出之祖也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芼之爲羹也張子曰古者婦人亦須有教教于公宮宗室是也故知夙興夜寐臨祭祀事賓客承尊長又曰祖廟未毀教于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

方氏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也有六卿而又有九卿者兼三公數之則謂之九卿由公至士其數三而倍之止於九者陽成於三而窮於九以其理陽道故其數如此后治陰德而其數亦如之者婦人從夫故也六宮謂大寢一小寢五也先言六官而后言六宮者欲治其國先齊其家之意也藍田呂氏曰此章因端明昏禮之義推而上之至于天子后聽天下之外治內治則男女之義盡矣立六官之職公卿大夫元士分治之以佐天子聽天下之外治立六宮之職夫人嬪世婦御妻分治之以佐后聽天下之內治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正天下之大義也有家者夫聽家之外治妻聽家之內治天子與后有天下者也則不得不聽天下之內外治也外治者明章男教也司徒之所教皆是也內治者明章婦順也婦順之法德言容功皆是也陽道者男所以正其室也陰德者婦人所以宜其家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正室之道天子所理也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命不同則宜家之道后所治也鄭氏謂內治之道婦道之法陰德謂主陰事陰令其義然也凡天子所聽皆外治后所聽皆內治至于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必如周南召南盛德之化然後可致也

是故男教不脩陽事不得適責見現於天日爲去聲之食婦順不脩陰事不得適見於天月爲之食是故日食則天子素服而脩六官之職蕩天下之陽事月食則后素服而脩六宮之職蕩天下之陰事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

之與陽相須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爲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爲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鄭氏曰。適之言責也。蕩蕩滌其穢惡也。○朱子曰。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不食也。若國無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實爲非常之變矣。○葉氏曰。日月之食。理所常有也。反之陰陽之事。若躬自厚之道也。天子以男教勉天下之爲子者。其道猶父也。故其卒也。天下爲之服斬衰。后以女順化天下之爲婦者。其道猶母也。故其亡也。天下爲之服齊衰。父母爲之服者。報其恩也。王與后爲之服者。報其義也。藍田呂氏曰。男教陽事上應于日。婦順陰事上應于月。有不得則謫見於天。天爲之薄食。日食則天子爲之變。月食則后爲之變。素服自責。各正厥事。以答天變。明后與天子。日月陰陽相須而后成之義也。以人倫推之。天子爲男教天下之父也。后爲女順天下之母也。其德之盛。必能以天下爲一家。爲天下父母。然後天下以父服服天子。以母服服后也。○西山眞氏曰。家人之卦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易言其理。而禮述其法。蓋相表裏云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呂氏曰。鄉飲酒者。鄉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也。因飲酒而射。則謂之鄉射。鄭氏謂三年大比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率其吏與其衆。以禮賓之。則是禮也。三年乃一行。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亦如此。黨正每歲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但此禮畧而不載。則黨正因蜡飲酒。亦此禮也。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然鄉人凡有會聚。當行此禮。恐不特四事也。論語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

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絜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旣。所以致敬也。尊讓絜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絜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所以免於人禍也

鄭氏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揚。舉也。○疏曰。此謂鄉大夫。故迎賓于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盥洗揚觶者。主人將獻賓。以水盥手而洗爵。揚觶也。拜至者。賓主升堂。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也。拜洗者。主人拜至訖。洗爵而升。賓於西階上北面再拜。拜主人之洗也。

拜受者賓於西階上拜受爵也。拜送者主人於阼階上拜送爵也。拜既者既盡也。賓飲酒既盡而拜也。藍田呂氏曰：鄉飲之禮以讓遜之道尊賓始見于拜迎庠門之外三揖三讓而後升以絜清之道接賓則見于盥洗揚觶之際盥手洗爵始獻賓之節也既獻賓之後擧觶酬賓亦盥洗而揚觶不敢慢也極其所以賓主之敬則見于拜洗拜受拜送拜既之節也拜洗者賓拜主人洗主人復拜賓洗是也拜受拜送者賓受獻主人受酢賓受酬獻酢酬者拜送受者拜受也拜既者賓主獻酬卒爵皆拜也君子之相接尊讓絜敬如此其至雖有爭慢之心無從生矣尊讓絜敬之禮行則尊讓絜敬之俗成禮行而至於成俗則天下之人皆將遠於鬬辨而免於人禍是則先王制禮也有道非苟為業文飾貌升降之末者也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貴其質也。羞出自東房主人共（恭）之也。洗當

東榮主人之所以自絜而以事賓也

疏曰：鄉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謂鄉大夫也。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者，設酒尊於東房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閒。酒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酢主人，故云賓主共之也。北面設尊，玄酒在左，是在酒尊之西也。地道尊右，設玄酒在西者，貴其質素故也。共之者，供於賓也。榮，屋翼也。設洗於庭，當屋之翼，必在東者示主人以此自絜而事賓也。從冠義以來皆記者疊出儀禮經文於上，而陳其義於下以釋之。他皆倣此。嚴陵方氏曰：鄉人士君子，則擧四例之禮皆同，因兼言之也。玄酒尊以水為之，其為色則幽，為味則淡，貴其質也。東房者主人所在，故曰主人共之。洗者承盥洗之器。東榮亦主人所在，故曰主人所以自絜

賓主象天地也。介僎（遵）象陰陽也。三賓象三光也

賛呈浩齋曰：立賓以象天，所以尊之也；立主以象地，所以養之也。介以輔賓，僎以輔主人，象陰陽之輔天地也。三賓，眾賓之長也，其以輔賓，猶三光之輔于天也。三光星之大者有三，其名不可得而考。先儒謂三大辰，心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理或然也

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劉氏曰：以月魄思之，望後為生魄，然人未嘗見其魄。蓋以明盛則魄不可見，月魄之可見，惟晦前三日之朝月自東出，明將滅而魄可見；朔後三日之夕，月自西將墮明始生而魄可見。過此則明漸盛而魄不復可見矣。蓋明讓魄則魄現，明不讓魄則魄隱。魄陰象賓，明陽象主。主人讓賓至於三，象明之讓魄在前後三日，故曰讓之三也。象月之三日而成魄也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浩齋曰：謂賓主介僎之坐，象春夏秋冬也。或曰介有剛辨之義，僎有巽入之義，各從其類，理或然歟。嚴陵方氏曰：天地者陰陽之體，陰陽者天地之用。故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也。三賓又眾賓之所觀法而瞻仰者，故象三光也。後言介僎象日月，則此言陰陽蓋主日月耳。既象日月，又象三光者，蓋介僎兩而三賓三，固以象三兩之數。介僎

之輸賓主。猶日月之運陰陽以成天地之光也。故取象於日月陰陽之義。三讓而後成禮。猶月三日而後成魄也。夫魄陰也。而禮由陰作。故以況之。且陽道饒而主進。陰道之而主退。則讓亦陰事也。四面之坐。則賓主介僎各坐於一方之面也。夫有天地以爲之體。必資陰陽以爲之用。有陰陽以爲之用。然後三光之象焉。三光之象立焉後有盈虧之理。月有盈虧之理。然後四時之序成。故取象之序如此。

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於西北。而坐介於西南以輔賓。賓者接人以義者也。故坐於西北。主人者接人以仁以德厚者也。故坐於東南而坐僎於東北以輔主人也。仁義接。賓主有事。俎豆有數曰聖。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以體長幼曰德。德也者得於身也。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

主人者厚其飲食之禮。仁之道也。爲賓者謹其進退之節。義之道也。求諸天地之氣以定其主賓之位。至於俎豆亦莫不有當然之數焉。聖道明也。謂禮義所在通貫而顯明也。敬其天理之節。體夫人倫之序。所得者皆吾身之實理也。孔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謂其是以正身而安國也。聖人務焉。豈無意哉。○浩齋曰。天下之禮義無所不通。而器數皆有合於自然者。聖之謂也。無所不通。無所不敬。禮之所由制也。禮之行不在乎他。在



吾長幼之分而已。性之德也。禮得於身之謂德。由學而後得於身。則與先得於人心之同然者。亦無異矣。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嚴陵方氏曰。二氣運於五行。而五行以水爲本。水以陰而凝。凝則爲嚴。以陽而溫。溫則爲厚。則嚴凝者陰之氣也。陰主於午而終於子。故嚴凝之氣始於西南而盛於西北。溫厚者陽之氣也。陽生於子而終於午。故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秋斂冬藏。義也。故嚴凝爲義。春作夏長。仁也。故溫厚爲仁。介僎者。所以輔賓主。而接人者也。接人則爲賓主之先。故坐於陰陽所始之地。賓主則坐於陰陽之盛地焉。坐賓黨於陰之地。以賓者接人以義故也。坐主黨於陽之地。以主人者接人以仁故也。主人必三揖。仁之至也。賓必三讓。義之盡也。既曰接人以仁。又曰以德厚者。蓋謂盛德溫厚也。以接人以仁爲盛德溫厚。則接人以義爲嚴凝。尊嚴可知矣。賓主之際。其精至於仁義相接。其粗見於俎豆有數。非夫知禮之情者。莫之能與。故曰聖也。聖之事既立。蓋非時之以敬。則亦急而違禮矣。故曰聖立而將之以敬曰禮。禮者天地之序。長幼有序。然後各得其體。故曰禮以體長幼曰德。各得其體。豈他求哉。故曰德也者得於身也。然禮之所體。固不止乎長幼。而此止以是爲言者。以鄉飲酒之禮主於序齒故也。道在於我。故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以鄉飲酒制之以道。故必以道言之也。

祭薦。祭酒。敬禮也。嚌才又反肺。嘗禮也。啐取內反酒。成禮也。於席末。言是席之正。非專爲去聲飲食也。爲行禮也。此所以貴禮而賤財也。卒觶。致實於西階上。言是席之上。非專爲飲食也。此先禮而後財之義也。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

疏曰。祭薦者。主人獻賓。賓即席祭所薦脯醢也。祭酒者賓既祭薦。又祭酒也。此是賓敬重主人之禮也。賓既祭

酒之後。興取俎上之肺嚌之。所以嘗主人之禮也。啐
謂飲主人酒而入口。所以成主人之禮也。席末席西頭
也。按儀禮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之中。惟啐酒在席末。又
嚌肺在前。祭酒在後。此先云祭酒者。嚌是嘗嚌之名。祭
酒是未飲之稱。故祭酒與祭薦相連。表其敬禮之事。敬
主人之物。故祭薦祭酒嚌肺皆在席中。啐酒入於己。故
在席末。於席上者。是貴禮。於席末啐酒。是賤財也。啐纔
始入口。猶在席末。卒觶則盡爵。故遠在西階上。云卒觶
者。論其將欲卒觶之事。致實則論其盡酒之體。酒爲觴中
之實。今致盡此實也。○呂氏曰。敬禮也。食財也。人之所



以爭者。無禮而志於財也。如知貴禮而賤財。先禮而後
財之義。則敬讓行矣。石林葉氏曰。啐酒於席末。旣爲賤財。則祭脯醢以敬禮。齊肺以嘗禮。皆居席之正。是爲貴禮也。實爵於西階上。旣爲後財。則蓋出東序洗。當東榮。雖非席之上。猶爲先禮也。蓋鄕飲酒之禮。非專爲飲食而已。其卒爵也。其卒觶也。皆避其席。亦所以防酒禍也。貴禮而先之。則民敬順。賤財而後之。則無酒禍而民不爭。聖人所務。蓋如此也。
鄕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
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
所以明養老也。民知尊長養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
弟。出尊長養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國可安也。君子之所
謂孝當作教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合諸鄕射。教之鄕飲酒

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
坐者坐于堂上。立者立于堂下。豆當從偶數。此但十年
而加一豆。非正禮也。舊說此是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
之禮。非賓興賢能之飲也。嚴陵方氏曰。六十者坐。則七十以上亦坐可知。五十者立。則四十以下亦立可知。聽政者。聽上之人有所正也。聽役者。聽上之人有所使也。必五十以下則立。六十以上則坐者。蓋五十曰艾。艾則服官政之時。因宜立侍以聽政役。六十曰耆。耆則指使之時。因宜坐以加政役於人也。尊卑在族。長老在物。故坐立之不同。所以明尊長。豆數之不一。所以明養老也。亦六十非不能立。故六十以上始有豆數也。前言俎豆有數。而此不及俎者。以俎大而豆小。由其微之小。故止舉器之小者以明之也。民知尊長。則能入弟矣。知養老。則能入孝矣。民入而孝弟於其家。出而尊長養老於其國。則其教豈有不成乎。故曰而后成教。教成而國豈有危之禍乎。故曰而后國可安也。之禮也。待行之於一鄕而已。固非家至也。然教



之所及。乃與家至不異。特行之於一時而已。固非日見也。然教之所形。乃與日見不殊。亦由制之以道而已。義曰。鄕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鄕飲酒之禮。故言合諸鄕射也。
孔子曰。吾觀於鄕。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
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
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
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
殺之義辨矣。
疏曰。主人旣拜其來至。又酌酒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
酌而自飲以酬賓。介酢主人則止。主人不酢介。是及介
省矣。主人獻衆賓于西階上。受爵坐祭立飲。不酢主人。

而降於賓禮隆衆賓禮殺是隆殺之義別矣○方氏曰
主酌賓爲獻賓答主主又答賓爲酬是禮也三賓則備
之至於介則省酬焉至於衆賓則又省酢矣升受坐祭
立飲者其升而受爵者惟祭酒得坐飲酒則立也蓋飲
酒所以養老以其卑不敢坐而當其養故也此所以殺
於三賓藍田呂氏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其文則揹揑習之其義則君子知之備其文違其義然後可
以化民成俗也貴賤明降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者皆見乎飲酒之禮而可以化民
成俗矣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易謂易行易易者甚言其易也禮主乎別節文辨繁而不可亂也
因親親長幼貴賤之等差以爲屈伸隆殺之節文明辨賓客然後盡乎制禮之意矣尊無二上非獨爲君臣言
之國之所尊君也雖諸父不能抗之家之所尊父也雖母不得以抗之尊居五人長者必異席則擧居亦有尊



也喪祭燕飲皆有賓有衆賓則賓亦有尊也故飲酒之禮賓介與衆賓送迎之節有等此所以別貴賤也賓介
與衆賓異矣三揖三讓拜至獻酬辭讓之節則賓與介又有等矣故介之升也不三揖三讓不拜洗主人不之
作階拜送不嚌肺不啐酒不告旨不自酌酢授主人爵主人不擧酬者於賓可知矣及衆賓則升受坐祭立飲
不酢其拜受者衆賓之長三人餘則不拜者於介可知矣於一等之中宴又者爲此所以辨隆殺也
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間去聲歌三
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句一人揚觶乃立司正焉知
其能和樂洛而不流也
工入而升堂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每一篇而一終三
篇終則主人酌以獻工焉吹笙者入於堂下奏南陔白
華華黍亦每一篇而一終三篇終則主人亦酌以獻之

也間者代也笙與歌皆畢則堂上與堂下更代而作堂
上先歌魚麗則堂下笙由庚此爲一終次則堂上歌南
有嘉魚則堂下笙崇丘此爲二終又其次堂上歌南山
有臺則堂下笙由儀爲三終也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
歌瑟及笙並作也工歌關雎則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
覃則笙吹采蘩合之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如此
皆竟工以樂備告樂正樂正告于賓而遂出蓋樂正自
此不復升堂矣故云遂出也一人者主人之吏也此人
擧觶之後主人使相禮者一人爲司正恐旅酬時有懈
惰失節者以董正之也如此則雖和樂而不至於流放



矣朱子曰今按鹿鳴所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導達主人之殷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
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爲君使而賦政於外也學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
也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爲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合樂謂歌樂衆聲俱作堂上
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此詩也
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
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
浩齋曰前言介之無酬衆賓之無酢者蓋未歌之時也
此言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者既歌之後行旅
酬之時也沃洗者滌濯之人也雖至賤旅酬之際猶以
齒焉則貴者可知矣自貴及賤無不序齒此所以知其

能弟長而無遺矣朱子曰弟長而無遺弟脩也敬順之意言能使少者皆承順以事長者而無所遺棄也

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

浩齋曰前此皆立而行禮未徹俎故未說屨至此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坐而坐燕也脩舉也脩爵無數無算爵是也凡治事者朝以聽政而鄉飲聽政罷方行是朝不廢朝也夕以脩令而鄉飲禮畢猶可以治私事是莫不廢夕也若黨正飲酒一國若狂則無不醉矣節文終遂者終竟也遂猶申也言雖禮畢主人猶拜以送賓節文



之禮終申遂而無所缺則知其安於燕樂而不至於亂矣馬氏曰降說屨升坐脩爵無數宜其醉矣然猶不廢朝夕之聽事賓出主人拜送如拜至禮焉蓋自始以至終者有節文終遂焉此之謂安燕而不亂也

貴賤明隆殺辨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去聲者足以正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總結上文五事之目嚴陵方氏曰五行行之於一身則身正而無邪施之於一國則國安而無危故曰足以正身安國以天下之本在國故曰彼國安而天下安天下安則王道成矣

鄉飲酒之義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僎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光政教之本也

浩齋曰飲酒之禮莫先於賓主立賓象天立主象地禮之經也其次立介僎以輔之者紀也其次立三賓以陪之者參也政教之立必有經有紀有參然後可行故飲酒之禮必有賓主介僎三賓然後可行故曰政教之本也前言介僎陰陽此言象日月者前章言氣故以陰陽象之此章言體故以日月象之也僎在東北象日出也介在西南象月出也以三光爲三大辰正義按昭公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公羊曰大辰者大火也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爾雅房心尾大火謂之大辰北極謂之



北辰大火與伐天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之所取正是亦政教所出也馬氏曰上極乎性命之妙下盡乎物理之微然後能制禮也言古之制禮者必古之聖人也經之以天地經大而緯小紀之以日月紀小而綱大經之以天地則知日月爲緯紀之以日月則知天地爲綱有經有緯有紀有綱天地之道備矣參之以三光言參於經紀之間○藍田呂氏曰此理蓋未申言鄉飲酒之禮文有所法象前文有所未盡者皆再明之

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於東方也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方氏曰海有四正言東者取夫水之所歸也水位居坎而其流歸東者由其生於天一行於地中故也天傾西北而不足故水之源自此而生地缺東南而不滿故水

之派順此而行天之所傾地之所缺則其形下矣而善下者水之性也故其理如此然則水位居北者本天位也其派歸東者因地勢也南與北合水位居北而流不歸南者蓋東方之德木木則水之所生南方之德火火則水之所勝生之爲利勝之爲害而善利者水之德也故趨其所生焉○浩齋曰烹狗以養賓陽氣以養萬物故祖而法之烹于東方焉海水之委也天地之間海居于東東則左也故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有左海之義焉○天地之位南前而北後故以東爲左嚴陵方氏曰凡植物皆地産足以養人之陰凡動物皆天産足以養人之陽天産不特狗也而特烹狗以祖陽氣者蓋陽之展象於戌而爲陽之至故辰在戌而獨狗則狗者至陽之畜也東方者得陽之中宜至陽之畜於陽中之方又得其宜矣水則盛之於罍者蓋酌之於罍而淋之於洗故其水在洗東洗既在東水又在洗之東者凡以祖天地之左海也左亦東也以方言之則曰東以體言之則曰左



尊有玄酒教民不忘本也

玄古之世無酒以水行禮故後世因謂水爲玄酒不忘本者忠禮之所由起也

賓必南鄉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産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揫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偕藏也

蠢者物生動之貌天地大德曰生聖人德合天地故曰産萬物者聖也假大也揫斂縮之貌察猶察察嚴肅之意揫之以時察言揫斂之以秋時嚴肅之氣也物之藏必自外而入內故曰中者藏也天子南面而立則左東右西南前北後也長樂陳氏曰萬物之於春莫不生此春所以爲蠢也然則物之生也其來固有自焉易曰帝出乎震則帝者天之神也震者聖神之妙也此産萬物所以爲聖也萬物相見於離則物於是乎茂矣假者盛大之意蓋萬物之於夏莫不茂盛也故生之以爲長增之以爲長養則盛長則多此夏之時所以爲假也萬物之於四時也生於春長於夏衰於秋老於冬而至於秋則脩而不舒者物之精也詩曰秋日萋萋百卉具腓此秋之所以爲愁也中在內能隱而不能顯此中之所以爲藏也天子之立也將以嚮時而接天下者也而以四時言之以左爲仁右爲義偕左仁皆右義非以天用天之理者足以治人故邪



介必東鄉介賓主也主人必居東方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産萬物者也主人者造之産萬物者也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建國必立三卿三賓者政教之本禮之大參也

張子曰坐有四位者禮不主於敬主欲以尊賢若賓主相對則是禮主於敬主矣故其位賓主不相對坐介僎於其間以見賓賢之義因而說四時之坐皆有義其實欲明其尊賢○呂氏曰天子南面而立而坐賓亦南鄉者尊賓之至也介間也坐賓主之間所以間之也○方氏曰飲食之養則主人之所造也而有産萬物之象所

以居東嚴陵方氏曰介必東鄉介賓主也據此坐面東北明矣然則主人面西北賓面東南僎面西南皆可知主人者造之若客受成而已以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禮有三讓以三月而成時是以建國必立三卿書曰卿士惟月此之謂也兩言三賓者政教之本嫌三賓獨非政教之本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二十九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三十

射義第四十六

疏曰繫辭云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註云二人黃帝臣書云侯以明之夏殷無文周則具矣藍田呂氏曰射義言男子之所有事者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有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主力所以禦侮克敵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



呂氏曰諸侯之射大射也卿大夫士之射鄉射也射者男子之事必飾之以禮樂者所以養人之德使之周旋中禮也蓋燕與鄉飲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以無義故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序焉嚴陵方氏曰必先行禮而後習射者則射非主皮以禮爲先爾○馬氏曰燕與鄉飲則有恩明君臣與長幼則有義有恩有義然後以射而觀其德行此人所以樂爲之也

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去聲此可以觀德行矣

呂氏曰禮射者必先比耦故一耦皆有上耦下耦皆執弓而挾矢其進也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皆揖其退也亦

如之其行有左右其升降有先後其射皆拾發其取矢
于楅也始進揖當楅揖取矢揖既搢挾揖進與將進者
揖其取矢也有橫弓卻手兼弣順羽拾取之節焉卒射
而飲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說決拾加弛弓升
飲相揖如初則進退周旋必中禮可見矣夫先王制禮
豈苟為繁文末節使人難行哉亦曰以善養人而已蓋
君子之於天下必無所不中節然後成德必力行而後
有功其四肢欲安佚也苟恭敬之心不勝則怠惰傲慢
之氣生動容周旋不能中乎節體雖佚而心亦為之不
安安其所不安則手足不知其所措故放辟邪侈踰分
犯上將無所不至天下之亂自此始矣聖人憂之故常
謹於繁文末節以養人於無所事之時使其習之而不
憚煩則不遜之行亦無自而作至於久而安之則非禮
不行無所往而非義矣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所存
乎內者敬則所以形乎外者莊矣內外交脩則發乎事
者中矣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
是必有樂於義理久於敬恭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
得之則其所以得之者其為德可知矣嚴陵方氏曰進退者升降之節
周還者揖讓之容能中禮者以其先行禮故也內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固唯固也故其力
能至唯審也故其巧能中義內也體外也合內志外體言之故上曰觀德行而已及其下文合天子諸侯言之



故必曰觀盛德焉
其節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卿大夫以采蘋
為節士以采蘩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
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
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
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
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
觀盛德也
節者歌詩以為發矢之節度也一終為一節周禮射人
云騶虞九節貍首七節采蘋采蘩皆五節尊卑之節雖
多少不同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如騶虞九節則先歌
五節以聽餘四節則發四矢也七節者三節先以聽五
節者一節先以聽也四詩惟貍首亡騶虞官虞山澤之
官此二職皆不乏人則官備可知○呂氏曰彼茁者葭
則草木遂其生矣一發五豝則鳥獸蕃殖矣吁嗟乎騶
虞者所以歸功於二官也天子之射以是為節者言天
子繼天當推天地好生之德以育萬物此所以樂官備
也貍首詩亡記有原壤所歌及此篇所引曾孫侯氏疑
皆貍首詩也貍首田之所獲物之至薄者也君子相會
不以微薄廢禮諸侯以燕射會其士大夫物薄誠至君

臣相與習禮而結歡奉天子而脩朝事。故諸侯之射以是爲節所以樂會時也。采蘋之詩言大夫之妻能循在家母教之法度乃可承先祖共祭祀猶卿大夫已命能循其未仕所學先王之法乃可以與國政矣故卿大夫之射以是爲節所以樂循法也。采蘩之詩言夫人不失職蓋夫人無外事祭祀乃其職也。惟敬以從事是爲不失職士之事君。何以異此。故士之射以此爲節者所以樂不失職也。馬氏曰。騶虞爲節以至不失職爲節所謂其御比於樂也。蓋天子所貴者德敎而已。官備則德殺有以行政以騶虞之九爲節以其朝廷既正而官備也。諸侯樂其時會之事則功成於一國。王於大夫明乎此則功成於其家。士明乎此則功成於其身此所以德行立而無暴亂之禍矣。然騶虞一國之風而爲節於天子。采蘩諸侯夫人之詩。而爲節於士何也。王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則取詩者不以述害理矣。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朔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

疏曰。諸侯雖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也。但既爲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材藝之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始用之也。射者男子之事謂生有懸弧之義也。嚴陵方氏曰。天子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虎侯則天子所自射也。熊侯則助祭諸侯所射也。豹侯則卿大夫士所射也。射之中否足以觀人之賢不肖。故天子以之選人焉。以之

選人。而天子亦自射者。以身率之也。或先行燕禮或先行擇飲酒之禮。所謂飾之以禮也。或以騶虞爲節或以貍首爲節。所謂飾之以樂也。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鄭氏曰。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疏曰。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 嚴陵方氏曰。助祭者助天子行禮樂之事也。故射中多者。然後得與於祭焉。其容體比於禮。即進退周旋必中禮也。其節比於樂。即以采蘩爲節也。比謂與禮樂相比而不失。必曰比於禮樂而後曰中多。則知不比於禮樂而偶中者。亦不可以言中矣。故孔子言射不主皮。以至投壺而比投。不釋者以是而已射者士也。貢士者諸侯也。或中或否。雖在士而有慶有讓則在諸侯爲。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石林葉氏曰。貢士而擇之助祭者。所以示敬而不敢專爵祿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曾孫侯氏者諸侯推本始封之君故以曾孫言。如左傳曾孫蒯聵之類是也。四正謂舉正爵以獻賓獻君獻卿獻大夫凡四也。具皆也。此四獻皆畢然後射。此時大夫君子下及衆士無問大小之官無有廢其職司而不來者皆御侍于君所也。以燕以射言先行燕禮而後射也則燕則譽者燕安也。言君臣上下以射而習禮樂則安樂而有名譽也。天子養諸侯以禮樂則無所事征討矣而此藝者又諸侯所以自爲正身安國之具也。舊說曾孫侯氏以下八句貍首篇文藍田呂氏曰國家閒暇諸侯與其卿大夫士志於射以習禮樂是諸侯以禮樂養其群臣也。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以射。以中選之多寡爲諸侯之賞罰則諸侯皆勉習禮樂以事天子是天子以禮樂養諸侯也。諸侯養其群臣至于則安則譽則無流亡之禍矣。天子養其諸侯至于則安則譽兵不用矣。此所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爲者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

矍相地名。如堵牆言圍繞而觀者衆也。鄉飲之禮將旅酬使相者一人爲司正。至將射則轉司正爲司馬故云射至于司馬也。延進也。誓衆選賢而進其來觀欲射之人也。賁與僨同覆敗也。亡國亡其君之國也。與爲人後言人有死而無子者則宗族既爲之立後矣此人復求爲之後也。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臣不忠求爲人後者忘親而貪利此三等人皆在所當棄故不使之入其餘則皆可與之進也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句 不。句 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

公罔姓。裘名。之語助也。序姓。點名也。揚舉也。射畢則使主人之贊者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儀禮云古者於旅也語。故裘舉觶曰幼壯而盡孝弟之道老耄而守好禮之心。不與流俗同其頹靡而守死善道者。不言今此衆人之中有如此樣人否。當在此賓位也。於是先時之入者又半去矣

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句 不。句 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

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年雖高而言道無所違謬。故云稱道不亂也。廑有存者蓋去者多而留者寡矣。子路之延射直指惡者而斥之則無此惡者自入。裘點之揚觶但舉善者而留之則非其人者自退。裘之言尚疏。點之言則愈密矣馬氏曰。觀者如堵牆。以言其衆庶也。揚觶而語。以言其詢衆庶也。敗軍之將亡國之大夫不入。蓋謀人之兵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二者可以死而不死則非忠。捨己之親而與

爲人後者則外孝也。去與入半。以言其國之外者。去與衆半。以言其國之內者。而處者僅也。蓋公罔之裘語之以略。序點語之以詳。略故責之以輕。而與者衆。詳故責之以重。而存者少。則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所謂序賓以不侮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所謂序賓以賢也。蓋幼壯孝弟言其善始。好學不倦言其善終。耆耋好禮則未至于道。旄期稱道。則不止於禮。不從流俗者不從於外而已。好禮不變。則不變於內。此其輕重之別也。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去聲)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工毒反)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己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

繹己之志者各尋其理之所在也。射己之鵠者各中其道之當然也。舍止也。道之所止。如君止於仁。父止於慈之類。○鄭氏曰。得爲諸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又司裘註云。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準謂之鵠。著于侯中。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難中。是以中之爲儁。○呂氏曰。張皮侯而棲鵠。方制之。置侯之中以爲的者也。嚴陵方氏曰。各繹己之志者。若爲人子爲人臣。各繹己之志於其鵠也。前言內志正。外體直。而此言心平體正者。皆互言之爾。鵠一也。而有父子君臣之異名。何也。各隨其所志以爲之鵠。爲人父者所志在於爲父。故以所射之鵠爲父鵠。言射中其鵠。乃可以爲人父故也。所謂子也。君也。臣也。亦若是而已。夫是之謂各繹己志也。射者不特君臣父子。而此止以是爲言者。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故也。大射者擇士之射也。擇士將以助祭。禮之大者莫如祭。故以大言之。自卿大夫而下。皆俾之射。然止以射侯爲言者。蓋人臣之貴莫貴於諸侯。以見雖更貴者亦由射而得之也。○藍田呂氏曰。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以謂之射侯也。○朱子曰。射中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信。古詩春禮讖說侯以明之。然中間若有羿之能。又如何以此分別。恐大意嗜以射審定非事以此去取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

澤宮名。其所在未詳。疏云。於寬閑之處近水澤而爲之。射宮即學宮也。進爵絀地者疏云。進則爵輕於地。故先進爵而後益以地也。退則地輕於爵。故先削地而後絀爵也。嚴陵方氏曰。言澤則知其在野。言宮則知其在國。先習於澤而後射於宮。射事有漸故也。削地益地。謂所貢士之諸侯也。所謂慶讓者不特在地。亦有在於爵焉。故總言進爵絀地也。於讓曰絀地。知慶之爲益地也。○長樂陳氏曰。先射於澤宮。以擇士而習之。而射宮則在廟是已。能者陟。否者黜。此祭之所以爲有射也。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石)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上聲)食(嗣)之謂也。

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此男子之志也。人臣所以先盡

職事而後敢食君之祿者。正以始生之時。先射天地四方而後使其母食之也。故曰飯食之謂也。飯食。食子也。藍田呂氏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類。男子爲貴也。其配則天也。陽也。乾也。可以服人而不可以服於人者也。故天地四方之大。皆吾之所當有事也。不能則幾於非男子也。故於其始生。所以用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也。士無事而食。不可也。故君子寧功浮於食。不使食浮於功。有事於天地四方而後敢用穀。則功浮於食。無浮於食。是亦男子之事也。故因射義及之

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爲仁由己。射之中否。亦由己。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己者。而惟反求諸其身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飮。其爭也君子

朱子曰。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下而飮。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飮也。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今按揖讓而升。未射時也。下而復升以飮。則射畢矣。揖讓而升下五字。當依鄭註爲句。藍田呂氏曰。仁者之道。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至者。反求諸己而已。蓋以仁爲己任。無待於外也。射者求中。有似於此。故曰射者。仁之道也。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知反求諸己。而不怨勝己者。知所以中不中。莫不在於己。非人之罪也。至於貴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則反尤諸人。蓋不以爲己任。不知其類者也。君子無所不用其擇。致於射也。得反己之道焉。爭者。爭勝負也。君子之於天下也。所以與人交際。辭讓而已。爵位相先。患難相死。道途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則無所事於爭矣。而猶於射也。求中。是以勝負爭也。然射禮勝飮不勝。所以爭中者爭辭乎飮也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

郊特牲。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謂射者何以能不失射之容節。而又能聽樂之音節乎。何以能聽樂之音節。而使射之容與樂之節相應乎。言其難而美之也。循聲而發。謂射者依循樂聲而發矢也。畫布曰正。棲皮曰鵠。賢者持弓矢審固。故能中的。不肖者不能也。詩小雅賓之初筵。發猶射也。爵謂罰酒之爵。中則免於罰。故云求中以辭爵也。酒所以養老病。今求免於爵者。以己非老者病者。不敢當其養禮耳。此讓道也。長樂陳氏曰。鵠之爲物。遠擧而難也。射以及遠中鵠爲善。故正鵠故其不失所以爲賢也。禮樂由賢者出。然持弓矢審固。可以言中。若不肖之人。事勇力。忘禮樂。安能中哉。此先何以射而後何以聽。主禮而言也。郊特牲先何以聽而後何以射。主樂而言也。○藍田呂氏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求中以辭爵。則所以爭者。乃所以辭也。又曰。射雖一藝。而可以分賢不肖者以此

# 燕義第四十七

此明君臣燕飲之義長樂陳氏曰。先王之爲聘所以致親也。而親親之心無所不用。則燕之禮不得而廢焉。近自身九族同姓與夫兄弟朋友之親。而遠至乎諸侯君臣與夫蠻貊夷狄之邦。莫不有恩以見其愛。莫不有愛以盡其歡。故禮行而人說。而天下服者。此乃古之所以爲燕也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取內反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子忽反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征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庶子卽夏官諸子職也。下大夫二人。掌其戒令以下皆周禮文。卒讀爲倅。副貳也。此官專主諸侯以下衆庶之子副倅於父之事。戒令。謂任之征役也。教治。謂脩德學道也。別其等者。分別其貴賤也。此屬皆未命。以父之爵爲上下也。正其位者。朝廷之位尚爵。學校之位尚齒也。大事。謂大祭祀大喪紀大賓客大燕享之類也。唯所用之。唯太子之所役使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有司。統領卒伍者也。司馬弗征者。以其統屬於太子。故司馬不得而征役之也。凡國之政事。非上文所言大事也。游卒。倅之未仕者也。此既小事。乃民庶所爲。不使國子之未仕者爲之。蓋欲存之。使脩德學道。以成其材也。故春則合聚之於大學。秋則合聚之於射宮。考藝而爲之進退焉

○疏曰。庶者。衆也。適子衆多。故總謂之庶子。非適子庶弟而稱庶子也。必知適子者。以其倅是副貳於父之言

○呂氏曰。燕禮有主人升自西階獻庶子阼階之上。又胥則執燭於阼階上。故此篇因陳庶子官之所掌。且明所以建官之義也馬氏曰。燕義之設。始於公族。而公族之正。始於庶子之官。記者之言燕義也。先述其燕與鄉飲之禮。尤以本其始而已。司馬治之則恕之以義。司馬弗征則優之以恩。春合諸學而教之以文。所以順陽。秋合諸射而教之以武。所以順陰○盱江李氏曰。王者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興於闕里。抑又取於世族。彼以父祖貴寵。宜有驕上之心。而況學習行道藝。孰不知忠孝之美。佐之以金革。則與大子賓戰相倚。徒當貴者。蓋有間矣。且太子將爲君。國子將爲臣。君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矣。則今日之游卒。未必不爲酬王之將帥也。帥長馭遠。有如是哉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句大夫皆少進。句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

爾與邇同。南鄉爾卿句絶。大夫皆少進句絶。少進。稍前也。定位者。定諸臣之位也。適讀爲敵。自此以下。皆記者擧儀禮正文而釋其義也長樂陳氏曰。爾之者。以示其相親而無嫌於褻也。定位。則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次就位是也。阼階之上。所以爲主位。而君席之所居者也。西者。作成之地也。

面乎西。則其地乃東矣。而東者造始之方也。能造始則有君之道。能作成。則有臣之德。是諸侯者。屈之而爲臣。伸之而爲君。夫將大夫。雖其儷者耶。此所以西面而獨立。而無敢敵者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

獻主。代主人舉爵獻賓也。君尊。臣不敢抗行賓主之禮。宰夫主膳食之官也。卑。故抗禮無嫌。記曰。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謂與本國之臣燕則然。若鄰國之臣。則以上介爲賓也。公。孤也。上公之國得置孤一人。公卿之尊。次於君。復以之爲賓。則疑於尊卑無辨。且嫌於偪上也。大夫位卑。雖暫尊之爲賓。無所嫌疑也。○方氏曰。旣曰爲疑而又曰明嫌者。蓋疑未至於嫌。特明嫌之義而已。長樂陳氏曰。位不辨則名不正。等不別則分不明。故膳夫者。國之膳食之司也。使之爲獻主。而不以君。言君爲主。而大夫爲賓。則禮相敵而有所亢矣。大夫者。知足以帥人者也。使之爲賓。而不以卿。言卿爲賓。而主之者在君。則位相親而有所疑矣。疑爲其近君也。亢爲其不臣也。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記亦曰。禮所以別嫌明微。此膳夫爲獻主而大夫爲賓之意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先是宰夫代主人行爵酬賓之後。君命下大夫二人媵爵。公取此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勸卿大夫飮酒也。此之謂君舉旅於賓也。君所賜爵。則特賜臣下之爵也。此二者。賓皆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則賓升而成拜。謂復再拜稽首也。先時以君辭之。於禮未成。故云成拜也。○楊氏曰。按公取媵爵以酬賓。此別是一禮。與尋常酬賓不同。此所謂公爲賓舉旅也。燕禮。君使宰夫爲獻主。以臣莫敢與君抗禮也。今君舉觶於西階之上。以酬賓。可乎。蓋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今舉觶以酬賓。賓西階下拜。小臣辭升成拜。公奠觶答再拜。公卒觶。賓下拜。公答再拜。略去勢分。極其謙卑。所以通君臣之情也。註云不言君酬賓於西階上。及君反位尊君。空其文也。此又所以嚴君臣之分也。嚴陵方氏曰。舉旅。卽下言舉旅行酬也。旅。序也。舉爵以序行酬。酬之禮也。鄕飮酒禮亦謂之相旅。卽中庸所謂旅酬是也。君所賜爵。謂旅酬之外。君有特賜之爵也。升成拜者。旣降階而拜。又升而拜。以成前拜之禮故也。賓必再拜。以明臣下竭力盡

能以主功於國。君必荅之以明君上褒爵賜祿以報功於臣。故曰明臣禮也。又曰明君上之禮也。或言君或言臣。或言臣下。或言君臣上下。皆互相備也。言上則不特主君。言下則不特主臣。力言其才。能言其藝。民既有功則興事造業。生財有道矣。夫然後取之以什一之法也。道之至於有功。然後取之。此其不虛取於民也。寡乎什一。則上之用不足。多乎什一。則下之財或匱。惟其取之以什一。故綿之上用足而下不匱也。什一為天下之正。如此。亦由乎上之人明正道以行之而已。和寧禮之用也。以其國安而君寧。故曰寧。論語曰。禮之用。和為貴。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皆以是而已矣。君臣上下之大義。不過如此。故曰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

設席之位。上卿在賓席之東。小卿在賓席之西。皆是南面東上而遙相次。此所謂小卿次上卿也。大夫在小卿之西。是大夫次小卿也。士受獻于西階之上。退立于阼階下。西面北上。庶子受獻于阼階上。亦退立于阼階下。庶子次於士。是士庶子以次就位于下也。獻君者。主人酌以獻也。公取媵爵以酬賓。賓以旅酬於西階上。此所謂獻君君舉旅行酬也。而后獻卿者。亦主人獻之也。公又行一爵。亦媵者之爵也。若卿若賓。惟公所酬。卿亦以旅于西階之上。禮亦如初。此亦是君舉旅。而言卿舉者。蓋君為卿舉耳。下言大夫舉旅士舉旅。其義同。而後獻大夫。亦主人之獻也。公又舉奠觶以賜。是為大夫舉旅也。主人獻士。公復賜之。是為士舉旅也。公舉旅之禮。止於士。不及庶子矣。而后獻庶子者。主人獻之于阼階之上也。牲狗也。○疏曰。公及卿大夫士等牲體薦羞之等差。無禮不載。藍田呂氏曰。禮之所貴。別而已矣。親親長長。貴賤賢不肖皆別也。大別之中。又有細別存焉。均親也。而有斬衰大功小功緦麻袒免之異。均長也。而有父事兄事有臨之異。故以賤事貴有十等焉。所謂王公卿士皁輿隸僚僕臺也。君者積尊而為之也。苟無差等。民可得而犯之。貴賤之義有所不行。此亂之所由生也。燕禮之別。故上卿小卿大夫士庶子其席其就位皆有次。獻君獻卿獻大夫獻士獻庶子及舉旅行酬。皆有序。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君臣貴賤之義。極其詳察。至于此者。所以防亂也。

## 聘義第四十八

呂氏曰。天子之與諸侯。諸侯之與鄰國。皆有朝禮。有聘禮。朝則相見。聘則相問也。朝宗覲遇會同。皆朝也。存頫省聘問。皆聘也。故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鄰國交聘之禮也。聘義者。釋聘禮之義。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

此言卿出聘之介數。上公七介者。上公親行則介九人。

諸侯之卿禮下於君二等故七介也以下倣此○呂氏曰古者賓必有介介副也所以輔行斯事致文於斯禮者也 嚴陵方氏曰上公即九命作伯之上公也王之三公八命而已以其加三公之一命故以上言之周官行人上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言七介五介三介者以大聘使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故也以爵有貴賤則其介有多寡故曰所以明貴賤也

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紹繼也其位相承繼也先時上擯入受主君之命出而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此是傳而下也賓之末介受命於末擯而傳與次介次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是傳而上也此所謂介紹而傳命也質正也於所尊者不敢正自相當敬以介傳命敬之至也賓在大門外西北面介自南向北為序主君在內迎擯者出大門自北向南為序 嚴陵方氏曰介有三等末介傳中介中介傳上介以相繼而傳之故曰介紹而傳命也紹而傳命則命不直達矣蓋以主君之尊君使臣之卑不敢與之亢禮故也故曰弗敢質質對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疏曰三讓而后傳命者謂賓在大門外見主人陳擯以大客之禮待己己不敢當三度辭讓主人不許乃後傳聘賓之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賓既傳命之後主君延賓而入至廟將欲廟受賓不敢當之故三讓而後入主君在東賓差退在西相向三讓乃入廟門也三揖而後至階者初入廟門一揖也當階北面又揖二揖也當碑又揖三揖也三讓而後升者謂主君揖賓至階主君讓賓升賓讓主君如此者三主君乃先升賓乃升也

君使士迎于竟竟音境大夫郊勞勞去聲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郊勞勞之于近郊也用束帛北面拜貺亦主君之拜也其拜於阼階上拜君命之辱者釋北面拜貺之義也 嚴陵方氏曰迎於竟則使士勞于郊則使大夫因為之隆殺焉廟受受使者所銜之命也受必於廟所以致敬也拜貺者拜受所貺之物也拜辱見曲禮解侵言自此以侵彼陵言自下以陵上

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許既反還旋圭璋賄贈饗食嗣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卿主國之卿也承擯者承副上擯也紹擯者繼續承擯也賓行聘事畢主國君親執醴以禮賓是君親禮賓也私面謂私以己禮物面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覿私以己禮物覿見主國之君也牲殺者曰饔生者曰餼致饔餼者聘覿皆畢賓介就館主君使卿致饔餼之禮於賓也還圭璋者賓來時執以為信主君既受之參今將去

君使卿送至賓館以還之也。還玉畢加以賄贈之禮。經云賄用束紡。紡今之絹也。饗禮食禮皆在朝。燕禮在寢。一食再饗燕無常數○呂氏曰。擯者主國之君所使接賓者也。主之有擯猶賓之有介也。擯有三者。以多為文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相即擯也。入詔禮曰相。出接賓曰擯。宗伯卿也。故曰卿為上擯。小行人諸侯入王則為承而擯。行人大夫也。故曰大夫為承擯。士職卑承官之乏。以繼擯之事。故曰士為紹擯也。使臣之義則致其君臣之敬於所聘之君。主君之義則致其賓主之敬於來聘之臣也。嚴陵方氏曰。擯者主國接賓之人而為之執事者也。周官司儀所謂掌賓客擯相之禮是矣。言上擯則知承之為中擯紹之為末擯矣。見主國之臣則曰面。見主國之君則曰覿。覿者與君言卿臣言面同義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

天子制諸侯者。天子制此禮而使諸侯行之也。比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誤謂禮節錯誤也○呂氏曰。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群也。故先王之御諸侯。使之相交以脩其好。必使之相敬以全其交。其相交也。必求乎疏數之中。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也。以其相敬也。必相厲以禮。故使者之誤。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然後仁達而禮行。外則四鄰相親而不相侵。內則君臣有義而不相陵也。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際。多為升降之文。酬酢之節。賓主有司有不可勝行之勞。先王未之有改者。蓋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憚也。故不安於偷情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節文之多。惟聘射養人之至者也。諸侯自為正於射禮聘禮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意為深。故其義皆曰兵不用自為正之具也。長樂陳氏曰。使者得禮而榮君之命則有光華。失禮而辱君之命則有愧恥。故厲其使所以厲其君。厲其君則敬讓行而兵不用矣。古之人以禮相愧厲而不以怒。此所以相成之道也。此孔子所以責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聘使之行禮於君則用圭。於夫人則用璋。其行享禮於君則束帛加璧。於夫人則琮。享猶獻也。及禮畢則還其圭璋者。以圭璋是行禮之器。故重之而不敢受也。璧琮與幣皆財也。財在所輕。故受而不還。故曰此輕財而重

禮之義也○呂氏曰諸侯相厲以輕財而重禮則遠利

而有耻所以民作讓藍田呂氏曰聘禮行人執圭璋以致命天下之寶無尚於吾君子以玉比德焉言重吾聘禮如玉之重且以達其君之信也聘君以圭聘夫人以璋半圭曰璋取法於陰陽之義也其圭璋與璧琮所謂瑑圭璋璧琮以覜聘者也還圭璋而不還璧琮璧幣者聘以致命饗以致獻重命而輕幣所謂輕財而重禮也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子賜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群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

而諸侯務焉爾

出既行也入始至也積謂饋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屬其來與去皆三饋之積故云出入三積也餼客於舍謂致饔餼於賓之館舍也三牲備為一牢五牢之具陳於內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也禾稾實并刈者也米車設於門東禾車設於門西倍禾倍其數也禮註云薪從米芻從禾疏云薪以炊爨故從米芻以食馬故從禾此四物皆在門外乘禽乘行群匹之禽鴈鶩之屬也掌客云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

禮故曰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言不能皆如此豐厚也然而於聘禮則用財如此之厚者是欲極盡之於禮也用財雖厚盡禮而止不敢加美以浸禮故內不相陵外不相侵皆為有禮以制之故也嚴陵方氏曰主國謂主君之國也出入謂從來說去也積者芻米之積餼分客有饒牢則雜腥矣以禮於使臣故也無窮於饔餼盛於食於食則一於饔則尊於然則與時賜無數盡之於禮則人各守其故內君臣不相陵外不相侵也○石林葉氏曰餼牢天產陽物也故陳於內米禾芻薪地產陰物也故陳於外饗所以訓恭儉也故至于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也故無數聘禮之具如此而財有所不及則不必備然而苟有其財亦未嘗不盡於禮此先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也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

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鬭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

呂氏曰節文之旁惟聘射之禮爲然故曰至大禮也君臣父子長幼之義皆形見於節文之中人之所難義之所安人之所懈義之所敬故能行之者君子也君子自養其強力勇敢之氣一一用之於義禮戰勝而教化行矣此國之所以安也射禮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酬獻之節極爲繁縟故有酒清肉乾而不敢飲食者若聘禮則受聘受享請覿然後酌醴禮賓燕酒清肉乾之事特以節文之繁與射禮等皆至日幾中而后禮成故與射禮兼言之也長樂陳氏曰聘之爲禮養諸侯而兵不用射之爲禮亦養諸侯而兵不用是皆至大之禮非強有力者不能行之齊以言其心莊以言其容正齊以言其儀言養諸侯而兵不用又曰天下有事用之於戰勝何也蓋先王之禮可以當安而不能使安之必常可以杜亂而不能使亂之必杜禮義在我而兵戰在天在我者不可不備在天者順之而已故用之於兵戰亦至於無敵也○朱子曰按篇云此雖燕結聘射然自酒清肴乾日昃成禮父子畏如之節似據射鄉而言之射鄉之義失次在此或相因而言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姑衛反)義也垂之如隊(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屈)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如字)尹(如字)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鄭氏曰碈石似玉縝緻也栗堅貌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越猶揚也詘絕止貌樂記曰止如槁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陸氏曰尹正也孚尹猶言信正○應氏曰尹當作允孚允皆信也○疏曰圭璋特達謂行聘之時惟執圭璋特得通達不加餘幣也○馬氏曰能柔能剛能抑能揚能斂能彰而能備精粗之美以全天人之道者玉之爲物也能柔則溫潤而澤所以爲仁能剛則廉而不劌所以爲義能抑則垂之如隊所以爲禮能揚則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所以爲樂能斂則縝密以栗所以爲智能彰則瑕不掩瑜瑜不掩瑕所以爲忠孚尹於中旁達於外所以爲信始之以仁而成之以信凡此皆粗而爲人道也於氣如白虹所以爲天精神見于山川所以爲地圭璋特達所以爲德天下莫不貴之所以爲道凡此皆精而爲天道也七者合而言之皆謂之德君子所貴以此德也溫者德之始言始所以見終論語言孔子之五德則始於溫[illegible]教曾子以四德亦始

於溫。詩亦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古人用玉皆象其美。若鎮圭以召諸侯，以恤凶荒，用其仁也。穀有食玉，用其智也。牙璋以起軍旅，用其義也。國君相見以瑞，相享以璧，用其禮也。樂有鳴球，服有佩玉，用其樂也。邦國玉節，用其信也。琬以結好，琰以除慝，用其忠也。兩圭祀地，黃琮禮地，用其能達於地也。四圭祀天，蒼璧禮天，用其能達於天也。圭璋特達，用其能達於德也。已聘而還圭璋，已朝而班瑞，此皆古之爲器而用玉之美者也。古之善比君子於玉者，曰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曰如圭如璧。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曰玉振於條理。曰瑾瑜匿瑕。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此古人比君子於玉者也。○石梁王氏曰：因聘禮用玉，故論玉之德以結此篇。石林葉氏曰：人之大德曰仁，故先溫潤而澤。有仁未嘗無知，故次之以縝密以栗。有知矣，非義則不足以制事，故次之以廉而不劌。義所以寬實乎內，禮所以節文乎外，故次之以垂之如隊。立於禮必成之以樂，故次之以其聲清越以長。自仁而至成於樂，則情身之至矣，可以出而應物，故忠者不欺於內外，則文之以瑕瑜不相揜也。忠以待物而物必信，故次之以孚尹旁達也。忠信人德而已，人德備則與天地參，故文之以氣如白虹，精神見乎山川也。與天地參則歸於德而退藏於道矣，故終之以圭璋特達，天下莫不貴者也。

##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疏曰：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智也。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爲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爲隆殺，先王制禮皆本於此，不獨喪禮爲然也。故曰凡禮之大體，吉凶異道，以下始專以喪禮言之。喪有四制，謂以恩制，以義制，以節制，以權制也。嚴陵方氏曰：恩則有所愛，故曰仁。理則有所宜，故曰義。節則有所制，故曰禮。權則有所明，故曰知。此四者人之所由發，一不可也。取之者，謂取而法之故也。其所謂則也、順也，蓋亦若是而已。○馬氏曰：天地者禮之本也，陰陽者禮之端也，四時者禮之柄也，人情者禮之道也。恩義所以厚其死，節權所以存其生。厚其死者，故爲父斬衰三年，爲君亦斬衰三年。存其生者，故曰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

疏曰：父最恩深，故特舉父而言之，其實門內諸親爲之著服，皆是恩制也。嚴陵方氏曰：天生時，地生財，人其父生。則恩之厚者莫如父，斬衰。

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

門內主恩，故常掩蔽公義；門外主義，故常斷絕私恩。父

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恩揜義也。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
服。義斷恩也。資。猶取也。用也。用事父之道以事君。故其
敬同也。人臣爲君重服。乃貴貴尊尊之大義。故曰以義
制者也。然五服皆有義。服亦是以義制。此舉重者言之
耳。藍田呂氏曰。極天下之愛莫愛於父。極天下之敬莫敬於君。愛敬生乎心。與生俱生者。故門內以親爲重。故爲父斬衰。親親之至也。門外以君爲重。故爲君亦斬衰。尊尊之至也。內外尊親。其義一也。故以事父之義施之君。此君之服以義制者也。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
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
也。以節制者也。

三日而食。始食粥也。葬而虞祭始沐。不補。雖破不補完
也。不培。一成丘壟之後不再加益其土也。祥。日大祥之
日也。素琴無漆飾也。與素几素俎之素同。嚴陵方氏曰。練謂練帛以爲冠。毀謂瘠其身。毀而過制則傷生矣。鼓琴所以散哀。止以素而不加飾。以示有漸也。凡此皆以禮節之。而不使過哀焉。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
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
也。

齊衰之服。期而除之。以心喪終三年。馬氏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故父在爲母齊衰期。以權制者也。○程子曰。古之父在爲母服期。今則皆爲三年之喪。皆爲三年之喪。則家有二尊矣。可無嫌乎。處今之宜。服齊衰一年外。以墨衰終月筭。可以合古之禮。全今之制。

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
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
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
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
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

疏曰。杖之所設。本爲扶病。而以爵者。有德。其恩必深。其
病必重。故杖爲爵者而設。故云爵也。遂歷叙有爵之人。
故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服傳
云。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擔。假也。尊其爲主。假之以杖。
或曰輔病者。喪服傳云。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謂庶子
以下皆杖。爲輔病故也。婦人。未成人之婦人。童子。幼少
之男子。百官備。謂王侯也。委任百官。不假自言而事得
行。故許子病深。雖有扶病之杖。亦不能起。故又須人扶
乃起也。大夫士。既無百官百物。須己言而后喪事乃行。
故不許極病。所以杖而起。不用扶也。庶人。卑。無人可使。
但身自執事。不可許病。故有杖不用。但使面有塵垢之
容而已。子於父母。貴賤情同。而病不得一。故爲權制。禿
者無髮。女禿不髽。故男子禿亦不免也。袒者露膊。傴者
可憎。故不袒也。踊是跳躍。跛人脚蹇。故不跳躍也。老及

病者身已羸瘠又使備禮必至滅性故酒肉養之此八者謂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喪大記大夫與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謂爲親也此云五日七日爲君也藍田呂氏曰先王制禮不遂其所不得申上文父在爲母齊衰期是也不施於所不必用婦人童子不杖是也不責其所不能給身自執事面垢而已是也不必其所不能行禿者不髽傴者不袒之類是也四者禮有所不能行故以權制之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

自三日不怠以至於三年憂其哀漸殺而輕故曰恩之殺也○鄭氏曰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用梁者所以柱楣也藍田呂氏曰子之於親天性也不可解於心也親之喪創鉅痛甚雖日月之久豈有殺乎此君子所以有終身之憂然喪必有月算服必有變除天地之易四時已變哀之感者亦安能無殺創鉅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此以恩之薄厚而有久近之殺也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此以日月之久近而有哀戚之殺也始死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不絕經帶此三月不解者也既虞卒哭惟朝夕哭此期悲哀者也既練不朝夕哭無時謂哀至則哭此三年憂者也君子之居喪期合乎中者也有如是之隆殺聖人因隆殺而致其禮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者也禮者所以救民之中故三年之喪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敢不勉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古之道也書獨稱高宗諒闇三年不言者先王之禮壞王者之責有不能行之者高宗以善喪所以廢禮所由興故善之也

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

君不言謂百官百物不言而事行者也臣下不能如此必言而後事行但不文其言辭耳故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山陰陸氏曰孝常行也今載而高之則以不能喪者多故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說見閒傳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

比及也三月一節也練一節也祥一節也非仁者不足以盡愛親之道故於仁者觀其愛非知者不足以究居喪之理故於知者觀其理非強者不足以守行禮之志

故於強者觀其志。一說理治也。謂治斂殯葬祭之事。惟知者能無悔事也。故曰觀其理。篇首言仁義禮知爲四制之本。此獨曰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者。蓋恩亦兼義。權非悖禮也。孝子弟弟貞婦專言門內之治。而不及君臣者。亦章首專言父母之喪。而恩制爲四制之首故也。藍田呂氏曰。父母之喪。其大變有三。始死至于三月。一也。十三月而練。二也。三年而祥。三也。莫不執喪也。善於此者難矣。不慎其始也。善於終者難。故終於三節以善喪稱者。則孝子弟弟貞婦可得而知也。惻怛痛疾悲哀志懋。非仁者之篤於親則不能也。然哭踊無節。衰服無不別精粗之位。不別賓主之方。野人戎狄直情徑行者。其知不足道也。哀之發於容體。發於聲音。發於言語。發於飲食。發於居處。發於衣服。輕重有等。變除有節。至於饗告。欲其之具。寡者乎天之文。無所不中於禮。非知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然有其文矣。實不足以稱之。有其始矣。力不足以終之。其強不足道也。喪事不敢不勉。此強志者之所能也。故古之善觀人者。察其言動之所趨而有知其情。驗其行事之所久而知其德。觀喪者人之所自致者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則其仁可知矣。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其知可知矣。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則其強可知矣。故君子之觀人。常於此而得之。不